

# 起义

李·列勃里亚努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罗〕李·列勃里亚努

# 起 义

蔡 星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Liviu Rebreanu

RĂSCOALA

---

据Valentin Lipatti 法译本“La révolte”(Editions  
En Langues Etrangères, Bucarest, 1957)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 起 义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399,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8 插页6

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9,500

---

书号 10208·91

定价 1.70元

## 談談列勃里亚努和他的作品\*

李維烏·列勃里亚努一八八五年生于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个偏僻的乡村,据他自己說,这个村子从来也沒上过地图。他出身于一个自由农民的家庭,这个家庭大概很久以来就定居在这一省的边陲地区了,从他的姓氏的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照字源学来講,匈牙利文“列勃拉”(rebra)就是边陲的意思。他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

列勃里亚努小学毕业后,中学分成三个阶段讀完:第一阶段在一个罗马尼亚国立中学,第二阶段在一个德国国立中学,第三阶段在一个匈牙利国立中学。因此他能够精通匈牙利文和德文,以致后来在他初学写作的时候,不知用哪种文字好。爱好写作是他家里的传统。他的父亲当年也曾希望在研究詩歌方面有所成就,而且一直沒有完全放弃爱好文学的旨趣。我們从这位小說家的自述中,知道他父亲一直在从事搜集“民間故事、頌詩、民謠以及其他民間詩歌等”,不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設法发表这些作品,作为“自己心中的一大乐事”。

中学毕业后,列勃里亚努就动身到布加勒斯特去,打算攻讀医学。但是,他为經濟所迫,不得不进一个軍事学校,不过他也

\* 这篇介绍文章是据罗马尼亚出版的本雷法譯本譯出的。



常去大学的文学系和哲学系听课。

列勃里亚努当了奥匈帝国的军官以后，被派到森塔地方驻防。但是军营生活不适合他的口味。他曾在锡比乌的《晨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后来他们家里的人还珍重地保存了这几期杂志，并且常常骄傲地向朋友们炫耀。列勃里亚努决心献身文学，一九〇八年辞去军职，越过喀尔巴阡山，到了布加勒斯特。

列勃里亚努来到罗马尼亚首都后，处境十分窘困，他先给几家报馆作了一些没有得到什么成就的工作，如翻译、校对以及编辑一些无足轻重的戏剧新闻等。他写的头一批故事和短篇小说，起初在《公众评论》杂志上发表，接着就在《理想》杂志、《光明》杂志和《火花》杂志上都刊登出来了。一九一二年，列勃里亚努把这些故事和短篇小说搜集起来编成集子，取名《苦闷》出版。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叫作《无赖汉》的集子（一九一六年）。

• • •

列勃里亚努的最初的一些短篇小说具有很多特点，虽然刚刚萌芽，但足够表现我们的作家已经有他自己独特的写作方法。首先，这些小故事、短篇小说和回忆录的全部题材，可以说就是农村现实生活的多方面的真实图画，其中包括因贫困和受压迫而造成的许多日常悲剧。

在以《妻》为名的短篇小说中，作者叙述一个妇女的生活，她作了丈夫的奴隶，因此她象恨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一样恨她的丈夫。多少年来，她把她的恨藏在心灵深处，不露丝毫痕迹，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底蕴。“她多么爱她的丈夫啊！”村里人都这样说。她的丈夫死了，邻人都向她表示慰问。可是这个在虚伪的悲哀下喘不过气来的妇女，这一下却爆发了。

“你們胡說！……你們胡說！……你們全都胡說！……我恨他！我不愛他！他糟蹋了我的一生，他蹂躪了我，他早就該死！……”這些話產生了一種出乎意外的後果。服從丈夫、恪守貞操的觀念和輕視女人的思想，似乎在她周圍的人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了，以致於當她把真情突然吐露時，誰都不能理解。

……男人們帶著不相信的心理注視她，婦女們都划起十字來，一個老太太偷偷地在她右鄰的耳邊低聲說：

“我擔心她瘋了，可憐的女人……她是那樣愛他呀……”

在《屈辱》中，描述一個名叫薩威塔的貧農的女兒，她和教士的兒子發生了關係。村里有人說教士的兒子正準備和別人結婚。這個姑娘一想到她要忍受的恥辱，就瘋了。她對在座的人的話起初表示不相信。有人明白告訴她說：“教士的兒子星期日就要結婚了。”她立刻面如死灰，好象干枯的楊莓葉子。她渾身戰栗，從板凳上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出了家門。她感到好象在她身後有什麼東西倒塌下來了一樣。薩威塔跳進池塘自殺了。遠處，在這個並不稀罕的悲劇場面的上空，“月亮帶著和人一樣的冷淡神氣微笑着，隨後，就又隱藏到一朵雲彩後面去了……”

在短篇小說《復仇》中，情節就更曲折了。一個美麗的年輕姑娘腊菲拉，嫁給了富裕農民的兒子托馬·羅特魯；可是這個姑娘卻對另外一個男子塔那斯非常鍾情，“不幸得很，塔那斯是一個兩手空空的窮人”。托馬總是帶著惡意的嫉妒監視著妻子。他感覺到，自己雖然佔據了她的肉體，可是她的心卻跟他很疏遠。他們夫妻倆一起去參加一個婚宴。在那里，托馬陰險地讓一對情人再一次陶醉在愛情里。當塔那斯和腊菲拉跳舞時，托馬一杯接著一杯地喝酒，腦子里打定了殺人的主意。在歸家的路

上，托馬藏在一棵柳樹後面，把情敵打倒在雪地上，並且勒死了他。

列勃里亞努的短篇小說，也有以城市生活為題材的。子女眾多的小職員，飢寒交迫的底层人物，也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都是寒酸可悲的，他們成了日常工作的奴隸。在這方面，《保護人》這個短篇是最典型不過的了。腓立巴斯是某個部里的仆役。部里所有的仆役都在殘酷而可惡的科長蘇萊亞的恐怖下過活。這位蘇萊亞經過幾晝夜的大吃大喝，手無分文了，他未免有些憂郁和苦惱，在大街上無聊地徘徊着。這時，腓立巴斯給他送來一封司長的信。這位科長一看公函的封套，認為一定是給他的免職令，因為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到部里辦公了。其實，這是司長還給他的一筆借款，還附有一張請他到家里吃晚飯的請帖。這個“狗”——部里職員給他起的綽號——立刻喜形於色，覺得必須表示一下這種心情，於是就向腓立巴斯道了謝，同時非常大方地把手伸給這位屬下。一向成為卑賤象征的旁職員的被損害的心靈，不禁由於這位科長的舉動而興高采烈起來。腓立巴斯的腦海中立時有各式各樣的幻想翻騰起來。科長喜歡他了，要提拔他了，他就要指日高升了。他回到家里，確信自己一定會很快升級。他的鄰居對科長這類人物比他了解得清楚，他們倆爭論了一陣；這使他非常生氣。他為自己的科長辯護，甚至跟毀謗他科長的鄰居打了架。第二天，蘇萊亞到部里，脾氣很壞，由於發現自己的辦公桌上有些塵土，立刻就將腓立巴斯趕走了。

《命運》是一個同樣性質的故事。伊昂·米提特律是一個在飢寒交迫中掙扎着的小職員，“買獎券已經入了迷。他是個繕寫員。他有五個孩子，非常困難，每天要工作九小時。”這篇小說也

和《保护人》一样，其中写了一些委屈受辱、悲惨不堪的职员，对于未来前途永远没有把握，全借一些幻想来安慰自己。伊昂·米提特律自以为买到的一张奖券是头奖，但是他很快又觉得这只是幻想，于是他就把奖券转让给别人，结果这个号码却恰巧中了头奖。这篇小说以一场家庭纠纷作了结束。

馬丽塔立刻大叫起来：

“你把我们害了，该死的，你让我们破产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甚至跪在地上央求你，叫你千万别把奖券让给别人！早晚有一天总会得奖的！你把八万列伊白白给风刮跑了，让魔鬼把你抓去吧！我的宝贝啊！我可爱的孩子们啊，这个浑蛋把我们害苦啦，他叫我们变成叫化子了……”

列勃里亚努是现实主义作家，他给我们作了深刻的心理分析。在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中，就是说，在他最成功的那些小说中，作者最善于描写极端紧张的心理状态。（在《保护人》中写着“在苏莱亚跟腓立巴斯握手以后，腓立巴斯就暗自产生了一种有受到主人意外提拔的希望，这种希望象发疟疾一样不时地涌上腓立巴斯的心头”；在《复仇》中有着泼辣的嫉妒；在《妻》中存在着一种真正令人精神窒息的感情等等。）这些心理状态，代表着某一阶段的社会的全过程。促成这种心理的环境清清楚楚地把人物烘托出来，因而创造出了典型的性格。

列勃里亚努善于抓住情景和人物的特征，使它们的真正意义能够突出地表现出来，成为典型，从而把小说的主题思想更有力地强调出来。

他的小说中所写的那些事件，把在表面上完全相反而在逻辑上又是一脉相通的情景紧紧连接起来了。那个女人在丈夫死后，坦白地暴露出她心头的隐痛，却使她的邻居更加相信她是

因悲伤而变成了疯子(《妻》)。苏莱亚的虚伪态度激起了腓立巴斯升级的梦想，但正是苏莱亚把腓立巴斯从这一梦想高峰推入最悲痛的惨境(《保护人》)。

充满矛盾的社会盲目地威胁着老实人的生存，在作者的笔下，这种社会的悲剧性的情节强烈而鲜明地显示在我们的眼前。

同样，从他的文章结构上看，这些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告我们这位作者要成为未来的长篇小说的作家。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从来不用冗长令人生厌的铺张叙述来酝酿高潮，也没有离题太远的词句来作与小说高潮无关的补充。小说中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就以充满精神痛苦的姿态出现，而形成戏剧高潮的最后时刻也就不需要任何说明了。

人物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叙述出来，或巧妙地穿插在小说情节的逻辑发展中。

• • •

前后以不同的书名再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还不能确保列勃里亚努已在文坛上奠定的声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生活非常困难。他住在占领区，由于他逃避兵役，奥匈当局一再抓他，他不得不逃走。在他的生活不断变动、到处流浪的过程中，险些把一部当时叫作《遗嫁资》、后来改名为《伊昂》的长篇小说的手稿遗失。一九一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苦路》中包括很多他在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细节。《苦路》和列勃里亚努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有不少材料出自他的亲身经历。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列木斯·郎塞亚努是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位诗人和记者，他和列勃里亚努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就完全相同。这个主人公也和列勃里亚努一样，三十一岁就白了头发。故事发生的时间约在一九一六年，这一年作者

正是三十一岁。因为列木斯·郎塞亚努不愿意从事战争活动，因此成了德国和罗马尼亚当局怀疑的对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个时期，可以说，作者的遭遇正是如此。

• • •

列勃里亚努刚一离开德兰斯瓦尼亚，就听到了一九〇七年农民起义在各方面的反响。这时他正开始写长篇小说《伊昂》，到一九二〇年写完。最初的一段叙述，成了他一篇短篇小说《羞耻》的题材，不过这个短篇小说一直没有出版。在一九一三年，列勃里亚努曾经写过《遣嫁资》，到一九一六年，德国飞艇在布加勒斯特上空散布着恐怖的气氛，在这恐怖笼罩下的某一个夜晚，他又重新执笔写这篇小说。书中的情节是围绕着一个十分简单的恋爱故事展开的。伊昂是一个穷小伙子，可是野心很大，十分聪明而又俊俏，他勾引上了富农的女儿亚纳·巴契乌。他本来心里爱美丽然而穷苦的姑娘芙劳丽卡，但他却同丑陋的亚纳有了一个孩子，这就使本来正准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富农子弟乔治的亚纳的父亲毫无办法，只好听他摆布了。伊昂的诡计得逞了，他终于占有了瓦西尔·巴契乌的土地。当然，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前，伊昂凶狠地虐待这个不幸的亚纳，她轮流地被父亲和丈夫打发“回去”。她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被人爱过，于是等到她给伊昂生下来继承人以后，就上吊死了。小孩也跟着死了。在这以前，伊昂只听过“土地的声音”，现在开始懂得“爱情的声音”了。他又重新追求起已经成了乔治的妻子的美劳丽卡来了。有一天夜里，乔治忽然把伊昂捉住了，一铁锹就把伊昂的脑壳砸碎。乔治被监禁起来，瓦西尔·巴契乌的土地按照他们翁婿间所签订的合同变成了教会的产业。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梗概，全书并不止这一点。伊昂所经历

的悲劇好象一道強烈的光芒照耀了整個農村的生活。很多人生活在種種不同的社會環境，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悲劇，但都在這本書中活躍着。伊昂曾經拜訪過小學教師海爾德列亞，這樣我們也就見到這個家庭的一切悲慘處境了。我們見到急于想把女兒嫁出去的那位小學女教師的狡猾的社交手段，我們也就等于看到在小學教師和白爾契烏教士（外號“聖水刷”）之間展開的陰險的暗鬥。我們也見到“青年紳士”提屠的戀愛和青年時代的幻想等等。

《伊昂》這部小說，給我們的文學帶來了一個特別新穎而又極饒趣味的課題。農村社會的階級對立第一次由作者大膽地提到首要的地位。列勃里亞努指出了農村的分裂，指出了農民的分化。此外還指出，為了占有土地而產生的激烈的鬥爭，是一切衝突的基本原因。

全書的中心思想，就是通過各個角色的遭遇和演變來表現這些人因為急于發財致富而喪失人性的過程。這種喪失人性的情況可以拿伊昂來充分說明，他貪得無厭，尽可能不擇手段地積累土地，越多越好。由於這個小伙子把自己的一切才幹都用在這種貪心上，不久就失去了全部人性。詭計代替了智慧，殘暴代替了堅強的性格，別有用心和不近人情的執拗頑固代替了對勞動的愛好和耐性。

列勃里亞努具體地給我們說明了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如何摧殘了人類最基本的情感。父子之情，夫妻之愛，完全在金錢的勢力之擺布下。在伊昂和瓦西爾·巴契烏兩人看來，亞納已經不是一個人。她是一份人格化的嫁資，這份嫁資簡直就代替了人。亞納的生命，她的希望，她的少女的幻想和愛情統統无情地破滅了。這個女人完全處在一個殘酷的法律淫威之下，先做父

亲的奴隶，以后又成了丈夫的奴隶。带一份嫁资、生孩子、象牛馬一样地干活，就是她唯一应尽的社会責任。

作者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笔触描繪出村里的小学教师、教士、公証人以及其他紳士的面貌。这些人無論在社会組織內，或者在私人生活中，作者都能够掌握着他們的典型的动态而予以揭露。

先不論列勃里亚努的审美觀念如何，只是他能运用艺术手法来分析各种人物的品質和生活方式，就足以使这篇小說成为德兰斯瓦尼亚农村的特写。圓圈舞、婚宴、洗礼、訴訟、客店的相遇、宗教仪式的举行，……这一切都以真实的色彩描繪出来，完全表現了作者有刻画入微、剖析尽致的特殊天才。在他的小說中很自然地展現出来的是一幅农村生活中的日常瑣事的画片。由于作者能够巧妙地把情节安排在各种适当的場合里，因此他把多余的或勉强增添的叙述略去，对作品也絲毫沒有損害。

•     •     •

《伊昂》問世以后，小說家就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以便接触自己周围的现实的其他方面。在許多短篇小說中，如《复灭》、《逃兵伊提·斯特魯尔》（一九二一年），在長篇小說中，如《被絞死者的森林》（一九二二年），列勃里亚努专心描写世界大战的残暴情况。他选择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轉移目标的政策所隱蔽的各种事实，以及在这种政策下的暴行来作題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代里，民族問題深深触动了作者的心弦。当时，德兰斯瓦尼亚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把捷克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推进战争的深渊中去，强迫他們去攻击自己的弟兄。民族冲突极端尖銳，构成了极度悲慘的局面，列勃里亚努自己家中，就有一个名叫艾弥尔的年輕



人，曾被征入伍开到前綫去，由于他企图逃到敌方去，因而被絞死了。

作者看过一本照片册子，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的是变成絞刑架的长长的几列树；作者看了这个照片以后，心里就酝酿出《被絞死者的森林》的整个題材。这些成为烏鴉口中食物的人們，例如書中人物羅馬尼亞人阿包斯托尔·包劳卡和捷克人斯沃包达，都是拒絕攻打自己的祖國的。对于奧匈当局來說，包劳卡和斯沃包达只是奧匈帝國的屬下。他們既是一个士兵，就应当尽到他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但是奧匈帝國却不知道如何解決民族問題。它保持少数民族間的相互仇視，它推行一种民族压迫和强制同化的政策，它鼓励各民族的公民互相猜忌、彼此告发；事实上它慫恿着冲突，又伪装不知。对于包劳卡这种人來說，这些冲突本来多少还容易忍受，然而战争却又大大加重了这种冲突。現在摆在面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在奧匈帝國的一个公民的抽象义务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分子的实际情况之間作出抉择了。

短篇小說《复灭》的主题大体就是这样。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个德兰斯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名叫达威·包波，以他又是知識分子又是有錢人的身分，享受着某些特权。他生活得非常舒适，逍遙自在；对保护他的法律敬畏得了不得；在必要的时候，他是可以傲然穿起后备軍官的制服的。刚一宣战，他为了尽自己的“义务”，毫不犹疑立刻奔向前綫。但是，反对奧匈帝國的有羅馬尼亞軍隊的士兵，在作战中他就不得不向他們开枪射击，最初他也曾感到为难。但他后来似乎也安之若素了；如果他沒有想到目前在前綫和以后在他的故乡还会和自己的亲人見面的話，他大約会毫无內疚地向他們开火的。不过，不管他願意不願

意，他总是属于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要把他看做叛徒的。于是包波曾有意逃跑，他又拿不定主意——但是，不管他的良心多么不安，他还是拿起机枪机械地射击，无情地向罗马尼亚士兵扫射。达威·包波把守的阵地被攻破了，他希望能够脱身，于是很难为情地、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义务——罗马尼亚的同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粗暴的、无情的：“你拿着机枪一连向我们扫射了五个钟头，现在却说是我们的同胞吗？……可恶的狗东西！”说完，“那个人两手举起步枪，劈头狠狠一下……喀嚓一声，包波的头骨被击碎了，一些混着血的脑浆流到了枪筒上！”

同样的惨剧，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变成了短篇小说《逃兵伊提·斯特鲁尔》的题材。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个犹太人，他自以为是本国的忠实公民，虽然他所保卫的国家正在有计划地迫害和他一样的犹太人。这个人跟他前线的农民伙伴相处得很好，他们最初拿他的笨拙开心，但也友爱地帮助他克服了困难。后来，集体的英雄主义支配了伊提·斯特鲁尔，使他也成了勇敢的战士。

当长官换了的时候，伊提·斯特鲁尔所受的难忍的、不合理的待遇就暴露出来了。新来的长官奉行的是残酷的沙文主义，不能相信这个瘦弱多病和下巴底下长着小红胡的士兵会不是叛徒。这新任的营长，按照他常用的办法，命令班长吉亚卡带伊提·斯特鲁尔一起去侦察，秘密地嘱咐班长从后面把斯特鲁尔打死，回来谎说斯特鲁尔企图逃跑。这个农民班长是个老实人，又由于在前线上共过患难，使他跟这个伙伴——斯特鲁尔很亲近，因此他没有执行命令，却把斯特鲁尔带到一个树林边上，劝他逃到敌人的阵营中去。但是，斯特鲁尔却认为他自己对祖国的忠实和军队里其他伙伴完全一样，所以在他看来，逃跑是

一件最丢丑的事。当时，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必须尊重抽象的祖国，而且他以为，通过他的“忠实服务”，他已经得到了祖国的承认；另一方面是民族仇恨，甚至在前线上他都不能逃脱；这个人终于上吊死了。

小说《被绞死者的森林》一面叙述一个受折磨的痛苦的灵魂，一面强调指出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包劳卡和达威·包波一样，是一个尽“义务”的人。他是德兰斯瓦尼亚一个罗马尼亚家庭的独生子，他把完成自己的“义务”，换句话说，服从奥匈帝国的命令和法律看作是他良心妥靠的保证，而他的宗教哲学也和他的这种社会观念非常和谐。他抱着这种观念，在加利西亚、意大利等等不同前线作战，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得过多种勋章；由于他的勇敢，曾被传令嘉奖，并以名誉审判身分参与一个军事法庭的审判，审判一个奥匈帝国军队的军官，捷克人斯沃包达。这人在潜逃时被捕了，因此军事法庭以投敌论罪，判处绞刑。

包劳卡把这个捷克人斯沃包达的行为看成大罪，亲自监督执行，甚至亲手检查绞刑架上绞绳的活扣是否牢固。后来在军用食堂中展开了一场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捷克人、波兰人、喀尔巴阡的斯拉夫人；这次讨论动摇了包劳卡的道德信念。原来斯沃包达在前线上作战的时候，别人随便找一个借口便逮捕了他的父亲，并处以绞刑，所以他才决定逃跑。捷克人格拉波卡上尉还跟包劳卡谈起前线边缘的“被绞死者的森林”的惨状。包劳卡这时知道了，他们这一团要开往德兰斯瓦尼亚前线去，他大为恐怖。他曾希望留下来不走，但是没有办到，因此决心潜逃。他最初的那种无稽的自信心变成了极端的恐怖。他开始认识到参加战争是一件可怕的罪恶。那个被绞死的捷克人的形象一直萦绕

在他的腦際。他那種狂熱的神秘主義突然變成了一種尖銳的民族主義。他跟他的未婚妻馬爾達·董莎解除了婚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她用匈牙利話和一個騎兵軍官談了話；自己馬上跟另一個匈牙利的農村姑娘伊勞娜·維道爾結婚，這個姑娘是他的團部所駐扎的鄉村中的一個房東的女兒。在宣布他那一團要開往德蘭斯瓦尼亞的時候，他曾經想要投到俄國人那方面去。因為受了傷，這才不得不放棄他的打算。他回到前綫以後在參謀部任職，覺得他並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但當那個地區的羅馬尼亞農民被控告通敵，當局特地組成軍事法庭來審理這些案件，而且就任命包勞卡在那個法庭工作時，他象神經失常的人一樣，一直向羅馬尼亞前綫的那個方向跑去。他被抓住了，後來被處了絞刑。

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這部小說具有和其他短篇小說同樣的精神，它的功用就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有意義的問題。這部小說由於擁有各種極富於暗示性的細節，創造出了帝國主義戰爭所獨具的那種駭人聽聞的殘暴的氣氛。前綫的參謀部完全象機器一樣盲目地、無情地執行着罪惡任務。士兵們和軍官們只是些號碼和名稱。“義務”兩個字空有形式，誰也不知道它是有什么物質或精神基礎的東西。

列勃里亞努沒有直接描寫軍隊的混戰，而是用悲慘、苦痛和死亡作背景烘托出一幅驚人的戰爭圖畫。

陰郁的秋季，天氣寒冷而蕭索，黑黝黝的原野上聳立着禿樹和可怕的鐵絲網的黑影（這部小說就是从描寫這種淒涼的景色開始的），一下子就在人們的心里散布了恐怖和悲哀的氣氛。刑場上籠罩着一種沉重、甚至可以摸到的黑暗。“周圍變得更黑了，黑得叫人眼睛發燒”，作者這樣寫着。包勞卡轉過頭來，“在一望無

际的原野上，辨别出无数移动的黑影，仿佛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游魂。只有巍然矗立在插上白十字的士兵坟墓中的、残酷的絞刑架放着白光”。包劳卡战栗着，一股痛苦的寒气渗透了他的心，他恐怖地喃喃说：“我的天，怎么这样黑呀！黑夜复盖了大地。”他的声音带着哮喘，“仿佛病人的呻吟”，“在风的叹息声中消失了”。

由于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人们变得麻木不仁，这一点在小说中处处都看得出来；结果人们只是做着机械的动作，只是为了满足象草木一样的生存需要。宁静不过是表面，内心深处一直纷乱不安，痛苦难当。列勃里亚努描绘包劳卡、格拉波卡以及其他人物的痛苦时，确有一种特殊的表现能力，因此能给人一种真实的印象。他们意识中的每个波动都出自复杂的心灵状态，完全是真正的人性的流露。当包劳卡的脑袋伸进絞刑架的绳套中去的时候，他以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的人的不在乎的心情，把自己即将来临的最后收场的一切印象都牢记在心头。在这里，提一下列勃里亚努在搜集材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作者只有在发现了自己被害的弟弟的坟墓以后，才写完他这部作品：

我到过在我弟弟被扣押和判决时正在当村长的那个人的家里。我进过我弟弟最后几个镜头呆过的房间，他就是从这个房间动身前往刑场的。我到过附近的一个叫做法盖的村庄，那是他最后驻防的地方。我结识了一个罗马尼亚法官，这个法官是我弟弟的朋友，但是在我弟弟就义时人们没有允许他在场。我也跟一个体态轻盈、美丽动人的乡村姑娘谈过话，在她家里我找到了我弟弟写给她的几封信。村长把一顶没有帽檐的军帽交给我，当作礼物；我弟弟前往就义时，就是用这顶军帽换了一顶普通帽子戴走的。

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三年社会的大动荡，对于列勃里亚

努的创作发生了一个极其良好的影响。

我們的作家是在和人民生活重新接近的时期，才获得更大的成就，并完成了他最好的小說《起义》（一九三三年）的；这是一部追叙一九〇七年的羅馬尼亚农民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伊昂》的續篇，从第一次大战前就作了准备。据作者說在一九二五年就写完了初稿，但是把它搁置起来了，因为那种写法“与其說是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說，倒不如說只是一种革命的呐喊”。为了把初稿变成定稿，他在一九二八年走遍全国，跟許許多多的农民交談，从他們的口中听取他們对事件的看法。

在《起义》中，我們又見到了普里巴斯小学教师的兒子提屠·海尔德列亚，見到他的不易理解的詩和他旧日对文学的梦想。提屠来到了布加勒斯特，他的姐夫潘代亚的一个亲戚答应要尽力帮助他在这里的新聞界中找到职业。我們看見这位主人公在寻找职业时到处碰壁的情形，了解到二十世紀初羅馬尼亚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列勃里亚努曾把海尔德列亚領到上流社会的沙龙，把他領到財閥政客群集的豪华飯店，又把他領到受政府津貼的报社編輯部。

提屠在布加勒斯特和貴族米隆·于加的兒子格里果列·于加成了莫逆之交。格里果列請提屠參觀自己的田产，这位小学教师的兒子就遇上了令人苦悶的現實：“农民問題”。当提屠問格里果列，农民的土地在哪里时，后者惊跳了一下；当时他正在指手划脚地想把他父亲的田产面积指出来，一听到提屠的問話，他突然停住了，用短促的声調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說：

唉！农民的土地，这是个尽人皆知的农民問題！……农民的土地！沒有多少，即使在某些地方有，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經化为烏有了。

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了！

这样，列勃里亚努就使我们明白了问题的核心。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头上所遭受的一系列的灾难、勒索和苦痛。在农村中，怨恨和反抗日渐高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而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每走一步都看见农民表示着他们对贵族的仇恨。接着，起义暴发了。列勃里亚努把故事紧紧围绕着重族米隆·于加和格里果列的妻子娜迪妮的田产以及这个家族的邻居和朋友的田产展开起来。传到海尔德列亚供职的那个报社里的消息以及报纸为那些消息所作的评论，都是关于这一次蔓延全国的起义的。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的概念。农民们闹到封建主们的土地上，对那些多少年来欺负他们、压迫他们的人们在进行清算了。

但是，不久当局就进行疯狂的镇压了。本书最末一些篇章描绘了军队和起义的农民群众所发生的冲突，接着便是“恢复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剥削者丧失人性的凶狠的反扑。这些剥削者在一万一千多个农民的坟墓上又彼此亲密起来。

因此，《起义》确是一篇真实而令人惊心动魄的记载，是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剥削斗争史中最沉痛的一页。作者把历史事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来叙述，即起义的酝酿阶段、爆发阶段和被血腥镇压的阶段；在这里，作者善于把现实的主要情态，作突出的表现。他的作品现实主义精神也就表现在这个地方。

本书前几章的标题都带有暗示性，如《土地》、《饥饿》、《骚动》等，它们描绘了阿馬拉的生活，以此类推，也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生活。刚一入冬，农民就没有一点存粮了。农民为了取得一斗老玉米，就必须把自己抵押出去，到农忙

季节去为别人干活；他们要是没有钱还债，就只好终身作贵族的奴隶。莫兰特悲伤难受，因为他的老婆得了重病，自己却束手无策、无法挽救。收税员把依纳特·塞塞尔的最后几件衣服和一口猪都弄走了。宪兵分驻所队长包阳古百般欺压农民，找一点借口就用拳头或枪把子打人。

穷苦的农民不论作什么，总是达不到目的。当他们饥饿到极点时，就梦想占有土地。他们的心情沸腾起来了，在他们头脑中，土地就象饕人的、热气腾腾的大块面包，在他们饿得冒火的眼睛前面晃来晃去。他们前往布加勒斯特，奔走于政府各部，想设法得到巴巴罗亚卡那块土地。但是他们到处碰壁。废话、诺言、拖延和劝导象瀑布一样向他们头上冲来。所有的村庄饿病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于是各个村子里就流传起谣言。农民们畅谈着，说有穿着白衣的钦差在各处传达国王的敕令，在全国各地将进行平分土地。

由于紧凑地描写了农民起义的日益坚强的进展，作者将起义的真实性质向我们说明了。作者把受压迫者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气愤展示出来，使我们对积聚在受剥削的农民心里的起义的巨大潜力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作者以艺术的手法描绘出每个人的痛苦和烦闷如何郁积、交織成为一种共同的痛苦；他描绘出这些要拼命的农民的意志如何彼此联在一起，酝酿骚动、沸腾翻滚，最后象火山口里的炽热熔岩那样十分自然地爆发了。

列勃里亚努特别指出农民起义的自发性这一面，同时也把农民起义的无政府的那一面以及不能形成真正革命的那个事实强调出来。农民的目的各个不同，却都是从共同的要求出发的，那就是土地，就是要没收贵族的田产。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肃清了贵族的地方建立新的生活制度。他们破坏了一切，烧毁了



貴族的公館，因為他們以為把統治他們的中樞破壞以後，就可以阻止壓迫者卷土重來。他們切斷了電纜，情願與城市隔絕，錯覺地認為這樣可以徹底而絕對地把鄉村和城市隔離開，回到原始的經濟狀態中去。但是，當他們要分東西和土地的時候，就馬上爭吵起來，這樣，農民間的互相分歧就清楚地表明了。

本書最後一部分有一出平亂的喜劇：檢察長、省長、軍官們，每個人面色蒼白，吓得渾身發抖，因此他們只有儘快地結束和起義農民打交道的事。農民們在受過一次草率的審訊之後，或者根本不經過審訊，就無辜地受到非刑，關進監獄或者處死。

這部小說是一幅有力地撼動了羅馬尼亞整個社會的真實的歷史壁畫，從起義開始，列勃里亞努就用幾個典型人物把社會各個不同階層的思想狀態和立場詳盡地敘述出來。在這部小說中，突出地顯示出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一個是屬於富人世界的現實，一個是屬於農民世界的現實。

跟列勃里亞努的《伊昂》以及其他著作一樣，《起義》是一個結構非常嚴密的偉大創作的典型，它嚴格地遵循着一個發展十分均衡的中心故事，把穿插進去的各种細節，聯系得非常緊密。至於主要的情節，便在許多社會場合中平行地發展着；自然，這種發展都不出一個簡單、明了而且因有海爾德列亞在場而保持統一的主題的範圍。《起義》是一部流血事件的历史小說，同時也是對海爾德列亞的心理劇變的一種分析。這個沉湎在艷麗迷夢中的青年，既然熱中於民族主義者的思想，那麼一定會和人民的社會悲劇發生接觸，但由於幾次英雄行動沒有得到成效，他的善良意願就枯竭了。在小說尾聲中，他算得是有了人生的豐富經驗了；於是就聽天由命，容忍一切，而且準備去過一種默默無聞、意氣消沉的生活，就象列勃里亞努在《猩猩》一書中所描繪的那

种生活一样。列勃里亚努密切注視着自己小說主人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一面选择主人公所接触到的最有意义的现实，一面构成逐渐高涨的风暴而又絕不打乱故事的綫索。小說中的各种附带情节也和各种事件的实际发展互相配合，步骤非常一致。作者把发生事件的时间的长短巧妙地配合起来，这样就在人們的意識中扩大了对事件的反应。

海尔德列亚所接触的现实是越来越险恶的，因此叙述也恰如其分地最初表现得緩慢，以后才逐渐加速，某些插曲只經過一个很短的时刻；然而，即使象閃电一样，也暗示着弥漫在乡村里的痛苦的紧张程度，看来似乎有一件大事件正在什么地方酝酿着，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一个农民在磨镰刀了。

“特利封，你打的是镰刀，还是……”雷翁特一点也不以为奇地向他說。

“我要把它磨得快快的！”特利封低着头說。

“我想，你是要在下种以前就收割吧？”

“是的，如果需要……我为什么不那样作呢！”

人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是在許多場合，人們都发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波动。那些足以引起一場普遍而不可避免的风暴的插曲，在一定的时刻內不断地增加着。但是相反地，中心故事却不前进了，慢慢拖下来，停頓在某些細節上；人物事件都沒有什么发展，令人等待得痛苦难耐。讀者都有一种感觉，仿佛觉得自己也生活在一种为仇恨、紧张、不安和恐怖所浸潤的气氛中。后来，当起义終于爆发时，故事就非常迅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一陣巨大的混战，埋沒了一切个人生活的描写。

正如在列勃里亚努的其他著作中一样，《起义》的叙述，是首先着重展开事实，換句話說，首先注意故事的生命綫，而决不是

对环境、气氛加以渲染，或者是把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加以详尽的分析。当然，其中心理研究也并不是没有，但是，在每一个表面单独的情节中，仍然是中心故事在那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列勃里亚努善于运用一些有意义的动作，运用插入故事里的一些对话来肯定一个人的思想状态。他的短篇小说也是如此。

就是述说农民的特殊作风，列勃里亚努也多用行为、动作以及在具体情景中的戏剧性的表现，而不大用特殊的语言。

列勃里亚努尤其致力于确切地把情节和环境加以适当配合，他所运用的笔调既朴实而又形象化。

列勃里亚努的风格，一般说来，没有那种一开场就出现动人心魄的富丽豪华的场面。可以说，他的词彙相当简单，他不肯去寻找雅致的辞句，他甚至不嫌重复。

列勃里亚努的文体质朴无华、简单明了。这就特别有利于达到企图客观地表现事实和存在的散文作家的艺术旨趣。对于文体的讲究方面，作者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事实发展的戏剧性上吸引住，因此一开始就完全排斥讲究文体。一切事件都用构造极为简单的句子表达出来。列勃里亚努喜欢使用形容词，而不大运用比较法，他非常注意不使小说蒙上主观的色彩。事实是，上述绝大部分著作都有意提供一个巨大社会力量支配着的复杂形象，说明在一定的时间内个人的存在都受这力量的影响而起作用；如果我们注意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懂得为什么这种表面上缺乏个性的、似乎没有多大气魄的笔调却会大大增加情景的悲剧气氛。

他冷静地摆在读者面前的一些事件，外表上看并不重要，然而却出于精心的抉择；因为这些事件，都能汇集到一条主流，而

这条主流則又能使它們彼此互相緊密联系着；这样，那象流水般的动乱喧囂的生活，就自然地展示出来了。一种質朴的敘述，往往能令人不知不觉地接触到人生的重大問題；而在列勃里亚努的質朴的文笔中，还有一种庄严的气概和浓厚的詩意，这是其他的作家所沒有的。

《起义》是羅馬尼亚现实主义創作的动人的实践。这也是这部書在讀者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的原因。

• • •

如果我們把羅馬尼亚小說比作一座建筑物，那么我們把列勃里亚努看做建筑师，說他在这項建筑中构造了許多支柱，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時間正在不断地証明着这个建筑物的巩固性。

克羅馬尔尼塞亚努



*L. Helman*

## 目 次

談談列勃里亚努和他的作品.....	1
-------------------	---

## 起 义

### 举国动荡!

第 一 章	黎明.....	3
第 二 章	土地.....	58
第 三 章	飢饉.....	98
第 四 章	光明.....	146
第 五 章	騷动.....	188
第 六 章	使者.....	281

## 火

第 七 章	星火.....	275
第 八 章	火餓.....	309
第 九 章	大火.....	361
第 十 章	流血.....	410
第十一章	彼得·彼得.....	451
第十二章	黄昏.....	503

举 国 动 蕩！





## 第一章 黎明

### 1

“諸位这样說，是你們对羅馬尼亞的农民了解得太差了，也許你們只是从書本或論文里了解到的，那就更可怜了；你們把他們看成是受苦受难的牺牲品，其实，他們真是又坏、又笨、又懶情的家伙！”

伊利·罗戈紀納魯被他个人的信念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說不下去了。他一边拿方格手帕擦他的秃头，一边捋他的下垂的浓胡子，——他的胡子乱糟糟地粘在一起，在嘴角边直碍事。他是多尔日省奧萊納地方的一个农场主<sup>①</sup>。他长得又肥又胖，大腹便便，脖子粗得象公牛一样，脑袋滚圆，两只棕色眼睛滴溜溜乱轉，脸总是笑呵呵的，好象生活得很愉快。

他两眼扫了一下同車的其他旅客，觉得自己沒有說服他們，就喘得越发厉害了。正在这时候，西明·莫德来阿努——內务部的一个司长，服装非常講究，——先輕輕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然后郑重地說起話来。

---

① 当时羅馬尼亞的农场主，是把大地主的土地租了过来，另外招雇貧苦农民耕种，实行殘酷剝削的一种階級。

“先生……”他說，“羅戈紀納魯先生，有一點是不容爭辯的，那就是所有的人，只要存在一天，就肯定地全都得依靠你認為又壞、又笨、又懶惰的農民生活！”

这下子，吓得農場主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他又拿出手帕來，在鬢角邊上擱着取涼。這時，列車長來了，他以對頭等客車的乘客應有的態度向乘客收布加勒斯特的車票。羅戈紀納魯這才安心，如釋重負地說：

“好朋友，怎麼我們這就要到了麼？好哇！這沒說的，走得可真快呀……”

“我們剛過了希提拉，”列車長說，一面微笑着來敷衍這位農場主的天真態度，一面繼續從別位乘客手里收車票。

這時，羅戈紀納魯從他那和皮包一樣大小的證件夾中拿出一張黃紙，帶着明顯的高傲態度遞給列車長，說：

“哎！好朋友！……在這種困難時期，總得隨時隨地講究一點節約，再說，一個基督徒免費坐車也不算什麼缺點……”

列車長的手挨了一下帽沿，又微微一笑。這時農場主突然不安起來，連忙去收拾自己的皮包、提籃和小貨包，這些東西是他上車時利用別的旅客沒有多少行李的方便，堆在車廂各處的。莫德來阿努老早老早就把他那上等皮子的小手提箱拿在手中，箱上的名片非常醒目。這裡有一個身材魁梧，面貌凶狠的憲兵上尉，他是從蓋什蒂上車的，只佩着自己的軍刀，帶着一個皮包；那邊還有一個蓄着短短的英國式小黑胡的棕髮年輕人，他把行囊放在車窗下的茶几上。火車喘着氣、冒着煙，好象《啟示錄》<sup>①</sup>上所說的一個怪獸。內務部的司長十分懊悔竟和這麼一個粗俗的

---

① 《新約聖經》預言世界末日征兆的一部分。

人辯論起來。完兵上尉的眼睛不離羅戈紀納魯，用一種懷念的好奇心來欣賞他這一通忙碌。自從列車長走了以後，年輕人就隔着車窗的玻璃眺望出現在遠方的首都的輪廓。鐵路兩旁，貼在電綫杆上，或釘在獨立房屋的牆壁上的商業廣告不住地跑近前來，然後又一閃而過，一對對鐵軌越來越多，彼此接近，相互交叉起來。車輪經過鐵軌交叉的地方“卡嗒”一聲，自動準確地從一條道轉到另一條道。以後就見到骯髒不堪的市郊、牆壁傾頹的房屋以及坑坑洼洼的小巷，不遠處却在閃閃發光，人們可以推測到那里有與此地形成強烈對照的雄偉建築物。

那位農場主把他那些寶貝包袱堆滿了空座位，又把那車箱內沒處放的两个提籃提到過道上來，然後他在一个椅角上好歹蜷縮在一个行囊旁邊，就又跟那位隔着車窗向外望的青年說起剛才中斷的話來，

“是啊，先生，提起庄稼人，就和我剛才跟你說的一樣，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對種地和對付庄稼人都有一套老經驗。過年我就是六十歲的人了，我整整四十年都是在鄉下度過的，都是跟庄稼人打交道的。我按照常規，是從頭作起的，三十歲那年，我就在代萊奧爾夢租了五百多南<sup>①</sup>的一小塊地。從那以後，大塊土地在我手里不斷轉手，這就使我对佃戶比別人熟悉得多。我不像有些人那樣，說他們都是窮凶極惡的強盜。這樣說天理難容。我是基督徒，我可不願意背着一身罪。但是我敢肯定，我敢發誓肯定地說，你要是不跟農民發生關係那可是上帝保佑，因為當他們看到你处在困難中的時候，他們絕對不會放過，一定會把你招死的！”

---

① 這里是指羅馬尼亞當時通行的南，約等於30—51公亩。

罗戈紀納魯发现連宪兵上尉都已經不再听他說了。并且那时火車也已經慢下来了，就又想起他的包裹来，他打算到靠車門的过道那里去，以便离出口近些，好能万无一失地雇到一个脚行和一輛車。临向外走，他又轉身告別。他把手伸給莫德来阿努。他和他都是在克拉約瓦上車的。这位农場主認為这样他們俩之間已經建立了某种友誼关系，甚至認為如果在內务部里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还可以仰仗这位司长的关照哩。至于从科斯塔什蒂上車的那个年輕人，农場主还没有跟他通名姓，談的話也非常少，这位农場主認為最好在临別之前能够知道自己是跟誰坐的一趟車，因此就很冒失地說：

“先生，請允許我向你作自我介紹，我叫伊利·罗戈紀納魯。能和你坐一趟車真是高兴……尽管我們的見解有些不大一样。”

那位青年人并不高兴，但是也假装欠了欠身，握一下伸給他的手，简单地答道：

“我是格里果列·于加。”

农場主震惊了一下，接着又突然直起身来，喊着說：

“于加？……你說的是于加嗎？……那么你难道就是阿馬拉土地的主人米隆·于加先生的少爷嗎？”

“不錯，正是！”青年人微笑着回答，看到农場主这样惊人地兴奋而感到詫异。

“这可不是我說瞎話！……令尊跟我都是这么大年紀了，可是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認識他。你想想，差不多快有二十五年啦，我租了一块地，离你們阿馬拉不过几里路。米隆老先生他老人家好嗎？他老人家还是那么健康嗎？还是那么硬朗嗎？……哎！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不用再多說，这就够了，”罗戈紀納魯驕傲地补充說，猛地轉身冲着宪兵上尉和莫德

来阿努，“他老人家可是一位真正贵族<sup>①</sup>！跟现在所有城市或乡镇的贵族不一样。嘿，你真有福气呀！”罗戈纪纳鲁又转身向于加接着说，并且挤眉弄眼地表示内心的喜悦。“到了……祝你幸福，也祝你父亲幸福。象他老人家那样的人真找不出第二分来，我敢向你保证！”

罗戈纪纳鲁又握住于加的手摇了摇，然后拿起他最关心的篮子，嘴里喃喃地向宪兵上尉说：“再见，再见！”急忙向车门过道走去。莫德来阿努手里拿着小手提皮包，焦急地等着农场主不再叨唠，以便离开车厢。他跟于加彼此没作过介绍，所以只向他一点头，就跟在罗戈纪纳鲁后边走出去，但后者这时正堵着车门站着。

“罗戈纪纳鲁先生，那个人是谁呀？我看你见了他挺高兴呢！”莫德来阿努凑在农场主的耳边询问，因为这时候，火车头已经进站了，嗡嗡直响，彼此交谈都听不见了。

“当然要高兴咯，亲爱的先生，”罗戈纪纳鲁回答，他的态度比在青年于加跟前还显得恭敬。“你想想看！七千亩上等好地，在阿尔盖什南部，离代莱奥尔梦只有两步！……七千亩啊！莫德来阿努先生，你算一算！他有这么大一块土地，是全瓦拉儿亚公认首屈一指的人家，这位老人家宁可砍下两只手也不肯把一小方块地租给别人。你可要明白，象他这样一个人物，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就说到这里吧，我得走啦……再见，祝你健康！……”

他推开车门。

“嗨！脚行！脚行！……小伙子，这儿来！……这儿来

<sup>①</sup> 贵族法译本作 boyard，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身分，其阶层略等于大地主，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指达官贵人的贵族。

呀！……怎么啦，你聋啦？眼睛长哪兒去了？渾蛋！沒一点眼力？快拿这个！”

劳累了的火車头緩慢地大口喘着气。在它有力的呼吸的間歇之間，整个車站传出一陣下車的和在月台上接客的人的嘎哑的声响，在这种声响中，一会儿这兒、一会儿那兒响起哄堂大笑声、愉快欢呼声、嘖嘖作响的亲吻声，还有就是比这些声音都大的叫脚行的喊声。旅客們都向車站出口涌去，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自己提着自己的皮包，也有一小部分人后面跟着脚行。每个人都忙得了不得；还有好些人在跑着，好象有人追他們似的。

于加安靜地呆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挤在車門过道上的、人完全下去。他隔着玻璃，看見莫德来阿努尽力地不叫脚行拿他的小手提包，而脚行却糾纏着坚持要替他拿；宪兵上尉的高大身材高出人群一头，不安的眼光不住向周围扫視着；还有罗戈紀納魯，寬寬的肩膀一摆一摆地走着，跟在一个背着他的行囊和包裹的矮子后边。这位农場主不住地詢問着什么，用了很大力气，好象要把車站上的一切喧鬧声都盖过一样。

等杂沓的人群走尽以后，这位青年也下了火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輛馬車，把他送到阿尔甘特里大街他家里去。馬車拐进卡列亚·格里維太大街，这是一条又脏又杂乱的寬大馬路，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售貨員在門前跟拿不定主意的过路人死乞白賴地糾纏，千方百計想把买卖做成；接待从首都北站下車的、越来越多的新旅客的，是十几家又坏又貴的旅館、飯店，还有廉价但却肮脏的飲食店。在寬闊的人行道上，晃动着形形色色的人群，东方的人群；有工人和職員，有成群結队的农民，走在街上就象一群胆小的綿羊一样，有穿着匈牙利乡下衣裳的女用人，有虛弱多病的士兵，有浓装艳抹、向所有过路的男人送秋波的輕浮少

2  
女，有商店学徒和中学生，他们彼此拥挤，一会儿人碰了人，一会儿人又撞着墙；这里有保加利亚商人，他们用装饰着小铃花的漂亮的铜壶运送布拉加<sup>①</sup>，还有卖甜食的土耳其人……

当马车在大街上奔驰的时候，于加和往常从乡间回来一样，望着热闹繁华的大街上象蚂蚁搬家似的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禁感到有些紧张。他过惯了乡间的恬静生活，回到城里，这种喧嚣实在使他厌烦，叫他难受，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必须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再习惯下来。

快到阿尔甘特里大街和科尔太亚大街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一匹马忽然滑了一下跌倒了。车夫先是连声大罵，接着就用鞭子抽打，结果全没有用。车夫不得不从座位上跳下来，解开车套……离家只剩一百多公尺远了，格里果列下了马车，付了车钱，就徒步走去。

阿尔甘特里大街的第二所房子就是他们的房子，更确切地说，是格里果列老婆的房子。住宅外面围着铁栅栏，栅栏尖端镀着金；铁栅栏中央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门。房前有一个小小的管理得很好的花园，有花畦，也有铺着小石子的甬路。这是一所上下两层的楼房，非常富丽，这所楼最能引起行人注意的是它有一个红色大理石的楼梯，楼梯上斜罩着一个长遮檐，好象一个又大又亮的介壳。

## 2

格里果列·于加走进大门，看见他的用人正在楼梯上端

---

<sup>①</sup> braga，一种清凉饮料，是东方产品，用发酵过的黍类制成。——法译本注。

跟一个陌生人低声交談。

一个穿着一身簡直有点滑稽的仆役服（这是娜迪妮設計出来的样式）的仆人迎过来，告訴他，那个細高个兒、长着栗色头发的年輕陌生人是新近从德兰斯瓦尼亚来的，已經到这兒来好几次了。他想来拜見戈古先生。这时候，陌生客人从楼梯上下来了，也湊近了于加。等仆人扛起他主人的行李走开以后，新来的客人摘下自己的帽子，很不自然地說：

“提屠·海尔德列亚，詩人……”

于加沒有回答，只是淡淡一笑，这一来可窘得年輕人手足无措了。他系着一条淡紫色地带小白点的領結，遮着那浆得很硬的活領子的領口。他把帽子从右手传到左手，打算也来一个微笑，但是沒有成功。这样沉默了在他看来好象一世紀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他鼓足了勇气，用两只手慢慢戴上帽子，就仿佛是不知道是戴上好还是不戴好；他又用充分显示出內心紛乱的声音繼續說：

“先生，請原諒我来得冒昧。还是今年夏天，議員戈古·約內斯庫邀我到这里来，現在已經过了两个月了。我們俩是在德兰斯瓦尼亚地方的辛乔尔兹矿泉浴場……”

“噢！在德兰斯瓦尼亚嗎？”格里果列很感兴趣地重复問道。这种兴趣喚起了对方更大的勇气：

“是，先生，在德兰斯瓦尼亚……而且我跟議員先生还有亲戚关系，当然，你不知道，我姐姐罗拉嫁給了乔治·潘代亚·德·薩特馬尔教士，而乔治教士的妹妹是約內斯庫議員先生的太太。”

“是嗎！”于加嘴里叫着，突然兴奋起来，一面抓住对方的手使劲搖撼着。“真想不到！……好啊，照你說你該知道咱們也沾



点亲戚啦，我的内人是戈古·約內斯庫的妹妹呀。”

提屠·海尔德列亚微笑着点了点头。

提屠对于这一家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都非常清楚。因为他听戈古·約內斯庫講过几次，知道了一些所有可能知道的細枝末节，甚至連他没想知道的事他都从仆人嘴里打听来了。

于加很看重这个年輕人的端庄态度以及他的掩飾不住的腼腆心理。至于他自己，当他偶然处在这种出入意外的形势中时，也就不作任何戒备，或至少自己認為彼此完全諒解了。于是格里果列象对待老朋友那样挽着提屠的胳膊，跟他說：

“我們这回認識了，到上边談一談吧！”

提屠滿意得臉都漲紅了。他們倆肩并肩地登上樓梯的石級。到达樓梯上端以后，格里果列停在遮檐下面，为了不叫提屠認為这所住宅的异样設計出自他手，就介紹了一些盖这所房子的事。这所房子包括着两个絕不相同的住宅，两个住宅本應該除共有一个大門外，还各有一个旁門；但这所房子却只有一个正門。十多年前，格里果列的岳父盖这所房子的时候，虽然照他岳父所說，这所“宮殿”是為他的一兒一女蓋的，作为送給他們男婚女嫁各自成家的礼物，但是他岳父却仍然要求建筑一个完全用大理石作的古色古香的樓梯，外面包上一个大型的玻璃介壳，象納巴布<sup>①</sup>家那样。于加的妻子娜迪妮到現在还經常抱怨，責备老爸爸，数落他，說他盖这所房子是故意叫住房的人有机会彼此監視。

巨大而厚实的包鉄橡木大門，乍一看叫人以为这是同一所房子，而实际上却正相反，这个大門正好把这所房子截然分开成

<sup>①</sup> 納巴布(Nabab)，伊奧爾古·康塔庫率內的別名，他是二十世紀初叶的大貴族之一，在布加勒斯特開設着一家特別大的飯店。——法譯本注。

两部分：从右边那扇門进去是戈古·約內斯庫的房子，左边那扇門却通往娜迪妮的住宅。这时候，随身仆役把左边这扇大門敞开了。

“我內人出国将近三个月了，到現在住宅里还到处都是樟脑油味呢，”于加頓着客人上楼时补充了这么一句。楼上，家里人替他預备了一个单独的房間作他的临时寢室，这是当娜迪妮不在家的时候，他从乡間到布加勒斯特来临时歇息用的。“反正我只有冬天才是‘布加勒斯特’人，而且还是断断续續的；此外，我整年都在乡間，首先因为需要这样，其次，我也比較喜欢在那里住。我內人正跟我討厌城市那样討厌乡下。請坐吧，請坐！請原諒，咱們一边聊着，我一边洗洗脸、換換衣服……你看已經一点半啦！我三点鐘跟一位顧客还有个約会。我只有赶快吃午飯的时间……”

于是提屠·海尔德列亚就向于加一五一十地講了起来，他差不多在一个月前就来到了布加勒斯特，把最大的希望都寄托在戈古·約內斯庫的帮忙上了。戈古曾答应把他推荐到一家出版社去作事，那就可以实现他那“笔墨生涯”的梦想了。可是到了这里竟沒找到戈古，这可真是大失所望！更糟糕的是，提屠从家里带来的旅費本来就不多，到現在已經花去了三分之一。他担心要这样空等下去，恐怕所剩的一点錢也要花光，最后只有变成流落异乡的流浪汉。

“我不願意扫你的兴，”于加說，他这时差不多已經梳洗完毕。“我那个好內兄正好是个不可靠的人。他十分同情別人，心地很好，就是太麻木，优柔寡断。只有他老婆罵了他，他才肯下定决心做点事；只有他老婆掌握着刺疼他那麻木劲兒的秘訣。”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有一刹那感到心緒紛乱，但馬上又找到

了希望，說道：

“這麼說來，整個希望還沒有完全破滅，因為去年夏天我和姐夫的妹妹見面的時候，她對我極表同情……”

“對這一點也不要存什麼奢望，”于加笑着回答說，“戈古的疑心很大，跟土耳其人一樣，只要他有一點懷疑，就會把你趕走……”

提屠在自己的夢想中，最喜歡想象他在辛喬爾茲見過的艷麗驚人的厄日妮，有一天將會被他馳名的詩句所征服，倒到他的懷里來。但是，濫用一位自己所愛的女人的感情來追求私利，這種想法在目前使他感到可恥，因此他的面色忽然發白，連耳尖都變了色。于加看出提屠的混亂心緒，急忙穩定他說：

“朋友，你太天真啦，照這樣恐怕你在我們這兒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成就！要想打開一條道路就得大胆、泼辣，至少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這樣。那些拘泥小節，過於講公道的人，是註定要被不懂人情的人壓倒的。”這時他拿起了皮包，準備要出去，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聲調說：“你用過午飯了嗎？”

“還沒有，”提屠吃了一驚，結結巴巴地答道。

“如果你高興的話，咱們就一塊兒去吃點吧！”

青年人雖然覺得這項邀請賞臉不小，但还是推辭了，他說平常總在一個德蘭斯瓦尼亞人家里吃飯，如果不事先通知人家，不知人家要等到什麼時候，而且他真不要……其實，提屠之所以拒絕，並不是象他所說的那樣他是為了對主人有所尊重，而是由于自己的穿戴太寒酸，跟于加先生出現在一家大飯店，必然會感到難堪。他目前穿了一套相當舊的衣服，為的是省下較好一點的衣服到見人的時候穿，至于買新的，得等日後有了能力再說了。況且，格里果列請他一起去吃飯，不過是句應酬話，以後並沒堅持，

相反地，却赶快加上一句說：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但我还想再見你一面。那么，今晚咱們一块兒用晚飯吧！好不好？你可以有充裕的时间通知你的房主人，我也不致太仓卒，可以更从容些……就这样吧，到埃納舍飯店見吧！你知道那兒嗎？……科学院大街，八点鐘……一言为定啦！”

### 3

提屠·海尔德列亚歪戴着帽子，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地在人行道上急忙奔跑着。他走过的地方，人人都注意看他，仿佛他是一个醉鬼一样。他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几乎要蹦出来了。嘴里不断嘀咕：

“总算有了一点头緒！謝天謝地！这人多厚道啊！……一眼就看出是一位貴族……看来，我是时来运转啦……”

经过羅馬大街，进入凱旋門。向右拐，直奔綠茵大街，以便抄近道回到布茲斯底，他的住房就在这里，离他在那里吃飯的賈沃里拉斯家不远。

賈沃里拉斯原籍是阿馬拉底亚，搬到羅馬尼亚有十来年了。他是羅馬尼亚首都的秘密警察，負責監視各个旅館。扎阿利亚·海尔德列亚教师是他的旧同学，他們很熟識。有一天早晨，他翻閱“英国旅館”的旅客登記簿时，在新到的旅客中一发现从德兰斯瓦尼亚来的海尔德列亚这个名字，立刻就知道这一定是他的同学扎阿利亚的兒子。他毫不迟疑地到樓上提屠的房間叫醒他，向他表示欢迎，并很知己地照顧他，使他不致受騙，因为这座城市固然叫人十分喜爱，但也非常腐化，外地人初到此地一不小

心就会弄得囊空如洗。当天，賈沃里拉斯就給海尔德列亚找到一个舒适而租价不貴的小房間，这里离賈沃里拉斯的家不远。当晚，海尔德列亚在他这位新朋友的陪伴下搬到这个房間去住。以后，賈沃里拉斯又請海尔德列亚到他家里吃晚飯，以便跟自己的妻子認識認識。賈沃里拉斯家中除他們夫妇以外，还住着一位姓腊都萊斯庫名叫馬丽奥阿腊的小姐，是一位年紀約莫十八岁的少女，活泼爱鬧，仿佛是一只松鼠。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因为有这个姑娘，賈沃里拉斯才沒有提議叫提屠住到他家里，而賈沃里拉斯太太却認為把提屠先生作为一个寄宿客人收点費用倒也不坏。賈沃里拉斯太太身材短小而肥胖，紅潤的脸蛋上油光閃亮。馬丽奥阿腊住的房間里有两张床，太太認為两个青年人住在一起一定会很合得来，因为他俩都挺老实。但是賈沃里拉斯却坚决反对，認為这样不合适，再說街坊四邻也要說閑話。过了几天，提屠因为不习惯吃瓦拉儿亚式的飯菜，跟賈沃里拉斯夫人商量好以后花几块钱就在他家搭伙吃飯。

馬丽奥阿腊天天跟提屠見面，曾坦白地跟他說自己的罗马尼亚語文程度不怎么好，非額外补課不可。殷勤的提屠馬上自告奋勇，表示願意充当义务补习教員，这使賈沃里拉斯太太高兴极了，因为她爱馬丽奥阿腊如同自己的女兒，一心一意地盼望她能考試及格。当晚吃完飯提屠就在自己的房里开始給馬丽奥阿腊补課，在这間房子里他們能更安靜些。上头一課他們一直进行到半夜。第二天，提屠唯恐賈沃里拉斯太太生疑，特地給她解釋，說他昨晚留馬丽奥阿腊呆这么久，是因为她的功課实在太不令人滿意。馬丽奥阿腊則認為从来沒見過講課講得这样有趣的，要是提屠肯再多牺牲些時間，那她一定能考得好。

提屠回来，他們已吃完了飯，正在喝咖啡。

“对不起，小伙子，我們沒等你！”賈沃里拉斯大聲說，嘴里叨着他自己仔細卷的烟卷，一口一口地噴着淡淡的烟霧。

“提屠先生，這都得怨這位小姐，”賈沃里拉斯太太用一種推卸責任的口吻說，同時用眼睛瞟着正在狡猾地微笑的馬麗奧阿腊，“她說她要餓死啦，還說什麼，就是國王駕臨她也不能再多等一會兒……”

這一天，提屠覺得格外高興，感到有必要縱情狂歡一下。於是猛地向馬麗奧阿腊沖過去，把她撲在懷里，在她的嘴上、眼上、頰上狂吻起來，把她的頭髮也揉亂了，把咖啡杯也弄翻了，咖啡洒在潔白的桌布上。這塊桌布是賈沃里拉斯太太剛剛洗干淨親手熨好的。

“噤，這象什麼樣子！”賈沃里拉斯把自己的咖啡杯挪到穩妥地方，冒火地說；賈沃里拉斯太太却急得直搓手，喘不過氣來，好象大難臨頭似的。

那個年輕的女孩子則被這種縱情歡樂所陶醉，用野鴿子似的聲音格格地笑着來迎接這暴風雨般的親吻。

“賈沃里拉斯先生，成功了！”提屠一揮手把帽子往床上一扔說，很有大將凱旋歸來的神氣。

他一口氣敘說完他怎樣碰見了格里果列·于加，跟他談了什麼事，今天差一點不能回來吃飯，晚上還要跟他去埃納舍飯店共進晚餐。

把咖啡弄洒以及把桌布弄脏這件魯莽事，很快地得到了諒解，現在誰也不談它了。賈沃里拉斯在符拉什卡地方某莊園當過幾年副總管，也攢了几个錢，所以他对貴族和地主——羅馬尼亞的堅實階級——十分推崇。可是他目空一切，瞧不起別人，他到警察局供職三年了，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公務員，并且學問也比

別人強，早就應該升級，但是始終沒有升。因為沒有人替他撐腰。

“只要在他的莊園里當上一兩年管理人，你的前途准有希望。到那時你就象個人物啦！”賈沃里拉斯沉思着說，以贊賞和羨慕的眼光瞧了提屠一眼。提屠這時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賈沃里拉斯太太預先給他留在烤爐里的德蘭斯瓦尼亞式的菜肴。賈沃里拉斯也是小個子，和老婆一般高，胡子又密又長，跟他的臉很不相稱；前額尽是皺紋，臉膛總是紅撲撲的，讓人一看就會聯想到戲劇中的小丑。

緊跟着就是關於這位青年人的未來前途的一陣爭論。賈沃里拉斯太太也參加了，很慎重地提起符拉什卡副總管的往事。只有馬麗奧阿腊在一旁默默地注視着提屠，有時嘆喟一笑，有時向他投一個小面包球，但提屠不理不睬，因為他正在全神貫注地考慮着一些嚴肅的問題。

後來談論未來前途的興奮心情漸漸平靜了。賈沃里拉斯習慣在午飯後假寐片刻，他開始打起呵欠來，呼出了一口氣跟着就躺在牀上。馬麗奧阿腊上學去了，賈沃里拉斯太太則忙於洗刷食具。提屠回到自己的住處去作赴埃納舍飯店宴會的準備。

他住的地方就在賈沃里拉斯家旁邊。穿過一個破舊的木門，走進一個挺深挺脏的院子，院子里有很多小房間，都是出租的。臨街有一所房子，兩間屋共走一個門，是租給伊倫娜·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的。她是一位軍官的寡妻，雖然已經過了四十歲，還相當地漂亮；她談起她的丈夫來，有時說他是上校，有時又說是個少校，而實際上到死才不過是個陸軍中尉。這位太太和約翰·約內斯庫就住在前面那間屋子，約翰是內政部的一个小職員，很年輕，也很機靈。在一進門的房子里，沒有別的東西，只有兩個

書箱，這是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的女兒米米的丈夫匹特茲蒂人瓦西爾·波佩斯庫醫生的藏書。後邊的一間房子兩個小窗戶向院子开着，屋裡有一個小鐵床，一個洗臉池，一張圓桌子和三把椅子，一個有些搖晃的衣櫥，還有一些廉價的家庭裝飾品。提屠就住在這個房間裡。

在這個院子里，离提屠住的這間屋不遠，住着一個猶太皮鞋匠，叫做曼德爾松，他有五個孩子，大兒子在炮兵部隊服役快滿期了。此外還住着一個保加利亞糕點商，他在附近開設一家點心鋪；還住着一個喪妻不久的裁縫和他的四個孩子；此外還住着一個退休的公務人員和他的年輕的太太，他們還有一個房客，是一個大學生……

年輕的提屠一進院子就聽見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象鳥啼般的愉快歌聲，於是他知道約翰一定上班了。穿堂屋的門大敞着，這位太太正對着鏡子在梳妝打扮，一手拿着粉扑，另一只手拿着唇膏。人們都叫她妖媚的母鸚鵡。

“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你好！”提屠和素日一樣滿臉陪笑地大聲說，同時從衣袋里掏出房門的鑰匙插進鎖孔里。

“先生，好啊，好啊！……”太太答道，她遇到這麼一位溫文爾雅的房客，真是喜歡的了不得。“怎麼那麼忙呀？進來坐一會兒，誰也吃不了你呀，”她用一種富于誘惑性的腔調接着說，一面繼續搽粉，畫眉毛。提屠開了房門，把帽子扔到屋裡的桌子上。“就我一個人在家，我那可愛的小寶貝約翰到部裡去了……嘿，來吧，不要怕！約翰雖然對我很鍾情，可不吃醋！”

她冲着她的床瞥了一眼，看到床上零亂，趕快過去鋪整好，滿意地嘮叨着，在這種自言自語中，顯露出她內心的驕傲感：

“哎！看這些人！總也不讓你安靜一會兒……也沒有辦法



拒絕他們！”

提屠感覺有点不好意思，为了把話头扯开，他連忙向她說，晚上一定要回来的很晚，因为他要跟某先生去埃納舍飯店吃飯。

“嗨！埃納舍飯店！在那里吃飯可有多美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說着，不禁大声长叹，感慨万千。“我最后一次在那里吃飯时我的丈夫还活着呐，祝他的灵魂早上天堂！……”

有一段时间，她只想夸奖不幸早死的可怜的馬凱。她拿出一张照片来給提屠看，要証明馬凱是多么漂亮的一个人。她跟提屠說，她是仗着自己的嫁妝才把米米嫁出去的，因为在她所遭遇的困难景况里，要是沒有这笔嫁資，女兒說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門当戶对的人。她打扮完毕以后，接着开始罗哩罗嗦地叙述一些細节，把所有的問題都一一数落到，甚至連她与可怜的約翰的丑聞都說出来了；为了她，約翰跟自己的父母鬧翻了，約翰的父母虽然在某些观点上有很落后的想法，終究不失为善良的人，他們竭尽全力来反对約翰和她恋爱，因为他們宁願叫他們的兒子娶一个丑女人，他們說那个女人是他的天生佳偶。但是，尽管約翰平时是很順从的，这次却有着极坚强的意志，他毅然决然地向父母声明，他宁可跟他們脱离父子关系也不願离开自己心爱的人，因为他这个爱人不仅是一个絕色佳人，还能无微不至地照顧他，能全心全意地爱他。事情鬧到这步田地，两位老人家只好讓步，从此以后，約翰和她就成了极亲密的朋友。另一方面，她为了約翰也受了不少的折磨，甚至現在還沒完，这都是她女婿鬧的。米米本人倒沒有找出什么可以責备她母亲的地方，因为她了解母亲的痛苦，也了解母亲是在作着多么重大的牺牲。她明白，她母亲現在有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过她的余生。但是她的女婿是个思想不开通，見識浅陋的乡下佬，他干脆声明，他的岳

母跟約翰同居一天，他就一天不踏進她家的門限，因為他不願意跟約翰這個姘頭見面……“約翰是個姘頭！哼，虧他还是公務員！……”她女婿居然敢給米米下令，不許米米來見她的母親。因此，可愛的小米米到布加勒斯特來看把她養育成人的生身母親，差不多總是偷着來的。

“哎，天啊！要享受這一點點幸福，得付多大的代價啊！”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唉聲嘆氣地說着，心里有說不盡的感慨。

這個青年听着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無所不談地傾吐心底話，特別是她說的聲調是那樣悲痛，他簡直腦袋都要脹開了。他慢慢地站起來，一面心里捉摸著能說些什麼話來稍微消除她的苦悶。但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却自動地快活起來，又贊美起她自己的女兒來了，夸她是多么美麗，多么聰明、可愛。并告訴提屠，等米米來的時候，她一定要把他介紹給米米，好叫他認識米米以後，亲身体會米米確實是一個令人傾倒的美人……她沒事可做，可以跟他聊個通宵，在她說來這並不稀奇，但是提屠急於要準備晚間的約會，早已按捺不住了。這個約會可以說是能改變他這一輩子的命運的。他为了不致使女主人不高興，正在尋找脫身的借口，忽听有人大聲叫着說：

“提屠·海爾德列亞先生！”

人們立刻應聲說：

“那邊，靠大門口！”

“是郵差！”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解釋說。

提屠朝前廊走了三步，便到了郵遞員跟前，郵遞員遞給他一封家信。提屠心怦怦跳起來，急忙離開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走進自己的房間。這是他來到布加勒斯特以後接到的第一封信……他撕開信封，急急忙忙地念着，信一共有六頁，字迹清秀，

是海尔德列亚太太写给“出門在外的小宝贝”的具有《圣经》笔调的亲笔信，这也是她的独特的风格，全篇貫串着倫理上的規誡和賢明的母訓；她在信中把她兒子走后在阿馬拉底亚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从伊翁·格拉內塔苏去世起直到吉吉塔和小学教师匝格萊亚努訂婚止这个时期的大小事情都告訴了他。“但是为了能使吉吉塔的婚礼办得象样，須推迟到圣诞节以后举行。我們要把普里巴斯那所房子給他們，房子沒人住，閑着也是白閑着。这样做会給他們和我們都带来幸福……我們很希望你能来参加他們的婚礼。可怜的吉吉塔这个孩子唯恐你到时候不能回来，正在为这事发愁呢。至于你呀，你自己要想着个人前途！你要設法找个职业，不要忘了依靠上帝，因为上帝是不会舍弃信賴他的义人的。好孩子，你要有耐心，因为布加勒斯特不是噴香的熏鷄滿天飞，热呼呼的餡餅到处掉的理想乐园。但是不要失望。要面向一切困难，同时仰仗着上帝的帮助，战胜这些困难……，寒冬轉眼就到啦，不知道你有没有足以御寒的衣服。你一旦掙上了錢，就买它一套吧！要是那兒的衣服太貴，可以把衣料寄来，叫斯特魯洛維克給你做，你知道，他手藝不錯，手工費也不大。”

信末尾有吉吉塔的附笔：虽然二位老人家都在操心她的婚事，但是提屠不来参加婚礼她就不結婚；又說，她要参加下一届学生跳舞会，她不知道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她应当穿一套新衣服，因为她刚訂了婚，人們的視線都要集中到她身上。

附笔的第二部分中，老海尔德列亚提醒提屠不要忘記他临行时会答应給《彼斯特里亚論壇报》写稿，因为报館編輯正在盼望提屠把阿斯特腊节日的盛況写篇报道。并希望提屠把《布加勒斯特日报》寄給这位編輯，使德兰斯瓦尼亚的先生們也能看到

真正的羅馬尼亞日報。當提屠自己發表一點什麼文章的時候，就可以讓人們知道這個年輕人究竟在羅馬尼亞從事什麼工作。

提屠把這封信念了好幾遍，仿佛要把它背誦下來似的。他按照自己的願望把所得到的一切消息都用想象加以補充。他仿佛又回到了德蘭斯瓦尼亞，回到了自己的家，在這個小小的天地裡，每個細節，儘管多麼不顯眼，也都足以喚起他整個心靈強烈的回声。他陶醉在甜蜜的回忆中，不由得觸動起他那辛酸的思鄉情緒，他決意立刻寫封回信，好減輕他內心的負擔。桌子上有他帶來的幾本書，也就是他的全部圖書，此外還有幾本日記簿，上邊寫着日記和一些零星片斷的詩句，還有墨水和幾支鋼筆……就是沒有信紙。他在找信紙時，忽然想起了于加，於是又回到現實中來，他決定等到有一天能給家裡報告更多更好的消息時再寫回信。

再說，已經六點鐘了；他一分鐘也不能再拖延了。他應當準備一下，尤其是有些小東西要整理一下，縫縫鈕扣，擦擦皮鞋，刷刷那套黑毛料子衣服，他來到布加勒斯特以後，穿這套黑毛料子衣裳的次數很少，因此还挺新，就是穿着它上皇宮也滿可以。他堅持準時去赴約會，因為一個有教養的人首先應該準確地遵守時刻。自己等別人幾分鐘，比讓別人等自己要強得多。

#### 4

“你遲到了，親愛的！”于加微笑着說，同時把手伸過去，同他握手。“看你完全象個布加勒斯特人了……來，坐到我旁邊來！我們等你都等餓啦……”一個侍者把提屠的帽子和外衣接過去，但是提屠一時手足無措，不知道是否要把全部實情都說出來，或者

就听憑于加認為自己是个未能准时赴約的人。忽然，他用含混不清的、連自己也覺得奇怪的聲音，喃喃地說：

“我老早就來啦，甚至我還往里边望了一下，以後為了等你，在飯店前面來回遛達了半天。不知怎麼沒看見你進來……”

“不用解釋啦，我們也是一樣，遲到了一刻鐘！”于加打斷了他的話親切地說。“我們羅馬尼亞人都是這樣……先讓我来介紹你跟我的朋友們認識認識吧。”

于加給大家作了介紹。巴洛列努律師，比于加大几歲，个子高大而肥胖，留着棕色小胡子，这就使他显得挺精神；虽然已开始秃頂，但是他把头发向前攏，巧妙地掩飾起来了。他的两只眼睛炯炯有光，带着很聰明和机警的神气。他的飯量很大，自怨自艾地說，喝酒使他胖得可怕了，医师們虽曾警告过，說他已有过胖的危險，可是他却不能从此戒酒。他对政治是很热情的。在他那一党执政时，他曾被选为代表，并且被任命为亚洛米塔省的組織部長，他最近在省内置了約六百亩地的产业。聘請他的人，虽然寥寥无几，但都是相当可靠的，不但保証使他获得一笔相当可觀的收入，而且使他享有大律師的名声。实际上他出庭辯护的时候很少，而且对他的律師公会中的同事們相当瞧不起，他在开玩笑时，曾說这些人是汪汪叫的狗。在法院方面他很有势力，人們都認為他是未來的政治家，另一方面，由于他跟当时的权要交往密切，也給法院帮很多的忙。同席有一个叫公斯当定·杜梅斯古的，是羅馬尼亞銀行的經理，戴着一付金边眼鏡，头发金黄，脸蛋兒滑溜溜的，阴暗无光。他由于身軀过高而显得有点弯曲，看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个独身汉，是于加父亲的朋友。

杜梅斯古和巴洛列努都不欢迎提屠，好象有他会扰乱了他

們小聚的气氛。于加請提屠看一看菜单，提屠对这个菜单端詳了半天，内心干着急，因为他既不懂瓦拉幾亞菜，又說不出它們的名字来。再則，他着急的是，他还没有机会給于加解釋一下他为什么沒有看到他到来，这样于加不免要認為他不守信用。其实他比別人早来了半个小时，只是他不敢进来找座位罢了。

緘默片刻以后，巴洛列努又接着提屠到来时打断了的話談起来；他高傲地說：

“亲爱的于加，事情正象刚才跟你說的那样……农民問題，有地的人这一方面不肯讓步就无法解决。这是天經地义！別的一切次要办法都只能治标。农民要的是土地。怎么說也离不开土地。其他任何別的东西农民都不在乎。”

“我看，巴洛列努，”于加安詳地答道，眼睛閃着亮光，这証明所討論的問題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弦，“你这說法只不过是竞选时的宣传口号。这是一种既廉价而又危险的嘩众取宠的政策。刺激願望当然容易，而滿足願望那就不太容易了。我本是一个大地主，我的土地世代代都是佃租給农民耕种的，你怎么能說服我叫我白送給农民呢？你自己还購買土地呢，而且……”

律师有些发窘了，不容于加繼續說下去：

“对不住，对不住！我們应当把問題的焦点明确出来！先要弄清我們不是以个人观点来爭論這個問題。我是撇开你是个大地主我是个政治家来討論這個問題的。首先，我們都是从書本和亲身經驗中对农民問題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們跟別人一样都关心這個問題，因为怎样解决這個問題，这对我們个人的命运以及我們国家的前途都有密切关系，你說是不是？這個問題的確多少帶有学术性。况且我很明白，如果必須做些牺牲的話，米隆

老先生和你，一定会首先有所表示的……”

“不，老兄，你大錯特錯了！”于加反駁說，“我爸爸總不會同意離開土地的，他過去千辛萬苦，多少心血全用在土地上面，而且他正以此而自豪。對於他來講，土地就是他的命根子，正如農民對於土地的看法一樣；這你也很清楚，你到過我家，你了解這種情況。再說，我何嘗不是這樣，我雖然不象他那樣毫不讓步，但是我不但不打算向跟我要地的農民送禮，也不給城市民權黨這一小撮流氓送禮，這些嘩眾取寵分子打算給自己湊競選的資本，就背地裏用某些學說來收買人心，稍有良心的人誰都唾棄這種學說，就連煽動者本人也不想真正實現這些學說。”

“你們看這個保守派！”巴洛列努轉身向杜梅斯古大聲說；接着，又轉過臉朝于加說：“最親愛的，你別忙！你方才把我也牽連到里边啦，我倒要把話說清楚……那麼，你難道不相信？我這點兒產業也是數十年慘淡經營，流血流汗換來的（要知道，我為了置這些田產還欠下不少債呢），我問你，你認為我這幾百畝不毛之地能解決問題嗎？但是我可以在這兒鄭重聲明，我不是個富戶，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它交出來，听憑國家處理，決沒有二話！這你滿意了嗎？我的態度也算夠明確的吧？”

“那當然；你既然買過田產后就馬上全租出去，那有什麼不該獻給國家的呢？”于加特意加重自己的語氣，並帶着蔑視的神情回答。

巴洛列努看見有人，甚至還是他的一个知心朋友，竟主張象他这样一个知名的大律師兼政治家应当埋沒在农村，未免感到委屈，有傷體面，因此就用嘲弄的口气來駁于加說：

“老弟，你不至于主張我拋棄目前的職業，拋棄我好歹摸到門徑的職業去種庄稼吧？”

“你要是对土地死抱住不放的话，我就主张谁占有土地谁就耕种它、爱护它，要不然就该放手！讲到你，亲爱的，当农民们打算合买那块地的时候，你却从他们面前硬抢过来。你挖空心思强夺了他们的土地，三天以后，又派一个农场主为了你和他的利益，尽量利用那块地剥削农民。在你那方面，农民有买地的机会你不叫他们买；反过来，你又给我这同农民一道受苦的人出主意，叫我象拔掉一颗坏牙似的放弃我的产业！”

“哎哟！亲爱的于加，”律师解释说，口气不那么激烈了，“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跟你一样，相差得太远了。大部分地主，甚至绝大部分地主早就跟土地绝缘了。一个总的措施、不能只为少数人着想，相反地，应该考虑其他人。”

“为什么不先采取措施来对付那些远离土地的地主呢？你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消灭一个社会阶级呢？这个阶级也许是对国家最忠诚的，这个阶级代表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老实说，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地主肯尽他们的本分。有些地主感觉在乡村生活不容易，开始把农业劳动以及一般劳动看成不光彩的事了。他们只喜欢从土地中掠夺大批的金钱，好去吃喝玩乐，任意挥霍。代替他们地位的是一些管理人，他们恣意压榨农民，用得来的金钱向贵族地主缴纳地租，并大量中饱私囊。因此，农民自然要叫苦连天，到处骚动，甚至举行示威，所不同的只不过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罢了。谈到我个人，我这个地主可以说是勤俭持家的，我的土地收入仅够维持简朴的生活，可是，请看我的街坊，他是个农场主，除向地主缴纳一万金币以外，他自己的口袋也是满满的。这种区别是从哪儿来的呢？那许多钱是从农场主的口袋里来的呢还是剥削农民来的呢？……可爱的公斯当定，我说的对不对？”于加话快说完时，忽然面向杜梅斯古询问，



“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這位銀行經理兩眼只顧盯在食盤上，不耐煩地听着，因為他們倆都是大嚷大叫地說着，連鄰桌的人也直看着他們。他只是表面上裝成在听他倆說話，于加這一問，使他吃了一驚。他是一個金融界人物，他認為在吃飯時討論這類問題，即使不是可笑的，也是毫無價值的。這樣重要的問題，不是吃着維也納細切肉片和面包抹蘋果醬能解決的。他一時腦子里茫無頭緒。但是，還沒等他回答，鄰座就有一个人親切地搭了腔：

“如果諸位許可我……”

正在談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外人毫不客气地插嘴，在座几个人都楞了一下，然後向他轉過頭去。

“我叫伊利·羅戈紀納魯，我今天榮幸地在火車上認識了于加先生。”

這位農場主一個人占一張桌子吃飯。他比別人來得晚，于加和巴洛列努的談話，他馬馬虎虎地聽見了。他沒有被他們的驚愕吓回去，就把自己的椅子搬近了他們的桌子，接着說下去，仿佛他從開天辟地就跟他們都很熟識似的：

“關於于加先生對農場主說的這樣那樣……不是因為我自己是農場主，而是我很相信，這位先生說了人家那么多的坏处，一定是弄錯了，因為人家不应当受那么大的責難。好先生，如果咱們這次看法又不完全一致，也不要生氣！農場主並不完全如你和報紙上所說的那樣是國家的災難。嘿！可不是那麼回事！農場主為了繳上地租和自己辛辛苦苦獲得点小收益，必須比地主多受三倍的勞累。而農民為農場主干活也不比為貴族工作多賣力氣，少得工資，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反。于加先生本人就可以証明，他能很坦白地告訴諸位，農民們給阿馬拉附近的農場主干

活是不是比給于加先生干活賺的工錢少。但是农場主由于經濟需要，在費用上精打細算，实行了密植耕作法，开垦了荒地，采用农业机器，一句話，是提高了农場的經營水平。試問这一切都不算数么？但也很可能有些可恶的农場主压榨农民，正如在地主当中也有这种人一样，但是，不管客观情况怎样，把农場主一律加以輕蔑是不妥当的！”

于加由于这位农場主的无理干涉而火了起来，但却以坚定而輕蔑的口吻回答說：

“先生，也許是这样，但是，假如在地主和农民之間沒有农場主从中搗鬼，羅馬尼亚今天就不会有农民問題了！有了农場主，就阻碍了土地回归到农民手里这个天經地义好事情的实现。在地主打算放弃土地的时候，要不是农場主自告奋勇把大量而可靠的收入奉獻給不操心、不費力而坐享其成的地主，那么他們很可能已把土地卖給农民了。”

“这很可能，”罗戈紀納魯带着天真的微笑說。“是的，这完全可能。我不說不可能……那样农民就必须真正地去耕种和經營。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經驗，我还是坚持我的見解，农場主所以能在中間插手，正是因为羅馬尼亚的农民又懶惰又馬虎，只依靠貴族的恩賜，最近几年来又只倚賴国家的帮助……諸位先生，就是这样！如果諸位有不同的見解，那就請諸位原諒，但我……”

巴洛列努作了一个表示詫异的手势，但又无法反駁。于加几乎抑制不住內心的怒火，因此很憤慨地打断了这位农場主的話：

“极尊貴的先生，在火車上我就听了你刚才所发表的那一套宏論。我沒有做任何答复，因为一个人专门靠着剝削农民过活、

发财致富，却反倒要一口咬定說农民懶，这使我非常惊讶。現在假使你說得对，你似乎也不应当向着我們的农民开火，而应当指責另外一些人，他們表面上說解放了农民，而实际上却还把农民放在原来的状况里，甚至比原来更坏，簡直跟奴隶时代的状况一样。他們不給农民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教养和教育，相反地，却强迫我們的农民处于无識无知的状态里。他們当时所需要的不是有公民資格的农民，而是象牲口般給他們干活的农民。現在我們竟罵农民，說农民又坏又懶，这真是絕大的誣蔑……好吧，你問一問这位先生！”于加忽然指着正在出神的提屠，并接着說下去，“他是德兰斯瓦尼亚人，他刚来到我們这里，問一問他吧，那里的农民是不是懶，是不是沒有办事能力！別忘了，德兰斯瓦尼亚的羅馬尼亚人还处在外国人的奴役下！可是那里有善良的領導者来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思想覺悟；他在那里已經見到好多領導农民走上光明道路的范例。而我們却只叫人談农民，說空話，总不給农民作一点实际的和大公无私的事，就認為万事大吉了。”

于加的激奋引起了周围人們的微笑。他知道自己話刺激了旁人，并覺得他的声調和这个場合不大相宜，也就不再講了，他的态度比已經开始表示不耐煩的杜梅斯古还不自然。罗戈紀納魯虽然有現成的答复，但他为了避免极端只好低着頭，一面在食盘上吃，一面喃喃地說了几句含糊其辞的話。巴洛列努却压低了声音，仿佛不願意叫別人聽見，只想叫他同桌的人聽見似的，說：

“亲爱的于加，对呀，这都千真万确！穷苦农民不知道別的，只懂得逆来順受，因为沒有任何人教給过他們什么別的事。但是当他們忍无可忍的时候，当刀子放在他們脖子上的时候，那就

很自然地要起来斗争，甚至杀人放火。只有我们这里，在这充满西方文明的世纪里，还在此起彼伏地爆发着忿怒的农民暴动。因为只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承认农民的权利。除非我们忽然而面临着动摇国家基础的大变革，否则农民的权利便不会被承认！”

巴洛列努觉得这个讨论已经僵住了，便设法改变话题。于是谈起了收成，他说，一般说来，今年收成还很不错，只是在这经济危机的时候不能起什么作用了；接着谈起现政府的情况，他认为政局很不稳定，他又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他的党能很快重新执政。以后他们谈到外国的政治，谈起了德兰斯瓦尼亚的同胞，特别谈到了提屠·海尔德列亚。杜梅斯古也非常兴奋。这是一个极热心的民族主义者，一听到提屠是个德兰斯瓦尼亚人，他就赶紧表示要介绍他到自己工作的银行任职，这个位置在目前说来显然不算高，但是往后只要年轻人有真本领还可再想办法得到更好的职位。可是于加替他辞谢了，他认为一个诗人在银行里没有什么可做的，在那里只不过是和无保证贷款、无息贷款以及无期贷款签签合同罢了。提屠没有吭声，但是他很满意于加这样热情替他表示谢绝。他不远千里，越过喀尔巴阡山来到这里实在不是为了在银行里当个小职员。于加接着说，最好是在一家报馆里为海尔德列亚谋一个职位。“啊！对了，一家报馆！”年轻人很兴奋地在一旁搭腔说。巴洛列努是《世界》报社社长的密友，因为他给他打赢了一场纠缠很久的官司。巴洛列努答应要替提屠办这件事，但是他如果偶尔忘了的话，还要求提屠提醒他一下。

“请你原谅，”律师打算要走，接着说，“亲爱的于加，因为想见你，今儿晚上把我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们好象有一世纪没见面了。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到我家吃顿午饭，好叫我也高兴

一下。梅拉妮也很高兴見見你。你知道我們常常提起你来。几时你願意，你就来吧！用不着預先通知我們，跟在你們家一样……”

于加和杜梅斯古两人为了付飯賬問題爭得臉紅脖子粗，誰也不肯讓步。于加終于占了上風，因为他威肋說，如果不讓他付款，就要跟他絕交了。他們在飯店門前分了手，只剩下于加和提屠。一会儿羅戈紀納魯出現在門前，嘴里叨着一支雪茄，胳膊夾着一把旧雨傘。

“好先生！”他以慈父般的聲調对于加說，“你还年輕，很容易动肝火，我是上了年岁的人了，我不为一点小事生气。不知道我們什么时候能再見，但願上帝永远不会叫你說：‘他說得对啦，羅戈紀納魯这家伙！’……再見！晚安！”

于加瞪了他一眼，一句話也沒有說。这个农場主的不客气劲簡直惹他生气。另外，他感到有些累，也有些心煩，晚飯时發生的爭論引起的不愉快还没有平息。他曾多次向別人表示不再談論这类問題，但是总沒有实践过自己的諾言。

他俩从卡列亚·維克托里埃大街走过来，路上一句話也沒有說。突然起了风，风勢很猛，这預示将有寒冷的驟雨。烏云很低，几乎触到了房頂。时而这兒，时而那兒，刮起一陣陣的旋风，把街上的尘土卷起，又重新落到人行道上，落到行人脚前。

于加还在想着羅戈紀納魯。啊，他預料到天气要变，这个家伙，他把雨傘也帶來啦。一輛来自索塞亚<sup>①</sup>的馬車，从馬路上飞驰过来。一位先生坐在两个女人中間，三人都在哈哈大笑。他們笑得好象全世界都屬於他們似的。

---

① 索塞亚，布加勒斯特的公园。

提屠·海尔德列亚繼續走自己的路，他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言不发，免得惹于加不高兴，因为在提屠看来，于加似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把今天晚上所遭遇的一切在脑海里翻来复去地琢磨，他觉得自己有了令人高兴的美事了。如果能够进入《世界》报社，就算有了固定职业。虽说不是第一流的报纸，但立场倒很严肃，销路也很广。当然，提屠最高兴的是《阿代瓦吕尔》报社，因为这家报纸是抗敌的，而且言論正确，最受群众欢迎。但是开头先在《世界》报社对付吧，况且就是这一家报社也必须仰仗律师跟报社經理說一句話。无论如何，明天去找巴洛列努一次……最好先征求一下于加的意见。应当谨慎从事，免得弄巧反拙，引起对方不高兴而丧失了友谊。“命运既然使我認識了这样重要的人物，早几天晚几天倒没有什么关系……”

走到皇宫前，提屠認為緘默的时间未免太长了，現在已是冲破緘默的时候。他琢磨从什么问题入手，忽然想起于加常常談到农民的貧困。他仿佛是在試探于加的意思，带着犹疑的态度說：

“真想不到，在布加勒斯特談的尽是农民、农民的。人人談，处处談，时时刻刻談，人一开口就是这个：农民問題，农民計劃，該做这个，該做那个……对这种問題这样爭論不休有什么用处呢？不用說別的，就拿我住的地方來說，那个院子里所有的房客，只要聚到一起閑聊天，很快就扯到这个題目上来。你看吧，他們一扯起这个問題便喋喋不休地你一套我一套……特別有一个犹太皮鞋匠和他的兒子，他們都是热烈的社会主义信徒，什么时候碰見我，就总是用这类問題来罗嗦我。他們不厌其烦地提出許多解决問題的办法，并預言說：如果农民問題得不到解决，我們干脆就起来革命，叫布加勒斯特变成灰烬！”

于加突然一惊，仿佛是刚从睡梦中惊醒一样。这时，他也提

出了同样的問題。他望着頭頂上越來越厚的烏雲，喃喃地說：

“這也許是一種時代潮流，也許是世世代代就已存在的苦難，象令人窒息的烏雲一樣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誰能知道？……”

## 5

于加躺在牀上輾轉不能入睡。他把當天的幾分晚報都瀏覽過了，但是一點也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的思想忽東忽西，紛亂不寧，他浸沉在往事的回憶當中，偶爾想起了舊恨，偶爾又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他的心裡一點也得不到安靜。他幾次把牀頭的燈熄滅，總是隨即又點起來，有時為了再打一次如意算盤，有時為了看看當日的行情，或者是為了仔細研究一下娜迪妮的照片的某一部分，這張照片挂在于加牀頭的牆上，兩只黯然無神的眼睛緊緊地盯著他。她大部分赤裸的身軀仰臥在一張熊皮上，一只胳膊支在熊的頭上，她的細膩的乳房肉感地高聳着，她的丰满的臀部彷彿在微微顫動；她臉上浮現的微笑，帶着處女的、多少有些造作的天真。這張鑲在大相框里的、差不多有真人那麼大的照相，是于加過生日的時候娜迪妮送的禮物。這是三年前，他們婚後將近一年的事了，當時他撒了謊，說她送這份禮物很使他高興。他向他妻子道了謝，也擁抱了她，但是他的內心深處却是充滿悲傷和失望。他認為（不過他沒說出來）她的裸體只應該留給他一個人看。使他生氣的是，他的妻子、他的聖潔的愛情，赤裸裸地出現在一個外人面前，儘管這個外人是一個照相師也不應該。

于加滿懷信心地回到布加勒斯特，很有把握一切都會進行

得很順利。傾取他賣出去并已交出麥子的第二批、也是末一批貨款，以及羅馬尼亞銀行用期票取得付款取得經理杜梅斯古同意的問題，這一切在兩三小時內就能辦妥。于加辦完了事，還想在布加勒斯特住幾天，拜訪拜訪朋友，叫他們看到他，知道他还活着。然後他再回阿馬拉，他剩下帶回阿馬拉的款項足夠應付到賣玉米時的日常開支。他是一個有條理、辦事細心的人。這就是他在德國兩年學到的東西。在他從鄉下動身以前，就早已仔細地規定好日程表。糧食商人的期票揣在他的衣兜里，後天就要到期。這就等於金子。羅馬尼亞糧食出口公司大經理的簽字在全歐都受到重視的。

出口公司是于加要執行日程表上第一件事情的地方。這裡，命運无情地打亂了他主觀想象的計劃。公司的經理是一個身材高大，態度傲慢、上了年紀的亞美尼亞人。他把他請到辦公室，讓過咖啡和一支走私的雪茄煙以後，就以神秘而懇切的語氣哀求他再緩期一個月，只要一個月就清還一切欠款。于加力圖拒絕，說這是期票，並且……亞美尼亞人依然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和理由：目前時局特殊、最近幾個星期國外市場的价格猛跌，幾乎是經濟崩潰了。沒有想到俄國的競爭也影響了市場价格。他們的年辰看來並不好，但卻獲得了丰收。俄國總是這樣神秘得出奇。但是，他所担心的並不是這些。深思遠慮的商人對自己的算盤本來打的很精，只是鐵路不能及時運輸，給了他致命的打擊。等船吧也沒等上——有些船因為沒貨可裝，還在布來拉<sup>①</sup>等着呢。他的損失達到糧食价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此外，最不幸的是，不知從哪裡來的這種經濟危機，動搖了所有信用証

---

① 羅馬尼亞在多瑙河上的城市。



券，窒息了一切交易。

于加听着他說，但什么也沒听懂，只听懂了一件事，就是他无论如何拿不到款了，別的都是廢話。亞美尼亞人在說話的時候，于加心里一个勁兒地在盤算，假如他不听他那一套理由，不答应延期付款，亞美尼亞人終究要把錢支給他的。他不能不承認他的期票，因为这样他的买卖就要垮台了。但是拒絕吧，就要和这家公司斷絕交往，它是他父亲二十多年以来老有交道的公司，并且在他們遇到困难的时候，曾給过他們很多的方便。他負得起由于拒絕而引起的后果嗎？可是，他要是答应延期付款，拿什么去还羅馬尼亞銀行的債呢？难道能空着手回家嗎？于加沒表示拒絕，也沒答应延期，保留到第二天再說，因为这是要經過仔細考虑才能答复的。

于加离开亞美尼亞人，就到銀行里杜梅斯古那兒討教，請他幫助。但是，杜梅斯古正参加一次重要會議，未能接見他。于加給他留了几句話，請他来吃晚飯。他很知道杜梅斯古办公時間只談正經事，然而他認為好机会总会有的，至少可以为未来鋪平道路，所以，他也請了巴洛列努。現在，他覺悟到这个原来看作十分巧妙的計劃，只是一个妄想，可是，後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他真的聰明的話，就應該只跟那个年輕的德兰斯瓦尼亞人一道吃晚飯，那样現在就能安靜地睡覺，不必这样無謂地自尋苦惱。

于加和提屠分手以后就回家去了。他一進門首先映進他眼帘的是娜迪妮像片投下的目光。他馬上火了。正是为了她（从前一定說是为了愛她）自己才欠下羅馬尼亞銀行这笔債，時間就在她送給他那意外的礼物以前不久。他認為那时候她連在乡下呆上二十四小时也不乐意，准是在那“既不美觀又不舒适的矮房子”里住膩了。她管这所矮房子叫做阿馬拉の“老家”。于加为

了引起她乡居的兴趣，决意修建一所与他妻子的美貌相称的公馆。他父亲看到于加不满意自己生身之地、并且四世同堂的地方，感到非常伤心。他认为儿子的这个打算是他家門破落的开端。整个的建筑从开工到落成都是倚靠羅馬尼亞銀行的貸款。娜迪妮很感激丈夫的一番好意，并且为了庆祝新居落成也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又住腻了，于是又回到布加勒斯特来。誰也不能强迫她活活地埋葬起来，即使是一个华丽的墓穴也不行。只有一张为适应环境而用朴素的相框鑲着的相片留在那里跟于加作伴。那张相片和这里床上挂着的那一张可以說是孿生姐妹。可是，羅馬尼亞銀行的貸款，在过去的三年中只勉强偿还了一半。

娜迪妮是在于加在柏林念書的时候，他父亲米隆·于加发现的。姑娘的父亲，屠多尔·約內斯庫不久前买了米隆弟弟戴約飞两块地(巴巴罗亚卡和萊斯貝济)，这两块地紧挨着阿馬拉。契約签定以后，新地主立刻友好地来到米隆家里，向他請教經營这块土地有什么好办法。这是一种借口，其实只不过是為了相互見見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卖力气种他的地。还没买成这块地以前他就找了一个农场主，跟他訂了合同。后来，米隆听说屠多尔是一个出身不明的富翁，約莫在二十年以前才搬到布加勒斯特来住的，并买了几所出租房子。

以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的邻居又来看他，这一回他的兒子戈古，女兒娜迪妮也跟了来。戈古和娜迪妮年岁差的很多，兒子看来已不止四十岁，女兒頂多不过二十。屠多尔說他結过三次婚，戈古是元配老婆生的，娜迪妮是第三个老婆生的。这回来是因为屠多尔换了农场主，同时也借机会叫孩子們看看自己的地产，这两块地不久就是他們的了，巴巴罗亚卡給娜迪妮，萊斯

貝濟給戈古。目前只給他們這點產業，等他們結婚成家時候每人給一所布加勒斯特的房子。其余的由他們倆平分，不过这得等到他死了以后。“他們等不了多久了，我都七十多岁了，”屠多尔毫不惋惜地找补了这么一句。但是，在他去世以前要給他們安排安排終身大事。他特別担心的是戈古。因为戈古总迟迟不肯結婚，差不多快过时了。对娜迪妮則正相反，他确实什么也不挂念。象她那样一位年輕姑娘一定会結婚的，因为求婚的人有的是。当时，米隆仔細端詳她：“是啊，一点也不錯……”

在于加从德国回家以前的三个月間，老于加常常想起娜迪妮——巴巴罗亚卡的未来女主人。他眼看自己祖遺田产被分割出卖，心里非常难受，他很想再贖回来，但是戴約飞非要現款不可。如果上帝不賜給他實現目前最迫切願望的办法，那他在临死的时候，也要他兒子发誓恢复于加門庭的旧业。

于加那年刚二十四岁，为了学点真正的學問，而且为了专修农学而到德国去了。在去德国以前，他純粹为了学位而不是想当律师，在布加勒斯特曾得过法律学士学位。原来准备呆三年，但刚去了一年，他的母亲死了。因此老于加就留他在家里，叫他把那些沒用的學問都扔得远远的。最后，仅答应他再在德国呆一年。

一年后，于加脑袋里装滿了大胆的計劃和英明的措施从外国回来了，有几次他父亲听他講他的計劃，一点也沒生气，正如于加所希望的那样。老头子想，好高騖远，是年輕人的特性，等他碰上几个釘子，就会逐渐踏实下来。有一天，父亲不反駁这些“高論”，却跟兒子說，假若他能看得上屠多尔·約內斯庫的女兒，那他就心滿意足了。于加馬上理会老头子的用意，他回答說，在选择配偶方面，他决不讓一种空想来支配自己，因为过去

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你呀，你先别冲我说什么空想不空想，还是先瞧瞧那个年轻的姑娘吧！”米隆用嘲笑的口吻反驳说。

的确，于加一看见娜迪妮，就把什么都忘了，好象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了。他们结婚前一个月和结婚后三个月里，也就是他们俩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作蜜月旅行的时候，于加享尽了人间的幸福。娜迪妮确实是他的妻子，只属于他一个。他愿意永远这样下去；他希望除了他以外，娜迪妮的灵魂和思想里再没有任何别人存在。他有着一种极难受的嫉妒，一种独占的、说不出口的醋意。他尽量设法叫她住在乡下，这并不是想叫她留恋土地，而是想叫她离开城市中的诱惑。整整四年的工夫，他饱尝了爱情的痛楚，直到最后，他的希望终于成了泡影。目前的事实，就是他第二次同意她一个人到国外去旅行。她出国已经三个月了，总共接到她三封信，其中除了要钱之外，什么也没有说……

点着床头的灯，于加直勾勾地盯着墙上呆呆不动的黑影，好象是一种冷酷的回忆。他不时向镜框里的娜迪妮瞟一眼，她正在得意扬扬地笑着。

“大概几点啦？……两点！”他不耐烦地喃喃叨念着，“杜梅斯古九点等我，可我在这儿睁着眼做娜迪妮的梦！……哦，我的天，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 6

第二天中午于加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杜梅斯古是个很好办事的人，他收了亚美尼亚人的期票，于加欠他的账愿意还多少，他就从期票中收多少，其余的由他支取现款——。随后

就去看望他最好的朋友維克多爾·普雷德列亞努。他在普雷德列亞努家吃了午飯。他在他們家跟在自己家里一樣。

于加撇開了夜里使他非常痛苦的忧虑，舒了一口氣。失眠并不只使你睡不着覺，不好受，而且，它還使你想起一些最陰郁的東西，使你腦袋發脹。普雷德列亞努家的溫暖氣氛，勾起了他的愁思，但又不得不強作歡笑。他認為那些不住折磨他神經的優柔寡斷的毛病，阻礙了他根據原則來處理生活事務，象他父親一樣，或至少跟普雷德列亞努一樣。

他回到家里時快五點鐘了。這時他才想起曾答應在三點鐘和年輕的德蘭斯瓦尼亞人的約會。現在怎能再找到他呀？他感到自己讓一向信任自己的人失望是不對的。于是他命令仆人們，假如提屠再來就要把他留下，或至少要他留下住址。

以後他又到他姨母馬麗尤加家里去了一趟。他姨母是公斯當定內斯庫將軍的寡妻。要是她知道于加到了布加勒斯特而不來看她，她是永遠不會原諒他的，死了也不會原諒他。她是一個很和善的女人。為人總是那麼愉快、熱情而好客，愛听羅馬尼亞的所有一切軍事方面和戀愛方面的傳說，並且還能把這些東西背得很熟。于加上學時期就住在她家里，老于加來到布加勒斯特也愛住在那里。因為他不願意今天在她家用晚飯，她就跟他講定第二天一定要來她家用午飯。那時只有他們娘倆，況且她有一大堆十分要緊的事情要跟他講。

第二天是星期日，于加起得很晚，他下樓出門的時候在門前碰上提屠·海爾德列亞。提屠是經過一夜苦悶和失望的折磨以後又來碰運氣的。他們約定午飯以後再見。可是另一方面却使馬麗尤加姨母大失所望，因為她應該向于加說的或打算跟他說的，連四分之一都沒有說。

于加为了弥补昨天失約的过失，跟提屠·海尔德列亚一直呆到夜晚，請他第二天跟他一起到普雷德列亚努家里吃午飯（他从他姨母家回来时就通知了普雷德列亚努），并答应要到巴洛列努那里去一趟，打听在《世界》报社給他找事的问题。最后还請他去乡下到他家住一两个星期，一面等着听在布加勒斯特找事的信，省得白浪費金錢……

提屠·海尔德列亚一到普雷德列亚努家就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于加答应的一切都是美好而实际的。

在吃午飯以前，特别是在吃完午飯以后，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一定要把自己圖書室的一切珍藏向自己的客人和于加的朋友推荐。一位詩人不能不对珍版書籍，因年久而字迹发黄的罗文古書，文献，古老資料等等感到极大的兴趣。他看到提屠的兴奋心情，自己也感到非常愉快。他很想叫于加学习提屠这个好榜样，因为于加对他朋友的珍藏不大发生兴趣。

普雷德列亚努是一个喜爱和热心耕种自己土地的大地主，但是他也住在布加勒斯特。在朵尔日省德尔加他的庄园上有三个村子。他在那里实现了于加想实现但因受父亲阻挡未能实现的事情。其实，普雷德列亚努的父亲也反对过。克拉約瓦省是老普雷德列亚努出生、生活和死亡的地方，他是全省最富有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他的吝啬也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名字簡直都成了吝啬的代名詞。他死了以后，他的兒子維克多尔才雇用了一个专家当管理人，为了減輕体力劳动也买了机器，用現代方法耕种土地。他全年大部時間住在乡下。在农忙季节，差不多总不离开那里。他对待农民的态度基本上是合适的，但是跟他們很少有来往。他跟农民訂的合同跟当地一般人一样，既不过苛，也不給便宜占。他把自己的土地卖給了农民几百亩，可是并不是为了

3  
要錢花——他是从不負債的地主——而是因為他想讓農民自己有地，同時也解放自己。他常說：一旦自己能離開農民，農民能離開自己，那他才真高興呢。

維克多爾的母親還活着，她和女兒伊倫娜住在克拉約瓦。伊倫娜和一位中學教員結了婚，丈夫是一個聰明而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太窮。他們很早就戀愛着，却直到父親死後才結婚，因為老頭子怎麼說也不肯讓自己的財產落在一個窮鬼手里。維克多爾也是一樣，他結婚也是拗着他父親的意見的。他父親要兒子娶一個嫁妝和丈夫的財產相稱的媳婦。維克多爾的妻子什麼財產也沒有，只有美貌和名譽。她是克拉約瓦高等法院院長尼古萊·波斯特爾尼庫的女兒，是一個貴族破落戶的後代。

維克多爾繼承了父親一切儉朴的道德，包括吝嗇在內，但是他不喜歡農業試驗，而酷愛圖書和收藏名畫，遇有機會就要把這些珍寶顯示出來。他為了蒐集這些珍藏費了好幾年的工夫，也花了不少的金錢。

“你倒叫人家歇一歇氣，維克多爾！你要把他累死呀！”于加在跟普雷德列亞努太太和她的妹妹聊天，聊了一會兒向維克多爾說。

“我高興極了，提屠先生不象別人那樣，一看到好書就膩！”維克多爾譏諷地回答說。

“就是說跟我不同吧！”于加搖晃着腦袋承認了。“一點也不錯，我喜歡的還是別的好看的東西，特別是在你們家……”

提屠·海爾德列亞為了表示不拘泥，也曾試着插嘴反駁，但總是靦靦腆腆的。他那不自然的心情使他整整一頓午飯都沒有吃好。普雷德列亞努太太不得不用她那巧妙的微笑來幫助他消除那種情緒。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蒂克拉的身量比較高，纖細苗條，是一個和藹可亲的女性。她在自己的周圍放射着慈祥和爽朗的光輝，照亮了她所到的每個地方。藍里帶綠的眼睛，閃耀着天使般的純潔。雖然結婚九年了，她的丰姿却還象婀娜的少女。她同自己兩個任性的孩子米爾西和若納在一起時，要不是從她眼睛里看出光芒四射地發射出她那母親的驕傲和慈愛的話，就會把他倆當作她的小弟弟了。

“謝謝你的恭維，如果你指的是我們……，”普雷德列亚努太太的妹妹用跟熟人打趣的神氣插嘴說，“我們可不歡迎，因為……”

“那麼，”于加打斷她的話說，“我把對你說的話收回來，轉獻給蒂克拉，我担保她是不会拒絕的！”

“真的，我什么都歡迎，連恭維也歡迎！”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說。

她的妹妹叫奧麗加·波斯特爾尼庫，剛二十歲，活潑可愛，跟一只斑鳩一樣的伶俐。兩只銳利的眼睛，豎着一對濃眉，玫瑰色的雙頰和嬰孩一樣總是面帶笑容，顯得那麼好看，只是鼻子有點小，不大相配。她被她的父母和所有的朋友們慣壞了。她身材稍微比蒂克拉矮一點，身子柔軟得象貓似的，特別在她跳舞的時候。她喜愛跳舞超過世界上的一切，她的理想是當一個舞蹈家。

“蒂克拉，這你還聽不出來嗎？”奧麗加象一個倔強的孩子似地重複着說，“他是在找借口，好跟維克多爾再扯那個農民問題。”

大家都笑起來。的確，整整一頓飯的時間，于加說的盡是土地、農場主、農民跟合同——雖然誰也沒有反對他，也總是越說越有勁，聲調越來越高。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請他不要再說了。提屠也大胆地請他把  
他到哪兒都喋喋不休、永遠沒完沒了的農民問題暫時收起來。

“好啊，她們對這個事不感興趣我很能理解，因為她們聽我  
講了不止一遍了，可是你，”于加不得已地說，“你是剛到我們這  
里來的……”

“我最高興的是到當地去親眼看一看！”年輕的提屠想趁這  
機會叫于加把他的邀請再重複一遍，就這樣回答說。

“放心吧，跑不了你！”于加大聲喊起來。隨後又跟別人補充  
說：“我要把他帶到阿馬拉去，叫他同我作伴。非叫他徹底了解  
農民問題不可！……”

普雷德列亚努收起他那些珍藏以後，聲明他們也要到德爾  
加去住兩個星期。

“這回，”普雷德列亚努結束說，“我們把奧麗加留在家里，不  
能讓她忘了我們可愛的克拉約瓦呀。”

“噤！你是那麼想，叫我在剛剛才習慣了布加勒斯特生活的  
時候却去呆在克拉約瓦呀！”年輕的姑娘反駁說。

兩年來，奧麗加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小姐，只留戀布加勒斯  
特。維克多爾想把她嫁給一個他也認為滿意的人。他生性很自  
負，認為必須找個象自己這樣的人物才滿意。因此，他常常這樣  
說：“你要想幸福，就要等到我跟你說‘好吧，行啦！’”

維克多爾長着棕色的頭髮留着兩撇小胡子；兩只眼睛往外  
鼓着，閃耀着善良慈祥的而不是聰明智慧的光輝。

他們談到娜迪妮。談她就是單純地為了談她。普雷德列亚  
努家里的人並不怎麼喜歡娜迪妮。她很少到他們家里來，到了  
非來不可的時候，也只是為叫于加喜歡。普雷德列亚努家的人  
也不常到她家去。娜迪妮認為蒂克拉是一個對时髦生活什麼也

不懂的伪善者，蒂克拉則把娜迪妮看做是一位冒險家。关于于加太太的事蒂克拉知道的很多，她本来还能打听到更多的事，但是，她不想那么做。只有奥丽加一个人喜欢娜迪妮，暗地里羡慕她，因为娜迪妮是一个常常有机会跳舞的出色女舞蹈家。

于加以一种幽默而含有难言之苦的口吻講说自己妻子的事情。他希望少看見她，跟不常看見奥丽加那样才好。他們在一起的时候，談話总离不开金錢。娜迪妮独自管理着自己的土地。她管得不好，常常亏空，而他作为有爱情的丈夫就必须經常給她还債。他估計在这几天內她可能从国外回来；眼看就要收割了，她是不会不回來的。接着好象他的心要爆炸似的，突然变了声音說：

“唉！朋友們，我是多么羡慕你們啊……你們的家庭是个幸福的家庭。我是个富于情感的人，我也梦想过象你們这样的家庭啊！是啊，蒂克拉，我梦想找到你这样的妻子……这是我的心底話……維克多尔，你不生气吧？”

“不，这使我太高兴了！”普雷德列亚努回答說，“或者更恰当些說是对蒂克拉的过分夸奖。而且蒂克拉是属于我的，我俩只是一个……”

蒂克拉微微一笑。于加接着說：

“是的，象你那样的，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有你的孩子……維克多尔，我怎么会不眼热呀？特別是一想起自己来……”

于加垂头丧气。普雷德列亚努打趣地截断他的話，說：

“你太着急了，这你能怨誰？嘿，我可以給你找一个比蒂克拉还要好的妻子！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奥丽加满脸通紅，連眼白都变色了，为了掩盖自己的心慌，便格格地大笑起来。于加盯了她許久，随后回答：

“是啊，……那当然……誰能想到五年以后小淘气鬼会变成这么漂亮的姑娘啊！后悔也晚了，亲爱的維克多尔！”

“噢，你先别忙着后悔，可爱的先生！”奥丽加心里平静下来以后反駁說，“要先問一問我是不是要你，我……既然談到我嘛，我很願意讓你知道，我的丈夫必須是一个活泼愉快而又文雅的人，最要紧的必須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对啦，就是这样的，可不是象你这狗熊似的東西！”

“好极了！”維克多尔喊道，“小姐，你把这个說出来太好了！你想找一个舞蹈家嗎？我們可以在歌剧院給你找一个，行不行？”

于加一个劲儿地盯着奥丽加。朋友的随便一句玩笑話惊醒了刚刚在他的心灵里做着的幻梦的残余。

在他看来，奥丽加就是蒂克拉的化身。她有蒂克拉的一切素質，而且更为突出，一双笑咪咪的眼睛，叫人一見傾倒。他搖了搖脑袋，好象要赶走这些思緒，然后慢慢地說：

“太晚矣……”

## 7

“提屠先生……你猜我給你准备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在前廊里把年輕的提屠拦住，神秘地跟他說。“你猜不到？……进去看看吧！”

提屠·海尔德列亚在普雷德列亚努家吃完午飯以后，刚从于加那兒回来，还穿着他那套新衣服，打扮得象新郎一样漂亮。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把他引到自己的房間去，那里有一位令人生爱的金发女人正在呆着，显出吃惊的神色。

“就是她！”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带着得意的神情指着那位青年妇女說。

年輕人彬彬有礼地走过去，吻了吻金发女人的手。

“我很高兴，米米太太。”

“你怎么会認得她的？”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驚訝地問道。

“从她的美貌和其他方面……”提屠回答。

米米太太受到贊美笑起来，于是低声說：

“听母亲說你是个詩人，現在我可有了亲身体会。”

米米太太有母亲在一旁帮腔，問提屠是怎么猜到她是米米太太的。年輕的提屠承認說，有一天在他翻騰大門道的几个箱子时，发现一本沒見過的小說，想看一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准許他翻閱她女婿的圖書，只要他看完放回原处就行。在書的某一頁他看到这样几个字：“你爱我嗎，我心爱的？”他猜想这一定是米米小姐向自己的未婚夫提出的問題。他就根据这个問題和笔迹，想象出米米太太的相貌也是这样美丽。此外，又因为在書上对于这样甜蜜的問題沒有任何答复，他甚至大胆地作了回答：“非常爱呀，我心爱的！”

“噢，真的嗎？……”米米愜意而吃惊地說。“我呀，对这些事忘得連一点影子都沒有了。”

“提屠先生，你要注点意，”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干涉說，“可不要跟米米逗着玩兒，我們女婿会跟老虎般地吃醋的，鬧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負責……”

“咳，媽媽你真是，你是誣蔑瓦西尔！先生会把他看成个莽汉的。”

提屠声明对她丈夫不会有任何坏想法，并且說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妻子，是足可以糾正一切过錯的。随后他听說她的丈夫

調到布加勒斯特來了，在市政府當醫官，他們預先到首都來租房，米米就趁這機會回娘家住幾天……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提屠先生？他是一個很好的小伙子……”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說，“如果不是個莽漢……你看，他剛才把米米送到這兒來，只問了一聲好，馬上就溜走了……你知道是為什麼？”她轉過身來向女兒說：“我跟提屠先生說過了，就是因為這個倒楣的約翰，他才這樣對待我……”

米米轉換了話題。提屠明白她的用意，並且自告奮勇要陪着她去找房子，假如她願意的話。可是很不湊巧，這幾天他就要到鄉下他一個朋友那裏去……

以前他就不會找借口抽身，現在更好象釘在那裏一樣了。老實說，米米的确美妙動人。

“怎麼不照管自己的事，倒這末胡思亂想起來了！……”他回到自己屋裏時這樣跟自己說，“她太迷人了，但是，我現在不能把時間浪費到這些事情上。”

他不知道究竟准是哪一天要跟于加一起動身。于加跟他說：就在兩三天內。他必須時刻準備着。他的房間寒冷而陰暗，時間六點鐘了。他想脫下衣服，以免弄壞。有一套象樣的衣裳可不是件小事啊！穿上就顯然兩樣，更容易掌握自己也容易掌握別人，方才穿着這身衣裳出現在房東女兒的面前那是多麼幸運啊！一想起米米他就心跳得厲害。算了吧，別想入非非啦！他想起右腳的鞋底有點脫綫，屋裏這麼冷，不如趁有功夫到鞋匠那裏去一趟，不要等它壞大了。

他光着腦袋沒戴帽子，穿過庭院一直走到緊里边曼德爾松鞋匠那裏。聽見從大門傳來米米太太溫柔的說話聲，他知道她還沒走。他認識那個鞋匠，就跟他和別的房客一樣，因為他們都

是穷人，好象构成一个大家庭似的，就是有时爱吵吵嚷嚷的。曼德尔松住着院里的两间房子，第一间有一个门，第二间开了一个窗户，他的工作台就在门后边的角落里。老曼德尔松就是在这儿整天蹲在他的三叉凳上钉呀缝呀的，不是跟主顾聊天，就是和他老婆吵嘴，或是责骂他的徒弟。他虽然已经快五十岁了，但是他的头发和胡子还是又密又黑。他常夸耀自己是跟拉巴波特学的手艺，梦想着做新鞋，但是为了糊口，锥破鞋也知足了。提屠去的时候他正在补缀一只女人皮鞋。

“稍等会儿吧，提屠先生，”鞋匠说，一面不停地工作。“我先得修理塔纳塞库太太的鞋后跟，她今天晚上要看戏去……你看塔纳塞库先生不是还在那里等着……你先坐一会儿……米舒，哪儿去啦？给提屠先生拿把椅子来！”

提屠跟米舒和塔纳塞库握了握手。他坐下的时候，看见在房间最黑的那一角有一个他未见过的军人。

一阵沉默以后，又闲聊起来。塔纳塞库又用他那老年人的声音讲：

“要是公理的话，米舒先生，我们就得按部就班地从头做起。对农民要公平些，我先不说，可是首先不要把为国家服务一辈子的人扔在穷困和难堪的境遇里不管，就是说那些对得起国家的公务人员，他们廉洁奉公，现在反而落得挨饿受穷。”

塔纳塞库退休一年了。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五岁。既然米舒未加可否，他就怒气冲冲地继续讲下去：

“你们可不要逼我，我为你们工作都快累死了。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老了就欺负我……这么办并不恰当，也不公平。”

曼德尔松是一个绝不妥协的社会主义信徒，曾多次挨过打，也被拘押过，他边干活边说：

“公平，什么事也不頂，連作买卖也沒有公平！”

米舒突然用譴責的口气喊着說：

“塔納塞庫先生，如果你要講公理，那就該想一想农村的情况，簡直令人絕望——一錢希望也沒有！”

退休老头子可真急了。

“你們还是沒完沒了地談你們的乡下佬啊！农民，他們有吃的，有住的，他們穿得暖睡得足，多么幸运啊！农民！你們知道什么！去你的吧，我們知道乡村是怎么回事！最好还是照顧照顧我們这些城市中的穷鬼吧，我們过着最穷困的日子，只有上帝知道我們的苦痛……”

他后悔当了一輩子官两袖清风，沒半点积蓄。目前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惦着。他一个劲地来回唠叨，一直唠叨到曼德尔松把修理好、擦干净的鞋遞給他才算完事。

“跟这个老头子沒法辯論，”米舒在塔納塞庫走了以后譏諷地說，“一說話他立刻就为自己的退休問題生气，老是談这个！这些公务人員和退休人員都是資產階級的走狗。他們認為国家只該照顧他們，可是他們什么权利都有……提屠先生，你喜欢这样一个职位嗎？”

“我呀，我不很清楚你們这里的情况。我就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合理事情，不論山南和山北都是一样……”

“不錯，但是別处都在与不合理的事作斗争。大家都动起来了，紛紛起来反抗了。而我們这里，却認為这是天經地义的事情。多糟糕啊……”

“有时候斗争也不頂事！”提屠显然开始被打动了，喃喃地說。

“嘿！讓步比什么都糟！先生，”米舒喊道，“我認為，你們德兰斯瓦尼亚人維護正义，从来是很坚决的。”

天花板上悬挂着的煤油灯，照耀着摆满家具的小桌子，桌子上尽是大木楔和鞋槌子，屋子的其他部分处在半明半暗状态，并掺杂着一些側面的人影，米舒长得瘦小孱弱，站在那里比手划脚，好象是在跟黑夜交战。提屠已經跟鞋匠和鞋匠的兒子攀談过，了解他們的穷困和他們的反抗情緒，并且很同情他們。然而，他非常謹慎，总不吐露自己的痛苦，宁可叫它留在心里折磨自己。再者他也听說過——賈沃里拉斯告訴他的——警察局認為曼德尔松是个有嫌疑的人。提屠不願隨便附和他們，以免招惹灾祸。

“安靜点吧，米舒，你还是个軍人呢，当心鬧出乱子啊！”老人仿佛被兒子的热情吓了一跳，突然說了一句。

“那末說，我是軍人就沒有发表意見的权利嗎？况且，再过十天我就不是軍人了……無論如何，在这位先生面前我什么也不怕……他不也跟我們一样是无产者嗎？”

“你說什么，米舒先生？”提屠半真半假地笑着說，“我是个真正无产者，我閑着沒事，还在找工作做呢！”

一陣难堪的沉默。接着米舒又平靜地說：

“那末說，我們連彼此訴苦的权利都沒有嗎？你怎样想呢，彼得？”

他向坐在破床上的軍人提出了这个問題。那个軍人坐在房間最暗的角落，軍帽放在膝盖上，一声不吭，和一座塑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这一問使他吃了一惊，他想站起来，但立刻又变了主意，越发僵直地一动也不动了。他用奇怪的听得很远的粗嗓門回答：



“嗯！”……

提屠吃了一惊向他轉过身去。他在阴暗中看到他有着一双愤怒的大眼睛，一张稍黑而干瘦的脸。一双露出骨节的手拿着軍帽放在膝蓋上，痙攣地直打顫，好象怕挨摸的样子。

“他是我們团的一个伙伴，”米舒介紹說，他們是刚到炮兵連的第一天就認識的，从那以后他們就成了朋友。“他是个好样的。你看，他是中士啊，彼得·彼得班长，是个全团都聞名的人。”

“彼得·彼得，”提屠重复着，“这是什么名字！”他心里想。

以后，为了不使彼得認为他摆架子，他想最好还是跟他說句話：

“我看你不象布加勒斯特人。”

“你說对了，”中士迅速地說，仿佛糾正什么不光彩的事一样，“我是阿尔盖什人。”

“哦，你看……我想你就是那边的。”

提屠对于本国的地理不很熟悉，就琢磨在地图上什么地方有这么个阿尔盖什。他没把握地追問了一句：

“在匹特茲蒂那边吧？”

“对了，就挨着匹特茲蒂，”中士承認了，他的精神也恢复了。“在阿馬拉。你坐火車到科斯太什蒂，在那里換乘罗基約里的火車到布尔德亚下車。从那兒一迈步就可以到阿馬拉。”

提屠想起来他听于加講述过阿馬拉。彼得·彼得也許是他朋友的一个佃戶吧。他差一点要問这个炮兵是不是听說过一个叫于加的大地主。但是沒好意思开口。怕曼德尔松認为他是个好拿交上层社会朋友来夸口的人。

“那，你想回家嗎？”提屠沒話找話說。

“那还用說，”彼得用一种緩慢而低沉的声音回答說，“在团

队里虽说生活不太坏，但总不如在家好，因为你知道……乡下人……”

他往下不知说什么好，就闭口不说了。

“那当然，”提屠为了解脱他的窘态接着说，“谁不喜欢自己的家呀，谁不喜欢自己那块地呀？你们有吗，有地吗？”

“地？我们一点也没有，我们倒很想要，”中士带着渴望的神情说。在这兒有人說貴族們要可怜可怜我們，并且……”

“提屠先生，你听他說的，”米舒譏諷說，“你看怎么样？他們还等着貴族！等着貴族可怜他們呢！……哎呀，哼！”

彼得·彼得惊异地望着米舒，他不懂米舒的譏諷，心平气和直率地接着說：

“要是不指望着貴族們，那別人誰能可怜我們？穷光蛋嗎？什么也沒有的人什么都能給人……这样干在他們又算得了什么啊？……”

“那你就总等着吧！”米舒輕蔑地說。

“我当然要等着，一定要等！”彼得·彼得不平地說，眼睛望着他膝盖上已經揉得不象样子的軍帽。

提屠在临走的时候把手伸給每一个人。他觉得彼得的手又笨又粗糙，而且跟土一样干燥。

## 第二章 土 地

### 1

布尔德亚車站是科斯塔什蒂——罗基約里鉄路上的車站，在平原中显得阴森而孤独，有一輛兩輪黃馬車靜候在這兒，誰都認得這是阿馬拉的車。當火車停下來的时候，一个年輕的仆人从一节列車中看到了于加，就連忙向這节車車門跑去。仆人拿起于加的行李，扛到馬車跟前。車夫伊斯莫是个滑头滑脑的老頭兒，使劲地拉着兩匹快馬的繮繩，這兩匹馬嚼着嚼子，不停地用蹄子刨着鋪路的小石子。

“老爺，我們歡迎你！”

“伊斯莫，看到你身体还是那么好，我很高兴，”于加答应一声，随后就上了馬車，坐在青年提屠的身旁。“真是的，咱們這兒一切都好嗎？”

“老爺，托你的福，一切都好！”

“好吧，咱們就動身吧！”

伊斯莫使劲吆喝一声，兩匹馬猛地走起来，使得坐在車夫身旁的小伙子直往后仰。馬車在車站后面走了几公尺远，拐个弯，走上了一条将廣闊的平原斜切开，一直通向顧尔代昂卡村的沒

有鋪石子的公路。这个村子就在他們眼前，在灰茫茫的天边上呈現出来，好象是被枯草圍繞着的一所小房子。在这村落附近的两旁，都是些收获后留下的苕子，仿佛給平原鍍上一层銅似的，无边无涯地延伸向远方，显得那么寂靜而又平坦。烏鴉零散地飞着，仿佛飄在天空中的一些黑点兒。天空鑲着秋日的白云，压得很低，它的邊緣仿佛插到地平綫下边去了。一些笔直地聳向天空的树木排成一行，标志出从科斯塔什蒂通向罗基約里的省府公路。

当他們进入顧尔代昂卡村时，于加忽然向提屠說：

“包白古·勒巴尔沃努就住在这兒！我們从車站到这兒走过的地方，都是他的土地。不久以前，他还是一个沒沒无聞的农場主。你想想，他多么会使手腕，竟篡夺了他的貴族老爷的地位了。但是，这位貴族也許应当得到这样的結果，我从来沒看見他到过自己的土地上……”

这个村落只有几所小房子，貴族的公館矗立在中央，这是一所样式特別的建筑物，全是血紅色的，上面点綴着一个方形的頂楼，此外，公館四周環繞着各式各样的仓房。通向阿馬拉的大道和省府公路正在顧尔代昂卡村交叉，它沿着这所貴族公館过去，直奔代莱奥尔梦溪谷。山崖好象一个巉岩，傾斜着伸入山谷深处，从上到下約有五十公尺。山谷有一公里多寬，土地肥沃，非常平坦，举目一望，仿佛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带子上边分布着一条条菜园。但是，在这里什么地方也看不到水。

“伊斯莫，站住吧！”馬車正要下坡时于加喊着說。他帶着一種感慨和激动的心情，向提屠說：“我想把我們所有的土地，曾經屬於我們的和今天还算我們的都指給你看。从这个地方你就全都看見啦，仿佛看地图一样……”

代萊奧爾夢溪谷就在他們腳下，在山谷那邊，地脈徐徐隆起，一眼望不到邊，活象一個龐大動物的脊背。

“我們這些土地的界限是從代萊奧爾夢溪谷的這面，”于加站在馬車里，用手指着溪谷蜿蜒的方向說，“從那邊看得見的那個約內什蒂村起，由左到右，直到最洼處，到瓦萊亞·西伊內盧河與代萊奧爾夢河合流的地方。在這兩條河中間的三角地帶，過去都是我家的產業。今天我們所有的土地還不到過去的一半了。況且，當時有一萬多亩地可實在不簡單。你往前看，就在你的前面，在這條道上，河那邊不是有個林子嗎，你看見了嗎？……那是巴巴羅亞卡村。過了巴巴羅亞卡村，那邊還有一個村子，是哥立加努村……在那邊，在一片樹木中，教堂鐘樓的反光還在浮動……看吧！在這條路左邊的所有土地都是我們第一批出讓給別人的。我們的一位祖先為了女兒，就將這些土地讓給了別人。現在人們管這片土地叫作沃拉杜塔的土地，因為業主住在沃拉杜塔。這片土地的業主名叫斯塔諾，他住在外國；我不知道他在意大利干些什麼，好象在外交界。他的土地由一位退伍的上校替他經營，上校叫作什太法內斯古，人倒非常正派，他有三個女兒，已經到了出嫁的年齡，雖然都很可愛而且還都有一分豐厚的嫁妝，但怎么也嫁不出去。其餘的土地到我祖父死時還是成片的；我祖父死后，土地由我父親和我叔父二人平分了，我叔父叫作戴約飛，他把他那分產業陸續賣光了。最近以來整個這片土地都叫作阿馬拉土地，或者于加家的土地。可是現在，阿馬拉土地只剩了三角地帶的最末一部分了，也就是那個河下游的地方，等一會兒咱們走近時我再指給你看。在巴巴羅亞卡村右面，有我內人的兩千五百亩土地，一直延伸到再下去一點就要看到的那條道路，在高亞尼和彼爾勞居村中間。由那兒起，直奔瓦萊

亞·西伊內盧河都是娜迪妮的田產，再往下一點，直到萊斯貝濟村的土地，這地的主人你是認識的，那就是我的內兄戈古·約內斯庫。他們兄妹二人的這兩塊土地都租給希臘人普拉塔茂努了，是經我岳父手租出去的。這位普拉塔茂努是個很好的農場主，精明強幹而且非常活躍，到期一定繳款。轉眼間就發了財。儘管這樣，或者也正因为這樣，才很少有人同情他。說實在的，他也不把別人的同情當一回事，因為他只忙於他自己的事務……好吧！你看，接着就是威代義的土地，坐落在萊斯貝濟村前，在阿馬拉和瓦萊亞·西伊內盧河中間。有兩千畝左右。這塊土地是屬於布加勒斯特某家銀行的，好多年來一直由一個名叫葛斯馬·布魯亞納的農場主經營，這是一位很公正的摩爾多瓦人，天曉得他是從什麼地方和怎樣流浪到這兒來的！他奔波、勞碌、忙個不了，但無濟于事，在每季繳款時總是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我父親很喜欢他，常常夸奖他，因為這位農場主總在他的身邊……在兩條河中間，除開四百畝左右的一個角落——這個角落恰好在河水匯流處把伊茲沃律村包圍起來——而這個角落屬於日卡範圍外，其餘的土地都屬於我們。自從我們的田產分得這樣支離破碎以後，我們這方面就有人把剩下的土地分別按土地前的村子名起了名字；那就是盧基納薩土地、阿馬拉土地、彼爾勞居土地。等我們到了高地上的萊斯貝濟村時，我再把這一切好好對你講一講。從那里，舉目一望，便可以看到伊茲沃尔，有時還可以望到距伊茲沃尔幾公里的代萊奧爾夢省。伊斯莫，咱們走吧，我們要經過哥里加努村，到高地上的萊斯貝濟村要停留一會兒！”

馬還沒有迈步，于加又喊着說：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再等一分鐘！……我要利用這個機

会把这儿的隣居們都介紹給你。你在我們这里逗留的期間，一定会碰上他們，既然这样，你至少應該知道怎样对付他們！……什太法內斯古上校，我刚才向你提过了。你看，他就住在我們的右边。在高亚尼，沒有任何隣居。在下边这个屋梅勒村里，匹特茲蒂的达达拉將軍占有一小块土地，他的宅子收拾得非常漂亮，另外，他还有一所別墅，那真是一个納福的好地方。再过去一点，离公路不远那块高地上，你可以看見一个小村子和那所貴族的宅子；那是高雅的，他只有几百亩地。这边这块土地是岳尼塔·罗东邦的，他是我父亲的一位好朋友，旧时代的貴族，他把整个的心都擱在土地上了，人也很勤勉；他有一个女兒，嫁給罗基約里的一位官員。再往下一点，在奥罗代律，在伊茲沃尔对面，那条小河那一边就是白尔提卡里的田产，土地是租出去了，宅子和花园还自己使用着，他那所宅子和花园倒很值得游覽一下。如果有時間，我們也許要去一趟，好讓你把这一切都參觀一下。他們常常到这里来消遣。馬太·日卡家的田产則由伊茲沃尔开始一直到代萊奥尔梦省；这块田产由一位管家經營，他四年功夫就弄了不少积蓄，在布加勒斯特城外买了一所小小产业，却把損失和亏空全部推給了業主。在伊茲沃尔也有一所使人羨慕和非常舒适的貴族公館；主人們从立春就到这兒来，一直住到秋天，可是我們总是互不往来，一向这样，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好吧，我說完了！……伊斯莫，走吧！”

于加感到非常愜意。他滔滔不絕地、兴高采烈地談着一切，講解着一切，由于高兴，他的声音更加委婉了。提屠·海尔德列亚眺望着，一声不吭地听他談話。

馬又快步走起来了，兩輪輕馬車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前进，道路沿着峭壁那么險峻的河谷斜伸下去。

“我們的小河常常是这样，”于加看出他的同伴因到处見不到一条細流而感到奇怪，就連忙說道，“这些小河几乎年年即使不干涸，也浅到蹚水就可以过去；但是当春天到来，河水泛滥的时候，人們却可以說这是多瑙河了。不过，它們泛滥的时候还是很少的。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这里，旱桥并没什么用处。在約內什蒂村首府公路上，人們曾为了防备万一修了一座桥，但是坍塌好几年了，誰也沒有修复它，过路人从旁边也照样可以走，就象这兒的情形一样。瓦莱亚·西伊內卢义河虽然是条小河，却很容易泛滥；每年为害很大，而且总也不干涸！”

他們橫穿过河床。道路又笔直了，象一条拉得端正的綫一样；几分鐘后，馬車进入了巴巴罗亚卡村。这是一个荒凉的村庄，有两条交叉的小街，几所破陋的小房子，特別肮脏，村子里有許多孩子和家禽，各处不断可以看到一些瘦骨嶙峋的农夫，旁边，一座小丘上有个木板房的教堂，很象一个坏了的玩具。于加还没等提屠开口問就搶着說：

“这兒过去只有几所农奴住的茅屋，沒有經過任何人的許可一个村庄就自然形成了，因此它就是現在这个样子……”

他們离开巴巴罗亚卡村以后，于加繼續說：

“你注意到村子里道路縱橫交叉了嗎？左边那条道是通向約內什蒂村的，从那里再通向科斯太什蒂村；右边，穿过娜迪妮的田产，奔向彼尔劳居村，那就是我們的田产。再往旁边一点，有一所已經损坏的大房子，农民們管它叫作貴族公館，实际上它已經成了仓房，因为农場主搬到哥里加努村住去了。我的內人婚前曾經来过这兒两三次，她一来就住在萊斯貝济村她哥哥的別墅里，这所別墅到哪兒說起来也不逊色。”

两匹馬拉着两輪馬車，在左边是沃拉杜塔村右边是巴巴罗



亞卡村的土地上急馳了約一刻鐘。一眼望去，四周围总是这样單調，一色的平原光禿禿的、荒無人烟，平原上的土地都耕成了田，隨間秋麥剛剛出苗，使人不禁想起挨過凍的身體上的那層薄薄的毫毛。

“你看，娜迪妮和戈古土地的農場主 普拉塔茂努就住在那兒，”當他們來到哥里加努村時，于加向左指點着一所木板牆環繞着的大院子說，院子里白牆瓦房，掩映在已經雕謝了的樹叢中。

柵欄門完全敞開着，門里正走出一個人來。這個人看來活潑而矯健，臉被太陽晒成褐色，戴着一頂舊帽子，穿着一件短皮袄，腳上穿着長筒軟皮靴。他一聽到鈴鐺聲又看出是阿馬拉的两輪馬車，便恭恭敬敬地站在柵欄門前，彬彬有禮地向于加問候說：

“于加先生，你好！歡迎，歡迎……今天能夠見到你真太榮幸了！”

于加很冷淡地答應了一聲，把帽子稍微掀了掀。

“這就是那位農場主嗎？”提屠小聲問，眼睛盯着站在柵欄門前的那個人。

于加點點頭，當他們走遠一點的時候，于加用一種沉悶的聲音說：

“雖然他並沒有惹着我，但我還是不喜歡他。”

緊跟着，于加又恢復了原先的聲調：

“喂！你看我們現在又到了一個十字街口，正在村頭上。如果我們一直向前走去，就能走到我內兄戈古·約內斯庫的田地。再往遠一點，過了瓦萊亞·西伊內盧河，立刻就是哥里加努·德·絮村，再往前一點，就到羅球村，這村子坐落在匹特茲蒂到

費爾賓蒂的大路上，現任省長包萊斯庫在這兒有一塊肥沃的土地。左邊那條大路是通向塞爾巴內什蒂村的，戈古的土地到這里為止。我們現在向右轉，朝萊斯貝濟村和阿馬拉走。娜迪妮的田產直通到我們方才走過的那條道。左邊就是戈古的土地……”

將要走到哥里加努和萊斯貝濟村的中間時，車夫就按照剛才的命令停了車。平原徐緩地展伸到兩個河谷會合處。到這里，視野忽然開闊，空氣也仿佛格外清新。往下一點，朝向南方，蔚藍的天空一直望不到邊。

“好吧，我現在就要給你說明其餘的一切！”于加說，“你看，左邊就是瓦萊亞·西伊內盧義河！在我們前面對着萊斯貝濟村有一個村庄，戈古的地就到那兒為止，過去就是威代義的地。在萊斯貝濟村那邊，有一條橫道，過了這條道很快就可以到達阿馬拉，這個村子比較大，風景也好。通向瓦萊亞·西伊內盧義河的那條道就是威代義的地界。在這條綫右邊一直到另外一條河的地，也就是我們剛才走過來的代萊奧爾夢的土地都是我們的……你看，一直往右、離這里很近，有個緊湊得象鳥窩一樣的小村落，那就是彼爾勞居村。娜迪妮的土地一直伸展到那兒，也就是說延伸到萊斯貝濟村通往彼爾羅居村的道路上，以後繼續延伸到代萊奧爾夢溪谷。象你所見到的，我們圍繞着我內人的土地幾乎轉了一整圈……在彼爾羅居村和阿馬拉村中間，很低洼的地方，還可以看到一個村庄，名叫盧基納薩村，正處在我們的田產中央。目前我們所有的主要房屋和最好的勞動工具都在那兒。從這里也可以看到靠天邊的伊茲沃尔村。這個紅點就是日卡公館的房頂。伊茲沃尔村左邊的樹林是我們的。差不多有三百畝大。這就是人們所能保存住的全部森林。在一百年以前，

這一帶全都是森林，阿馬拉就在森林的範圍里，……好吧！你往左邊瞧，在河道里，你可以看見威代義的莊子。從那邊，那條象帶子似的白色道路通往毛匪柴尼。再近一點，從這條小河的另一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剛達古祖的莊子，那塊土地足有三千多亩，據說從前是屬於剛達古祖家族的。現在屬於匹特茲蒂的拉克·哥拉迪納羅上尉。總之，在這裡，不管你到哪裡去，腳踩的總是貴族的土地。你看，那邊是布塔，再遠一些是內哥腊什，接著是賁杜利勒，以後是東勃腊威尼……”

在萊斯貝濟村，于加把戈古的別墅指給提屠看，房屋相當齊整。戈古還不時到這裡來，這是受了他妻子的影響，因為她喜歡過農村里的恬靜生活……這可以稍微調劑一下她在首都的過多的娛樂。

接著他們到了阿馬拉。阿馬拉村比巴巴羅亞卡村要大些，看起來也是那樣貧困。一律是小茅屋，圍牆上滿長着雜草。但是，于加卻神氣十足並且十分得意地叫提屠注意看那石頭教堂和它那銀色鐘樓，這是于加祖父建築的；還叫提屠看新建的學校，那是于加的父亲修建的。在左側，在一條小巷中，于加把威代義的領地的宅子指給提屠看，告訴他農場主葛斯馬·布魯亞納就住在那裡，在領地還沒有四分五裂以前莊奴們就住在這個地方。

“站住，伊斯莫，我們下去，我要請我的朋友看到這兒所有的一切！”于加突然這樣喊一聲，一面跳下兩輪馬車，提屠跟在後面。“剩下你們倆趕着車走吧！”

從右邊起就是一排木板籬笆，隔一段距離立一根方柱子。這是于加的公館。籬笆里面是一排挺拔的老白楊樹，就好像行列整齊的兵士站在那兒守衛一樣。由敞開的柵欄門可以看見圍牆

連同專供更夫、監工、長工和其他家仆們住的地方以及馬廐、家畜棚、糧倉……離開百步多遠，有進入公館的大門。大門又高又寬，有三個水泥砌成的圓拱，三個圓拱联接在一起好象并排的鴿子窠一樣。

于加偕同提屠走進門時，略帶苦臉地對他說：

“你現在就要看到愛情的力量了！”

在兩側栽着小松樹的甬路盡頭，一幢嶄新的公館象一個雍容華貴的女人在微笑。提屠知道這是于加為了向娜迪妮表示愛情而建造的。公館是白色的，有一個寬敞的陽台，房間窗戶寬大，陽光充足，另外，還配有直衝前面的象槍矛似的四個小瞭望樓，公館的四周爬滿了常春藤，翠綠的枝葉從地下一直伸到樓上的窗戶。甬道到這裡展寬了，在房屋前面圍繞着大花壇轉了一圈，花壇象一顆心，象永遠為愛情而盛開的紅色的花朵。

“我應該放棄這個幻想，丟掉這顆青春的心了，”公館主人看見提屠正在仔細觀看花壇，就微笑着說，“這是一個多情的可憐人的幻想，付出了愛情，希望取得同樣的愛情。我所以要保護并不斷培育這花壇里的花朵，就是為了向我所愛的人表明我並沒有放棄愛情。”

他干巴巴地笑了笑，過一會兒，又換了一種聲調說：

“為了使你完全熟悉，我打算帶你走一圈，使你什么都看看。喂！我說了這麼多，麻煩了你，你可不要見怪！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公館坐落在花園的中央，花園是于加親手修起來的。他叫人把松柏移植到這裡來，而平原的氣候卻不太適宜于種植松柏。細砂石鋪的小路蜿蜒着穿過花畦和亭閣，穿過一叢一叢的稀有的樹木和每周都要修剪的青草地。圍繞花園的活籬笆從一堵墻

的那边起加有一道鉄絲网，母鷄都不能越过。只有鴿子在公館前的甬道上方飞来飞去，它們比在家禽飼养場显得胆小得多，在那里，在无数的家禽中它們觉得更随便更自由些。

他們轉到右面。在公館后面几百步远的地方是旧日的公館，又大又低又古老，据说一半已經埋在地下，还有一块由柱子支撑着的平台，柱子裝飾着旧公館的象古代前廊似的門面。老于加始終守着这所老公館，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几乎一辈子都在乡間度过，因此这老公館比新公館显得更有生气。

“就是这些，这就是我們的天地，”当他二人重新走到公館前面时，于加說，管馬廐的仆人正在那里等着，仿佛要告訴他那輛馬車已經卸了。

好長時間以来，提屠·海尔德列亚就被一个問題糾纏着，但他並沒有敢立刻提出來問于加。現在，仿佛于加已不再給他解釋什么了，于是這個問題又涌了上來，他忽然帶着一副熱誠的眼光提出那個問題：

“你叫我看了貴族的這麼多土地。這也是產業，那也是產業，又寬闊又肥沃。但是農民的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格里果列·于加打了個冷戰。他沒想到這會兒會聽到這樣的問題，雖則在途中當他給提屠解釋時，這個問題也曾象浮光似地在他腦海中閃過幾次。當時他還很詫異提屠為什麼不提出這個問題。于加這時很快地恢復了正常態度，答復說：

“唉！農民的土地，這是個盡人皆知的農民問題！……農民的土地！沒有多少，即使在某些地方有，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化為烏有了。但是，這是另一回事了！”

提屠·海尔德列亞還不了解；只是他並不追問下去。他知道方才的問題已經碰傷對方的心了。

“你来了，小伙子，欢迎你，希望你跟在你家里一样，别客气！”米隆·于加說。这句话打断了格里果列·于加刚开始的介绍；又堵住了提屠那充满夸大词句的早在火车上就准备好了的答話。

老于加穿着一件象加夫当<sup>①</sup>那么长的长睡衣，他紧握着年輕的提屠的手。他仔細地端詳提屠，两眼直盯着，似乎一下子就要把他看透。老于加有两只黑亮的非常銳利的眼睛，能够一直搜索到你的灵魂，看穿你的思想。他比格里果列·于加更威严、更有魄力，他惯于既能发号施令又能使人服从。上嘴唇留着厚厚的略带斑白的羅馬尼亚式胡子，点綴着他的脸庞；他那刚强有力充满热情的声調能控制住人。他瘦骨嶙峋的手，很有力气，似乎适于握犁把鋤，但却很纖細，手指特別柔嫩。

老于加給客人指定一张靠近他身旁的椅子，接着用一种詢問的神气注視他兒子。格里果列·于加知道他父亲急于要了解他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一切。他告訴父亲他如何的奔走，如何蒙杜梅斯古格外照顧才能拿回比預期要多的錢来。

“总之，常常是杜梅斯古，”米隆·于加滿意地嘟囔着，“只有老朋友才在这种情况下帮忙……不过你沒有掐死那亚美尼亚人，你做得对，做得好！”

他目不轉睛地朝格里果列·于加看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轉向提屠，提屠被老人的注視和招待弄得有点不安，老于加向提

---

① 加夫当，土耳其人穿的无領大衣。

屠詢問他的双亲和弟兄們的情况，接着詢問他怎么样、什么时候、为什么越过喀尔巴阡山。听到提屠会作詩，又想作一个新聞記者，米隆·于加流露出了鄙夷的神气。提屠和格里果列注視着他，都很惊奇。为了使老于加情緒平靜下去，提屠·海尔德列亚开始談起匈牙利人，談起羅馬尼亞人所受的痛苦和遭遇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又談起某种影响……老于加很留神地听着，最后又說：

“正是因为人民有許多困难需要政府解决，所以国家领导人才不应当离开人民。我喜欢这些来到这里的德兰斯瓦尼亞人，但我却更喜愛那些留在当地为保护人民便挺身而出，和侵略者的凶焰对抗的那些人。群龙无首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即或生活，也不过和畜生一样。一个抛弃羊群的牧童比帶着羊群乱撞的牧童要坏得多，因为羊群无人引領就要失散，而有牧童的羊群，不管牧童好坏，总不至于迷路吧……”

提屠·海尔德列亚愈加变顏变色，格里果列·于加就愈加感觉为难，因此他打断他父亲的話，不以为然地說：

“可是，爸爸，你似乎有責备他的意思，其实他爱好自由才被迫到我們这里来的，无论如何，他在这里会更有机会發揮他的才能。你不要忘記，正因为羅馬尼亞民族遭遇到这样多的外国統治者瓜分它的恶运，它才应当使精神上的团結永远生气勃勃，而这种团結只有詩人和作家才能維系它！”

“很对！”米隆·于加同意說，“但如果象你所說的，所有的詩人和作家都搬到布加勒斯特这个自由区来住，那么，在那边的人民干什么呢？毫無疑問，团結是必要的。团結，不仅在詩人之中，主要是团結群众。在那边，詩人亲身体驗到人民的痛苦，歌唱人民会比在这里更誠懇，在这里爱国心已經不能不变成游行

的口号了。”

“不，决不，你大錯而特錯了！”格里果列愈来愈激动，坚持着說，“精神的团結，首先要造成一个团結的同一的語言。如果我們的作家都各自隱遁在他們的故乡，我們的語言会自然而然地加大距离，甚至最后弄得彼此誰也不懂。”

老于加坚定而平靜地接着說：

“我肯定，我們还都保持着同一的語言，这里和在德兰斯瓦尼亚一样，尽管从有我們以来已經过了一两千年，而且可能經歷过比今天更困难的時代。我們的作品，多也罢少也罢，好也罢坏也罢，越过那些把我們分隔开的边境而流传着，无疑的，这些还要繼續流传下去。作家在他們住的地方。按照他們所听到的都尽到了責任。無論是任何形式或任何动机，我也不認為逃亡是对的。明天，或者到了我們取回德兰斯瓦尼亚的时候，那里，需要有当地的領袖，需要有来自那里人民的人，需要能为政府出力的人。”

爭論了好久，父子二人誰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时青年提屠·海尔德列亚却帶着平淡而謙虛的笑容听着，願意对双方同时都贊成，而且，每次當他們相繼发言之后，他从心里認為他們二人都有理。幸而这时有人来报告說，米隆派人去叫的威代义的农場主来到了。

葛斯馬·布魯亚納，三十五岁，有七个小孩和一个溫柔的妻子，据她說她还要为他生兒育女。以前他当过代萊奥尔夢省內許多田产的管家，直到四年前，在上帝的默佑下，自己拿錢，租了威代义的地，这块地是农业銀行的产业，租价跟当地別人比較还算是很低廉的。从前，他在斯塔太斯庫的領地工作时，被农民們狠狠地毒打过一次，因为农民抱怨他欺騙大家，使他們提前繳了什



一稅。從此以後，在他的心靈深处對農民懷有極大的恐懼。

“米隆先生，我常常向你說什麼來着？”葛斯馬·布魯亞納在椅子上坐下來，就皺起眉頭哭喪著臉說，“你聽到了我的遭遇么？說實在的，你又怎麼會知道呢？就是連我自己也是在他們對我玩了這個惡作劇以後才知道的……米隆先生！他們偷了我至少有半火車老玉米……昨天夜晚，在新糧倉中！更夫什麼也沒有發覺，長工們同樣什麼也沒有看見，總之，沒有人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也不知是誰干的。但是，小偷不止一個，他們整整地忙了一夜，請你想想……我收什一稅也只不过提前一星期，光明正大，公公道道，这是你知道的，為什麼要這樣！……現在，你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倒楣了！”

米隆·于加帶著一種嚴肅而陰沉的神氣傾聽這位農場主訴苦，相反的，格里果列·于加的臉上却只有一種譏諷的表情。老头子同情葛斯馬·布魯亞納的損失重大的遭遇，但更使他忧虑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的嚴重性。如果農民們竟敢成群結隊地這樣大偷——即使不够半火車的話——，這可不是一个好朕兆。只有一个人偷窃，是可以讓他過去的；抓到抓不到他都不太重要，這是個別情況。但要是許多人結伙行劫，這可就是另一回事啦。

“這就是你常說的那些灌滿農民耳朵的廢話所引起的後果，”米隆·于加特別沖着他兒子沉重地說，“什麼時候農民認識到只有與地主合作才能雙方共存，事情就好办了。可是自從你給他們腦子里灌輸了各種私心任性之後，就得到了這樣的結果。這不过仅仅是开始！你瞧着吧，我們還要看到發生其他的事情哩，而且比這個還要坏！”

“我們不要誇張，爸爸，”格里果列·于加說，聲調中帶有諷刺的口吻。“農民們從前也偷窃過很多人家，以後呢？從有人類

以来，不是就有人偷窃么？为什么从一件普通的情况中要作出这样悲观的结论呢？”

老于加认为没有必要答复他。他了解格里果列善于诡辩。一切事他都能找到解释，或借口。老于加沉思着，从这儿到那儿踱了一回步，随后有了主意，站住说：

“你给我把村长和宪兵队长叫来！叫他们给我调查，立即抓住这些窃盗！以后咱们再谈……至于你那些更夫，他们可真不错，没什么可说的……首先就应该狠狠揍他们一顿，叫他们供出是谁偷的，对，对！我敢打赌，他们一定知道，说不定他们跟这群贼是一伙的。”

农场主惊恐地一边画十字，一边说：

“我真可怜啊，米隆先生！你要他们放火烧掉我的一切叫我更加痛苦么？我对他们总是客客气气的，你看，现在还落到这样。如果叫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坏人，那我就更不得了啦！……圣母马利亚，可别叫我这样做！……我到你这里来诉苦，就象到经常援助我和保护我的慈父跟前一样，除此以外……”

“我要深入追究这件事情，”米隆·于加面色阴沉地自言自语说，“我非常重视这件事。”

其余的人都不再说话了。格里果列·于加看到老于加为了这件事非常激动，也不愿再插嘴了；至于提屠，尤其在刚才感到难堪那一幕以后，更没有意思参加争论。

米隆·于加把葛斯马·布鲁亚纳找来原是为了另外一件事。但现在这盗窃的事却独占了他的心头。几分钟后，他又开口了，好象没人在旁边，自言自语地说：

“再说，这不止一次了，就好象到了无人之境似的随意偷窃起来。单只是今年秋天，就发生了五六起这样的事。连在我们

这里都出过两次……固然是小事情，但总算是一件事情呀！”

他重新沉默下来，一个人在考虑；不久，似乎发现了他所要找的东西，严厉地说：

“应当从根本上铲除灾害。一个及时而有益的严厉惩戒，比等到灾害流传开或加重了以后再强行镇压更加有效。”

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倒使葛斯馬·布魯亞納害怕起来，他对贵族讲这些事，与其说是抱怨农民，倒不如说是向他说明自己不走运，因此他就设法冲淡事情的严重性：

“农民们现在改变多啦，米隆先生！他们变得聪明过火了。再说今天人们都狡猾的了不得，因此事情也就越弄越坏，而在农民脑子里只有一件东西：除了土地还是土地，他们也不看可能不可能，一味要求土地……”

情绪似乎有点平静下来了。提屠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发表一下意见：

“请你相信我……各地的农民差不多都和这里的一样。在我们德兰斯瓦尼亚也是如此，常常为了土地骚动。他们要地总没有够。老实说，这倒不错。农民们是这样热爱自己的土地，那么，任何人也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去，这是肯定的……”

老子加久久地并且以轻蔑嘲笑的态度凝视着他，青年人说不下去了，不安地低下头去。他不了解他所说的这些话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不满来。农场主为了叫这位贵族高兴，就热情地插嘴说：

“在你们那里，情况不一样，先生……”他还不知道提屠的姓名，用几个含糊的声音敷衍了过去。“那边的土地被外国人霸占了几世纪，应当从他们手中夺回来；而这里呢，贵族的土地是世代代传下来的，并且由贵族们保护了这些土地不受任何灾

害……”

“不要着急，很快你就会看到两边的情况完全一样！”格里果列輕蔑地說，“今天貴族的土地也已經有一半落到外国人的手里了；肯定地說，貴族們朝思暮想的并不是土地。明天怎么样，只有上帝知道，不过，如果土地轉到农民手中，情况可能会好些；外国人想从农民手里夺取土地，比从我們手里要难得多。至少农民人数是多的。”

老于加凝視着格里果列·于加象剛才凝視着提屠一样，什么話也沒說。在他看来，显然格里果列說了愚蠢話，他只奇怪这样一个聰明的孩子怎么这样不明白呢！

这时葛斯馬·布魯亞納覺得大家的話都冲着他来了，就用温和的然而深怀不滿的声調回答說：

“格里果列先生，你这样說是不对的，請相信我吧！你这样开玩笑說的事情，你瞧着吧，一定会来到的。我可以說一定会如此，农民念念不忘的是占有貴族的土地，你就要看到他們会这样做！你沒有注意到，每次有人出卖土地，农民們就赶紧买过去大伙平分了么？嘿，我們这里也是一样——我正要告訴你，米隆先生——听說农民們要买娜迪妮太太的土地呢！”

米隆·于加突然抬起头来，非常詭异地說：

“这是怎么回事，买她的土地？要买的土地首先應該是宣布要出卖的呀。”

“但是，人們說对了，土地是要出卖的。”

“你听見了嗎，格里果列？”老于加不滿意地冷笑着問道。

“是，我听到了，”年輕的格里果列聳了聳肩膀說。

“我相信这消息是普拉塔茂努传出来的，”农場主接着郑重其事地說，“据农民告訴我說，似乎是那希腊人想买它。因此农

民們就彼此傳開了：為什麼賣給希臘人，不賣給我們這樣的人呢？……”

“告訴我，格里果列，”米隆的精神好像萎靡下來，問道，“這些傳說是怎么回事？買主們都聚集到你妻子的產業上來了，你却一點也不知道！……其中有些事一定是真的，他們不能都瘋了吧！”

“你說的一點不錯，米隆先生，”布魯亞納又說。“人們說……也就是農民們說，娜迪妮太太親自通知那個希臘人，就算他再加一倍租金，她也不打算延長租約了。不論人家給她多少地租，她也願意把地賣出去，為的是避免管理不善、租佃、農民以及其他種種的煩擾。事情就是這樣，米隆先生！”

比起剛才失盜的消息來，這個新聞對老于加的打擊要沉重得多。他很想再多知道一些，但農場主也僅只知道這一點點。老于加這時緊皺着眉頭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家仆走來報告晚飯預備好了。葛斯馬·布魯亞納站起準備要走，多少帶着些為難的樣子說：

“米隆先生，你打發人叫我去，是有事跟我說。可是我倒向你訴了一陣苦。請你原諒！”

米隆竭力要想起他為什麼把這位農場主找來，只是由於氣往上沖，一時想不起來了。他想找個借口以便不傷和氣地叫這位農場主走開，但總找不到適當的理由。最後他看都沒有看農場主一眼，帶着不愉快的神氣，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不要管我了，你把我氣得夠受……去吧，願上帝保佑你！”

提屠·海尔德列亚只有在晚飯以后，格里果列·于加領他到为他准备的房間內，留下他一人的时候，才真正感到輕松。小于加請他不要对他父亲介意：他父亲的語言和态度生硬、固执，永远都可以說明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但他的心地却很善良……青年人提屠也很願意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在整个晚飯的漫長時間里，他吃的飯都好象是整个地咽下去的，因为米隆·于加仍然很不愉快，連看都不看他一眼，整个吃飯的时间都在同他的兒子爭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提屠的房間是在新公館的樓上。一个窗子面临公館的院子，另一个窗子面临花园。格里果列·于加已經回到他們吃晚飯的那个老公館去了。格里果列·于加跟父亲一样，也是总在那边住。只有来了客人，为了陪客他才睡在这所好象被遺忘了的房子里。他傾提屠到樓的那头去看过一間很講究的臥室，那里有娜迪妮的像片。

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在自己的房間里又等了一会兒，他想格里果列·于加也許会回来找他聊天。后来，他想起他們已經互相道过晚安，因此一直到明天早晨，他都可以随自己所好自由活动。天并不晚，爐中火焰熊熊正催人入睡。最好还是休息休息。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布加勒斯特时他並沒有这种习惯。当然，在他起来以前很久大家就都起来了。早飯前，他在公館四周緩緩地散步。格里果列·于加要和伊斯巴塞斯庫——他替于加管理土地賬目外，还兼別的职务——查对賬目；提屠就沒事可干

了，也不知道要作些什么或上哪里去。管家雷翁特·班布是一个活泼的农民，体格魁梧，身材高大，雄赳赳的样子象一个再次被征入伍的班长，他引着提屠横穿过院子散一回步，急于指给他看那厩厩和一个上了锁的库房，这个库房已经改作车库，当娜迪妮太太来到乡间时，汽车就停在那里。提屠觉得这个人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正象这公馆所有的人一样。他认为最好利用现在的机会到村子里去看一下，免得在这兒呆着没事可作。但是馬上他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可能伤害他的主人容易激动的感情。

吃早饭时，格里果列劝提屠不必拘束，并请他原谅他事多，脱不开身。为了补偿这一点，明天可以整天陪着他。

过一会儿，当提屠下楼时，遇见一个长着两只乌黑眼睛的农家少女，提屠脸上的阴郁馬上被她的笑容赶走了。她身材苗条，光着脚，头上包着一条蓝色围巾，显得很美。

“姑娘，告诉我，”他拦住她说，“你在这里工作么？”

“我只来了几天，”少女回答说，“我姨母普罗菲腊在老贵族家里当厨娘，是她叫我来的。很早以前，她就叫我一定到这兒来给她帮忙，她说活挺重，还有她和这兒的其他妇女一点也舍不来……”

“你叫什么名字？”

“马丽奥阿腊！”她答道，稍停一下又说，“我是沃拉得·勒·芒稍特的妻子伊丽娜的女儿。我父亲死去四年了。我母亲是普罗菲腊姨母的妹妹。”

“好啊！马丽奥阿腊，”青年提屠拿出长辈的神气说，“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告诉我，你们村子里有教员么？”

“当然，先生！有一个。年纪很轻，人很正派。他是本地人，已经结了婚，他的父母还都活着，都住在这里。”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远么？”

“啊，不远，先生……你走到大街上，往左一拐，再往前走几步，就能看见一所房子，窗台上有花，那就是他的家。”

“好，馬丽奧阿腊，謝謝你，我希望很快就能喝你的喜酒！”提屠說着，俏皮地在她脸蛋上捏了一下。

“如果上帝願意的話……”少女更溫柔地答道，同时脸上泛起了陣紅暈。

这几句話使提屠·海尔德列亚很高兴。他向左轉，走进村中大路。夜来雨下的挺大，只是太阳已經出来好一会，地倒晒干了。他想先去拜望村教員。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教員的兒子。出了于加的公館，往左边数第三座房子，紅鉄皮房頂，在两个窗戶中間的牆壁上釘了一块馬口鉄小牌子。这是宪兵分駐所。接着提屠走到了十字路口，到威代义村去要从这里經過。也就在这兒，格里果列·于加曾指給他从这里过去一点就是葛斯馬·布魯亞納的房子。

就在这路口上，提屠看見了酒鋪，上面搭着寬大的凉棚，前面有平台，大門敞开着。个子高大、身体肥胖、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酒鋪掌柜站在酒鋪門檻前，有两个农民正和他爭吵。掌柜一看見提屠就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从酒鋪再过去一些，还是在右边，只隔着几所房子就是村公所和它那寬大的院落，再往前，左边是学校，右边就是教堂。青年提屠在教堂前停住：是不是无意中走过了教員的住宅了呢？一个小孩用手指給他：再走几步就到了。

村教員的房子和其他住宅完全一样。只是院子里較比干淨一些。天竺葵在窗戶中間开得火紅。一只跛腿的外国狗，赭色毛直立，狂吠着向他扑来，似乎要把他撕成碎片。从布滿金銀花



的平台上走下一个敏捷的农家妇女来把狗赶走，给他解了围。

“請問，教員先生住在这里么？”提屠游移不定地問。

“是的，請进来吧！……你不必害怕，它不咬人，不必对这个畜生担心！它叫喚半天就是为了得点吃的！”那位妇人看到陌生人仍在斜盯着那条哑着喉嚨不断狂吠的狗，这样补充說。

平台上出現了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蒼白的脸，嘴边留了一圈小鬍子。黝黑的眼睛异常发亮。他穿一件黑色短上衣，下面还露出綉着花的乡下衬衫。

“我就是教員，先生！”

提屠很客气地簡單介紹了自己，說明为什么来到阿馬拉。他們进了房子。教員介紹了他的妻子，正是方才的那位农妇。她那羞怯而不自然的神情显得更加使人同情。只有农民的服装使提屠看不慣。根据他那德兰斯瓦尼亚人的想法，他認為一个教員在乡村中就代表了文化界，那就应当照城里人一样地打扮，以便从外表来看有一点特殊的仪表。

“在你們那里，大概政府尊重教員，然而在我們这里……”教員伤感地解釋着說。

教員的妻子芙劳丽卡端来了果子醬。

“哎哟，太太，不要这样吧！”提屠·海尔德列亚一边客气，一边却很高兴地吃着。

芙劳丽卡紅着脸，讓讓一会，微笑着走了。

教員稍微犹豫了一下，他認為应当告訴他的客人，如果大公館的老爷們得知他的这次訪問，一定会不高兴的。尤其是老于加，他已經禁止过这位教員到他那里去，因为这位教員有一次竟敢請求他稍微改进一下农业合同。

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感到了恐惧。教員一提到这話，

提屠立刻想到，不管这个人有理无理，反正是不合于加的心思，提屠到他家里来，是不是作錯了呢！后来提屠听到說的是老子加，心才平靜下来，老子加就是对待提屠也是相当厉害的。

接着教員气愤地向他說，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土地，他們只能靠富人嘴边剩給他們的那点东西过活，除此以外他們什么都没有。最公道的租賃，也要农民把他們辛辛苦苦所得的一半交給地主。如果农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不必更多出力，生活就会好上两倍。事实上，农民劳动的四分之三被土地所有者享受去了。从前的奴隶們除了不能自由这一点外，吃的、穿的都比农民要好些。农民吃的苦比奴隶要多得多，农民辛苦所得不能維持一个人最低的生活，为了不致餓死，就得要飯，并永远欠着暴发戶們的債。

教員伊翁·德拉高斯确实說出了一些道理，因为他跟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学校的教員。他从小就对看書認字特別有兴趣。当时的教員請求米隆貴族行行善，帮助德拉高斯的兒子在师范学校获得公費。老子加就运用了他的势力，而且后来这件事也并没有使他丢脸扫兴。他介紹去的是个好学生，得到了毕业證書和各种奖励。命运也安排得巧，在这一年学校的老教师死了，米隆·于加就把这个空缺給了德拉高斯，使他当一个群众的指引人。这是貴族同他說过的，也是年輕的德拉高斯自信能作得到的。过后，老子加对于提拔他当教員又后悔了；而教員也明白人家选了自己只是叫当一个恩恩报德的奴仆。最近，老子加曾請初級教育的督学給他找一个穩健可靠的教員来，而不要象伊翁·德拉高斯这样專門出謀画策鬧事的人。督学認識德拉高斯并且很器重他，不願意就这样葬送伊翁的前途，想含含糊糊地拖延下去，希望老子加有

回心的一天。但米隆·于加却不是一个輕易改变自己主张的人。他一旦发觉督学的把戏，就要去会见他的朋友教育部长，或去请他的儿子的姻兄戈古·约内斯庫議員把督学和德拉高斯一并撤掉。

不論是他的妻子或是他的任何一个亲人，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撤职危险，只有他一人在焦虑，在等待。他住的是老輩留下来的房子，同住的有他一个去年才服完兵役的弟弟，父母都跟他住在一起。他们把一半土地给了他那年龄最大的姐姐当作嫁妆，把她嫁给了一个农民。他本人和一个穷家姑娘恋爱结了婚。如果他再丢掉这份仅足以糊口的薪水，那么，这家人的前途是如何地可怕啊。以后他们还会有孩子的，尽管这两年来他们希望有小孩，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可是，不是有一条法律么？……”提屠满怀不平地打断他的话。

“法律只是为我们这些弱小卑贱的人设立的，”教員德拉高斯悲伤地说，“为的是把我们锁得更紧一点……”

从教員的声调和他的表情中，都能听出和看出他这个人是非常诚实纯朴的。提屠·海尔德列亚很惊讶这种不人道的现象，人们居然能够容忍。与深受苦痛的大众相比，就算德拉高斯夸大了自己的苦痛，这个处境也确实够悲惨的了。提屠答应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穆里果列·于加，小于加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请忍耐一些，德拉高斯先生！”他满怀信心地说，“公理必定胜利。”

“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却等不到公理来临就要死了！”德拉高斯苦痛地回答，“这个公理，我们从几千年以来就在等待它，盼望它，先生，但它总也不来。也许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理。

可能它只是受苦人的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想吧。”

#### 4

伊翁·布腊威拉村长飞快地走进了宪兵分驻所。所里正当中那间小屋是办公室。靠街的那间屋住着分驻所的所长和他妻子。顶里面一间较大的屋子住着宪兵们。

“好啊，所长先生，我很想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件事！”村长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喊叫着说。

宪兵队长西尔威斯特卢·包阳古在饭后稍微躺了一会。他刚刚醒过来，走进分驻所办公室，脸上还带着睡意。他正张开大嘴打的呵欠恰好被村长的这几句话打断了。当他听到村长称他为“所长先生”时，认为对他这多年的宪兵队长是一种污蔑，他本来想大骂村长几句——什么事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地打搅人呢——，但是他从村长的脸上看出有一种惊恐的神情，也就跟着害怕起来。他立刻忘了困倦，赶紧问道：

“啊！出了什么事？”

“一件糟糕的事！一件倒霉的事！”布腊威拉说，他显得十分慌张，冲着宪兵队长站着。

村长中等身材，茶褐色带有皱纹的脸上长着两只狡猾的小眼睛。他刚从米隆贵族的公馆来，这位老贵族的语音还在他耳朵里响着：“村长，你给我把这些小偷全都找出来，要不然我就要跟你算帐！”米隆贵族还从来没有对他这样厉害过，他被赶出门来反而觉得痛快。

“还是贵族有理，”宪兵队长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事，接口说，“应当老老实实承认，我不是对你说过这里到处都是匪徒么？”

哼，你看現在……”

西尔威斯特卢·包阳古长着粗硬的髭鬚，体格非常魁梧，态度傲慢，他想用这样几句话把村长的恐惧情绪安定下来。可是說来說去村长还是那样。村长对这事可以不負什么責任。这是宪兵們的事，不是嗎？……几个月以前，宪兵上尉前来視察的时候，被米隆貴族請去吃飯，米隆·于加曾对上尉发过牢騷，說宪兵不够資格，他們的队长有点怯弱，因为这个农民們搗乱的次数才增多的。毫無疑問，上尉把宪兵队长严厉地斥責了一頓，并且警告他說，如果他再引起于加先生埋怨这个討厌那个，上尉就要把他派到很远的邁勃如德雅去……这个不測风云已經落在他的头上了，用不着发出警报，不祥之兆已經露头了。

“我要追查这件事！我要叫这些强盜們到下一輩子也忘不了这件事！”包阳古咬牙切齿地說。

他們商量了好半天。很明显，只在阿馬拉、威代义和萊斯貝濟就能找出小偷們来。在嫌疑犯的名单中，最先該怀疑的就是葛斯馬·布魯亞納的更夫們。宪兵队长命令一个宪兵立刻把他們找到分駐所来。以后同村长一起考虑这三个村子里一切作风不好的人。从他們当中再挑出一批人，看情形再作决定。最后西尔威斯特卢·包阳古开了一张三十多个农民的名单，他打算在审問更夫以后，再作一次复查。

有一个宪兵带了三个农民回到分駐所来。宪兵队长凶狠地揍了每个人两記耳光作为开场白，然后怒气冲冲地喊着：

“你們赶快說出来，誰偷了农場主的老玉米！”

“說呀，你們这些老实人，快說呀，为什么要无謂地挨嘴巴呢？”村长象慈父般在一旁用哭声說。“你們去給我找出这些偷老玉米的人来，就是鑽进了地縫也得找出来，要不然事情就不好办

了。就算不是你們偷去了，你們也應該知道是誰……”

雅各·米特勞道尤是更夫中年紀最大的，身材矮小，在焦黃的臉上還帶着宪兵隊長那五條手指印，他起誓說，那一夜他是在家里睡覺的，並沒有在那里值更，所有鄰居和全庄的人都可以証明。其他兩個更夫解釋說，他們奉命專門看守小麥倉。新糧倉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在圍着倉房走時也到過這邊，可是什麼都沒有聽見。說實在的，新倉房離貴族公館遠一點。在建倉的時候村里老年人就向貴族老爺說過，這個地方不太適宜，在旁邊……

更夫所得到的回答是一串辱罵和一頓毒打。“所有的匪徒都會辯護說：‘我不知道’，‘我沒有看見’，‘我沒有聽見’。花錢雇你們就是為看守主人的財物，可是，在兩步遠的地方偷走了一火車老玉米，怎麼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呢？”

伊里米·鮑霸身體比較結實，膽量也比較大，他情不自禁地說：

“什麼？一火車，宪兵隊長先生，如果我胡說上帝懲罰我！真要是有人偷了東西，也頂多不過兩三口袋……葛斯馬·布魯亞納先生也沒有說那麼多，我敢起誓，隊長先生！最多不過兩三口袋，可是一火車？！……”

宪兵隊長打了他個反巴掌，咆哮着說：

“瞧！你還有臉……偷了東西！……你敢在我面前……”

這個農民的粗魯態度惹惱了隊長。他叫來一個動作敏捷的年輕宪兵，命令他重重打他們一頓，使他們能牢牢地記在心上，終身不忘，以後就再也不敢偷了。但是馬上他又改變了主意，放他們回去，限他們在明天早晨務必帶着竊盜們一起到村公所來。否則，他就要拿點顏色給他們看看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呀，村长先生？”当只剩下包阳古和布腊威拉时，包阳古說，“米隆貴族向你們說一火車，农場主却只要求追还三口袋！……”

“我哪里知道？”布腊威拉聳了聳肩說。

为了追查这件事，也应当先弄清楚这一点。到底是一火車还是三口袋，这两个数也不能用同一方法去追查。村长應該到現場去查明一共丢了多少，用什么法子偷去的。

“你別装糊塗，安尼塔<sup>①</sup>老头！”队长說，“不然的話，我也要給你一个厉害瞧瞧！”

## 5

提屠·海尔德列亚听了小学教員的抱怨，自己感觉羞愧甚至好象有罪似的，因为他是受这些压迫人民的貴族的邀請到这里来的。但是，当德拉高斯提到格里果列·于加时，口气比較緩和，这时，提屠才感到輕松一些，简单說，他是后者——格里果列·于加——邀請来的。他总是公开地表示他同小学教員和那些被压迫的人是血肉相連的，他自認為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因此在离别的时候，提屠紧紧地握着德拉高斯的手象握着自己兄弟的手一样，請求陪他到村里教士那里，为的是再認識另外一个平民向导。

两头瘦牛拉着一輛空大車走进来，停在院子里。一个形容憔悴的老妇人忙着把柵栏門关上，这时一个青年正在卸牛車，一个老人正往水槽里提水准备喂牲畜。

---

<sup>①</sup> “安尼塔”即“伊翁”的变音。

“这就是我的全家人了！”提屠在平台上与德拉高斯的妻子告别后，小学教員指着他們說。

提屠·海尔德列亚下来先同老人握手，又和青年人握手，这青年比小学教員身材高大，肩膀寬闊。他們出来走到街上时，青年向他哥哥說：

“你最好到村公所去一趟……我看他們又在无缘无故地毆打农民。葛斯馬农場主的更夫已經挨了他們一頓毒打了。”

这时，德拉高斯太太不放心地插嘴說：

“听我說，你不要管这些事，伊翁！你先把自己的困难解决了吧！这就够我們受的了，貴族們要說你站在农民一边，那你就更加苦恼了，以后……”

“好，好，別管我了！”家里人、尤其老人們急于要叮嚀他几句的时候，小学教員总是用严肃而又稍显得高昂的声音回答着。

走在路上，德拉高斯遇到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和他們說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話。提屠·海尔德列亚很早就习惯和农民們相处。他認為小学教員的举动有些过分，是故意向他显示他是多么关心每一个农民的命运。

一个穷女人把德拉高斯拦住了，希望他能够給她出个主意，她对这穷日子已經活膩了，只有投井自杀，再也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了。小学教員剛問了一句話，就引起了她的叙述，她說去年冬天她丈夫怎样在树林中被人杀死，以后又怎样掙扎着养活一帮小孩。不幸的是她丈夫死后一头牛也死了，她把剩下的那头牛也卖了，因为她沒有力量再买一头配成对。老貴族也曾把她找到公館里去，安慰她，答应給她那头牛錢，还要照顧她那可怜的孤兒們，但他並沒有履行諾言。每次她到貴族宅第去，虽



然再三苦求，总是連貴族的面也見不着。管家知道实在推托不掉她的哀告了，就告訴她老爺已經命令帳房伊斯巴塞斯庫補償她所受的損失；但是死者——上帝赦免他吧！——欠的債不少，如果把帳清算一下，那麼寡婦還得往外拿錢。後來，因為她沒有牛，難得有人願意把地租給她。種地也要用現款雇人，為此還得向願意借給她錢的人去借。現在冬天快要到來，她只有很少的一點老玉米，不夠她和孩子們吃到主顯節<sup>①</sup>，欠的債還沒有計算在內。

“忍耐一點吧，我的老太太！”德拉高斯安慰她說，“你那服兵役的大兒子很快就要回來，他一回來，就可以掙錢養家了！”

“哎喲！求上帝把他領回來吧！”婦人哀痛地哽咽着說，“我常看見別人的兒子回來，可是我的彼得卻沒有同他們一起回來。我的上帝，我還有什麼呢，除了受苦就是哭泣……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使仁慈的上帝要這樣懲罰我呢……”

“放心吧，我告訴你，他要回來了，”小學教員接着說，“明后天你就會看見他在家里。”

這位婦人哭了，她請他原諒，她的眼淚不由得就流了下來；自從苦痛接二連三地堆到她身上來以後，她就是這樣，夜間也總是得不到休息。

“她的丈夫是個很好的人，”他們離開了那個婦人以後，小學教員向提屠說，“他死了是一個損失。不過，他那大兒子象他父親一樣，也許比他父親還要好一些。”

他們走到村公所的高處，德拉高斯一眼看見那里有一輛熟悉的馬車。農場主普拉塔茂努正從村公所走出來，他兒子阿里

---

① 主顯節，即一月六日。

斯提德跟在后边。阿里斯提德在布加勒斯特念書，是一个細高个兒的漂亮男孩子，厚厚的嘴唇。

普拉塔茂努微笑着，誠懇地向德拉高斯走来，握着他的手說，他是来請求村长办点事的，很不湊巧，村长正忙着偵查一件重要的案子，現在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这时正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你是在找女人，那你带着这位先生一块来就太好了，因为他認識的女人可真不少！”小学教員指着靠近他們的青年阿里斯提德，半玩笑半正經地說。

农場主哈哈大笑，滿意地說：

“嘿，青年人血气方刚！不过，在这里追逐女人要比在城里强，那里不知会染上什么病，虽然現在在乡間也不敢說一点什么病都沒有……”

他們都笑了起来。普拉塔茂努說他很高兴認識了提屠·海尔德列亚。他提醒提屠，他曾經看見提屠同格里果列一起坐在两輪馬車中，他又請提屠到他家里去認識認識家里人，并同这个可愛的男孩子阿里斯提德交交朋友。他本人很快就要到于加的公館去；娜迪妮太太来信告訴他就要回国了，并且立即到乡間来。

他們走开稍远一点时，德拉高斯就低声說：“只要是姑娘或者是年輕媳妇，这个小坏蛋总得想法子勾引！作父亲的千方百计地把人們的衬衫都算計到手，可是兒子却只要脫妇女的衣裳。”

在酒鋪前面，現在有好几个农民在指手画脚地激烈爭論着。一看見德拉高斯和提屠出現就都不做声了。人群中有葛斯馬·布魯亞納的更夫在那里悲痛地叙述着自己的冤屈，还有村长伊翁·布腊威拉在想法說服他們，叫他們立刻去抓那些窃盜。

“嗨，伊翁先生，你听到发生的事了么？”他对那个要走过去的小学教员喊着说。

他们不得不站下来。这群农民围住了他们，想再一次从村长那里听一听事情的经过，更夫也由于眼前人们的同情而鼓起了勇气，不断地打断村长的谈话。德拉高斯迟疑着不肯定伊翁·布腊威拉有没有道理，伊翁·布腊威拉就直接问提屠·海尔德列亚对这件事怎样看，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你们看，老乡们，我不是此地人，我昨天才来到村子上，”年轻的提屠·海尔德列亚说，他因为从四面向他投来惊奇的眼光而感到不安。“我既不明白情况也不知道损失，如果有损失，也……”

“没有什么损失，先生，”老更夫忽然叫起来，“你自己来看看，如果……”

“闭嘴，雅各，让这位先生说下去！”村长严厉地插嘴道。

“但是，我已向你们说过，事情发生没发生我不知道，”提屠接着说，“不过我很知道魔鬼决不是象怕它的人所说的那么黑！”

几个农民笑起来，其中有一个指出说：

“这是实话……穷人无缘无故就受压迫，实在不幸！”

趁他们重新争论起来的时候，德拉高斯和提屠·海尔德列亚就离开这里，一直走进通到威代义的小街，教士尼高丹·哥朗塞亚的住宅跟农场主布鲁亚纳的住宅是斜对门。房子外表美观，周围有空地，院子相当大，象个花园似的。

他们看见教士正在忙着卸一大车南瓜。头上带着他那顶无縁高帽子，穿一件很不干净的褐色道袍，前边掖了起来。他那长白鬍子脏得变成了黑色。虽然过了七十岁，身体却很健壮。他已结婚了二十年。他眼力不好并没有立刻认出是德拉高斯来，只

是听到他的话音后才高兴地喊叫起来：

“上帝祝福你，伊翁，我已經認不出你來了！……我的眼，我这可怜的眼睛好象不是我的了。在教堂里，我連《聖經》上的字都看不見了，做弥撒我都是背着念的。瞧……没办法，这就是衰老啊！……”

教士在說話时，帶着一種无拘无束的神气眯着提屠。小学教員介紹了提屠以后，教士慈祥地說：

“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你不要这样拘束，認為我多么严厉，在这些地方，所有的教士全象我們一样，都是既貧困而又无知，我們的父亲、祖父也是这样的。可是我的兒子虽然貧困，却受过教育，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修道院中念过書，今天他也是个教士，連京城的主教堂也都知道他。他有条美妙的喉嚨，这是我遺传給他的，我从前也有个好嗓子。就是現在我也好象还存在点什么东西似的，不是么，伊翁？我只知道，我的兒子不在我身边，我非常痛苦，然而米隆·于加先生却不要我把他叫回来……”

教士的兒子在高尔省已經接任了一个本堂区，这个本堂区还很不錯，只是米隆·于加不愿意他来阿馬拉，也沒有人能說出这是为了什么。这就是尼高丹教士的最大痛苦，这也是他对两个客人不断談論的問題，他坚持請客人进屋坐坐，至少也得吃点果子醬。他还借机会向他們介紹了他的女兒尼古丽娜，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比她的弟弟大的多，她和村庄上的一个名叫腓立普·伊利約薩的农民結了婚。尼古丽娜在招待他們时，不断地請他們原諒，她光着脚，室內凌亂。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在匹特茲蒂中学上五年級。他們都一起住在尼高丹教士的家中，等着仁慈的上帝使米隆貴族回心轉意，讓他允許安东来替

老尼高丹的任务。腓立普有自己的土地，他把家安置在他岳父家里，只是为了不让他岳父老年孤苦伶仃。

“你明白了嗎？”教士的全家送他們到大門外，刚一上了街，德拉高斯就問，“到处都在于加的势力下，我們的全部生活，甚至我們的生死可能都操在他的手中。”

“这是个別情况！”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回答說，“一定不会繼續下去的！很快老子加就不在了，年青的……”

“不，决不。你錯了，这并不是个別情况，”小学教員激烈地反駁說，“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貴族或是代表貴族的农場主就是村庄上的主人。他就是立法者，什么事都得由他决定。为了証明我既沒有撒謊也不抱成見，可以这样說，在許多貴族中，米隆·于加还是比較好的一个。他不欺騙別人，也不迫害农民，当他認為能做也应该做的时候，他也做点好事，这还不包括对教堂、对学校和对各种公共福利的慷慨捐助。另一方面，他当然不允許任何人反对，他認為自己所想和所做的都是好事，他……总之，我們这兒的情况决不比別处坏，虽然这样，你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我們就是奴隶！倒不是由于米隆·于加，而是由于我們所处的环境。这决不是去掉一个人就会改变的。他們的繼承者，不管他們有多么好的願望，仍旧要承襲那一套，只有他們都沒有了，土地归了耕地者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改变！”

提屠·海尔德列亚感覺到小学教員的語气里隱隱含有一种威胁的力量，他用一种調解的声調說：

“对，这类改变不是短時間就会发生的！”

“不錯！”德拉高斯沉重地接着說，“世界，必須从根本上去震動它，这个我們不希望，也沒有一个人希望……如果能发生这样的事那倒是奇迹……”

“奇迹！”提屠低声說，“在我們的时代里，只有人才能創出奇迹。”

“只有人，对，但是奴隶是办不到的。”小学教員眼睛里閃出坚定的光芒。

## 6

第二天清早，村长伊翁·布腊威拉就到农場主的住宅去了。更夫臧菲尔·师拉录，面色蒼白疲憊不堪地在围着新谷仓轉，象一只狼在羊圈的四周繞圈一样。村长指手画脚到处观察，也沒找到一点破坏的痕迹；他立即发起火来，冲着更夫嚷道：

“小偷从哪里进去的？你說！”

“我哪里知道呢？”更夫为难地答道，“讓农場主告訴你吧，他正向这边来了！”

大地罩上了一层厚霧，葛斯馬·布魯亞納把身体紧紧地裹在外套里走来参加偵查，昨天晚上，他的更夫已經把这件事告訴他了。这时，村长立刻向他走去。

“你这是給我搞的什么呀？葛斯馬先生，”他用严肃的責备口吻說，“你跟我談談多好，何必叫米隆先生过問这些事呢……你知道，他要一生气，咱們就……”

农場主起初还想开个玩笑把事情冲淡，但他一听到老子加命令村长要采取严厉措施就感到不安。誰知道信口說了一句空話就引起这么大的麻煩。由于說了这样一句无心的話，他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現在农民們都恨他，使他无法安心生活……誰又能想到为了这点小事，于加会大发雷霆呢！他請求村长不要着急，稍微等一下。他立刻到宪兵分駐所去，声明他沒

有什么要求，請求不要追究这些人了。

布腊威拉滿意地回了村子。在路上，他心里思忖：要是老于加不收回成命，农场主想撤回自己的控告也没有用，自己身为村长，不能讓事情就这样下去，要是这样的话，贵族的气就更大了，而且这些怒气都要冲着村长而来。至于葛斯馬·布鲁亚納，他也想到自己要撤回控訴会引来很大的麻煩，所以就决定呆在一边暫不吭声。

宪兵队长包阳古做了一个梦，按照他妻子的解释是不吉利的，他比昨天更刚愎了。他在村公所里等着村长报告偵查的結果，叫人把威代义村的十五个嫌疑犯和阿馬拉村的十个传了来，都集中在院子里等着，他打算“教訓”他們一頓。他願意在村公所办公，因为这里有一間可以多羈押人的房子，而分駐所，只有一間能拘留三个人的小房間。

村长到了，气喘吁吁滿脸通紅，說話含糊不清。他路过酒鋪时进去喝了两杯烧酒，稍微暖了一下身子。包阳古說他不能为了几个粗野的庄稼人受上級的处分，就是农场主不再追究，他也不改变自己的主意。葛斯馬先生的輕举妄动一点也影响不了包阳古。包阳古是一个軍人，軍人就要尽自己的責任。他的眼光十分严厉，使得布腊威拉都感到有些害怕，好象他自己也成了嫌疑犯。

村公所的書記克里塔·杜米特来斯庫是一个年輕小伙子，穿著打扮都象个城里人，可是一举一動却完全帶着乡下气；一件肮脏的衬衫沒了袖口，胶制的硬領倒用橡皮擦得挺干净。他馬馬虎虎在中学混了一年，就借着于加厨娘——那是他的舅母——的势力在村子里当了這個書記。書記現在什么都不管，一心只想把綠領帶如何系得更漂亮。他的心早已飞到普拉塔茂

努的女兒身上去了，昨天晚上，他找到一個跟她交談的機會，她還向他笑了呢。

“克里塔先生，幫幫忙寫份報告吧！”憲兵隊長轉過身來冲着書記大聲喊着說，“為了快一點，我說你寫。”

“你以為我沒事做了嗎？”書記不高興地說。“你瞧，這個還等着我寫呢！”他用頭朝一堆文件揚了揚，因為他的手正在忙着擺弄他那不听话的領帶。

“幫我這點忙吧，克里塔先生，決不會叫你白辛苦！”包陽古用朋友的口吻堅持說。

“要是這樣，好，我什麼都放下先幫你寫，西爾威斯特盧先生，”青年人說，他終於按照他的心思打好了領結，因此很高興地對着靠在墨水瓶上的小鏡子欣賞自己。接着說：“請開始吧，我準備好了！”他輕輕地掠了一下額上的頭髮，顯出揚揚得意的神氣。

阿馬拉村的十個農民穿過院子被帶到門前來了，一個憲兵站在旁邊看着他們。憲兵隊長站在門口。他陰沉沉地先逐一打量了他們一下。然後問道：

“你們說，誰偷了貴族的玉米？”

“不是我們，隊長先生，”幾個人胆怯地回答說。

“啊！你們不願意說嗎？”包陽古冷笑地接着說，“好！……來吧，你過來，這邊這一個，你叫什麼？”

“我，隊長先生？……奧爾比索·雷翁特！”那人說着，跟着憲兵隊長走進了辦公室。

幾分鐘後，屋內傳出打耳光的聲音和用拳頭打的悶聲，中間夾着憲兵隊長喘吁吁的說話聲：“好，這種……你不承認？”還有農民拉長語調的哀求聲：“不要打了，隊長先生！……餓了我



吧……我不知道……不是我，队长先生！”門外的农民惊悉地面面相觑，不时地看一看站在門口的宪兵，他象木偶似的动也不动。塞腊芬·莫高斯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两鬓斑白，看起来很識时务，过了一会兒，他高声地說：

“哎，朋友們，你們說出来誰是賊，不要讓大家都挨打，我們什么也沒有作啊！”

每个人都起誓說自己沒有偷过別人东西。接着办公室的門又开了，奥耳比索·雷翁特象喝醉了酒一样蹣跚着出来了，滿脸模糊，鬍鬚、面頰都是血。宪兵队长把他推出門外，吼叫着說：

“宪兵！把他押到拘留所去！等一会我还要問他！”

等宪兵从院子那头回来以后，包阳古稍微装出点和气的样子向农民們說：

“你們都很誠实，應該說出誰是賊来！你們要主动說出来，不要等我毒打你們，直到把你們打死！”

农民們都拚命否認。宪兵队长更凶狠了，冲着莫高斯喊道：

“来，你这个最倔强的家伙！……你进来！”

“我的命就在你手里，你可以杀死我。没什么可說的，我沒有偷窃过，怎么能說我偷了呢，队长先生……”

宪兵队长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打断了他的話，抓着肩膀把他拉到屋子里，关上了門。毆打、喘息、哀泣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审讯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两个鐘头。这时，两个宪兵押着威代义村的十五个农民来到了。阿馬拉村的这群人几乎都已“审問”过了，他們都留在暂时充当拘留所的那間房里，一边擦血，一边揉搓他們的脸。宪兵队长由于激烈地打人罵人，已經十分疲憊，把对最后一个阿馬拉人的“教訓”工作结束后，休息一会兒喘

喘气。村长乘机跑到布徐奥克的酒铺里喝杯烧酒恢复一下精神。他来回路过院子的时候，总是很温和地向等待着的农民们说：

“你们都是好人，听我的话吧，你们为什么不说实话，为什么这样固执呢？”

宪兵队长休息的时候也不肯闲着，他在报告上签字，又看着下午准备审问的嫌疑犯名单。

聚集在院子里的阿馬拉村和威代义村的农民，至少还有十五个。他们都肯起誓作证：不论是已经挨了打的农民，还是正在等着审讯的农民都没有任何过失，在失盗的那天夜里，他们都在自己家中，并没有到别处去。在院里还有几个妇女，战战兢兢，满面泪痕，每人胳膊下挟着一小包干粮，准备送给她们可怜的丈夫，好让他们即使被拘押得时间再长一些也不致挨饿。

又开始审讯了，所有的嫌疑犯都进门来了，宪兵队长看见院子里还有农民，他很不高兴，站在门口问道：

“你们这些人等什么？”

有一个红脸小伙子邦特立蒙·瓦都是应征入伍的新兵，再过一星期就要到驻匹特兹蒂团部去报到，他站在第一排，很快就回答说：

“我们来作证，队长先生，这些人跟偷玉米的事没有一点关系。”

“哼，是吗？”包阳古走到他跟前说，“邦特立蒙，好小子，过来！你是个军人……喂！你要领头造反吗？……我先叫你造个反试试！你愿意么，来！好小子！……”

包阳古快得像闪电似的抓住邦特立蒙的脖子，拳头雨点般地向头上、脸上、全身各处乱打下来。看热闹的人见到这种情景，就都逃到街上去，他们一看到宪兵队长对那青年人说话的方

式和打人的姿勢覺得很滑稽，他們又害怕又要笑。後來邦特立蒙逃脫憲兵隊長的拳打腳踢，跑到人群中同別人站在一起，在他那飽受毒打而浮腫的臉上露出同樣的傻笑，直到他用袖口擦臉感到疼痛時才停止。在拳頭猛击中他咬破了自己的舌頭，現在他正從嘴里向外吐血。

儘管憲兵隊長非常惱怒，但當他看見農民們都在笑時，他也快活地喊叫說：

“站住，邦特立蒙！……你為什麼走啊？”

憲兵隊長突然清醒過來，馬上板住臉轉回來要做他的工作。那些嫌疑犯象綿羊似的擠在一塊，聽到外面的笑聲也都帶着笑容，希望這樣可以求得憲兵隊長的寬恕。可是憲兵隊長却認為這是不懷好意的笑，他為了立即打消他們的笑意，冷不防地向他們一陣亂打，氣憤憤地嘟囔着說：

“喂！看你們再造反！這群家伙……都是土匪，都是卑鄙无耻的東西！……”

幾分鐘以後，他氣平了，傲慢地站在辦公室的門檻上，指着人群中的一個喊着說：

“你，這一個，對，就是你！……來，少來這一套，渾蛋！”

## 7

這一天，天蒙蒙亮，格里果列·于加就帶着提屠·海爾德列亞出去了，他打算更清楚地讓提屠看看自己的土地，尤其是集中在盧基納薩村的農業設備，這個新村庄約有三十來所房子，全都是老米隆·于加修建好了叫農民住在這裡的，實際是要把他們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他們当然是步行着去的。从阿馬拉村到卢基納薩村走了半小时。提屠·海尔德列亚盛贊那些数不尽的牛羊、馬匹、家禽、仆人以及高架在桩子上的寬大粮仓，还有大捆的青草和干草，玉米秸垛。他这样作，并不是由于真正的热情激动，而只是为了讓格里果列高兴，只有格里果列才真感到快活。

从卢基納薩村再往下，差不多一直走到伊茲沃尔村，所走的是一条大車道，左边是阿馬拉村的土地，右边是卢基納薩村的土地。在晚秋的灰色天空下，两边同样都是荒凉、单調而阴暗的原野。在那远方地平綫上可以看見一个古銅色的点子，那是阿馬拉村的树林，在它右边有日卡宅第的紅房頂。

他們又回到了卢基納薩村，因为格里果列在那兒还有点事。以后他們从另一条道去彼尔劳居，从那兒橫穿田野一直返回阿馬拉村。

使年輕的提屠·海尔德列亚感到喜悅的并不是參觀那些地方和全部說明，而是找到了机会，最后可以安安靜靜地和格里果列·于加談一下。以前他不敢——也沒有适当的机会——問他巴洛列努在《世界》报社給他找的事怎么样了。格里果列·于加从別的問題上轉到这上面来，他告訴提屠說，巴洛列努已向报社当局說过了，并得到了能使他滿意的保証。可是格里果列并不以此为滿足，他要求巴洛列努一定实践諾言。等提屠回去的时候，一切都要安排妥貼。目前，提屠不应再想首都和报館的問題，却应当好好体会一下乡間的风味。

提屠誠懇地感謝格里果列·于加，并对他講述昨天到村子里在德拉高斯和尼高丹教士家的情况。格里果列·于加稱贊小学教員勇敢勤勞。他又补充說，虽然老于加認為这位小学教員有点象那些嘩众取宠分子，却很重視他；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說

他也确是个哗众取宠的人。

“我认为他很诚恳，也许有点过于激昂，”提屠說。

“正是诚恳和激昂才使受教育不多的人成为危险人物！”于加回答說。“这样德拉高斯就好象生活在幻想里，他认为自己是一切迫害的对象。象这样的人，常常会无意中招致許多不幸和痛苦……”

将近中午，他們到了阿馬拉。正要走进宅第的时候，遇到了德拉高斯，他面色蒼白，神情激动，一直向着他們走来。他向他們打招呼，激动得几乎說不出話来，他說：

“我打算拜訪米隆先生……我知道我有被赶出来的危险……但是我坚持，为了制止正在……即使办不到，我也要試一試，既然我幸运地遇到你，格里果列·于加先生，就請你听我說一說，并且……”

德拉高斯告訴于加說，宪兵拷打了好几十个农民，妇女、老人都到德拉高斯和教士尼高丹家，請求他們两人营救他們的丈夫和兒子，教士虽然很悲伤，却没有动弹。教士想，宪兵队长总有厌倦的时候。但是，审讯仅仅是开始……下午，另一批不幸的人又要挨打……

“为了几口袋老玉米，格里果列先生！”小学教員最后气愤地說，“每个农民，都情願拿出自己的东西来赔偿农場主的损失，我也出，我們大家都出，只要……”

“你願意一块到村公所去嗎？”格里果列·于加問提屠說。

他們动身去了。村公所前面和村公所院子里都站滿了人，其中妇女最多。

在办公室里，村长不安地向格里果列打招呼說：“我吻你的手。”村长刚刚同宪兵队长和村公所書記商量过这一案件以及下

午审讯的步骤。村长布腊威拉以为格里果列是替米隆贵族来了解审讯情况的，就恭恭敬敬地带着责备自己的口气说：从昨天起，他就同宪兵队长着手调查，但是毫无结果，没有一个人承认。宪兵队长规规矩矩地站着，并且向格里果列声明，他一定要找到这些小偷，只是需要多给他一些时间，因为农民太多，而执行审讯的只有他一个人。

格里果列·于加告诉他们暂时停止审讯，不要使村庄上动荡不安，另外再试试别的方式。首先应当明白到底丢了什么，尤其重要的是应该知道怎样偷去的，这样才可以根据事实断定谁是窃盗。村长报告说，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的痕迹，再说农场主也不愿再追究了。

“如果没有痕迹，是不是可能没有发生窃盗呢？”格里果列简单地问道。

“事实上，如果葛斯马先生不肯定失盗，那我就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人去偷他！”村长脸上红起来了，诚恳地说。

“你若不把真凭实据摆出来，一个窃盗总不愿意承认的！”宪兵队长严厉地反驳道。

格里果列·于加走了以后，村长同宪兵队长又商议了一会。他们尊重格里果列·于加，同时又害怕米隆·于加。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明智些，下午去向老米隆报告了他们怎样调查、审讯的，格里果列先生又怎样嘱咐他们的，等等。米隆·于加听到他儿子竟从中干涉，气得浑身颤抖。但他却同意他儿子给他们的暂停审讯的命令，并且强调指出，追查并不因此结束，窃盗们必须找到归案。

晚饭以后，老子加说：

“格里果列，我有一件事想同你谈谈，它……”

提屠·海尔德列亚明白他應該迴避一下，就站起来低声說：

“請原諒我……我今天走了很多路，有点累了……”

“那末晚安！”米隆帶着感激的聲音說。

提屠·海尔德列亚走出去以后，格里果列·于加很不滿意地說他父亲又一次伤了他朋友的面子，沒有重視……老子加用手勢打斷他的話說：

“算了吧，这没有什么！……重要的是你在村子里破坏我的威信，你阻止人們执行我的命令。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这怎么能行呢，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我活着，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格里果列，这就是我的坚定不移的意志，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什么时候我不在了，你才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办事，可是在那一刻以前，我的孩子，我求你！我求你！”

老子加的声調如此坚强有力，使得格里果列·于加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从前那样的軟弱的孩子，不声不响、战战兢兢地服从父亲的一切告誡。因此答应着說：

“是，爸爸。”

稍微呆了一会，格里果列象一个頑皮的孩子一样补充了一句：

“不叫无辜的人們受到虐待，我想这是符合你的意願的。”

“不！”老子加斬釘截鉄地答道，仿佛是在一个不可挽回的命令上盖上自己的印信一样。

### 第三章 飢 饉

#### 1

几天以后，村长暗地里去找格里果列·于加，承認他找不到小偷，因为根本没有发生过失盜的事情。村长又到出事的粮仓仔細看了一遍，也和宪兵队长一起强逼过几个有嫌疑的农民承認偷玉米，但全都沒有用。最后村长又到葛斯馬·布魯亞納那里，葛斯馬承認他本来沒丢什么东西，控告得太匆忙了。他想到于加先生那里承認錯誤，却又害怕……米隆先生一定不会饒他！

“我来就是叫你弄清楚这些，”村长接着往下說。“你是寬宏大量的，希望你好好向米隆先生說一說，請他体諒一下，我們为什么沒有能照我們的本分和希望去执行他的命令……”

当天，格里果列·于加就把这件事告訴了父亲，老于加心平气和地听他說完，絲毫沒有露出惊愕或忿怒的神气，但是心里对葛斯馬·布魯亞納却非常憤恨。他觉得即使在兒子面前含糊地承認自己受騙，这也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你把这些事告訴我，这很对！”老于加簡單、安詳地說，打算結束这次談話。过了一会兒，他仿佛自言自語地說：“你瞧，这个农場主是什么东西，好吧！看我怎么跟他算帳……”



老子加突然沉默下来，好象不愿意多说下去，等一会儿，又换了谈话的题目。

娜迪妮出卖土地的风声，象一根钉子一样牢牢地插在老子加的心中。虽然没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在他看来，这是丢他脸的事——由于各种事情的迹象和多样形式的反应，他不断证实了这个消息。两三天前，连格里果列本人也承认了。格里果列说，有一次听到娜迪妮谈过这样的事，他并没有注意，他妻子谈到这类问题时，总表示对于土地并不重视。老子加乘机就用讽刺的口气问他：

“出卖巴巴罗亚卡土地的消息就是这么出来的么？”

这个意外的问话使格里果列·于加吃了一惊，但他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回答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也许可能。她要喜欢那样做的话，那就卖吧。这是她的陪嫁，她可以随意处理……”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同意，她什么都卖不了呀！”米隆说着，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格里果列。

“她早就得到我的同意了，因为娜迪妮已经把她的地租了出去，而不……”

“那么，她是得到你的同意的？”老子加仍然盯着他说。

“当然罗！几时她征求我同意，我都不反对，”格里果列忍受着父亲恶毒的眼光，坚决地说。

“不论买主是谁吗？”他父亲追问道，“连农民也一样吗？”

“嗯，尤其是农民！”年轻人干笑了一下，说，“其实，与其和一个普拉塔茂努或者其他这样的贵族做邻居，倒不如和渴望土地的农民做街坊，这样，他们既能够勉强吃饱了，也能够让我们这些人享些清静！”

老于加好象早就意識到这种答話，他沒有生气，突然用一种實备的口吻說起来，他知道这种話常常会感动格里果列的。

“亲爱的孩子，你的理智真的被那些嗜众取宠的分子攪乱了，我現在很担心，我死了以后，这块可怜的土地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回忆着戴約飞——願上帝饒恕他吧！——我怕你走他曾經走过的那条路，到你当家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乱七八糟的，都会变成灰土，什么也剩不下。”

“爸爸，你对我的事尽管放心吧！”格里果列理直气壮地反駁說，“我敢說，我同你一样喜爱这块土地，但是这种爱不能使我偏激得忘掉农民也有生存的权利。”

米隆这次可发了火：

“你这是說我不爱护农民，不讓他們生存啊！我为了照顧他們，把自己所有的都分給了他們，这是我不爱护他們么？你把諾言和空話裝滿他們一脑袋，难道这就算你爱护他們嗎！唉，格里果列，我們要现实些！”

稍微停了一会，他比較和緩地接着說，

“耕种土地需要經驗，在这一点上是不容爭辯的，一块土地交給农民注定是会荒废的，这是很明显的也是无話可說的……等到巴巴罗亚卡的两千五百亩土地落到农民手中的时候，看你还能够再同他們訂立什么契約！他們要嘲笑你，戏弄你，我的孩子！今天这是（他本想說窃盜，一想到布魯亚納，他想另換一个字眼）……他們爱是什么就是什么吧！他開始是污辱你，最后会毒打你。因此这群人就必須有个主人，有个控制他們的机器，要不然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格里果列一直在听，並沒有想去反駁。他听父亲发表意見不止一次了，他也知道沒有人能够改变父亲的意志。米隆一直

說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同意就成了我們手中的武器。你只能在不損害你的产业权益的时候才可以同意出卖土地，这是原則……可是，你如果不設法把巴巴罗亚卡的土地买回来，对你的損害将是不可避免的。”

小于加笑了，他觉得这种想法太沒有根据，他調皮地說：

“要是娜迪妮知道我要买这块土地，就会放弃她的計劃……她本来就不願我住在这里，想叫我离开……但是你，爸爸，你很可能把它买下来，你是多么惦记着它啊！”

米隆·于加显得有点惊异，好象听到一个重要的新聞似的，接着就沉思地說：

“对，格里果列，你說的对！总之……”

## 2

这是十月最末的一个星期日，天气清朗，酒鋪掌柜克里斯代亚·布徐奥克聘請了乐师，好叫青年們在下午能跳霍拉舞，到晚上老人們也能喝一杯享受享受。往年这个时节，天气已經冷了，下雨时常夹杂著雪花。現在万里无云，好象是夏天的天空，金黃的太阳閃耀着微弱的光芒，照在荒凉的地面上显得那么黯淡。

霍拉舞在酒鋪前的平台上开始了，很快就扩展到大路上，有許多姑娘和妇人也摆着队在那里看跳舞。如有車輛要从这里通过，大家——跳舞者和观众——就必须后退，挤到平台的后面去。这时妇女們的惊叫声会压过乐师們的悅耳音乐。

現在霍拉舞在大路上进行着，随着妇女們的眼波徐徐地轉动开。乐师只有两个人（酒鋪掌柜雇来的，他說只要他們好好演

奏，不停歇，两三个人就足够了），比跳舞的人还活跃，演奏得很起劲，一会跳到这边，一会又蹦到那边，互相鼓舞着。小伙子们的长统靴在晒干了的道路上沉重地踏着，年轻的姑娘们象鹿一样娇媚地跳着，轻巧地碰着路面。

酒铺前面靠墙放有几条长板凳，几个老年人坐在那里休息，在他们周围空地上的人们在谈论着，每逢星期天，他们总是这样，遇到节日，原来是于加家领地的各村的农民都照例带着愁容聚集在阿马拉的酒铺里。这是世代传下来的老习惯。这些农民中，有莱斯贝济人，有威代义人，有彼尔劳居人，有哥里加努人，有巴巴罗亚卡人，还有卢基纳萨人，卢基纳萨人把阿马拉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家一样。

两鬓苍白、双目慈祥的塞腊芬·莫高斯老汉，诉说着他从宪兵那里受到的苦楚，在说话时，他象面对着正直的法官似的，不瞧别人，只是往远方望着。一个小孩拉着他的手绕着他打转转，高兴得象一只蝴蝶围着一棵老树飞舞一样。听的人都知道发生过的事，这一案件调查的经过几乎传遍了各地，有三个挨过打的农民也在听塞腊芬的诉说……他们好象在听初次听到的奇异故事，又象是他们喜欢回忆那些使他们伤心的苦事。依纳特·塞塞尔虽比莫高斯要年轻些，可是面貌却显得很苍老，他象疯狗似地盯着塞腊芬的嘴唇，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又叹口气，不断地打断塞腊芬的诉说，再三再四地说：

“这有什么办法，老乡们，该怎么办呢？”

他丝毫也没有感到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声调——苦痛和忍受混合在一起的声调——这种声音引起人们对他的轻视。陶德尔·斯特林布是个解夫，有三个孩子，却没有一寸土地，他最后疯狂地喊叫起来：

“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他听到自己的憤怒声吓了一跳，赶快改为嘟囔，“上帝知道！有什么办法！……”

也应该說一下，四年前，依納特曾被包阳古宪兵队长的前任毒打过，也是同样的理由——贵族宅里丢了点东西。那次他被打得两个星期不能起床，以后成了残废。

为了让陶德尔消消气，雷翁特·奥尔比索，一个身材矮小，精神活泼，尖嗓子的人，認為該用一种調和的口吻說話：

“我也同塞腊芬他們一样被抓去押起来过，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对自己說：既然有人偷了別人的东西，当局自然不能不管！怎么能讓小偷享受別人劳动的果实呢？”

“对，你說得有理……不許偷窃！”几个人点着头說。

大家立刻都感到发抖，仿佛減輕了他們心中所有的負担。正在这时，特利封·居如忧郁地自言自語地嘟囔起来，他那憤怒激动的声音正象他那憤怒的脸色一样：

“不要忘記了，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突然間，大家都把視線轉向他的身上，好象他給大家揭穿了一个大秘密，或者至少戳破了他們深藏在心底的思想。沒有一個人再說話了，甚至连特利封本人，往常，当他認為自己說了一句能引人回味的話时，他慣于要重复几次，可是这次他也低下了头默默无言。

这片刻的寂靜被提琴奏出来的乐声和跳舞的人們愉快的叫嚷声打破了，他們馬上又都說了起來，各人談各人的事，各人說各人的話。他們不再彼此相看，只是瞧大路上的霍拉舞，似乎他們害怕自己似的。他們的聲音交織着，延长下去变成了叹气。

霍拉舞形成了一个大大圓圈，波浪式地跳动着，它象一条长蛇蜿蜒蠕动，要得到站在一旁的妇女和呆在酒鋪前平台上的男人

們的喜歡一樣。舞蹈隨着節奏突然改變了，並且穿插着阿拉伯式的步法，跳舞的人們情緒更加高漲起來。喜悅感染了觀眾，人們擁過來擠過去，好像要竭力溶化成為一個幸福的無憂無慮的整體。

邦特立蒙·瓦都在人群中似乎是最痛快的一個，大家都同他一起歡樂，因為幾天後他就要入伍服兵役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什麼時候再有機會來玩，他本人也是這樣想。他說回來以後至少是個下士，就像將要退伍回來的彼得的兒子小彼得一樣。但在他內心對於擺在眼前而從未嘗試過的士兵生活感到畏懼。他曾同不少當過兵的人交談過；人人都把服幾年兵役當作光榮的事，但誰也不否認那是很艱苦的生活。

他由於多妮卡的緣故，心裡也感到沉重，她是一個十七歲的年輕姑娘，身高體胖，長着赭色的頭髮，在跳霍拉舞時，他拉着她的手，現在她象株常春藤似地貼在他的臂膀上。他一想到要和她分手，又不知道多久才能重逢，就不免心酸起來。他希望象別人一樣在入伍前就結婚，但是雙方家長都不同意。他的父母希望他在服完兵役以後，忘卻了納古的女兒而另找一個門當戶對的愛人。多妮卡的父母——尤其是她母親——在思想上也怕他在服役期間遭到什麼不幸。這本來是常有的事……象可憐的福勞來亞·布屠克僅僅十八歲就同尼斯多爾·木賽尼古的女兒安日麗娜結了婚，他們有了三個小孩以後，他死在那可詛咒的團隊里，留下了安日麗娜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度着貧困的日子……還好，因為她有孩子，福勞來亞的父母把兒子的那一份家產分給了她，起碼她現在有間小房子住，不致受到風寒。至於多妮卡，她目前可能不會有小孩，如果一旦遭到不幸，她既不是個姑娘又不是個媳婦，只好供追逐女人的人們取樂。

邦特立蒙的情感勝過了理智，那些想法並沒拘束了他，

他只想他要走了，再看不到她那双笑眯眯的黑眼睛，对他来说，这双眼睛，就包含着整个宇宙的秘密；他也再看不见她那给他许多欢乐的火热的红嘴唇。因此他现在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忧愁，他发出欢乐的狂叫叫她听，他拼命地跳舞给她看，好使她记住在全村中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小伙子，好使她不要抛弃他另外再去选别人。多妮卡很了解他这样作全是由于爱她。她感到自豪，不时地用力握着他的手并紧紧偎依着他向四周看去，似乎她在向大家宣布不管他有什么遭遇，她也要等待他。

最使人注意的小伙子还得数小学教员的弟弟尼古莱·德拉高斯，他留着小黑胡鬚，肩膀又宽又大，年轻力壮，聪明能干，做起活来能顶四个人。他只缺少一个合适的妻子，要不然，就可以成为村中的一个完全的或是第一流的人物。在他左边的一个年轻姑娘、基利拉·彭诺的女儿盖吉娜，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理解。她是基利拉的独生女，长得很漂亮。基利拉在阿马拉有一所房子、几块土地和一些别的东西，这一切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好农民。一年以来，他就住在哥里加努，在那里希腊人农场主雇他当管家，合同公平合理，薪水也很恰当。他离开阿马拉的时候，把一切财物都托给他父亲照管，他父亲虽然已经七十岁了，还是相当结实，劳动起来赛过年轻人。

葡萄的叶子绿油油，

愉快并不是好兆头！

一个年轻小伙子唱起这支歌来，他紧闭双眼，象一只没有经验的小公鸡。拉提琴的吉卜赛人禁不住和他呼应起来：

蒲公英的叶子绿悠悠，

快乐就是整个人生，

只有伊里小子放悲声！

整个霍拉舞場和观众都发出了笑声和喧嘩声。那个叫伊里·西尔拉努的小伙子也不由得笑了。受到了大家的鼓励，吉卜赛人乐师又朝着那小伙子喊道：

“閉嘴吧，要不然我还得給你編一段。”

一陣一陣的哄笑声震蕩在天空。霍拉舞，把这一群激动的人們連接在一起。繼續进行，并且越来越活跃，似乎从开始就沒有停止过，并且也不打算停止。

酒鋪里面，十多个农民围着一张长桌子坐着，这些人都是村子里的重要人物，他們开会的时间已經很长了，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相信这些好顧客，他服侍他們喝酒，虽然烧酒逐漸加强了他們的判断力，放大了胆量，但他們仍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布徐奥克只要不耽誤生意，一談到土地問題，他也要来插几句。他和其他有自尊心的人們一样，都希望有土地。他現在当酒鋪掌柜，也是不得已，他希望这样可以賺几个錢买几亩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这些农民是身材高大象个小山头的前任村长路加·达拉巴招集来开会的，但是他們都沒有信心，并且担心害怕。他們都說买娜迪妮太太的土地会惹得貴族不高兴。他会不給他們地种，那样他們就得餓死。魯布·基利多尤老头閃着深蓝色的眼睛，象一把細麻似的又长又白的头发披散到肩膀上，他滿腹狐疑地問道：

“这一切都很好，小伙子們，我們这样想一下，貴族会說：‘我不能把土地卖給你們，你們的錢袋装得不够滿，我要現款！’”

路加·达拉巴面貌还年輕，他充滿勇气打断了魯布·基利多尤的話：

“等一下，魯布老爹，不要着急！如果我們一开始就这样想，那么世界永远是这样的世界，我們也永远买不到地！要想等我



們攢够了錢，在貴族們宣布賣地時，我們就可以把錢放在桌子上，那是永遠也辦不到的。你比我們誰的年齡都大，你看到過這種事嗎？要賣地的人，會給你便利和期限；他不會象你所想象的那樣去掐你的脖子，魯布老爹！”

酒鋪掌櫃恰好走到他們這張桌子來，給萊斯貝濟村沉默冷靜的馬太·杜爾馬努送來一小杯燒酒。這時酒鋪掌櫃立即喊叫起來：

“必要時，銀行里有的是錢；只要是在購買土地時你客氣地向銀行老板們求救，他們總會幫助你的；這種借貸非常穩妥，不論什麼時候他們都會從土地上撈回來……”

“對，有道理！”路加更堅決地插嘴說。“我們到銀行去借，老鄉們，以後我們勞動就完全是為我們自己了。現在每個人都要拿出錢來，應當把我們所有的和能夠找到的錢收在一起，在坐的各位和願意同我們合伙的人應該交定錢。將來我們決不會欠債的。”

象鳥嘴似的尖臉，瘦小枯干的馬蘭·斯坦，喝了燒酒，微有醉意，突然從他坐的那個角落里瘋狂地喊道：

“應該先把土地占過來，以後從我們手里連上帝也奪不走！”

有些人很快地接着說：

“不……不！……我們決不把地還回去，決不！……”

酒鋪掌櫃克里斯代亞·布徐奧克輕蔑地看著馬蘭·斯坦說：

“哎，你認為貴族竟是这样糊塗，會在他確實知道得不到錢的時候，把地交給你們，受你們的欺騙，等着聽你向他說‘我們沒有錢，也不退還地；雖然我們沒有付過地價，可是地歸我們了……’嗎？咳，咳，小馬蘭，在你欺騙米隆貴族以前，你還應該多

喝几杯烧酒！”

“还有，一个正经人也不应该想不付地价就要人家的地，”路加·达拉巴不高兴地说，“只有他才会这样想，酒鬼！”

馬兰·斯坦一个个地凝视着他们，大家都点头赞成；他认为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可是他们为什么不高兴，这一点，他简直无法理解。

魯布·基利多尤当时有同样的意见，用一种责备的口吻質問路加说：

“朋友，我认为你是个老成和精明的人，你看不见我们还不能肯定这块地是不是出卖，就在这儿谈论、商量和争吵吗？”

路加几乎发怒了，反驳着说：

“你说什么，魯布老爹！我知道，这块地是要出卖的，我从哥里加努的希腊人助手基利拉·彭诺那里听说的。魯布老爹，你知道希腊人向基利拉怎么说的吗，来，我现在给你说一遍：‘明年，上帝帮助我，我要买到贵妇人的土地，那时我要和农民们改订合同了！’这就是那个希腊人向基利拉说的话……魯布老爹，当米隆先生的弟弟出卖那份土地的时候，人们不是早就传说开了么？你应该记得这事，你比我们岁数都大，那时你已经成人了。”

“当时传出了许多谣言，”老爹承认说，“谁还能记得起那些谣言呢？可是，老乡们，你们应该知道，贵族不喜欢把地卖给农民，如果农民们有了土地，谁还来种贵族的地呢？”

老爹的话造成了长时间的沉默。大家听得外边跳舞人的脚步声、悠扬的提琴声和帮特立蒙·瓦都使劲唱出来的歌声。过了一会，有一个鲁莽的伙计从柜台那里冲着一个临时工发命地喊着：

“咳，你一點也沒聽見嗎？……給塞腊芬·莫高斯半杯酒，你聽見了嗎？……你看，給他送去，笨蛋！……”

这个吵声使得人們不再迟疑了，路加更大声地說：

“你总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我們才不能摆脱灾难……你总怕把事情弄坏了，总怕得罪了貴族。睜着眼讓別人夺取我們的土地。魯布老爹，什么也不要怕，貴族們找得着人种他們的地，要多少就有多少，农民一天比一天多，相反的，土地可不象发面团那样会扩展。”

“唉，別聊啦，老乡們，”一直沒有吭声的瓦西尔·賽达魯突然喊着說，因为他有許多話要講，却被別人制止了。他看到自己洪亮而有力的嗓門盖过了別人的声音，觉得很高兴，这就收到了安慰自己的效果。“唉，你們来，咱們去找老貴族去，先規規矩矩地求他，然后咱們就去占地！”

馬太·杜尔馬努正好喝完了他的酒。一边用手背擦着他那棕色的鬍子，滿有信心地接着說：

“貴族就是我們的慈父，他不会放弃我們不管的……”

路加·达拉巴也这样想。因此他才請大家来商議。一听到他的意見被另一个人說出来，他象一匹使劲拉車出沟的瘦馬，由于車是空的，以致顛仆了一下一样，一边还抓着头，說：

“朋友們，你們稍等一会儿，我們上貴族那里可跟到磨房去不一样。應該准备好我們要說什么，貴族会問我們許多問題，还要考問考問我們，如果我們跟傻子似地呆在那兒，他会冲我們嚷嚷，还要发脾气的，到那时候我們白費唇舌，空手而归，那就更糟了。”

路加一下子又制造了一种他解决不了的新的难题。害怕和畏縮鑽到农民的心里，扑灭了他們爱土地的热情。路加努力用一

些“我們想想看，老乡們，我們想法子弄明白”的話来消除恐惧，但是枉費心机。农民們議論紛紛。只有馬兰·斯坦一个人完全保持着他的稳重，有时用一种哑嗓，仿佛自言自語地喊着說：

“地是我們的，我們在耕种所有的土地！……”

酒鋪掌柜看到这样下去可能坏事，就到柜台那边去，向他的助手大声嚷起来。有一个年輕的宪兵，看样子好象有点胆怯，坐在門边的一张桌子上跟安东·納古一起喝酒。他不大說話，却斜着眼很羡慕地瞧着年輕人們跳霍拉舞。精明的布徐奥克不断地瞅着宪兵，他怕宪兵表面上是在看霍拉舞，实际是設法偷听农民的談話。如果这里的事传到了貴族宅第，那他就一定要和貴族发生糾葛。因此当馬兰悲叹土地不够的时候，酒鋪掌柜就跑到宪兵跟前，笑嘻嘻地問他要不要参加霍拉舞。宪兵脸紅了，他虽然滿心願意参加，可是害怕队长的心情抑制了他的兴奋。他叹息着回答說他不爱跳舞，但他却接受了敬給他的一杯酒。布徐奥克对宪兵放心了，他立刻又回到农民桌前：

“你們在这兒翻来复去說这几句話，白耽誤時間。馬兰还唉声叹气；能干的人不会在这兒摆出一付女人的哭丧脸，他会去干活的，可是你这个鳥头里却没有这种思想……”

馬兰·斯坦生气了，打断他的話說：

“好小子，你倒教訓別人。你有土地，生意又興隆，又跟貴族們很要好，所以你才不在乎！”

“你說吧，我不在乎！”酒館掌柜也发怒了。“难道我喜欢伺候你这样一个沒底罐子喝酒，不願意叫別人来伺候我？你真是個醉鬼，什么都不懂，人們听了你說的糊塗話不感到害臊，那才怪呐！”

“你說這話，好象我喝你的酒似的。”

“我要讓你的話，你一定會喝的，可是……”

“老乡們，咱們走吧，你們別吵了，這都沒有用！”路加·达拉巴突然站起來說。“現在我們到貴族家去！結果不管怎樣都心甘情願！”

大家站起來了，好象达拉巴的勁頭驅除了大家的猶疑。酒鋪掌櫃向四周掃了一眼，看見大家都給了酒錢，於是平靜地說：

“願上帝保佑你們！不要讓馬蘭使你們丟臉，就是他能坏事。”

馬蘭·斯坦笑了，他的氣消了。

“看彼得叔叔呀！”

一個小孩喊了出來，有個女人聽見這話，回過頭來看著新來的這個人，也重複地說：

“啊，是彼得！”

彼得帽子戴在後腦勺上，背著背囊從風乾的路上走來。他的棕色的臉色比平常更深了，眼光流露出非常高興的神情。

人人都回過頭來看這個向他們笑著走來的彼得·彼得。邦特立蒙·瓦都離開人群，跟著別的小伙子跑上前去迎接他。霍拉舞散了，人們全都圍著新回來的彼得擠擁、喊叫、贊嘆、詢問。音樂師為了盡到責任，又繼續奏了一會兒音樂，後來也擠到人群中來。

彼得來不及回答每個人的問話。全村的人都愛戴他，因為他心地善良，穩重可靠，常常援救別人脫離危急。邦特立蒙摘下他的背囊替他背著。他緊靠著彼得，用力地保持著地盤不被人擠開，不住地重複著人們都聽見的話：

“你回來了，彼得，可是我不久就該去服兵役了……”

“不要難過，去吧，上帝會保護你的！”彼得非常親切地看著

他說。

彼得一边走一邊跟圍着他的人談話，來到酒鋪前面的平台上，走到農民中間，他們都慫恿他講說城里的新聞。酒鋪掌櫃布徐奧克生來就愛打聽消息，也離開櫃台來打聽當天的新聞。彼得正在敘述他服兵役時期的事情，依納特·塞塞爾用他那慢吞吞的聲調突然向他挑撥說：

“你說，布加勒斯特的貴族們打算怎樣來對待我們這些窮人呢？”

“如果人們永遠聽命而服從的話，同貴族們總是能融洽一致的，”彼得回答說。

雖然依納特点了點頭好像贊成似的，可是這種回答却使他很不高興。

“好，只要人們還能夠忍受，那就得忍受下去，要忍受不了，就該逃走！”塞腊芬·莫高斯悲傷地說。

於是依納特又靠近彼得些，好像不願叫別人聽見似的，小聲說：

“彼得，關於土地的事，你什麼也沒有聽到嗎？……我們這兒在傳說，國王願意把土地分給農民，可是貴族們不讓他這樣作。”

“伊茲沃尔的馬蘭·維爾居也這樣說，他是從在亞歷山大上學預備作教士的他兒子那里聽來的。”雷翁特·奧爾比索伸進脖子補充說，好像他的話有充分証據似的。

陶德爾·斯特林布好像生氣似地說：

“過去的事，大家都是這樣說，可是我沒有看見事實！你們听听，有一天我被傳到匹特茲蒂法院去，在那兒，人們向那些願意聽他們話的人發誓說，到春天我們就都有土地了……是的，這是國王的命令……因為我不相信他們的話，他們還氣得沖着我

嚷嚷了一陣呢。”

彼得从大家眼里看出他們的迫切要求，似乎得到了一些鼓励，說：

“也許是真的，为什么不能呢？……布加勒斯特的人們也都談論各种事情。有的說这样，有的說那样。貴族們也不知道應該怎样来滿足大家的願望。他們也常商量和爭吵……他們應該一致……要不然……”

“人們从上帝那里拿得太多，但要叫他們拿一点出来就很难了。”依納特喃喃地說。

“只要国王下命令，不管貴族願意不願意，你們也会看到农民取得他們应得的土地的！”陶德尔·斯特林布眼睛里閃着亮光地說。

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用一种傲慢的声調反駁說：

“的确，如果国王听你的，事情就会这样作。但是，你看，国王依靠貴族們活着，他是不肯因为爱你而得罪他們的，陶德尔！”

有些人笑起来了。雷翁特·奥尔比索喃喃地說：

“如果国王能够听到我們的話……”

这时候，彼得的母亲用胳膊扒开围着她兒子的人群，拨开一条道，哭喊着說：

“彼得，彼得，我的好兒子……我的日子正难过的时候，上帝把你送回来了！幸亏圣母保佑了你，我的孩子……”

她不住地流泪，喃喃地說着，抱住彼得吻着。小伙子也紧貼着母亲的上身，小声地說：

“别出声，媽媽，别出声，不要哭啦！”

斯馬朗达，这个未老先衰的妇人用她的头巾角擦了擦眼泪笑了，高兴了一会兒。但是，当她刚要問他“在路上好嗎”的时

候，又哭了起来。她想到她的兒子是步行回来的，又沒有东西給他吃，就感到惶惶不安。

年輕人安慰她說，一点也不觉得累。他很有运气，在車站上碰到了斯太芬·奧安達，用車將他帶到萊斯貝濟，一路上他好象亲王那样神气。

“咱們走吧，媽媽，回家去吧，在老乡們这兒呆得够久了，”最后彼得說。

邦特立蒙背着箱子陪着他。他們的家在貴族的公館后面，村子边上，面向卢基納薩那一方。

他們离酒鋪远一些的时候，彼得問：

“媽媽，我在姑娘們中間，沒有看見馬丽奧阿腊……她会在哪兒？”

斯馬朗达告訴他，在貴族家做厨娘的姨媽普罗菲腊把馬丽奧阿腊叫去做一种很容易的工作，据說工錢还很高。这时，邦特立蒙想起了自己因为跟彼得亲热而忘記了多妮卡。在他們的背后，音乐又响起来，霍拉舞跳得更欢了。

在宪兵分駐所的門前，包阳古队长和一个瘦高个子、衣冠不整、嘴上留着胡須的收稅員公斯当丁·比尔騷德斯古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彼得脫了帽子象軍人一样地給他敬了个礼。

“听你的命令，队长！”

“是你，彼得？”包阳古用一种亲热的口吻回答着。

彼得恭恭敬敬地湊到他的面前，跟他說由于自己一向循規蹈矩，从沒有受过懲罰，所以連长准許他早回来几天。队长还問了他一些話，然后叹息自己結婚前曾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两次荒唐生活，随后向邦特立蒙說：

“小伙子，你要跟他学，不要再造反了！”



队长笑着用手威胁着他，随后握着彼得的手說：

“祝你幸福！”

### 3

“老乡們，你們有什么过不去的事？”米隆·于加沒有戴帽子，农民向他用“我吻你的手”的一句尊敬話欢迎他。

农民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互相鼓舞勇气。随后路加·达拉巴高声向魯布·基利多尤說：

“哎，魯布老爹，你先說吧，你是我們的老大哥，也是最能說的。”

“簡短点！天气冷，我穿得薄！”米隆早就不耐煩了，打断了老爹那滔滔不絕的話。

于是路加壮了壮胆子简单地說：

“的确，我的主人！誰話多，誰就要輸錢……我們要購買娜迪妮太太的地，好叫每人种他自己的那一分。求你幫助我們，也可怜我們……”

“你是我們大家的慈父！”馬太·杜尔馬努認為用这样的話就会使貴族无法反駁。

“沒有法活下去了，我的主人，灾难要招死我們！……”瓦西尔·賽达魯也隨着說了，不过声音很低，連他自己也才勉強听得見。

他們一共是十二个人，每人都認為必須說一句或者至少也要叹息一声。

米隆·于加非常吃惊地瞧着他們，好象初次見到他們似的，又好象他們說的是他不懂的外方語言，他神情激动地眯了眯眼

睛說：

“你們說的是哪塊土地？……”接着又補充說，“哦，是的……我看見了，我明白了。”

他嘴里虽然这样說，內心却充滿了悲痛。對他說來，看到自己領地內的農民，自動來購買几世以來一直供養他們的剩餘土地，這真是莫大的侮辱！……如果他不是抑制着自己，就會命令手下人把他們送交憲兵分駐所揍他們一頓，叫他們再也不敢起這種十分冒昧的念頭。他控制着自己並且冷靜地說：

“你們跑到這兒來，這是白白浪費時間，我沒有地可賣。”

農民們都楞住不做聲了，只有馬蘭·斯坦大聲說：

“你不同意，娜迪妮太太一寸土也不敢動，我的主人！”

路加·达拉巴又壯起胆子來說：

“對我們來說，你是我們的主子，那就得求你可怜我們！”

米隆：于加傲慢地笑了一笑：

“好啦……這一次，你們可以向她去买，我不知道她要出賣土地……我还是刚从你們嘴里听到的！”

農民們認為他在开玩笑，都笑了。于加又接着往下說：

“還有，娜迪妮一會兒就要來。昨天下午，她拍來了電報，說她今天坐汽車來，我們在等着她哩。”

魯布·基利多尤悲傷地嘟囔說：

“我的主人，看樣子你是不願意把土地賣給我們，所以才把我們打發到太太那里去。她不認得我們，我們也不認得她……我來這兒以前就對他們說了，他們就是不相信我的話。現在他們可相信了！”

于加被這老头看穿了心事，惱羞成怒，他突然換了聲調說：

“尽管你滿腦袋長的是白頭髮，你也是個沒有腦筋的人！你

“总不会叫我卖给你不属于我的土地吧？”

路加馬上用一种服軟的口气設法轉圜：

“你不要动火，我的主人，請原諒我們……我們头脑简单，不懂法律。上帝把娜迪妮带来时，我們也要去拜望她，恳求她……要是讓別人把我們耕种了几世的土地买去，那該多么遺憾啊。我們沒有够种的土地，灾难紧紧地招着我們的脖子……”

“总是沒有够种的土地！”米隆·于加阴森森地回答。过了一会兒他又說：“你們怎么生活到現在呢？”

“我們忍耐着的，我的主人，”馬兰·斯坦喊着說，“由于我們沒有土地，我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穷了……”

“要土地，总是要土地！”米隆·于加嘟嘟囔囔地說。“老年間的人們也沒有貪圖过貴族的土地，他們那时过得也很好！”

“那时跟現在不同，我的主人！”瓦西尔·賽达魯說。

“那时我們都是农奴，我的主人！”馬兰·斯坦又喊着說。“如果我們恢复作农奴……那對我們可能还好一些！”

“你們养成了哀求的习惯！”米隆·于加因为农民的頑固而有些激动了。

“我們現在恳求，将来还要恳求，我們只会这样作，”魯布·基利多尤很謙卑地說，“我們要用恳求来求得你的怜悯！”

老于加从一向謙卑的农民眼里看到流露出来的渴求的光芒，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他一向認為是尊敬他的人，在內心里是与他敌对的。他后悔接待了他們，特別后悔和他們进行了辯論。他明白已經无法挽救自己的錯誤了。他用一种悶悶不乐的語調低声說：

“啊，够了，你們就胡說到这个地方吧！你們不覺得害臊嗎……”

随后，于加慢慢地、冷淡地、一个一个地打量了他们一番，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明显地看出有同样迫切的要求。从他们眼光里流露出来的坚决意志使于加发怒。正在这种心情不安的沉寂中，突然传来粗暴的长长的一声：“吁，脏东西，该死的畜生！”这是一个仆人正在院子里给乳牛饮水时喊出来的。有些母鸡在刨地，用嘴啄地，其中一只还讨厌地叫起来。

“老乡们，就说到这里吧！”在沉思中的米隆好象被仆人的咒语唤醒了，他平静地说。“你们要是不想改变主意，就去跟娜迪妮太太商量吧。她是那块地的主人。不过，我也有意要买那块地。”

“噢，天呐！那么我们用不着恳求了！”路加·达拉巴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贵族接着说，“我们用正当手续来竞买这块地吧！你们要买，我也要买。我买这块地最合理，这块地，从前就是我们的，和现在我手里的地是一整块。鲁布，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你还年轻，在我们家扛过活，也许你还记得这件事。老乡们，最合理的是贵族买你们的土地，而不是你们买贵族的土地！”

有人还想说下去，可是米隆·于加不耐烦了；

“现在你们滚吧！我要说的话全说了。你们连礼貌都不懂啊？”

农民们喃喃地说着“我吻你的手”就奔向大门。鲁布·基利多尤一边向远处走着一边用一种想叫贵族也能听见的声音向大家说：

“我们的主人有道理，从伊兹沃尔到塞尔巴内什蒂的领地当时是一整块。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前……”

同时，马太·杜尔马努抑制住愤恨，嘴里嘟囔地说：

“他可能把土地吞下去呢……願上帝快叫蛆吃了他吧！”

米隆·于加仍停留在原地，一动不动，象一尊泥胎一样。他看着他們走了，也听不到鷄叫和乳牛喚小牛的叫声。只有一种思想盘旋在他的脑海中：

“要土地，还是要土地！……这些卑鄙的家伙，只会說这句话！”

老于加刚要往回走，看見小子加和提屠进大門回来了。他們趁着好天到田野散步去来着。

“你在这兒干嗎呢，爸爸？”小子加問道。“娜迪妮还没有来到嗎？”

“沒有。不錯，娜迪妮虽然沒来，可是买她地的主顧們却来了。”老于加回答說。

“这是哪兒的話？”年輕人大吃一惊說，“是誰啊？”

米隆注視了他一會兒，随后轉过头去說：

“农民們！”

#### 4

“給我下来，小崽子，滾蛋！你要拆我的小門啊？”約翰納老奶奶向騎在小門上的瓦西尔·資达魯的孩子象平时似的嘟囔着說，这孩子正在門上一边搖晃一边扯开嗓門唱。

約翰納在一半菜园子一半庭院的院子里喂小猪。她把桶拿到小猪跟前，逗引小猪吃食，說：“吃啊，小家伙，唉，吃吧！”小猪突然从膝做的猪食中撤出它的长嘴，伸到一个空桶里去，搜尋剩余的东西。老奶奶火了：“你是疯了还是病了，死猪？……哼，吃啊，饿死你，叫狗吃了你！”小猪又把长嘴伸到泔水桶里，伸到快

淹着眼睛的程度；这时，一条身上长着黑点子的白狗凑近空桶，看看剩下点什么没有。“滚蛋，别把你的嘴伸到这兒来！”老奶奶吆喝着轟狗。听话的狗摇着尾巴走开，好象还不死心，羡慕地一会儿看看小猪，一会儿看看女主人，一会儿又望望另一条六个月的小狗，这条小狗跳到了老奶奶的背上，象一个淘气的孩子似地不时汪汪着。

老奶奶看到小猪不吃，只是这里闻闻，那里拱拱，她就拿回小桶嘟囔着说：“看你象饱着哩。你和我闹着玩，累得我腰痠腿痛！”小猪好象回答似的满意地哼哼了几声，便开始在地上寻找，仿佛在找掉在地上的一块更好吃的东西。它没有找到什么，要跟着女主人走，但是它被拴在一根小桩子上了，刚往前一窜就被绳子揪住。狗却跟着約翰納走到小房門口，她把桶放在門前，说：“你們去吃吧，該死的畜生！”大狗扑到空桶里，一看什么也没有，就向碰上好运气的小狗直齧牙。它看到小狗不理它的威胁，为了教訓它，一下子就把小狗扑倒在地，接着，不管小伙伴的汪汪乱叫，也不顧老奶奶的抗議就径自吃起来。老奶奶不滿意地说：“咳！你們就不会好好地在一块嗎？該死的畜生！”

瓦西尔的孩子仍然在小門上搖晃着，好象老奶奶刚才根本没有对他說什麼似的。

“怎么，你沒有听見嗎？真气人，你要把我的門軸弄掉啦……”老奶奶更加生起气来，喊着说。“滚回你家去，叫我喘口气！这一夏天，你和另一个野孩子可把我麻煩够了！难道你是沒爹媽的孩子，只能在街上院里到处乱窜挨揍嗎？”

要是沒有另外一个声音来干涉的話，她再生气也不能使孩子动一动。

“尼古萊，我的孩子，到你媽这兒来！……你听見我的話了

嗎？尼古萊……別呆在這兒叫她罵你了……”

瓦西爾·賈達魯住在對門，他老婆象個莽漢似的，十分厲害，她的嗓門大得沒人能跟她相比。那個黃金頭髮、長得胖胖的孩子就怕她一個人。全家都把孩子慣壞了，使他養成了一些奇怪的癖好。起初，賈達魯得了三個女兒，沒有兒子。他的三個女兒出嫁後，尼古萊才出生，這樣，竟使他的母親把上帝賜給她在老年時奉養自己的孩子當作是上帝的懲罰。

尼古萊從小門上下來，穿過大街回去了。約翰納老奶奶到屋裡拿了兩個水桶，向離憲兵分駐所遠一些的那眼井走去。兩只狗亂蹦亂跳地跟隨着她，一邊跑一邊嗅着路過的大門和坑洼，好象是它們在那里丟下了什麼東西似的。尼古萊一進家門，就不肯老老實實地呆着。他拿起鞭子，一溜煙又跑到老奶奶家裏。一想起他也有條狗就又跑回去了。那是一條被憲兵在腿上打了一槍的獨腿白母狗。這條狗非常厲害，人家怕它咬過路人，整天把它拴着。孩子解開拴狗的繩子時，約翰納已經提着滿滿的兩桶水回來了。孩子跟在她後面向她說：

“讓我跟你的狗和我們的母狗在一塊玩吧！……啊，約翰納奶奶……你答應嗎？……”

老奶奶沒有理他，孩子跟她已經熟了。前些日子，她家裏還住着一個叫科斯塔卡的她的五歲的小外孫。這個孩子長着黑頭髮棕色面孔，象個小吉卜賽人，非常頑皮。現在只有尼古萊一個人到她家來，一會兒跟狗玩，一會兒跟雞逗，一會兒又跟貓耍起來了。老奶奶雖然罵他，趕他走，可是從心裏還是喜歡孩子的。她喜歡家裏老是有人，這是她的天性。

她搬到貴族公館旁邊來剛剛一年。她原來也有自己的住宅，又大又漂亮。那是在另一條街上，在葛斯瑪·布魯亞納住宅

的那边，就在那兒她和丈夫岳尼塔·克拉西翁生活在一起，克拉西翁已經去世十多年了。孀居的生活並沒有吓倒她。就是在岳尼塔活着的时候，一切事务也是由她照料的。她丈夫是个酒鬼，吃喝玩乐任意花錢，他常在外边工作，一会儿当村长，一会儿做看門人，有时去做一些叫人猜不透的职务，总之，經常能掙到下酒館的零花錢。約翰納把孩子教养起来了，还都不錯。她的兒子在布加勒斯特做了审判厅的書記，两个女兒都嫁給了教士，最年輕的美劳丽卡嫁給本村的巴維尔·东苏。約翰納本以为美劳丽卡和巴維尔会养她老的，就把他們收留在自己家中。她那在布加勒斯特的兒子，認為母亲受了这么多年的劳累，應該到他那里去享福，可是無論怎么請她，她总是舍不得离开这小时呆过和老年要呆的地方。她六十多了，尽管有点駝背，身体还很結实。她很能吃，每頓飯还要喝一小杯燒酒，她养着一头猪，一群母鷄，种着一些老玉米，以年齡來說，她是結实而矫捷的妇女，女人到她这样年齡还这样健壯的还少有。

她忍耐了七年，看到再也不能和芙劳丽卡和睦相处的时候，就决定离开他们另去安家。自己到一边受穷也比经常跟人吵架受气要好得多。幸亏她没把她的财产全部分了，她给自己单留了几块地。她说过，她留下点地是为了作她最怕发生的事情到来时的依靠，而这件事终于到来了。去年他们同意分开。女婿照顾她比女儿还殷勤。她有一块地一面挨着贵族公馆，另一面面临大街， she 就把一座老玉米仓拆下来放在车上，用十二条牛拉到这儿来改装成住房。她亲手用泥抹了房外边，用灰刷了屋里。一个工人给她修理了房顶，砌了一个象壁炉的炉灶，盖了一个鸡窝和一个猪圈。一个邻居把自己不用的两扇小窗户送给她。窗上只有三块没有打破的玻璃；她从神甫那儿弄来几张纸糊了没有



玻璃的窗戶……芙勞麗卡看見她母親這樣安頓下來，就急了，說她母親叫她在大家面前丟了臉。約翰納有些沉痛地回答她說：

“孩子，那有什麼辦法，我已經受夠了你們的……”

以後芙勞麗卡也就不在乎了，在春天，還把她的長子小科斯塔卡送到母親家裏去住，給她做伴。這樣一來，芙勞麗卡的家里也少一口人吃飯。孩子麻煩了約翰納一個夏天和一秋天，領進一群孩子來，把屋子弄得亂七八糟，但是她仍然收留了這個孩子，這正好說明她女兒离不开她，而不是她离不开她的女兒。

老奶奶不愛多說話。儘管她心地善良，但卻總是憂郁沉悶、默默無言的，不願和人多談話，却喜歡自言自語或冲着聽她的并且懂她話的牲口說話。她最喜歡忍讓地用“讓魔鬼把你帶去！”這句話來打消和人爭執的念頭。

“約翰納奶奶，你看大狗不讓公雞老实地呆着！”尼古萊突然喊起來，他要用拴瘸腿母狗的繩子來拴大狗，好拿它們當馬騎。

“噤！畜生，你要讓公雞干什么”約翰納忙着預備雞食，連看那條狗都沒有看，因為天快黑了，她的母雞跑了一天該回窩了。

過了一會，她就坐到門檻上，膝上放了一個大盘子，象每天晚上那樣叫了起來：

“咕咕，咕咕，吃食來！”

大雞，小雞好象听话的孩子一樣，從四面八方跑來了；都擠在她的腳下啄食。她數了一下，缺少兩只老母雞、一只大公雞。她把盤子裏的雞食倒在地上，把狗赶走省得它們搶雞食，自己就向大道走去，拉長了聲音呼叫：

“咕咕，咕咕，吃食來！……”

她一打開小門，就聽到馬路上汽車的嗡嗡聲和喇叭哇哇的尖叫声。她望見母雞在馬路那邊的沙土中滾着，公雞在它們旁

边，她不放心地呼叫着：

“咕咕，咕咕……”

汽車以最大的速度开过来了，母雞一点也不理会。老奶奶絕望地想到汽車可能軋死母雞，她想保护它不受害，就上前一步要穿过馬路。但她還沒能到馬路中心，司机怕軋着她就猛地轉了一下方向盘，車子傾斜得几乎掉到沟里，象箭似地从她身旁过去，車里有女人喊叫的声音，馬路那边瓦西尔·資达魯的妻子也在喊叫：

“尼古萊，我的小寶貝，你在哪兒？汽車要軋死你呀！”

当时老奶奶約翰納象木头人似地楞在那里。母雞惊叫着跑开了，在母雞旁边保护着它們的那只公雞却被軋成了血淋淋的一堆雞毛。老奶奶提着一个翅膀走回家去，气喘吁吁地嘟囔着說：

“这群該死的！”

## 5

汽車在一个冒险的急轉弯后，突然停在門前的石阶下面。于加和提屠听到汽車的排气声和喇叭声，赶到台阶上来等着。司机把火門关了，跳下車，很快地打开車門讓貴族們下車。他們都穿着皮衣和旅行大衣，戴着面具和眼鏡，好象北极的探险家。

戈古·約內斯庫头一个丢下盖毯下了車。他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旅途上的顛簸使他很不痛快。他握着于加的手用一种悶悶不乐的声音說：

“我高兴見到你，可是你要知道，再有这样的傻事，可不要把我算上，我可够了！”

“怎么啦，戈古，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小子加不懂他說的話是什么意思就問道。

“如果你的老婆喜欢这么大的顛簸，請另找別人，可不要找我！”戈古·約內斯庫粗魯地摘下旅行眼鏡繼續說。

“你真可笑，戈古，”一个女人的喜孜孜的声音喊着，“你怕坐汽車……多沒羞呀！”

除了戈古以外，大家都笑了，他还生气地說：

“是这样，我不喜欢干冒险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想作一个汽車特技表演爱好者而在馬路上碰碎脑袋！”

他这种不愉快的情緒却提高了別人的情緒，他們摘掉风鏡和面具，另外三个人在車內自己的座位上繼續坐了一会兒，娜迪妮在左边，厄日妮在右边，拉烏尔·布魯馬呂在中間。最后娜迪妮站起来說：

“这都不算什么，刚才那个老婆子才危险哩！要是魯道尔夫一不注意，不是她卷进車子底下去，就是我們翻到沟里……魯道尔夫真行！”

司机听到夸奖笑了。娜迪妮这时一直冲到她丈夫的怀里，还用惯常的亲昵的声音說：

“啊！亲爱的格里，我真想你啦！”

格里果列吻了她的脸，并且由于她的話，特别是由于她說話的样子使他发窘了。这时，他刚認出布魯馬呂来。同时他望着汽車那面的种滿紅花的花坛。这个花坛，正布置在娜迪妮的房前；它是心形的，正象征他对她的爱情之心，有如一朵正在开放的鮮紅的花。他向布魯馬呂伸出手，犹疑地說：

“是你呀？……这样打扮，我簡直認不出来了。”

娜迪妮急忙接过来解釋道：

“是我动身的时候順便把他带来的，人多些……这个你不高兴么？”

“唉，哪兒的話？相……”

他本来要說相反地，但是他变了主意不說了，从車后轉过去，吻了厄日妮的手，扶着她下了車。几个仆人不知道該怎么往下卸行李，正围着汽車来回轉。娜迪妮理会到这一点就向司机說：

“魯道尔夫，留神，热妮太太的东西可別丢了！”

提屠呆在一旁，沒人注意他，他觉得很难为情。格里果列一抬头想起还有他，就急忙賠礼道：

“請允許我……我把他忘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这是我們的一位来賓，我的朋友提屠·海尔德列亚！”

年輕人帶着謹慎的微笑，鞠了一个躬。娜迪妮端詳了他一會兒把手伸給了他。提屠沒有看清楚她，他只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她很漂亮。

厄日妮亲热地向他笑着說：

“多么幸运的巧遇啊！”

“你一定認得他，你們見過面。”格里果列一看見戈古瞟着提屠仿佛不認識似的，就向戈古說，“他是热妮的表弟，是个詩人！”

“啊，是的！”戈古湊近年輕的提屠說，“真的！……你好嗎？”

戈古怎么也想不起他来了，但是他又不願意表現出来。叫人們看出他記憶力不强，将会使他发窘，这是年老的象征。提屠看出了他的不安心情，一想起今年夏天戈古曾請他住在家里整天作詩，就不免有些感伤！他們交談了一會兒，随后戈古又轉向格里果列說：

“我的朋友，我們不准备呆在這兒，我們要到萊斯貝濟我的家去，在那里我已經叫人生火和預备晚餐了……咳，我一想还得

坐这汽车去就……”

年轻的于加不同意这样，他说他们必须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要不然，他父亲就要不高兴了。

“准是汽车把你颠坏了，才使你这样没礼貌！”娜迪妮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接着她简单地说：“啊，进来！亲爱的热妮，请吧！……拉乌尔！”

大厅里很暖和；灯已经点着了，果子酱也都摆好了。不一会儿，老于加出现了，他非常热情地拥抱了娜迪妮，说：

“我们到底看见你了，你这个叫人琢磨不透的野丫头！”

她高兴地吻着老于加，亲热地小声说：

“再没有比我们亲爱的父亲更可爱，更可尊敬的人了！”

戈古这时又埋怨起在路上发生的变化来。轮胎破了三次，发动机停了两次。轧死许多鸡、鹅、鸭，外加一只小猪，差点轧死说不上来的多少人，并且撞了各式各样的大车和小车。娜迪妮管这个就叫作快乐。归根结蒂还得怨格里果列，是他允许娜迪妮买汽车的，在当地糊塗到这般程度的人不过二三十个。先得花一笔钱买汽车，随后用一笔大学教授的薪金雇一个德国无赖来开车。却不願意跟那些明白人一块儿轻松地坐火车旅行，这不是可惜的事吗？

——Mais voyons, Gogu, si c'est sérieux, tu es plus que ridicule!① 娜迪妮说，“我认为我很可以这样享受，你倒有那么多的意见！不久的将来，连剃头的门口都停上一辆汽车时，那我就不会有兴趣了。但在今天，只要一輛相当结实和漂亮的班兹②

① 这句话是法文，意思是“唉，戈古，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就不仅是可笑的问题啦！”

② “班兹”为汽车牌号。

就可以使我們感到很舒服了！”

“算了吧，我不要这样的舒服！”戈古举起双臂來說，引得大家都笑了。

几分鐘后，他們告辞走了。厄日妮請提屠到她家里去，虽然他們在萊斯貝濟那兒的布置不見得比这兒安頓的好。

“你要到我家来，会使我們很高兴的，”她微笑着說，“但是別太晚了，因为我在那兒只住几天！”

“明天我就去，”提屠高兴地回答說。

“对啦！……不是嗎，戈古？”厄日妮向他丈夫說。

“沒有問題！”戈古应声說。“凡是你說的事，全都对！”

他們走后，娜迪妮叙述了她长期在外居住的几件意外的事，这是特別冲老米隆說。以后她突然把話头截住，轉向于加說：

“亲爱的，你願意照顧一下拉烏尔嗎？給他一間屋子，他好打开行李……我求你作这件事……他在这兒好象到了外乡了。”

小于加把布魯馬呂領走了。提屠怕和另外两个人呆在一起不方便，也跟着他們走了。他曾仔細地看了娜迪妮一会儿，感到她是越看越好看，她的美丽使他心慌意乱又使他感到舒服。

只剩下了米隆·于加和娜迪妮，两人面对着面，米隆用一种探詢的神气瞧了她很長的时间，以致她感到惊异地問道：

“亲爱的爸爸，你有事要和我說嗎？”

“是的！”老人严肃地說，“我听說你要出卖巴巴罗亚卡！”

“啊，就是这件事嗎？”娜迪妮有点失望地說，“这事你很关心么？”

“你想不到我对这事是多么关心，”米隆回答說，“也許我要把它买过来。”

“好吧，我們将来再談！”娜迪妮笑了，“虽然我不爱和家里人

作买卖，但是对我亲爱的父亲例外。啊，你要保证吗？这就是。”

她吻了他的两颊。老人把她的头捧在手中，凝视着她那双淘气的眼睛。

“这可是正经事啊，娜迪妮！”

“当然咯！”她仍以满不在乎的笑脸答应了。

米隆·于加对她的答复并不太满意。他认为娜迪妮这样做是太轻率了，她好象以为出卖土地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她的举动也许只是想逃避……他知道她旅途劳累要她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开了。

格里果列回来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闭着两眼仿佛是在睡觉。

“你怎么把这个人也领到这兒来了呢？”于加看她醒来后以一种责备的口吻说。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她惊讶地反问道。随后带着讽刺的意味轻轻一笑说：“你说的是拉乌尔吗？……哦，哦……你又吃醋了？格里，你这种坏毛病总也改不了吗？”

她站了起来，伸开两臂好象等着她丈夫来拥抱她。她那轻盈而丰满的身体好象放射出一种无声的电波，在她周围散发着迷恋和诱惑人的力量。她用一双媚眼凝视着格里果列，闪烁着无限的情意。她那细腻的嘴唇协调地轻轻地说：

“傻瓜……你不爱我了吗？”

男人喘了口气，想说几句又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在他的脑子里，一种认为她在嘲笑自己的令人痛心的念头一闪而过。随后，他的一切思想都融化到一个强烈的欲望里了。她凑近他身旁，伸着两臂贴在他的身上。他只看到她的两眼、她的嘴和她的乳房。于加突然抱住她的腰把她推倒在沙发上狂热地吻着她。

娜迪妮仍用同样的声調在他耳边上輕輕地說：

“別在這兒……我不願意在這兒……”

她松开胳膊，拉起他的手。他好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她走了。

## 6

第二天，吃过早飯后，提屠回到自己的房間，准备到萊斯貝濟去。他計劃了一宿，但是第二天早晨，他肯定这些計劃一点用也沒有，也不再想它了。既然戈古連他是誰都忘了，对他就不可能有多大的希望。

提屠来的时候，走过这条路，他知道萊斯貝濟离这兒不远，和他从前每天都要来回跑两三趟的从普里巴斯到依道維达之間的距离相等。为了不走錯道，他要向管家打听一下。院子里站着一个好象是認識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笑着摘下了帽子。

“班长，你在这兒干什么？”提屠突然想起这是在曼德爾松鞋匠那兒遇到过的彼得·彼得，就問了一句。

“是的。我是昨天回来的，現在我到公館来了。”彼得回答說。

年輕的海爾德列亞握了他的手。小伙子情願領他到萊斯貝濟，他当时也沒什么活干。他借口来打听去年冬天在森林里受到的損失，老貴族曾答應的賠償什么时候給，其实他是来和馬麗奧阿腊相会。自从客人們，特別是娜迪妮来到以后，公館里显得非常熱鬧，所有仆人都忙起来，好象陀螺似的不停地轉着。彼得只能和馬麗奧阿腊說兩句話，就这样，彼得也認為很滿足了。再者，他也碰到了米隆貴族，米隆还夸奖了他在軍隊里的好品行。



走着路隨便談着，彼得向他說出自己的心事。他說自己希望成家。這個可憐的馬麗奧阿腊等他整整兩年了。但是他不敢說他們在今年冬天是否能夠結婚。結婚是要花錢的，他和她都沒有錢。提屠不由得想起了也在哭癆的格拉納達的兒子伊翁。為了应付几句，提屠隨便向他說了一些安慰的話。

“貴族們可能可憐我們，也許要給我們一些土地，人們都這樣說。”彼得用一種詢問的神氣看着他，尋找那可以寄托的一縷希望。

“貴族怎麼能給你們土地呢？”提屠感到驚訝地問。“什麼代價也不要嗎？就是為了和你們分地嗎？……”

“啊，是的，他們的地太多，可是我們一點也沒有，”小伙子解釋着說，“我在布加勒斯特聽到許多貴族都說應該將土地分給農民，還說，種地的人沒有自己的地是不公平的事。”

年輕的海爾德列亞搖搖腦袋說：

“哼，照你說的那可太好了，可是我，干脆告訴你，我不相信這樣的事。誰也不會那麼心甘情願把自己的財產分給別人。你說，你肯把地分給別人嗎？”

“當然，你说的有理！”彼得無精打采地說。“難道我們都得餓死不成，我們再也忍受不了這種非人的生活了。”

他倆默默地走了一些時候。以後小伙子好像還在被這一個思想糾纏着：

“要是他們不可憐我們，誰能強迫他們可憐我們呢？……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提屠體會出這位同路夥伴的失望心情。他後悔打破了他的幻想，現在又不知道怎樣來彌補自己的過錯。恰巧他們已經來到萊斯貝濟，這才使他改變了話題。

“啊，这倒很近啊……刚动身就到了！”

一个没有戴帽子、头上长着乱蓬蓬的长头发、有一双十分锐利的眼睛、留着棕色稀疏小胡子的汉子，从院子里急急忙忙大踏步地冲他俩走来。他光着脚，穿着垂到膝盖的长衫，用一根棍子挑着一个褡裢。他好象早就在这兒等着他们来似的，热情地注视着提屠用嘹亮的声调说：

“不要不听我的话就走过去，我的好先生，末日的审判<sup>①</sup>就要来到，你们会后悔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正义的号声已经响起来了，而人们却不去听，他们用罪恶的污泥堵塞了自己的耳朵。手持火焰箭的骑士，骑着白色的烈马即将奔驰而来，人们惊奇地瞅着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是上帝派来惩罚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

提屠倾听着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尤其被这个人的外貌惊呆了。彼得拦住他说：

“哎，别说了，安东老爹，这位先生用不着你这一套毫无意义的废话！”

这人还固执地说：

“这不是无意义的话，孩子！只有无知的人才不了解这话的意义。我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来讲的，是按照全知者<sup>②</sup>的指示说的。”

“好吧，好吧，愿上帝保佑你健康，”彼得说着就跟海尔德列亚继续前进。随后向提屠说，安东是个脑筋简单的人，他曾在一个地方做过苦修士，后来疯了，便从隐修院逃出来。几年来散布

---

① 末日的审判，是《新约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上记载的预言，据说，世界末日到来时，基督要来审判万民。

② 指上帝。

一些瘋話，他是靠着大家的施舍过活的。

萊斯貝濟公館古老而朴实，引人入胜。院子周围配有耕作时用的房屋，院子里停有一輛套着一匹栗色馬的馬車。提屠認出車上是他跟教員德拉高斯一块碰到过的普拉塔茂努的兒子。年輕人向他說，他是同他父亲一块到戈古·約內斯庫地主这兒来的。他討厭談論事务，所以不想进屋去。彼得趁机請伊萊亞娜通报她的主人，有位从阿馬拉来的先生到了。不大一会儿。小女孩請提屠进去。厄日妮热情地接待了他：

“你可来了！……我該多么高兴啊！”

她确实高兴，她現在才二十五岁，結婚已經四年了。戈古·約內斯庫的岁数比她大一半，仍然和初婚时一样地爱她，一切都順着她的意思。厄日妮考虑到她不仅應該忠实，而且还應該感激她丈夫无比的热誠，所以連想另一个男人的念头都不可能产生，但她总感觉到有一种迷惘的后悔心情，就是在有巧計和权术的繁华生活中也消除不了这种心情。娜迪妮常拿她开玩笑，她不能理解象厄日妮这样一个漂亮的少妇在必須染头发来挽回青春的戈古身旁，怎么能够得到幸福呢？其实，尽管厄日妮已經适应了其所生活的社会习气，但是她內心仍然是潘代亚·德·萊辛达教士的女兒。因此，和年輕的提屠呆在一起，就好象又回到了父亲家里。他們談起他的妹妹罗拉，她的弟弟乔治，想起德兰斯瓦尼亚的辛乔尔茲、人民和地区。以后她又把話扯回来，苦笑着說：

“戈古和他的农場主說起来沒完沒了……我去告訴他說你早就来到这兒！”

她拉开了門。听得見那間屋里戈古的声音在喊着：

“完了，亲爱的灵魂……”

他出現在門口，并且望見了提屠：

“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我的亲爱的……我早就同希腊人算完了賬，我們談开了政治！”

他好象比昨天年輕些，也比昨天开朗些。亲热地握着客人的手搖晃着。他把普拉塔茂努叫到他們所在的屋里，責备他騙了他，應該罰他終身服勞役，但是还請他同他們呆一會兒，喝杯香咖啡。希腊人誠心誠意地笑着；他推辞說在村子里有些該料理的小事，还說他有义务去拜見娜迪妮太太。他还自荐說，如果提屠願意，他可以把他送回阿馬拉去。

“那么你就到村里溜溜去吧，”戈古愉快地說，“你总不敢厚着脸皮用你的垃圾車把我的客人誘惑走吧？还有，娜迪妮也并不急着想看見你的滑稽臉，她清清楚楚知道你要并吞她的財產！”

他送出普拉塔茂努，随后搓着两只手滿意地回来，說：

“現在，咱們来听听我們詩人要說什么！”

他問提屠怎么来到这里，到这兒有什么打算，找到了什么工作。听到年輕人的說明后，他气忿地大声抗議說：

“这怎么成呢？一位德兰斯瓦尼亚的詩人在羅馬尼亞竟不能生活？真太岂有此理，可怜的小伙子！”

因为他表現得这样关心，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很受感动，最后戈古感动人心地声明說：

“首先，請你不要有什么顧慮。其次你会象現在看着我一样地清楚，詩人在我們家里会受到我的照顧，使你感到在羅馬尼亞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对嗎？我最崇拜的心肝？”他看着他的妻子簡短地补充着說。

“当然！”厄日妮象小鳥叫似地回答說，“我們應該替他想个办法！”

普拉塔茂努回来接提屠时，戈古找到了一个新借口来罵他：

“你打算把我們的客人搶走，我可要給你加地租！……你向娜迪妮說，我們明天要到她那兒去吃午飯，還要設法叫她也增加地租。就这样啦，厄斐亚尔特！”

## 7

普拉塔茂努趕着他的馬車，虽然也跟他兒子和提屠搭訕，可是他的思想早就飞到別处去了。他不願意把这思想向任何人暴露，連对他亲爱的兒子阿里斯提德他都不願意說出来，这次到阿馬拉去，他非常担心。将要得到的結果会决定普拉塔茂努家庭的命运。他喜欢土地，不单是由于将来按照耕种規程細心地把地种好可以得到很多收获，而且特别是因为土地将会巩固地主的身分。普拉塔茂努認為做一个地主是最大的幸福。自从他担任了农場主的职务以来，这就是他的梦想。現在是他的梦想将要变成事实的时候了。只要他們在地价上談妥，他想不出有比巴巴罗亚卡更好的土地来。他知道娜迪妮总是缺錢用的，他曾經給她垫过許多次現款……还有，娜迪妮并不一定要握有土地，相反地，土地倒是她的一个累贅。今年春天，她曾問普拉塔茂努能否給她找到一个好买主，最后說，到秋天他們再重談这件事。他曾經很穩重地向她說过，只要她的条件不太苛刻，他能够找到許多买主，最近以来，賺錢是很困难的了。土地的收成也不象往日那样好。当然他也向娜迪妮透露过他可能买下，她也了解到这一点。

他是一个当地出生的希腊人，希腊話只会說十几个字。他的喜爱希腊文化，只表現在給他的子女起个英雄名字上，比如：

他兒子叫阿里斯提德，他女兒名叫海倫娜。除此以外，他入了羅馬尼亞籍，希望他的兒子通過參加政治活動將來能做个議員。他為了供他兒子學法律花費了很多錢，並且兒子要什麼就給什麼……可是父親的上进心沒有遺傳到阿里斯提德身上來。他不愛念書，却喜歡吃、喝、嫖女人。在三年的大學生生活中，他沒有參加过一次考試，借口說，等到充分準備好以後他再去參加考試。

“祝你走運，祝你走運，普拉塔茂努先生！”布魯奧克站在酒舖門檻上喊着說。

農場主高興地用一句笑話回答了他。他會向農民們說話，比附近其他地主或農場主更會博得農民們的同情。誰要有了困難，首先就奔希臘人這兒來，他不驕傲，總是傾聽大家講話，並至少能安慰他們几句……

普拉塔茂努把他的車直趕到老公館的院內，為了不打擾貴族，沒有在新公館前停車，只從旁邊溜了過去。他本來有意叫阿里斯提德跟他會見娜迪妮：一個年輕婦女看到美少年是會感到高興的。最後他改變了主意。誰知道事情會怎樣轉化，如果不幸事情搞糟了，最好不叫他兒子看見。

和主人交換了頭几句话以後，普拉塔茂努心想，把阿里斯提德留在外邊是作得對。娜迪妮是同她丈夫和布魯馬呂呆在一起的。她接待他的那種客氣態度，並不是什麼好兆頭，

“我們正在談論你……好像你已經猜到了！……”

農場主作出適當的笑容並吻了娜迪妮的手。既然娜迪妮和普拉塔茂努是談買賣，其餘的兩個人就走出去了……娜迪妮請普拉塔茂努坐到拉烏爾坐的爐子旁邊的安樂椅上，在燃燒得很慢的爐子里，兩塊大木头畢剝地响着。她坐在另外一把安樂椅

上，用一种天真的态度喃喃地说：

“是的……現在我們可以安靜地談話了！”

普拉塔茂努深深懂得人情世故。她的过份和气，正說明她急着等錢用。他企图避免危險，开始談收成……她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收成总要比最低的預算还低的，这事和下雨不下雨有关。錢并不好賺，而粮价不一定总是有利的。我还要向你說几件有趣的事情！”

她向他叙述在外国的三个月中花了很多的錢。因此她不得不求她丈夫帮忙，对她來說，这是一件难堪的事情。格里果列既然客客气气从不过問她的錢財，她也不願意向他要求什么，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中，比如最近这次沒有征求丈夫同意就决定出国的旅行。这时普拉塔茂努才使她注意，自炫他很快回复了她的信，并且离到期还有几个月就給她寄去了秋天的租金……只有他这个可怜的穷小子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张罗这笔巨款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娜迪妮并沒有感到不安，她娇媚地謝了謝他，繼續說她回来一分錢也沒有了，还欠她哥哥戈古的賬。因此她在旅途勞頓之后并沒有休息一下就来到乡下，这样做只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跟他商量預借相当于下一年租金的一笔款項，或者至少是这笔款項的一部分，使她能够还清欠賬。

农場主大声叹了口气。她不卖地，反而要預支地租，这是什么运气！……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希望等着这个秋天的到来啊？……他难过地回答說，他总是希望滿足她最小的要求的，他也作过一切牺牲来保持她的面子。不幸的是，現在客觀情况对他不利。他黑天白日的干活……白費劲！他从前带来的一笔小資本儿几乎要賠进去了。現在娜迪妮要求在到期以前得到她的

租金，而他至今還未能撈回已經先付給她的款項。他立刻算給她听，不管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拿出目前这样高的租額，就連租金的四分之三也拿不出来。至于他自己的收益——肯定是他应得的利益，因为他付出了超人的精力——虽然很微薄，也連想也不要想……

娜迪妮和气的态度立刻消失了，但是她很快又恢复了和气并且微笑着說現在农場主可不缺少，他們比土地还多。普拉塔茂努肯定同意这一点，但是必須弄清楚是哪样的人……一个內行人絕不会付出他所付給的价格的一半……的确，有的地方农場租价涨了。但是那些地方在无情地剝削着农民，因此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农民們已睜开了眼睛，他們要自己有地，决不会甘心繼續忍受而不向欺騙和凌辱提出抗議的。“虽然这里的农业合同是公平合理的，也沒有人想詐騙他們一分錢，但他們总有些怀疑，不安和抱怨！別处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

这一套議論使娜迪妮感到讨厌。农場主理会到这一点，也就結束了他的发言。

随后沉默了一个較长的時間。娜迪妮以一种审判官的神气盯着普拉塔茂努，好象要猜到希腊人的話里隱藏着的一切，他当时虽然表示出一种又温和又謙卑的面孔，但也是神秘莫测的。

“得啦！”娜迪妮突然說，她有点发怒，并且揮了一下手表示她要結束这个会談。

普拉塔茂努意識到他把繩子绷得太紧了，現在要等緩和下来的机会。他知道娜迪妮是个貪得无厌的人，她可能找另一个农場主，到那时不但买不着地，反而租也租不到，那就更糟了！

这时候，格里果列进来了。他告訴娜迪妮說，有一些农民請



求会見。他們也想買她的地，娜迪妮吃了一驚，站起來說：

“我沒有跟普拉塔茂努談這樣的事啊！”

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格里果列堅持要她会見農民。現在他們都在懷疑，要是他們得不到直接的回答，就認為他們是受到了傷害。娜迪妮從來沒有和農民們直接接觸過，也不希望直接接觸。她把農民們看成是野人、坏人。猶疑了一會兒，她聳了聳肩膀說：

“好吧，你既然這樣主張，格里……設法別讓他們弄脏了什麼，也別讓他們把屋子散滿了種種臭氣。”

路加·达拉巴跟着幾個農民走了進來，不久，整個屋子就充滿了很濃的大蒜氣味。

“啊，不要害怕，把你們心里的事都向太太講出來吧！”

酒鋪掌櫃克里斯代亞剛才通知農民們，說希臘人為了確定巴巴羅亞卡的事來到了貴族家。昨天農民們和貴族米隆會見以後，開了一個會，決定不放棄鬥爭，還要在娜迪妮面前嘗試他們的命運。

現在由於農場主的在場，他們有些不知所措。很長的時間，路加·达拉巴才鼓起勇氣用眼睛直盯着娜迪妮的眼睛說：

“太太，請不要怪我們，我們聽說你要賣地，我們就開了一個會，大家一致認為，這塊地一直是我們在耕種着，最好不要把它賣給外人，我們也有可能……”

娜迪妮剛才已經被普拉塔茂努惹火了，現在又被農民的蒜味和意見激怒。其實，她本來不想出賣巴巴羅亞卡。春天，她對農場主說她想擺脫土地，只不過是當時農場主不想走，她又不願意在他給送來錢以後就突然攆他走，就說了句敷衍話。一句空話，竟會引起这么多的麻煩。昨天，她公公的談話已出她的意

外：今天农民們又突如其来地要买她的地。她現在明白了，刚才普拉塔茂努为什么对地价这样抱怨。她毫不隱諱諷刺味地笑了笑，同时瞅了普拉塔茂努一眼。他仍然坐在安乐椅上，两只眼睛盯着农民。他的脸上装出一种惊呆神情来掩盖他內心的混乱，可是在他发热的脑子里不断地盘旋着这几个字：“我的命該如此。”

娜迪妮認為他們談得不少了，就打断了他們的話對他們說，目前，她還沒有意思出卖产业，她对普拉塔茂努很滿意，他能及时付地租，也不压迫农民。农民們为了不使农場主不高兴而很快地同意說：

“这是真的。我們一向就和先生說得来！如果我們硬要反着說，那就太不对了。”

娜迪妮保證她要卖地的話，决忘不了农民。他們不應該听信流言，因为这些流言是那些想从中取利或是居心不良的人散布出来的。这时这位女东家和农民們虽然都沒有瞅普拉塔茂努，但是他仍咽了一口唾沫。

当他們又剩下两人时，农場主温和地問道：

“那末我的事你怎么决定呢，娜迪妮太太？”

娜迪妮简单地回答說：

“我好好想想，再看我能够怎样作。”

普拉塔茂努感觉到腿軟了。他試探着提醒地說：“什么时候我再来見你？”

娜迪妮犹疑地說，她不知道她还在这兒住几天……

“你是否怀恨我，娜迪妮太太？”农場主失望地突然說出来。

“哦，为什么？”娜迪妮伸手向他說，“怎么可能啊？你一点也沒有危害过我。”

下台阶时，普拉塔茂努在内心里苦苦地责备着自己，嘴里说：

“啊，不用说，这下我可栽斤斗了！谢谢你啦！……”

## 8

星期二下午，下起了冰凉的牛毛细雨。就象秋雨一样下得小，但是下得长。戈古和厄日妮到阿馬拉来吃午饭。这顿午餐吃得很快乐，最后谈到回布加勒斯特的問題。戈古必須在星期四回到首都，他没有可耽誤的时间。因为他是議員，国会半月后要复会了，他應該事先跟政界朋友見見面。他提出讓提屠跟他們一起回去，但是格里果列不同意，把自己的客人带走，戈古这样做可不够好。格里果列打算讓他跟娜迪妮一块回去，为的是不讓她单独和布魯馬呂同行。

入座用飯以前，格里果列把戈古和提屠叫到一边。戈古一听談到巴洛列努就起了火。格里果列怎么能想到巴洛列努会大公无私地給別人服务呢？可見虽然他們是朋友，格里果列也并不了解他。“他一向的諾言总是空話，一直到你自己感到厌烦放弃希望为止。”

格里果列小声地提出意見，并补充說，无论如何，提屠不能老沒事作，所以……

“唉，我答应你，只要我回到布加勒斯特，二十四小时以内我就把这个年輕人安插在一个职位上！”議員夸张地說。“我敢起誓，我不是巴洛列努！”

“当然啦，如果你真为他操心的話……”格里果列說，“但是你有时也爱忘事，亲爱的戈古，而……”

“我求你，我求你，”戈古笑着說，“我懂得什么时候該忘事，什么时候不該忘事！”

“你运气真好！”当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格里果列小声对提屠說，“在这件事上，要想使他可靠，那必須由厄日妮来保护你！”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沒有吭声，他很兴奋地听了他們的話。毫無疑問，他生来就是这么幸运的！吃飯时，他吃得很香。后来，人們談起德兰斯瓦尼亚《多依納斯》<sup>①</sup>时，他就唱起《克呂依的路途是漫长的……》那支歌来，大家都鼓掌称赞。就連平常对羅馬尼亚民間音乐不感兴趣的娜迪妮，也要求他回到布加勒斯特时，給她唱他所会的一切《多依納斯》。米隆也直夸奖他。

戈古和厄日妮冒着雨回去了。在門口看到了連风帶雨的情况，娜迪妮打了个寒战，說：

“恐怕我要比他們先回到布加勒斯特！”

老于加搓着手，滿意地說：

“啊，亲爱的，这场雨对秋耕來說，太好不过了！能值百万，值几个百万啊！……”

“当然是这样，爸爸！但是連在城內我都不能忍受下雨！你想，在乡下，我更恨下雨了！”

自从娜迪妮来到这里以后，格里果列变了样。他重新擁抱了她；他明白过来，如果没有她，就沒有生活。他原諒了她的一切过失。一个象她那样的女人，有权利活着，有权利受到人們的尊敬，不應該去过他所要求的那种从吝嗇的占有欲出发的躲在一个角落里的生活。他把她的坚强意志当作是对他的不忠实，把她的浓妆艳抹理解成为罪恶，而不去看它的实質；爱美是人类

---

① 羅馬尼亚民間歌曲名称。

的天性。他并不了解她，不断反对提供新鲜事物，反对变化，于是她就自己寻求——也已经成功了——作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情妇的方法。他呢，经常是对她的一点点任性都要反对，并且对她爱好跳舞和旅行也要指摘！

现在，他还应该随时注意控制自己的情感。拉乌尔·布鲁马吕虽然极力证明他是纯洁的，但是他的在场还不断刺激着格里果列的神经。拉乌尔叙述一些故事，说些双关语的傻话，关心牲畜的饲养，装出耐心的样子忍耐地倾听格里果列的耕种学说，陪老子加玩牌。由于他看出格里果列很看重提屠，所以他就和提屠你我相称。看到娜迪妮闷闷不乐的时候，讲一些法国笑话使她高兴……虽然，格里果列在内心里认为是多余，然而还总是很谨慎地眼睛不离开他的每一个动作。甚至在最亲热的时刻里他也怀疑娜迪妮。他感到她的亲吻仿佛也是对他的不忠实，有时她说出的一句爱情话的声调也引起他的疑心，……他时时刻刻怀疑她是在玩弄他的感情。

新生的爱情催他尽快回到布加勒斯特去。这兒的工作，最多不过一星期，就能结束了。他用试探的口气要求娜迪妮等着他。

“在这烂泥坑里再多住一个星期，就会要了我的命！”她笑着说，“这一次你为什么不为我而放下这些麻烦的事务呢？我们一起回去吧！”

格里果列答应几天后事就办完，他没有留她；他不願意叫她不如意地勉强住在这里，他願意看到她愉快而高兴。

娜迪妮决定星期四动身，但是这天雨下得很大，只好等到星期五再走。格里果列认为这是她为了多跟他住一宿的借口，心里很高兴。

夜里雨住了，星期五早晨的天气很好。外边的泥水没过人们的膝盖。汽车围绕栽植着秋天开红花的心形花坛开过来，停到台阶前。阳光突然从云层中透出来，照射着花坛，花坛上显得格外鲜艳耀眼。娜迪妮上车时，她来回地吻了格里果列，看着花坛的红花，亲切地说：

“这就是你的心，格里！”

在拥挤着送行的佣人中，提屠看见彼得在贵族的院子里遛达，也许是为了接近他心爱的马丽奥阿腊，也许是希望找到一个低微的工作……在他辞别米隆和热烈地感谢了格里果列以后，年轻的提屠握着彼得的手说：

“祝你幸福，彼得！”

“上帝保佑你，先生，”小伙子用一种颤动的声调说。

娜迪妮听到这个陌生的声音，回头一看。她那好奇的眼光和年轻人光亮的视线接触了一会儿。

汽车在石子甬路上缓慢地向前开动，格里果列没戴帽子跟着走。娜迪妮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用她带着手套的手向他送过来飞吻。当他们走到大门口时，格里果列喊司机稍微停一会儿。他登上汽车的踏板说：

“对不起，我有两句耳语要向娜迪妮说……”

他扒在车门窗子上边，双手捧着妻子的头，吻着她的耳朵边，小声地说：

“我爱你！”

娜迪妮的脸冲外，笑着结结巴巴地说：

——Mais tu es fou, petit chéri!①

---

① 这一句话是法文，意思是“你真了不得，亲爱的！”

接着汽車就風馳電掣般地開走了。格里果列眼盯着它，直到只能望見一只小手象一只白鴿子似的飛翔在人頭上。

汽車飛快地前進，污水和泥點濺滿道邊，突然，小尤加聽到發怒的喊聲：

“該死的！”

這是約翰納老奶奶剛走到路邊，濺了滿身的泥水，正在嘟囔着抖她的衣服。

尼斯多爾·木賽尼古的妻子安日麗娜，光着腳抱着一個孩子，手里拉着剛剛四歲的另一個孩子，正沿着大路往上走。孩子也光着腳，踩着拖拉在泥中的長汗衫的下襠直晃搖，小孩不斷地哭着說：

“媽媽，我餓！……”

女人愁眉不展，一邊拉着一邊安慰地說：

“住嘴，孩子，住嘴吧！”

汽車和象白鴿子似的小手不見了，格里果列仿佛從夢中驚醒過來似地嘆息着。他只能聽到孩子哭的聲音，母親安慰孩子的話和老奶奶嘟囔聲：

“該死的！”

## 第四章 光 明

### 1

在整整两天中，提屠不断叙述他所遇到的事情和他在乡村度过几天的情况。首先是他的房东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叫他詳細講述了这一切。她只要偶然不談約翰和米米的事，就会急着想打听所有的事，或者是无故与人吵鬧。另一个夜晚，他又对賈沃里拉斯全家作了一个詳細的叙述。鞋匠的兒子曼德尔松刚退伍回来，特別关心农民的痛苦；他滿腔憤怒地說社会上的不公平达到頂点，将要引起暴动，忿恨的民众将被迫自己站起来主持公道，那时，我們整个的国家将要在火焰和血泊中倒下来。

年輕的提屠无疑是有前途的，但是必須控制自己。他不知道世俗的风气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他認為最好不要太露鋒芒。他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来講娜迪妮的事。提屠說，娜迪妮是个迷人的人，虽然实际上她不大注意提屠，但对他也表示了好感。在汽車中她喜欢用法語同拉烏尔談話，对提屠說得很少。

星期日早晨，提屠到阿尔甘特里大街拜訪戈古·約內斯庫。他曾經答应給提屠安插一个位置，最多不过二十四小时。但是在作礼节上的拜訪时，对这件事不妨再提醒他一次。



“办妥了！”議員胜利地喊道，“明天你到《德拉波吕尔》报社编辑部去上班，你去见德利塞亚努，记住他的名字，这是报社总编辑，你对他说是我打发你来的。薪金并不怎么高，以后我们再设法解决……”

提屠惊喜得连几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戈古喜欢受到旁人赞扬。他事先没有把这事告诉厄日妮，正是要她感到惊奇，当她出现时，戈古详细地叙述他办理这件事的经过。他自己思忖：到《世界》报社或到《阿代瓦吕尔》报社给提屠找工作对他这样重要議員的身分合适吗？他能向本党的报纸介绍，为什么要去冒拒绝的危险呢？再者，德利塞亚努是下院的同事，又是朋友，于是决定去找德利塞亚努。他是殷勤的、亲切的，毫无困难地答应了，但是必须和报社经理商量一下。啊，他去了！那儿总是冷静和忧郁的！经理是个肥胖的犹太人，戴着金丝眼镜，以原则和数字为借口说：报社开支太大，报纸虽然编得不坏，可是销路不好，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愿欣赏流利的文笔和犀利的辩论了。现在人们都爱看凶杀，诽谤等等新闻”。

“我们争论了一个钟头，我忍不住了！”戈古傲慢地说，“我站了起来，两手插在衣袋里，干脆向他声明：‘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只要满足我的要求！要不然……’没有再费什么事，经理就答应了！他简单地补充说：‘是啦，議員先生！你要知道，我什么也不能拒绝你！’”

戈古不愿意向两位赞扬他的人说明的事，是他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掏出钱夹子，预付了他所介绍的人的半年薪金。在眼上写的是議員戈古·約內斯庫的捐款。

厄日妮拥抱了他，亲切地向他致谢，这就完全满足了他的心意。以后夫妇俩又热情地向年轻人祝贺，请他和报社编辑部联

系后，改一天来用午餐。

“以后，在报上你要设法随时给我登一小段！”戈古在送他走的时候，用半开玩笑半严肃的口吻向提屠小声地说。

提屠首先要看一看《德拉波吕尔》报的版面。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报。他转了十几个报摊，最后买到了一份。马上打开，仔细看了一下。依他看来，这报象议院里的演说那样贫乏，空洞，枯燥无味。他失望了好一会儿。他希望的是另一种事，现在怎么办呢？为了开始……

回到家里，他想把整个报纸的情况熟悉一下，从报的名称到负责经理的名字读起《德拉波吕尔》日报来。他正在费力地读一个上院议员署名的冗长社论的时候，约翰敲他的门，说：

“亲爱的，你出来一会儿。我妹妹要认识认识你，因为莱努塔把你当作首都教堂的圣龕<sup>①</sup>一般来崇拜了！”

亚历山德来斯库太太希望得到约翰一家的欢心，曾设法给唐塔找对象，唐塔的两个老人很为除了美貌以外别无嫁妆的年轻女儿的前途担忧。目前，亚历山德来斯库太太看中了提屠。因此她逢人就說，提屠按时付房租，他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和贵族们往来，以他那新闻记者的身分，不知道在那一天，他可能象她丈夫在军校时的老同学高斯代耳·彼得斯古一样，突然被选为議員。

“提屠先生，请看看我家来串门的天使吧！”亚历山德来斯库太太温和地赞叹着說。

唐塔脸红了。她那高高的身段非常窈窕。碧綠的眼睛中閃射着一种水汪汪的光芒。年輕人的心有点乱了。亚历山德来斯

---

① 是天主教会的教堂中被人崇拜的圣人的遺骸。

庫太太看到他这样异常高兴，一会儿，她以一种交际家态度接着說：

“好吧，現在我們該走了；你瞧，我們正要出門。我只是要叫你瞧瞧她，欣賞欣賞她。但是不要为这个悲伤啊！哦，后天晚上，我把你領到她家去，在那里，你要有意的话，那就可以自己向她求爱了！”

提屠又埋头看上院議員的論文，在單調的字里行間，不斷地閃耀着唐塔的綠眼珠的光芒和她嘴上的微笑，好象是一个想不到的又很动人的誘惑。

第二天他到《德拉波呂尔》报社去。办公室的工友把他領到編輯部秘書那里。在一間大厅里面，一个沒有刮脸的、鼻子上架着大眼鏡的人，独自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大剪子在一堆報紙里搜尋材料。他看了客人一眼，仍然繼續工作。他剪完了報紙，用手扫掉了桌上的零碎紙片。一听到提屠要見德利塞亚努，他就厌烦地說：

“总編輯不常到編輯室来，你在这兒不容易找到他。如果你有論文的话，你可以向編輯主任說，他就要来了，或是对我說也一样。”

提屠向他說明拜訪的目的，秘書皺起眉头說：

“哼……我們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編輯多于讀者，可是不用剪刀还办不了事。发薪的日子都来了，写稿的时候就沒一个来的。这是領導上的事，早就与我无关了……”

为了确实知道年輕人的情况，他在一个紙条上写了两行字，叫一个工友送到經理室去。答复到來得很快，秘書于是繼續說：

“好啦，你被录用了！很好，你有意写文章嗎？但是写什么呢？”

他逐漸不皺眉頭了。他有顆善良的心。他自認為是羅馬尼亞所有編輯部最精明的秘書，因為人們都瞧不起他，他就自認為是作了別人的犧牲。他已經討厭在這個謠言窩里干這個比苦力还不如的工作，其他的人跟他在一起感到不光彩，裝滿口袋后就投到銷路廣的報紙編輯部去。

提屠是德蘭斯瓦尼亞人，秘書叫他負責在德國和匈牙利的通訊中搜集有關羅馬尼亞和住在喀爾巴阡山北部的羅馬尼亞人的新聞。他遞給提屠一疊沒有打開的報紙。在編輯部，除了懂法文的以外，沒有人能懂別國文字。他可以把報紙帶回家，慢慢地閱讀。不必寫得多，要寫出簡短生動的評論，這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報紙所應該作的。不幸，《德拉波呂爾》報……當然，這張報如果能每星期至少刊登一次社論，那就很好，應該試一試。因為它擁有一些糊塗政客，也刊登不少他們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論文。但是不應該忘記《德拉波呂爾》是官方報紙，因此他必須聰明一些。更因為黨的領導人的位置有許多野心家覬覦着，他們正在暗中拆台，急不可耐地找尋漏洞，以便利用它反對目前的領導人。

“好了，朋友！”秘書親切地結束說。“你也可以回家工作，熟悉業務的時間很多。但是我請你每天早晨到這兒來，我很可能要你幫忙。”

他就叫羅絮。

提屠回家去了，在屋子裡開始熱情地工作起來。他想，只要聰明和勇敢，今後擺在他面前的道路一定能走得通。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同約翰到他的父母家打牌去了，一定會在那里逗留得很久。大雜院里寂靜無聲，一點叫喊或咒罵聲都沒有了。晚上，他的文章快要寫完的時候，聽到走廊裡有腳步聲。他猜想是

里  
3  
六

他的学生馬丽奥阿腊来了，他高兴起来。一連工作了几个鐘头，来一位女客是值得欢迎的，即或是馬丽奥阿腊来也好，他很快向門口跑去迎接她。

“媽媽沒在家？”米米很自然地問道。

年輕人惊奇地回答說：

“沒有在家……但是，太太，請屋里坐。我这就……”

“啊，既然来了，那就看看詩人的窩吧！”

提屠高兴起来，来回地吻她的手，請她多呆一会儿，好讓他仔細地看看她，告訴她自从那天看見她以后，再也忘不了她……米米仿佛沒有听他說什么，又好象早就知道他要說什么似的打断了他的話說：

“我在結婚以前，每逢放假从学校回来就住这間小屋。那时，这間屋子媽媽总不往外租……在这个小床上，甜蜜的夢可沒有少做啊！”

年輕人鼓起了勇气，要她脫了大衣，嘴里嘟囔着說：

“米米太太，我請你……我不咬人！真的！我不会咬人的！”

米米大笑起来，說：

“我相信你……还有，我也不允許你……給留下什么痕迹！”

她为了使他安靜，用一种充滿情感的声音接着說：

“我同情你，但是……”

提屠的心神蕩漾起来，他用力抱住了她，热烈地吻着她的嘴，想法把她拉到床上。她发出滿意的啧啧声音接受了他的吻，以后又輕輕地避开他，低声說：

“你怎么不老实呢？想讓我后悔到这兒来嗎？……現在不行，相信我的話吧！下一次吧！請你忍耐一些时候！”

她把扣在金色头发卷上的帽子扶正，靠門站着，为了避免受



娜迪妮沉溺在繁忙的交际应酬中，观察不到于加的殷勤。即使在其他的情况中她也沒有看出这一点。她認為她受人爱是很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事。人人都是这样娇縱她的，首先她父亲就象崇拜偶像一样地对待她，就是到现在还是一看見她就高兴非常。她却只是爱自己，她認為自己應該拥有一切，什么也不能少。她并不为赏心或縱欲而从事娱乐。在她看来，这些娱乐无疑是她美貌的附屬条件。她并不因格里果列不能滿足她的情欲而欺騙他，就好象她不因为烟能使人迷醉而吸它一样。她認為應該尽一切力量提高自己的身分，把自己裝飾得和一尊圣像似的来盖过所有的妇女。她長時間一絲不挂地对着鏡子欣賞自己身上的曲綫美。一个早晨，她都是赤裸着身体在自己房里踱步，以便尽情地欣賞自己。

拉烏尔正象摩登女郎身边的狗或是人們隨身带的护身符一样，成了娜迪妮离不开的侍从和任意泄忿的对象。他和許多人一样，長時間以来一直追求她。最后她接受了他，这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一种无所謂的心理。在交际場中他被人認為是一个聪明男人，在他那伙人中，他受到相当的尊敬。她感到和丈夫在一起不如和拉烏尔在一起随便。她对丈夫保持着一种法理上的尊敬。可是对拉烏尔，在精神上她用不着照顧他，况且他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对残羹冷汁也会滿足。他是她的舞伴，从这一点來說他还是有用的。

格里果列对布魯馬呂这样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一种反感。他看不起这个人，也認為娜迪妮容忍这些“放肆的仆人”确实不对。格里果列很懊悔他沒有用諒解的爱情来阻拦她走向歧途，他只用一些爭吵的方法，結果反而促使她更加固执。如果从結婚起就諒解她，幸福生活也不会中断四年，在他們兩人中間也不

会造成一道鴻沟，現在，在这道鴻沟上必須修建一条新的桥梁。

他看出了自己的錯誤后，十分自然地下了决心要很好地来弥补过去的缺陷。他有責任保护娜迪妮，使她摆脱一切誘惑，并不是把誘惑完全取消，而是由于加經常在她身边来满足她。他現在了解娜迪妮在物質方面的顧慮，就情願用一种討好的說法来满足她的需要：

“我要使我的妻子成为一个最美丽的人！”

娜迪妮不相信她的耳朵会听到这样的話。她已經看惯了于加对这些費錢的豪华举动一向是寬容而不关心的。她无所謂地回答說：

“你真好，謝謝你，可是我怕錢数会吓倒你。”

“只要是为了你，多大的錢数也不会吓倒我。”格里果列摆出一种被爱情征服的神气反駁着說。

从結婚以来，他們沒有作过的事情，現在要开始作了。他同娜迪妮郑重其事地談論起她的裝飾来了。她給他拿出最新的服装画报，給他講解剪裁方法、衣料和別的零星附屬品。于加非常認真，好象談論生活問題一样地感到兴趣。这个問題，他們一連談了好几天，娜迪妮惊奇地發現于加对妇女的美容有細致的观察和独到的見解。有一次对他这样說：

“我一向認為只有耕种的問題才能使你起劲。現在知道我錯了。”

格里果列笑了：

“自从我遇見了你，我就拿你当作唯一的亲爱的人。如果我沒有这样想过，那肯定是我的錯誤。”

他們回到布加勒斯特大約两个星期，有一天，普拉塔茂努又来請見。娜迪妮对見不見他有些犹豫。現在于加亲自支援她，



她不那么急需农场主帮忙了。另外，她在国外旅行时欠下戈古的债务，他已经答应可以延期偿还了。

普拉塔茂努进城的主要目的是送他儿子到大学注册，同时也想借机会来消除他和娜迪妮之间的不愉快的隔阂。他儿子早已回家去了，在乡间能够更好地准备决定在圣诞节后参加的考试。因此普拉塔茂努有时间料理他的事情。他想尽各种办法，找到了明年春季应付地租的一部分款项，把它拿到主人这里来，表明他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愿意使她满意的。他深信在这许多证明忠实的证据之下，她不会拒绝自己唯一的小小的要求。当然还是买巴巴罗亚卡的事。那一天他从娜迪妮的嘴里听到了她暂时不想卖地。他还听农民说米隆也想买这块地，声明愿作这块地的买主。如果她接了预付的明年的地租，就请她说明，在出卖土地时，如果她认为他出的价比别人高，应该先卖给他，那么这笔款就作为定钱。对她来说，这只是一种形式，对他来说，是不确定的保证；但在证明他的忠诚意义上是宝贵的，同时也承认他多年来的勤劳的服务态度。

娜迪妮让他尽情谈下去，主要是他带来了钱。她父亲曾教导她不该拒绝金钱。对于他所要求的事，她毫不考虑，因为她一点也没有出卖巴巴罗亚卡的意思。卖比租要麻烦得多。一传出去她有意卖地，麻烦就开始了。

“你从哪儿听说我要卖地呢？”娜迪妮说，“除了我以外，人人都知道我要卖地，也都要来买我的地。大概我也知道点……唉，先生，我已经跟你说过，你也听得清清楚楚：我干脆说不卖，我连卖的意思都没有！这够清楚、明确而又肯定了吧？”

“在任何情况下，我的请求可不要使你为难啊！”普拉塔茂努装出动人的样子说。他认为同女人打交道，没有什么事会是肯

定而明白的。她前些日子要卖地，今天又不卖了，明天她还会变卦！

“那么……”她心不在焉地说，“好吧，随你的便吧，我想先告诉你，让你以后不致于说……”

后来，她把她对农场主所表示的态度告诉了格里果列。她不願意把这些事隐瞒起来，更不願把接受了一大笔款項的事不告訴他。这样可以讓他少为自己花些錢。格里果列总是重复地对她说，她的收益完全由她作主，他不想干涉。当时他的意見是她不應該給普拉塔茂努那种即使是无效的保証，为什么要保証未来的事呢？

娜迪妮后悔向他說出这事，沒有办法，格里果列总是吹毛求疵和令人討厭的。他看出她的不高兴，就赶快补充說：

“我說得过火一些……請你不要見怪，娜迪妮！……我求求你！……你高兴吧，你的笑容就是我的生命！”

### 3

“唉，基利拉，你不認識字嗎？可惜……你来，我叫你看点东西。”

在一間只摆着一张松木桌子和几个小凳子的小屋（管理領地的办公室，坐落在整个田庄佣人占用的房屋之間）中，普拉塔茂努打开他的大皮夹，从里边抽出一张白紙，直在管家眼前摆。

“你看这张廢紙，基利拉……你仔細看看！唉，小伙子，这就是巴巴罗亚卡！”农场主十分高兴地喊着說，“是的，事情成了！你可以向农民們去說，告訴他們，用不着再往貴族那兒瞎跑啦，省得跑細了两条腿！”

“我祝賀你永遠保住這塊地，永遠快活！”基利拉恭恭敬敬地回答說。

“但願上帝聽到你的祝賀！”普拉塔茂努表示謝意地說，“基利拉，我辛苦了一輩子，在我的晚年，我應該有一塊地。你知道我的情況，我晝夜工作，得不到休息，東奔西跑，忙忙碌碌，毫不猶疑地和你們一塊兒干活，不象許多貴族那樣在陽台上喝着咖啡，淨等着烤鴨子往嘴里飛。可是有人認為我碍他們的事，想把我一脚踢開。唉，基利拉，這公平嗎？你是個老實人，你來評斷評斷！”

“農民並不反對你啊，先生！”管家反駁說。“他們也沒有地，因此也費盡一切力氣想買地。”

“他們願意買多少就買多少，碍不着我的事。”農場主迭起他那張文件說。“他們買吧！基利拉……但是為什麼非要買我的領地呢？……”

很久以來，普拉塔茂努就等着發泄發泄的機會。

他認為農民到娜迪妮那兒和他爭着買這塊地，是對他忘恩負義的舉動。他並不象他所表現的那樣重視這張收據，他現在只是在農民面前利用它來抬高自己的身價。為了阿里斯提德的緣故，他也需要這種安慰。他兒子堅決要回鄉間而不在布加勒斯特享樂的事，使他很不放心，他不能向任何人說出心事，也不能向他那頭腦簡單的妻子吐露胸懷。他怕他兒子和村子里的一個姑娘勾搭上，會作出什麼傻事來影響他的前途。阿里斯提德守口如瓶，什麼事也不向他父親說。對於作父親的想和兒子談這種事，也確實是一件為難的事，這樣可能傷害了兒子的心。在普拉塔茂努的心里感到難過，忐忑不安。

基利拉急于想把普拉塔茂努告訴他的新聞向別人說說。在

这个星期他不能离开哥里加努农庄，只有到下一个星期日，他才有工夫跑回阿馬拉家去料理一下私事和談談心。他把小車停在布徐奧克酒鋪前面，从教堂出来的农民总是聚到这里，他叫老婆和女兒回家去等着他，外边有几个比較穷的农民躲在凉棚下避雨，叹息着互相訴苦。基利拉和他們打了招呼就进酒鋪了。路加·达拉巴在和村长吵嚷，周围有一伙人默默听着。当他看見基利拉时，好象看到同盟者似的高兴起来說：

“是上帝打发你来的，基利拉！……唉，你一定都知道！……”

酒鋪掌柜趁机拉主顧：

“你們怎么站着，老乡們？你們挡住了道，过不去人！……  
喂，坐在桌前！不要害怕，它不咬人，我不跟你們要錢！……請，坐在这兒……喂，輕点，老乡們！喂，村长，你該給他們作个榜样！”

他順利地使他們坐下了，也卖了几杯酒。

伊翁·布腊威拉在談到巴巴罗亚卡时，故意高声重复地說，已經从上帝那里得到自己应有的一分的人們，还想再要土地，穷人却仍然一无所有，这太不公平了。

“喂，一个鐘头了，他就这样使我发火！”路加向基利拉·彭諾生气地說。

“唉，他說的对，我們的村长，”特利封·居如插嘴道，“路加叔叔，你作的不对！不对，再說一句不对！……如果你們都把地买去，国王怎么能給农民分地呢？”

大家都同意这种說法，达拉巴毫无感情地問道：

“穷鬼，誰告訴你說国王要把地分給农民們？”

“人人都知道，只有你們这些不願意听的人不知道这事！”特利封用責备的口吻說。

“他應該分地，要不然我們活不了！”一種仿佛從地里鑽出來的粗聲說。

路加·達拉巴曉得大家都在反對他，就改了聲調說：

“我很願意你們有理，老乡們，但是我很怕我們還不得不吵下去，而土地仍然是人家的！……那麼，如果我鬥爭，特利封，你想是為我個人，還是為了大家？……至於我，上帝保佑，我還有辦法……但是，我已經說過，為什麼別人會有地而我們卻沒有呢？我並不是主張只有我和馬蘭·斯坦分到地，而是願意讓一切好人和願意勞動的人都分到地。伊納特、特利封，以及任何人都可以分到地，只要上帝幫助我們得到地的話……老乡們，難道不應該這樣嗎？”

解釋占了很長的時間。村長冷笑了一下。他曾因為農民不信任他而感到難過。基利拉·彭諾覺得挺為難。他早就想插嘴，看到路加說得很起勁，就沒有打斷他。最後，當他聽到人說起希臘人為了巴巴羅亞卡到過布加勒斯特去的事，就認為時機已到，也嘟囔着說：

“我看，他不是無緣無故進城的……”

路加的情緒立刻低落了。布徐奧克想聽得更清楚些，走下了櫃台。

“你怎么早不說話，既然希臘人手里已經有了證據，你還讓我們爭論什麼？”基利拉敘述了他從普拉塔茂努嘴里聽到的一切後，布腊威拉也嘟囔着說。旁邊的人也都忿忿不平。村長忘記了他的自尊心所受的打擊，用一種不安的神氣接着說：

“那麼……”

路加·達拉巴好像嗓子和面色都變了，茫然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喃喃地說：

“哦，我們決不讓他們拿我們开玩笑！”

其他的人，有的比較安靜，有的比較激動地重複說：

“這個我們可不能容忍！”

#### 4

首都，在它的主要建築物上飄揚着三色國旗，展開了歡樂的笑容。勝利大道上鋪了灰色沙土，便道上擠滿了人群。金黃色的太陽從雲層中透過來，淡然地注視着這一切景象。國王的儀仗懶洋洋地走向首都大廈。衛隊的馬蹄踏在柏油路上得得地亂响。警察局長威風凜凜地站在最前面的車上，頭戴大禮帽，身上閃閃發光，指手划腳地指揮着，偶爾回頭看一看，儼如供人欣賞的樂隊指揮。

議院中好象分窩的蜜蜂群，任意地小声交談。來賓席上擠滿了婦女，好象一個鮮艷的花籃。寶石象是天鵝絨花瓣上的露珠閃閃放光。外賓席上，穿着制服的侍從武官夾在穿着國際禮服的外國使節們中間，好象在枯草中開着的花朵。

會議大廳的周圍擺設着半身像、头像和其他裝飾品。几百只手伸出來，緊緊地握着。主席台前，有一群穿着黑禮服的人。這兒那兒有幾個議員抬起頭來望着來賓席，尋找他們熟識的人，或用手向一些笑臉拋過去飛吻。

“那是戈古！”興奮的厄日妮向帶着滿意笑容的娜迪妮小声說。

在下面，戈古·約內斯庫笑嘻嘻地直打手勢，誰也不懂，但是娜迪妮猜到了他的用意，他是在問她給她們……留的位置是否滿意，娜迪妮只掀動一下嘴唇低聲說：

“很好，謝謝，你真好。”

戈古又消失在黑礼服中去了。不大一会儿，他用手拉着拉烏尔·布魯馬呂又出現了，他直給大家行禮，一面不知還在說什麼，但是誰也聽不見。

“这家伙在場內干什么？”在厄日妮后邊的格里果列說。

“怎么，你說他在那兒干什么？”娜迪妮很自然地說，“他是逢會必到，到處都鑽。他的交游很廣……”

突然場內浮動起來。在兩側門那兒一些穿着黑禮服的人們都擁擠起來。穿着閃閃發光的祭服的司教們耀武揚威地從右門進來了；穿着節日盛裝滿身金晃晃的將軍們從左門進來。在一個門口有人狂叫了一聲，

“國王陛下駕到！”

一陣陰沉沉的寂靜突然變成雷般的掌聲，直到國王以國家元首的手拿出一張紙，掏出眼鏡，小心地戴上開始念時為止，

“參議員先生們，眾議員先生們！”

在每句話後，或者幾乎是每句話後面，都響起時而平靜時而熱烈的掌聲，國王就停住不念，從他的眼鏡上面打量對准自己的人們的各種臉，這些人的眼光好象千萬條光綫聚集在一個奇妙鏡子的中心……

“……我經常關心勞動農民階級的繁榮昌達，因為他們是國家強大而堅固的基礎，民族的前途有賴於他們……”

格里果列由於激動而發干的嗓音跟着掌聲喊起來，

“萬歲！萬歲！”

娜迪妮稍微回過頭來責備地瞪了他一眼。

國王宣讀完了，響起萬歲的喊聲，直到國王出門為止。這時大家也都準備出去。

“真好玩！”娜迪妮在走廊中小声說，“不是嗎？……国王多么好哇！”

外边排列着美丽的轎車和漂亮的臥車，有許多人在笑着；握着手，还有仪仗队的軍乐队，奏起了軍中进行曲……

狗咬得很厉害。雨下得很大。

“去，我的丈夫，出去看看，別讓狗咬了人，再給咱們添麻煩！”

依納特·塞塞尔一面嘀咕着一面从小凳上站起来。当他开门时，正在不断拱門的猪从他两条腿当中窜到屋里。他走出去說：

“活該，管它媽的呢！”迈过門槛时他喊道，“滾开，混帳东西，你們这帮家伙都叫鬼勾去才好呢！”

随后，他看見收稅員彼尔騷德斯古在院子里踰着泥，正用雨伞打着向前扑去的狗，在他身后几步远跟着村子里的更夫。

“喂，依納特，你还叫我在这样的天气来找你嗎？哼，你也不可怜可怜我？”

惊慌的农民首先喝住狗說：

“嘿，瞎狗！你怎么不听话！”

随后他小声地說：

“先生，我没有想到你会来，老天爷！只是穷困压得喘不上气来……要不然，我这穷小子早就去了！我認得村公所在哪兒，上帝保佑，我的腿还能走道！”

收稅員走到他跟前。合上雨伞，輕輕地抖了抖雨点：

“一提到繳稅就哭穷；可是一有工夫就去泡酒鋪！唉，依納特，我認識你們这路人！没办法，別拿我开玩笑！就是因为



們，才跑坏了我的身体，糟蹋了我的青春。”

“哪个酒鋪？”农民反駁說，“好些日子了，我連一口酒都沒喝过。在这样的时刻……他媽的誰还想喝酒呢！”

“唉，少說廢話，我不是来跟你聊天的！”彼尔騷德斯古一进屋就打断了他的話。

他的妻子靠着爐子站着，四个孩子围着她，他們好象被老鹰吓傻了的小雞一样。猪正在得意地哼哼着，惊奇地揚起它的尖嘴。收稅員站在小屋中打量了一下周围。他的个子高，身子笨，头頂着屋梁，他从更夫手中拿过来賬本，写上几个字，扯下了一张。

“你听着，依納特！”他严厉地說，“我把你的猪登記在这上面了，我看你也沒有別的值錢东西。你懂了嗎？我暂时不把猪赶走，不讓你說我不好。你可別过一个星期，那样我的上級也不答应，我也不想再到你們这个泥塘里弄坏我的鞋，你又不会給我买双新的，只能讓我光着脚走……依納特，就这样办了，快点。要不然，猪就要到我家去了，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他妻子难过地喊了起来：

“哎呀！你可不要真的弄走我們的小猪！好老爷，要不然，孩子們就要餓死……我們只有这个，我們每天人不吃都要喂它……大猪不是我們的，我們沒有飼料，并且玉米，它……”

彼尔騷德斯古好象沒有看見她似的，怕把脑袋碰在橫梁上，一低头就出了屋。依納特灰心丧气，有礼貌地跟着他到院子里，不住央告說：

“該怎么办，收稅員先生，怎么办呢？”

阿里斯提德·普拉塔茂努打发女仆把管家的姑娘盖吉娜叫

来。因为她会熨裤子，能巧妙地熨出裤线来，不象那些笨货连怎么烧熨斗都不会。

阿里斯提德一人在家，他的父亲到科斯太什蒂打官司去了，把基利拉·彭诺带去作证。一清早他的父亲带着他的母亲坐车走的，基利拉的老婆也跟了去。本来也想带阿里斯提德去逛一趟，但是他拒绝了。他想趁着剩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地讀書。他妹妹在一星期前就到匹特兹蒂朋友家里玩去了。

盖吉娜跟着女仆胆怯地走进年轻主人的屋里。

“啊，小姑娘，你又聪明，手又巧，你给我办点事……”

阿里斯提德告诉她应该作什么。熨斗在烧着，桌子上湿手巾旁边铺着一条裤子。他狠狠地骂了女仆一顿就把她打发走了。

“我来试试，阿里斯提德先生，”盖吉娜看见对待女仆的情况，惊惶地说，“我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她熨起来了。阿里斯提德在一旁看着她，她那苗条的身子稍稍俯在熨斗上。红头巾在脑后系着，勒住了她的头发，完全露出来的脖颈微微地弯着。在肩膀向下一点的地方，青年人从半敞着的薄薄外衣中间看见丰满的圆乳房和象新鲜嫩芽似的乳头。他就稍微一低头，吻了一下年轻姑娘的脖颈。盖吉娜吓了一跳，用惊惶的眼睛盯着他。

“盖吉娜，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阿里斯提德从她手里拿下熨斗放在支架上，说，“一个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他用一种轻蔑的手势指着熨斗接着说，“就为这个活着吗？”

盖吉娜害怕得两眼盯着他的眼睛往门那边退。他抓住了她的手：

“你怕我吗？……说真的？这可能吗？……我可是为了你，由

于爱你才不願住在布加勒斯特……”

姑娘仍旧打算往門口跑去。于是他把門鎖上，抱住了她，繼續用一种貪婪的火热的声調說：

“为什么你不願意稍微笑一笑，盖吉娜？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呢？……不，不，我不要你这样看我！”

他就吻开了她的嘴，眼和脸。盖吉娜小声說：

“你为什么拿我开玩笑，阿里斯提德先生？……”

她感觉她被拖向一个角落里，她一看那里有一张床，接着說：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我要喊了！……”

“不要这样傻，盖吉娜！……不要这样！……”阿里斯提德輕輕地咬着她的嘴唇說。

在雷一般的掌声中，幕落下来了。在弥漫着人的呵气的大厅中，灯突然亮了。休息几分鐘，大家平靜下来，望远鏡又举起来了。娜迪妮坐在包厢中，好象一个受尽信徒們崇拜的偶像似的。她懶洋洋地向乐池座里瞟了一眼，还和坐包厢的人互相打了招呼。在她匆匆扫了一眼以后，輕輕地指給格里果列說：

“你看見沒有？連普雷德列亚努一家都来了……什么力量使这个吝啬的家伙花这多的錢呢？”

“我还没有到他家拜訪哩！”丈夫惋惜地說，“我不知道他們从乡下回来了……”

观众来回走动起来。包厢充滿了贊叹的喊声：

“啊，真漂亮！……伟大的艺术家！……他演得象个神仙一样……我在巴黎看过这剧……是的，总是他……”

格里果列趁着人們挤来挤去的时候，跑到普雷德列亚努的

包厢里，說了几句話。蒂克拉惊奇地說：

“瞧，你变得多快！……簡直是另外一个人了！”

“看得出来嗎？”格里果列說，“我真有点难为情，但是……我現在是在大談恋爱呢！”

奧丽加帶着不怀好意的笑脸看了他一眼。蒂克拉向娜迪妮挤滿了各种爱慕她的人的包厢瞧了一会兒，她沉思地喃喃地說：

“的确，她显得更漂亮更誘惑人了……”

于加感謝地吻了她的手。

当幕又拉起，大厅又重新黑暗时，娜迪妮低声說：

“格里果列，散戏后咱們到哪兒去？”

以后，戏演得最熱鬧时，她小声地接着說：

“拉烏尔发现一家新夜总会，跟巴黎的完全一样，还清靜，是上流人物常去的地方……我叫他給咱們定了座，散戏时叫他来这兒接我們。我作的对嗎？……戈古夫妇也一同来。……”

“你作的一切都好！”格里果列悄悄地撫摩着她搭在椅背上的胳膊說。

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有一家小的夜总会，門面并不显眼，里边富丽堂皇，非常华美，灯光耀眼，气氛宜人，侍役长是地道的法国人，还有几間优雅的套間。夜总会的老板是一个貴族家庭出身的有名人物，在巴黎揮霍了大批的家財，不久前，他才拿剩下的錢在这里开了这个夜总会。他亲自招待主顧，很有气派，好象老爷在晚会上招待宾客一样。拉烏尔·布魯馬呂当然和他是朋友，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作了介紹。娜迪妮滿意地笑了，并且不住地用法国話重复說：

“啊，是的，真是太漂亮了，很有巴黎的情調！”

小厅中挤滿了穿礼服的先生和露着肩头的太太。仆役們端

着盛滿東西的銀盘子穿梭般走着。台上有個西班牙舞女拿着小木板興奮地跳着舞，由西班牙琴師伴奏。那個舞女下台後，樂隊繼續奏着馬德里和塞維爾的曲子。一個鋼琴演員上了台，他開始奏一支輕松的催眠曲。這是給一位法國歌手作準備，這位歌手既可愛又漂亮並且很有名，受到知音者的熱烈歡迎。歌手动人地向左右笑着，大的亮光息了，只剩下几支藍色的燈光象在夢幻里一樣伴着曼妙歌聲。跟着又出現各種亮光，每一種都有它的特殊的顏色。隨後，一個仆役把西班牙樂師丟在鋼琴邊的一把六弦琴遞給歌手，燈光變成玫瑰色，那位聽眾歡迎的歌手，走近娜迪妮身邊，用顫音給她唱了一支失戀的曲子。

煙霧卷着酒氣彌漫了整個屋子。眼睛發亮。白光在困倦的臉上顫動。聲音模模糊糊地消失了……

在車上，娜迪妮裹在皮大衣里高興地說：

“上帝保佑，布加勒斯特開始變得更文明了……今後不會到處都是小腸子鋪<sup>①</sup>、吉卜賽樂師和乡下佬了！……對不對，格里？”

“當然羅！”

“這個歌唱家很有意思！”停了一會兒，她接着說，“你沒有注意到他是為我唱的嗎？”

格里果列感覺她在自己身邊又高興又有熱情，就用一種貪婪和服從的聲調說：

“因為你是最漂亮的呀！”

“是你嗎，彼得？”

---

① 專賣羅馬尼亞的特殊臘腸子的。

“是的，是我啊！媽媽，開門！”

他進了家，屋裡漆黑。只有爐中的火散出一圈紅光。

“你還沒有睡覺？”彼得問道。

“這怎麼能睡呢？給他們作飯吃，打發他們上床，直忙到現在，”他媽正在火爐旁邊忙碌著，一面說，“孩子，你回來的這麼晚。你要知道，我真為難，你們弟兄多，不知道怎麼作才叫他們吃得飽，還得給你留點。噢，天啊！”

彼得坐在木床上，咳了一聲說：

“噢，媽媽……我回來晚了，不是為了玩，也不是為了尋開心。”

她的母親盛滿一盤飯給他放在桌上。這時，只聽到小伙子咀嚼的聲音，吃得很香。孩子們有的睡在木板鋪上，有的在床上，還有的在壁爐上。他們全都沉入了夢鄉。彼得吃到半飽的時候，才告訴他媽，在老貴族那兒還沒有辦好自己的事情。管家說彼得也許有道理……但貴族總是說一不二的。貴族確實曾告訴他說去年冬天給他買牛的款子，可是沒有說不扣除彼得的欠債……

“就是這個，叫我幾個星期幾個月地等著……你那可憐的父親去世快一周年了，”他母親帶著哭聲說。

“是的，但是，我不叫他們隨便欺騙我！”小伙子堅決地說，“既然咱們有權利，我一點也不讓步。用不着別人可憐咱們。我父親一直到死還為他們干活……”

他吃完了最後的一勺飯，沉默了半天。他只瞧着火爐裡畢剝直响的微火。然後比較平靜地說：

“咱們嘆息著，咱們忍受著，咱們直到受不了的一天為止，那時……”

他又不吭声了，一会儿他又沉思地说：

“别人也在商量，也在研究该怎么办好……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回来晚了……”

他好象想起一件事似的改变了话头，问道：

“妈妈，你为什么要点灯，没有煤油了吗？”

“啊，还有点，我看炉子里的火苗就够亮的……”

彼得看着，同意地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火苗也可以代替光亮！”

炭火爆炸了一下，又引起了新的火苗，彼得的脸照得通红，他的背影映在墙上，好象墙在动摇。

## 5

提屠把他最近遇到的事情都写信告诉家里了。现在他可以說，靠上帝的保佑，一切都十分顺利。他在信中把《德拉波吕尔》报当作很重要的报纸替它吹嘘。他知道他父亲最喜欢报纸，就给他寄去一大捆各种样式的《德拉波吕尔》报，并且把所有他写的文章用红铅笔划出来，特别是他无情地攻击阿包尼伯爵的两篇社论。当然，他没有忘记告诉他父亲关于格里果列·于加的全部情况（于加的妻子漂亮而又雅致，阿馬拉底亚和附近的所有姑娘，只要一看到她，都会惊羡赞叹），还叙述了在于加乡下的宅第——类似伯克萊安伯爵的宅第——里痛快地玩了几天，也叙述了他从阿馬拉坐汽车回到布加勒斯特的情况，路程相当于从彼斯特里亚到克鲁日。他替贾沃里拉斯问他父亲好，这个贾沃里拉斯对待提屠象慈父一样，又提到他们认识的朋友，特别是白尔

契烏敦士，他后来对提屠很好，过去的一切不和睦的小事都应该忘掉。他补充地写道，据白尔契烏說，到修建普里巴新教堂时他要回来，他在等着白尔契烏回到羅馬尼亚来。他是个独身汉，很有錢，也不在乎花錢，很容易回来，因为布加勒斯特比布达佩斯更可愛，再者它还是羅馬尼亚民族的中心。他热烈祝賀吉吉塔的訂婚，也預祝她嫁給了高尙的年輕人匪格萊亞努，肯定他們会幸福。他感到遺憾的是不能参加婚礼，他現在有事脫不开身，也不可能考虑請假問題，再說他現在的經濟状况，很难湊起这笔路費。

当然，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心事很能引起吉吉塔的兴趣，但他却一字不提。他不願意叫阿馬拉底亞人知道他在布加勒斯特作了一些不很严肃的事情，而且他自从摆脱了日常生活的顧慮后，已經被这些事情吸引住了。

米米太太履行了她的諾言。一天下午，她知道她母亲不在家，就又回到她作姑娘时的小屋里来。她脫了衣服立刻躺到她往日睡觉的小床上。以后，她每次来都脫得精光，跟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生她的时候一样。她在处女时期，就在这个有核桃木框的大鏡子里欣賞自己的裸体，随后很快地躺到小床上去做那甜蜜的梦。

提屠最初热情地接待了她，以为得到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是滿可以自傲的。可是不久，他知道可以自傲和滿意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得到的只不过是别人剩下来的东西，他得到的，只是米米的一种乖僻，因为她也想得到一个詩人的爱。还有，米米毫不隱瞞地告訴他，不要对她要求得过高，也不要埋怨她，因为在这方面她的丈夫已够麻煩她的了。当然年輕人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自己思忖，說实在的，她把所有的都給了他，自己要是拒絕



这样漂亮的女人，那不是太傻了嗎，况且她又不向自己要什么。

但是发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冲突。他的学生馬丽奧阿腊听到了一点风声，就責备他說，她不是任人戏弄的姑娘，如果提屠真的不爱她了，也应该告訴她，不要拿她开心而暗地里和别人……欺騙她。随后用一种暗含着威胁的口气說，她要把他的不正当的行为告訴賈沃里拉斯太太。他为了平息她的怒气，向她解释了整整一个夜晚，并且起誓只爱她一个人。

又有一天，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来找提屠，她帶着一种叫人認為是被約翰遺弃了似的愁眉苦脸的神气囑怪他說：

“提屠先生，我誠心誠意地求求你，千万别叫这可怜的米米受到痛苦……可怜的孩子也許真爱上了你，很早我就看出她同情你，可是你应该聪明一些，多加小心……如果瓦西尔知道了，可能发生大乱子……我不說什么，我也不責备你，热情，尽管怎么可恶，它就是这样，这也不奇怪，可怜的米米已經受够了一个沉悶无聊而又粗魯的丈夫的气，但是……”

年輕的提屠滿腹不平地听了房东的悲哀的叙述，只在最后辯白了一句，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而不是为叫她相信。为了唐塔的事，他在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面前不能不謹慎些，他正开始向她求爱。自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把他領到她的父母那里，給他作了介紹，也称贊了他以后，他就不断上她家去，她家住在車站后边，是財政部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德呂約內斯庫的房子。唐塔現在变成他唯一的真正的情人。他由于她而詩兴大发。每天晚上，作完《德拉波呂尔》报的日常工作以后，他就陷于烟霧中，写一些歌頌美人的詩篇。另一方面，唐塔也有同样的感情。虽然她很保守，但也向他表示說从今以后离开他就不能活下去。三天沒有看見他，她就找出各种借口来拜訪她的閨

中密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当然后者就把提屠給她請来。

这一切，不但沒有妨碍他的工作，相反地更推动了他。每天早晨，他按时拿着筆記本到《德拉波吕尔》报社去。他总是看到罗絮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好象从昨天就沒有离开过一样。中午，記者們，編輯們总是匆匆忙忙、激动而不高兴地走来。他們激烈地爭論，坚决地拒絕編写稿件。实际上只有提屠是罗絮的編輯伙伴，他經常說：

“老弟，你来了！你要相信我的話，我不象这些先生們那样淨談些无聊的事情，他們来到这兒还不摘下帽子，自高自大，吹牛夸口，撒謊騙人，却連一行象样的字也写不出来。孩子，你能成功，因为你爱劳动也不投机取巧。你要知道这个……还有，你具备才能也富于热情，这正是一个优秀的新聞記者所該有的。但是你将来也不是不可能离开这一行的。我觉得你是好人、正直人；有这些优点的人，就不会作新聞記者这个工作；你将来無論做什么，也一定会成功，这是我对你說的！”

至于提屠，他認為每次到戈古·約內斯庫家吃午飯，或是于加在家請他去吃飯，就必須告訴罗絮；对他叙述自己和大家有关系的一些事情。罗絮不贊成他这种活动，并認為这是投机主义的一种形式。他肯定地說，新聞記者應該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不應該參加到暴发戶行列中去，麻痹了自己的良知。新聞記者應該保持他那反抗精神和不断懲罰的精神純正无瑕，特別是仍在实行不平等法律的国家中。

“老弟，睜开眼往周圍看看！你坐汽車逛了一趟，你看过有錢人的公館，你沒有把耳朵貼在地上听一听人們所听不到的声音。坐在汽車上就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見。在布加斯勒特的馬路上也听不到什么。这一切繁华和文明的現象，只不过

是虛假和欺騙。真實的情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年輕人！我們出口千萬車皮的糧食，可是幾百萬農民卻沒有每天做‘馬馬立卡’吃的老玉米！你知道這說明什麼問題嗎？布加勒斯特的光亮欺騙我們。我們不能往更遠的地方看，更遠的地方就是深淵，只要看它一眼就會使我們打戰……豪華、汽車、公館，小伙子，這一切都是遮蓋着痛苦火山的一層幔帳。遲早有一天幔帳要撕開，那時……”

提屠對這種難以理解的現象已經看慣了。一談到一般的情況，談到農民們的痛苦，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陰暗的未來，但是誰也不想流一滴淚。過去一直是這樣，將來也還會是這樣。城市的人，只在鄉間小住的時候才認識農民，感覺到農民要準備暴動，但是他們確信羅馬尼亞農民不可能真的暴動起來。

## 6

“我們到鄉下去過聖誕節，格里，你認為怎麼樣？”快到節日時，娜迪妮高興地說。

于加用一種感謝的眼光回答了她。這個意見，他認為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是精神上的接近，再沒有比這使他更高興的了。他們的愛情就這樣通過互相諒解更加鞏固了。肉體的情欲終於也保持住了，因為它在不可枯竭的精神中扎了根。為什麼于加在新婚時，對她沒有採取這種態度呢！啊，只有痛苦被洗淨以後，人們才能嘗到幸福。

一些細節他們很快就商量好了。格里果列高興地把娜迪妮希望的事都記下來，以便使它完滿地實現。第一是他們在阿馬拉過聖誕節，在布加勒斯特過新年，同意。要使聖誕節日過得高

兴，要人多，要有好的乐师，也同意。要請他們乡下最高貴的邻居，这是老于加的事，他一定乐意接受他們提出的办法。我們給他写信，叫他也請上省长，好讓政府也参加我們的欢乐。娜迪妮笑了；請省长的想法，对她來說好象有点新奇！……格里果列問道：

“我們从布加勒斯特还邀請人去嗎？……”

“啊，不从布加勒斯特請人去，那还行嗎？”娜迪妮惊奇地說，“只有地主和农場主就够討厭的了，还加上省长！”

必須算上戈古和厄日妮，他們还請了她哥哥的亲戚、在吉于尔吉当教員或类似那种职业的人到他們乡下的家去。当然戈古他們要偕同客人来的。又請了几个比較爱說爱笑的小伙子，以便有談話的对象，这种人至少要請两三个。当娜迪妮說出拉烏尔·布魯馬呂的名字时，她看見格里果列的眉毛稍微皺了起来，就赶快补充說：

“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勉强，你知道……我想拉烏尔总是愉快的，并且……”

“哦，为什么不呢，很好……可怜的拉烏尔！”丈夫用一种夹杂著輕視的同情口吻說。

“啊，那个德兰斯瓦尼亚的青年，怎么把他的名字忘記了，他也可以跟着来。”娜迪妮接着說，“我們叫他唱德兰斯瓦尼亚聖誕歌。”

聖誕节在星期四。娜迪妮决定大家在星期二那天到阿馬拉，以便安靜地休息一宿为守夜作好准备。只有拉烏尔一个人先到北站等着他們，別的侍从騎士<sup>①</sup>都在最后的时刻找个借口推辞

---

① “侍从騎士”，即專門陪伴貴族的男子。

了。只是在車过基底拉以后，提屠高高兴兴地忙着来了。提屠硬說——这是說謊——車要开时他才赶到，坐在另一节車厢里。其实他在前半点钟就来了，在三等車里找了一个好位置，他自己花钱买车票，不愿意多浪费。

只有格里果列相信他的借口和解释。娜迪妮一边注意听拉烏尔給她講的“巴黎生活”中挑选出来的有趣故事，一边以滿不在乎的样子向他笑了笑。拉烏尔也正好停下来把左手伸給提屠說：“Comment ça va, mon cher?”<sup>①</sup>年輕的提屠跟格里果列談論了一会兒政治，提屠还听說戈古·約內斯庫前三天就到了萊斯貝濟，他很高兴在这里要和在辛乔尔茲認識的亚历山德呂·潘代亞会面。以后，他找了一个借口回到他的車厢，他怕碰到查票員，被人发觉他拿着三等車票跑到头等車厢来坐着，受到羞辱。

布加勒斯特的雪和他們在阿馬拉所看到的雪是无法相比的。雪橇在科斯代什蒂車站等着他們，娜迪妮非常高兴。他們一到家，她就吩咐明天要坐雪橇到附近旅行去。

格里果列比平常早起了一会兒，来准备預定好的旅行。但他遭到了意外的不痛快。老車夫伊斯莫不能动了，需要完全休息。昨晚，他卸了拉华貴雪橇的牝馬，喂了它的水后，准备牵到馬厩去栓；不料正要进去时，不知道什么緣故，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匹本来胆小的栗色牝馬猛烈地蹶起脚来，把这可怜人的骨头踢断了，人們用蓋車布把他抬出来，这样一来，他今天就不能去駕雪橇了。別的車夫誰也不敢去碰那匹牝馬。格里果列为这事很着急，特别是由于娜迪妮喜欢快跑，不乐意坐別的馬拉的雪橇。班布管家出了个主意，叫把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找来，他在炮兵里当过下士，曾控制过各种各样的馬。他来駕馭这匹牝馬

<sup>①</sup> 這句話是法文，意思是“你好么，亲爱的？”

就象玩似的。于是馬上把他叫来了。

他們在中午才起身。娜迪妮請提屠坐在她的雪橇上，把拉烏尔跟格里果列攔到另一个雪橇上。格里果列对她这样安排非常滿意。按照格里果列的意思，娜迪妮的雪橇走在前面，繞卢基納薩、彼尔劳居、巴巴罗亚卡、哥里加努、萊斯貝济和阿馬拉一圈。他們都穿上农民的皮大衣，跟中世紀的朝圣者一样，盖上皮毛厚被在冻了一个星期的冰上滑行。他們一出了阿馬拉，銀妝的平原展現在他們的面前，好象一件巨大的貂皮大衣在刺人的阳光下閃閃发光，大道象一条直綫，雪橇在上面滑着，快得来令人头晕；彼得稍微向前傾斜一点站着，不时地大声吆喝。他穿着灰色大衣，歪戴着黑羔皮帽子，显得比平时又高又有力了。

娜迪妮高兴极了，她一时也不閑着。一会儿給提屠指点着講解，一会儿又空喊着，有时呵叱叫快跑，有时不断向車夫喊着，使人們听起来象是鼓励又象是激火：

“嘿，我的勇士，別害怕！”

“我不害怕，太太，你放心吧！”彼得沒有回过头来，用一种稍微帶着諷刺的笑声嘟囔說。

風馳电掣的賽跑有一点鐘了。他們跑过了卢基納薩、彼尔劳居、巴巴罗亚卡、哥里加努。当向萊斯貝济跑去时，他們老远望見一群烏鴉，大約好几百，橫在路上，好象在一大张雪白的紙上洒上了一片烏黑的点子。当雪橇冲到它們跟前时，又餓又野的烏鴉呱呱地直叫，从地面上扑楞楞地飞起来了。一匹牝馬受了惊，好象躲避危險似的往右一躍。彼得連忙拿鞭子向它肚子上抽去，疼得它跑得更加快了，就在平道上疯狂地往前奔去，一下子把它的同伴也惹惊了。

“有什么事，怎么啦？”娜迪妮突然喊起来，“他要把我們摔

死！……救命！”

两匹马竖着耳朵喘着气，疯狂地跑着，两只后蹄子直碰雪橇上椭圆的轅木；她怕得摸住了提屠的脖子。这时彼得有信心地高声喊着说：

“太太，不要怕，我在这兒！”

这个粗獷而奇怪的声音赶走了她的害怕。同时她也听到保持鎮靜的提屠说：

“唉，太太，这不算什么，請你放心吧！”

娜迪妮好象对她刚才的害怕有些害羞，故意微笑了一下。彼得微弯着腰，好象峻峭的岩石，拉紧了繩，低声而有把握地重复着：

“嗨嗨嗨！……嗨嗨嗨！……”

娜迪妮看到彼得胳膊上的肌肉好象鋼鑄的，他的脚越使劲地蹬在雪橇的前面，就越显出了他的力量。娜迪妮完全恢复了平靜，很高兴地回到阿馬拉。她刚下雪橇，就对这次冒险边笑边嚷地说：

“可把我吓着了……幸亏車夫对赶牲口非常熟練！”

彼得的脸冻得紅中透紫，湿润的胡子带些小冰渣，他轉过来向着娜迪妮，一双精神的眼睛閃耀着喜悅的光芒。

“啊，牝馬就是有精神，它是貴族的馬，每天呆着、吃草……总不干活……怎么会不撒欢呢？”

彼得說着这話，在累极了的馬的臀部中間得意地睡了一口。

“真行，彼得，真行！”提屠掀开皮大衣跳下雪橇，用一种表示爱护他的手势拍着他的肩膀說。

午飯时，娜迪妮加枝添叶地叙述了这个意外的事，提屠也随声附和。夸张的話一多，这意外的小事就变成一場冒险的事迹，

娜迪妮就成了这个冒险故事中的女英雄了。她也这样向晚上来的客人不断地說。她越觉察出听話的人害怕,就越感到自豪,也就无意中告诉人們,她喜爱剧烈的刺激,能够这样接近死亡的边缘,她非常高兴。

“差一点你看不见我了,亲爱的格里……你会后悔的,不是吗?”她用热情的声調忽然向她丈夫說,丈夫象对一个天真的小孩似的撫摸着她的头发說:

“你在欢乐中,不管它多么吸引人,也应该特別小心!”

“一种需要特別小心的快乐就不算是快乐了!”养娇了的孩子娜迪妮反駁着說。

米隆·于加以他的朴实精神欢迎了他請的客人。他請了所有的邻居,就是沒有請普拉塔茂努(格里果列·于加認為應該請他,因为希腊人是娜迪妮和戈古的农場主)和葛斯馬·布魯亚納,虽然葛斯馬为了使他消气,对于那些在調查期間无辜挨揍的农民每人賠償了一口袋老玉米,可是老子加对他向自己捏造的那件盜窃案仍不肯原諒。

下午七点鐘,省长安德烈·包萊斯庫和达达拉將軍偕着他們的妻子,从西特茲蒂直接来到这里,然后他們要回到自己的庄园去过节日,省长到罗球,將軍要到屋梅勒。省长是个小胖老头,和米隆的年岁相仿,又精神又愉快,他曾学过医,天生的厌恶各种疾病和痛苦。虽然沒有行过医,但在西特茲蒂的家里墙上釘着一小块銅牌,上边刻着医师的字样。他的妻子,从外貌和性格上看好象是他的妹妹。达达拉將軍有一付好心腸,却长着盖杜克<sup>①</sup> 可怕的形像,特别是由于染黑了的大胡子,两头捻得很尖,

① 17—19 世紀对土耳其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南斯拉夫、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匈牙利的游击队。



正好和他那稀疏的蒼白头发成反比例。將軍太太和丈夫一般高，也那樣結實，比起他來顯得特別年輕，那麼丰满，嬌艷。

這時，大厅好象不够用了。起初，省長擺出要人的架子來，神氣挺嚴肅，後來怕這樣不能痛快地吃喝，很快地就丟掉了架子。他聽說提屠是布加勒斯特的新聞記者，又在官方報紙上寫稿，就把他叫到一邊，問了許多政局問題，也向他說明本省平安無事，至于他個人，是深得民心，並且受到人們的愛戴的。

娜迪妮的“冒險”仍然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再者，這也是大家都能够插嘴的話題。連平常不愛說話悶悶不樂的岳尼塔·羅東邦，這位從嫁出閨女后就獨居在自己高雅土地上的貴族，也一邊點著頭一邊做出關懷她的樣子，問了她“冒險”的經過。沃拉杜塔的農場主退伍上校什太法內斯古，看到娜迪妮交際的都是社會上的上流人物，就把他的三個可愛的女兒帶來了。希望娜迪妮也會請來尊貴的男人。娜迪妮親熱地擁抱了她們，並叫拉烏爾和她們周旋，他對這件事只是當作任務去作，同時用一種內心里失望的眼光望着娜迪妮。拉克·哥拉迪納呂上尉，憑他的指揮刀，獲得了剛達古查的三千多亩土地，不過他付出的代價，就是要作一個又丑又笨的女人的丈夫。現在，他滿腔熱情地站在娜迪妮身旁嘆息著，大眼睛滴溜溜地轉著，用力碰碰他的馬刺。娜迪妮為了避開他，不得不跟著提屠躲到一邊。

“多麼愚蠢，這個上尉！”娜迪妮忍不住地說；

提屠把自己當成了她的伙伴和知己。現在他倆單獨在一起，他看到娜迪妮裸露著肩膀和胳膊，在她的神秘的臉上閃現著一種奇異的神采，顯得更美麗了。他克制著自己的興奮，低聲說：

“今天上午的‘冒險’，多少使我有了些收穫——你用勁撲著

我的脖子，弄得我……”

“啊，那时我簡直沒有注意！”娜迪妮笑了，“你想，那是完全無意識的……”

“太遺憾了！”年輕的提屠說。

他們入座時，聽到窗戶外邊有人唱聖誕歌，大家全都高興地聽着，接着又唱了兩個；這是德拉高斯教員組織的男女合唱隊，是來討好老于加的，老于加很滿意。他招待了唱歌的人們，祝賀了德拉高斯，也留他吃飯。

當然，晚飯吃到深夜，飲着各種甜酒，用匹特茲蒂著名的法尼加樂隊助興，還有省長不能免俗的舉杯祝詞，退休的老上校什太法內斯古，認為必須向娜迪妮和那些太太們說一些向婦女致意的祝詞……以後娜迪妮請大家跳舞，全體都參加了。把隔開餐廳和大厅的玻璃門打開，樂隊安排在兩間房子中央，這樣，不論是坐在餐廳桌旁的或是坐在隔壁大厅里的人們，都能如意地旋轉着跳舞。

娜迪妮還說服了米隆·于加，使他跟自己跳了一支古老的華爾滋舞。然而，還是數拉烏爾最活躍，他為了討娜迪妮喜歡，連續地同在場所有的太太都跳了舞。只有省長太太委婉地謝絕了，她已經過了一個婦女顯示漂亮的年齡了。戈古·約內斯庫，雖然年過半百，卻還和拉烏爾競賽着跳舞。也應該說一下，他特別愛同厄日妮跳，就是為了跟她跳特別快樂。提屠也大顯身手，特別是為了同娜迪妮跳舞的快樂，當他們跳快三步時，他向娜迪妮溫柔地說：

“命運給了我報復今天早上事件的機會了……”他就摟緊她的上身，娜迪妮毫不在意地滑出去了，說：

“小心點，那你就要和上尉競爭了。”

年輕人如同冷水澆頭一樣地敗了興。他為這個失策而害羞地回到桌前，老老實實地坐在德拉高斯教員旁邊。在那里看了一會兒娜迪妮和布魯馬呂跳舞。

“我希望你至少也能理解我是怎樣在犧牲我自己啊！”當他們來到一個比較偏僻的角落時，拉烏爾向她說。

娜迪妮並不看他，只是以緊緊地貼着他作為回答。

“我受不了啦！我已經忍到頭了！……你為什麼還這樣難為我呢？”拉烏爾更緊地貼着她，並且輕輕地摸着她的背接着說。

“忍耐些！”娜迪妮輕輕地說，“不要緊貼着我，有人看我們……”

“你鄭重其事地答應過我，娜迪妮，是不是？”他堅持地說。“我等着你，娜達，你聽見了嗎？……你來嗎，說？……我求你……娜達……”

“是的……別說啦……別廢話了！”娜迪妮喃喃地說。她的左手在他胳膊上猛地抖動了一下，她當時聽見附近有馬刺的凶猛的磕碰聲，跟着就是上尉的聲調，

“可憐可憐我們這些人，太太……”

娜迪妮離開布魯馬呂，跑到上尉的胳膊里喃喃地說，

“上尉說得有理……拉烏爾，你等會！呆一會兒有你的……”

哥拉迪納呂上尉高興地在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和勝利心情中跳起來了。

提屠看到布魯馬呂站在大廳中間望着那對舞伴遠去。他覺得很有意思，相信拉烏爾也遇到了和自己剛才同樣的事，或者相仿佛的事，他驚嘆說：“多美妙的女人啊！”

桌子這邊，許多人在他身旁談論得正歡。包萊斯庫省長談到政府時滿口稱贊，因此引起什太法內斯古上校激烈的批評。他

毫不隱諱地聲明說：“如果對無政府狀態這樣縱容，我們會一直走向滅亡。”他不關心政治，也不管哪一個黨派執政，只是強調政府應該是強硬的，知道自己願意什麼，也應該保護治安和紀律，要不然，一切都要垮台了……

“唉，上校！只有你一個人看到了無政府狀態，因為你是反對派那一方面的，”省長拿出上級的神氣說，“不管你怎樣強調說，你不關心政治，兩年前你不是投了這些人的票嗎？……這就說明……”

“省長先生，我是按照一個好公民的良知投的票！”起了火的上校說。“我不參加任何黨派，既不屬於他們，也不屬你們，這正是為了保持我言論的自由！”

“不要為這點小事就起火，上校！”包萊斯庫親切地說。“我不是指摘你曾經那樣投了票，我是不允許人家誣蔑我們，這是實在的！”

接着不等上校腦子裡轉過彎來，省長象得到一種臨時的暗示，向直到現在沒有吭聲的德拉高斯突然說：

“你說，先生……嘿……你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你的名字……教員先生！”

“德拉高斯，”他說。

“對啦，德拉高斯……唉，你在農民中生活，是農民出身，你不必避諱，請公開地說一說：在這一帶，是安靜而有秩序呢，還是有象上校先生所強調的那種事呢？你說吧，我求你！”

教員猶豫了一會兒，兩眼直盯着省長說：“安靜和秩序是有的，但是也有窮困！”

包萊斯庫的面孔稍微帶一些愁容說：

“窮困，是的，毫無疑問……但是照顧窮困不在政府的職權

之內。這都在乎人和環境。政府只維持均衡就是了。”

為了證明自己的話說得對，德拉高斯更起勁地說：

“真的，你看，時間剛到聖誕節，農民就沒有老玉米了……真可怕！這些可憐人要是這樣，到明年秋天，你可以想一想他們要成什麼樣呢？他們被迫只好去要飯。今天在這裡，在於加先生這裡發生的事是可悲的……許多男人和婦女都在向人討老玉米，也只能要老玉米，他們被債務壓得出不來氣。到處都是這種情況，也許比這還壞……”

什太法內斯古上校恢復了信心，打斷德拉高斯的話，向省長說：

“親愛的省長，這正是我要指出的事，正是這樣！人們正處在青黃不接的狀況中，他們在威脅，他們要作亂。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這難道還不叫無政府狀態嗎？……再說，今年樣樣都收了點，收成還不算壞。但是，你想想，要是上帝給我們一個旱年或是別的天災，那會怎麼樣呢？應該承認，我也這樣肯定，到那時，農民就會不聲不響地撲向地主的糧倉，說不定也許比這更糟呢！”

包萊斯庫感到非常狼狽，特別是因為提屠在場，他可能在布加勒斯特宣揚他在自己省里聽到的一切，而給他加上一個無能省長的頭銜。他要找到一個強有力的反駁，卻急得一時找不出。這時，米隆·于加從容地說：

“這一切，都是城里人所作的無恥的煽動宣傳的後果，農民不滿意和作亂的風氣就是從這裡流行開，傳播開的。有一些所謂公正的人說，農民沒有土地不能活下去。這樣一說，農民怎麼會不要求土地呢，他們怎麼能夠對他們的合同繼續重視呢？這就是災禍的根源！”

“米隆先生，你說的是我心里的話！”上校喊着說。“農民把時間都消耗在酒鋪里，把他掙來的和生產的都喝了，然後再哭訴他們生活不夠……”

教員忍不住地說：

“有不少的酒鬼，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

退伍上校不等他說完接着說：

“他們都是好造反和貪得無厭的人！必須用強力壓制他們的气焰，要不然……”

省長好象找到了駁不倒的論據似的，用一種諷刺的口吻打斷他的話說：

“上校，你是要求政府教訓農民們應該怎樣活着嗎？唉，老天爺！你為什麼不明說呢？……提屠先生，你聽懂了這位先生對政府的要求了嗎？你把它登在《德拉波呂爾》報上，好讓大人物了解人們對我們這些代表他們的人要求的是什麼事情！”

提屠以一種同意的神氣笑了，省長也眯了眯眼睛。

這時潘代亞太太提出要回去，省長太太馬上同意。格里果列和米隆留也留不住了。不一會兒，客人們驚訝不覺已經到了早晨四點鐘了，都起來要走。潘代亞太太非常為難，因為晚餐後她讓三個孩子睡下了，現在睡得都很香。她猶豫不決，把他們叫醒又怕從暖和的屋里出去着涼生病。大家商量了這件事，每人想出不同的辦法。格里果列決定叫潘代亞夫婦住在这里，第二天再回萊斯貝濟；反正他們還要在那邊住不少日子。於是給他們收拾娜迪妮旁邊的那間舒適的房間，三個孩子正睡在這間房的隔壁，他們會感覺到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樣……

客人們陸續地走了，米隆·于加回到老公館去，剩下的客人在大厅里又談了一會兒話，就散了，都上了樓。潘代亞夫婦回到

他們的房間以前，小心翼翼地向他們孩子睡的屋子看了一眼。提屠的房間和布魯馬呂的挨着，是在正門上邊的藍色玻璃廊子的轉角那邊，他們也都要去睡了。圓圓的月光照進了大厅，提屠在中央站了一會兒，然後轉身向着娜迪妮和格里果列，用一種詩人的口氣，憂郁地說：

“多么美妙的夜啊！”

娜迪妮把她臥室的門敞開了。在夜燈的暗淡光亮照耀下，可以望見白色溫暖的大床，牆上挂着娜迪妮的像片。格里果列小聲問道：

“親愛的！你高興嗎？”

“我玩得很痛快……”娜迪妮喃喃地說，停了一會兒，她困得支持不住了，接着說：“現在我疲倦到這個樣子……”

她的丈夫注視着她，看到她真乏了，非常可憐她。他親切地小聲說：

“你跳累了……不要緊。我看見你高興，我就很喜歡……我走了，親愛的！祝你一夜平安！”

他摟住了她，吻了她熱得象火一樣的嘴唇。娜迪妮微笑着懶洋洋地從他的懷抱中離開：

“你不……真好……夜安，親愛的！”格里果列在關上的門前站了一會兒。他聽到從下邊傳來的腳步聲和低語聲，是仆人在睡覺前稍微收拾一下屋子弄出來的聲音。他熄滅了頂棚上的燈。淡藍色的月光投入深夜的黑暗中，他辨認得出到他那在窄小的走廊盡頭對着老公館的臥室去的通路。

他脫了衣服，躺在床上，但是睡不着。他心裡充滿了紛亂的喜悅。他需要娜迪妮，就象久別重逢那樣需要。可是他已經單獨跑到這兒來了。如果剛才他堅持的話……恐怕還是這樣對。

要不然，他的爱情和那些只知道满足性欲而不懂得任何礼节的粗鲁人的爱情有什么区别呢？

他的思想盘旋着，交错着，后一个驱逐走前一个……，他作了一些策划，随后又打破了它们，他终于燃起了一些希望……

过了一个多钟头了，他还是睡不着。也许屋里太热。他起来了，穿上睡衣，点了支烟。他需要凉快一会儿。这时天更黑了。大厅里也没有了月光。他摸索着来到走廊转弯的地方，在这里有些安乐椅和小桌子。他摸着一把安乐椅，就象他来的时候那样轻轻地坐在椅子上，怕吵醒了别人。他的背靠着隔开他和他爱人的那扇墙。在他面前，稍微偏一边，惊人而新奇的大圆月亮透过蓝玻璃照着他。这里比他的卧室还要寂静，使他觉得舒服，周围的凉风也使他好受，缓和了他的心跳。他向后仰着头，靠着椅子背，闭上了眼睛，觉得很好玩地说：“我这样睡着了倒有些可笑。”隔一会儿吸一口烟，每次都照出一个红红的圆圈。

突然，好象有个门轻轻地开了又关上了，竟使他没有听见开门动作的响声。他听了一会儿。他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突然站起来了。椅子砰地一声撞在墙上。他向左边娜迪妮卧室看了看，又往右边看了看。在提屠和布鲁马吕两个房门中间的墙上，好象有一个灰色的影子在黑暗里颤动。格里果列不放心地凑近去。影子贴在墙上，两臂稍微张开。他抓住了光着的肩膀，立刻认出是娜迪妮，就大声说：

“啊，是你？……我以为是个女仆呢……”

他感觉到肩膀是软和的、凉的、稍微湿润的。他猛然松了手，好象触到蛇皮一样，充满厌恶地嘟囔着说：

“婊子！”

随后，他转过身来，在黑暗中好象一股冷气直冲进他的心头



一样，他忙着走向走廊里去。

第二天，拉烏尔·布魯馬呂比别人起得早些，打扮得很整齐，很高兴，痛快地哼着巴黎流行歌曲。在楼下，碰到了格里果列。

“啊，格里嗎？……亲爱的，你比我起得还早……我認为我

是头一个起得早的呢！”他一边往前凑，一边伸出手来说。

格里果列不看他的手，皺着眉头說：

“你馬上回布加勒斯特去！……雪橇在門口等着你。”

布魯馬呂脸白了，結結巴巴地說不上話来，站在那里发楞。

格里果列催他說：

“还有一刻鐘，你快点！”

一刻鐘以后，拉烏尔准备好了。还是彼得替伊斯莫揚起鞭子。当他們动身时，格里果列在樓梯上边喊道：

“彼得，小心点牝馬！”

## 第五章 騷 动

### 1

第二天，大家都觉得布魯馬呂突然回去了，有些遺憾。他真是一个有趣的宝贝，不过他虽然不在，大家还是很快活。潘代亚太太看到她丈夫同米隆·于加和提屠談起来沒个完，就使用了压力說：

“我們走吧！亚历山德呂，要不然，直到今天晚上我們都走不成了。”

娜迪妮要換換空气，稍微活动活动，就送他們到萊斯貝济。她回来时正好赶上吃晚飯。

按照安排好了的程序，聖誕节的第二天，他們都該到戈古家去。只有老于加留在家里；他不願意改掉他那节日不离家的习惯。可是格里果列說，他也不能去赴戈古的宴会，他要馬上到匹特茲蒂去，那兒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办，一点也不能耽誤。

提屠虽然看到娜迪妮好象有点悶悶不乐，但是他能够单独陪着她，也感到高兴。他們留在萊斯貝济吃晚飯，在那兒，她埋怨丈夫不断打击她的天性。快到晚上，她才显得有点活跃，回来

时，她的面色才好看一些，也高兴起来了，一路不断地說話，她因提屠說的笑話而乐了。她叫雪橇站住，望着月亮，低声唱着法兰西的流行歌曲，在萧瑟的寒风中，歌声显得那么凄凉。

的确，娜迪妮的处境非常狼狽，她不知道應該采取什么态度。格里果列不但沒有要求她解釋，連一次話都沒有對她說過，不過別人還沒看出這一點。她懷疑格里果列是去找布魯馬呂，和他決鬥。但是，一進行決鬥，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離婚。如果不進行決鬥，那就是格里果列已經採取了另一種沒有什麼浪漫情調的辦法。所以娜迪妮在戈古家里談到她自己的夫婦生活時，用了一些可以替將來要發生的事情作辯護的辭句……

第二天，娜迪妮散步回來時，一群農民在院子裡等候她。她漲紅了臉，非常生氣。農民中有彼得，農民們所以把彼得帶來，是因為彼得替娜迪妮趕過雪橇，他們認得彼得，他可能受到優待。但是，還沒等這個小伙子說上三句話，娜迪妮就粗暴地打斷他的話說：

“怎麼，你們現在胆敢截住我？我不是已經跟你們說過我不打算賣地嗎？那麼你們還打算要求我什麼？為什麼你們不讓我安靜呢？我到這兒是為休養來的，不是為……”

她從農民面前走過去，氣沖沖地邁上階梯：

“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樣胆大妄為的人！”

年輕的海爾德列亞在她後邊走着，非常驚愕，搖著頭，似乎不相信娜迪妮能夠對農民作出這樣激烈的斥責。

農民站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們彼此面面相覷，拿不定主意。過了一段長時間，馬蘭·斯坦一邊把自己的皮帽子往下拉了一下，一邊用滑稽口吻說：

“真他媽的，這個娘們！”

可是，彼得却非常忧郁地嘟囔着說：

“我的小太太，将来再說吧！”

午后，提屠·海尔德列亚又在德拉高斯家里听到关于本村的灾祸的叙述。

这时节，老子加要和娜迪妮进一步商量巴巴罗亚卡地亩的事。

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日，将近傍晚的时候，格里果列终于回来了。他請大家原諒他离开了这样久；他满脸愉快的气神，仿佛他的一切都成功了一样。晚飯前，他跟娜迪妮說，他想跟她談几句话。这时娜迪妮从他的声音中、眼神里，都发现一种夹杂着忧虑的激动，她嫣然一笑，問道：

“咱們一起上楼，到我的屋子里去，你願意嗎？”

“不！不！”格里果列反駁說，他忽然忧郁起来，仿佛感到一种危险似的。

他們俩向一个小客厅走去，在客厅里格里果列平靜而简单地說：

“看，这是我决不改变的決定！”

第二天，星期一，娜迪妮将坐晚間的快車回布加勒斯特。她应当很快去聘請一位律師，提出离婚。于加給娜迪妮提供一个离婚的理由，那就是：夫妇不能同居。当然，于加并没有去匹特茲蒂，他在圣诞节这几天沒有到匹特茲蒂去的必要；他是到布加勒斯特去了，为的是把他自己的东西搬到他的姨母，公斯当定內斯庫將軍的寡妇馬丽尤加家里去。尽管于加必須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仍采取了这种办法，来避免別人的議論，只要娜迪妮馬上离婚就行了。不然，于加可就不能一味忍耐下去而不采取行动。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要陪伴着她回去，使她不致单身旅行。

于加已經在科斯塔什蒂买好了两张票，只等着開車的时候了。

起初，娜迪妮忧虑地望着于加，随后，她平心靜气地听他說，唇边帶着一种冷笑。

“好吧！”娜迪妮說完就离开了那間客厅，格里果列在后边紧跟着。

吃飯的时候，娜迪妮說，她在乡間已經住膩了，第二天就要回布加勒斯特。米隆想法挽留她，但是沒有用。不过她說，如果海尔德列亚先生肯陪着她回去，那么她就把格里留在阿馬拉。当然，海尔德列亚先生热情地答应了这个請求，他对她很鍾情，另外也感到很有运气，可以不用自己的錢买车票。离别式是在走廊中举行的。外边非常寒冷。娜迪妮戴着手套，穿着大衣，腭笑自若地伸出手来，

“格里，再見！”

“再見！”格里果列喃喃地說，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見，他的手刚刚触到娜迪妮的手套，仿佛他非常怕碰她似的。

米隆把娜迪妮領到正門前，把正門敞了一会兒，放进一股凉爽、清新的空气来。

“多么溫柔，多么热情的一位少妇啊！”老头子一边搓着手，一边說，“格里果列，你这么快就叫她回去，未免有些遺憾啊！”

米隆一听到他們要离婚，急忙在身上划了个十字。不可能！这簡直是胡說！格里果列不願意叫別人知道他离婚的真正动机，認為越解释越糟。老于加怎么也不認為他兒子作的对，他虽然沒有說出口，但是他已經意識到，他那优先購買巴巴罗亚卡田地的机会，就要随着这次离婚而丧失了。

“我相信她比你考虑得周到，她一定不要求离婚！”米隆·于加說。

“这样，她就会更苦恼了！”于加說。

## 2

严寒从圣诞节前开始已經持續了三个月，仿佛仍然无意讓步。村庄好象埋在大雪中。人們一会儿也不能讓爐灶中的火熄灭。米隆貴族看到农民这种痛苦，倒非常怜悯他們，允許农民在他的树林子里撿些枯树枝，不向他們要什么，也不把这件事記在賬上。可是冬天拖长了，貴族树林里的枯树枝少起来了。于是有的人拿自己围墙的木桩添火爐，有的人砍伐自己园子里边的树木。

第二个星期日，村公所里挤滿了农民。村长布腊威拉在別人沒来以前就到了，他靜靜地等候着人們向这里聚攏，他要传达命令；不論是誰，村长都不願把这种命令早一会儿告訴他。村长看到外屋和办公室里都挤滿了人的时候，他开始說話了，声音有些顫抖，这是烧酒的力量，他为了提提神，刚才在布徐奥克那里匆匆忙忙喝了一小杯烧酒。他先自吹自擂一通，說他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他和別人来往，总是坚守着上帝的誠命，人們几次三番犯錯，他都是睜着一只眼閉着一只眼，假装看不見；接着他又抱怨說，阿馬拉快变成一个賊窩了。自从圣诞节以来，沒有一夜不发生窃案。葛斯馬·布鲁亚納农場主的家里被人偷得精光，等到种地时有被偷得連一粒老玉米都不剩的危險。

“哎呀！因为他，去年秋天宪兵分駐所几乎要了我的命！”塞腊芬·莫高斯用一种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自言自語說。

村长承認了这点，但是他原諒农場主，說农場主虽然沒有責任，但他賠償了所有受害人在調查时受到的損失。雷翁特·奥

尔比索在外屋喊着說：

“村长先生，只剩下挨打还没有赔偿呢！”

葛斯馬·布魯亞納还没有控告，恐怕于加老貴族一知道这件事，又要有一个新的灾祸落到人們的头上。一星期以来，不老实的人們甚至围着米隆的公館徘徊起来了。談到偷貴族，还可以說得过去，因为偷貴族的人自認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切都是我們过去辛勤劳动創造出来的”。可是現在人們居然連农民也偷起来了……偷这个农民一只鷄，偷那个农民一些老玉米……好哇！現在居然有人偷起教士尼高丹来了，全村都知道，两天前，有人偷走了教士为过圣诞节杀的两只猪的肉。他的女婿腓立普·伊利約薩正在这里，他能証明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村长停了一会，好讓教士的女婿作答。腓立普是个迟鈍而温和的人，他在衣袋里直摸索，咳嗽着，搖着头，他准备把这个胆敢連教会公仆的东西都偷的人，严厉地申斥一顿。还没有等他开口，依納特·塞塞尔带着犹豫的神色，突然說：

“对哇，偷东西的人，什么地方可偷，他才到什么地方去偷呢……偷我嗎？啊！偷我什么呢？偷走我的穷困嗎？……”

办公室里，尤其是外屋里，响起了笑声。村长发火說：

“依納特，不要开玩笑啦！你要知道，我把你叫到这兒来，不是讓你来开玩笑的！”

“村长，这不是开玩笑啊！”农民又恢复了他平常謙恭的声調答道，“我的猪，讓收稅員弄走了。老玉米呢，我没有；木柴呢，也没有；孩子們成天挨餓，冻得直哭……”

“老乡們，我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啦！”雷翁特·奥尔比索忽然鼓足了勇气喊着說。“今年这个冬天，我們沒法过下去。我們不是死，就是……”

有一个更尖锐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从骚动的群众中喊着：

“我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了！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我还能站起来。我敢当着神圣的十字架起誓，我没有说一句瞎话！”

村长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疯狂地吼叫着：

“喂！……喂！……够了！”声音稍微低了一些，村长又接着说下去，语气比以前缓和多了：“贫穷吗？人们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饥饿吗？也是一样。但是，难道就因为你饿，你明天就要掐住我的脖子吗？是不是这样啊？”

“正是……”方才的那个尖声说，语气可以说是肯定的，也可以说是否定的。

这是莫兰特·海鲁威穆，他是一个高个子，长的精瘦，一副灰白的面孔，仿佛有黄疸病似的，两只黑黑的眼睛流露着绝望的神情。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婆，他这个老婆，从去年秋天就卧病在床不能起来，与其说她还活着，倒不如说她已经死了。

布腊威拉认为莫兰特·海鲁威穆的答复是好意的，所以就又提到了原先讲的话，他说，从今以后，再发生新的不法行为，他一概不管了，这些都由宪兵分驻所来管。搜查坏分子和维护村中秩序是宪兵队的责任。塞腊芬·莫高斯心里头仿佛长了一根芒刺一样，又自言自语说起来：

“宪兵吗！他们不是生来就可以无缘无故地凌辱人和拷问人的呀！”

“但是，塞腊芬，我们应该作正直的人啊！”村长有力地反驳说，“我的话就说到这里啦。”村长转脸冲着别人继续说。“现在轮着你们说了，把你们知道的，你们所想的都说出来吧。不要到日后再借口说‘不知道啦’，‘我是个糊涂人啦’等等的話！”



許多農民同時說起來，每人說一件事。彼得·彼得站在尼古萊·德拉高斯跟前，用一種命令的口吻說：

“老乡們，請等一等！應當一個人一個人地說，好叫大家都聽見！”

對村長所關心的事情，路加·達拉巴一秒鐘也沒考慮就談起巴巴羅亞卡田地的事，為了這塊地他再也睡不着覺了。冬天儘管多麼可怕，但是總要象陰影那樣過去的。不久，春天就要到來，地里的活又要開始。

“老乡們，我們要作什麼呢？難道我們又着胳膊呆在那兒，眼看着希臘人搶奪我們的土地嗎？……娜迪妮太太譏諷我們，又向我們提了保證，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她，她就惱了，並且開口罵我們。如果我們光在那里拱着手呆着，沒有人再敢談起自己的貧困，也不敢再訴說自己的困苦，儘管我們人多，貧困也要把我們都吞沒的。”

彼得認為如果把一件會使事情複雜的新聞告訴大家，那是相當有益的。這就是娜迪妮太太已經和格里果列先生分居了。這件事，是貴族公館中廚娘的外甥女馬麗奧阿腊告訴他的。那麼，誰又能知道娜迪妮太太什麼時候並且怎樣才能回到這裡來，能使農民有機會再向她談一談呢？

這一件新聞把一切都攪亂了。立刻吵嚷起來，仿佛是在酒館里似的。責備的聲音越來越多。特利封·居如忿怒異常，用一種非常乖僻的腔調責備村長，說村長一直是反對路加的，今天由於發覺到有一個好機會，才改變了主意。布腊威拉紅了臉，大聲吼叫替自己辯護，但是陶德爾·斯特林布却從外屋大喊一聲，壓住了村長的聲音：

“既然娜迪妮太太已經不願意要土地了，並且要設法擺脫土

地的麻煩，要是你不反對穷人，就和大家一起到大貴族家去，要求他們把土地分給我們，不好嗎！”

“啊！這個，對！”雷翁特·奧爾比索用尖嗓子贊同說，“這話說得對！”

人們又重新聽到在喧嚷聲中有特利封·居如的聲音，比以前更加堅定：

“我們也應當去面見國王，請國王替我們主持公道！”

村長由於大家大聲亂嚷，就安靜下來。他比以前更緩和，甚至還帶着狡猾的意味說：

“哎喲，老鄉們啊，你們在那兒說夢話吶！要不然，你們就是上流社會的人了……你們在哪兒見過一個貴族象扔垃圾一樣來拋棄自己的土地呢？這位特利封是在那兒說廢話，他連一點‘馬馬立卡’都不給人——確實他也沒有——，却願意讓別人把全部田產送給他；喂！特利封，犁你的地去吧！……你看，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別人也沒有見過這種事；路加在我以前當過村長，他沒見過這類事；腓立普也沒見過，德拉高斯老大爺也沒見過，魯布老大爺比我們大伙年歲都大，但是他也沒見過這類事……這些人都是象樣的人，可是從沒有一個人看見過這種事！……”

“什麼都有的人，他當然什麼也聽不見；什麼都沒有的人，他却伸着耳朵去細聽，並且總是盼望着！”依納特·塞塞爾悲嘆說，“不然，我們可就要糟糕啦，誰知道我們能干出什麼事呢！”

“依納特，這不好，這太不好啦！”村長說，同時氣往上沖，“有志氣的人，總是天塌下來自己扛，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他不等待別人替他去作什麼事！”

“哈！上帝啊，要說這個，我們可正在替別人頂天吶！我們

在那兒流血流汗，这一切都得不到代价，”莫兰特·海魯威穆沉痛地叨唠說。

“莫兰特，的确应当劳动，因为我們是正直的人而不是小偷，”布腊威拉严肃地接着說，并且赶快用另一种口气补充說，“但是，你看我跟你們說了一件事，你們却扯到別的事上去啦。現在还没有关系，将来你們就会知道了，我不能再保护誰啦，我要讓你們自己跟宪兵打交道啦。”

“好，我們只有一条命，沒有一百条命！”塞腊芬·莫高斯頂撞說。

莫高斯这句话的声調虽然比別人說的都緩和，却把村长惹恼了，他吼叫起来：

“你們走吧！我跟你們說，你們走吧！跟你們这些人說好話簡直白費，等于对牛弹琴！”

人們慢慢地走出来，先在院子里延宕了一会，然后又在大街上逗留著，一小群一小群地彼此交談着。

“他們不习惯这个，叫他們傾听別人的痛苦，他們怎么能习惯呢！”依納特·塞塞尔在一个說話声音很大的人群里說。

“当然不爱听！”陶德尔·斯特林布也說，“政府分土地，是要分給一无所有的人，其余的人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正是这个緣故，他們才圍着乱轉，打算霸占土地，好讓政府沒有工夫給我們分地！”特利封·居如发疯似地說，“他們能够跑，我們却不准他們这样做！”

彼得和教員的弟弟以及几个老人一起走了。他急于要再談一談格里果列先生。他願意向別人說明格里果列如何厚待他，他說，有一天彼得赶着車把娜迪妮太太送到科斯太什蒂火車站，回来以后，彼得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講給他听，这位年輕的貴

族从头到尾仔细地听了，随后，把管家雷翁特·班布叫来，吩咐他把彼得父亲所欠的账一笔勾消，并且叫给彼得一对牛，来代替在树林中死掉的那头牛。

人们一直谈着格里果列夫妇离婚的问题，彼得赶紧又说出一些细节，这是他从马丽奥阿腊那里听来的，他补充说：

“娜迪妮太太专门喜欢吹毛求疵，顽固得找不出第二个；可是格里果列先生，诸位都知道，他是公正的、仁慈的、善良的，可以说这真是一个贵族。他施给我的恩惠，我永远也忘不了，就是死后在坟墓中我也忘不了。”

### 3

在火车中，提屠·海尔德列亚从娜迪妮的嘴里知道了离婚的消息，提屠不相信。过了十几天，格里果列向提屠证实这个消息时，提屠才完全清楚。他十分惋惜地大声喊着说：

“可是，她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女性啊！”

“太动人啦！”格里果列也微笑着说。

尽管年轻的提屠对格里果列·于加情谊是那样深厚，对娜迪妮是那样深深地钦佩，但是他也沒有时间去管他俩的纠葛。他经常碰见格里果列，也上格里果列家里去，他俩有时还在一起吃饭。提屠有几次在剧院中见到了娜迪妮，或是他被戈古·约内斯库邀请到家去吃饭的时候，在戈古·约内斯库家里见到娜迪妮。除此以外，他就终日陷在报馆事务中。罗絮借口政治事件千变万化，给提屠的职务日益增多。为了提高《德拉波吕尔》报的声价，这位野心勃勃的编辑部秘书打算增辟各式各样的专栏，由于找不到得力的编辑，就把一部分任务交给提屠，提屠满怀热

情毫无异議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因此，提屠就担任了一个新的报导专栏，一个新的政治和国际新聞专栏，此外还有戏剧副刊，提屠愉快地亲自編写这个副刊，他很爱看戏，从此以后，他出入戏院可以不必花錢了。

自从提屠由阿馬拉回来后，他的那个多情多話的房东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又使他大吃一惊。她問了提屠不少問題，問提屠在乡間作什么消遣，并且挖根問底，不厌其詳，提屠逐一作了答复，她听时却表现出漫不經心，这使提屠很不高兴，接着，她忽然以一种惊喜的神气向提屠說：

“你知道，当你不在这兒的时候，唐塔不断到这兒来，也向我談到你……提屠先生，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啊！恐怕你也不会怀疑这点……只有我的女兒米米可以和她比一比，誠实、漂亮还聪明！”

接着，她又催促提屠講他經歷的事情，还没过两分鐘，她又打断了他的話，狐媚地用手指头威胁着他，并且以会意的眼光打量着他：

“啊！小机灵鬼！我以为你对我們的唐塔已經有意了呢！我敢說，你是个沒有坏毛病的人！象唐塔这样年輕的大姑娘，那可不是在街上随处可以碰到的——又漂亮，出身的家庭又好，还受过很好的教育……哎！說实在的，你也是个挺有起色的小伙子，掙錢也不少！你的前途非常远大……如果你們俩能成为夫妇，那就再合适也沒有了！希望月下老人按着我的意願成全这件事吧！”

整整有半个鐘头的功夫，提屠象呆子一样，不得不在那里听着她那令人头昏脑脹的一連串解釋、計劃、設計、獻策和鼓励。提屠害怕了。他很爱唐塔，但是他还没有具备跟她結婚的条件，在

他看来，目前談結婚簡直是一種笑話。

現在唐塔每日午后要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家里来，海尔德列亚漸漸感到很为难。只有出其不意地搬家，使別人找不到下落，这样才可以摆脱麻煩。有一天，提屠正在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屋子里和唐塔談天，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看出唐塔的两只綠眼珠，不断地向她流露出溫柔的恳求，就找了一个借口出去了，以便只剩他們俩在屋里。正当这时，忽然听到有人輕輕地敲了一下門，还没等人答应，馬丽奥阿腊走了进来。

“請原諒！”馬丽奥阿腊說，当她看見唐塔的时候，不免有些吃惊，因为馬丽奥阿腊已經和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不拘礼节了。“我是来上課的，我看見門鎖着，所以……”

“我的亲爱的馬丽奥阿腊，鑰匙插在鎖眼里呐！”提屠喊着說，滿臉緋紅，打算向她走去。

“啊，是嗎？我沒有理會……我走啦……請原諒我！”年輕的姑娘說，她輕輕地向提屠点了一下头，出去的时候，又向他投了一个几乎看不見的微笑。

等門再关上时，脸色煞白的唐塔站起来，拿起她的外衣，准备走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費了很多的唇舌来解释，結果全归无效。唐塔一再說，她上了当了，关于这个“野鷄”的事，为什么沒有人跟她提过一个字呢，这家伙闖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房間里，就象走进自己屋里一样。唐塔哭了，稍微安靜一点以后，还是不愿意再呆下去了，帶着一种被害者的神气，滿脸忧郁地走了。

“你看，这都是你給我作的漂亮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責备提屠說，“我早就知道你补課补課就会补出事来。你不願意安安靜靜地呆着，連一点穩当勁兒都沒有……嘿嘿，你現在該怎

么办呢？你应当安慰安慰唐塔，她虽是多愁善感，但脾气还是爽直的！”

在提屠自己的房間里，还有他跟馬丽奥阿腊的一幕在等待着他，但他使她消气是比較容易的。

晚上，提屠回忆他一天所作的事时，他仍然認為滿意。一个意外事件倒給他带来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唐塔生气了，这一場恋爱也就結束了。第二天，唐塔沒有来，第三天，唐塔仍然沒有来。这就說明一切了。

二月初，一个星期六，提屠·海尔德列亚要給《德拉波吕尔》日报写一篇重要的社論。这是德利塞亚努亲自給他的指示。提屠很想作出了一件出色的成績，使自己成为德利塞亚努的一个有重大貢獻的同事。所以当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告訴提屠，說她要同約翰一起到約翰的父母家去，回家必定要晚一些，請提屠多加照应，要是提屠有事出門，就要把門关好，把鑰匙放在适当的地方时，他簡直是高兴万分。

提屠脫去衣服，穿上一件旧睡衣，拖上一双廉价的拖鞋，又卷了几支烟，就开始写起来。屋子里边的温度很合适。鉄爐里发出熊熊的火焰。提屠毫不費事就写滿了好几頁，仿佛有人念給他听，他在默默地写着一样。他的思潮，一个接着一个，好象穿在一条綫上的珍珠。烟草冒出来的烟，在他的头部圍繞着，好象一块小棉絮般的云团。随随便便扔在地板上的烟卷头，正好說明他的灵感忽生忽灭。快到五点鐘，天将要黑时，只差一个生动有力的結論了。为了刺激灵感，他想找一句讀起来十分响亮、闡述得非常巧妙的句子，他就低声地东念一句，西哼一句，这样，他把全篇社論又讀了一遍。

“妙极了！周密得很！如果这一次还不动人的話，那……”

总是想不起怎样才能写出生动有力的結論。他一边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結論，一边站起来，拿起床前桌上的灯，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准备把它点着。他先摘去灯伞，小心翼翼地把玻璃罩拿下，仍然在不断地思索着。他正在寻找火柴盒的时候，仿佛听见有人輕輕地敲門。刚一回头，門就开了。

“唐塔！”提屠說話的神气是这样的驚訝，以致他接着就对自己剛才驚訝的声音感到难为情。

唐塔站在門口，她注視着他，两眼睜得圓圓的，仿佛走进了陌生人家一样。

“請原諒！”提屠又說，仿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真沒有想到！……我在写文章，正想点上灯，又……”

提屠向她走去时，她用一种本能的姿势阻止住他；过了一会兒，她又小声說：

“你在等一个人嗎？”

年輕的小伙子刚想回答，她又帶着一种含含糊糊的微笑向他提出另一个問題：

“連我也沒有等嗎？”

他搖搖頭，表示沒等。

“好吧！可是，我还是来了！”她奇妙地看了一下，喃喃地說。

少女披着冬天穿的狐狸領子大衣，头上戴着一頂軟胎小絨帽，在这个薄暮袭来的小屋中，很象在散布一片白茫茫的光明一样。

“你把喜悅帶进这个黑暗的小房間里来了……”

提屠·海尔德列亚在他的話里夹杂着一種浪漫的顫音，虽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是很純朴的，但这是舞台上的和人为的东西。唐塔听到了这颗心的回声，两只胳膊伸开了，怀着感激的心情向



前走来：

“我不妨碍你工作……我看着你写字，我呆在这兒，在你跟前，我就满足了……”

“无论如何……”

提屠的声音变了。他一站在她跟前，就要心慌意乱。他连这句话都没说完，就拿起她的两只手来，紧紧按在自己的心上。接着，他把她的大衣脱下来，她也把自己的小软帽子摘下来了。

黑暗不知不觉溜进了屋子。房里的东西变成某种淡白，消失了它们的轮廓，隐隐约约看不清楚。只有向院子开的那扇窗户，还保持着一点点灰白色。白皑皑的雪，一片接着一片飞舞着集拢到窗口，好象一群白蝴蝶在寻找一处躲避寒冷和黑暗的地方。

“我们在哪儿坐一会儿啊？”提屠摸着唐塔的腰说。“你看，在我这儿，我们连一个两人可以靠在一起呆一会儿的地方都没有……”

唐塔脸上露出一种纯幸福的微笑。现在，在她看来，一切都是美妙的了。她安详地坐在床沿上，看着提屠把两片木块扔到火里边去，然后又把门上的钥匙掉了一个转……提屠用两手抱着她的头，并在她嘴上比以往更用力地狂吻，她浑身颤抖，用一种既含有责备又含有犹疑的口气说：

“你为什么把门锁上啊？”

这句问话悬在夹杂着烟霏的空气里，没人答复。提屠跪在她的脚下，把他的面颊藏在她衣服的下襠里。他的胳膊搂住少女的臀部抚摩着。少女看见自己的问话没有得到回答，就感着有些不安，她兴奋地用她的手指在提屠的头发上来回地摸。她的眼睛在看，却看不见雪花在窗前飞舞。锁上了门的印象和她

应当赶快回去的念头，不停地在她的思想中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她只掀动嘴唇小声地说：

“亲爱的提屠，我请求你，规矩一些……要老老实实……你答应我吗？……你答应我这点吧！……”

提屠突然站起来，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坚定地答复说：

“我发誓，答应你这点！……”

接着，提屠就坐在她的旁边，坐在床沿上。现在，这个誓言，在他们俩人看来都觉得有点过火了。可以说，这些话把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快乐气氛冲淡了。唐塔为了代替道歉也为了代替鼓励，认为必须作些解释。今天，她本来不打算到这兒来。为什么在他不很爱她、不是怀着无限的爱情去爱她的时候，要来到这里呢？可是，当她看到莱努塔<sup>①</sup>和约翰来到她的父母家，也知道他们要在那里耽搁很长时间的时候，她就猜到提屠一定是一个人在家里。她想，提屠不特别注意她的爱情，也许是提屠还不了解她是怎样地爱着他……她既然有这么多的事要向他谈，为什么要呆在那里，去听那些老太太们喋喋不休的谈论呢？于是，她以早就该去拜访一个女友作借口，赶快走出来，也……

她没有看着提屠，至于提屠，他虽然仔细地听着却不能理解，只是越来越靠近她，越来越清楚地听见她心房的跳动，有时也觉察到她身体的战栗。突然，唐塔不说了，仿佛受到一种巨大恐怖的侵袭似的，站起身来，喃喃地说：

“我现在该走啦……亲爱的，我求你让我走吧！你把我的大衣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使提屠·海尔德列亚感觉到惊慌不安。他一想到还得剩

---

① 亚历山德来斯康太太的名字。

他一个人呆在屋里，从那篇沒有写完的社論里，去找一个生动有力的結論来时，就感到煩悶。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它不是唐塔，在他看来，現在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充滿难聞的烟味的房間里，由于唐塔在这里，就弥漫着快乐的气氛；世界上，再沒有一点东西可以代替这种幸福。在这个时节，“实有”的一切理智和世界上全部聰明智慧，在提屠看来，只存在于她那热火炎炎的綠色眼睛中，只存在于她的散布着神秘的話語的溫柔而低微的声調中，只存在她的由于耽心的战栗而发热的身体中。提屠产生了一个思想，認為她可能要从自己手中溜走，他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他就站在門前，不叫她出去，抱住了她，面对面地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結結巴巴地說：

“你不能就这样……走……”

提屠对于自己說的話感到有些害羞，可是唐塔仿佛听見了她自己心里的回声，她帶着一絲驚訝向他微微一笑，这个微笑，恰恰等于向提屠重复了他方才說的那句話一样。提屠的两只手停在唐塔那件漂亮而洁白的、用鉄扣扣着的上衣上，游移不定。唐塔用同样驚訝的微笑鼓舞了提屠解开自己的上衣，但是却本能地小声責备着說：

“提屠，把上衣放下……別这样，別这样，我求你……我想走了……”

提屠的咽喉干了，他也喃喃地說了一些話，但是他却不很了解自己說的都是些什么。他們的話，在不可告人的幸福的窃窃私語声中消失了。

唐塔还是站在那兒，两腿用力地并在一起，她的那件只到膝盖的短內衣，紧紧地貼在她的赤裸着的躯体上，仿佛一个不发生作用的防禦工事一样。她的胳膊在她胸前交叉着，以便掩护她

的乳房，她的乳房和它的小小的乳头，仿佛是最後的支柱，來維持着內衣不掉下來。

“我冷……”唐塔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嘆息說。

提屠把她抱在懷裡，象抱着一個睡着了的孩子一樣，把她平放在床上，給她蓋上一床被。她呆在那兒，仰着臉，兩隻眼盯着提屠的兩隻眼，提屠不停地整理着被子。忽然，她感到提屠也躺在她身邊了。提屠兩隻冰涼的手撫摸着她的丰满的乳房，以後又摸到滾熱的肚腹上。她於是不知不覺地結結巴巴地說起來……“不，不，不，……”但是卻轉過身來面對着提屠，並且用她的兩隻手攏着他的脖子。她感覺到有一個異樣的膝蓋分开了她的兩條腿……

過了很長的時間，唐塔的头腦才清醒過來，眼淚滴在她的面頰上。提屠坐在床沿上，吻着她的眼淚。唐塔聽見提屠說：

“你說，你後悔嗎？……我不願意你後悔！”

她睜開了眼睛，兩隻眼在侵入房間的黑暗中炯炯發光。她在枕頭上搖着頭，聲音里含着一種完全新穎的柔媚說：

“不……”

過了一會兒，她問他：

“你還不爱我嗎？”

提屠用一連串的親吻來答復她，她又問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個新的問題止住了提屠的親吻：

“現在你相信我爱你了吧？”

“我對這點，從來也沒有懷疑過。”年輕的提屠·海爾德列亞說，“只有你自己懷疑我對你的愛情。”

“我以後不應該再這樣作了嗎？”唐塔喃喃地說。

“不要這樣！”提屠輕輕地咬着唐塔的嘴唇說。

只剩下提屠·海尔德列亚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撩起了窗帘，点上灯。淡黄而微弱的光亮又唤起他考虑现实。唐塔身体上的神秘的醉人芳香，还在房中浮动，她的话语、她的微微的颤动、她的婉转的声音也是这样。提屠明白这个爱情已经取得了一个要他开始负责的转折点。但是，他现在只不过在人生中刚刚开辟了一条道路啊！毫无疑问，他是爱唐塔的，可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自己的命运还不十分确定，试问他怎么有权利来叫她和自己的这种命运相结合，使她虚度这一生呢？他自己的前途还很成问题时，他又怎么能够维持一个妻子的生活呢？……他很快就找到了借口：说实在的，他自己是不愿意的；是她亲自送上门来的……再说，伟大的爱情不见得总得在市长面前举行……有很多的情况……然而他赶走了这些平淡的引证，索然无味地用一种谴责的神气自言自语地说：

“提屠，你是个卑鄙的家伙！你应该懂得羞耻啊！”

#### 4

格里果列·于加不能再呆在乡间了。孤独使他害怕，他父亲强硬地叫他不要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情和一时的误会而拆散自己的家庭同样使他不安。格里果列没脸向他父亲讲明真情。他认为自己男性的尊严受到了损伤，因为结婚已经五年，而他竟不能使他的妻子对他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使她至少不能在他们的神圣的家里欺骗他。但是他心里总不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他奇怪自己怎么有时还有原谅娜迪妮的想法，仿佛他对她的爱情并没有熄灭，而只等找一个借口来把那件事忘掉，言归于好。他鄙视自己、对自己的懦弱感到害怕。如果到了布加勒斯特，至

少在喧鬧聲中不至再如此孤獨……

格里果列又在他姨母馬麗尤加家找了一個房間，還是他在上學時住的那一間。他發現房間布置得十分精緻。他姨母看到他挺滿意，就高興地向他說：

“格里果列，你滿意么？……這是我收拾的。我願意你在我家裏象在你自己家中一樣，覺得什么都不缺少，使你一點也不會感到不滿意……”

她停下不說了。格里果列知道她对娜迪妮的感情，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娜迪妮，他姨母也明白格里果列知道这一点，因此她不願意現在就和他談到娜迪妮。格里果列好象从来没有这回事似的回答她說：

“关于后悔的問題，你可以放心，姨媽！”

于加跟戈古·約內斯庫定下約會。明天他們兩人在俱樂部會面。戈古非常驚異，他一點也不理解。娜迪妮把那件事告訴給他時，他大吃一驚。這怎麼可能呢？他相信他們是很幸福的。當然，不管怎麼樣，反正他不讓自己參加到這個膩人的事情里去，或是出個什麼主意，然而……他愛格里果列象愛他的兄弟一樣，他還要繼續愛他，這和任何家庭上的聯繫無關。娜迪妮是一個不大好對付的女人。儘管戈古素日的態度非常謹慎，甚至在親近人們的密切生活中也是如此，他還是再三提起過娜迪妮的注意，她的妖艷嬌媚已經越出了範圍，她在濫用她丈夫的那種可愛的寬宏大量……最後戈古答應代表格里果列去探問娜迪妮，是否已經遞了離婚申請書，事情進行到了什麼程度，因為戈古很清楚地知道格里果列自從他們夫妻分居之後，就十分不願意再去直接同她商量什麼。第二天，戈古和于加兩人又在原來的地點會面，戈古·約內斯庫詳細地講給格里果列聽，娜迪妮從

多間回来后，也就是十几天以前，就請了律師奧蘭波·斯塔沃拉，要他毫不遲延地遞離婚申請書。申請書現在大約已到了法院。格里果列向戈古道了謝，請他把自己的謝意轉告娜迪妮，并請他告訴娜迪妮，格里果列保證盡力及早結束一切手續，好叫他們兩人都能重新獲得自由。

格里果列到巴洛列努家里來了，巴洛列努還不知道他離婚這件事。他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遺憾。梅拉妮也是一樣。他們留他吃早飯。他只得答應，因為現在再沒有什麼可以借口的了……

格里果列早就作好了準備，任憑別人怎樣勸他，他總是置若罔聞。巴洛列努在從他的華麗的辦公室走進餐廳之前，用他本行的腔調問道：

“格里果列，難道這是認真而又不可挽回的事嗎？”

“啊，親愛的亞歷山德呂，你想在這樣的事情上我能開玩笑嗎？……”

“那末我就稍微管管這件事，我向你保證，在最短期間內就可以办好離婚手續！”律師鄭重其事地保證說，稍停一會兒，又帶着愉快的神氣接着補充說：“在法院里，我還有一點辦事的能力，因此總有些力量！”

“不過我希望你的幫忙可不要象你幫助我那位德蘭斯瓦尼亞朋友那樣迅速啊，你還記得嗎？”格里果列·于加開玩笑說。

巴洛列努用困窘的神氣看了他一會兒，然后又以親切的嗔怪喊着說：

“我的小家伙，怎么你現在才叫我想起這個小伙子來呢……他叫什么名字？……為了……他不应当來看看我嗎？那么他為什麼沒有來呢？”

“現在你不必再替他費心了，我已把他安置在《德拉波呂爾》報社了，這就……”

“哈哈！你給你們的黨拉了一個人啊！”巴洛列努笑起來說，“你還說我們淨搞黨派呢！”

小于加同巴洛列努到法院去了很多次，親自了解事情進行的情況。到確實知道初步手續已經完成以後，他認為自己完全有把握去見普雷德列亞努了。他覺得自己強調聲明的“我在戀愛着”的話還在耳邊響着，一想到這里他就感到難為情……他只有在普雷德列亞努問到他時，他才和他談到娜迪妮。維克多爾·普雷德列亞努顯出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氣，但他並不要求于加作解釋……蒂克拉在吃早飯時沒有談到娜迪妮，飯後也沒有談到。雖然于加發見波斯特爾尼庫小姐的眼光由於一種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所驅使，而不止一次地盯着他，但她卻也沒有談到娜迪妮。他們只談令人愉快的事，甚至連政治都不談。他們談論許多舞會，宴會和各種娛樂，這一切在轟動着布加勒斯特并賦給它一種狂歡節期的色彩。甚至普雷德列亞努就拿他的小姨子開心說：

“我們可以說特地為奧麗加預定了這個季節：跳舞啊，跳舞啊，永遠是跳舞！”

“有了這些快活的舞會，人們多少可以忘掉些憂愁和危險，”蒂克拉說。

“不錯。可是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注意到，所有的舞蹈開始都採用一種愛情性的和肉感性的步伐，甚至有時使人不好意思看那些跳舞的人。”維克多爾用一種比較嚴肅的口吻補充說。

“道學先生，你不喜歡任何跳舞，所以你才找到這許多缺點！”奧麗加為了替自己的嗜好辯護激烈地反駁着說。

格里果列沒有參加爭論，他怕這種爭論要談到娜迪妮。爭



論轉移到奧包爾協會于二月十九日在國民大戲院舉办的盛大庆典上。这是极隆重极豪华的一件大事。王室全家都要参加，社会显贵也都得去。尽管票价异常昂贵，座位却已定完。为了满足豪富人家的要求，已经考虑到重演那些节目。在戏报上有一出喜剧，剧本是由上流社会的三位绅士写的，这出戏完全由上流社会的太太和小姐們演出。当然，奧丽加在这出戏里担任了一个脚色，要出場舞蹈，她对自己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

馬丽尤加·公斯当定內斯庫太太知道离婚訴訟已在进行，她就把她的謹慎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她开始向她外甥訴說她所了解的关于娜迪妮的一切。在这以前，由于怕她外甥难过或怀疑她要破坏他的家庭，她一直没有向他說过这些。再說，自从她听說他要跟娜迪妮結婚时，她就曾告訴过他，只不过是有一种巧妙的方式，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反对的意見，都常常会被人誤解成惡意的。在他結婚之前，人們就可以料到娜迪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个年輕姑娘活泼、嫵媚或者風騷一些本来也是應該的，只要有分寸就行。娜迪妮作风放蕩，被她迷倒的人甚至成群，这使她每到一个正經人家都讓人吃惊。要是在她結婚以后能够規矩起来也好啊，誰知道，她反倒利用丈夫对她的溺愛，从結婚的第一年起——如果不是从結婚后第一个月的話——她就毫无顧忌地找了一个情人。以后随着就有了一連串情人。单只馬丽尤加确实知道的就有五个，最后一个拉烏尔·布魯馬呂。去年夏季，娜迪妮同布魯馬呂到外国去游历，沒有人知道是誰出的錢，因为有人肯定說布魯馬呂是东摘西借过活，另一些人說布魯馬呂是个富有的人，他的財產供給娜迪妮任意揮霍。

格里果列极力防止这些揭发的洪流。从他决定和娜迪妮分

居以后，她所作的，尤其是她已經作过的，都不是他所要关心的。为了珍惜自己的情感，他只願意回忆那些問心无愧而令人高兴的事。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是錯誤的，但是他……枉費心思！馬丽尤加姨媽毫不停留地把娜迪妮所宠的其他四个小情人都描繪給他听。以后，她每天再来重新講述，并加些新的細节，添点新的誹謗，这都是最近由她的一个好心的女友供給她的，这样，格里果列就不得不开始躲避她。他甚至为了重新得到心灵的宁静，还打算要住到旅館里去。

幸亏一月月底，于加的父亲也来到了布加勒斯特。馬丽尤加想把有关娜迪妮最近私人生活的消息告訴老于加。米隆瞪着眼睛听了一会兒，便打断她的話，严厉地說：

“不要誹謗人了，馬丽尤加！一个羅馬尼亚將軍的寡妇，不应当散布一个漂亮女人必不可免地要流传着的任何一些胡言乱語……你真象我那可怜的老婆——願上帝寬恕她——，你們真不愧是亲姊妹！你認為任何妇女都得守着鍋灶，再不然就是替她們的丈夫織毛袜子。唉，現在时代不同了，馬丽尤加！”

“可是，嘿，米隆，她已經和格里果列离婚啦！”公斯当定內斯庫太太狠狠不堪地反駁着說。她怕她的姐夫，知道他为人很古怪。她从沒有象怕她姐夫那样地怕过她那位当过將軍的丈夫，他丈夫是一个可爱的人，在决定任何事情之前，总要同她商量。

“你太把格里果列的事当真了，他还是个孩子！”老于加不讓他兒子打断他說話，用一种惊奇的神气說，“誰叫你相信要求分居就等于离婚呢？直到离婚还没有正式登記以前，分居仅仅是夫妻之間的誤会呀，亲爱的馬丽尤加！”

米隆·于加在阿馬拉丢下了准备农业合同这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他听說农民竭力要改变合同的条件。巴巴罗亚卡的

土地使他睡不着觉；他坚决地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买到手。他认为格里果列离婚的计划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障碍，这是他必须断然而且首先要铲除的障碍。

但是，他决定在会见娜迪妮之前，先到罗马尼亚银行找杜梅斯古谈几句有关这事情的话——谈话的真实内容必须在了解土地的价格及交款的条件之后才能接触到。格里果列只能陪着他走到银行门前，因为他和巴洛列努有约会。一路上，老于加不停地观看那数不清的招人去参加各种消遣和娱乐的广告和招贴。

“我看这里的人都过着不劳动的生活！”米隆用一种轻蔑的声调嘟囔着说，“不论你向哪个角落看去，除了引诱你享乐和放纵的广告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劳动是为了叫他们能随便胡闹的嗎！”

公斯当定·杜梅斯古看见了米隆，十分高兴。他和于加尽情地拥抱，这种表情，照他沉静的个性和皱着眉头的外表来看，几乎不是真实的。他扶了扶鼻子上的金丝眼镜——这是十分激动的表示——，还有他的眼睛，一般来说是冷静的，现在也笑开了。彼此热烈地寒暄了一阵，几分钟后，米隆·于加说：

“你在这儿还有工作，亲爱的科斯提卡<sup>①</sup>，我不耽误你的时间。我们过几天再见一次面，好谈谈我们个人的事。现在我只占用你两三分鐘。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些……科斯提卡！”

杜梅斯古很注意地听着他讲。于加看他的面貌变得越来越阴沉，最后银行经理答道：

“唉，亲爱的米隆，咱们是不分彼此的老朋友，我不能不立即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

<sup>①</sup> 公斯当定·杜梅斯古的爱称。

明确的答复就是一个字：“不。”杜梅斯古接着就設法打消米隆买地的念头，向他解释，說現在实在不是購買土地的时候。米隆有的土地已經足够了。杜梅斯古希望米隆儲备必要的精力来管理他的土地。他这样劝阻是为了米隆的好。他要不是和米隆有深厚的交情的話，他会貸給他大量款項，因为銀行并不冒任何危險；它随时可以把田产拍卖出去收回自己的貸款。可是杜梅斯古宁可今天反对米隆，也不願看到他将有一天遭到破产。他要尽自己作为真正朋友的责任。

“你的打算实在使我奇怪，米隆！难道你活在地下么？你什么都看不見、什么都听不見嗎？你不感觉事态在急轉直下，某种事件就要爆发嗎？……早晚会有一天，我們要突然面临一个普遍沒收私有财产的巨大局面。到那时，肩着这么一副沉重的担子，你将怎样来解决呢？現在这种主张越传越广了。我不是判断，我是在証明。同样，农民中的动荡也在加剧……不，不，对这些問題决不能輕視。你也許認為王国很平靜，但是革命的风气却是一个事实。这也許就是使沒收私有财产的这个思想产生的原因——我不知道怎么說。我决不肯定危險已經迫近。我对这种危險并不知道什么。但它却存在着。在这样的时刻，我們不可能再去从容地考虑購買土地。在事态未明朗化以前，土地的价值是靠不住的。那末……你尤其不要光看布加勒斯特的生活和这些繼續不断的享乐。这是一个坏的征兆。舞会、舞蹈、宴会的流行病总是灾难的預兆，或是进一步証明有灾难。过分閃亮的表面总是掩盖着一些腐朽的东西。一幢坚固的大厦，不必靠門面来吸引人們的注意，也不必作虛伪的外表。我不过問政治，对于党派竞争也不感兴趣。但在銀行的人，对生活的脉搏却診斷得很清楚。我們生活的脉搏太不正常了。整个机体都生了病，

它在發燒，米隆！我們必須非常謹慎，直到找到了挽救的方法為止。”

米隆·于加不但一點也沒有被說服，而且还很不高興。他竭力掩飾着心里的不滿。分手時，他們約好還要談這件事。這不過是初次接觸……米隆確知杜梅斯古最後會讓步。

“這個可憐的杜梅斯古！”老于加最後自言自語說。“一個挺正派的小伙子，可惜只是見識淺一些，從我認識他，看中他以來，他就老是這樣！”

老于加的不滿忘却得很快，甚至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老實說，他在同娜迪妮談妥事情以前，並沒有同杜梅斯古交談的必要，因為跟娜迪妮談判才是最難的一關。至于款項的事，他在當地容易找到。他只是需要知道怎樣進行。

有人把老于加來到布加勒斯特的消息告訴娜迪妮後，她就在等待着他。她打扮得象一個仙女似的。她照舊用往常那種可愛的態度來招待他，仿佛一月以前他們在阿馬拉分手後並沒有發生過什事情似的。

“我很願意留你吃早飯，爸爸，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娜迪妮把老于加引到她那個得意的小客廳後，立即用一種天真無邪的和帶着詢問性的微笑向他說。

“哈！我很高興接受你的邀請，娜迪妮，我很高興地接受你的邀請！”米隆文雅而又滿意地說。

從飯前起，他們就開始談老于加所關心的兩個問題。关于離婚的問題，老于加向她提議和解，他接着說，他當然不是代表格里果列說話，但如果她同意，他可以負責保證格里果列同意。娜迪妮微笑着堅決地拒絕了。她說，先提出離婚的是格里果列而不是她。至于她本人，原可以繼續共同生活下去，尽管在許多

方面她有理由抱怨。現在，他們的不和睦已經成了公開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們在辦離婚手續。和解將會引起人們的嘲笑。再說，今天他們每人都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將來可能就更困難了……米隆還在設法說服她，娜迪妮就打斷他的話說：

“你這樣堅持使我很愉快，親愛的爸爸……這是一個使我感動的愛我的表現。但是，唉，我求你……”她把雙手握在一起，“我求你，為了說明你更愛我……那麼，我們談另外一件事情吧！”

“如果你的決心如此堅決，不可挽回，那我也就不可能再和你談我準備和你談的問題了！”老子加帶着厭倦的神氣嘟囔着說。稍停一會，他又接着說下去：“我原打算同我的兒媳談巴巴羅亞卡的問題，但要同我兒子的前妻談，我認為這就不可能了。”

娜迪妮笑了笑，露出她那潔白如玉的牙齒。

“哈，你想錯了，親愛的爸爸！”

恰恰相反。老子加只能同離異了的兒媳鄭重其事地商談土地的事。如果娜迪妮仍舊跟格里果列在一起，那麼她可能不賣這塊土地。但是現在，她決定一到她能自由處理巴巴羅亞卡的土地時，就立刻賣出。況且，如果不賣這塊地，今後她必然還要有許多事得到那里去辦，而那里又恰好和格里果列為鄰，她認為這實在別扭。她滿心願意儘快地結束這塊土地的事，但是她必須等到辦完離婚手續；否則她什麼都不能辦，因為還需要她丈夫的同意。她希望在一個月內，至多兩個月就宣布離婚。那時她要到鄉間去——可以住在萊斯貝濟村戈古家里——直到立下賣產契約以後再離開那里。

“啊，你是一個多么能干的女事業家！你要叫我們十分為難的！”

米隆微笑着，信口誇獎着，但他完全不滿意。他的一切努

力，还没有从娜迪妮的嘴里得到一个比较肯定的答复。狡猾而又能干的娜迪妮，就象一条鳗鱼一样，不断地从他手指中滑来滑去。他认为现在还不如他第一次在阿馬拉与她谈话时有把握。因为那时候只有他的优先权的问题。毫无疑问，离婚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他并没有灰心。他不怕障碍。为了取得有利的结局，他就去探问其他两三个银行中的朋友。大家并没有明确拒绝他（“我们要考虑考虑，我们要商量商量，我们下次再谈”）。可是杜梅斯古的论调几乎在同样的词句不断出现，仿佛他们都商量好了似的。于加又重新找杜梅斯古作非正式的磋商，利用两人对面吃饭的时候谈判。他得到了一个空洞的诺言。科斯提卡是这样地喜欢老于加，致使他不能坚持生硬地拒绝他。他们二人都希望最后说服对方。杜梅斯古认为他可以说服于加，使他放弃买土地的主张，而于加又认为杜梅斯古会帮助他去凑足必要的款项。

格里果列知道他父亲为什么这样苦闷。他父亲的举动以及流露出的一些话语，使他了解到老于加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米隆从来到布加勒斯特以后，就说要去拜访普雷德列亚努一家人。一星期以后，他们父子二人就到他们家去了。

老于加同样喜欢普雷德列亚努家。他一谈到他们那一家人，尤其是想到他所认识的维克多尔的父亲，就总是习惯地说：“他们都是很正派的人。”波斯特尔尼库小姐在这个尘世上，除了即将来临的奥包尔的节日外，什么都不关心；但人们仿佛是故意为了叫她生气，整个晚间只谈些农业的事来迎合米隆的心意。虽然米隆对杜梅斯古的论调不怎么太重视，但米隆却受到了这种论调的打击。他各处寻找同盟来反击这些论调，当他找不到时，就显露出他那坏脾气来了。





以来，事情的規律就是这样。在阿馬拉，农民們正在不断地騷动着，要購買娜迪妮的土地，并且还和其他的买主竞争，我能相信他們真穷困嗎？祸患的真正原因不在这里，我的朋友們。真正的原因在于政府无能，政府容許那些自称为农民阶级保卫者的无賴們所醉心的恶意宣传。如果政府把这些突然冲动起来，表示热爱（这种爱至少令人可疑）农民的小紳士們逮捕起来，投入监狱，你就会看到这种农民騷动象魔术一样地烟消云散了！”

“政府老是忙于无謂的个人紛爭，很明显，反对党就是利用政府的无能，”維克多尔表示同意說，“不过，他們利用不正当的手段，罪过也不小！”

“不正当！”米隆动火喊了起来，“亲爱的，你应当說他們是罪犯！还能有什么比刺激貪婪的群众的欲望更有罪呢？而他們正是这样作的！他們应允把我們的土地給农民，好挑起我們与农民之間的仇恨。即使用这种方式把国家弄得来烽烟遍地對他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們尊重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他們党派的利益。他們是城市的主人，恣意剝削我們，却仍然不能使他們滿足。剩下我們这些人，沒有被他們的銀行、貸款和他們的工业所制服。唯有我們还反抗他們。由于他們用上述方法不能够把我們打倒，就一变而为农民的保护者来反对我們；其实他們連首都的边界都沒有出去过，恐怕弄脏了他們的鞋。他們打算把我們的土地分給农民，却不願把他們工厂和銀行的利益分給任何人。总而言之，他們要借着鏟除我們来削掉农民阶级的首領，因为农民群众失去領導之后就可以由他們任意支配……尤其当人們看到我們这些該处死刑的人还大談其联合政治，改組国家机构以及其他无稽之談，……这就有了造反的理由！”

为了緩和一下由老于加的粗暴言論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格

里果列笑着說：

“爸爸，我总沒有想到政治能使你这样激动！”

“罪恶不是政治，格里果列！”米隆答道，他稍微緩和下来，并且也自知未免小題大作了，“罪恶总是罪恶。他們所作的是罪行，不是政治。”

“他們真的什么都不顧忌了，”普雷德列亚努补充一句，也是为了緩和一下空气，“在羅馬尼亚，只要他們党派需要的話，单单他們就能发动一个暴乱……”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也插了嘴，談話就变得更溫和了，很快就談到了奧丽加小姐一心惦念的題目——奧包尔节日的盛大事件上。过了一会兒，老于加很快地又找到了非难的材料：

“我并不专談奧包尔节日，这可能有它真正有益的目的。但是，一般說来，在布加勒斯特，人們奢侈、玩乐都太过分了。給人一种过于放縱的印象。我不明白，这怎么能和农民暴乱所引起的恐怖相容呢。稍微顧全一点大局，对誰都不会有害。当然，还是應該由政府加以約束。老百姓也可以說是出于不自覺，而政府却不應該这样。如果农民看到这里总是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他們将要說什么呢？农民連作‘馬馬立卡’的东西都沒有，而貴族却尽情揮霍玩乐……”

米隆自己把話扯回来，和藹地笑了，因而也就消除了似乎从他发表的言論里产生的那种过分严厉的印象。最后他表現得非常可亲，以前被他那冷酷严肃吓坏了的奧丽加竟請他参加节日来看她的舞蹈。他微笑着回答：

“美丽的小姐，遺憾的是，我不一定有时間来欣賞你的舞蹈。另一个不大愉快的并且一点不能拖延的节日在乡間等着我。不过，我留下格里果列，他代表两个人給你喝采。”

当然，格里果列象一切上流社会的人物一样，不能不参加这个盛大的节日。这是国民戏院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最风雅的观众的集会。甚至连剧场最高处的座位，全被享有盛名的人物占去。奥包尔指导委员会的某些女士们在忙忙碌碌的服务中，路过她们的朋友面前时，都容光焕发地小声向她们说：

“这一天的晚会，将用金字写在罗马尼亚的年鉴上！”

在开幕前，格里果列偶一回头，瞧见提屠·海尔德列亚坐在他后面的圈椅中。

“啊哈！……你到这些显贵人物中来干什么呀？”格里果列高兴地向他说，“等一会儿，休息时我们再见！”

提屠是奉命来采访演出新闻的。他穿着那件黑色短上衣，开始，觉得自己坐在这种穿礼服的人群中很不对劲。但当他看到其他同人都穿着跟他一样的服装前来采访戏剧新闻时，他又恢复了他的勇气。还有几个同人甚至穿着他们平常穿的短上衣，仿佛表示他们来到这儿，是为执行职务而不是为了消遣。

在这次晚会中最出风头的要算娜迪妮了，她跳的是巴黎最近流行的舞蹈“巴黎阿飞舞”。她的舞伴是拉乌尔·布鲁马吕。他们跳得非常灵活、以致在显贵的观众的要求下不得不再表演一次。年轻的海尔德列亚并没有兴奋得过度。“娜迪妮太太”——他现在这样称呼她——当然十分漂亮并且舞也跳得非常优美。不过，如果她跳一个别人不敢轻易尝试而又合乎她身分的舞蹈，那就更相宜了。当娜迪妮同拉乌尔在台上飞舞的时候，他好奇地观察了格里果列。格里果列和别的观众一样地瞧着，连眉头都没有皱。提屠最喜欢看的是一位跳罗马尼亚舞的艳丽的小姐。他不知道这是谁，又拿不定主意是不是买一张节目单，因为卖节目单的全是些贵妇人，谁知道她们为了她们的协会一张节

目单要多少錢呢。

休息时，提屠同格里果列·于加躲到一个角落里去吸烟。提屠很兴奋并設法說服格里果列——仿佛他怀疑格里果列有不同的意見似的——上层社会已經能够用羅馬尼亞的語言組織成一項盛大的演出，这証明学生們攻击用外国話来搞戏剧的怪癖是多么有道理。为了更好地說明他的看法，他还特別提出这位跳羅馬尼亞舞的小姐作例子，并且打算在《德拉波呂尔》报上把这位小姐称赞一番，可是他不知道她的名字。

“亲爱的，你还不認識奧丽加·波斯特尔尼庫小姐么？”格里果列笑咪咪地責怪他說，“她是普雷德列亚努的小姨子！”

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这时湊到他們身旁来。格里果列就告訴他提屠的記憶力是多么不好：

“你能想象他不認識奧丽加嗎……那位最使他高兴的，他还打算在他的日报上称赞一番的小姐，他却不知道她是誰。”

“奧丽加会很幸运，海尔德列亚先生！……你不認識她，没有关系，这就是說，为了不把我们忘掉，你应该多到我們家来几次！”維克多尔握着他的手說。

他們談了很長時間戏剧表演，避免提到娜迪妮和布魯馬呂的名字。他們正在尽力評論和贊美的时候，戈古·約內斯庫过来了，他滿臉流汗、哽着嗓子、高高兴兴地打斷他們的話，如痴如狂地問大家：

“喂，你們对娜迪妮跟拉烏尔怎样看？……他們真了不起！……多么出奇的本領！……又是多么成功！博得了雷声般的喝采，舞台震蕩，高悬的烛灯都顫动起来……”

当他觉察到三个對話人的脸上都表現出为难的神情时，他立刻明白自己作了一件愚蠢的事。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弥

补。呆了一会兒，他繼續用同样激昂的声調喊着：

“可是，你們对这个特殊的季节怎样看呢？……不是令人惊奇的嗎？我从来没有象今年冬季这样看这么多的舞蹈和娱乐节目……而我又是不断得到各处走动的，因为娜迪妮……”

他突然停下来，他又一次喊出了娜迪妮的名字，又一次作了愚蠢的事。他真倒楣，尽碰上不幸的事，真令人扫兴。他擦拭額上的汗，叹了一口气，接着說：

“我，这使我厌倦，請你們相信我吧……人們要說他們都疯狂了！”

## 5

伊翁·布腊威拉不能公开地和那些心想得到巴巴罗亚卡田地的人联系了。他怕米隆貴族知道这事，怕他不仅把他赶出村公所，而且誰知道还会再增加一些什么不幸，使他再不能在村中平安地生活下去呢。这位貴族心腸虽好，但必須完全听他的。布腊威拉是对米隆唯命是从忠实到底的，因而得过不少的好处。不过，要他毫无意見，却也不容易。他渴望有一块土地。可能最近不会再有机会。当他得知老貴族到布加勒斯特去是为了买娜迪妮太太的土地时，他就叫人找来了路加·达拉巴。他們两人全都認為农民也应当去向娜迪妮太太要求，如果跟她交涉不成的話，还可以向当局控訴。再說，农民早就得了購買土地和彼此分土地的便利条件。路加担任村长期間，部里就曾来过指示，鼓励农民合伙买地，虽然錢要得多，农民无力支付，但官方准备随时支援他們。只要能大批的人到布加勒斯特去，讓貴族們知道农民都在要求土地，还是有希望的。村长是有名的吝啬鬼，也自

勁担負一个最貧苦的代表的路費，他还提議叫斯馬朗達的兒子彼得去，因为彼得在布加勒斯特服过三年兵役，他到那里可能對他們有用处。

米隆·于加返回阿馬拉的时候，农民們动身到了布尔德亚，在那里搭上了火車。他們一共七个人。早晨到了布加勒斯特，将近中午时，他們走到阿尔甘特里大街。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在楼梯下接見了他們，并向他們說，太太昨天晚上参加了一个很大的晚会，她刚才起床。他們应当到外面去等着她叫。他們就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安靜地等着，除此以外还能作什么呢？……过了很久，另外一个小姐叫他們注意，好好把鞋擦干净再进来。娜迪妮太太很快活。她亲切地向他們說話，也讓他們发言，她最后向他們表示，誰給的价高她就卖給誰，还必须現錢交易。彼得胆子比較大一些，就向她說：

“太太，你看，我們花了路費，又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是因为我們相信你心地慈善，能够怜悯我們，宁可把地卖給我們，也不卖給……”

娜迪妮很惊奇地向他看着。她認得他是从前的車夫。她看了他很长时间，好象要使他懾服似的。

彼得坦然而坚定地讓她盯着；他不怕一个女人，真的，即是她是貴族的女兒……娜迪妮用一种几乎生气的声調回答說：

“那末，你們認为我能够只为照顧你們就浪費我的財產么？不，小伙子；不，老乡們！我卖地是为了換錢，并不是为办慈善事业。国家如果愿意的話，它能办慈善事业……”

在大街拐弯的地方，农民們停下来商量，寒冷很快就刺透他們的肌骨。他們在凜冽的狂风暴雪中走向古拉·莫济劳尔街，那里有彼得旧日認識的一个科斯太什蒂人，開設了一家客栈，可

以少算他們一些錢。他們住在廚房隔壁的一個房間里，這是店老板給他們準備的；他們在那兒吞吃了帶來的干糧，直到深夜還在商量。第二天天一亮，他們就趕快走向田產部。到了那里，不得不在院子里等着。“十一点起，開始接待群眾，”一個聲音隔着柵欄門向他們嚷着，這是一個長着大黑胡子的人嚷的。那兒還有別人，是從其他地方來的，也都是滿身冰雪，渾身顫抖着，而且同他們一樣都处在同樣不幸的遭遇中。門一開，他們就趕快往里面擠。看門的人，身材短小，胡子長到胸下，十分難看，攔阻着他們說：

“嘿，慢一點！這不是到了市場上！……你們要干什么？你們找誰？”

他們開始恭恭敬敬地陳述他們的痛苦。看門的人滿意了，就溫和下來，不等听完就向他們說：

“部長還沒有到……可能還得很久他才來……你們在這兒等一會兒，暖和暖和……”

過了一個多鐘頭，看門的人告訴他們說，部長今天不來了，等明天吧。他們回到客棧，繼續想辦法。

第二天，他們運氣還算不錯。部長已經來了，看門的讓他們進去。他們穿過了走廊，最後到一個擠滿了人的辦公室，里边很暖和。一位年輕紳士滿臉堆笑，油頭粉面，很客氣地接見了他們：

“喂，老鄉們，你們有什麼事？到這里來干什么？你們是哪兒人？……是阿爾蓋斯人……好……”

魯布·基利多尤把他的來歷追溯到老遠，添枝添葉地說起來。年輕的紳士耐心地听着，不過當他了解到是什麼事情的時候，就打斷他的話說：

“啊，好，是一块要卖的地……我知道了。請少等一下。”

他按了一下电鈴，在一张紙上写了两行字，交給走进来的仆役，接着說：

“好吧，老乡們，部长这个时候有許多事要办，不能招待你們……不过，我讓你們到另一位先生那里去，他能替部长給你們解决这类問題，給你們主持公道。好吧，老乡們……传达員，請帶他們到司长那里去吧……”

他們魚貫地随着传达員穿过各样走廊，最后他們来到了一位老先生面前，这位先生脑袋全秃了，脾气也不好，他讓他們从头到尾講了一遍来历，以后用一种斥責的声調向他們說：

“你們是想买这位太太的地，还是干脆要霸占呢？”

“但是，我們……”路加·达拉巴想要反駁。

“立刻住嘴！”司长咆哮着說，“你們說的够多了。我仔細听了你們說的……本部沒有权利也沒有資格干涉田产出卖人和購買人彼此間合法的交易行为。法律規定的某些情况当然除外，而你們的事却不在这个范围以內。你們不同你們的貴族去商量，不去当个正經人，反而老是提起无理控訴。更厉害的是你們現在竟想要你們貴族的土地，可是只給很微小的价格，甚至連一点代价都不出。你們一点节制也沒有了……他媽的，老实点吧！服从你們的貴族，努力劳动吧！要勤勞一些，不要受到坏領導人的影响！你們是国家的基础，你們……”

路加·达拉巴从这篇講話中只記住了一件事，这就是巴巴罗亚卡田地他們算是沒希望了，他們的一切計劃，一切花費都落空了，所以他不能自制，突然大胆地喊叫起来：

“但是，先生，为什么別人搶走了我們这块地？……”

還沒等他說完，司长就跳了起来，脸和額头都紅得象从头顶



上倒了一瓶紅墨水一樣。

“閉嘴，不要臉的東西！”司長罵道，“馬上閉嘴，要不然我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敲碎你的骨頭，下賤的東西！我花費心血，浪費時間來給你們解釋，叫你們明白，都白費了，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他稍微靜下來一點，接着又說：“你們走錯了路，不幸的人們！你們不滿足仁慈的上帝賜給你們的一切，却貪圖別人的財物！時候到了，你們應該清醒了！回你們家里去吧，從事你們的正当勞動，給我們可愛的國家創造財富！你們要是真願意買那位太太的土地，你們就謙卑地去懇求那位太太和其他貴族！沒有人可以用強硬手段的，你們明白我的意思么？”

農民們看着他那滿是金牙的嘴。他們被司長的啞嗓子趕走了。穿過了許多走廊，又回到部長辦公室的門前。他們離開禿腦袋的辦公室時，路加不甘失敗，決心打算闖進部長房中。他們剛剛重新聚在一起，這時，一個非常恭敬的傳達員沖向他們，喊道：

“躲開！你們躲開，部長要走了！”

部長辦公室門開了。一位貴族走出來，他披着一件皮斗篷，一頂水獺皮帽直扣到耳朵上，面孔黃黃的，帶着一種忧虑的神情，方才那個青年在后面跟着。部長看見了農民，為了表示對人並不傲慢，而且關心屬於他那部門管轄的農民起見，就停了一下，懶洋洋地問道：

“你們要求什麼，我的朋友們？哪股風把你們吹來的？”

那個青年紳士向他低聲說了几句話，部長就繼續往前走，同時以一種滿意的神氣說：

“啊，對……好吧！那麼你們已在……很好。這位先生對你們說了应当作什麼。你們就聽他的話吧。他知道你們的一切痛苦，也知道怎樣來醫治……”

他慢慢走下了大理石台阶。农民们都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所有等待的人都散了，仿佛太阳已经落了似的。

“喂，我们走吧！再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彼得自言自语地说。

“对，我们走吧！”路加·达拉巴把帽子深深地扣在头上，结结巴巴地说着。

他们一直向火车站走去，希望能赶上火车，要不然就得在那里过夜，他们剩下的钱仅够买车票，一点多余也没有。他们的运气还算不坏。火车开动时，大家同时都划了十字。

车厢里边挺暖和。人不少，尤其是农民，有雅洛米达的、有墨塞尔的，还有代莱奥尔梦的或更远的地方的。车里温暖，人们都谈起来。可是阿马拉的七个人都挤到一个角上沉默着，只偶尔地谈上一两句话。鲁布·基利多尤开始埋怨他们白白地花了这么多的钱。路加也承认这一点，并压制着自己的气愤。渐渐地仿佛他们都觉醒过来了似的，议论起他们不幸的遭遇和衡量起这些不幸的遭遇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补充一个解释，或至少长叹一声，来表示如果事情不经过这些波折，那一定会以别的方式出现。别处的人一点一点地也参加了他们的悲叹，有的人仅仅是被好奇心所驱使，另一部份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听过这样的遭遇，或者经受过这样的遭遇。

“我开头就对他们说过，贵族们不愿意把土地卖给农民，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听我的，最后我还是随了他们的主意！”老鲁布得了机会就抢着说，以便向全车厢的人表明他没有白活了这么大的年纪。

“我听见了你们诉苦，老乡们，我很奇怪你们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人说，他那双碧

藍的眼睛充滿了好與人交往的溫和神態。“我們那里的農民也打算購買貴族的土地，他們沒有買成，因為每次都有貴族爭買……你們知道……這是不讓土地落在農民手中，要不然就再沒有人給他們種地了。你瞧，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我們也設法……人們騷動、憤怒，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正象你們这里一樣……”

“那麼你，你是什麼地方的？”路加·達拉巴問道。

“弗克薩尼附近的，你們是不是聽說過，”那個人回答着。“這很远啦，正在那一方面。……”

“我可聽說過，”馬蘭·斯坦自豪地說，“我，當兵……野外演習時……就在這些地方呆過，現在你們那里生活也艱苦麼？”

“艱苦得很！”那個陌生人長嘆了一口氣，搖著頭說。“甚至可以說更艱苦了，人們都想什麼也不要了，以後個人想個人的辦法……你們認為，我是因為生活太好才背著聖像口袋到處亂跑嗎？哎喲！我家中從來也沒有人干過這個行業……不過，你看，大家都勞動，連我的老婆同孩子們都是從春天忙到冬天，所得到的也只是勉強糊口……我做這個也是一樣，等上帝幫助我們弄點土地……在我們那里，大家都希望國王很快能給分配些土地……多少年來就傳說著這個……”

“那是給願意聽的人說的，何必提它，”一個面色赤紅，滿頭大汗的小個子從他那角落里說。

“這個我們那里也有人說，”魯布·基利多尤凝視著那個呆在角上的人說，“不過我不相信貴族會讓國王這樣做，他們並不傻，不是麼？再說一切權力都在他們手中！”

“這正是我想向你們說的話！”賣聖像的人說，“如果沒有人擁護國王，貴族再反對他，他就一點也做不了主……在我們那里

人們也是傳說別的地方政府把貴族們的土地分了。大約一年前吧，人們都起來了，不分老幼，拿起了斧頭，掀起了一个大規模的暴動，消息传到全世界。不用說，死了許多人，貴族們也不甘心任人擺布；派了騎兵帶了槍炮鎮壓他們。不過，軍隊的領袖看到流了這許多血，死了這許多人，他對雙方都表示憐惜，就命令說：“貴族們，停手吧！農民們，你們也放下武器吧！我要給你們主持正義，使你們重歸于好！”大家听了他的話，怒氣都平息了，各自回家去了。這時，這位領袖为使農民也有土地，就開始把貴族的土地分給農民……”

車廂中一時寂靜無聲，淡黃的車燈不停地搖擺，一會兒往這邊，一會兒往那邊投射怪樣的陰影。接着，幾個農民嘆了幾聲。彼得·彼得一直還沒有開口說過話，他兩眼冒火，自言自語道：

“對！如果我們不拿起斧頭，我們也就永遠不會得到什麼……”

他突然停下來，這些話，似乎是无意中從他心底里迸出來的。別人都聽見了，不過誰也沒有理他。唯有魯布·基利多尤結結巴巴地低聲說：

“喂，不要說了，彼得，不要說了！”

又是一片沉默。鐵輪隆隆地軋着鋼軌，好象遙遠的群鐘合鳴的回音。在陰暗的窗口上掠過一股黑煙，夾雜着千萬閃爍的火星。車廂里的空氣充滿了汗的氣息，在車頂上的燈光和恍惚的陰影中，那位老年人的顫動聲音象回聲似地繼續响着：

“喂，不要說了，彼得，不要說了！”

## 第六章 使 者

### 1

普拉塔茂努看到他的管家兼心腹基利拉·彭諾的狠狠神气时，竟目瞪口呆得象个塑像一样。

“什么事，基利拉，遭到什么不幸事了？”

基利拉·彭諾的眼色很恶劣，答复說：

“得啦，先生，你比誰都清楚，这是你的兒子和……”

“可是，基利拉，上帝保佑，我的兒子到底对你怎么啦？”农场主嘴里这样說，心里不禁怀疑出了什么事。

“要是人們不能替我报仇，願上帝懲罰他！”这位农民沉痛地說，“我多么丢人，这是我多么大的耻辱！……我决沒有想到，我这么忠实地給你做事，我竟会碰上这样的事！”

农场主有些慌乱。自从基利拉同他的女兒来到公館以后，农场主一直担心阿里斯提德会瞧上她。也曾監視着他兒子，就是这样，还出了事……現在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基利拉才好。他忽然灵机一动，打算馬馬虎虎地敷衍过去。于是他拍着管家的肩膀亲切地說，

“好啦，基利拉，我們要放明白一点，青年时期总得要过呀！”

这种事情早就有过，世界也并没有毁灭……我们回想一下，看看这怎么……”

“呸，不行，先生，”管家抗议说，他更伤心了。“这又不碍你什么事，你当然轻松愉快，可是我们，我们的女儿怎么办呢？我们得叫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小崽嫁出去，让人们指着脊梁耻笑我们！……”

“小心，基利拉！”普拉塔茂努束手无策了，为了找句话说，他打断了基利拉的话，插了这么一句。

“现在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先生！”这位农民接着说，“上帝在上，他看到一切，他要审判我们了……只是你另找别人替我吧，我不能再给你做事了。人们一直跟我谈，这里是地狱，我总没有听他们的话。希望上帝给你报应！我们的事，以后再算账！”

普拉塔茂努看到基利拉竟敢当面怨恨他和顶撞他，就感到恐惧……直到今天为止，基利拉对他一向是唯命是从的……

普拉塔茂努赶紧去找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布加勒斯特住了一个月，连一次考试都没有参加，现在又回到家里来了。

“你干了些什么事，小畜生！”普拉塔茂努叫了起来，他在这关了祸的小家伙面前比在那位农民面前还要束手无策。“你呆着还不老老实实的，竟和基利拉的女儿搞起来，现在……”

“哎哟，爸爸，不要演悲剧了！”阿里斯提德用一种优雅的神气说，“盖吉娜是个漂亮姑娘，我总不能去追求村子里那些丑婆子呀！”

“好吧，不过……”普列塔茂努有意辩驳说，虽然年轻人充满自信的话使他稍微放点心，可是声调里还含有不安。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阿里斯提德打断他父亲的话说，“盖吉娜跟我说了很长时间，她哭得很厉害。我跟她再三说，她应该

怎么办，我也拿錢給她——当然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她不願意……現在弄得大家都知道了，她也要丟臉了，這又怨誰呢？她如果聽我的話，就連她母親都不會知道，一切都會好得多……當然，以後你無論如何總得為這件事操點心，隨時給他們些東西，平平基利拉和他女兒的氣……你很有辦法，爸爸，你很聰明，知道怎樣對付這些農民！”

“當然羅，”農場主頭腦又清醒過來，說。“對這件事，不應該過於悲觀。不過，要是不發生什麼事情，那不是更好嗎！……”

基利拉·彭諾的老婆把女兒的不幸遭遇告訴他時，他非常生氣，把她們娘兒倆打了一頓。接着他又後悔了。他覺得他自己是有過錯的，因為他准知道給這些希臘人干活得不到好處，却為了貪圖一點利益，仍要給這些人服務。

特別在他回到阿馬拉之後，他感到需要想個辦法消一消心頭郁悶。全村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他蒙受了這樣的耻辱，拿什麼臉見人呢？他去找尼高丹教士，把事情的經過講給教士聽；他痛苦悲傷，向尼高丹要主意。教士本人也非常的不幸。他不僅視力不佳，耳朵現在也開始不頂用了。當他了解到是怎麼一回事時，非常驚愕，划着十字，又把他的女兒叫來。

“你听听，尼古丽娜，那希臘人的兒子叫可怜的基利拉遭到這些不幸！”

尼古丽娜異常憤慨，詛咒那些希臘人，也把她的丈夫叫來：

“腓立普，你听听，希臘人的兒子，一個大學生對基利拉干出了什麼樣的丑事！……”

腓立普安靜地聽着，不時地搖着腦袋來表示憤慨，並且沉重而從容地問道：

“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基利拉？”

“哎！我正是为这个来找教士的，要他給我出个主意……我，真不知道向哪个庙門許願才好！”农民低着头說。

“真他媽的！”腓立普答复說，呆了一会兒，他又严肃地重复着：“真他媽的！”

基利拉并没有得到主意就回家了。不过他心里感觉轻松了些，別人分担了他的痛苦，还听到別人咒罵希腊人，多少有点冲淡了他的苦悶。傍晚，他去拜訪小学教員德拉高斯。那里，人們已經知道了盖吉娜的不幸，这消息早已传遍全村。老米隆·于加也知道了，他非常不滿意，当着伊斯巴塞斯庫和管家班布的面說：

“哼，这些先生們就用这种丑恶的行为来消磨岁月，然后又装不知道农民为什么要怨恨和騷动！”

在德拉高斯的家中，这时开始了一場激烈的爭辯，他們等待着基利拉來訪。小学教員的弟弟尼古萊在街上遇見了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从彼得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小伙子气得脸都紫了。很久以来，他就嚷嚷要和盖吉娜結婚，要不然他就永远不結婚，他認為誰也比不上盖吉娜。

“你总說結婚不忙的，你多么聪明啊！”他嫂嫂芙劳丽卡搶白他說。

“要不是这样，如果从你一爱上这可怜的姑娘就和她結婚，那她就不会受希腊人的玩弄了。”小学教員同情地說。尼古萊却在大声怒罵，起誓，最后他請他哥哥必要时帮助基利拉一下……放任作出这样的罪行，那实在太不公平。芙劳丽卡气得跳起来說：

“伊翁，听我說，不要管这事！你回想一下，你每次听我話的时候，我們什么都順利，你一不这样做，就得倒楣！各人自扫門前



雪；又不是你出主意叫基利拉到普拉塔茂努那里去干活的，是他自願去的。是他自己找的这些倒楣，現在讓他自己解决吧……”

基利拉·彭諾来到时，正是他們爭辯剛完，开始說別的事，芙勞丽卡去点灯的时候。

他們都集中精神听基利拉說話，芙勞丽卡一直担心她丈夫会过問这件事，因此她就冷冷地說：

“真够丢丑的，基利拉叔叔！你就沒有加點小心嗎？你很清楚农場主的兒子是个什么样的坏蛋啊！”

“那当然，我也知道，早留神我也不会碰上这种倒楣事啦！”这位农民承認說，难过地凝視着她。“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出什么事，我早就防备了，可是事情已到这一步田地……”

“那都是你貪便宜，才去給这个希腊人干活，最后是盖吉娜吃了亏！”尼古萊用一种責备的口吻嘟囔着說。

“喂！小伙子，你饒了我吧！不要也来逼我了！上帝的惩罚已經够我受的了！”基利拉痛苦地說，“我知道了你和盖吉娜彼此相爱，就不再象从前那样監視她了，在这件事情上，这是我非常看得起你，是吧！”

“对于我，你可以放心，什么也阻挡不住我，我要把这个希腊野人的骨头砸碎！”小伙子咬牙切齿地說，突然从家里跑出去，仿佛他不能再往下听似的。

基利拉·彭諾呆到他們要吃飯的时候。他走了，比以前安定多了。目前，一切安慰的語言，对他來說，都仿佛是血淋淋的創伤上的止痛剂。

从这个时候起，基利拉看見誰，就把盖吉娜的事向誰說。村长告訴他暂时忍耐一下，并說，事情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的。路加·达拉巴先对他的痛苦表示同情，过了一会兒，就开始

向他探詢說：農場主為買巴巴羅亞卡的土地出了多大價錢？娜迪妮太太要的是多大的價錢？

有一天，基利拉把特利封·居如拦住，打算把蓋吉娜的事情告訴他。特利封·居如却用一種憂郁的腔調答道：

“算了吧，基利拉叔叔，你呀！你至少糧食滿倉，決不跟我一樣。從聖誕節到現在，我跟一群孩子就一直挨着餓，連一斤老玉米都沒有。”

“唉，是啊，特利封，這是真的！”基利拉說，“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不幸……”

“肚子吃飽了以後，不幸就會容易忍受！”居如嘟囔着說。

基利拉甚至不放过邦特立蒙·瓦都請兩天假回來的機會，把這件事情告訴他。瓦都現在正在服兵役，當兵倒很適合他的性情，他象年輕大姑娘那樣老實，就怕受到處分，就怕再請不准假。他擔心多妮卡把他忘了，在他回來以前嫁給別人，因此他非常難過。

斯馬郎達的兒子彼得也把他的婚姻問題拖延很久了。他很愛在於加的公館里當女仆的伊麗娜的女兒馬麗奧阿腊。他愛她，就是拿不定主意，因為他窮。蓋吉娜的不幸遭遇發生後，他就和母親作了一次長談，他的母親對兒子的計劃很滿意。她曾一再鼓勵他，要是他肯聽她的話，他早就結婚了。第二天，斯馬郎達開始和馬麗奧阿腊的母親商量，以後又和她的姨母普羅菲腊談了一陣。

他們正在熱烈商談中間，基利拉·彭諾和彼得碰上了，他把自己的不幸告訴了彼得。彼得咬着牙答復他說：

“啊，基利拉叔叔，即使以後人家要把我殺了，我也饒不了他！”

“你說得对，彼得，你說得对！”基利拉謙卑地贊同他的意見說。

## 2

是一个明朗的天，白尔契烏·德·普里巴教士到提屠·海尔德列亚这里来了。教士收拾得很好，披着一件新斗篷，穿一身新的神职班制服，小胡子剪得非常漂亮，总之，他打扮得非常整洁、非常俏皮，好象一个求婚者一样。提屠在自己村子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看见他这样打扮过。

“我請了六个月的假，才有机会到这里来！我經常害怕等不到我看見我們的祖国，上帝就要收去我的灵魂！”白尔契烏教士在他那种謹慎的微笑中流露出非常的喜悅說，“我是今天早晨到的，我按照我的习惯，一清早就从旅館一直到这里来了，免得迷了路。”

原来提屠的父亲打算叫这位教士能够看得起他的兒子，就建議教士到《德拉波呂尔》报社去找提屠，到报社里一定能找到他，而且要比到家里去找他还容易。小海尔德列亚向編輯部秘書介紹了教士，然后他們两人就一起到市中心轉了一圈，以便能够安靜地談一談。教士把阿馬拉底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对他說了，特別跟他講了一下吉吉塔的婚礼，关于这个婚礼，提屠的母亲曾經在給提屠的信上提过几句，但是信里沒有他所希望知道的一切細節。

随后，提屠成了白尔契烏在布加勒斯特的向导。他先領他去參觀密雪尔·勒·布腊沃的塑像，在这个像前，教士虔誠地俯伏在地。由于提屠的建議，教士还从不知什么时候就挂在鉄棚

栏上的一頂花冠上取下一片干树叶来，帶回去，当作珍貴的紀念来保存着，并且，一旦回到家乡，也可以向自己的人們炫耀一下。他們又參觀了几处博物館和教堂，也逛了几家大百貨公司。教士的运气不佳，無論是在下院或是上院，都只能列席几次沒有重要演講的普通而惹人討厭的會議，但他对这一切，並沒有表示不滿足。

教士对他所見所聞都挺滿意，仿佛走了这么远路、花了这么多錢以后，沒有一样使他不愉快的。談到国民大戏院，他也非常喜欢，除了提屠陪他去了两次外，他自己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

过了一星期，教士不需要年輕的海尔德列亚作伴了，再說，他也不願意多耽誤海尔德列亚的时间。他又找到了不少的旧相識，其中有一位是邮局職員，还有一位是藥剂师，另外又找到許多阿馬拉底亚学校的老同学。当然，他也找到了賈沃里拉斯夫妇，在他們家里吃了許多次飯，他很欣賞胖胖的賈沃里拉斯太太的做飯本領，并且羡慕提屠能够时常享受到这样的盛饌。

虽然提屠感到陪着他本村的教士到处去逛逛是件快事，但是，当他能够稍微摆脱他，叫他一个人出去时，他同样感觉轻松不少。因为陪着教士到处散步，不但要使提屠花錢——他有时不得不花錢請教士在城里吃飯，因为白尔契烏总沒有想起要請提屠，反之，他却很高兴讓提屠請他——，而且还使提屠对他的日报多少有点放松了。罗絮曾促使他注意，說他已經开始和别人一样了。

教士到后不几天，提屠就发生了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它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后果。提屠怕白尔契烏听說这件事，回阿馬拉底亚去到处传播。

唐塔到提屠家里来，越来越勤了，当然都是趁着亚历山德来

斯庫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提屠告訴唐塔要机灵一些，但总是白費唇舌；唐塔回答說，自从她爱上他以来，她什么事都无所谓，什么人也不在乎了。提屠总觉得在她面前自己是个罪人，因此也就不敢表現得怎样坚决，也不敢向她說明迟早会被院中的房客或房东看破，对他和她两个人都不好的話。从各方面看来，他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要証明都是正确的。提屠的学生馬丽奥阿腊·腊都萊斯庫已經看出了一些破綻，正在算計着要捉住她的情敌。侥幸的是，他已經再也不会遇到馬丽奥阿腊了。有一天，当提屠去吃飯的时候，賈沃里拉斯太太气忿忿地告訴他說，她已經把馬丽奥阿腊撵走了，她看見馬丽奥阿腊在大街上跟一个年紀挺大的先生，差不多有賈沃里拉斯先生那么大年紀的人接吻。她埋怨自己对这个姑娘过于娇縱和疼愛了，真象是她自己亲生的女兒一样，想不到竟是一个輕薄的女孩子。她又說馬丽奥阿腊眼里只有男人，但她認為这类事情也是很自然的……馬丽奥阿腊当然沒有进修道院……不过，在大街上，就和成年男子那么亲昵，这一件事，很可以証明她天生是个放蕩貨。

“提屠先生，我不知道她在你面前是怎样假装正經的？”賈沃里拉斯太太最后忧郁地說，“不过，你不要怪我把她撵走了，这类下賤貨世界上有的是！……”

过了几天，有一个晚上，提屠和白尔契烏分手后，就匆匆忙忙跑回家中。唐塔在头一天晚上預先告訴提屠說她要来，因为今天約翰和亚历山德萊斯庫太太又应当到唐塔的父母家去参加紙牌晚会，晚会一定要拖延到很晚很晚。提屠和唐塔在一起度过了两个鐘头快活的时间，随后提屠点起一支蜡烛；唐塔該穿衣服准备回去了，免得回家太晚。她渾身懶洋洋的，下不了决心立刻离开这溫馨而暖和的被窝。她仰着脸躺着，作出小鳥啾啾的

声音，象一只被人家怜爱的軟綿綿的小猫一样在床上玩着。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本来也不願意放她走，但他不得不抑制自己热情的奔流，恐怕她家里的人对她有意見。唐塔却不大去考虑这些后果，她仿佛想不停地誘惑提屠，笑着对他說：

“亲爱的，我願意知道你到底怎样爱我！”

“你为什么老誘惑我，不允許我老实一点呢？”提屠嘟囔着說，“你知道，我努力这样作，就是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利益啊。要不然，不到天亮，我决不放你走的！”

“好吧，我就非到天亮不走啦！”唐塔說，說着就又躺下，拿起床上的被盖上。“把蜡烛吹灭吧，……”

提屠連忙过来攬她，唐塔躲避着說：

“別，別！……放开……我說着玩吶！……提屠！……”

“現在晚了！”年輕人喊道，身上燃燒着欲火，“天亮以前，你不用想走啦……”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門上輕輕敲了一下，这一下子，就使他們两个人都不言語了。他們半抱着，一动也不动。沉寂了一会，唐塔的眼中充滿了恐惧的神情，躲在被窩里面，只露着下巴。这时，提屠·海尔德列亚踮着脚尖，走到門口，用手指向唐塔作着手势，不要她动弹。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問着說：

“誰呀？”

“是我……不麻煩你！只用一秒鐘就行了……可以嗎？”外屋有一个声音答应說。

提屠十分心慌意乱，連这是誰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他凝視着唐塔，吓得目瞪口呆，她失望地搖着头，小声向提屠說：

“是約翰……”

海尔德列亚弄清楚叫門的是誰，就越发慌乱起来，于是他就

又問道：

“約翰先生，是你嗎？……有什麼事？怎麼啦？”

“沒什麼事……啊啊，要是不太打擾你的話，請你把門開開一會兒！”約翰從門外面懇切地要求說。

提屠·海爾德列亞用一種既吃驚而又帶有詢問的神氣看着唐塔。唐塔忽然完全鑽到被窩裡去了，在她蒙上被以前，小聲說：

“把我的衣服藏起來！”

提屠趕緊把唐塔扔在椅子上的衣服和掉在床腳下的襯衫拾起來，藏在衣櫥裡，一邊還不時地嘟囔着，好給他的遲延找借口：

“好，好……這就開門，一秒鐘……的工夫……我已經睡了，並且……”

接着，提屠揸了一下鑰匙，約翰也就微笑着走進來，說：

“請原諒我，沒有打招呼，就這樣走進你的屋中……這裡只有你一個人嗎？”

“是的……”年輕的海爾德列亞躊躇着說。

“我向你這樣問，是因為我好象听到了好些個聲音，所以我才敲了門。我回來，是要在萊努塔屋中拿點東西，而且……”

約翰說着話，用一種不相信的驚異神氣向屋裡掃視着。他來時，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一點也不知道，他把她扔在他的父母家中了，她正把整個的心都用在引人入勝的紙牌晚會中。約翰借口自己頭痛，喃喃地說了一句：要到外邊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也就用不着吃阿斯匹靈藥片了……原來在一個月以前，有人將他介紹給他們部里副司長的女兒，這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小姐，嫁妝相當豐厚，而且是個獨生女。這位小姐發現約翰很可愛。在第三次見面的時候，約翰向這位小姐表示了真正的心願。這確

是一对美满的伴侣，同时，副司长是部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他的职务还能很好地照应。約翰虽然知道这位小姐同意了，但必須瞞着唐塔，以防备她可能告訴萊努塔，因此，約翰就非常秘密地把这件事情告訴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非常喜欢。由于約翰担心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可能鬧起来，构成丑聞，所以他就拿定主意要把存放在她那兒的小东西一点一点偷偷拿走。等到将来找一个好机会，再請老約內斯庫替約翰到萊努塔家里去一趟，把詳情对她講明，設法說服她，要求她讓他的兒子平安地过下去……这次，約翰还是打算赶快取点小东西。他进到另一間屋里，沒有找到火柴。他把自己的火柴交給萊努塔了，她将火柴盒放在賭注上，当作一个吉利的标志。約翰非常懊喪，沒有火柴就要空着手回去。他一进外間屋，就在穿堂屋里到处乱摸，他听見房客屋中有几个声音。他躊躇了一会兒：怎好打擾正在寻欢作乐的人呢？接着，他自己思忖，只是缺少一根火柴，就叫他白走这么远的道，那也太不公平了！可是提屠硬說屋子里就是他一个人！約翰不停地說着，用眼睛向屋中四下扫射着，发现桌子上，点着的蜡烛旁边，有一頂小毡帽，这頂毡帽很象一个黑点。他不說了，用眼角斜看着那頂小毡帽，狡猾地說：

“唐璜，<sup>①</sup> 好哇！”

提屠讓人家抓住了把柄，老羞成怒，說：

“喂……我認为你太过火啦！我从床上跳下来，給你开門，这就够了……請你跟我說，你打算干什么，并且……”

約翰覺得非常奇怪：这个女人能够藏在什么地方呢？他一边用眼向四下里搜索，一边答应說：

---

① 唐璜是西班牙一个傳說中的人物，后来成了許多作品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游戏情場的貴公子。



“一根火柴！”

提屠坐在床边上。把床头小桌上的火柴盒指給約翰，不愉快地說：

“喂，就在那兒……”

“亲爱的，謝謝你，你也不要不痛快。我走了……”

他走近床头小桌。当他伸手拿火柴时，他发觉被窝一头鼓鼓的。他拿起火柴盒来，愉快地說：

“那兒就是她嗎？啊，希望上帝祝福你們！你以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嗎？……但是，不，我不願意再打攪你們啦，好吧！你別用这种眼睛看我，我是一个从不泄漏人家秘密的人，我，我不打断你們啦……”

他一边朝門走去，一边用一种多情的声調說：

“太太，对不住，我惊动你們啦！”

他笑了，拉开了門。走到門檻，他又以目示意地向提屠說：

“喂，唐璜，还有一句話，她漂亮嗎？”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气得額头青筋都暴起了，不过他拿不定主意，是大发雷霆还是忍受下去好？他在想，他是否应当抓住約翰的脖子把他推出去；他讓他进来实在愚蠢。为了尽快地摆脱他，就輕蔑地扭过头去，一句話也不說。約翰又冲着他走回来：

“亲爱的，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象个鬼似的！我吃不了你这位……”

他走到床前，在好奇心驅使下，他不管不顧地用一个閃电般的动作，猛地撩起被窝的一角来，这就使唐塔露出了一半，同时他很俏皮地說完自己那句話：

“……这位漂亮的小太太！”

当他認出这是唐塔时，他脸上放肆的笑容立刻变成了一堆

皺紋。但是，過了一會兒，他恢復了正常，很嚴肅地接着說：

“哈哈！原來是你呀，漂亮的小太太？哼，好啊！是這麼回事啊，你干得真漂亮！你也不知害臊！”

提屠早就騰地一下站起來了，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認為自己必須說幾句話，雖然他知道他的說話總不免含一些令人懷疑的浪漫情調，在這種場合也非常不相宜。

“先生，我要求你……”

“她是我的妹妹，我有權利教訓她，”約翰擺出一種嚴肅的態度說，提屠對這種態度也有很大的反感。

這時，唐塔很安詳地說：

“約翰，你听着，我用不着你來教訓我！……現在用不着，永遠用不着！把你所說的話當作對你自己說的吧！你好好管管你……你的萊努塔吧！別管我們的事，我們……”

她的鎮靜和魄力却使約翰感到狼狽。他失掉了冷靜，有些結結巴巴起來，把火柴盒放在床頭的小桌上，最後，他用一種听起来就是虛偽的高傲腔調說：

“好吧，我們兩個將來再談……現在，喂，立刻穿上你的衣服，下地回家！立刻！你不走，我也不走。”

唐塔輕蔑地回答說：

“我幾時願意走，我就走。你知道，我根本不拿你的命令當回事，一點也不當回事！”

“哈！是這樣嗎？……你反而倒向我挑釁嗎？”約翰大聲說，這樣，他就找到了借口，可以轉個面子走出去。“好！你在這兒呆着，接着干你們的勾當吧！你會倒楣的，等着瞧吧！”

提屠·海爾德列亞心慌意亂，約翰走后，他立刻關上門。唐塔勉強作出微笑說：

“这个家伙，他把門敞开了，弄得屋里挺冷！……”

唐塔很快地把衣服穿好。提屠怕自己显得可笑，很想跟她說几句含有鼓励的溫柔話。唐塔却非常自然，好象任何事情都沒有发生过一样。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对她的鎮靜和有把握非常吃惊。他相信，約翰一定会把他們的丑聞散布出去。他猜不到——唐塔一点也沒有向他透露——她的把握究竟有什么根据。原来唐塔的母亲把約翰想和萊努塔絕交的打算告訴了唐塔。約翰知道唐塔已經了解了他的秘密，就对她的事一个字也不敢提，恐怕她也把自己的事說出去。

“你爱我么？”唐塔临走时，紧紧攙着提屠問着。

“是的，很爱，我的最最亲爱的！”提屠声音顫抖着說。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如坐針毡地度过了以后的两天；他时刻等待着一个灾难的来临。他再也沒有遇見約翰，唐塔的消息一点也得不到。至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她仍旧鶯声燕語，歌唱着她的爱情。

第三天，提屠开始認為事情已經安定了，这一天的午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叫他。他看見就是她一个人在那里，而且是愁容滿面。

“哎哟！提屠先生，你干了什么事呀？……約翰只对我一个人說了。他不願意叫他那可怜的父母难过。提屠先生，你怎能办这样的事呢？你就这样随便玷污一位純洁的天使嗎？我向你发誓，我可真沒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認為德兰斯瓦尼亚人是冷靜而明智的，沒想到，不但不是这样，反而……我把你傾到他們家里去，原怀着世界上最最美好的願望，并不是叫你蹂躪这个可怜的天真的姑娘。現在你該怎么办呢？如果影响到他家人的脸面，姑娘的父亲，这个老头子是非常容易发怒的；他要

知道了这件事，可要动手枪啊！……”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很清楚他的房东太太期待他答复什么，但是他却不能给她这种答复。他承認他爱唐塔，同时也肯定他們俩的爱情并不是一見鍾情的爱情，随后，他就陷入沉思中，从各方面考虑他的位置并没有稳定，他的前途还是那样地渺茫。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們俩的爱情就可以取得法律的保障了。提屠理解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并不象他所害怕的那样坚持。她最关怀的就是約翰。約翰给了她一道禁令：只要提屠还是她的房客，他就不准她把唐塔接来。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为了維持她对約翰的爱情，要求提屠趁着正是月末，赶快到別处找一間房。即使不发生这件事情，她也不能繼續留提屠作房客了，因为很可能米米需要用这间房。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不願意向提屠說明，她也沒有向約翰說明，就在这几天，她的女婿正在自己的妻子要离开她的旧日情人的家时把她堵住了。他倆現在正在办离婚手續，瓦西尔非常坚决，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諒米米，而且，如果米米不願意自动走开，他就决定把她撵走。

不出两天，提屠找到了一个較好的房間，租价和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房子一样，地址在印刷局大街，离提屠的报館編輯部不远。賈沃里拉斯夫妇早就跟几个房客不睦，差不多从一个月前就决定搬家，只是由于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的緣故才犹疑不决，这次也在印刷局大街上找到了一所合适的房子。提屠領着白尔契烏教士来看自己的新居时，教士向提屠說：

“可爱的詩人，你从那个地方搬出来，实在太幸福了，那个那么大岁数的老太婆，擦胭抹粉，活象一个下流地方的不三不四的戏子；你看她挤眉弄眼，一天唱到晚，而且不断到各处活跃，真象在宣揚着爱情一样；我实在看不下去……对这种女人应该小心，

她們是非常危險的人物……”

### 3

“米隆先生！咱們應該怎麼辦啊？……農民們不肯接受舊合同而且还威脅我！”葛斯馬·布魯亞納搓着手悲哀地說，“米隆先生，我本來不想講這樣煩惱的事，使你不愉快，可是，農民那方面確實存在着危險。他們要不是瘋了，就是有別的原因——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象這樣的騷動！”

米隆·于加到底原諒了他去年秋天的錯誤——玉蜀黍被竊事件。米隆可憐他，但卻情不自禁地對他說：

“小心，葛斯馬，這回可別又象上回所謂盜竊事件似的，是你自己的想象！”

葛斯馬謙遜地在自己胸前划了一個十字說：

“米隆先生，你別拿我開玩笑了……我為了這件事，受的苦可够多的了！從聖誕節起，他們沒有一夜不來偷我點什么的，這一切我都忍過去了，一直不敢告訴你。可是，目前發生的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這位農場主向米隆述說：農民們彼此說，即使他們和貴族改訂了合同，如果不把娜迪妮太太用不着的，並且想賣給別的貴族的那塊巴巴羅亞卡土地給他們，他們還是不肯開始工作的……他們決不肯沒有這塊地而活下去了，因為這塊地應該是他們的，是他們用自己的汗水灌溉過的；這也是國王和一大部分貴族的意思。當然，政府中的貴族不在此例，只有這些人和農民敵對，只有這些人才威脅着農民。這是一些親信的用人告訴他的，應該相信是真實情況。

“事情要真象你說的那樣，那就是煽動宣傳的結果！”老于加回答說，“但是，真奇怪，我還沒有聽到有人講過這些事！”

“那是因為他們不敢向你講的緣故，米隆先生！”葛斯馬說道，“他們害怕，也感到慚愧！”

于加沒有急于訂立農業合同，他希望能把合同作一些修訂，他認為這種修訂無論對自己，或是对農民都要有利。

再說，他已經和一部分農民從秋天起就訂了合同，所以工作並沒有間斷。

于加把管家班布叫來，班布承認農民們對他也說過必須修改合同的話，而且就是去年秋天和貴族訂立了合同的農民，也有些人聲明，如果不把合同修改得對他們有利的話，他們也不下地工作。可是，當于加用一種疑問的眼光盯着管家時，管家就害怕起來，接着說：“這是農民的老習慣了，每年快到春天，他們就這樣說，騷動一陣，但是因為干不出什麼特別的事來，最後還得同意開始工作。”

“得啦，雷翁特，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農場主心緒不寧地喊道，“從前，農民們也有過胡說八道的時候，但是象今天這種情況還從來沒有過……真見鬼！我也很了解農民們的，我同他們混了一輩子了……”

“還有，已經這麼多日子了，”班布遲疑不決地說，“地里化過雪的痕迹還沒有人動過呢。”

老于加雖然不喜歡剛聽到的一切，但他還不願意顯得對這一切特別注意。這一定是胆怯的和哭哭啼啼的農場主在誇張事實。不管怎麼樣，只要有預防，總不會受害。因此，老于加命令管家，從明天起開始和農民們訂立合同，並且要在一個星期之內完成。他放棄了原先的修改計劃。農民們既然抱敵對態度，就

可能曲解这种修改。

第三天，雷翁特·班布向他的主人报告說，还没有一个农民在合同上签字，大家都要求他改善条件，因为他们对旧合同的条件已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同一天的下午，教員德拉高斯到于加的公館来了。圣诞节以后，为了办学校的事情他已经来过两次。米隆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这是因为德拉高斯在圣诞节的前夕，曾到米隆的窗外給他唱贊美歌，使他感到一种意外的愉快。他責备自己曾認為小学教員十分厉害，显然这只是表面的。其实小学教員是一个通达事理、毫不驕傲的人。今天，他由于听了管家的話有些心煩，因而沒有和別人談話的兴趣，但他考虑了一会兒，覺得教員的來訪可能有好處：也許可以利用教員的威信，在农民的思想上記些作用，恢复傳統的安宁秩序。老于加請他坐下，用果子醬招待他，打听学校的情况。伊翁·德拉高斯面色有点蒼白，显得很激动，他的手指也在顫抖。

“啊，我还没有問你，你为了什么事情到这兒来？”米隆亲切地問道，“請你先說。然后我再跟你說些事情。”

教員的面色更蒼白了。放在他膝盖上的双手神經質地乱动着。

他一說話，就注意到于加的面色忧郁起来。于加并没有吓他，相反，却鼓励和誘导他更坦然地繼續說下去。

“究竟你想作什么？”老头子忽然打断他的話問道。

老于加的突然插話，絲毫也沒有改变德拉高斯的心境。他接着說下去，他說，他并不是为自己来要求什么，他是前來向貴族說明农民苦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飢饉和穷困使得人心惶惶不安起来。农民从来就把米隆·于加当作慈父一样看待，他們





“我的良心告訴我我有責任，我也已盡到了這項責任！”德拉高斯稍微有點氣餒地嘟囔着說，“你看着怎么好，你就怎么样決定吧……但是，你不是也想跟我說點什么事嗎？”

“沒有，沒有！”于加拒絕說。“我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向你說的了。別人會跟你談的！”

米隆扭過身去。小學教員不聲不响地退了出來。

他出來時，心里還在撲通撲通地跳，非常難過。內心的激動使他的上顎和喉嚨發干。他打算要对老貴族米隆說的話事先在頭腦中都作了安排。一切都很清楚明白，無法反駁；別人不可能不理解，也不可能不贊成。一種特殊的局面呈現在眼前，有嚴重而緊急的危險。他感覺到了這些危險，看見了這些危險，聽到了這些危險。這件事，如果不对這個人說，簡直是不忠誠，而這個人，只要一揮手，就可以使嚴重局面云散烟消，恢復信任和忍耐，直到找出一個長遠的解決辦法。

現在他走了，他灰心絕望並不是由于米隆·于加而是由于他自己。他詛咒自己的無能，沒有把自己心里非常清楚的東西赤裸裸地擺出來。那樣令人激動的事情，一到他嘴里，就變得十分冷淡、平庸和無關輕重。于加沒听懂這些事，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他走到大街上，謙遜的微笑仍然停留在他的臉上。他小心地走着，手中的雨傘當作了拐杖，躲着泥濘和小水坑，踩着道邊。瘋子安東忽然從老約翰納的院子里沖他嚷着說：

“伊翁先生！等一等，你別走！”

剛要入冬的時候，安東就住到老約翰納家中來了，老約翰納惡言惡語地罵他，却仍然留他在家。小學教員繼續走着。

安東光着腳，從他後面趕上來，挺興奮地說：

“为什么你躲着我，伊翁先生？难道你方才上老贵族家里去了吗？对这件事不要后悔，也不要害臊！审判的末日已经快到了，凡是袖手旁观的人都会得到报应！等到骑着大白马，带着重要消息的骑士来到时，你们可要站起来并且欢呼……”就在这时，忽然传来老约翰纳的声音，她叫着说：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疯子突然不言语了，赶紧转过头去，好像是叫他一样。他挺柔顺地，结结巴巴地说：

“我来了，约翰纳老大娘！”

伊翁·德拉高斯听见他光着脚在污泥里踟着，慢慢远去，也听见老约翰纳一再重复着的声音，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 4

提屠·海尔德列亚搬家已经好几天，一天早晨，他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时，发现罗絮比往常更急躁了。

“哎呀，我的小家伙，你看出我是多么有理吗？”罗絮作出嘲笑的鬼脸说，“现在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啊？”

青年海尔德列亚不了解他谈的是什么“理”，因为编辑部秘书在任何事情上都经常认为自己有理。所以海尔德列亚只是对他泛泛地表示赞成的微笑。罗絮强调说：

“我想你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吧？我们从报纸上得到的东西也太少了。内政部只允许发出一些不带攻击性的电讯。而实际上是……我的小家伙……”

他作了个表示非常忧虑国事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话。海尔

德列亚不知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声不吭，編輯部秘書神秘地接着說下去：

“……骷髏舞已經开始！就連我們的領袖們也都沒有主意了！現在看看我們那位可愛的德利塞亚努說什么吧，很久以前，我就提醒他注意过……”

轉弯抹角說了一刻鐘以后，提屠刚猜出罗絮講的是在摩尔多瓦某些地方，由于农民騷动，陷入了混乱。最近几天，在日报上登載了几篇短評和电訊，但別人都沒有象《德拉波吕尔》日报編輯部的秘書那样关心这些消息。在城里，人們热烈地談論这件事，但是与其說談的人是害怕，倒不如說他們是滿意。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想使罗絮安靜下来，就告訴他現在流行着的解釋：那就是輕輕地責罰一下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竟无耻地剝削摩尔多瓦乡村的勞苦农民。

“减少一点犹太人不見得有什么坏处啊！”提屠笑着說，“只有这样，乡村才能摆脱这些犹太人，的确，他們也太多了！”

編輯部秘書跳了起来，仿佛是生了气一样：

“啊！我的小伙子！我就等着你說这个呐！……你看，这就是把我們国家推向深渊边缘的心理状态……这是認為犹太人是——一切灾祸根源的极端主义……至于我，老实說，只要能避免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不幸，我也完全同意用野蛮的办法对待犹太人……你能保証这种对犹太人的战争不会扩大嗎？你能保証明天或者后天，农民不起来向那些基督徒的貴族和农場主宣战嗎？”

提屠·海尔德列亚猛然想起罗絮原来是个犹太人，他后悔不該当着罗絮的面，开了这么一个随随便便的玩笑，这自然要伤害罗絮的种族自尊心。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提屠赶紧对罗絮

說的話表示贊同，用“确实如此”或者“的确这样”这类詞句来強調羅絮的見解。可是秘書努力向提屠証明，一切叛乱都是从一些輕微的社会混乱开始的，有的人們看不見，有的被人看作无关重要。这就是預报。如果立即采取应当采取的措施，那就可以把混乱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完全平定下来，不至产生过于严重的后果。不然，火就要燃烧起来，蔓延到一个省，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

“可是現在你看，我的朋友，人們認為这次摩尔多瓦的动乱只是对付犹太人而发作的。正象你方才說的，有几个犹太人挨了打，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讓他們挨打吧！这是安全气閘。农民把犹太人打了一頓，气也就消了，也就想不到那些剝削农民的程度即使不大于犹太人，也不会小于犹太人的非犹太籍貴族和农場主。我的小伙子，你不要認為我是沒話找話說！請你看一看報紙吧！無論是暗地里，还是公开的，叛乱农民的野蛮行为，到处受到人們的原諒、贊揚，有时甚至受到鼓励；这完全是由于有‘打倒犹太人’这个口号在作怪。人們認為其中有一个神圣的問題，的确，农民的問題实在是神圣而正义的問題。但是不去寻求可以多少減輕农民貧困的正当的解决办法，反而都往火上澆油。至于反对党，那就更不必說了，它正准备从灾难中取利，以便起来夺取政权……总希望政府能够明智一些！可偏偏不是这样！政府比反对党还糟，它什么也不作。它头脑昏聩，不了解局勢。事实是灾难愈来愈扩展，沒有一個人采取措施以便保卫秩序。所以我对你說，时局严重了，已經在开始走向深渊！”

羅絮不停地摘下自己的眼鏡，小心翼翼地擦一擦，立刻又戴上，更激动地接着說下去，他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把青年海尔德列亞說服，仿佛能不能扑灭一切灾难完全取决于海尔德列亞的

見解一樣。提屠相信，編輯部秘書這樣滔滔不絕象江河決口一樣講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自己過於愚蠢，說錯了話得罪他的緣故，因此，他也就認為自己應該恭恭敬敬地聽着秘書說下去，雖然提屠急于要看唐塔來的一封信，這封信是看門的人交給他的，現在在他的衣袋里，還沒有打開呢。幸虧報館的一個名叫昂提米伍的新聞採訪員忽然走進來。這個人是個大胖子，渾身直冒汗，穿着一件油膩的皮大衣，一頂假水獺皮帽子扣在後腦勺上；他的神氣很嚴肅，就仿佛得到了國家重大秘密似的。他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對提屠連看都不看，就氣喘吁吁地說：

“羅絮先生，這個混亂的事情，糟得令人吃驚……今天午後召開了各部部长會議，決定動員後備兵。”

編輯部秘書轉過身來，帶着一種勝利的神氣向提屠說：

“我跟你說什麼來着，我的朋友？……你聽見了麼！……後備兵！……”

採訪員準備写一篇報導。羅絮攔住他，愁容滿面地向他說：

“你只報導各部長舉行會議，別的不要在《德拉波呂爾》上發表。我的上帝，這是我們的命運！當我們得到一條驚人的消息時，我們應當警惕，並且擔心地看看《阿代瓦呂爾》報是怎樣登的。”

幾分鐘後，德利塞亞努從總編輯辦公室走來了，他的身材瘦削，弱不禁風，臉刮得光光的。他沒有以往的那種微笑，顯得年紀比平日大了。

“羅絮，請你寫，你比別人寫得快！”總編輯說，“我給你念一篇報導，實際這不過是一份通告……你準備好了嗎？聽着：近日常以來，某些日報刊登了一些完全不符事實的聳人聽聞的消息。據權威人士透露，國內異常安謐，群眾輿論決无任何可以使人驚

慌的根据。至于发生的小小事件，純屬地方性質，系起因于某些恶意的煽动。况且政府已下定最大决心，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維持秩序，以維護一切人和对付一切人！就是这样……你念給我听听！”

罗絮照着他的吩咐办了，总編輯簽了字。

“好！你把它登在政治报导的前面，占两栏，用十二磅的阿尔丁体！……”

总編輯临走的时候，秘書問道：

“动员后备兵的消息一字不提嗎？……刚才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訴給我……”

“不登，不登！”德利塞亚努打断他的話說，“只登通告！况且后备兵的消息还不确实。我們先看一看部长會議是不是采取這項措施，也許有另外的办法……”

提屠·海尔德列亚趁这个机会坐到一个較远的办公桌边去看唐塔的信。唐塔刚刚知道提屠搬了家。約翰一个字都沒有对他們的父母說，但是他不断地監視着她，并且威胁她說，她要是到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那里去，他就把他們的丑事宜揚出去。她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和提屠說，她想念他，想念得心緒不宁，她很希望看見他。只要提屠把写下新住址的紙条装在信封中，給她留在传达室的工友手里，她一定会找上門来……提屠把信收好，把他的住址写在紙条上，却没有写名字。他对她也是一往情深，非常想念。他想她那温柔的声音，想她那脉脉含情的眼睛。当他刚离开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的家，成了一个自由人时，还自以为得意，現在这种得意却已无影无踪了……

虽然提屠認為必須离开唐塔，但是唐塔的影子总是縈繞在他的心头，他怎么也不能把她从心中赶走。她不在身边，使他难

过，但也鼓励着他。每晚，他把自己对她的希望、对她的爱情写成恋火熊熊的情诗。他写这些诗，并没有把它们刊登出来的意思，也不打算雕琢一下，只不过为了使内心得到一些安慰罢了。

德利塞亚努和采访员走了以后，罗絮又接着讲起来，现在他的话充满了嘲笑的口气，完全是冲着不承认这种可怕的现实的通告而发的。年轻的海尔德列亚仿佛是在那里听着他讲话，其实，这些话都成了他的耳旁风。只有唐塔一个人占据着他的心。他想要在刚才写的住址上注上时间，好叫她明白他是在等待着她。可是她在这个时间不能来，那又怎么办呢？那么干脆再加上一句“我爱你”。

提屠离开了编辑部，“哧”地叹了一口气，感到很痛快，脑子里再也没有那些秩序混乱的问题了。在他看来，秩序混乱只不过是农民问题的另一面。在这个地方，对那些最最严重的事情，人们习惯不断地空谈，却总也不肯动手去作，只要把这些事情都谈过了，就认为完成了任务。最要紧的是说，而不是作。越是说得玄妙就越能够传播出去……

吃饭时，贾沃里拉斯又对提屠说了一些惊人的骚动。贾沃里拉斯在警察局听到了不少的坏消息：有一个小城市被暴动的农民抢掠一空了，人们现在正在大谈总动员。饭后，提屠遇见了白尔契乌，这位教士非常不安地说：

“我这次到这个地方来游历，实在倒楣。我听人家讲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知道这些事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旅馆里，看门的告诉我说，从摩尔多瓦来的犹太人讲了不少可怕的事情……”

“我的教士，此地人就是这样，”提屠用一种很有把握的态度说，可是在有把握的态度中却已露出不安的情绪来，“他们喜欢

拿一个虱子当作大象。可能有一点事，我不能說一点沒有，但是  
从事实到人們所講的距离……”

“我是不是最好还是回去，免得叫一个暴乱或战争——希望上帝保护我們不遭受这种灾难——把我截在这兒……你看  
吧……国境綫封鎖了，火車也不通了！……”

“嘿，你可別說这种幼稚話！”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說着心里却不舒服起来，“我的教士，在軟弱无能的人居住的地方，你認為能发生什么事嗎？你放心吧！千万別相信这些廢話！”

第二天，提屠忽然看見格里果列·于加来到《德拉波呂尔》报社里。他們差不多将有两个星期沒有見面了。格里果列是来打听消息的，因为外面流传的淨是互相矛盾的消息，他希望弄清楚消息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俱乐部里，传播消息的人屬於那个党，就按着那个党的观点来介紹情况。就是和各个部长有密切关系的人，也都不知道确实的消息，或者說，他們故意把事实的真相隱蔽起来。格里果列为了办理离婚的手續，也还有其他的理由，在圣诞节以后就一直沒回阿馬拉。如果有危險的話，他認為他有义务呆在乡間，和他父亲在一起。

“我認為报館是知道真实情况的，虽然它們登的全是漫天的大謊！”格里果列勉强地微笑着說，“普雷德列亚努对我說，不要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政府絕對不容許混乱蔓延到全国。可是，別人却对我說，政府顛預无能，并不能把騷动起来的民众鎮压下去……”

提屠沒把未刊登的或略帶真实性的消息告訴格里果列，他也不願意把那些在城里流传着的无稽之談告訴給他。他只是把罗絮介紹給格里果列認識，罗絮非常兴奋，不是极口称贊提屠，就是高談闊論。



“事实比我們所怀疑的还要糟糕得多，亲爱的先生。动乱不断在扩大，天天扩大，时时扩大，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办法防止这种动乱。誰知道我們要落到什么地步！幸亏还没有演成流血事件，还没有造成杀伤人命的惨案，但是，誰也不知道我們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罗絮尽情地、繪声繪色地把这个村庄遭到搶劫，那个城市受到破坏等叙述得淋漓尽致，最后，他为了結束談話，仿佛一位演講家在議院的講坛上一样声明說：

“先生，国家动荡了，全国动荡了！”

格里果列·于加被編輯部秘書这番預言口气的話語弄得心慌意乱，因此决意明天就动身回阿馬拉，还邀請提屠陪他一起去，他向提屠保證只在那里呆上两三天，如果需要多耽擱，他一定先叫提屠回布加勒斯特来。这个安排提屠很滿意，尤其是在这个时期更是如此；所以他带着詢問的神气凝視着罗絮，罗絮拿出监护人的口吻安慰他說：

“我的小伙子，你可以去！实在可以去！怎么能拒絕你这要求呢！也許你会出我意外地給我为《德拉波呂尔》报写一篇社論呢。这将是生动的事情！也就是說，請原諒……談的是关于阿尔盖什……目前說，在阿尔盖什一切好象都很平安似的。然而，在这种异常扰乱的年月里，只要是乡間，不論是哪里，多么謹慎都不能算过火……所以，小伙子，你多加小心吧，別叫农民跟你动起手来！”

“喂，难道我，我也成了貴族嗎？”提屠笑着說。

“我的朋友，你先別笑，”編輯部秘書說，“你認為現在正在受着苦的那些可怜的犹太人是貴族嗎？”

“我的亲爱的，我告诉你，在这个时候到乡下去，那实在太不聪明了，我对你说这个，是尽我的责任！”戈古·约内斯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肃地说，“当然，你要不愿意听我的话，我也拦不住你，不管怎么样，莱斯贝济的别墅，不论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随便使用。我希望你能再多想一想，并且……”

“我已经想过了！”娜迪妮打断他的话说，“我找不出一点不该去的理由。相反的，一切都在刺激我，叫我不再拖延清理产业的手续了；办理这种事情，要是我不到场，那只能说是情愿受人欺騙。正因为我是个妇女，正因为别人都存心嘲笑我，所以我才不能容忍这个。况且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我是带着我的律师一同去的！”

“还是等局势明朗一些再去吧！”

“戈古，我并不是明天就起身！”娜迪妮开着玩笑说，“我还没有定日期。我愿意等地干一干，等路面不再象现在这样坏。但是这一带非常平静，你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

“现在，你不要再惦记着你的田产啦！”戈古说，“既然租出去了，你就让农场主去跟农民们周旋去吧！”

“你真相信农民们会和妇女冲突吗？这不会有的事啊！”

“好，我不再说啦，我越说你就越固执！”戈古说，“这事我也对爸爸说了。爸爸的意思也认为你要作的真是一件胡涂事……我不再谈热妮啦……你知道她是多么爱你。不是吗，亲爱的？”

厄日妮的眼睛湿润了。她也愿意说几句话。她一开口，就哇地一声哭了。吓了戈古一大跳：

“我的爱，我的心肝，怎么啦？怎么会这样呢？”

“戈古，这正是你的錯，你淨无緣无故吓唬人！”娜迪妮嘆怪着說，“亲爱的热妮，請原諒我，我求你原諒我！要是早知道我会使你們这样难过，我就不告訴你們我要走了……”

他們是請她来吃晚飯的，自从娜迪妮和格里果列分居以来，他們几乎总是在一起吃飯，或是在娜迪妮家，或是在戈古家。

“我的亲爱的，我还是要对你說，这是一件胡塗事……一件实实在在的胡塗事！”戈古·約內斯庫对他妹妹的固执有点发了火，为了結束他的談話就喊着說。

“正因为这样，才吸引我到那里去！”娜迪妮的眼里閃着活跃的光彩說。

娜迪妮所以要这样頑強地固执下去，主要是所有的人都替她出主意，劝她放弃这个計劃。她的律师奥兰波·斯塔沃拉，曾承办她的离婚案件，是一个很瀟洒的老头子，打扮得也非常漂亮，留着短短的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的，他头一个打算劝她不要去。他正在有时露骨有时含蓄地向她求爱。他当着她的面唉声叹气，仰脸朝天，表示他难以抑制的情欲的冲动。当他知道了他必須陪着她下乡时，他认为有责任提醒她注意这种决定所带来的危险。要想叫他改变他的这个意見，只須娜迪妮向他諷刺地溜上一眼就够了。

“我肯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替你打算，太太！……至于我，我是准备陪着你直到天边去的。”他叹息了一声，又接着說下去：“你总会看出，就是在一个律师的胸中也跳动着了一颗……心……”

至于拉烏尔·布魯馬呂，他粗暴地拒絕說：

“你脑袋里边都想什么呢，娜迪妮？在这个时候到乡下去

嗎？……你拿我开玩笑嗎？不，不！我，我是要平平安安地留在布加勒斯特的！”

汽車司機魯道夫也提出了理由表示不同意，認為這種魯莽的舉動實在太危險了。

下鄉去越顯得是一個冒險的行動，娜迪妮就越是急着要去。她本來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必須急忙趕到鄉下去，本來可以多等一些時候的。因為離婚已經宣布了，這是事實，但是離婚證書登記手續卻必須在兩星期後才能完成。她決不想在她有權用自己的名義出賣田地以前來簽定賣地的契約。但是她想，應當決定把地賣給誰，應當規定所有的細節，以便等办好離婚證書登記時，馬上能在契約上簽字，並且跟鄉間斷絕一切關係。

“戈古，你為什麼想把我這個最後到鄉間的旅行變成個平凡的事呢？”娜迪妮說，“我非常討厭平凡啊！”

## 6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德拉高斯教員正給四年級的学生講法拉爾王朝的統治時，忽然看見一個憲兵來到學校，憲兵小声向教員說，憲兵隊長請教員立刻到憲兵分駐所去，隊長有事要和他談一談。小學教員就好象事先知道一樣，很安詳地回答，說：

“好，我這就去！……”

當他看見憲兵還不走時，他就接着說：

“也好，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一起走……這不更好嗎？”

教員向周圍看了一眼。他想不起把帽子放在什麼地方了。他看見了帽子就在桌子上，但是他光拿了他的大衣。他又問憲兵：

“是不是應該叫孩子們回去呢？”

宪兵聳了聳肩，表示不知道，教員就接着說：

“這就是說……究竟，為什麼？……班布·斯特芳，你來替我。你要維持秩序，誰不聽話，誰亂鬧，你就把誰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你懂得了嗎？孩子們，你們要老老實實的，我一會兒就回來！”他注視着宪兵，仿佛想从宪兵的臉上看出一點什麼一樣。

宪兵的臉上沒有一點兒表情。教員走到大街上時，用一種非常堅決的聲音說：

“我到家里去一趟，不該叫我的妻子胡思亂想！”

德拉高斯太太一看見丈夫由一個宪兵陪伴着，立刻大吃一驚。她放聲大哭，接着就破口大罵起來。她的婆婆也跟她一樣，和她的抱怨呼應着。

“喂，不要哭啦，我還沒死！”德拉高斯說，他被她們哭得有些發火了。“我連為什麼叫我去還不知道呢！”

“我說，爸爸，你趕快穿衣服，陪着他去吧！別叫他一個人傻頭傻腦地呆在那兒！”芙勞麗卡嚷嚷道。

老头子猛地打了一個冷戰，仿佛這個聲音把他從昏迷中喚醒了一樣。小學教員本來想說一點事，這也是他同宪兵一起到家來的目的。他知道不能再耽擱了，就結結巴巴地說：

“要是我回不來的話，那就是……換句話說，喂，在這種情況下，反正爸爸跟我一起去，那麼我就跟爸爸說吧……好，咱們走吧！”

德拉高斯想他至少應當吻一吻他的女人，該吻一吻她，但是他趕走了這個念頭，他想，這很可能給她帶來不幸，會使芙勞麗卡更加害怕。當他走出家門時，他更從容地說：

“再見！”

在宪兵分駐所門前，停着魯布·基利多尤的套着两匹小馬的馬車。小学教員战战兢兢地問道：

“你要上哪兒，魯布老大爷？”

“这个我不知道，伊翁先生！”老头子答应說，“人家命令我套上車，給馬帶上草料到这里来，我就服从了。”

宪兵队长包阳古在院中等着小学教員，并且以輕松的神气接待他，仿佛是怕小学教員不来似的。他們和往常一样，握了手，走进办公室。

“队长，出了什么事啦，还讓你打发人叫我离开我的学生啊？”小学教員說，装出什么也不怀疑的驚訝神气，但是他的心里明白，这一切显然是由于米隆·于加生了气的結果。

包阳古作了一个含含糊糊的手势，想說明这事責任不在他，接着告訴小学教員說，他从電話里接到一个命令，叫他立刻把小学教員送往匹特茲蒂，直接解送到省长那里。

“队长，这是为什么呀？”小学教員大大方方地問道。

“我接到了一道命令，德拉高斯先生，我应当执行这道命令！”包阳古答說，“抱歉得很，但是……”

“天啊！你不要認為我是在埋怨你！”德拉高斯抗議說，“我想你也許知道原因……虽然不管怎么說，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好，我們應該什么时候动身呢？”

“越早越好！这是命令，”宪兵队长說，“你要想叫你家里送点东西来，我們还能等一点鐘左右，可是不能再多等了……你知道，从这里到匹特茲蒂，道路又远，魯布老大爷的两匹小馬又……”

“好吧！”小学教員打断宪兵队长的話說，他越感覺到自己失掉了勇气，就越要設法保持他的慎重的态度。“爸爸，你听見了

嗎？你先到學校，我把孩子們都留在學校里了，沒人管他們，你叫他們各回各家。然後，你叫芙勞麗卡把旅行必需品給我帶來，要快，千萬別耽誤時間，以免給隊長先生造成麻煩……”

憲兵隊長給小學教員拿過一把椅子來。他們倆聊着天。包陽古太太也露面了，問了聲芙勞麗卡怎麼樣。過了半點鐘，小學教員的弟弟尼古萊來了，當他哥哥回家去的時候，他沒有在家，他聽見傳說，才知道了這件事。他吓壞了也氣壞了。他大聲嚷着說，他要到米隆貴族家里去，給米隆下跪……並且也……包陽古生了氣：人們千萬不要給他造成麻煩，不然，他就要翻臉了！芙勞麗卡也來了，帶着干糧和替換的衣服。

“我說，德拉高斯先生，準備好了嗎？”憲兵隊長說。“咱們能動身了嗎？”他拉开憲兵住屋的門，下命令說：

“包格亞！喂！……全準備好了！”

一個全副武裝的憲兵站在門旁，腳後跟磕得嘎嘎响。

小學教員被逮捕的消息象一陣風一樣吹遍全村，三十多個農民聚集在院子里和街上。包陽古緊皺着雙眉。他恐怕發生什麼意外，溫和地冲着農民們問道：

“喂，鄉黨們，你們沒有別的事可作嗎？……走開吧！……你們呆呆地望着，好象到了市場一樣！”

馬蘭·斯坦自以為和憲兵隊長的关系不錯，他以親切的態度走上前來說：

“隊長，你不要那麼厲害！……伊翁先生實在值得同情，實在，如果你願意的話，你能……”

“馬蘭，你干你的事去吧！不然我可要火了！”包陽古嘟囔着說。

別人也都上前來打听，並且一再要求，這時，德拉高斯正向

芙劳丽卡告别，宪兵队长就向德拉高斯催促着说：

“走吧！教员先生，走吧！……沿途上，你可要特别加小心！千万别发生什么事件，宪兵已经接到开枪的命令……”

“请放心吧！”德拉高斯微笑着说，又转身向着围在马车四周的农民说：

“祝你们健康！”

“上帝保佑你！”群众回答说。

车走了。德拉高斯头也不回。在他跟前，宪兵的武器摆动。这就仿佛是个警告。芙劳丽卡泪流满面，跟随着车辙向前走，马车越来越显得小了。

包阳古吸了一口气，看到自己了却一件重大的心事，感到轻松愉快。他摆出非常和蔼的面孔向农民们解释说：

“你们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吗？……我既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执行……我是个军人，军人就不能违抗命令！”

“应当罗，就是这样！”一些农民同意说。

群众仍然呆在街上，彼此闲聊着，商量着，询问着。忽然尼古莱·德拉高斯万分悲痛地嚷道：

“你们不去找米隆贵族，求他别给这个可怜的伊翁制造不幸，反而在这里跟一群老太婆似的叨唠什么！……再说，正是因为你们，伊翁才跟贵族伤了和气的。”

农民们听着。有些人赞成，绝大部分人却一声不吭。

有一个人嚷道：“我们可以再上贵族家去，他吃不了我们。”另一个人带着粗鲁的声音嘟囔着说：“你们相信贵族会听你们说的话吗！……”第三个人突然用一种带着讥笑的口吻嚷着说：“为什么你催着别人去，可是你倒不去呢，尼古莱？”

“我说过我不去吗？”这个小伙子象疯了似地说，“你以为我



跟你們一樣怕貴族嗎？”

又有一些農民趕來了，他們比原來的人還驚慌。婦女、孩子們也參加到人群中来，大街上熙熙攘攘，從憲兵分駐所直到老約翰納家沒一處不是人。人們一邊說着，一邊爭論着，不知不覺地來到于加的公館。路加·达拉巴向一小群人演說別處可不象他們這樣受壓迫，特利封·居如用他的尖銳的聲音嚷着說：

“我們都去，象一群老鴿一樣到那兒吵去，這真是丟人！”

大家走進了院子。一群鴿子向空中飛起，母雞也都吓得各處亂跑。院子里站滿了人。管家雷翁特·班布光着腦袋，驚訝地從屋裡走出來：

“出了什麼事啦？真的！整個村子都到啦？”

許多聲音同時答复起來。管家搔着自己的脖子說：“貴族可能要生氣，並且……”

“這事和他有關係，他儘管生氣吧，我們也生夠了氣啦！”人群中有一個悲傷的聲音說。

非常湊巧，正在這時候，米隆·于加忽然出現了。人們可以說，春天快到了，老子加也恢復了青春。

“班布，有什麼事啊？這些人打算幹什麼呀？”

馬蘭·斯坦開始訴說到這裡的目的，別人也接着，這時老子加才明白，他說：

“喂！人家把他逮捕起來了麼？……哈！人家做得太對啦！……我希望你們從現在起，頭腦應該清醒一些！”

有些人粗暴地大聲嚷着，要求釋放小學教員。米隆臉都氣紅了，說：

“衝着我來了，我可不能容忍，這些傢伙！咱們雖然生活在一起，我看你們還不認識我，這真使我奇怪！我過去拿你們當正

經人，恐怕是我受了你們的蒙蔽。現在你們成群結隊地到这里來，可是一談到合同，就沒有一個人來了！”

“我的老爺，我們受不了啦，舊合同坑死了我們啦！”陶德爾·斯特林布喊道，“我一天到晚用盡力氣干活，我的孩子却要餓死……”

“你受不了啦？”米隆·于加說，“對！你就在你們家呆着，什麼也不用干，大聲地嘆氣去吧！……凡是勤勞和儉朴的人，只要老老實實地干活，就能活着……”

“可是，我們誰也沒有白白浪費光陰，我們都是拿出全副精神來干活的，你也應當幫助我們呀！”塞腊芬·莫高斯用一種和平而堅定的聲音說。

“不論是誰，我都不願意跟他討價還價，更不能求你們，”老米隆粗暴地說，“最重要的是土地；種地的人成千上萬！如果你們不願意種地，我們可以把德蘭斯瓦尼亞的小伙子們叫來！”

“外地人，讓他們呆在他們家里吧，這些土地一直是我們在耕種，並不是他們！”特利封·居如喊着說。

“你認為我要征求你的意見嗎，窮鬼！”米隆·于加生氣地說。“喂，現在你們已經非常蠻橫了，就欠這個啦！走吧！我沒有話再對你們說！立刻給我走開！”

“這樣不好，我的老爺！”路加·达拉巴堅決地說，“實在不好！……”

米隆·于加一動也不動，直到院子里的人都走空了。接着，他用一種厭倦的神氣吩咐說：

“班布，把正門关上吧！”

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人們一走出教堂，消息就象閃电一般地传开了，据说两位骑着白馬的騎士捧着国王的敕命刚刚从村里走过去。在酒鋪門前，平台上有人正跳着霍拉舞，农民左一伙右一群地站在那兒听消息。絕大部分人听到了一些沒头沒尾的情节。依納特·塞塞尔跟一只丧家狗一样，从这一群人中走到那一群人中，总是发出同样的問話：

“嘿，你們这些人呐！人家沒有給你們什么关于土地的命令嗎？”

村长伊翁·布腊威拉左边听一听，右边听一听，然后諷刺地喊着說：

“喂！你們認為他們这两位騎士传的命令都是叫你們分土地，你們竟不覺得这是胡說八道嗎？”笑的人一个也沒有。一个老头責备他道：

“你不用諷刺人，村长，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不正义不能永远存在，正义迟早要回来！”

“不錯，老大爷，可是你要知道，正义决不是騎着馬来的呀！”布腊威拉用一种和解的口吻說。

“正义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只要它来，这就很好！”老人結結巴巴地說。

雷翁特·奥尔比索述說是尼斯多尔·木塞尼古的寡妇安日丽娜碰見了騎士。另有一個人对他說了这件事，他想不起这个人是谁来了。魯布·基利多尤認為这里边一定存在某些真实的東西，因为昨天他送伊翁先生的时候，在匹特茲蒂也听見了不少

的事。

过了不久，瓦西尔·赛达鲁去找安日丽娜，叫她对他們說一說事情經過是怎樣的。这个女人躊躇不決，讓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說話使她感到为难，而这些人却又以渴望的眼光鼓勵着她：

“唉呀呀！上帝寬恕我吧……我把孩子們扔在家里沒人管，也就……”

村长要当真地訊問她了，安日丽娜害怕起来，就給她自己作辯護說，“只要人們不隱瞞，一定還有別的人也看到了傳令的騎士，而且他們也決不應該把這事隱瞞起來……”

“喂，你瞧，安日丽娜，你把你所知道的都詳細地說一說吧，人家也吃不了你呀，吃不了你！”依納特為了鼓勵她，就溫和地對她說。“我們也是願意知道國王的救命，免得弄錯了！”

安日丽娜終於鼓足了勇氣，說：

“我領着我的小孩到我婆母家，想去借一點老玉米……我從教堂跟前走過……正打鐘作彌撒……我划了一個十字，我因為麻煩事太多，總沒有去望彌撒，感到有些慚愧。我還沒有划完十字，就有兩位騎着白馬的騎士……我站在那兒呆呆發楞……他們是從上面萊斯貝濟那邊來的。我就站在路旁……但是，其中有一位喊我，向我說：‘女人，你上哪裏去？’我回答說，‘我就到這附近，我的婆母家里。’第二位騎士向我說：‘我看你很不幸，你不要再難過了，我們帶來了重要的使命。國王叫我們來向農民們說，從今天起，所有土地都是他們的。希望他們馬上就按照規章去平分那些土地，讓他們把地主和農場主趕走，讓他們把地主和農場主的宅第、房屋和一切建築物都燒毀，粉碎他們將來再回來的夢想！你懂得了嗎，女人？農民們千萬別再遲延下去啦，這是國王的命令！凡是不執行這道命令的人，他會非常後悔的！’這就是

那位騎士對我說的話，我也對他說：‘我懂了，但是……’‘好！走吧！祝你幸運！’‘希望上帝保佑你們。’我又在他們後面看了一會兒，他們已經走了很遠，我才轉過身來。接着，我就走了，我把騎士對我說的話都告訴了我的公公，他也很驚訝……”

農民們都默不作聲。以後，依納特·塞塞爾搖著頭，自言自語地說：

“這不是一個奇蹟嗎？”

他們又從安日麗娜口里知道兩位騎士都穿著白衣裳，向盧基納薩或威代義奔馳而去。接着，村長就打發她回家照顧她的孩子去了。

已經很晚了，安東·納古也來了。他曾經到盧基納薩辦過一點事，他說，他在路上也碰見了白衣騎士。那些騎士也同樣向他說，農民應該立刻平分貴族們的土地，凡是反對這樣做的貴族，對他們都不應該原諒，正象他們沒有原諒過農民一樣。

春天雖然已經來到了，天氣還很陰沈，天空是灰暗的顏色。農民們凍得都直打哆嗦，但是還不散開。將近中午的時候，馬太·杜爾馬努跟幾個別的人從萊斯貝濟來，也說騎士們從那里過去了。葛斯馬農場主的更夫伊里米·鮑霸從威代義回來，他說，在那里，人們也正懷著很大的驚訝互相詢問著說，命令農民立刻耕種貴族土地的那些騎士可能是什麼人呢……

“你說他們是誰呢，伊里米？”雷翁特·奧爾比索向他解釋說，“這是輪到咱們了……現在到時候了！”

“很早我就對你們說過，國王要把所有土地都分給農民！”依納特·塞塞爾很傲慢地突然插嘴說，“你們不願意相信我。現在你們親眼看見了吧！”

村長一句話也不說了，他走進酒鋪，喝了一小杯燒酒暖和暖

和，然后自己赶快回家去了。他不願意呆在那兒听农民們說些胡塗話。彼得·彼得怀着滿腔怒氣，他叫路加·达拉巴不要忘記，为了購買娜迪妮太太的土地，他們是怎样在布加勒斯特到处碰釘子的；

“真侥幸！咱們沒有被这件事纏住！”彼得·彼得結束自己的話說。

“唉，你說，我的孩子，還沒有完吶！人們如果象說的那樣快就分地的話，那可就太好了！”

这时，特利封·居如用沙啞而不愉快的声音喊着：

“好哇，我的朋友們，咱們还在这兒干嗎？咱們这是在这兒守夜嗎？还是……”

“說得对，真的，咱們站在这兒干什么？”別的声音都理直氣壯地說。“咱們會也开够了，話也說够了！”

“可不是嗎！”莫兰特·海魯威穆斬釘截鐵地說。“讓貴族們也指着吃空話过活吧……我們，我們可吃够了……”

火





## 第七章 星 火

### 1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晌午，于加和提屠在布尔德亚車站下了火車，阿馬拉的双輪黃色馬車正在這兒等着他們。伊斯莫坐在駕駛座上。

“這兒平安嗎？伊斯莫，”于加問道。

“暫時還平安，我的主人。”車夫回答說。

這“暫時”兩個字叫于加聽了不高興，但他沒有深究。這一程火車已經使他够煩的了。火車上于加和提屠單獨占了一個客室。其他的客室也同樣几乎都空着。每到一站就有許多人象惊弓之鳥似的在一起講述关于起义农民的一些恐怖行動，尤其是关于他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的問題。

大家都認為，他們本鄉目前是平安無事的，但似乎正在醞釀着一種使人們意想不到的駭人聽聞的事。

于加很清楚地知道，在這些地方還沒有發生任何事變，因此他很生氣，認為這些謠言正是直接挑撥和煽動暴亂的導火綫。真倒楣，他又在第都站遇到了伊利·羅戈紀納魯，去年秋天，于加也曾跟他同乘一列車，他的关于土地的说法，使于加非常討

厌。这回于加又不得不忍耐到他在科斯太什蒂下車。

“啊，于加先生，关于农民問題，难道我說得不对嗎？”总是兴高彩烈大吵大嚷的农場主喊着說。

罗戈紀納魯跟着就到于加的客室来跟他們作伴。他对他們講，他有一次到布加勒斯特去，因为他听说于加太太在巴巴罗亚卡地方有一块地要出賣。他早就想設法在靠近首都，即在他开始从事农业这一困难职业的下阿尔盖什一带弄一小块地；如果成功，那多么好。他听到这消息，就去到阿尔甘特里街于加那里。他不知道于加正在鬧着离婚，所以还向娜迪妮太太（哎，她是多么漂亮啊！）打听于加的情况……他从娜迪妮太太嘴里知道于加鬧离婚这件事以后，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們商定不久在乡下見面，因为娜迪妮打算到乡下去賣她的地。但是暴乱开始了……罗戈紀納魯必須馬上回到老家奧利納去，設法保护他那点财产……因为他知道該怎么向农民們講道理，怎样同他們打交道。

“願上帝保佑我們不受害！”停了一会罗戈紀納魯說。“只要我們的国家領導人明智，并采取强硬手段。于加先生，农民需要公平，但是，他們也需要有一个主人。如果主人不能压倒农民，就是做到公平，他們也不会滿意的。因此應該施加压力，要不然，农民是不会老实下来的。報紙絕對影响不了我，因为報紙說謊話多过于說实話。昨天，我遇到瓦斯呂伊地方的一个犹太农場主。啊！他这个可怜的人給我講了许多事。这都是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和农民平常彼此能諒解。但是当他們訂合同时，省长忽然来临，并向农民們說別叫犹太农場主再欺騙你們了，最好是把他赶走。你听听！一个省长居然鼓动农民赶走农場主！当然，这正合农民的心事，于是他們立刻就燒了大公館，

宰了牲口，还作了不少坏事……你们知道，为什么省长要鼓动农民呢？是恨犹太人么？不是的，只是因为他的内弟想租种这块地没租到手才闹事。他们打算在赶走了犹太人以后，霸占这块好地，可是事情不随他们的心愿，因为农民也要分这块地。当然，省长为此大发雷霆，并调来军队，但是这并没有吓倒农民，他们知道军队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他们倒用叉子和石子冲向部队，使这些倒楣的兵士张皇失措……那么，作为农民的领导者来煽动农民作坏事，试问，他们怎能安静呢？他们怎能服从呢？这已经够了，反对党任意胡为，他们还在所有报刊上说什么农民从来象驯顺的绵羊，农民的举动是合理的。”

马车越走近阿马拉，于加就越沉闷，好象整个环境越来越充满了莫测的祸患似的。年青的提屠这时看见于加变得那么闷闷不乐，也后悔来到了这儿，并怀疑于加为什么带他来。于加理解了这一点，就以一种伤心的神气向他说：

“请你原谅我，我自己也不了解我究竟是什么心情！”

双轮马车在被初春大雨冲坏的路上颠簸着，车夫吆喝着马往前走。

“这条路干不了啦……如果老下雨不出太阳的话……”

于加细心地观察着田野和乡村，好象要猜破一个谜似的。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边，黑色土地上散布着一洼洼的浑水，好象在颤动着，在村庄里，农民跟往常星期日一样，有的在酒铺，有的在别人家中集会。于加认为他们眼里都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态度也很强硬。他们过了莱斯贝济村，于加突然对车夫说：

“伊斯莫，地种得怎么样？”

“很好，我的主人，眼下甚至还没有种上，”车夫以一种忧郁的语调回答说，“天气不好，雨下得过多，农民们还不想来订合

同……”

“啊，你們還沒有訂合同嗎？”于加驚訝地問。

“沒有，我的主人，因為農民不放心，舉棋不定……聽說要分地，於是他們就等着……”

在阿馬拉村布徐奧克酒鋪附近聚集着的農民比往日還要多。伊斯莫解釋說，別的村莊的農民也來了，因為他們今天早上聽說傳達國王敕令的騎士打從這裡經過，所以被吸引到這兒來。

于加甚至在父親臉上也看出了不安的情緒，儘管老头子竭力遮掩也掩蓋不住。他知道從父親那裡得不到任何消息，必須直接和農民接觸才能了解真實情況。再者伊斯莫的話已給他一個相當完整的概念了。

于加首先和管家談話，管家坦白地對他說，現在是處在恐怖的環境里，但不能把事情的真相告訴老貴族，以免惹他生氣。如果老貴族在三個星期以前答應改善合同的條款，那現在就什麼可怕的事也沒有了。那時有一点点的好處農民就心滿意足了，可是現在他們什麼都不聽。特別是在傳開要分地的消息以後。無論跟誰講，都講不通……。

于加和提屠到村子時，先兵隊長包陽古告訴他們說，直到現在一切都很平安，只是教員德拉高斯的被捕多少激動了農民。先兵隊長並不了解逮捕的理由，但村中傳說是米隆貴族干的，因為德拉高斯曾經出來替農民說話。

提屠和于加終於加入到聚在酒鋪里的農民中間去。于加問他們為什麼發愁。他們都很溫和地答复了于加，但話中都另有涵義。因為從農民看來這雖然不是仇視，却具有審訊的神氣，因此不敢也不願意把他們的真情傾吐出來。于加特別問那位面孔粗糙、態度好象很激昂的彼得。彼得這時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里3十

[illegible]

“唉，魯布老爹，請你把你知道的講一講吧！”于加怀着好奇心，以和气的口吻着重說。

“好吧，我的主人，有的农民已决定接受合同，有的还正在考虑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各人都是按自己的認識和心願行事的！”魯布迟鈍地說，“作一个农民是很苦的，你相信我們吧！我是上了岁数的人，誰知道我是否能活到圣诞节，但是一切越来越糟了。于加先生，在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我那时已經是个大孩子了，我还記得那时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他完全跟你一样，是个好人，乐于帮助人……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挨餓或者陷于十分困难而不管，有时立刻就叫人給他一些必要的东西。貴族只收十分之一的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我們也够过的。那时人口还不多，地也够种……”

他还要往下繼續他的回忆,但是別人打斷了他的話頭,問于加传达國王敕命的騎士是怎么回事,隨後又問到什麼時候,怎樣開始分地……

于加回到自己的公館時，問提屠有什麼感想。

“我看农民很安静，”提屠说。“如果人们以温和态度来对待他们，是可以互相谅解的。但能维持到什么时候，这可……”

“是的，問題就在这兒！”于加不安心地低声說。

晚上,于加独自同父亲研究当前的情况,以及为避免灾难应



不用，而讓一個滿腦袋理論的年輕人去辦，簡直是件丟人的事。

“稍微軟弱一點，猶豫一點，或者少使一點壓力，都等於鼓勵由於你們這些嘩眾取寵分子的煽動而瘋狂了的可怜農民鋌而走險！”米隆以仿佛關心農民的口吻說，“恐怕你不了解本地情況，過於夸大其詞，說得似乎很嚴重。我不了解別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我認為這是惡意的夸大其詞到處造成的緊張空氣。關於對待農民的办法，我有一套久經考驗的方式。首先我要求服從，然後才準備談判。同時採用兩套办法顯然不會有好結果的。如果你預先跟我談，我一定勸你不要管這閑事，也不要聽農民的訴苦。我認為這正是一種軟弱的表現；你當眾把我說成一個毫無人性的殘暴的人，也同樣扰乱了我的事情。”

“但是既然發生了爭端，最好是有一個調停人……”于加辯解地說。

“不，不！”老头子更激動地打斷他的話。他回想起教員那天也差不多以同樣的口氣說過。“我從沒有發現有什麼爭端，我也不承認我和農民中間會有爭端。你這樣說，好象我也跟別人一樣地千方百計去剝削過他們，或者利用過他們的無能。你要知道，我們是從不依靠農民的血汗致富的。”

他們父子兩人爭論到深夜。年輕的于加搬出了所有的理由，有時還用懇求的口吻。有幾次他的堅持惹得老米隆發火，同樣老头子的頑固也使于加很生氣，因此于加認為必須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這種在事實面前挑釁的態度將要招致喪失產業、甚至丟掉性命的危險。

“天不早了，我們還在為這點雞毛蒜皮的事爭論！”米隆最後說，“你父親在肯定自己有正當理由時決不讓步，而只有在上帝面前低頭，可是現在你還不了解我，真使我痛心。”

“那么我只好怎样来又怎样回去嗎？”于加茫然地問道。

“我很害怕！”老头子搖着脑袋嘟囔地說，“我很希望你在我身边，但是我又怕你在这兒，不但帮不了我的忙反而碍我的事。那末你就安安靜靜地回布加勒斯特去吧，讓我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只要我活着，这就是我的义务。”

第二天早晨于加打算跟他父亲繼續談判。可是父亲坚决拒絕了他，并叫他赶紧动身回布加勒斯特去。他沉思了一会兒，考虑究竟走还是不走，最后肯定最好还是回去。要不然，他会不断地遇到爭論使他无法活动。此外，娜迪妮还說她要到这兒来。于加一听这消息很气愤地說：

“你同我离婚的老婆来往，人們将会怎样想呢？一定不会有好印象的。連給农民的印象也不会好！”

“难道你跟她离了婚，她就变成了一个瘟神，人們就不能跟她作礼貌上或事业上的往来嗎？”老头子这样說，“在这一点上你又小題大作了。”

“我不知道我們俩到底是誰小題大作，爸爸，但是我实在不能呆在这兒，在判决离婚的前夕，我不願意遇到娜迪妮。”

“正因为这样，才更應該讓我一人呆在这兒。这是为了我們两人的好处呀！”米隆严肃地說。

于加为了到科斯太什蒂去赶快車，用过午飯后就得立即动身。双輪黃馬車和伊斯莫早就在台阶前等着。米隆和往常一样冷淡地吻了吻自己的兒子。于加尽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在他父亲的两頰吻了两下：

“过几天我就回来，爸爸。我希望那时只見到你一个人！”

“局势平定了你再回来，格里果列，”老头子信心十足地回答說。



老头子陪送馬車走到新公館，建在新公館前面的心形花坛被冬天的坏天气毀了。馬車出了大門口，于加回头一看，老头仍然站在那兒，活象一块竖在地上的界石。

在酒鋪前面，农民跟昨天一样聚集在那兒，好象他們并没有离开过那兒一样。

“这些人等什么呀，伊斯莫？”于加問。

“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要等什么，我的主人……”車夫結結巴巴地回答說，“他們老是站在那兒，簡直是傻瓜！……”

提屠象在整个的旅行中一样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他很高兴赶紧离开这兒。他好象离开了一个烧热的鍋一样。

## 2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走了？”依納特·塞塞尔两眼直盯着走了很远的黃馬車問道。

农民們都望着这辆馬車，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习惯。

“他在这兒有什么好事可做呀？哪兒能过得更好他就到哪兒去。”

“你們不用怕，那老头子还在我們这兒呢！”塞腊芬·莫高斯冷冷地說，“我們要摆脱这些貴族，还不太容易呢！……”

“貴族要都跟他一样就好了，”彼得喊道，“你沒有看到昨天他还來我們这兒……要是沒有那老头子……”

“你說得对，但当家的正是那老头子。”塞腊芬說。

这时輕輕吹来一陣凉风。农夫們紧一紧大衣，往下拉一拉帽檐。他們都不想分开，有的人跑回家去，喂完牲口或吃两口飯馬上又跑回来，好象怕他不在时发生什么事似的。昨天来打听

国王的騎士情况的邻村农民，今天又来了，还带来一些伙伴，好象来参加盛大晚会一样。他們象往常那样傾訴着自己內心的苦悶，但是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別人聽見。他們不敢正眼对人看，怕瞧見別人眼里閃耀着的一切，也怕別人看到自己眼里的東西。可是人們的面孔上都呈現出同樣的問題，一个等待着回答的忧郁而激動的問題。

村长每次經過这兒时就喊道：

“哼，难道你們都沒有家，沒妻兒老小了嗎？”

瓦西尔·賁达魯总是以同樣的玩笑話回答村长，因此引起了人們的哈哈大笑：

“我們也快成貴族了，村长先生，我們的機會快来到了！……”

他們一直到晚上，看見什太法內斯古上校坐着轎式馬車到了于加公館以后才散开，不久以后葛斯馬·布魯亞納農場主也到来了。他們沒有看見希腊人，因为他是到天黑以后才进于加公館的，这时在酒鋪內只剩下几个人还没有走。

原来是米隆为了向他們打听情况，才把他們都找来的，連普拉塔茂努也在內。退伍的上校是其中最胆小的一个。他象个老太婆那样悲叹自己劳苦一生的果实将要被夺去。但使他最担心的是他那三个姑娘，他想把她們送到別处去……試想，要是讓这些老粗看上她們的話……但他被米隆駁倒了，后来承認在他本村可以平安无事。关于合同的事他已同农民取得了協議，只是还没有开始耕种。可是对于未来他仍然顧慮重重，因为他信不过这些疯狂的老粗。

“怎能平安无事呢？米隆先生，我了解他們如同了解我自己的口袋底一样清楚！”什太法內斯古哭喪着脸說，“你的大門前有

宪兵，我可什么也没有，我只有我的三个姑娘，只好任凭这些强盗摆弄。我曾请求过达达拉将军，哪怕他给我派一班士兵来保护我这些孩子也是好的。可是连这个也不能办到。在将军自己的乡村里和土地上，也只有一个勤务兵……你怎么到那儿去种地呀！……如果政府不保护，农民会活剥我们的皮的。”

“如果你对农民讲这些话，就难怪他们要设法惩治你了。”米隆讽刺地说。

“唉，米隆先生，”上校很气愤地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在这儿跟你谈话，完全是出于同病相怜。至于农民，那就得用皮鞭踹他们。”

这时普拉塔茂努表现较为镇定。他早就把他的姑娘送到匹特兹蒂去了，他跟他妻子和他儿子没有什么可怕的。无论情况怎样……他们也不搬走。其实，他们也没有地方可去，因为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在这两块出租地上。希腊人当然不谈他存入布加勒斯特银行中的叮当发响的银币。这是他的事。再说他跟农民关系很不坏。他从没有虐待过农民，也没有打过他们。所以谁也没有理由恨他。不幸的基利拉·彭诺由于他姑娘跟阿里斯提德的事情而烦恼，但希腊人使他平息了怒气。关于莱斯贝济的问题，希腊人同农民已取得了谅解，他的确稍稍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他希望往后再捞回来。只有巴巴罗亚卡给希腊人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不久前农民想买这块地，现在他们要求无代价地分这块地。幸而娜迪妮太太来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葛斯马·布鲁亚纳没有什么情况可谈。米隆很了解他是个胆小鬼。葛斯马有一件不愿意向任何人说的事，那就是他已经准备好随时把家搬走，他为了保全性命宁愿丢掉一切。

米隆劝他们要沉着，要有勇气。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嘱咐

得不到什么反响。因为这些人已经被吓坏了。其实米隆找他们来也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听到了这一切，更确信关于农民暴动的情况，多半都是胆小鬼们言过其实的传说。农场主们的悲鸣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心。现在他主意更坚定了。

比较起来，米隆还是信赖村长和宪兵队长，在农场主们离开以后，当夜他们开了很长时间的秘密会议。布腊威拉和包阳古肯定农民一般是平静的，跟往常一样，只有少数人对合同不满而嚷嚷起来，但是天气一旦好转，就可以看到他们又去干活了。农民再也不谈买巴巴罗亚卡了，他们认为政府要把这块土地白白分给他们。因此才有白衣骑士来宣告分地的传说……农民们念念不忘这件事，特别是在春天。但是布腊威拉村长郑重地提到自己必须和宪兵密切合作……要严惩那些捣乱分子，不许他们无法无天……包阳古也请村长注意，他的宪兵分驻所连他本人才五个人。米隆答应要向不久要从这儿经过的省长报告，引起他的注意，可能再派几个宪兵来加强这儿的分驻所。但他接着又补充说，维持秩序不在乎宪兵的人数多少，而在于他们的警惕性。

“应该让农民见识一下什么是权威，”老米隆说，“不要惹他们，但也不要犹疑不决。一切捣乱企图都应该彻底扑灭，并且要杀一警百，不允许有引起其他事件的机会。”

“我明白了，我的主人。”村长低声答应说。

“遵照你的指示！”包阳古说，为了表示他的精力绰有余裕而挺起了胸脯。

### 3

提屠和于加到布加勒斯特已经是傍晚了。快车上挤满了惊

惶失措的人。他們由于惧怕农民而抛开自己的产业逃到布加勒斯特来，他們希望布加勒斯特是个最好的避难所。

“这只是恐怖的开始！”于加悲痛地說，“你知道这只能使局势更加严重。”

出了車站以后，因为人多拥挤，他們沒有找到馬車。只好搭上有軌馬車，可是这里也拥挤得很。他們到国民剧院前下了車。于加打算到普雷德列亚努家去，提屠想逗留一会兒看看当天的报纸。他們正要分手的时候，忽然来了个卖报的吉卜賽小孩高声喊着：

“《阿代瓦呂尔》报号外！《阿代瓦呂尔》报号外！”

每人买了一份。报上印着醒目的大标题：国会討論农民暴动問題。他倆誰也沒說話，默默走到路灯下去看。农民暴动以波瀾壯闊的規模和速度扩展着，議員們围绕这个問題提出質問，因此引起了热烈的爭論。反对党的議員指摘政府眼看着暴动蔓延不加制止；他們維護农民利益，并且坚决反对使用流血手段鎮压农民。执政党議員抱怨反对党煽动了坏人，并抱怨他們的黨員煽动农民暴动。

“說得多漂亮啊！”于加低声說，“全国已燃起了大火，这些先生們却还在那兒互相‘恭維’呢！”

提屠走到加来亞·維克多里阿大街，周围只听到喊着一些：“暴动”……“农民”……“混乱”……“农场主”……他沿着大道向右拐弯走回家去。这时有个熟人的声音喊他：

“喂，提屠先生！……你好么？你对暴动有什么看法？咳！你看貴族們多害怕啊？这些老爷們可找到了替死鬼；老实說，犹太人跟貴族一样也确是有罪，他們都是大老板，也是剝削农民的，要知道，我們这兒犹太人是一切祸患的根源。但是农民反对

的却是貴族，所以农民也不是好东西。好吧，我們現在就把这些东西宰了吧……就把他們枪毙吧！……”

說話的是布茲斯底大街一个鞋匠的兒子，年輕的曼德尔松，話里带着怪里怪气的笑声。提屠生气了，以責备的口吻对他說：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曼德尔松先生。”

“你說我高兴么？”年輕人抗議說，他使了很大的劲，以致嗓音带出了一种几乎象滑稽的犹太人的声調，“誰告訴你說我高兴？……首先我身为社会党员，是反对暴动的，因此我不可能高兴。再說，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可怜的农民要流好多鮮血才能补偿他們起来反对貴族的这种大胆行为。”

他給提屠講述自己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以便进一步解释他对于目前动荡不安的局势为什么比別人更难受，他足足講了一刻鐘功夫。为了結束曼德尔松的談話，提屠推說自己剛出門回来，要赶着回家去。但这位年輕的曼德尔松一直跟着他走到門口，并且直到把自己的論点講完，才离开他。

有两封信在提屠屋里等着他。一封是从邮局寄来的，这封信通知他唐塔要在下星期三六点左右天黑时来到，这封信是以热烈的接吻来結束的。第二封信是白尔契烏教士留在他房子里的。信中提到他的突然离去是因为革命发展迅速，不久就要蔓延到布加勒斯特，而且要是稍微一耽擱就有生命危險……提屠很不滿意教士这样偷偷溜走。他本想給家人捎些小玩意去，作为布加勒斯特的紀念品。他手里拿着教士的信，忽然想起：

“唐塔說她要来，她写的是哪一天来着？……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一……只是后天……”

第二天早晨，提屠比往日早到《德拉波呂尔》报社。跟平时不同，罗絮那里这时已有許多人，編輯們聚集在办公室內。大家

在这里大声叫嚷地爭論着昨晚在国会发生的事件，特别是議論某前任部长所写的刊登在《人民之声》（反对党机关报）上的一篇激烈的論文。德利塞亚努总編輯在批判由一位褐色头发的編輯、坚强不屈的貝貝·安多尼阿德高声朗誦的几段文章时，流露出內心的激动和暴躁。

“老板，等会儿，再听我念这段更可怕的！”貝貝·安多尼阿德以一种胜利的神情說，“你們听着，‘当我看到政府在这严重的事件面前表現无能为力时，我就很难过。农民只是要求生活的最低权利，对于这帮将被餓死的人來說，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就連这样的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絕了，而且內閣总理先生还在考虑自己的既得权利。是什么样的既得权利呢？那就是要消灭我們农民的权利。而这些农民代表着我国的基础、命脉和灵魂’。慢着，等一会儿，下面說得更好：‘必須給予人們一种权利，一种使农民在本乡安居乐业，不受他人剝削，不受腐敗政府的欺騙的权利，換句話說，要給予他們一种可以从可耻的剝削者的脏手中夺回自己祖先的土地的最高权利。誰不能理解这种斗争的最高神圣性質，誰就必須辞职回到下級地位去，到与他所熟悉的階級相等的地位去。总有一天大家会了解到一切都有到头的时候，就在这神圣的国家中，如果我們容忍羅馬尼亞人的鮮血成为政府无能的牺牲品，那么石头也会自动蹦起来砸我們的。’”这一段文章把大家都惊呆了，一会儿以后，德利塞亚努怀着极大的憤怒高声喊道：

“瞧，这就叫作对暴动的直接煽动！对于这种煽动，只有一个答复：把这篇文章的作者逮捕起来，不管他是誰，即使他是个前任部长，他也是恶棍！”

“他們都是这样的，老板，”編輯断然說，“要知道，当他們要

推翻政府时，他們是不择手段的……”

“哼，正是这样，政府被迫只能回答这些罪犯說：‘到監獄去！’”总編輯威严地說，“如果他們覺得沒有能力来处理的話，就請他們下台，讓这些嘩众取宠的分子来收拾自己所煽动起来的暴乱！”

“为什么讓給他們呢，先生？”老新聞記者达維德斯古抗議說，因为他害怕反对党上台带来的后果，“最好是把他們全都关到監獄去，叫他們学习学习該怎么样生活！”

提屠被編輯們的會議吓得躲到一个角落去，可是这样更成了大家注視的目标，罗絮問他在乡下看到些什么。提屠叙述說，虽然乡下的情况很沉悶，但是大体上还是安靜的。听了这消息以后，德利塞亚努作出結論說：

“当然罗，那兒沒有挑拨农民的人，所以还安靜……但你試試看，你把这位可敬的前任部长的論文送到那兒去，你再看看能不能再安靜。”

罗絮虽然每天很愛同他的好友提屠单独談談他知道的一些奇聞，但今天上午他沒有得到一点工夫。因此当提屠要走时，他語义深长地說：

“你今天下午最好到国会去一趟，老弟，可能在那兒还有新聞，明天早上設法早点来編輯室。明白了嗎？”

#### 4

星期二的早晨，初升的太阳驅散了青灰色的霧靄。在溫暖的太阳光下，农民們为了打听昨晚貴族們在米隆家里討論了些什么，都聚集到布徐奥克的酒鋪附近去。那位伪善而愛夸口的



村长总是不停地對他們說：

“唉，我的孩子們，別什麼也不干白耽誤功夫吧……你們呆在這兒想等那些寶貝騎士再來嗎？……最好去干你們的活吧，我的朋友們！”

“唉，唉，這些勇敢的騎士，他們說得真漂亮！”從布徐奧克酒鋪出來，帶着幾分醉意的馬蘭·斯坦說，“要不是這樣，誰能召集我們的貴族開大會呢？……啊，弟兄們，‘害怕’真是個‘貴婦人’啊！……不對嗎，我的村長？”

“唉，馬蘭，象你這樣歲數的人，怎能說出這些廢話來？”布腊威拉奚落地說，“哼，你要叫他們怕誰呀，這些貴族們怕你么？……窮骨頭，去你的吧！”

有的人哈哈大笑起來，有的人用威脅的口吻喊道：

“哼，他們也該怕我們了！”

“你們要知道，他們聚到一起不是為了什麼小事，也不是鬧着玩的。”塞腊芬·莫高斯說。

“他們也許打算把已發下的分地命令壓下來，不告訴我們！”依納特·塞塞爾說。

“騎士直接把命令傳給我們了，真幸運！……可是有人不讓他們這樣作呢！”陶德爾·斯特林布說。

村長堅決打斷他的話，說：

“住嘴，不然我就火了！我和和氣氣地跟你們說話，你們竟在這兒瞎扯！事情不能這樣就成功的，我的朋友們！”

馬蘭帶着一種憂郁而又含笑的目光突然問道：

“我們的村長，也許我有点喝多了，我不否認，你和憲兵隊長，哼，昨天夜里，在老貴族家里干什么來着？”

“啊，你說，你以為我們會躲起來，怕你或者怕誰看見么？”布

暗威拉傲慢地說，“你以为因为米隆貴族找我，我就沒脸見人了么？哼，难道我不是村长嗎？……再說，难道我作了見不得人的事么？要不然，哼，依你看来，为了本村得到平靜而操心的人倒不对了？馬兰，你說，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咳，不，不可能有这样的事！”馬兰好象脑袋清醒过来了，郑重地說，“我們也希望平靜和安宁，并且也要得到我們的正当权利……但我想貴族叫你去，可能跟你商量怎样分土地給农民……”

“你認為米隆貴族会答应分他的地嗎？我的孩子，馬兰，”村长哈哈笑了一会兒說。“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死抱着土地不放的嗎？”

“誰能主动乐意分他的土地呢？”依納特·塞塞尔嘟囔着說，“可是国王有命令啊！……他們不是因为我繳不起稅就弄走我的猪么？我能說什么，我的孩子們現在快餓死了，我只能干着急！”

村长看着总是說不完，又說了两三句笑話就一直溜回村公所去了。

晌午，馬太·杜尔馬努从貴族公館的仆人那里听来一个消息：在萊斯貝济村的別墅，人們把所有的房間都打扫好了，所有的屋里都生上了火，因为娜迪妮太太今天要坐汽車从布加勒斯特来到这里。听到这消息，人們乱起来了，在忙乱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的喊声混成一片，好象黃鼠狼鑽进了鷄窩似的……

“她为什么还到这兒来呢？……难道她一定要把巴巴罗亚卡卖給別人嗎？”

“唉，不能讓她这样办，哦，不！”

“放火烧了她的宅子算啦！”

“她也許接到了分地的命令……”

“別再等着了！咱們應該耕她的地了！……”

“讓她來吧，乡亲们，咱們管他那個干什么？”彼得提高了嗓門喊道。

當群眾在這兒吵嚷時，約翰納老太太的女婿、腦袋象拳頭那麼大、長着一對老鼠眼睛的瘦子巴維爾·東蘇正想說服他的孩子科斯提卡：

“上你姥姥家去，孩子，你媽也跟你說過嘛！去跟孩子們玩去！科斯提卡，去吧！別老跟在我屁股後邊，扎在人群中，你好好看看，這兒是不是孩子們呆的地方！”可是科斯提卡不出聲，還揪着他的衣袖。“滾蛋，你聽見沒有？我可要揍你啦！”

“我怕狗咬……”孩子哭着說。

“姥姥家離這兒不遠！沒有狗，”巴維爾哄着他說，“唉，去吧，孩子，不要惹我生氣，慢慢地去吧！”

不知是被說服了還是怕挨揍（因為他父親一生氣手就輕不了），科斯提卡垂頭喪氣地向街上走去。他穿着一件又臟又破的寬袖汗衫，光著頭赤著腳。他剛走幾步就又高興起來了。來到老約翰納小屋前，還沒進院子，他就大聲叫嚷開了，把對門的瓦西爾·賚達魯的兒子尼古萊叫了出來。

老約翰納正為一只孵蛋的老母雞傷腦筋哩，這只雞趴了八天就不再孵了，老太太不得不到處追它。她剛擺脫了安東，一聽到她的小外孫子的聲音，就不高興地自言自語地嘟囔起來：

“我剛支走了那一個，又來了這個纏我，這個比他还瘋。”

科斯提卡帶著尼古萊進了老太太的家門口，她連看也不看就叨嘮說：

“你听着，孩子，你倆要好好玩。別麻煩我，科斯提卡，我早就受夠你的了，真倒霉！”

科斯提卡一点也不理会她说些什么，他在屋子里来回乱转，跟狗逗了半天，然后吵着说饿了。

“你爹妈连饭都不给你吃就打发你到这兒来，好叫我养活你，好象你们全住在我这兒的时候我还没有养活够你们似的！”老约翰纳嘟囔说，“咳，桌上饭巾里包着‘马马立卡’，爐台上有牛奶，拿去吃吧，撑死你！”

老太太又干起她的活来，孩子们也玩去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她又得责骂他们，因为他们太任性了。

“可恶的小鬼，别逗狗了，——逗急了它咬……科斯提卡，滚开，别撞我的鸡啊！它们一害怕就不敢回家了！……小崽子，你是疯啦，还是要疯啊！怎么想起骑小猪啊，你会压折它的腰的，该死的！”

随后，科斯提卡跑到街上宽敞的地方给尼古莱表演别的新鲜玩意去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大孩子，应该在同伴眼前作出他姥姥想不到的出奇的玩意来获得同伴的赞叹。过了一会，老约翰纳又从屋里喊道：

“唉，孩子，别在街上玩了，回院里来，你要被车轧死，我又得为你麻烦了！”

差不多同时，瓦西尔·赛达鲁的妻子在对门喊着说：

“尼古莱，回你妈这兒来！别和这疯子玩啦！回来，我给你好东西！”

科斯提卡装着骑大马玩，从这边跑到那边，每当他从尼古莱面前跑过时就学着得胜的马的嘶叫。尼古莱被这种玩法迷得连母亲叫他回去的声音都没有听见。

瓦西尔老婆的这个举动使老约翰纳很生气。特别是她不能忍受瓦西尔的老婆骂她的外孙子。她正在刷洗一口小锅，两手还

湿着，就打开了小門跑到街上。

“科斯提卡，給我馬上滾回來，聽見沒有，小鬼？那麼大院子還不够你玩的！……你沒聽見嗎？啊，要不立刻進來就滾回你家去！”

孩子還不放弃玩，哭啼啼地說：

“我怎麼你啦？姥姥，……讓我們再玩會吧！我們也沒有不好好玩啊！”

老太太被堵住了嘴，摔了一下小門，就回到她那口小鍋那兒去叨嘮：

“滾回你家去，不要再麻煩我了……我可沒有工夫跟在你屁股後邊，小渾蛋！……”

老太太剛把手伸到鍋里，就聽到遠處有汽車開來的聲音。儘管她正在生氣，但還不得不喊她那可愛的小外孫子：

“孩子，快跑過來，別叫那骯髒傢伙軋死你！”

尼古萊這個膽小鬼，還沒等他母親喊就跑到小門里边去，隔着門縫往外瞧。可是，好勝的科斯提卡卻站在路中間，在那兒逞強地喊道：

“嘿，尼古萊，你瞧我不怕！……嘿！”

科斯提卡伸開了兩只胳膊，那汗衫的兩只肥袖子就好象蝙蝠的翅膀，他冲着前面飛快開來的汽車直吐舌頭，這輛發出刺耳聲音的汽車很快地開過來了。

“科斯提卡……你在哪兒？小心啊！該死的東西！”老太太在她的門檻上又喊開了。

汽車離孩子只不過五十步遠，這孩子不管汽車喇叭是怎樣的尖叫，他仍舊站在那兒不動。汽車司機看見這個頑皮的孩子站在那裡不動，就想往右躲開他。但這孩子就好象不顧一切要

往車輪底下鑽似的，也跟着往右跑几步。司机立刻旋轉方向盘使汽車突然地轉到左边。但是孩子同样地突然轉到左边，于是車閘发出擦锈鉄似的声音，突然停了車，吓得車里的太太叫了起来。一会儿，司机来到还伸着舌头站在那兒的孩子面前——离保险杆只差两步。

“揪下他的耳朵，魯道尔夫，好叫他学点乖，这个可恶的孩子！”車里帶小胡子的先生喊着。

司机狠狠地揪住了孩子的耳朵，搥了几个耳光，然后把他扔到小門那边，在那兒，尼古萊吓得张开嘴流出了鼻涕不敢往回吸。

“那兒才是你該呆的地方，死东西，別站在汽車前头。”

等汽車开远并进了老子加公館时，这个孩子才大声喊叫起来，当时附近的群众都聚攏来了。吓坏了的老約翰納跑得喘不上气来，說：

“科斯提卡，有什么事？……你碰到了什么事，天呐！……”

孩子抽抽噎噎地哭着回答說：

“我……我……我……我玩来着……噢，我的耳朵！……”

“他到底怎么样了？尼古萊，你一定看見了。”老太太問道。

“因为他不躲开，……有个先生搥了他一頓，”尼古萊吞吞吐吐地說。

“这个先生搥得对，作得好！”老約翰納心情恢复平靜后向她小外孙子說，“他揪断你的脖子才好呢，小坏蛋，你总不听我的話！……去，回你的家去，跟叫你来的那人一块給我見鬼去！为了你我还得担惊受怕！……快滚，再不走我也得搥你一頓，坏种！”

孩子站起来，誰也不看就走了，他一边用手捂着耳朵一边怪

叫着：

“哦，哦，他揪下了我的耳朵！……他揍死我了！”

“这孩子，鬧得真够人受的！”有一个女人搖着脑袋說。

“回家来，尼古萊！”瓦西尔·資达魯的妻子揚揚得意地一拽她那小家伙說，“你老实，亲爱的孩子！你跟別人不撒野，是不是，尼古萊？”

老約翰納划着十字就进了院子，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地說：

“該死的！”

## 5

新聞記者席当时几乎是空着的，只有三个記者在那兒跟提屠談論時事，估計政府可能垮台，还有一个《世界》报社專門采訪国会消息的記者比迪迪烏，他正坐在一边打盹，等着开会。五点钟已經过了，大厅中只有几个犯困的議員正用一种盲目信任政府的稳重神气打着呵欠。与此相反，平民席却挤得水泄不通。一个年輕的編輯看見大家由于好奇和精神紧张，脸都紅了，就以外交家的姿态談了起来：

“旁听席只来了些地主和农場主，好象这兒的講演是为保护他們反对农民对他們的憤怒！”

提屠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走廊那边才能打听到新聞，但是他因为很少到国会来采訪，不敢象專門采訪国会消息的同事們那样到走廊中去，当时他感到有些厌倦，那三个同事的妙論，不論是袒护政府或者是反对政府都不大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他不了解各党內部和两党之間所进行的斗争的底細究竟是什么。关于一些政界人士，和报纸上常常提到的那几个人，他还只知道他們

的名字。

突然，一个《迪米内塔》报社的又瘦又小的驼着背的新闻记者波裴斯庫·拉卡魯出現了。看样子挺神气，好象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似的，《世界》报的代表从瞌睡里醒过来，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問道：

“怎么回事，老朋友，他們开不开会啊？开也好，不开也好，你是知道的，我都无所谓！”

“少說廢話，会是一定要开的！”波裴斯庫·拉卡魯說，“会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件；我告訴你一件惊人的消息，內政部的秘書长刚刚告訴我們的，外边還沒人知道……据說在多瑙河上的一个小城里，他不肯明确說是哪一个城，可能是热尔热城，在今天早晨，应征入伍的預备兵譁变了，他們打死了两名軍官。另外几个軍官受了重伤；然后他們帶着武器回到自己村子去了。嘿，連軍队都靠不住了！你想想，这个消息該在政府中引起多大的震惊啊！……暴乱已經到了沃拉斯卡省，有消息說，好象在布加勒斯特周围的伊耳佛省的农民都动起来了。如果首都受到攻击，軍队和作乱的队伍互相响应，搞到一起，那又該变成什么情况呢？……听說政府为了慎重起見，已經考虑到請求奧地利派兵来干涉，若不然，国家可就危险了……”

新聞記者的这个报导引起一陣混乱，邻近席間的几千好奇的人为了听得更清楚些，就探出头側着耳朵来听着。但有一个記者不以为然地說：

“哦！大家都知道，在这时候有多少令人討厭的謠传……”

“令人討厭的謠传？”波裴斯庫·拉卡魯打断了別人的話，气忿地說，“你沒有了解到这个消息是完全可靠，是內政部的秘書长向一伙議員談出来的么？……哎，傳說的时候过去了！我要把



它登在报上，但是，得問政府是不是讓登……”

“把这个新聞登出来，我才不費那个劲呐！”半睡半醒的比迪迪烏說道，“这是沒用的，我們只刊登官方的报导……”

“所以你們才是思想卑劣的机关报！”一个年輕的好爭論的人說道。

“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比迪迪烏聳一聳肩膀說，“难道你竟然認為《世界》报是我的嗎？”

大厅中开始活跃起来。秘書和職員在主席台上忙开了，忽听传达員在走廊里喊起来：“議員先生們請入席吧！”提屠在大厅中觀察大家面孔时，看見戈古·約內斯庫正用眼睛在妇女席中找他妻子，他和他的妻子交換了几个眼色。厄日妮也看見了提屠，就用眼色把提屠指給了戈古。工夫不大，戈古就从新聞記者席下对提屠喊着說：

“开完会你就带着厄日妮到下面等我！”

于是提屠看見了厄日妮，恭恭敬敬地对她鞠了一躬，她也亲切地向他一笑。

會議开始了，主席台上有人机械地念官方公报和議會程序以及其他文件时，大厅中还是喧嚷不止，沒人听。

部长席上只有一位面无血色的人坐在那里。随后主席以响亮的声音报告說：

“請报告員講話！”

于是一个留胡子的矮胖子先生上了講台，以一种沈悶平板的声調念着关于豁免汽車用油的一切捐稅的法律草案。坐在席位上的議員們紛紛議論的声音盖住了台上的报告，好象他們有点替报告員害羞似的。

“你們看，在这种时候他們所关心的还是这个！减免三十个

百万富翁坐汽車到处游逛的捐稅！”《世界》報社的記者一邊寫着筆記一邊囁嚅說。

幾分鐘後，傳達員又喊起來：“議員先生們，請投票表決吧！”

“我們走吧，先生們，這兒沒有一點可辦的事！”一個新聞記者很快地收拾好他的文件說。

提屠等戈古·約內斯庫從票箱前走過時，就同厄日妮下來了。

“我忘了誰跟我說的，也許是德利塞亞努對我說的，你同于加到阿馬拉去了一趟？”戈古很不安心地向提屠說，“那麼有什麼事？……你再也想不到我們提心吊膽到什麼程度！你想想，親愛的，正在這個時候，娜迪妮到鄉下賣她的地去了！她今天中午坐汽車去的……你認為怎麼樣？”

年輕的提屠想叫他放心，就說他昨天晚上剛從阿馬拉回來，那兒都挺平安，一切都有次序，戈古眼里幾乎流出淚來，接着說：

“可是，你沒有聽說，沃拉斯卡農民們已經起來搶奪和殺人了嗎？……連布加勒斯特都不保險了，她還到鄉下去！天吶，我总觉得有點靠不住！她是多么任性啊，多么固執啊！真是使人想不到的事！在這種時候只要能保住命，金錢、土地什麼都可以不要了！急于賣掉自己的土地又有什麼用？……的確，這真是惡運臨頭，要不然，那就沒法解釋啦……”

他們把提屠帶回家去，留他吃晚飯，整個晚上他們都在談論着娜迪妮。

## 6

農民們正在談論娜迪妮剛坐着汽車進了米隆公館的時候，

巴維爾·東蘇的孩子好象有人活剝了他的皮似的喊叫着走近酒鋪。

“哦，他揪下了我的耳朵！……哦，他揍死了我羅……”

瓦西爾·資達魯正站在人群的外邊向這孩子說：

“誰揍了你？科斯塔卡……嘿，……你還不想說嗎？……為什麼你不告訴我誰揍了你呢？”

巴維爾·東蘇已經回家去了，要不然他老早就會跑出來問他為什麼哭。孩子知道他爸爸不在這裡，因此他也不回答瓦西爾，徑自走過去，仍然大喊大叫，聲音越叫越高，好象他挨了揍要叫全村人都知道。

一個婦女跟在孩子後面走過來，覺得有責任替孩子回答瓦西爾：

“汽車開過來的時候，他還不躲開！貴族們稍微推了推他。”

資達魯搖了搖腦袋說：

“那麼這些貴族們沒有別的事干了，專跟孩子們吵嘴來啦？”

挨著他站在那兒的兩個農民，也同樣議論起來：

“的確，他們為什麼要揍孩子呢？……他也沒有動他們的財產啊！這不行！……”

依納特·塞塞爾生起氣來了：

“他們欺負咱們還不夠，還要欺負咱們的孩子。他們趕走了我的豬，要把我的孩子們餓死……不用說，這就是最卑鄙的行為！”

別的人也插嘴說：

“讓他們叫孩子們安靜地呆會吧！……他們為什麼要欺負這些可憐的孩子呢？……孩子們也碍着他們的事了？……哦，老天爺，你懲罰我們够苦的了！……不過這也怨我們，因為我們

太軟弱，太胆小了！……如果他們知道咱們要用棍子跟他們講理的話，你看他們還敢這樣輕視我們嗎？”

陶德爾·斯特林布气得滿臉通紅、兩眼圓睜，大聲喊叫道：

“如果他們揍了我的兒子，瞧我怎麼樣叫他們鼻青臉腫！”

特利封·居如站在酒鋪門前的一伙人中，安詳、冷靜，象往常一樣用非常沉著的語調說：

“只有‘恐怖’才能教他們循規蹈矩！”

人們吵成一片，听不清是誰在說話，這些農民一邊听着、吵嚷着、詛咒着，一邊擁拥挤挤，一會兒涌到這邊，一會兒又翻回那邊，好象一股方向不定的風來回地刮着他們，大家都掙扎着，憤怒激發着憤怒。

酒鋪掌櫃布徐奧克正站在門前，知道了這兒亂糟糟的原因后就向特利封說：

“你們說的是巴維爾的孩子嗎？提起這個小家伙來，……你們不必為他着急。他是村子里最壞、最搗亂的孩子，在全村里再也找不出另一個象他那樣的孩子來！特利封，有一天你在这兒還親自罵過他呢；他干了什麼事，我倒不知道……”

酒鋪掌櫃這麼一說，就好象一盆冷水潑在農民的頭上。人們沉默了下來，好象大夢初醒一樣。就連特利封也覺得不得勁似的，開口承認說：

“那是……”

但是，彼得的鋒利的話立刻打斷了他的猶疑：

“可是，克里斯代亞老爹，就因為貴族揍了他一頓，你就說孩子的不是嗎？”

這句話剛說完，人們立刻又騷動起來，如同火焰從火堆中爆發起來一樣，特利封還沒有閉上嘴就怒氣沖天地接着說：

“好啦，掌柜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是站在有钱人那边的。所以当贵族揍我们的时候，你并不着急。”

布徐奥克这时观察到从农民群众中已经燃烧起一种愤怒的火焰。就在刚才，他还以为这些不言不语的人们，由于有人稍微揪了揪村子里公认最坏的孩子（这个浑蛋孩子给巴维尔·东苏惹了多少麻烦，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耳朵就操心到这样，真是可笑极了。但是现在酒铺掌柜不知不觉地也和大家一样地气愤了，并且生气地说：

“咳，你说我是站在贵族一边的？……特利封，你这样侮辱我，你不觉得可耻吗？浑蛋，你利用了我，不是吗？你现在却听信彼得这种人的挑拨，彼得这家伙，他整天都在贵族公馆里拍马屁，反倒来这儿跟我逞英雄，哼！……”

“你这是从哪儿说起，克里斯代亚老爹，说我给贵族拍马屁，”彼得挣扎着要凑到酒铺掌柜跟前，“我是怎样拍来的？克里斯代亚老爹，……是因为我在贵族家里干活么？就为这个吗？……我问你，老贵族那儿的许可证是给了我呀还是给了你？是谁叫你能开酒铺雇人发财的？……你们让我过去，别拦我，我要他回答我！我不能让他拿我在全村人面前开玩笑。我不能叫他把我踩在脚底下！”

“去你的吧，彼得，就会瞎嚷嚷，村子里再也找不到象你这样的第二个人！”酒铺掌柜看见人们拦着彼得，劝他消气，他挣扎不出来，说话时态度就更和气了，“你是到处找岔！看你嚷嚷得多凶，多么厉害！你以为从你退伍回来后，我没有注意到你么？看样子好象村子里搁不下你了！……慢慢来，小伙子，你还年轻啊！别妨碍我们活着，也让我们有时说句公道话！”

彼得更火了，老乡们越拦他不让他过去他就越嚷嚷得厉害，

可是酒鋪掌柜的聲音却越來越溫和了。

“躲開，雷翁特老爹！”彼得喊道，“讓我過去，陶德爾！你聽見沒有？他多欺侮人啊！我要叫他這塊肥肉，給我講清楚，我哪兒作錯了，竟叫他這樣挖苦我！”

“住嘴！我的孩子，他也沒有揍你啊！”雷翁特·奧爾比索搖擺着他的胳膊說，他由於能參加到這場爭吵中來而感到驕傲。

“他揍我一個耳光也比用這樣的話罵我一頓好得多，”彼得老是掙扎着喊着，但是沒有剛才那麼大的決心了，“我也沒有偷過他什麼東西，雖然我向着孩子，我並沒有罵他。”

“我們就是這樣，”陶德爾·斯特林布苦悶地說，“貴族老爺揍了我們一頓，我們不拿起棍子去揍他，或者至少向他提出抗議，反倒因為他們揍了我們，我們自己先彼此打起架來。”

“你說得對，陶德爾！”依納特·塞塞爾也以沉痛的聲調嘟嘟囔囔地說，“再也沒有比這個說得對的了。”

“好吧！我不是個愛找岔的人，可是別人要欺侮我，不論他是誰，我也不干，他要給我三拳我照樣回敬他三拳！”彼得一邊整理他在推推搡搡中弄皺了的衣服，一邊叨嘮說。

農民們安靜下來不再爭吵後，巴維爾·東蘇帶着一副好象剛送殯回來的苦臉來到了人群中，農民們都懷着好奇心立刻將他圍起來了，仿佛在他的身上就能找到希望似的。酒鋪掌柜為了給他剛才的意見找根據，站在門檻上喊道：

“巴維爾，你說說你那孩子遭到了什麼事？……這些貴族老爺把他怎麼了！”

“哦，最好別再提這事，克里斯代亞！讓我自認倒霉吧……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象我這樣倒楣的人了！”農民巴維爾以一種憤恨勝過痛苦的聲調喊着說。

他接着就詳細地敘述了當時事情發生的經過：科斯塔和瓦西爾·賈達魯的孩子坐在他姥姥的小門口上安靜地玩耍。

汽車來到時，孩子們雖然有點害怕可是由於貪玩，仍舊好好地坐在原地沒動，想看着汽車開過去，就如同大家剛才看着汽車從這兒開過去一樣。天知道車里的貴族們想起了什麼，汽車突然停下來了，那德國人立刻跳下車來，跑到孩子們跟前。瓦西爾的孩子尼古萊歲數不大，胆子又小，跑回院子裡去了，要不然他也会受到折磨的。科斯塔安靜地坐在那裡沒有動地方，他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麼錯。他很納悶，德國人為什麼一個勁地只按方向盤上的喇叭呢？但是德國人一聲不響，抓起孩子的耳朵揪了又揪，擰了又擰，直到揪下一半來，隨後把他按倒在地拳打腳踢要揍死他。揍夠了還用德國話罵了他一頓——天知道他罵的是什麼！就上了車滾到老貴族家去了……

“現在他的耳朵還在流水，里边一定潰膿了，該死的東西！”巴維爾好象在祭壇前那樣地划著十字，接著說，“我讓我老婆照看著他，同時也打發人去找他姑姑——尼斯多爾的妻子納斯塔西亞來幫助她。……你們知道，她是內行，前兩年臧菲爾的女兒被打麥機壓壞了手就是她給治好的……我上這兒來的時候碰到魯加老爹，他叫我把孩子送到匹特茲蒂醫院去，我是要這樣作的……沒有別的办法……可憐的孩子，我看著他難受得心都要碎了……可是我又怕這樣辦一點也不管事，花了一大筆錢結果他仍然落個一輩子殘廢……唉！”

他說完了，嘆了一口氣，又作了一個失望的手勢。在他講話的時候，與他不斷點頭表示同情的農民們現在都不出聲了。不一會，賈達魯如釋重負般拉長聲說：

“我很奇怪，一个小孩子会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立刻十几个人异口同音地說了起来：

“是的，是的，肯定的，小孩子会干出什么来呢？……”

在这些声調中，听出了酒鋪掌柜布徐奥克的一种命令的声音：

“巴維尔，你为什么拉着你的裹着綑帶受着痛苦的孩子，到貴族公館去，立刻向他們要求賠償呢？”

巴維尔听到这些話，有点惊惶失措了，他向酒鋪掌柜掉过头去；在他周围的其他人以响亮的声音鼓励着他說：

“去吧，巴維尔！……科斯提卡一定有理！巴維尔，不要迟疑！……他應該給你錢！”

巴維尔結結巴巴地說：

“咳！你們要我去找挨揍嗎？……你們也不想想，他們能怕我这样一个可怜虫么？……”

“巴維尔，我跟你去！”彼得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跳出来說。

“咱們大家都去！”一个头戴羊羔皮大帽子的小矮胖子說，“只要咱們在一块，他們决不会把咱們都揍一顿！”

“少廢話，賈沃里拉，不要尽說小孩子話！”依納特·塞塞尔很快地說，“那一天，我們为伊翁的事不是都到貴族家去了么，可是米隆貴族把我們当狗似的都赶出来了……”

“唉，如果我們总是这样讓步，肯定地說，他們一定会把我們赶出来的！”特利封以不愉快的粗浊声調自言自語地說。

“为什么允許他們这样做呢？……决不應該讓他們这样下去！我們不是狗！”許多人喊着說。

“最好給他們一把火点着，叫他們这些杂种只剩点灰！”一个象刀子般尖、霹靂般响的声音喊道。



大家都轉向莫蘭特·海魯威穆，他昂起頭來表示敢作敢當。同時大家聽到好象發出警報似的汽車，帶着勝利的聲音又回來了。

“汽車來了，汽車來了！”大家好象一下子就忘了莫蘭特的那句帶有煽動性的話，都以一種震驚的聲調小聲地說。

農民們都站在跳霍拉舞的平台上和道路上，從左邊排水溝到右邊排水溝都站滿了，大伙一直站在那兒不動，攔住了路……但是一看到汽車從遠處開來時，就有人用一種畏懼的口氣說：

“老乡們，躲開吧！小心點，車子來了！”

農民們只好慢慢地讓出路來，他們都擠到路邊上去。汽車好象在重復着忿怒的尖聲喊叫。汽車離得越近，發動機的隆隆轉動聲和連續不斷的排氣聲就越大，以致將村中的說話和喧嚷聲都蓋住了。農民排在道路兩旁，好象老年的衛隊似的以迷惑的眼睛和憂郁的面容看着汽車開過去。只有酒鋪掌櫃從門檻上象往常一樣脫帽致敬。車里边一只嬌嫩的手以優美而友好的手勢向他揮了揮。這時候，彼得好象再也忍受不住了，跳到剛開過汽車後邊的路中，憤怒地吼着：

“噯，噯！……”

這種反抗的“噯，噯”聲同時從別人的胸膛里迸發出來，特利封抓起一塊石頭，咒罵着冲着汽車後邊扔過去：

“他媽的，強盜們！”

但是發動機的聲音比農民憤怒的聲音還高。車子里留着小胡子的先生仿佛懷疑到有什麼事將要發生，回頭看了一會，看到了農民們憤怒的面孔、舉起的拳頭和特利封扔的石頭。他吓得驚惶失措突然掉過頭，緊縮着肩膀等着挨揍。酒鋪前面汽車噤

囔的声越小，路当中大伙的阴沉的怒吼声就越高，随后，一个坚定的沙哑的声音喊道：

“……这些狗财主，坏蛋！”

## 第八章 火 焰

### 1

第二天早飯前，普拉塔茂努帶着他招待在哥里加努的奧蘭波·斯塔沃拉律師坐着兩輪馬車來到萊斯貝濟。

“我們平安地到了，律師先生！”趕着馬車的農場主說。他旁邊坐着律師，後邊坐的是阿里斯提德。

“我看到是到了，但是否到了平安地帶，還得以後才能確定！”斯塔沃拉回答說。他當時心情不安，一個勁兒地摸着他那灰白的胡子，一邊向四外觀看，好象說不定什麼地方會突然跳出一伙暴亂的農民來一樣。

“不要怕，親愛的先生！”農場主以帶諷刺味而又好象保護者的口氣說，“農民還不象城里人們想象的那樣瘋狂！農民天性善良，甚至善良得也許有些過分！”

斯塔沃拉律師不滿意他這個類似安慰的說法。他當時害怕得心情不安，並且看到各種各樣的危險是這樣多，使得他好象不斷碰到鬼怪似的。他從內心里咒罵那種不忍拒絕一位年輕太太的無聊的任性的倒楣感情。他怎麼應該離開他那布加勒斯特的寧靜舒適的環境，跑到這被暴亂的波浪所激動的鄉村來冒險呢？

象他那样岁数的人，来到这里担惊受怕，哪如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一边慢慢飲着咖啡，一边吸着上等雪茄看看报纸上登的农民闹事的消息好呢？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在别的事情上已经体验过了），如果感情用事，就既对事不利又有损感情。那么，是什么力量叫他为这个女主顾效劳到这个地步呢？肯定的，她美丽而动人，这就是把他引到这里来的原因。那么至少他从中得到点利益也好，事实并不如此，直到目前，她还没有付给律师替她办理离婚案件的出庭费，律师到手的只不过是那笔预付的手续费，他却拿她当作了高贵的主顾。他总不能原谅自己，当一切报纸报导混乱和暴动已经发展到全国时，就在最后离开布加勒斯特的时候，他也没有拒绝动身。如果留在匹特兹蒂也好啊，至少那里驻着军队。特别糟的是他从路过的乡村中看到了一副一副凶恶的面孔，不知道他们一伙一伙地聚拢在一起嘀咕些什么，这简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谋反……律师一夜没有合上眼，不断地看门上的锁，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跳起来。不管农场主怎样善意地安慰他，也不能完全使他安心。谁敢保证农场主不跟农民串通一气呢，谁又敢说这些强盗不能突然闯进他的屋里来呢？车子开到公馆的大门前，律师看见院子里站着五个农民。

“唔，这兒也跟别处一样！”律师打了一个寒战，用手指着那一伙人向农场主说。

“这些都是好人，律师先生！”普拉塔茂努为了使他放心，回答说，“这些人我敢保证！……我和他们都很熟，唉！……戴白帽的那人就是马太·杜尔马努，他不仅是个富裕农民，而且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恐怕你将要跟他打交道；他是合伙买娜迪妮太太地的人。”

斯塔沃拉律师昨天已经到老公馆的院里来过两次，一次是

刚来到的时候，第二次是从米隆·于加的家中回来的时候，不过都没有进到里边去。现在，他好象没有看见过似的仔细观察这所房子和院落，立刻很不高兴地嚷起来：

“住在这类的房子里一点也不保险。四面敞着，谁都能进来……要是有人活活地把你掐死，再放把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谁也拦不住他。”

普拉塔茂努一声不吭，只是微微地一笑，在他们后边的阿里斯提德偷偷地笑律师胆怯，捂着嘴怕笑出声来。

的确，公馆有点不象样，特别是那些偏房。原来偏房由农场主随意使用，负责修缮，正房由戈古·约内斯康留用，前几年修理过了。普拉塔茂努把大部分偏房当作了堆房和仓库。马棚和家畜棚几乎空着。管家杜米特鲁·契乌利契有一匹小马，一头奶牛和几只家畜，准备贵族来这儿住时，一旦要用可以应付几天急需。贵族逗留的日子多了，农场主就得设法从哥里加努弄来食物。这儿，这么宽阔的大院子，只住着杜米特鲁一家——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农场主看杜米特鲁是个安稳的人才留下他叫他住在这里。杜米特鲁的妻子在匹特兹蒂当过厨娘，她会给贵族作很好的菜餚，大女儿伊莱亚娜是个很能干的女仆……至于一切别的活，杜米特鲁是习惯叫村里妇女和男子来干的。公馆只有在一些贵族来聚会的时候才看得出有人住，这时候院里人来人往，有了活动和响声，才显出一点生气。

现在，司机正在车房里，一边起劲地哼着一支德国歌一边擦车。几只鸡和鸭子在院子太阳地里徘徊。瘦得一张脸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留着胡子驼着背的杜米特鲁很快地走过来搀着贵族们下车。他回答普拉塔茂努的问话，说太太已经睡醒，刚才起床，这时正在镜子前梳洗呢。

从紧挨正门的平台那里，农场主领着斯塔沃拉走进长廊，他们在那儿等了几分钟，直到伊莱亚娜来请，才进客厅去。她说太太一会就出来招待他们。客厅是在左边，挨着戈古·约内斯库的一间办公室。右边是饭厅，中间隔着一间小屋和直接跟走廊相通的一间卧室。戈古把这小房间又截为两半，把一半改为现代式的浴室，只有从卧室才能进去。饭厅中有条过道，通到里面一间餐具室。过去就到了大厨房，再过去就是杜米特鲁·契乌利契和他家人住的屋子。

娜迪妮就好象春天的太阳那样鲜艳、明媚，轻巧地进了客厅。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啊，我的刚强的骑士，还难受吗？”……娜迪妮温和地对斯塔沃拉打趣说，“天呐，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谨慎的人，我会另外找一个律师，不叫你受这个罪了！”

“哦，太太，你真会开玩笑，因为你沒有生活經驗！”律師不安心地說，“不幸地……”

“不是的，斯塔沃拉先生，我求你不要再难过了！”娜迪妮这回郑重其事地说，“你想用尽一切办法来使我后悔来到这里吗？那决办不到！说到乡村，我觉得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意思。今年的春天比哪一年的都好，也许我是这样看，因为我是正要……哦，最好还是谈我们的事吧！”

两个人交换了一个彼此会意的眼神。关于娜迪妮的事情，他俩昨天从午餐后一直谈到半夜。这样的谈话，对律师是很合适的，这样，可以延迟他去睡觉的时间，因为他非常怕睡觉。普拉塔茂努向娜迪妮建议——斯塔沃拉也赞同——要她在正式谈判以前首先确定她的地卖给谁。因为同好几个买主一起磋商，不能谈到实际问题，这只是浪费时间，也是白白找麻烦。本来，

娜迪妮的地應該賣給普拉塔茂努，不應該賣給別人。但普拉塔茂努怕人說他強迫娜迪妮賣給他。他知道，如果這塊地出賣的話，只有他要買這塊地，因為他才了解這塊地值多少錢，只有他才知道這塊地能出產什麼。從前，普拉塔茂努向娜迪妮再三提出要買她的地，要是在那時候結束了這件事，那是多聰明的舉動！但娜迪妮沒有聽他的話。今天局勢變得對她不利了。有農民暴亂，沒人再敢投資到鄉村的土地上，也沒有人能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樣的事。至於普拉塔茂努，現在最大的奢望也不過像拍賣行里競買的主顧一樣。最後雙方的契約還要等到將來平靜的時候才能訂立。

娜迪妮現在聽到律師提出的一些疑難感到不耐煩了。她毫不猶疑地打斷了律師的話，她說正是因為自己不會料理才請律師來，並不是請他來給自己指出妨礙賣地的困難，可是律師還要繼續提困難。娜迪妮為了結束這件事，向律師說：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已經向你說過，我準備把我的地賣給能出最高價錢的和能付現款的人，至於其中細節都由你去處理……”

“是的，但是我們不能舉行拍賣呀！”斯塔沃拉提出疑問來說。

“難道我們不能聽一聽大家提出的不同評價，然後再作決定嗎？”娜迪妮笑着說。

“請你允許我說，太太，在別的時候也許是可能的，”普拉塔茂努插嘴說，“可是現在不是做這種嘗試的好時候。”

“這就是說因為農民的緣故，”娜迪妮回答說，“好吧，我並不反對把我的地賣給農民。我曾答應跟他們談談。如果情形是這樣，我們只好這樣辦吧！”

“我怕这是白費事，太太！”农場主說，“就算农民想买吧，他們要出最低的价，并且也要說一說付款的方式，因为他們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沒有其他的本錢！”

“啊，不，这可不行！”娜迪妮不同意說。

“現在他們还想要你的地，可是沒有条件！”普拉塔茂努接着說。

“什么？沒有条件？”

“就是說一个錢也不給你，他們拿去分。”

“哦，他們怎么想的！……”

“不管怎么样，他們总是这样想，也总是这样等着。現在的情况好象對他們有利了！”农場主又說。

“我們在報紙上看到許多地方的农民，在光天化日之下貫徹他們的主張，我們對他們那种大胆的願望还当作新鮮事来看，这就有点不識时务了。”斯塔沃拉从齿縫露出声來說，“所以肯定地說，挑选这个时候来出卖土地，显然是錯誤的，特别是我們要在当地作这种尝试。本来，这种摸索很可以在布加勒斯特进行。”

“我明白你的譴責，”不愉快的娜迪妮反駁着，“但是你为什么沒有在布加勒斯特对我講呢？”

“我不是預先告訴过你現在到乡下旅行是有危险的么？可是你沒有听我的話。”

“先不談旅行和危险吧。如果当初你对我說，选择的时间不合适，或者这件事情在布加勒斯特一样可以办理的話……”

“你說得对，太太，我沒有这样作，我承認……”

律师觉得他并不是沒有給娜迪妮提出过意見，錯誤在于他糊里糊塗地离开了布加勒斯特。目前，他已不把娜迪妮的事放在心上，他只关心到自己的麻煩。律师只想着今晚怎样才能



不再睡在哥里加努而且立刻动身回布加勒斯特去。他不敢把昨晚汽車經過阿馬拉时，他从車里回头看到的情景告訴娜迪妮和农場主；恐怕他們不相信，还要譏笑他。連他自己也不敢十分断定……或者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的脑子里偶然浮現出来的幻想吧。但是昨天可能是个偶然的幻想，明天就会变成痛苦的事实。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一个上了岁数而又是个精神焕发的人，就讓这些疯狂的农民杀了嗎？不，他應該尽量利用一切还可能找到的得救的机会。

“現在，太太，你也應該忍耐一些！”普拉塔茂努接过来说，“你来得很对，这样就能使农民知道你还不肯放弃你的地，不是象他們所想的那样。我們还得等这种鬧事的风气稍微平息些，这个用不了几天……今天省长要从这里路过……他正在省里給农民講話，好使他們平靜下去，治好他們的幻想病。”

“可是对于老于加怎么办呢？”娜迪妮又問道。“我昨天只問了他一声好。我不願象一个偷跑的人。我們應該和他商量一下，別讓他認為我要……”

“不，不，太太，”农場主說，“你放心吧，这时候他也不想商量这件事，暂时你先安靜地休息休息，明天我們再看。如果米隆·于加先生有事要和你商量，他会先通知你。”

娜迪妮虽然不願意这样办，但是她承認这种办法也很合理，她好象刚了解到事实的真象似的直截了当地說：

“那么我干什么来了？如果按斯塔沃拉先生刚才的囑咐，我必須等到暴风雨过去以后，那我何必到这兒跑一趟呢？”

“你不用后悔，太太！”普拉塔茂努安慰她說，“你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上帝保佑你也将会完成一件好事！”

于是他們漫談起来。两个鐘头的工夫，来回地反复着同样

的問題和同樣的答案。沒有得出任何結果。娜迪妮請斯塔沃拉陪她吃午飯。農場主在告辭的時候答應晚上來接律師。

“我倒希望你追求我，不要淨拿農民們的可怕的事情來吓唬我！”娜迪妮當普拉塔茂努告辭時，向他打趣地說。

斯塔沃拉當時有些吃驚，諂媚的笑容掩蓋不了心神不安，趕緊用手摸着他的小胡子。

院子里，阿里斯提德不耐煩起來。他為了消磨時間就同伊萊亞娜的父親談起農民們的鬧事，他一邊高談闊論一邊當着他的面掐了伊萊亞娜一把。杜米特魯鄭重其事地問阿里斯提德是否人們當真要把土地分給農民們。

“唉，我的孩子，我辦完事了！”普拉塔茂努很快地從平台上下來上了車。阿里斯提德坐在他身旁時，他又小聲地補充了一句說，“唉，你母親又要不放心啦。”

車子一上了路，就遇到馬太·杜爾馬努和剛才好象等着他們的農民們。果然，馬太一揮手叫他們站住了，他一個人湊近車子來。

“有事嗎，馬太？有什麼过不去的事？”農場主跟平常一樣和顏悅色地問道。

馬太從馬前邊繞到普拉塔茂努坐的這邊。他臉含怒意，瞪着眼睛，一只腳蹬到車子腳路上，趴到農場主的耳旁很神秘地說：

“先生，關於巴巴羅亞卡的事，你要老實些。要不然就要鬧事了！”

普拉塔茂努的臉刷地一下就白了，但為遮掩他的不安，仍然以柔和的聲調反駁說：

“又出了什麼事？我不是向你說過嗎，如果你們要這塊地的話，我決不再要了……”

“那么这位太太在这兒搞什么鬼呢？”馬太怀疑地問道。

“也許她想卖掉这块地吧，終归是她的地！”

“正因为这样，我才告訴你不要參加到那里头去，我們不許任何人搶走那块地！”馬太帶着威吓的样子又說。

“关于我这一方面，請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們取得娜迪妮的同意。”农場主裝出一种袒护农民的口气結結巴巴地說，但是这种做作一点沒有成功。

“大家会看見我們跟她怎么办！”馬太回答說，“哎，先生，你可不要怪我沒有預先告訴你！”

“馬太，你听着，我的話說了就算数！”普拉塔茂努斬釘截鉄地說，“我是說一是一，你要記着，馬太！……祝你走运！”

馬太給他讓开路，嘴里还吆喝着什么，这时农場主催他的馬往前走。

“吁！奥尔太克<sup>①</sup>！……快点，天不早了！”

## 2

“今天怎么啦，都呆在家里不出門啦？”酒鋪掌柜在酒鋪門口往大道上了望已經有二十次了，很奇怪地向着司彼利东說，“从你这样的主顧身上一輩子也捞不着什么油水，司彼利东。”

司彼利东已經喝了一小杯烧酒，这回是付了現錢的，他还想再喝点，他知道布徐奥克是不会賒給他的。他的名字早就上了酒鋪掌柜的帳，而且有很久沒有給过酒鋪掌柜一点东西来减少他的欠債。他为討酒鋪掌柜的欢心温和地說：

---

① 奥尔太克，馬名。

“唉，天气好转了一些，农民们也许在动手擦犁杖，以便将来大家分地的时候，不致于没有准备。”

“当然了，你看不见贵族们正急着出卖他们的地么？”布徐奥克站在门槛上，背冲着他，用一种讥笑的声音向他说；随后回到柜台后边又接着说：“你说说，司彼利东，你是个醉鬼，你真不走运，但是你到底比别人机灵……你至少别把光阴浪费在追求无聊的事情上！”

司彼利东上了年纪，身体衰弱，脸上显得很难看，他哽咽地说：

“别人喝酒是为了快乐，而我呢，克里斯代亚先生，我只是为了解愁。自从老伴死去以后，我的儿媳妇讨厌我，什么都不管我，一不高兴还要谩骂几句，我就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一样，挣扎着活着……”

“好啦，我知道你的事，老家伙！”酒铺掌柜打断他的话说。

“我的事你是全知道的，你看怎么办。”司彼利东懊丧地瞧着敞开的门口，嘴里嘟囔着说。这时，腓立普·伊利约萨的孩子穿着鞋子，身上收拾得挺干净，走了进来。

“爷爷让我来叫你给我……叫你给我……”孩子往柜台上一靠，细声细气地叫着说，他的两只眼睛不住地往里边货架上瞧。

“给你拿什么，安东涅尔？”布徐奥克笑着问道。

“你给我……一斤煤油，我们的瓶子打碎了，要借你的瓶子来盛。”孩子想起了大人叫他办的事，高兴地说。

“你有钱吗？还是……”

“我有，给你！”安东把手里攥的钱得意地向掌柜的一晃，说。

德拉高斯太太刚从匹特兹蒂回来，她到那儿去探视了她那

被关起来的丈夫。她坐火車到科斯太什蒂，从那兒以后就得凭运气了。虽然她愿意多給車錢，可是連一輛馬車也不敢冒险出城。

回来的心情比去时还要难受。星期一，她在一些有权势的人家的接待室里足足等了一整天，都沒有用。她用尽心思才得到检查官的許可給她丈夫留下一些食物和錢。她对营救她的丈夫并没有灰心。

第二天，星期二，她改变了主意。她对有关的职员行了贿，这才得着和她丈夫伊翁談一会話的机会。伊翁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起来。也沒有人告訴他被捕的原因，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問过他一句話。但是，小学教員相信把他关起来为的是不讓他鼓动农民起来反抗貴族。他一談到这个，就笑起来了，并且补充說，在目前，他远远地离开阿馬拉更好，因为他如果在本村，只要发生一点小事，貴族們就会把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小学教員的妻子芙劳丽卡哭哭啼啼地叙述着，老人們一面听着，一面搓着双手。

“唉！我們不能再长期忍受下去了，我們要报复，叫他們自食其果！”尼古萊·德拉高斯以一种充滿仇恨的語气憤怒地說。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呆着好，尼古萊，別參加到那些事里去！”芙劳丽卡擦着眼泪向他說。“只要一出事，那又会加到伊翁的头上，人們会說是他挑唆你去的……”

“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扔了喂狗，我也要跟这些家伙算帳！”小伙子回答說，“你不要拦我，也不必着急，就連老天爷來說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你放心吧！”

“好啊！特利封，”雷翁特·奥尔比索肩上扛着鋤，在大道上站了一会，喊着說，“你开始干活啦？”

“是的，我什么活也干……”特利封从他家门口回答着，同时锤得更欢了。

“你打的是镰刀，还是……”雷翁特一点也不以为奇地向他说。

“我要把它磨得快快的！”特利封低着头说。

“我想，你是要在下种以前就收割吧？”

“是的，如果需要……我为什么不那样作呢！”

一辆牛车要向敞开着的大门拐进来。马兰·斯坦手里拿着一根象鞭子的东西，跟在空车后边，向正在土台上玩的孩子喊道：

“躲开，孩子们，小心让牛踩着！……躲一边去！”

随后他急了，很快地跑到牛前边拽住牛大声喊道：

“你要往哪里走，浑蛋？”马兰喊道，“哟！……我可要抽你的背脊啦！……唉！……怎么啦，你病了？你也成了贵族？嘿！等着我给你个样瞧瞧！”

他咬着牙用那鞭子把一下一下地敲着牛鼻子说：

“你再装贵族，我就要你的命！”

“我们怎么办呀，岳父？”腓立普·伊利约萨向正坐在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的尼高丹教士说。“天气好了，地也干了，我脑子里不住地盘算着种地。老这么呆着真可惜……可是我看人们……”

他不再说下去了，脸上流露出一种询问的神气。教士因为年纪大和忧愁而生了病，一想起他的儿子他就感到苦恼，也越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一到冬天不是腰痠就是腿痛，嘴里不住叨念

他活不到明年的夏天。但是，他一看见早春的阳光，就感到好些，并且也觉得生活的可爱。现在他忧郁地回答他的女婿：他的女婿好象短粗短粗的树干似的直挺挺、呆板地站在他的身旁。

“难道我知道么，腓立普？当然应该干……但是如果人们……”

随后改了声调说：

“你说他们不干活还等什么呢！……”

“他们彼此煽动，”腓立普自言自语道。“结果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和贵族订农业合同，只用我们的一小块地……”

尼古丽娜给她父亲端来一大杯开牛奶。刚才腓立普也和尼古丽娜说过了，使她这个急性子冒了火：

“人们全都变成疯子了，尽想一些糊涂事……早晚大家都闹得没饭吃！你信我的话吧，事情就是这样！”

“最坏的是谁也没有一点准主意！”腓立普慢条斯理地说，“好叫人们知道应该干什么……”

“我们对农民不应该抱着敌对态度，”教士把牛奶杯紧紧地握在手里用它来暖手，接口说，“别人怎样作，我们也怎样作，我们不能另出花样……”

“但是，人们要闹起事来，腓立普可不要参加进去。他是个有家眷的人，不应该向这些不要脸的人学，他们只等着一遇到机会就破坏，抢夺，你还记得吧，去年冬天我们的猪肉铺就叫他们偷了！”尼古丽娜愤怒地说，“他们不会给我们吃的，也不会帮我们的忙，我认得你那些农民，我不愿意听到他们的事！”

腓立普很喜欢他妻子的这股勇气，粗声粗气地说：

“这是真的，没有想到农民变坏了……”

过了一会，突然，尼古丽娜不安地喊起来：

“怎么安东涅尔还没有从酒铺里买回煤油来，出了什么事？……他去的功夫可不小了，可是……”

“少說废话，一个女人！听见了没有？要不然我就揍你，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也叫你改改你那教训人的脾气！”气急了的依納特·塞塞尔在院子里向常常麻烦他的妻子吆喝着。

“啊，你逛了一天，倒张嘴就骂人！可是我和这些孩子，你说该怎么办？拿什么来填肚子？我求遍了人，东家借西家摘，已经到了没人给一点东西的地步了，连一把玉米也借不来了……”

依納特听他妻子说得有理，堵得他没话可说，因此更加暴躁起来。他拿修理篱笆墙来平自己的气。一会儿劈木头，一会儿又把它钉上，后来他把斧子放在木架子上说：

“唉，好言好语你就听不懂！你要我怎么办？要我上吊么？哼，只要你高兴我就来上吊……就在这儿……你和大家一样一点也不忍耐，只会在这儿象条狗似的汪汪乱叫，叫别人听了好象你不是女人倒是一条狗，大家都已尽了力啦，可是还得靠上帝的帮助啊！”

他妻子在走廊里仍然嘟嘟囔囔。她这悲哀的声调惹得她丈夫生气。在依納特旁边有一条又瘦又饿的狗懒洋洋地趴在太阳地里。他一看见这条狗，就引起了一种无名之火，好象狗在这儿休息就会伤了他的尊严。他猛地一脚，踢得狗翻了几个滚。

“滚蛋，再也不准到我脚边来转！”

狗汪汪地嚎了很长时间，叫人听起来很难受。狗的嚎叫声仿佛安慰了依納特。他终于消了气，又拿起斧子修理篱笆墙，一边小声地说：



“滾蛋。”

“喂！……喂！……是的，是的，阿馬拉宪兵分駐所！……我是包阳古队长……什么事？……是你么？波裴斯庫，想不到是你，我沒听出是你的声音……这兒沒什么事……是的……一切都平安，波裴斯庫，你在哪里，伊茲沃尔怎么样？……也好嗎？……你說什么？他們放火烧了貴族的公館？在哪兒？在多大不来斯底！啊，在代萊奧尔梦省……离中心地带还远着呢……是的，但总不是好事……宪兵們怎么办的呢？啊，那兒沒有宪兵……那么，这就明白了，要不然……你說啊，波裴斯庫，向我全說了吧，我听着……省长带着上尉来到了伊茲沃尔，他們刚走不过一点鐘，好。我知道他們要到我这兒来，我等他們。謝謝你告訴我。他們下午才能到这兒，不是嗎？……好，好极了……我把这边的事都告訴你……关于那边的情况你要告訴我……就这样办，再見，祝你走运！波裴斯庫太太好么？……我的迪迪娜很好……謝謝……我們也謝謝你……”

包阳古一边接着電話一边冲着太太打手势，示意她不要出声。他挂上了電話，悶悶不乐地說：

“你要我干什么，去你的，我忙着呢……”

包阳古太太天天看《世界报》。报上經常刊登的农民起义消息使她害怕起来了。这种起义事件每天登得这样多，竟超过她平常爱看的黄色新聞和各种报导。两天以来，她讀到一些起义开始向城內发展的新聞，就不断地問她丈夫应该怎么办，是否叫她留在这兒讓农民来杀……宪兵队长覺得他的軍人的威严已經被他太太想逃跑的心思破坏了；还由于他妻子当着宪兵和老百姓說出这些話，使他的弟兄們士气渙散，煽起了农民們的反抗情

緒，他首先溫和地責備了她，接着上了火又罵了她几句。可是她仍然固執己見：

“你替我打的是什麼主意，我的老爺？你要把我留在这儿好讓……”

“小心點，迪迪娜，你氣死我了！”包陽古趁着只有他們兩個人的時候，生氣地說，“你不是親耳聽見省長和憲兵上尉要到这儿來么？”

“我聽到，但……”

“那你就饒了我吧！我要把你的《世界報》扔到火里燒了，讓它見鬼去！你總這樣唉聲嘆氣弄得我想好好工作都辦不到了！老是說農民今天要殺你，明天要宰你。看樣子你是瘋了吧！……他們要殺你，就叫他們連我一块殺了吧！我就是為了和你死在一块兒才娶你的，並且也為了死在一块兒才把你這個下賤坯弄成了官太太的！”

迪迪娜哭着走出去了。

“啊，願上帝懲罰你……你拿人家的痛苦開心……倒楣……”

“哦，天吶，我難受啊，我可憐的莫蘭特……死神老不來把我帶走，好把全家都搭救出來！去年秋天病倒以後，一直惹到現在，祈求上帝保佑我那可憐的孩子們，他們是那樣的瘦小枯干，沒有吃的又沒有穿的，真使我心酸……哦……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喘不出氣來！……看，我的手都涼了，哦，上帝！”

茅屋中的空氣又潮又悶，充滿了汗味和嘆氣聲。只有少數幾條光綫透過骯髒的玻璃射進屋內。火爐子里有一根青樹枝冒着一團團的煙噼啪地响着。床腳邊有個兩歲的孩子坐在潮濕的

地上高兴地跟一只花猫逗着玩。

莫兰特·海鲁威穆抱着胳膊、低着头坐在床边上，用他那因怜悯而潮润的双眼看着有病的妻子。每当自己觉得内心怦怦跳动时，他那又黄又瘦的两颊就颤动起来，仿佛他怕他妻子会听见他的内心跳动一样。过了一会，他问她道：

“你很难过么？”

他的妻子听了丈夫的声音好象减轻了痛苦，脸上有点发亮。她带着一点笑回答说：

“我不觉得难过，只不过……哦……哦……哦……哦！”

她蜷缩得象一条在地上被人践踏的蚯蚓一样。

没有多久，一个五岁的小姑娘一阵风似地跑来了，红脸蛋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她站在门槛上向她爸爸告状说：

“爸爸，巴瓦吕克对我说……我说……他又回答我说……”

“到外边和孩子们玩去，莱努塔。去吧，你妈妈有病，并且……”

小姑娘话还没有听完，认为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就走了。刚出门口就大喊起来，连屋子里的人都听得很清楚：

“巴瓦吕克，爸爸说了……”

雷翁特·班布回到家里，立刻告诉他妻子：他听某些坐着车路过这里往毛匝柴尼方向去的人说，他们在代莱奥尔梦省的南边遇到了好几伙农民，一个村挨一个村的到处去，赶跑了贵族，夺取了他们的地，烧掉了他们的房子，叫他们再也不能回来……

管家实际上比贵族们还怕农民闹事，当然他自己并没有作过什么坏事，反而有机会就帮助别人一把，因此他又认为没有什

么可怕的……但是在跟他妻子爭論時，他補充說：“農民激怒起來會什麼都不顧的。”說實在的，他有很多的知交，村子里一發生事就立刻跑來告訴他，這些人還再三地向他保證說農民們象親兄弟一樣地敬愛他。他可不相信農民的這些保證，因為他知道自己對老子加說的話就往往是不算數的。現在，他雖然沒有聽到別的消息，但是他總覺得農民們正在商量、正在準備要作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事。

如果農民們聽到別處的農民正在行動着，毫不奇怪，他們也會挺身出來作些可怕的事。從現在的情形看來，他們既然是這樣地激動，不久一切事情都會到來……他妻子正想安慰他說上帝是會保護他們的，突然跑來了一個仆人，驚惶地向他說：于加老貴族叫他馬上去。

“啊，雷翁特，我們的人，我們花錢雇的人，現在都幹什麼呢？”米隆問管家，“難道我們也跟那些可憐人一樣等着造反么？這些人中了魔似的都被挑唆他們鬧事的廢話沖昏了頭，應該讓他們醒一醒。我們並沒有喝醉呀！雷翁特，我們不能馬上種地，至少叫他們打掃一下院子和花園！春天到了，環境還是這種樣子，真是可恥！”

“對，老爺，我明白了！”管家象一個班長在將軍面前接受命令似地說。

“我們別忘了娜迪妮太太還在這兒，”老头子接着說，“今天下午省長還要來，而且……”

“你從哪兒來，陶德爾？”塞腊芬·莫高斯在路上說。

“從威代義那裏來。我上我們親家扎阿利亞家去了，”陶德爾·斯特林布站下來說。

他們談起了天氣、土地、困難等等。陶德爾說在威代義那兒傳說，有些地方人們把貴族趕走了，每個人都在按需要領地。

“喲，如果在我們這兒也來這麼一下，我要從貴族那兒弄點老玉米把我去年冬天餓死的孩子喂活過來！”陶德爾·斯特林布嘆息着說。

“我情願什么都不要，只要叫我挨憲兵隊長兩個耳光就夠了。只打兩個真正的耳光，就能叫他到死也忘不了！”塞腊芬咬牙切齒地說，臉色气得就好象服了毒似地又青又紫。“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隨後人們要砍我的頭也可以！”

一輛套好了兩匹壯馬的車，等在大門前面已經有一個鐘頭了，上邊裝滿了各種包裹箱籠，可是葛斯馬·布魯亞納還沒決定動身。兩三個仆人和一個更夫雅各·米特勞道尤都圍着車幫着整理……

農場主到底出來了，後面跟着他妻子和孩子，都穿着大衣，每人手里提着一個小盒或是一個小包。葛斯馬的心腹人管家拉扎爾·奧都底光着頭走過來，恭恭敬敬地聽着沒完沒了的囑咐。布魯亞納太太和她的孩子們在車上行李當中坐好了以後，農場主還向管家說：

“好啦，拉扎爾……我相信你懂了！對一切都要留神，可別一個人扔下宅子跑到酒鋪或到別處去……”

“唉，先生，”奧都底反駁地說，“你很了解我……”

“好啦，好啦，就是要小心點，拉扎爾！”葛斯馬·布魯亞納上了車坐到車夫旁邊說。

“我明白了，老爺！”管家服從地說。忽然，他猶疑地問了一聲：

“对不住，老爷，我还得問你……你不再回来了嗎？”

“你怎么啦！拉扎尔，”农场主喊着說，“我怎么不再回来啦？我为什么不再回来了呢？……你听我說，你以为我就这样扔掉我的财产么？有这样的道理么？……你想会有这样的事么，拉扎尔？……不，老弟！我們今天晚上就回来……我已經告訴过你啦，哦，不，我没有对你說过……唉，今晚我們要回来，早晚随上帝的便吧！我們就到科斯太什蒂給孩子們买点东西。必須去，夏天到了，匹特茲蒂离这兒又很远……好吧，祝你結結实实的，拉扎尔！去吧，我的伙計！”

車夫吆喝了一声“吁”！車子咯吱一声走了，出了大門就往右拐。直到車子不見影了，一个仆人笑着說：

“好了，他什么也顧不得拿，扔下东西就溜了……我敢說，他不回来了，就象我不走一样的肯定。”

“好吧，等着我叫他回来吧！”雅各·米特劳道尤嘟囔着說。

“少說几句吧，小伙子們！”管家沒了主意，仿佛尽自己責任似地机械地說道。

“哪股风把你吹到这兒来啦？路加……請坐！老婆子，給他拿把椅子，你为什么这样惊慌，他又不是来向你求婚！我想他不会的。”魯布·基利多尤看到路加·达拉巴来到他家时，喊着說。

“不，你不用費事，巴拉斯基瓦大娘，我一直坐着来着！”路加坐下說。

路加对于买巴巴罗亚卡土地的事，总願意和老基利多尤商量商量，关于这事到今天还使他睡不着觉。一直在想着怎样能够公平地、按着手續去买，基利多尤为了这件事很費了一些心思，也跑过一些路。到現在他还没有死心。可是他听說人們已

經决定了不訂合同就去耕地，誰能種多少就占多少。

“我可不参加这些事，魯布老爹，我敢起誓，我永远不喜欢这种事情！……可是有些人經常来麻煩我說，咱們既然开始作了就不能撒手不干……我說，好啦，好啦，咱們是开始了，但是你們把这件事弄得变了样！他們說，我們把事情弄得变了样，那是因为机会到了，把所有的土地都归咱們也是合理的……我看出来了……但是他們不讓我安靜……我現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啦！”

“我說，当着大家的面我也这样說，我只管我的事……我不想知道別人的事！我也不想参加到別的事里去！”老魯布很慎重地說，“我見過这样的事。我这么大岁数不是白活了，事情总是这样：人們今天照着这样作，明天又照着那样，最后直落到不堪收拾！不，路加，这是不应该作的事！”

在沃拉杜塔貴族公館的飯厅里，一个小姑娘第一次給一个人摆飯桌，因为小姐們昨天刚进了城，上校深夜吃过晚飯回来的。姑娘先把飯巾放在上校常坐的地方，但是她总觉得飯桌不正。于是她就拿着盘子围着桌子轉，在每个地方都摆摆試一試，直到把盘子又摆在原来的地方。

“好啦，上校要高兴，那就算了，他要不高兴，請他告訴我怎么做吧！”姑娘象滿腹委屈似的不滿意地自言自語說。她从开着的窗戶往院里一看，什太法內斯古上校还在和农民們爭論。

年迈的上校，現在精神又活跃起来了，說話声音也大了。

前天，他突然想起达納賽斯古少校来，他們在塞維兰共事很久，当时他們俩都是連长，他們是軍校时的同期同学又是同一个部队的伙伴。那时，他的妻子——願上帝饒恕她——跟达納賽斯古的妻子很要好。現在达納賽斯古夫妻迁居到匹特茲蒂城来

了。他們沒有小孩，所以能够很方便地留什太法內斯古的三个女兒住在他們家中，直到乡村危险的时期过去。

上校事先并没有給达納賽斯古少校夫妇写信，征求他們的同意。昨天早晨同他的三个女兒带着大量的食物动身去了，晚上单独一个人回来的，由于解决了心里的顧慮，他显得輕松愉快。現在他能毫无顧慮地和农民談話了。也可以跟他們开开玩笑，甚至諷刺他們几句。

“啊，这回你們可成了貴族，是不是？再干活就不合适了！叨着烟斗呆着比种地容易得多，罵罵貴族，鬧鬧事也不难！哼！你說怎么样，斯特芬？”

“唉，我的上校，我們也要碰碰运气……”斯特芬面带笑容說。

“我們要换个样兒看看，从前那样兒我們都看够了，是真不算好！”另外一个面带愁容的农民接着說。

“是的，是的，可是你們要小心別碰上鬼，我的孩子們！”上校又說。

停了一会兒，一个一直在微笑着的农民追根地問道：

“上校，你把姑娘都送到城里去了？”

“你們倒願意我把她們留在这兒，好叫你們糟蹋，哼！”上校用一种嘲笑的口气說。“以为我不知道你們是什么家伙嗎？”

“上校，你为什么这样說啊！我的上帝啊！”

“你們就是强盜，斯特芬！象你們这样的小伙子，在部队里不是常常叫我伤脑筋么？我知道你們值多少錢，也明白你們肚子里装的是什麼！……你們能把我怎么样呢？宰了我吧，难道我怕死？就是不怕死我才去当兵的。再不然……要搶我的东西嗎？搶吧，随你們的便，我所有的都明摆在这兒，也是同你們分



的……没关系，孩子們！上帝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見！……我，我沒有打过你們，沒有騙过你們；反而幫助过你們，保护过你們，教會了你們許多东西。現在你們要杀我。你們認為合适嗎？”

上校逐个看每一个农民，等着他們表示反对或同意。农民們都不吭声，只有斯特芬比別人好象誠懇一些，說了一句：

“誰知道！”

他的声音好象肥皂泡似的破了。

“有什么事？彼得，我的孩子，你怎么老是这么忙，不象別人一样呆在家里？”斯馬朗达悲叹地說。

“好，現在我不是老在家里嗎！媽媽，”彼得粗声粗气地說。

“孩子，你是在这兒，可是坐立不安，好象热鍋上的螞蟥……天吶，我挺害怕，你不管咱自己的苦难，总去参加那些事，我真怕你会遭到什么不幸！”

“我什么也沒有参加，媽媽，我能作什么事呢？大家来找我，我想那就應該去，要不去是多么可耻啊！”

“不要認為可耻，好孩子，我是个寡妇，別的孩子都还小。只有你能幫助我把日子过好一点。你在部队呆那么久，那时候就是我一人苦掙扎……”

“听说又要叫我們都回部队，因为……”

“啊！上帝保佑免了这事吧！”女人吃惊地划着十字說。

“归队的命令还没有到，要不然村长早就通知我們了。”彼得接着說，“到时候再說，为点小事发愁那才不值得！”

停了一会，彼得仿佛从心里拔出一根刺似的沉悶地說：

“只要这个太太从这兒走了……有人說是她带来的禍害……要是她走了——只有天知道她往哪兒去——，就不会再

毒害我們了！”

斯馬朗達突然发起火来，說：

“叫她見鬼去吧，这种臭娘們！……”

布腊威拉村长走进酒鋪，搓着手滿意地說：

“只有你一个人么，克里斯代亚？……我很高兴这样！給我斟一杯酒，快点！……現在有很多事等着我办，忙得我量头量脑了！”

“省长来嗎？”酒鋪掌柜一边給他倒酒一边問道。

“但願上帝叫他快来，好叫人們安靜一下！”村长說着把燒酒一飲而尽。

“看样子农民的劲头好象过去了。他們都呆在家里不出門……”酒鋪掌柜惦记着他的主顧們沒有来，自言自語地說，“只有司彼利东一个人跟我作了一会兒伴，后来还是我把他赶出去的。”

“唉，老伙計，这种平靜决不是好兆头，信我的話吧，”布腊威拉神秘地說，“狗不乱叫，那它就要准备咬人了！”

“你感觉到什么事了嗎，你听說什么了？”

“我怎么能听到什么，或者感觉到什么呢？人們不是常說，他們打算干一件事的时候，事先总得要說出来嗎？不然，誰能知道啊，克里斯代亚？……經常是这样的，一个人一領头，別的人就象綿羊一样跟随着他！”

“多么糟糕的时代，村长先生！”

“好，就象現在这个光景……不要再变坏了！”

村长想起他是个忙人，他往門口走，同时改变了口气，以命令式的口吻說：

“你要加小心，克里斯代亚，你这里要維持好秩序！我們不敢說省长就不进来視察。最好还是作好准备。”

“他尽管来好了！我看他在这时候急于要視察的还不是酒鋪。眼前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呢！”

### 3

星期三早晨，提屠很早就来到《德拉波呂尔》报社，好把后备軍的叛乱和杀死軍官的新聞向罗絮报告，因为《迪米內塔报》关于这条消息一点也沒有刊登。

“我知道！”秘書摆出高傲的架子說。“我还知道一些其他更可怕的新聞。《迪米內塔报》打算刊登这个新聞，但是有人警告他們說，如果登了这个消息，全部報紙立即沒收。于是他們放弃不登了，一切我都知道，老弟。什么也逃不过我……”

他从堆滿了報紙的办公桌前站了起来，拉着提屠的手，象領着一个小学生似的把他領到用图釘釘在墙上的一张羅馬尼亚地图前面。

“你看这个馬掌<sup>①</sup>，老弟！”他开始一边用食指在地图上的弯曲国境綫上划着，一边仿佛是个很有經驗的学監似的講起他的課程。“你看着……我們前十几天談到农民暴动时，你还記得我对你說的話么？啊，我說得有道理吧？……就是在这里，頂上边挨着布哥維納的一角上，先从犹太人开始……几天工夫就这样发展起来，以后往下来，再往下来，到处喊着‘打倒犹太人！’‘消灭废物！’你还記得，你不是也以为只是几个外皮光的犹太人嗎？”

---

① 羅馬尼亚在 1914 年以前的地形象一个馬掌。

現在傳到了代萊奧爾夢！你看！耀眼的火焰擴展得更遠了。我敢保三四天后就會從這裡擴展到塞維蘭，這就是說全羅馬尼亞都要點起火來……現在那些喊‘打倒猶太人’的先生們都害起怕來了。他們現在覺得對他們不利的是農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的時候，他們就不分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了。相反的，哪兒沒有猶太人，哪兒的暴動就顯得更野蠻。好象在摩尔多瓦沒有發生凶殺，也沒有造成流血事件。可是在這裡許多地主和農場主都被起義農民殺了。”他又坐到他的辦公桌前。只有他的腦袋，戴着象怪物的亮眼珠般的眼鏡又從報紙堆中露出來……提屠聽了他的講述覺得可怕，特別是他提到代萊奧爾夢，這就是說阿馬拉處在危險中；那麼娜迪妮也在危險中了，關於娜迪妮的事，昨天晚上他們在戈古·約內斯庫家談了很長時間。

“羅絮先生，請你告訴我，你聽到阿爾蓋什省什麼壞消息了嗎？”年輕的提屠問。

“還沒有，”秘書回答他，“但是，要是在代萊奧爾夢那方面掀起了暴動的浪潮，阿爾蓋什很可能也卷進去。啊，你要幹什麼？擔心你的朋友所以來問我這個問題嗎？好，時局相當嚴重，什麼也沒法預料。一切決定於情況的變化，不過，要是你很關心這個問題，我指給你一條路，從那里可以得到真實而最新的消息。你到里边去找莫德來阿努司長，告訴他是我打發你來取材料的。現在他把各項報導都蒐集起來，當然都是官方的消息。他負有特殊的使命。他是一個令人可親而又仔細認真的人，很愛搜集廣告。我把這一切都告訴你，好讓你知道怎樣對付他……”

提屠非常感動地謝了謝。他很高興能夠有機會給于加做點事，于加從初次見面就對他很熱情，到現在也沒有改變。他也願意替戈古·約內斯庫辦點事。可憐的他，為娜迪妮還在鄉間而

一直担着心。

总編輯室的門突然开了，德利塞亞努的脑袋探了出来，

“罗絮，有什么新聞？”

“沒有！……到中午也許就有了。我去打电话，回来告訴你！”秘書沒有抬起头来回答。

門又关上时，提屠惊奇地問道：

“怎么，他已經来了？”

“咳，咳！他比我来得早！”罗絮冷笑着說。“这就是崩潰，这就是崩潰！”

“政府么？……”提屠說。

“政府和它的党徒……”罗絮以他固有的难看的样子說。“早晚有一天我們要完蛋……”

“至少在反对党中沒有人限制我們吧！”年輕人天真地笑着說。

“投靠反对党的想法，没什么可高兴的，朋友，它給我們带来严重的危險！”秘書激动地擦着他的眼鏡嘟囔着說。他摘下了眼鏡，面孔更显得憔悴了。“今天，你看到我們有多少記者、編輯和总編輯都在領干薪啊？唉，要是人們不把我赶出去的話，那么，明天在这里就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这把剪刀！……这是一个党报啊！年輕人！这个党执政时，办这种报的人就可以倚靠党，以后……哦！至于你，不用着急，老弟！”他又戴上眼鏡，看見提屠面色蒼白，就接着說：“你也許在几个月里不用着急。到那时，你还有時間另想办法……”

以后，編輯部里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每个来人带来一些新聞，一批比一批更坏；暴乱扩展到某一省，农民在某个地区杀了若干地主和农場主，在一个村庄里，軍隊和暴动的农民发生冲

突，双方各伤亡百余人。有的地方，农民用石块砸跑了一队步兵。许多省因为农民割断了电报和电话线完全孤立了。一个贵族的太太在她宅第内被抓住后，全身剥得一絲不挂地游行了几个乡村。陆军部长愚蠢到这种地步，竟把在本地募集的士兵派到本地去镇压叛乱，弄得他们不得不向自己的父兄开枪。一个班长在暴乱的农民中，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他向连长请求准许他去埋葬父亲。因为这个，他得到了奖章并受到通令表扬。有几个小城市组织了国民军来防御农民不测的袭击。昨天晚上，在伊耳佛省边境上，一个骑兵巡逻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驱散了向首都布加勒斯特冲来的好几千农民。

十一点钟左右，肥胖的昂提米伍穿着很脏的皮大衣，戴着假水獭皮帽子，好象一个不管部部长一样，很神气地走进来了。他的汗比平常出得更多，外边的太阳毒起来了。他带着一种厌烦的样子，和几位同事一边嘟囔着“你好，先生，”一边握了手。随后就倒在罗絮身旁空着的椅子上。他是到最高机关采访政治新闻的，他一来，爱多嘴的人也不叨唠了。罗絮看见他装腔作势地，一言不发，就讽刺地但也好奇地向他说：

“昂提米伍，有什么新闻吗？”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老爷子！”记者以挑动人心的口气喊叫说，“虽然它对咱们的关系很大，可惜没咱们的好处，咱们要倒楣了……”

“哎，说吧，老伙计，别绕弯了！”秘书神情紧张地打断他的话。

“好吧，内阁倒台了！”记者以一种悲哀的声调说，“至迟到明天晚上就要出现一个新内阁。”

随后他就向爱打听细节的人们说：总理被国王召去问话，

并向国王报告暴乱发展到必须立即采取严厉镇压的地步。他还武断地向国王说我们不能完全指望本国军队来完成这种严酷的使命，请求国王向奥地利求援军，还补充说这是唯一的得救的办法。若不这样，全国就得四分五裂。国王对向外国求救兵来救平国内暴乱的事，断然拒绝了，并要求总理选择合乎本国情况和本国地位的一种办法。总理不能考虑另一种办法——反对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也是袖手旁观——就向国王提出辞职。国王在原则上接受了总理的辞职，暂时不发表——怕一发表更使暴乱加重——等到有了继任人选再发表。未来的内阁可能要颁布一些紧急法令，现在必须保证它和国会合作，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全国一致的团结来应付现今严重的局面；还应该允许采取适应情况需要的严厉措施。内阁总理也是政党的领袖，因此就得先征求党内朋友们的意见然后再向国王报告。这只不过是一些手续问题，很快就可以办好。”

“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凶恶的反对党了！”罗絮苦笑着说，“等一会，我看德利塞亚努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罗絮走进总编辑室里。不一会，德利塞亚努出现在门槛上，脸有点发红。

“你说些什么，昂提米伍？……到这边来！”

“我们完蛋了，老板！”记者又以一种挑动人心的口气说，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德利塞亚努的办公室去，当时觉得很热。

提屠不辞而别了。罗絮在他的心上刺了一刀。他以为本着良心作事，就可以得到一点维持生活的工资。但是现在他又成了一片顺水漂流的树叶。他必须和罗絮把这件事弄清楚，免得在几天内突然一天醒来时就变成了穷光蛋。

目前，他极力避免忧虑。苦难临头就够难受的了，为什么还

在苦难未来之前自寻苦恼呢？中午，提屠到內政部去見莫德来阿努。他和其他新聞記者一起等候着。司长正在和部长一起办公，他大概正在把昨夜和今早接到的电报和公文向部长交代。后来，莫德来阿努出来了，他穿得十分整齐，非常和气而且带着笑容，好象一个赴宴会迟到的女人一样，亲切地向他們說：

“諸位先生，亲爱的朋友，請原諒……部长……时局是很艰苦的，先生們！……等一会，我把这份公文整理完就和你們談！”

他按了一下鈴。一个面带愁容的年老職員接过紅皮公文套，把它收到莫德来阿努递給他鑰匙的那个抽屉里。莫德来阿努来到記者中間，向他們发表了几件不关紧要的新聞。为了減輕他們的迷惑，他答应在下午五点鐘左右把随时接到的新聞在交給部长以前先通知他們。

新聞記者照例乱哄哄地走了。只剩下提屠一人，他走到莫德来阿努面前，向他打听是不是有时也能得到阿尔盖什的报告，还向他解释，他关心这个地区是因为于加的緣故。

“啊，于加先生？”莫德来阿努一边整理他的領带一边感叹地說，“我記得有一天在火車上很幸运地和他見過面。亲爱的提屠，不拘什么时候，你想来，我都滿心高兴地招待你。你可以叫你的朋友放心，到現在为止，阿尔盖什还是平安的……”

提屠好象得到一件最使他兴奋的消息。在下楼梯时，高兴得自言自語說：

“我應該尽我的力量来表明我知恩图报的心情。誰知道将来能遇到什么情况呢！”



村公所挤满了农民，連大路上也都是人。农民大約等了一个鐘头了，省长还没有到。布腊威拉村长又兴奋又热情地象发生火警一样催他們集合。

“这不算什么，朋友們！”村长一会向这个人一会向那个人亲切地說着，好象叫人們原諒他似的。“我們應該等省长，要說省长該等我們，那就不对了！”

农民以他們傳統的耐性等待着省长的来临，对于他們來說，除了农忙季节以外，時間是不值錢的。在等着的时刻，議論紛紛。有的說省长是給农民分地来的，別个省就是这样作的；这样做了以后，农民安靜下来了，也重新开始干活了。但是旁边的人們小声講着农民在代萊奥尔梦所作的事。那里的大人小孩一齐奋勇起来赶跑了貴族，他們自己成了主人。

“那边的农民是另一回事！”有个人感叹地嘟囔着說。“他們有地，不象我們。不象我們这里老是挨餓，什么东西都缺少！”

“是的，可是命运冲着胆大的笑，就是不理胆小鬼！”

“的确，好象我們的血管里沒有血，只有老玉米浆糊似的！”

“唉，小点声，老乡們！”

宪兵队长包阳古的两眼直盯着貴族們要来的那条路，另外有个宪兵已經奉命站到跟布徐奥克酒鋪所在的地方一般高的十字路口上，叫他一看見貴族們走近了，就跑来报告。宪兵队长和周圍的农民們交談。他保持着身分的尊嚴，有时也开个玩笑，招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个农民甚至竟敢严肃地向他問道：

“你說，队长先生，是不是要給我們分地啦？你一定会知道

的……啊！天吶，如果給我們分了地，隊長先生，那可把我們樂壞了！”

“你想我不樂意么，小伙子？”包陽古回答說，“啊，啊！你以為我跟米隆·于加貴族一樣有土地么？……我的刀、我的槍和我這很少的薪水，這就是我的全部財產！”

“還有大家看不見的外快呢，我的隊長！”一個愛開玩笑的人接着說了一句。

農民們大笑起來。隊長生氣了，面紅耳赤地說：

“沒說的，你們真是一群豬！這是誰說的，叫我看看他的相貌，你們原來就是這樣，脏東西，廢物，到了掐你們脖子時候，你們還以為很有趣！……嘿！你出來，不要臉的東西……”

“請你饒了他吧，隊長，他是個糊里糊塗愛開玩笑的人……”

“正是為這個，我也想跟他開個玩笑。”

正在这時，那個憲兵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來報告說，這些先生們的車子向米隆·于加的公館拐過去了。這個消息在農民中引起一陣激動。村長湊近前來聽到憲兵講了這事後，認為必須把省長到老貴族家去的理由解釋一下，他說，因為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這種解釋不但沒有把農民的激動平復下來，反而更挑起了他們的激動，省長又去跟米隆貴族商量什麼陰謀詭計去了？

過了一刻鐘，省長的敞篷馬車在農民當中停下來。車里边坐在包萊斯庫省長旁边的是米隆·于加，對面坐在長凳上的是提伯里烏·高爾布萊阿努憲兵連長，在他寬闊的棕色面孔上扎煞着胡髭。

“朋友們，你們好嗎？看到你們，我很高興！”包萊斯庫慢慢下着車喊道。

“省長，听你的吩咐！”布腊威拉村長急忙走過去攙着省長，

恭恭敬敬地說。同时包阳古宪兵队长右手貼在帽沿上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向省长敬礼。

“村长，是你嗎？”省长一看到他問道，“是的，我認得你！……唉，你們这兒平安么，啊？一切都有秩序嗎？”

“都很平安。省长！”村长表現得很温和地說，在回答的同时，他的脸上堆出一种微笑。

“那才好哩，孩子們，万岁！”包萊斯庫省长轉圈扫視那些戴着帽子默默望着自己和馬車的农民們說，“你們要老实，要安静，善良的人們，要象一个真正的羅馬尼亚人應該做的那样！”

米隆·于加也下了車。省长挽着他的胳膊，他們走进村公所里去了。宪兵連长在他們后边，他点着头听宪兵队长向他报告……随后，他們都站在办公室門前。农民們挤着把他們围起来。只有省长面前空着一小块地方，省长似乎在观察他們的打扮并特別注意他們的眼神。省长虽然觉得很疲倦，但他仍然勉强作出友好和慈祥的模样笑着。这是他出門巡視的第二天，目的是为了視察、調查，并且安慰人們的情緒。农民的态度，不太有礼貌的举动、甚至有一些挑剔的地方，比身体的劳累更使省长感到疲倦，还几乎使他伤心难过。在以前的視察中，他听慣了热烈的欢呼和“省长万岁！”的口号，怨言和咒罵只不过是后来的事。这次視察，到处的农民都用沉默、橫眉立目和怀疑的神气来迎接他。如果没有自尊心压着他，怕在本省发生象別处那种混乱的話，他早就不能容忍这些无礼了。在他內心里，隐藏着等本地秩序恢复后再来教訓你們應該怎样活着的念头。他自夸是省长中最能干的一个，还傲慢地說，羅馬尼亚按字母排列在第一个的省，是由功劳最大的人担任省长的。邻近的省已陷入暴乱的浪潮中，在他的省中还没有一处发生过冲突，这好象証明他治理有

方……这次视察他相信农民即使他们有过叛乱的念头，看到他和听到他的講演，由于他所表现的魄力也会继续老老实实地呆下去。在离开匹特兹蒂时，省长向高尔布莱阿努宪兵连长——这位连长认为在这暴乱的日子里，挨乡视察是件不明智的举动——說，他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但决不违背他的格言。这句格言是省长在一本书里看到的，最近拿来作了自己的座右銘，那就是：“铁一般的手掌戴天鹅绒手套！”还有，当初内政部长曾打算另派一个在前任内阁中当过省长的律师担任省长，可是他，对他越怀疑他就越坚持要试试自己杰出的行政人员的才干。他用尽了心思，由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出面干涉终于胜过了部长。

“我再重复一句，朋友们，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包莱斯庫用那种开会的有力的嗓音重复說。

他稍微停了一下，等待着农民象往常那样的一个表示感谢的答复。但农民们并不吭声。有些站在路上的农民，一边嘟囔着和窃笑着，一边使劲向前挤。省长神色自若，要往下講时，村长使劲大声喊道：

“別說話，老乡們！……別說話！……听省长講話。”

这时，包莱斯庫开始了一个富有爱国精神的演說。他的声音洪亮，手臂揮舞，充滿了情感。在那镶了几个金牙和几个假牙的嘴里不住吐出美丽的字眼，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需要的，他大声疾呼，那声音就好象空尿脬砰地破裂了一样，大家都瞪着大眼捂着耳朵。省长自认为在政客的許多特长中，他有着无可比拟的民間演講家的特长。他坚决认为他的热烈的言詞深深打进了农民的心灵深处，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现在他还玩弄犀利的辞藻：“农民阶级是国家基础”，“你们工作的神圣

性”，“羅馬尼亞農民是勤勞和智慧的”，“國王和政府照顧你們”，“對治理國家的人們要有信心”，“熱愛祖國”，“弟兄們，國家的利益需要社會的秩序與和平”，“羅馬尼亞人滅亡不了”……農民瞪着象玻璃似的眼珠毫不猶疑地聽着。這百多個面孔都有同樣的表情，好象是裝着同樣感覺、同樣思想的同一個腦袋。也好象是一個人的許多標本，又如同一個大工廠生產出來的一套產品。農民這樣固執、沉默和呆板地站在那裡，已經刺激了省長，並稍微驚醒了他。他只有回想了在頭一個村子的情况后，才能够勉強把熱烈的演講繼續下去的勇氣。

米隆沒有听省長的講話。他看不起這種往人眼里撒沙子的作風。農民不需要什麼講演，需要的是出主意或領導。他已經囑咐過包萊斯庫不要講一些沒用的話浪費時間，要用一種明確而誠懇的商談方式設法知道農民的需要和希望，要知道什麼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什麼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不要作一些空洞的許願，要立刻實行。省長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放棄演說，因為他走到各處都作了講演，並且每次他講話，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了。一個明智的講演（當然指的是他的講演），難道不是平息人們的情緒和發現問題真象的良好開端嗎？

這個講演產生的效果，只能從憲兵連長、憲兵隊長和村長看出來，他們以部下的身分被迫裝出興奮的樣子听他的高談闊論，米隆覺得在農民面前很不自在，好象受了委屈。

過了半點鐘，包萊斯庫省長終於用一種興奮的號召作了結束，說：

“啊，孩子們！”他說，“我希望你們很快地用實際行動證明你們是優秀的和勇敢的羅馬尼亞人！我以你們的父親同時也是我們可愛省的家長的身分向你們這樣要求！啊，如果你們願意向

我証明你們是善良的正直的和勤勞的，就象我認識你們的那樣，請你們不要再听坏人的主張，也不要相信惡毒的謠言，應該很快地拿起犁耙回去做你們的高貴工作，它是祖國的基础！感謝上帝，天氣这么好，土地需要你們的勞苦和你們的汗珠，好更多地生產，這也是為了你們的好處，也是為了我們親愛的國家！……你們听到了么？孩子們，你們听懂了我的話么？朋友們……我向你們要求的，你們願意做呢，還是不願意做？”

最後的話惹起了一陣混亂。人群中到處有人喊着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先生！……我們沒有地啊！在什麼上面勞動啊？”

省長听到這些人的喊叫聲，認為是他安神演講的結果，他示意地瞧了米隆·于加一眼，以後喊着說：

“為什麼不可能呢？朋友們……請坦率地、公開地說出來，讓我們也知道知道！”

有許多人更堅決地回答說：

“我們沒有地！……我們需要地！我們不願意沒有地再去工作！”

包萊斯庫用一種慈祥的教師教育愚頑的孩子的態度向他們說：

“怎麼能說出這樣的夢話呢？可愛的孩子們……你們沒有地？是于加先生拒絕給你們地嗎？還是別的貴族呢？……他們不是經常給你們地，世世代代給了你們地么？朋友們，他們一向是同你們而不是同外鄉人在一起耕地啊！”

陶德爾·斯特林布踮起腳來嚷嚷說：

“這樣下去不行啊，省長先生，我們光听空話沒有好處，我們窮得要死！”

“你們是不是說要訂別的合同呢？”包萊斯庫坦率地又問，“讓我对你們說一說，朋友們……”

“我們再也不訂合同了！給我們地吧。有了我們的勞動地才長庄稼！”其余的農民突然喊起來。

米隆·于加不滿意談話朝這個方向發展，他打了個手勢表示有話要講。農民們不作聲了。老貴族是農民們唯一尊重的人，他們經常恭恭敬敬地聽他講話。

“你們只喊叫，你們是怎麼理解的呀？”老貴族看了大家一眼問道。“是叫我把地給你們嗎？……我父親、我祖父在我們的土地上收留了你們——包括你們的父母和你們的祖父——你們就拿這個來答謝嗎？我們為了使你們能夠活下去，給了你們工作，我和你們共同承擔了一切歡樂和痛苦，你們現在打算要我們祖遺的土地並把我們當作外鄉人從我們的家裡趕出去嗎？……你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樣的公平的事呢？老鄉們……尤其是你，陶德爾，你叫喊的聲音很大，你是不是也要把你的財產和別人分一分呢？你干脆說出來，我們聽一聽！”

他附近的人都笑着沖陶德爾回過頭去，陶德爾粗暴地回答說：

“要是我有，我就分給別人，可是我什麼也沒有！”

“小伙子，你怎麼什麼也沒有？”米隆加重了口氣說，“你沒有房么？你住房的那塊地基不是你的嗎？”

“我的房倒塌了！”陶德爾仍然不改聲音地說。

“那麼，你的房塌了，你就不分給別人！”老貴族接着說，“相反的，我或者另外一個人，因為我們小心謹慎，房沒有倒塌，那就應該同你平分嗎？你硬要說事情就該這樣作嗎？……唉，朋友們，這樣的打算是公平的。往你們的腦子里灌輸這種東西，并

給你們錯指了方向的那个人作了坏事。你們失去了冷靜，不象正經人那样去做應該做的事，偏要去望風捕影。你們要明白誰煽惑你們促使你們採取這種不幸的態度，他簡直是開你們的玩笑！我，我從來沒有欺騙過你們，從來也沒有嘲笑過你們。我是主張公平合理的，我也願意按人道精神辦事。你們不滿意舊合同嗎？這不算什麼，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商量，如果我認為你們有理，我就修改。但這要按照人與人之間的样子心甘情願而不受任何威脅。我不怕威脅，不管它從什麼地方來。有理由的人用不着威脅人，正義自然會伸張。有時，人們靠着不義過了一條小溝，但要過一道河就會溺死在里边。要是依靠正義就連海也可以渡過。你們要很好地聽明白，朋友們！我對你們說這個，因為我年紀已大，在我這一生中，看見過很多的東西，我也碰到過很多的障礙。你們安靜下來，恢復你們的理智吧！只有這樣你們才能生活下去！”

幾秒鐘後，站在前排的依納特·塞塞爾打破了當時的沉默，用一種卑微的哭聲，好象大家的共同嘆息聲一樣喊着說：

“這樣活着倒不如死了！”

他的話使大家激動起來了：

“請打死我們吧！一下子來個痛快就完了！”

“餓死也是死，別樣的死也是死，總是個死吧！”

“我們累得折筋斷骨，至少也應該得到維持生活的東西啊！”

“這也是不公道的，有些人要脹死，有些人可餓癟了肚子！”

省長認為事情轉到順利方面來了。一個瘋狂的人開始爭論起來，這就是他快要老實下去了。因此省長又開始用一種卑鄙的辦法向農民解釋說，他就是為辦理這件事來的，竊腿的和平总比英勇的戰爭好得多。正因為這樣，他才把于加先生請到這兒



来，这样就会更快、更有把握使大家得到满意的解决……

“好啦，省长和我们的主人一定会商量好的，”鲁布·基利多尤认为自己年纪大，应该出面把这些事说清楚，他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贵族面前说，“既然已经闹起事来，人们就想从中得到利益，得到点地，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地；就象在着火的地方捡东西一样。我们的主人说得公道也正直，省长先生。象我们这样的世代都劳动的人，我们不要别人的地。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想霸占米隆贵族的地，他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也帮助我们。但是，有很多的土地被贵族们放弃了，其他人来经营土地单纯为了图利，完全看不起我们的劳动。农民们不是坏人，他们老老实实地呆着。请你给他们地吧，没有地他们活不了！这就是我要向你说的村子里要求的事，大家不能一起都说，那样就没有法子商量了！”

大家一致用响亮的声音喊着同意。他们都喊着“土地”这个字，竟使大家好象歌咏队一样，反复无休止地唱起结尾的叠句：

“土地！……土地！……土地！……”

包莱斯库省长稍微有点迷惘，他又说起废话来了。他说，他明白农民们爱他，也明白他们需要土地。他自己也是地主，和祖先的地连在一起，但是农民所要的，不能用暴力取得。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他们应该忍耐、老老实实地呆着。省长回到匹特兹蒂，就向政府报告，政府非常关怀农民，会公布必要的法令，会把地分给那些老实而安稳的人……这个谎话是他灵机一动忽然想出来的。他后悔视察别的地方时没有想到这个谎话。由于维持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他原谅自己这种热诚的撒谎，而且认为非使用谎话不可。当秩序安定以后，没有人还会想起这些叫风刮跑了的话……反倒可能称赞他会用无聊的话把这些农

民大孩子哄得睡着了。

可是农民們用談諧話和大笑声打断了省长的廢話。一个人尖叫着說他早就听够了这种廢話，第二个說貴族只給过他們一些假話，第三个說貴族們一开口就是撒謊。

米隆·于加受了这个强硬的打击几乎暈过去。省长的脸色变得通紅，感到为难。村长看見情况恶化了，突然使劲喊着說：

“唉，就說到这兒吧！老乡們，就說到这兒吧！”

路加·达拉巴挨着村长站着，就回答他說：

“最好讓他們全說出来，叫这些先生們知道知道农民的疾苦！”

但是农民們一声不吭，包萊斯庫認為农民沒有領会他的意思，願意再用他那一套来誘導他們。

可是他剛一張嘴，斯特芬·莫高斯就打断了他的話說：

“这簡直是跟我們开玩笑，看我們还不如狗呢！”

尼古萊·德拉高斯愁眉不展地說：

“我的哥哥一点錯也沒有犯，就叫你們关在監獄里了……”

老德拉高斯比較冷靜，也有礼貌，接着說：

“这是一桩最不公平的事，省长先生！讓我們村子里連教員都沒有！”

农民們不断喊叫着：“这是件无耻的行为！”省长莫名其妙地轉向村长那边打听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很快地喊着說：

“等会兒，等会兒！……咱們說清楚了，孩子們！……德拉高斯的事不屬於我的权力范围，也不是由于我。他是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

大家仍然繼續喧嚷，包萊斯庫以更大的嗓門接着說：

“我可以向檢察官要求立刻釋放他，在他完全自由的情況下進行調查。你們聽見了嗎？……滿意不滿意，朋友們？”

尼古萊·德拉高斯還在嘟囔着，因為大多數農民的說話聲和喊叫聲響成一片，聽不到他在說什麼。只看見他露出象一條準備咬人的狗的獠牙那樣有力的白牙。後來從越來越大的喧嚷聲中聽出他在鼓勵巴維爾·東蘇，催促他到省長面前，為他的孩子挨的耳光要求人賠償……巴維爾在群眾高聲呼喊的支持下，用力穿過人群走過來。

“去啊，巴維爾，怎麼，你害怕嗎？讓他過去，老鄉們，這個人要告狀！……”

巴維爾·東蘇終於來到這些先生們的面前，愁眉苦臉地用哭唧唧的聲音敘述他的孩子遭到的不幸，並且要求付出一筆錢來賠償受到的苦難。這種轉移重心的事情倒很合乎省長的胃口，他想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來滿足他們，這樣就可以使他們忘記了幻想。省長向巴維爾問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還哀憐他，命令村長立刻正式調查，把農民口頭申訴的和他的正当要求記下來，省長要親自叫這些坐汽車的人給一個公平的賠償，同時使他們受到法律的制裁。他這嚴肅和鄭重的宣判果然有效，穩定了他們的情緒，減少了喧嚷的聲音。

巴維爾·東蘇一到省長面前陳述他的原委時，彼得就不安起來，臉漲得發紫，嘴里嘟嘟囔囔。一開始，他就被擠到本村紳士站的第一行中。挨着憲兵隊長包陽古站着，他老老實實、恭恭敬敬聽了省長的每一句話，也仔細聽了老子加講的話。有許多次，農民的聲音喊得很大時，彼得嚴厲地瞪了他們几眼，好象責備他們似的。但是他一聽見提到汽車中的太太，臉色就變了樣，顯出要大發雷霆。他盡力壓制自己，可是越抑制越難受。省長

談到坐汽車的先生們，彼得好象要阻止一件不公平的事件一樣，兩眼放着不尋常的光芒，不由得用一種粗暴嘶啞的聲調喊了出來：

“只有那個太太才有罪，省長先生，她到這兒來簡直是往我們傷口里插刀子！”

他這樣挺身出來說話和他那副惱怒的面孔更引起了大家的憤怒。米隆·于加瞟了他一眼，憲兵連長咬着嘴唇嘟囔着，包萊斯庫用一種激動的聲調申斥他說：

“小伙子，怎麼啦？你打算幹什麼？”

彼得覺得好象挨了一個耳光。省長聽別人的喊叫和亂說不講什麼，怎麼單單申斥他，好象他是村子里最壞的一個……他就凶猛地喊着說：

“這個太太為什麼還到這兒來？為什麼譏笑我們？我們不需要她，她從哪兒來還讓她滾回哪兒去，讓我們安安靜靜地呆着，不要再使我們受苦了，也不要再來軋死人家的孩子了……我們對她什麼也沒有做……她不用想出賣她的地，因為……”

他這種暴怒只在少數農民中得到反應。其餘的只是怀着善意的驚惶神情向他瞧了瞧。包陽古憲兵隊長認為彼得在火頭上，竟會卑鄙地和不自覺地說出這樣的話來，將來會後悔自己太荒謬的，於是突然抬起手來捂住他的嘴，好象捂住一個不自覺的孩子的嘴一樣。

憲兵隊長的這個動作把彼得激怒得不顧一切了，他認為在全村面前又受到了侮辱。他使勁扒開憲兵隊長的手，掙扎着向後邊的農民中退去，並且很惱怒地喊叫起來：

“鬆開你的手！……你為什麼把手放在我身上？難道我是你的使喚人嗎？你竟敢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為什麼把手

放在我身上？”

一股寒战突然掠过群众，好象彼得的喊叫又触动了他们的一切痛苦。在农民们清醒过来、跟着斯马朗达的儿子走以前，村长向他冲过来，用一种他认为很适合当时情况的友爱和命令的口吻说：

“住嘴，孩子，没有人碰你，也没有人讥笑你！别说啦。赶紧干你的活去，别在这里搅闹会场！”

塞腊芬·莫高斯和尼古莱·德拉高斯挨着彼得最近，他们异口同声冲着道旁离得远些的人们嘟囔说：

“叫他别在彼得身上动手！……为什么他在彼得身上动手呢？”

趁着他们的干涉，村长更坚决地接着说：

“唉，塞腊芬，还有尼古莱，你们领他喝杯去！唉，你们还等什么？”

彼得好象被村长的话推动了一样，辟开一条道路奔向大道上去，后边跟着塞腊芬、尼古莱和几个别的农民。彼得一边走一边好象他的舌头不会说别的一样喊着：

“为什么他把手放在我身上？我不是随便让人耍着玩的木头人……为什么他把手放在我身上？……”

彼得和他的同伴走到大道上时，布腊威拉村长还在向省长大声解释，为的是叫农民听见。他说，这小子是个好孩子，也很能干……是年轻人里面优秀的。咳！只有天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一个人头脑不清或是意外地发起火来，往往由于心里烦恼。

当时只有高尔布莱阿努吓得脸色发白，惶恐不安得一个劲地咬嘴唇。他认为小伙子的嚷嚷会马上引起暴乱。这也许是农

民商量好的暗号。

突然的事件平息后，省长就认为尽到了他的责任，在天黑前还可以到别处平息农民去。为了隆重地结束他的视察，他认为还必须向农民们再作一次短短的演说，在这演讲中仍然提到“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小国”，“可尊敬的国王”，“公民的义务”，“政府完全照顾”等这个那个的一大堆……到他笑嘻嘻地也满意地讲完时说：

“现在，注意你们的健康，孩子们！……我信任你们，你们也应该信任我！孩子们！这就是……和平、秩序和工作！就是这样！……连长，走吧！……祝你们幸福，也祝你们健康！”

农民们急忙离开村公所往外跑。包莱斯库要把老子加送回家去，老头子拒绝了。他俩拥抱了一下就分手了。省长同宪兵连长上了车，他们往左向莱斯贝济去了。米隆一个人往右步行着回家。

“连长，你赞成这次我使大家安静下来的办法吗？”他们走远一些时，省长说。

“你真是有魄力，有经验，省长先生！”高尔布莱阿努心里认为这种平息愤怒的办法简直是刺激农民暴动的办法，可是他仍然用称赞的口气回答。

米隆·于加走在大道中间，一边走一边观察那些房子和那些院子，好象长久没有见过了似的。他后悔陪同这笨蛋省长到这来。农民的思想已经被城里的哗众取宠分子扰乱了，而包莱斯库却想用他的花言巧语说服农民。

在于加后边几步，跟着村长和宪兵队长，农民围着他们二人小声谈着话，好象怕惹贵族生气似的。贵族走在前头恰似一个牧羊人领着羊群。

布徐奧克酒鋪里充滿了喧囂和快樂。酒鋪掌櫃站在門檻邊深深地向貴族鞠躬致敬。老于加從這條路走過的時候，喧囂聲稍微停了一會，他走過去以後，就嚷得更歡了。彼得嚷嚷的聲音聽得很真。

“為什麼他拿手捂着我的嘴？”

## 5

斯塔沃拉律師盡一切努力想忘掉驚怕，裝成個可愛而又親切的人，却都沒有成功。他想：在這危機四伏隨處都有爆發可能的情況下去做荒唐夢，就等於證明自己是個白痴和色情狂一樣。再者，他認為現在追求娜迪妮不但不會感到興趣反而是件可笑的事。好像他忽然懂得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圍着一個象娜迪妮那樣的風流少婦轉是不大合適的，就算她很想愛一個人，在律師的身上也找不出一點可愛的地方，即使容忍他的追求也只是拿他取樂。

娜迪妮當時很高興，象小鳥一樣地喋喋不休，談完這個，談那個，打聽午飯，並不斷向律師說：

“我以為你是一個可愛和愉快的伙伴，會向我求愛或至少也給我講些故事幫我在這兒過幾天愉快的日子……你不但沒有這樣作，反而成了個狗熊、胆小鬼，只能掃我的興。”

斯塔沃拉只用苦笑回答。這種苦笑用不着多講話，好像在說娜迪妮對時局一點也不懂，沒重視一切情況却只貪圖玩……

午飯後，律師哭喪著臉請娜迪妮注意和認真地聽他講一會話。隨後，律師用盡一切說服的能力，從細小的地方對她說起，告訴她，繼續住在隨時準備暴動、搶奪和殘殺的不穩定的農民中

間，這純粹是一種瘋狂行為。要是娜迪妮希望經歷一次逸出常軌的行為，那她也已經經歷過了；在火車都不保險的時候，她曾經坐汽車走過了十幾個村庄。她也在沒有設防並且隨時會遭到農民襲擊而沒有半點自衛可能的公館中住過了一宿。她作這次冒險的目的——或者只是借口——已經不存在了，這一點很希望買地的普拉塔茂努農場主已向她清楚地表示過了。結論是必須立刻動身。因為路程遠，即使不直接回布加勒斯特——這是有很大危險的路——至少也要回到匹特茲蒂去。從那里，她可以隨時坐火車回布加勒斯特。有可能的時候，汽車再回去。這是唯一的好辦法，可以避免這種悲慘的混亂。

開始，娜迪妮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聽他講着。後來，她從律師很平常的話里，從律師臉上的表情，逐漸感受到了恐怖。她於是覺悟到斯塔沃拉說的有道理，危險就在眼前，準備沖進房來。小客廳的一個窗戶正开着。望出去可以見到的院子又大又空。外邊什麼聲音也沒有。當時寂靜得使人透不過氣來。在這寂靜中摻進了象被獵捕的鳥那樣激動的斯塔沃拉說的一些恐怖話，再加上太陽散發着的白茫茫的光綫就顯得更加淒慘了。娜迪妮還是不想顯出她的不安，她認為露出恐懼的樣子這是丟臉。她想反駁，但是外面使人沉悶的寂靜阻止她開口。她突然聽到正在修理汽車的魯道爾夫細心吹着一支歌子，這好象是她的一個救命信號，使她恢復了信心：

“很對，斯塔沃拉先生，但也不應該過分夸大！你很清楚，農場主對我們說過，這兒的農民是安穩的，而且……”

“農場主是個傻瓜，太太，請你原諒我！”律師激動地喊着說。  
“還有，經常挨着危險生活的人，就體會不出危險來。只有這一點能夠解釋穩重而明智的老于加昨天為什麼一點也不顯得害



怕。或者也許有別的理由使他保持着鎮靜！相反的，我們對這些事件沒有習慣的人，就覺得這是不正常的，因為我們靈敏的感覺還沒有被每日接觸到的危險磨鈍……”

斯塔沃拉激動地說下去，直到娜迪妮在害怕和驕傲中間猶疑了很長一個時間後，終於打發伊萊亞娜把魯道爾夫叫來為止。

“我們馬上就動身！”她向汽車司機說，“立刻把汽車準備好！”

魯道爾夫回答說暫時還談不到動身，因為磁石發電機已經不起作用，他正在修理。他把磁石發電機卸了下來，三四點鐘後可望修理好。那時才可以走。娜迪妮命令他快點修理，接着說，他們必須走，無論如何她也不願意再在這裡過一宿。

“唉，這是多么倒霉，太太！”當又剩下他們兩人時斯塔沃拉指出說，“三四點鐘後天就黑了。白天穿過鄉村還有危險，要在夜間那更可想而知了……有時汽車司機要顯示他們的重要和有用，他們經常把修理汽車的時間說得很長。我們的魯道爾夫看到你着急，也許能很快就把它修理好，那麼……”

從這以後該律師安慰娜迪妮了，他好幾次跑到車房裡去，看還要多長時間才能把車修理好。

五點鐘的時候，他們聽見院子裡有聲音，這是包萊斯庫省長從阿馬拉出發到萊斯貝濟向農民講演回來了，現在抽空來拜訪娜迪妮，對她敢在這樣混亂的日子裡到農民中來表示敬意，這樣也就給別的地主樹立一個勇敢和道德的榜樣……娜迪妮正在公館中的消息，是省長在萊斯貝濟主持集會時，普拉塔茂努和他的兒子告訴他的。雖然米隆·于加也曾親自請他去看看娜迪妮，可是由於急于要在入夜前到達科斯太什蒂，幾乎把這事忘記了。

“好，好，省长先生，你敢保险在这里到明天早上不发生一点乱子么？”娜迪妮說。当时她对包萊斯庫献的殷勤表現并不怎么感兴趣，对宪兵連长高尔布莱阿努用馬刺发出多次沉重的响声所表示的殷勤同样不感兴趣。

“天呐，太太，你怎么能这样說呢？”省长傲慢地反駁說，“到明天？……你太看不起我了，太太！……是到永远，亲爱的太太，在这里，你可以放心，永远平安！……”

包萊斯庫有礼貌地敷衍了一陣，說了一大堆恭維話后很快地走了。普拉塔茂努在等着接回斯塔沃拉律師。

“我要馬上走！”娜迪妮突然害怕起來說，“我應該走！我決不再在這兒过夜！”

“你放心吧，太太！”农場主用一种传播信心的平靜口吻回答說，“你不要怕！我們的农民是老实的！……再說省长先生也向你这样說过了……”

“你們的省长，可惜有点兒疯，还挺傲慢。”斯塔沃拉強調說，“事情能否象他保証的那样……”

“不，不，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睡觉！”普拉塔茂努用一种保护者和安慰者的微笑重复着說。“你一点也不要害怕！”

他們商量妥了，斯塔沃拉先坐馬車到哥里加努去。明天早晨日出以后，娜迪妮坐汽車从那里經過时把准备好出发的斯塔沃拉接走。娜迪妮把他們送到平台那兒，看着他們上了馬車。馬車开动后，三个男人回过头来很有礼貌地向她致敬。她冲着他們微笑，随后向他們举起手来，这只白嫩的小手搖晃得象一个擺动的翅膀。她目送他們走出大門，直到上了大路，她还在望着。杜米特魯·契烏利契送車走了几步，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中間，好象一轉眼間变成了一尊石像似的。娜迪妮也站在

原处来回摆着手，两眼直勾勾看着刚走远的人们，还无意识地小声重复着说：

“明天见，明天见……”

她看见了杜米特鲁，她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当时吓了一跳，好象面临着一个死敌一样。她喃喃的声音停止了，但笑容还停在嘴唇上，就好象从前的一个回忆……

## 5

“谁啊？……谁啊？……谁叫门？”

“快……雷翁特，快起来一会儿，来了一个！……”

“哦，是你，村长！”管家班布一听出是他的声音就结结巴巴地说，“我这就起……这就来……能有什么事呢？圣母啊！”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在黑暗里摸索着，有点害怕了，也是因为刚要睡着，还没有听懂村长说的是什么事。

管家刚开开门，布腊威拉不等他开口就把他往里一推，

“唉，老朋友，快穿，我们走……卢基纳萨烧得成大火一片了！”

“噢！……卢基纳萨，”雷翁特·班布突然战栗着说，“不可能吧！”

“唉，你别废话啦，我的老实人！”村长十分不耐烦地说，“你看不见吗？好象有月亮似的！”

“噢！”管家一边划十字一边往屋里走。在外边，村长听见班布老婆询问的声音，随后又是害怕的悲叹声。村长走近从卢基纳萨来报信的更夫身边。当时村长很惊惶，几乎什么也没有问就一直跑到公馆来了。更夫还没喘上气来，只是发楞，说话吞吞

吐吐。

“唉，尼基佛尔，早就起火了嗎？”村长望着卢基納薩那边問道。那边的天色好象刚出太阳那样紅。”

“我发觉的时候，公鷄还一次也沒有叫过。”更夫用一种沉悶的声音說，“現在我不知道几点鐘……也許是一点吧？我跑去叫醒了人，又跑到这儿来，就这功夫，你算算这个時間……”

“火是从哪里着起来的呢？”

“先是草堆和柴禾垛，有点风，随后房子也起了火，但沒有現在这样大……”

管家穿好衣服后出来了。还听见他妻子在屋內不想放他走，带着哭声說：

“多加小心，雷翁特……要和气些，不要找人别扭，你要知道現在他們多么激动。而且……”

班布也沒有問什么就跟着村长和更夫走了。走出几步来他才犹疑地問道：

“村长先生，我們去叫醒米隆老爷，你說好不好？”

“不，讓他睡吧。”布腊威拉嘟囔着，“他生气和发愁的時間有的是。”

公館花園的树如同黑墙一样挡着卢基納薩那边的天空。只有走到大道上时，雷翁特·班布才瞧見大火。他看楞了，托着下巴說：

“啊！天吶！他媽的！……”

在东方，一道无边的烟幕遮着天空。卢基納薩虽然远在三公里以外，看起来却象在阿馬拉边上着了大火一样。当时就象天已黎明，又晴朗又明亮；只有几顆大星星在眨眼，惊慌不安地快要隕落一样。好象有一些強大的手不断往火堆里添燃料，火

堆中伸出的火舌，弯曲着不断地向上冲，好象《启示录》<sup>①</sup>中的长蛇一样，舐过天幕，冲破天幕，划出各色的创伤。天空被大股黑烟涂抹过，一会儿只剩下一大块，仿佛不整齐的紫红色破衣裳在风中飘动，又象一面令人害怕的红旗……在大火的胜利光亮中，大片的黑影活动着并扩展到天空中，好象全世界开始动摇，就要坍陷一样。

“啊！天呐！……”管家又叹息着说。

“这值不得悲哀。”村长也用同样悲哀的样子观察了火焰后嘟囔道，“咱们把宪兵队长叫醒来，大家一块儿上那里去……”

包阳古早就有人把他叫醒了，他立刻就站了起来，穿好了衣服，背着枪从他家出来，后边跟着两个宪兵。

“啊！村长，我们该怎么办？”包阳古惊慌失措地问道。

“哎，应该到卢基纳萨去看看，队长！”村长愁闷地回答道。“正好有人把你叫醒……唉，尼基佛尔快到公馆去，告诉一个用人套一辆小車来，我们快点到那边去……”

别的人呆在那儿等着，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大火，浑身发抖，火好象越来越扩大了，仿佛一股洪流般地涌过来。雷翁特·班布解释似地小声告诉大家，在那里除了房屋和仓库以外，还有好几千車干草。这句话说完以后，没人再敢开口了。在这沉闷的静默中，好象听到火焰的劈啪响声在天空震荡和挣扎。火焰周围的村庄，陷于死一般的寂静中，或是睡着了，或是装睡着，可怕的战斗笼罩着空间，越来越厉害。然而在路上的人们，却觉得在每个房中、每个窗口上都有一些贪婪的眼睛在瞻望着火焰的光辉，等待一个信号或是一个秘密的召唤。

---

① 《启示录》，《新约圣经》中预言世界末日部分，谈到各式各样的怪物，如这里所说的长蛇等等。

忽然从卢基納薩那边的道上过来一伙农民，欢天喜地地吹着口哨，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后边的大火。他们离得越近，越发觉得他们蛮横，好象要用他们的态度压倒站在宪兵分驻所前面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走过的时候喊了一声，

“晚安！”

村长、管家和宪兵队长异口同声地急忙回答说，

“晚安！”

不大工夫，口哨不响了，农民们好象在等着别人问他们什么或是责备他们。以后有的唱起小调，有的大声笑起来。走得再远一些他们中的一个人发出一个尖而长的兴奋的嘘声，好象召唤大家站起来似的。同时在东方，火海也无限地扩展开了，似乎这个人的声音摇撼了这火堆。一股火星旋转着升上天空，散布开变成流星细雨。乱飞的小火鸟般的火星象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以波涛式的飞腾向阿馬拉汹涌过来。

三个人被这极度的混乱吓坏了。宪兵队长强打精神用嘶哑的喉咙小声说：

“朋友们，我认为这就是革命！”

## 第九章 大 火

### 1

星期四早晨，預報太陽快要升起的黎明比往常分外紅艷；不久，太陽升到阿馬拉上空。

由于地上火焰的助燃，天边烧得越来越熾烈了，直到迟迟升起的太陽，竟象沐浴在鮮血中的頭骨一般。后来，在白日的阳光追逼下，火焰才开始变白，和天边的紅霞混在一起。当天色更清朗时，一条条烟柱就弥漫了东方，而且彼此扭作一团，然后又互相撞散，仿佛是伸向上帝的烧黑了的胳膊一样。

农民們仍和往常一样，日出东方时，就起了床。

农民們在自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看着蓝天，尤其是看着撑成螺旋形的烟柱，他們张开了鼻孔嗅一嗅烟的气味，他們对这一切，既不惊奇，也不喜欢，仿佛对着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样。有些人打算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些人打算碰見一个随便什么人談談，他們都来到大街上。

“你看这真是一场大火，一点也不假！”瓦西尔·賽达魯从自己的院子里冲雷翁特·奥尔比索喊着說，奥尔比索住的房子和瓦西尔·賽达魯的住宅隔着两家人家，他听見賽达魯咳嗽和吐

痰的声音，就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喂，你看，从半夜就这么烧着！……真的，烧的这点东西，至少够全村人大吃大喝地过一年……”

“去吧！让它烧光更好！谁也没有得过这些东西的好处……大家都饿得要死，可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奥尔比索用他的几乎是尖锐的声音说，他高兴得在他的汗衫上摩擦着他的胸膛，好象他已经驱散了胸中的郁闷一样。

在胡同的另一面，老约翰纳胳膊上挎着一个盛粮食的家具，喂着她的鸡鸭，吓唬那些贪吃的，保护那些胆小的，用她那永远怨声怨气的声调来维持正义。

“约翰纳老大娘啊，你看见营火了吗？”瓦西尔·赛达鲁喊着说。“我相信人家要去喝喜酒了……嘿！约翰纳老大娘啊，你说怎么样啊？”

老太婆只把脸略略冲着他扭了一扭，仿佛要打量他一下，然后又接着喂她的鸡，自言自语地说：

“人们只有去喝喜酒时才那么急急忙忙呢，该死的！”

其他邻居也都走近跟前，每个人都顺嘴说一句话或作一次解答。交换过第一次意见后，大家就都你瞧我我瞧你，仿佛是等待着一个信号或是应援的命令一样。接着，随着农民数目的增加，他们的面孔越来越变得严厉了，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坚强了，仿佛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急躁在他们心里冲动一样。忽然，雷翁特·奥尔比索用一种忧愤的心情大声喊着说：

“咱们呐，咱们为什么呆在这儿傻看，浪费时间呢？……咱们就没什么可作的吗？……走！咱们也去看看村子里出了什么事，不要把事情扔下不管！”

“对！”别的人好象都解开了心头的苦闷，仿佛奥尔比索从他



的心底里向他們說話一樣。

他們一路走着，到處遇見正在議論着的農民，這些農民也隨着他們來了。在酒鋪前，簡直可以說這是一個集期……連婦女和孩子們也都在激動起來的人群中呆望着。人們話說得很少也說得很慢，仿佛每個字都象鉛那樣重。

不時的喊出一兩句強硬得象從密布的陰云中掉下來的大雨點子的話，這就使得人們茫然地轉過去。

“里边都有誰啊？”瓦西爾·資達魯聽到酒鋪里有聲響，就問道。

“嘿，人多得很，”在人群中來回走着的依納特·塞塞爾回答說，“有馬蘭，有小德拉高斯，還有斯馬朗達的兒子彼得，他們在那兒笑，可見他們有可笑的……”

“那為什麼？”瓦西爾仍舊接着問下去。

“他們自己知道，”依納特神秘地嘟囔着說，“讓他們干去吧！他們干得並不壞……”

“我沒有對你說過么，昨夜，他們吹着口哨回來的時候，我就看見了他們！”雷翁特·奧爾比索向瓦西爾·資達魯很神氣地說。“當時我走到院子里，看看怎麼着了這樣的大火，我還在納悶，是誰點的這把大火呢！我又想，火着得太猛了，而且各處同時起火，放火的人一定很多……”

“他們應該告訴我們一聲！免得將來有人說我們袖手旁觀，就不給我們的那一份了！”一個年老、衰弱而憂郁的人搭腔說。

“他們要向我们這麼多人一個一個都問一遍，那就沒人动弹啦，”依納特又一次神秘地說，仿佛他知道很多事情似的。

“這個，他說得有理！”有些人點着頭說。

從老遠的人群中發出一陣哈哈大笑的聲音，大家急忙向那

个方向跑过去。人們听到一个愉快而带着譏諷的口吻說：

“你带着斧子了嗎，陶德爾？……也許你還能到樹林里去，順便砍點死樹杈子呢！”

這句話好象那麼滑稽，在人群中又引起一陣大笑來。陶德爾·斯特林布的斧子挂在左胳膊上，衣服搭在肩膀上，也笑着，露出他那象飢餓的野兽的獠牙一樣閃閃發亮的長牙，他回答說：

“真的，是應該從死樹杈子開始，我的老約西佛，我們平常就是這樣做的！”

尼古萊·德拉高斯在酒鋪的門口出現；神色憔悴，仿佛一夜沒有合眼一樣，可是比往常活潑。他一看見陶德爾·斯特林布就從門口衝着里边嚷道：

“喂，彼得，別拖延時間啦，陶德爾已經來了！”

等到尼古萊·德拉高斯由門口走到街上時，彼得也出來了，一大幫農民簇擁着他，大都是一些年輕人。酒鋪掌櫃跟在他們後面，拉住尼古萊的胳膊說：

“喂，小伙子們，你們全喝足了，你不給錢就想走嗎？這是正經人干的事嗎？……要是……”

彼得用一種諷刺的口吻打斷他的話，說：

“克里斯代亞老大爺，你最好還是乖乖地回到櫃台上去吧！讓我們安靜一會兒！我們有時間一定來還帳！……去吧，回去吧，別等着啦！”

布徐奧克猶豫不決地轉過身來，望着彼得。他本來還打算說幾句，可是這個小伙子還在用一種輕蔑的眼光盯着他，还用原來的聲調說着：

“誰也忘不了你，克里斯代亞老大爺，你不要擔心！我們的帳該怎么算就怎么算，只不過得等輪到你！到了清算的時候，我們

就不讓你等着了，你放心吧！”

四周围的人，有的笑，有的发牢騷。酒鋪掌柜面色发白，用一种哑哑的声音結結巴巴地說：

“可是彼得，我的小伙子，你們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呀！真見鬼！”

彼得把他推到一边，也沒有回答他什么，只向陶德尔·斯特林布說：

“你可来啦！我們正想不等你来就走呐……太阳老高了，早晨都快过去了，我們可还呆在这兒不动弹。”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們有的是時間，彼得，沒人催我們啊！”陶德尔說，“我得照料我的孩子們，我把他們扔在家里啦，沒有一個人管他們……”

尼古萊·德拉高斯打断了他們这些喋喋不休的廢話。从酒鋪里出来約會一起走的，共有二十多人。正在这时候，基利拉·彭諾跑来，手里拿着一根多节的木棍。

“等一會兒，朋友們，你們別不帶着我！”基利拉喊着，几乎喘不上气来，“如果我不参加，那簡直要把我臊死，你們都很知道我和……曾遭遇过什么事情。……”

“但是我們总不能等着你們去搔那个……”尼古萊打断了基利拉的話，他也沒有把話說完。当他看到准备动身的人增加三倍时，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声調，接着說：“你們不用来这么多人，这沒有用，朋友們，就这几个人去就够了！”

况且需要人帮忙的时候，那里有的是人。

那个刚才已經跑到头里的老头子，叹口气說：

“好！我看你們十分忙碌，来回奔走，沒把我們放在心上，我的孩子們！……这可不是办法……”

“不用說啦，你老老实实在地呆着吧，老头子，我們有点小帳要算一算，以后，我們就要使人人都滿意！”彼得說，多少帶些夸耀的神氣，就象一只准备要叫的小公雞一樣。

這群人向萊斯貝濟村走去。他們空着手，只有陶德爾·斯特林布拿着斧子，基利拉·彭諾手里拿着棍子。其中最得意的要算伊里·西爾拉努了，他不斷地轉過身來，冲着站在那裡的一大群人笑，那些人一聲不吭。

“嘿，真怪啦，他們為什麼往那個方向去呢？”瓦西爾·賚達魯等到人群走遠一些時，說，“難道他們還沒忘追求巴巴羅亞卡嗎？……”

剛才，布徐奧克呆在人群當中，吓得直哆嗦，現在忽然有了勇氣，仿佛危險已經遠了似的。

“這算什麼事，瓦西爾……你看不見他們搞革命去了嗎？……你好好想一想，這群小伙子有什麼跟我過不去的呢？我，我從來也沒有對誰作過壞事啊，我的朋友，而且……”

杜米特魯·契烏利契的女兒伊萊亞娜睡在寢室和餐廳中間的那間小房子里，橫欄在娜迪妮的房門外。娜迪妮太太叫伊萊亞娜把所有的門都上好門，又親自檢查了一下，看看這些門是不是都已經鎖好。娜迪妮對伊萊亞娜說，她很害怕土匪，這個姑娘听了笑起來。

天亮了，伊萊亞娜起來，慢慢走進餐廳，免得攪了娜迪妮太太的清夢。她把向平台開的門打開，也打開了客廳和餐廳的窗戶；她想在娜迪妮起床前，把一切都打掃干淨。以後她拿着鋪蓋經過走廊和廚房搬到自己的屋里去，厨房里，爐火嘖嘖響着，她的父母正在那裡，兩個人非常憂郁而且相當害怕。

“唉，我的閨女，你別再象貴族那樣愛睡早覺了，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她的父親迎頭對她說瞭了這麼一句。“一件大禍臨到我們頭上了，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了！”

太陽剛出來的時候，杜米特魯跑去叫醒汽車司機，這是他們約好了的。他呆在那里，一直等這個德國人從自己的小屋裏出來。隨後，他和往常早晨一樣，他走去視察小麥倉庫。回來時，他發現魯道爾夫躺在大門前，渾身是血，腦袋破了一個大窟窿。魯道爾夫大概打算到大街上看一看盧基納薩的大火。這樣，就被那些埋伏在門外的人把他打躺下了。杜米特魯不知道是誰，但在頭一天他就聽見有人和另外一個人說，娜迪妮太太帶來的這個德國人，前天在阿馬拉把孩子們毒打了一頓，這回不叫他挨頓毒打不放他走，讓他到死都要記着這個教訓。杜米特魯把魯道爾夫扛在肩上，一直扛到小屋裏，他現在還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仿佛一段木头一樣，雖然杜米特魯把他的血洗乾淨了，也給他包紮好了……叫伊萊亞娜等娜迪妮太太起床後把發生的事情告訴她，讓她拿主意應該怎麼辦，目前，汽車司機已經不能開車了。至於娜迪妮太太，如果她在这里逗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處。盧基納薩的大火肯定要蔓延到她家的公館。人們已經没有什么顧忌了！杜米特魯想好了主意，決定立刻——只留出叫人飲牲口的時間——套車上哥里加努村，到他的主人那里，把這事報告給他……

村長布腊威拉、憲兵隊長包陽古和管家班布從盧基納薩回來，累得不得了，讓火煙和煤煙熏得漆黑。馬車在街上停了一會兒，兩個憲兵下車跑到貴族的院裏去。費了好多唇舌，包陽古才同意去見米隆貴族，他認為，他的責任是永遠守衛住分駐所，防備農民意外的襲擊。

米隆·于加早已起来了，也正等候着他們。他早已看見了卢基納薩的火焰，他也知道了他的雇农們干出了什么事。他立刻把伊斯莫叫来，要他套車，于加想到出事的地点去一趟。接着又改变了主意。管家既然到那里去了，当然要在那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如果于加在場，那只有使他們更为难，而且由于給其他事件制造了机会，就可能加重局势的严重性……昨天，在和省长一起开会后，于加就預感到要发生不可避免的事件。省长的出面干涉正仿佛是一滴硫酸，使过滿的一杯水溢了出来。如果有一个坚决的态度、一个有威力的行动，再加上一些适当的措施，或者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住正待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付这些无知的小民，恐怖的办法是保証秩序的唯一办法。省长是怎样来的呢？他手里拿着橄欖枝，嘴里全是好听的辞句，这总是懦弱的标志。因而刺激起不逞分子的胆大妄为。格里果列打算作的，包萊斯庫作了。在米隆·于加看来，卢基納薩的大火恰巧不幸証实了他的預見。

米隆·于加冷靜地仔細听了他們三个人的报告，他那冷靜态度，簡直使人認為燒掉的不是他的財產一样。人們向他解釋說，火是先从草垛起的。等人們知道了的时候，草垛全着了；很快的，火就燃燒到粮仓和牲口棚。长工赶快跑去搶救牲口，可是絕大多數牲口已經死了，人們費了很大的力气，才能走近公館跟前。即使不缺少水，即使所有的农民都肯前来帮助救火，也必須費很大的事才能把火扑灭。况且农民們都不願意去救火。只有那些房子紧挨着火場住的农民，动手保护住他們自己的財產。其余的人睡得象死人一样。就是那些前来帮忙的人，也都不是自願的。而且每个人都想要偷点什么……宪兵队长認為火是阿馬拉农民們放的。这是他訊問几个农民时，农民們說的，他的伊

茲沃尔村的同事今早也到了出事地点，他也是这样說。

“有可能查出放火的罪犯来嗎？”老于加問，他忽然兴奋起来。

“我認為能够查出，如果……”

包阳古先迟疑了几秒鐘，然后才明白地承認他不太敢使用他一向使用的办法。农民們已經成了爱搗乱、好寻衅的人了，正象昨天在省长跟前看到的那样。单纯用简单的演講和威胁是服不了农民了。談到武力，包阳古目前还不敢使用。他有的宪兵太少了，怕全村农民普遍起来，为这个进行残酷的复仇。

因此，包阳古想方設法，最低限度也要把阿馬拉的秩序維持住，他一方面呼吁人們都保持善良，另一方面向人們夸示寬大，这正是昨天宪兵連长命令他实行的办法。否則的話，說什么他也不能讓那群吹着口哨的农民过去，他認為其中一定有在卢基納薩放火的人。

米隆·于加認識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宪兵队长采取了放任事件发展的手段，这只能作到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况且，米隆也沒有別的什么办法。現在，只能这样呆下去，直到政府的首长們終于明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們慫恿起来的騷动，并不象在布加勒斯特街头上的簡單的化装游行一样。到那时，他們也就要采取措施来将这种騷动加以制止了。但是米隆·于加仍然叫村长和宪兵队长完成他們自己的职责：

“村子里边，还有許多善良的人，也許比坏人的数目多得多。你們叫这些善良的人行动起来！叫他們不要受到坏人的影响，因为他們同样受面临的灾害的威胁。尼高丹教士作什么呢？……誰也不要忘了，就要清算了，这个時間誰都会輪到的！”

在萊斯貝濟貴族公館前的大路上，有几个农民在談論着大火。他們在那里已經看到了一个預兆，只是不知是吉是凶。馬太·杜尔馬努昨天还在阿馬拉，現在他不断地望着往下去的道路，仿佛是在等一个人似的。他好象自言自語地說：

“只有大火才能洗清罪惡啊！”

別人都点着头，其中一个人告訴大家，这是一句意味深长非常含蓄的話。这时，馬太看見阿馬拉的大队农民快到了，他帶着一种輕松愉快的神气說：

“你們什么也不要怕，时候就要到了，那时每人都会理解話里边的奧妙！”

从阿馬拉来的农民越来越多了。巴維尔·东苏半路赶了来，跟上了他們，另外，还有許多被好奇心驅使的人也跟这些农民汇合在一起了。

他們同馬太·杜尔馬努商議了一下，以后就分成兩組。尼古萊·德拉高斯所在的那个人数較多的組，繼續前进。

“喂！你們都走吧，我們在这兒，有这些人足够了！”彼得說，“如果还需要人的話，馬太老大爷在这里，他会把事情安排好的！”

“我跟你們在一起，彼得！”伊里·西尔拉努兴奋地說。

“我們这伙人，叫他們干什么呐？”馬太·杜尔馬努指着方才跟他們談話的那些人問道。

“說的是呐！”彼得說，“我們可不能把時間消磨在閑聊上！你看人家多么快呀！”



娜迪妮把戈古·約內斯庫公館的臥房，按照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地改動了一下樣子。戈古和厄日妮以為在鄉間能得到一般的舒適就滿足了，這裡根本談不上什麼“美”，只有“實用”兩個字占著主要的地位。娜迪妮卻絲毫不願意放棄愛美的特性，就是在旅途中住上一兩夜的旅館的房間中也是這樣。這間臥房里的床碩大沉重，戈古常以這個床自豪。他說，躺在這張床上，就象睡在母親的懷抱里一樣；可是，在娜迪妮看起來，這張床過於綿軟，尤其是俗不可耐，簡直要把她窒息死。於是，人家在和外間屋相連的那個角落里——離一個很大的帶鐵柵欄的窗戶不遠，從這個地方，人們可以尽情地欣賞種有花木的花園——給她放上一個簡單而寬大的沙發床，頭一個夜晚，她累壞了，洗了一個澡以後，就睡在這個沙發床上。第二夜，儘管她非常希望睡覺，好把那侵入她內心的害怕忘掉，卻怎么也睡不著。她感到花園里或在別的房間中不斷傳來腳步聲；她覺得，仿佛是有有人在敲窗戶，並且有一隻手打算把外間屋門上的插鎖擰開……這是入睡前的半無意識狀態，每當她陷入這種狀態時，一種新的奇怪的响声就使她驚跳起來，也就趕走了睡意。快到黎明，她聽到村中的公雞此唱彼和地喔喔啼叫，預報太陽就要升起了，這時她才沉入酣睡中。還是花園中的一隻公雞在她的窗戶底下啼叫，才把她從睡夢中惊醒，她作了一個非常甜蜜的夢，但她幾乎一點也想不起来了，在很大的快感中，對於沒能作完這個美夢感到無限遺憾。她還不清楚她是在什麼地方，有好一會工夫，她閉上眼，努力使自己入睡，好接著作她那香甜的夢，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回

味一下。可是，不但美梦沒有作成，反而生出危险的害怕心情来，她整个夜里都是跟这种心情搏斗的；她忽然完全清醒过来。她不敢睁开眼睛，好象什么都看不见，就可以得到保护似的。屋子里异常寂静。她先听到了自己听觉神经的自然颤动，好象无限细腻的继续不断的沙沙声，这种颤动是平素沒有理会过的；接着，她又听到了她的心在胸中有节奏地跳动着。不大一个时间，在她看来都仿佛是沒完沒了似的。过了一会兒，一只母鷄咯噔、咯噔地在花园中狂叫着，它叫得那么响亮，窗戶如果是敞着的，声音准得响彻她的耳鼓。这个沒料到的声响，使她的心一时非常紧张，但当她辨清这个声响时，她的惊惧就都变成了信任。她的小金表原来放在床头小桌上，她伸手取了过来。

“八点鐘了！”她看着表盘喃喃地說。“我是多么疲倦啊！我本来不願意离开床！……但是，不得不走啊！我已經晚啦……如果……我早就走了。只要是魯道尔夫准备好了。半点鐘我就可以在車中……这个姑娘可睡在什么地方呢？”

她开始把声音拉长，并把音节突出来地喊叫：

“伊萊亚娜……伊萊努塔！……你在哪兒？……伊萊努塔！……”

过了一会兒，年輕姑娘探进头来，輕輕地，自言自語地說，是不是真地听到了女主人的声音，或者只是一个幻觉。

“喂！小家伙，进来！……你起来了嗎？”娜迪妮說，在被窝里，懶洋洋地伸着懶腰，象一个睡熟了的小猫一样舒展着身体。“魯道尔夫把汽車开出来了嗎？”

伊萊亚娜是个既漂亮又干淨的姑娘，平常总帶着一种滑稽的微笑，她很使娜迪妮喜欢，娜迪妮問她是不是願意跟她到布加勒斯特去。可是現在她的微笑就显得这样不自然。

“你媽又罵你了嗎，伊萊努塔？”娜迪妮看見她的這種神情，繼續說，“喂，不要再難受啦，那對你可不好！”

“哎喲，太太……”

伊萊亞娜一開口，立刻就哭起來了。她一邊哭一邊抽噎着，終於把汽車司機的遭遇和盧基納薩的大火講了出來。但是娜迪妮好像一點都沒听懂，問道：

“好，那個汽車預備好了嗎？我一定要走了……”

她聽懂了以後，可吓壞了，她靠在沙發上發楞，木雕泥塑一般，一動也不動，被子蓋到下巴底下，兩只大眼睛睜得溜圓，凝視着伊萊亞娜。又過了一會兒，她才用一種已經不再象她的、有氣無力的破嗓音結結巴巴地說：

“現在我會遇到什麼事啊，伊萊努塔？……他們也想把我殺了吧……”

年輕的姑娘很愛她，也很同情她的憂傷。等姑娘恢復了勇氣後，就以興奮和表示信任的話語向娜迪妮解釋說，她的父親早就動身到哥里加努向普拉塔茂努報告一切經過去了，這些先生很快就會回來，套上一輛最好的馬車把娜迪妮拉走。因此，娜迪妮可以放心，千萬不要再悶悶不樂了。況且，這個地方的農民也不壞，決不會作出什麼壞事來……娜迪妮聽着她說，雖然還不大明白，但是她的聲音安慰了娜迪妮，在她那恐懼的心情上，在她的內心的創傷上，敷上了止痛劑。緊接着，娜迪妮猛地把被子往旁邊一扔，急急忙忙地說：

“哎喲，我該穿衣服了，在他們來以前，我要全都準備好……小姑娘，把便服遞給我，也……”

娜迪妮在沙發床沿上一轉身，就把腳伸到拖鞋里去，站起來，脫下睡衣扔到沙發床上。她就一絲不挂地站在那兒，她在自

己家里的时候，就爱在臥室的鏡子前面赤裸着身体来回走，使她身体的一切丰满的地方都从鏡子里显现出来，这样可以鼓起她对自己美丽的信心。今天她不想欣赏自己。这纯粹是本能的举动。屋子里虽然很温暖，她还是打了一个寒战。

“喂，伊莱努塔，喂，我冷，”娜迪妮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喃喃地说。

“天啊！我的太太，你是多么美啊！”伊莱亚娜一边把娜迪妮的便服递给她，一边瞪着两只眼睛欣赏着她那一条肉虫子似的赤裸的身体。

娜迪妮无意识地微笑着。别人的欣赏总使她高兴……少女正把一件柔軟的白绸子便服放在娜迪妮的肩膀上，娜迪妮打算把胳膊伸进便服的宽袖子里时，听到院子里有了响动。

“啊，可能是这些先生们已经来啦，太太！”伊莱亚娜愉快地嚷着说。

“小姑娘，快去！”娜迪妮说，嗓子感动得发干了，“回来告诉我谁。”

伊莱亚娜从外间屋一溜烟跑了出去。娜迪妮觉得她的心急得象要碎了一样。她的两个膝盖颤抖着。她从前面提起便服的下摆，又坐到沙发床沿上。她白白地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细听，只听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声响，其中有时露出一个似乎是她熟悉的但又有点模糊的嗓音。她努力辨认农场主或律师的声音，但总是辨认不出来，仿佛是她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声音一样。

“莫非不是他们么？”这种思想忽然象闪电一般掠过她的头脑。

娜迪妮好象心里长了一个爪子一样，非常难过，她很想喊出来。正在这个时候，她清晰地听到外间屋的地板上响起急促的

脚步声。紧接着砰地一声，門大敞开了，好象从門框上掉了下来一样，一个年輕的乡下人出現在眼前，他身材高大，膀寬腰圓，歪扣着小黑帽子，长衬衫上穿着一件黑上衣，脚上穿着釘着鉄釘的重鞋，瞪着一双黑眼睛。彼得·彼得把門一摔，正好站在娜迪妮面前：

“啊！太太，为什么……”

他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就仿佛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的嗓子掐住了似的。娜迪妮先害了一会兒怕，接着想站起来；但是她的膝盖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因此又坐到了沙发床沿上。这时她的便服敞开了，露出了她的乳房、肚子、大腿，她自己却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两只充滿恐怖的眼注視着闖进屋来的那个农民。立刻，她認出他是个熟人，她想起来了，他是牝馬惊了的那一次，給她駕着雪橇兜风的那个車夫，她也想起来，他那非凡的力量和他的鎮靜的态度是多么使她深受感动……她还有時間想到正是这个人現在前来杀害她。同时，她瞧見了他的眼光，她也听見了他大声咆哮着提出来的問題。她也注意到，过一会兒以后，这个小伙子的声音忽然低下去了，她也从他的視綫中，看出来一种新生出来的光輝代替了开始时閃射出来的那种憤怒。这种貪婪而迷惑的光輝，她曾經在絕大部分男子的眼中常常見到，并經常使她因这种光輝而得意，这是由于她的美丽刺激起来的性欲的流露。这个农民的注視，仿佛一个火把似的把她燃燒起来了。她感觉到他是在上下打量她的身体，她立刻明白自己是裸着身体。她跳起来，把她的便服往胸部拉了一拉，就絕望地嚷起来：

“你要干什么？……救命啊！……不！……救人啊！……”

彼得把她的喊叫理解为一种邀請。他的血液在身体內沸騰起来了，他的脸变成了赤紅色，他的眼睛充滿了血絲。他除了娜

娜迪妮正因为惊慌失措而更显得媚人的脸蛋和透过她那白色轻便便服看到的肉体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本能地伸开他的疙里疙瘩的大手和胳膊，仿佛他想压制住一种再也抑制不住的兴奋一样，他忿怒地结结巴巴地说：

“那么……为什么……我不……把你……”

娜迪妮打算冲着另外一个窗户跑去。她的便服的一个宽大的袖子，轻轻地触到彼得伸开的一只手，于是他的手指就本能地抓着了它。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呀！……不！”娜迪妮一边喊着，一边挣扎着，想从这个男人的手里拽出便服袖子来。

她忽然感觉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躯体。她象蛇一般滑溜，从便服中溜了出来，使彼得的手中只有衣服。接着，她就赤着身子向那与餐厅相对的一个角落跑去，躲在安乐椅的椅背后面。她身体上的亮光和细腻更加激起了这个小伙子的欲火。他把手里拿着的衣服扔给她，好象是交给她叫她穿上似的，他也跟着走到安乐椅前面，伸着两只胳膊，仿佛在作捉迷藏游戏一样。

“你不要过来！……救人！……你要干什么？”娜迪妮嚷着说，她的脑袋露出在安乐椅的椅背上面，睁着两只惊惶的眼睛，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着。

当彼得走近安乐椅时，娜迪妮忽然从她那隐身的地方跳起来，打算跳到外间屋的门口，以便逃跑。彼得的长胳膊拦住了她的去路，搂住了她的身体。

“放开我！……救命呀！……”

彼得把她举起来，象举一个洋娃娃一样，把她的脸转过来，冲着他，同时，用他的另一只胳膊抱住了她的腰。他低下头来，仔细看她的眼睛。娜迪妮抵抗着，眼光正和他的象冒火苗的视

綫接觸，她也看到了他的臉上充滿了喜悅。她舉起拳頭打他的臉，錘他的頭，她又把他的帽子扯下來，打他的眼睛，在他的眼睛里，欲火仿佛一個大火苗在那兒燃燒着。他忍受着她的拳打，仿佛忍受着愛怜一樣，直到他感覺到是在打他的臉時，他就把自己的臉藏到她的懷里。娜迪妮已經不再感覺到兩只粗糙的手攬着她的腰和身體了。現在，她感覺到熱呼呼的嘴唇和擦傷她皮膚的鬍鬚。由於掙扎，娜迪妮的身體輕輕地向地面滑下去，恰好這個農民的嘴正落在她的小而圓的乳房中間。彼得的嘴唇停在一乳峰上，就在這個乳房上面狂吻了一陣，接着，他就用牙咬，仿佛在一个熟透了的大蜜桃上咬着一樣。

“我痛！……救命啊！……放开我！”娜迪妮嚷着，又用拳頭打起他的頭來。

這時，娜迪妮了解到彼得一邊吻着她，一邊用他的兩只胳膊緊緊地抱着她，退到沙發床跟前，沙發床上，她剛從那里鑽出來的被子還掀着。彼得的臉還扎在娜迪妮的乳房中間，他由貪婪的本能支配着，把她的臉朝上慢慢地橫放在沙發床上，用一只胳膊攬着她的腰，另一只胳膊支着身子。娜迪妮把她的兩只手抓住彼得的頭髮，拼命地揪。忽然，她感覺到他的——只沉重的大手象一個球拍一樣插進她的兩條緊并着的大腿中間，給男人的膝蓋讓開了地方。那隻手粗魯地在她的——小肚子上撫摸了一陣。娜迪妮抵抗着，但已經沒有力量，她被男子沉重的——身體壓住，只在沙發床上搖著頭說：

“我不願意！……救命呀！……救命！……”

彼得的臉離開娜迪妮的兩個乳房，用嘎啞的聲音唧唧着說：

“老老實實地呆着吧！……他媽的，我吃不了你……喂，就是這樣！”

娜迪妮忽然感觉疼了一下。她又挣扎了一阵，她的喊声变得越来越无力了，她的双手就象两只衰弱的翅膀在那儿扑打着。以后，她的不断的叹息声变成韵律协调的哼哼声，这种哼哼声又被这个小伙子的气喘吁吁声压下去了。娜迪妮眼睛闭着，嘴微张着，头不停地摇动着，她的胳膊却无意识地搂着这个小伙子的脖颈，小伙子摇动着她，使她感觉着有一种神魂颠倒的颤动，有一种快感传遍她的周身，这种快感异常强烈，真仿佛尝到一种既苦而又非常甜的一种异样的神秘东西一样。

她已经精疲力尽了，仰面朝天，冲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眼皮垂着。忽然，彼得说话了，声音带着一点讥讽，仿佛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一样，

“喂，太太，用不着嚷，用不着抵抗，我也没有把你……”

娜迪妮起来了，仿佛从恶梦中惊醒一样。她的睡衣就在跟前，顺手取过来盖上自己的身体，又用手捂上脸；她对她所爱惜的这个身体，只是感觉到一种无限的厌倦。

彼得把他掉在地下的帽子捡起来，戴在头上。他在那儿站了一会，欣赏着娜迪妮，就仿佛只有现在才把她看得更清楚。他耸一耸肩膀，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说：

“高贵的太太，我不……”

接着，他极力作出一种含有命令意味的声音，说：

“太太，如果你想保住性命，你就快走！……听见了没有？立刻走开，要不然……”

娜迪妮看着他，仿佛不懂得他说的话一样。她在保护她的肉体时，忘掉了真正的危险。现在他一看她，她就又想起危险来了。她哭泣着说：

“上哪儿去呢？……你救我吧！……我该怎么办呢？”彼得



不想可怜她。他更粗暴地重复着說：

“太太，上帝給你出什么主意，你就作什么吧！但是赶快作……”

這句話的下一半是什么，他沒有說清楚，就出去了……娜迪妮又听到他的带着鉄釘的鞋在地板上响着。她用手在沙发床附近摸索，找到了她的袜子，她掀动干了的嘴唇喃喃地說，好象跟另外一个人談話似的：

“我应当走……但是上哪兒去呢？……上帝，我的上帝，我要上哪兒去呢？”

### 3

普拉塔茂努跟平常的夜間一样，这一夜也到院子里轉一个圈兒，瞧見了东方起了大火的火光。他心里想，这一定是在代萊奧尔梦省，也許是伊茲沃尔。无論如何，这是一个征兆，告訴人們暴乱已經到了眼前，明后天也可能在他們这里爆发。他决定利用娜迪妮动身的机会把全家的东西装在娜迪妮的車中，运往匹特茲蒂。应当把女人叫醒，和她商量一下，除了带走金銀細軟以外，还应当带走什么。

这天早晨，普拉塔茂努老早就把阿里斯提德叫起来了，比往日早得多，阿里斯提德一向都是睡到傍午才起来的，他非常不滿意，說人們攪扰了他的甜蜜的夢。接着他就諷刺起他父亲来，說他父亲簡直跟律師斯塔沃拉一样胆小，只会哆嗦。可是阿里斯提德仍旧起来了，实际上他比別人更害怕，他只是装腔作势，要显出自己英雄气概，好在父亲的眼里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辜負他父亲的慈爱。

不到七点鐘，他們三个人都准备好了。奥兰波·斯塔沃拉是从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他全身穿戴齐整地睡了下去，以便夜間突然发生什么袭击事件时，不致因事出意外而没有准备。当然，普拉塔茂努加了很大的小心，不讓他的家中仆人或农場的长工知道他的企图。这个消息很可能在村中宣揚开，惊动农民，或激起他們来搶自己，等走了以后，爱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吧！

八点半鐘了，他們看着娜迪妮还不来——一定又是为了很简单的理由，为了她即使是在这种危险的时候还是不能放弃的貪懶和爱美的习惯——，就全忍耐不住了，这时，他們看見誰也沒以为他会来的杜米特魯·契烏利契来到了。起初，他們全都感到困惑，过了一会兒，律师斯塔沃拉发起火来，說“这位太太要使大家都遭殃啊！”律师又說，她应当坐着这个好人的車子来到这里，这也不算什么丢人啊，真的！她不但沒有这样作，反而得叫他們等着她，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就給农民有了向他們袭击的机会，还可能把他們杀了。阿里斯提德向杜米特魯建議，赶快用小車把她接来。小車一去一来的時間，就可以把大車套好了，也就可以把他們送到科斯太什蒂去。普拉塔茂努認為最好大家都坐上大車，路过萊斯貝濟村，把娜迪妮接走，再从那里經過剛達古租，轉上省公路，省公路大概有宪兵或軍隊保护着，这样也就比較安全。所以他立刻下令套車。

他們都在阳台上呆着，等着把車推出来。不时地向杜米特魯·契烏利契問長問短。普拉塔茂努太太在屋子里来回轉，一边哭哭啼啼，一边不停地囑咐仆人們好好照料家里的东西。等以后她也要好好照顧他們。杜米特魯的两只手来回倒換着拿自己的帽子，他站在樓梯跟前，說，萊斯貝濟的居民都很安靜，对于

田間的工作繼續拖下去感到非常遺憾。正在这时，有四十多个农民闖进院子来了，嚷得声音很大。其中有些人揮动着棍子。律师、普拉塔茂努和阿里斯提德坐在椅子上都吓得目瞪口呆。一霎时，农民就把阳台包围住了，大声叫嚷着、咒罵着、拥挤着，仿佛每一个人都想要站在最前列。杜米特魯一个人光着头，呆在憤怒的人群里。长工們从小屋子里走出来，驚訝地看着。車子已經从車棚里拉出来，車夫牽着馬走来了，准备套車。

普拉塔茂努很快就鎮靜下来。他站起来，裝出什么都不了解的神气，很和气地問道：

“喂，朋友們，有什么事？……你們跟誰过不去呢？誰惹着你們了？”

有十几个声音同时答应，一个比一个嚷的声音高。辱罵声、詛咒声、威胁声，这一切都混成一个震耳欲聋的喧鬧声，从这种喧鬧声中只听到一大片詛咒謾罵……普拉塔茂努把眼全吓直了，他举目环視，看見农民們的脸都气得变样了。他認得这都是阿馬拉、萊斯貝济和哥里加努的农民。基利拉·彭諾站在小学教員德拉高斯的弟弟旁边，站在离普拉塔茂努最近的人群中，普拉塔茂努一眼看到基利拉·彭諾的脸，就和和气气地对他说：

“喂，基利拉，你說是誰叫你們生气，你也說，你們打算要我們作什么，你比別人都更清楚地了解我，从来也沒有迟疑不决地……”

基利拉·彭諾左手拄着还发綠的棍子上了阳台的四层台阶，用他固有的柔声柔气說开了：

“这些人打算干什么，他們自己会跟你說。他們有舌头，可以說話；至于我嗎，关于盖吉娜的一笔老帳，我要跟这个土匪来算一算，他……”

基利拉来到阳台上，說到“土匪”这个字，他就向阿里斯提德扑过来，阿里斯提德还坐在那兒，吓得丢了魂，唇边上带着一种傻笑。基利拉照着他的額上打了一个大嘴巴，声音非常清脆，真象是錘子碰了鍋那样响。

“你別打他，基利拉！”普拉塔茂努趁来得及叫一声的时候喊着。

正在这个时候，农民們就向他們扑上来了，一陣拳打脚踢，打得他們在阳台的地板上乱翻乱滚。律师斯塔沃拉拼命地嚷着：

“朋友們，你們別害我！……我，我不是这地方的人！啊！唉呀！唉呀！”

普拉塔茂努太太和別的妇女的哭喊声，打人的声响和叫嚷的声音在整个宅院中响成一片。混战只繼續了很短一会儿時間。尼古萊·德拉高斯仿佛下命令似的說：

“啊！……基利拉老大爷！你住手！不用打他啦……我的朋友們，你們住手吧！他媽的，我們不是跑来仅仅揍几下就算完的！……別打他啦，听見了沒有？……我們来，就是为把这个臭希腊人閹了，免得他以后再去糟踐別人家的姑娘媳妇。”

随着就是一陣混乱。有些人問：“他說什么？”另一些人却嚷着說：“他要把那个家伙閹了！”又有些人叫嚷着說：“把他杀了算了，又不是什么大損失！”这些人拳打脚踢，雨点似的打在阿里斯提德的身上，打得他头昏脑胀，在农民的便鞋和靴子中間蜷縮成一团；他在想办法从他們当中溜出去，然后逃跑。但是普拉塔茂努却吓疯了，开始叫嚷起来：

“饒了他吧，基利拉！……我的朋友們，你們可怜他吧！……尼古萊，你也饒了他吧！”

沒有人听他的。有一个人喊道：“留神那个老头子！”另一个人嚷着：“躲开，躲开！……站在一边！”

阿里斯提德已經往外爬出一点了，尼古萊·德拉高斯抓住他的腿把他拉到阳台正中間，正好叫他仰脸躺着。接着，仿佛一个連长分配任务似地喊着說：

“喂，特郎特，瓦西利卡，你們俩拽着他的胳膊，科斯提卡，你騎在他身上不叫他动。你們呢，你們拉着他的腿，就象这样！……小伙子們，把他拉結实喽！……喂，基利拉老大爷，你过来，抽出你的刀子来！你閹过不少的猪，你会干这件事！”

尼古萊亲手去解阿里斯提德的裤子扣，阿里斯提德了解到人們要对他作什么时，他就用尽力气叫嚷。

“喂，小伙子們，把他的腿劈开！”基利拉·彭諾喊着說，就按照閹猪的方式跪下来，右手拿着刀子。“把他拉直了哇！”

农民們挤成了一个圈，用一种贪婪的眼光注視着这一幕。普拉塔茂努象个疯子似的摸到他們当中，喊道：

“你可別閹了他啊，基利拉！……啊！我的天啊！最好把我杀了吧，我的朋友們！唉！哎哟，哎哟！”

几个人把他拉住了，又有几个人用拳头直打他，这时候，基利拉用一种譴責的腔調說：

“喂，我看到盖吉娜肚子大起来，而这个土匪却在发笑，并且譏笑我，那时我的难受正跟他現在一样……”

正在这时候，阿里斯提德发出一声使窗戶上的玻璃都震动的吼叫声：

“救人！……救人！啊，哎呀，哎呀！爸爸，你可別把我扔了！”

疼痛的吼叫声越来越长、越来越哑，变成了嗯嗯声，以后又

連抽噎帶哼哼，在這一段時間里，基利拉·彭諾仿佛闖一個豬似的，一面割着一面安詳地說：

“別出聲了！你爸爸心愛的小公雞，別出聲了！你調戲够了婦女們啦。今后你就会老老實實地呆着了，你也……嘿，嘿，這一大冬天，我的心是多麼難受啊，我哭了多少次啊，我的哭訴，又給多少人帶來了煩惱啊！……”

尼古萊·德拉高斯面色陰沉着，注視着，嘴里嘟囔着。不時地向普拉塔茂努瞧一眼，普拉塔茂努站得老遠，一邊放聲大哭，一邊在農民們的手中掙扎着。

“好啦，成功啦，你看這些個東西！”基利拉說着，站起身來。

“放到他眼前，叫他們烤着吃！”尼古萊·德拉高斯大聲說，同時嫌惡地轉過身來。

人們的笑聲混成一片，接着，暫時安靜下去的喊叫声、喧囂聲又恢復起來，而且比以前更亂了。阿里斯提德仍舊躺在地上，不住哼哼着。農場主從農民們的手中擺脫出來，向他的兒子撲去：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這幫土匪！”

基利拉·彭諾由尼古萊陪着，下了平台走到院子里去，其餘的人跟在他倆後邊，混亂的聲音不停。

這時節，普拉塔茂努頭腦清醒了一些，把老婆叫來，她早已吓得魂不附體，昏過去好幾次了。他對老婆說，他們應該立刻動身，至少要上科斯塔什蒂，找一個醫生，不然，孩子的性命非常危險。接着，他使出不同尋常的力氣把阿里斯提德抱起來，攬到自己的懷里，竟象抱一個小孩子一樣地抱着他穿過人群走去，人們依然在叫罵着。農民們給他閃開道，叫他走到車跟前，車子在那兒等了很久了，車夫站在旁邊，吓得目瞪口呆。農場主普拉塔茂

努怀抱着兒子，沉重地邁着步，普拉塔茂努太太和两个老女仆跟在后面，农场主喊道：

“喂，快着点，米特罗芳，快，拉馬！我們上医院去，不然，孩子就要完蛋啦！”

农民們听他說了这些話，又看見他們这样哭哭啼啼，稍微平靜了一会兒，仿佛这个作父亲的痛苦感动了他們似的。只有德拉高斯輕蔑而憤恨地笑着說：

“是啊，你們找医生去吧……医生可能把那些东西給他縫上。”

沒有一個人笑。大家都看着农场主坐上車，怀里抱着阿里斯提德。普拉塔茂努太太用一条被子把她的兒子围起来，然后爬上車，坐在車夫跟前。杜米特魯·契烏利契和那两个女仆尽力幫他們。然后馬就冲大門走去。从农民們旁边經過时，普拉塔茂努紅着眼，声音非常郁悶，嚷道：

“基利拉，你小心点，上帝在上边瞧着呢，他要狠狠地懲罰你，要远远超过你今天給我的打击！”

“我在上帝懲罰我以前，已經被你懲罰得够受啦！”基利拉·彭諾答道。

“……真他媽的，这几个臭希腊人！”尼古萊·德拉高斯咬牙切齿地詛咒着說。

大車发出沉重的隆隆声走出了大門。过了一会兒，尼古萊多少显出一点輕松的神气，說：

“我們完成任务了。現在可以回家去啦，我們还有別的事要办呢！”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莽汉很不高兴地，声音里带着某些敌意問尼古萊說：

“你說，我們這些人還該幹什麼呢？不要以為把人們鼓動起來只是为了鬧這個希臘人的兒子！”

“好！我的小伙子，你想要我們告訴你，當你們擺脫貴族的時候，該幹什麼嗎？”德拉高斯氣勢洶洶地說，“你們不動腦筋，也沒有腦子嗎？難道你們是剛斷奶的孩子嗎？我們走吧，基利拉老大爺。喂，阿馬拉的老鄉，我們都走吧！我們用不着問別人，我們知道我們該幹什麼！”

“你說得對，你說得對！”有幾個人說，“你們走吧，什麼也不用怕，我們不會閑呆着的！”

但是，等阿馬拉村的人們走了以後，萊斯貝濟的村民在貴族公館的院子里呆了一會兒，覺得很為難，其中有一个人嚷着說，

“嘿，你們看該怎麼辦？”

接着，仿佛是因為沒能作出決定而大发雷霆一樣，大家忽然開始嚷起來，詛咒起來，互相激勵，一個比一個聲高：

“朋友們，我們也象盧基納薩一樣，給他來把火吧！……最好等一會兒，我們不要空着手回去，……為什麼放火呢，最好先拿出點東西來，糧倉還都滿着吶！……好樣的！……喂，小伙子們，不要再猶豫啦！……約昂，你不要怕，還有好多貴族吶！”

阳台上，婦女們一邊哭泣，一邊整理東西；一個人闖上阳台，其餘的人，象羊群一樣跟隨着他。婦女們都吓壞了，哭着號着地往屋里跑去。另外的農民，聽說人們又在貴族公館內聚合起來了，就又從街上走來，一個勁地向那里涌。涌進屋里去的那些人奮激地看見什麼砸什麼，遠近都能聽見這些聲音，使人們相信他們是在這裡和死敵搏鬥。他們一個跟着一個走出來，看見什麼值錢就把它拿回家去，一邊喜歡得直喊，一邊趕快回來，好趁東西沒有搶光以前，再拿點別的什麼。在院子里邊，來晚了的人正



在打主意，这时，另一伙人已经把粮仓团团围住。贵族公馆很快就变成了蚂蚁窝，聚满了男女老少，人人都想抢先弄点东西……

这时，律师斯塔沃拉挨了一顿打以后，本已头昏眼花了；他却趁着由于小普拉塔茂努产生的混乱，偷偷地溜进屋里去。他很知道各处进出的地方——这两天来，他就看好了地势，正是为了防备一个象今天这样的意外事件——他穿过厨房溜到这所房子后面，一个下房的小院子里。虽然挨了好些打，让人家踢了好几个跟头，已经弄得六神无主，但是他还能很快地清醒过来，放弃最初藏在这公馆内的打算，相反的，他跳过了院子和果园的木板界墙，勇敢地走过田野，绕过全村的房屋以便到达大路上。他总也不相信，一个五十六岁的人居然能够有这样高的体育锻炼水平。他甚至于想不起他是个有心脏病的人了，也想不起他已经开始有了气喘病，也想不起医生早就禁止他跑了……他飞快地走着，真象阿尔卑斯山的猎人一样，穿过粘脚的田壠，越过有水的水洼，稍微僵硬着身子，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浑身热汗淋漓，然而却充满了幸福感，这种感觉不断给他增添新生力量。最后，终于来到村头的一所房子！他想站定一会儿，好喘喘气，擦一擦汗，但是他非常谨慎地把这种懒惰心情赶跑了，向斜坡继续走下去，好走到大路上。忽然，他瞥见一辆车。他认识这辆车，立刻向这辆车呼喊。他的声音被车轮的响声淹没。一会儿，他几乎绝望了。如果在路途上再遇见一群农民又该怎么办呢？马飞驰着，车离得很远了。

“这些农民多么愚笨啊！”他痛苦地想着，“他们袭击农场主，目的是杀他，谁知又放他坐着车走了……如果我早知道这样，就应该留在原地不动，也就用不着越过田野叫我这两条苦命的腿受累了。”

“我应当立刻动身！”娜迪妮一边喃喃不停地說，一边赶快穿衣服，好象房子着了火一样。“我的帽子在哪里呢？……是的，我应当动身！”

她把梳妝用的和裝飾用的小东西，还有她的表收拾起来，放进她的那个嵌着金絲文字的紅皮包中。她从鏡子跟前走过时，无意中瞟了一眼，看見鏡子里那张脸，她簡直都不認得了，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我太可怜了！”她心慌意乱地說，“这一切都是因为……好，赶快，我……”

彼得从外間屋走到阳台上，然后下去，到了院子里，这时，萊斯貝濟村的居民向院子里聚攏来了。陶德爾·斯特林布为了伊萊亞娜的緣故正在院子里跟杜米特魯·契烏利契的老婆吵嘴，因为伊萊亞娜非要到她女主人身旁去不可。陶德爾不讓她去，甚至推了她一下，年輕的姑娘就哭了起来。

“啊！你可来啦，彼得！这些女人可要把我撕碎了！”陶德爾大笑着說，“真的，你在那兒呆的时间可不小啊，彼得！……难道那位太太在那件事情上尝到极大的甜头，不放你走嗎？”

“住嘴，陶德爾！別再饞得流口水啦！”这个小伙子皺起眉毛來說，“他媽的，你是个人，不是一只狗哇！我已經把她罵够了，你不要再那么办了……你看，她立刻就要走了，她放弃了土地和她的一切所有。”

“那好！”萊斯貝濟的两个居民說。

但是陶德爾·斯特林布忽然变得滿臉通紅。

“你在这兒跟我瞎說什麼？你忘了我們事先的約定啦？你忘了正因為這個，我才磨破了鞋底到這里來嗎？”

“那麼你打算作什麼，陶德爾？”彼得問。

“你不是說過她把我們譏笑得夠受嗎，並且……”

“她是譏笑了你呢還是譏笑了我？”

“啊，如果你不願意干了，那全在乎你！”陶德爾接着說，氣更大了。“但是我，小子，我可是個老光棍漢，我也終日挨餓和……喂，伊里，你給我看着這個！……”他說着，忽然冲着伊里·西爾拉努轉過身來，並把自己的斧子掛在他的胳膊上。“我不象別人那樣作，人家……”

陶德爾匆匆向陽台撲去，嘴里边直嘟囔，接着就進屋里去了。伊萊亞娜吓坏了，抓住了彼得的袖子，對他說：

“彼得，你可別叫他去，他要殺她！”

“讓他見鬼去吧！他不願意聽我的話，”小伙子一面按捺住自己，一面嘟囔着說，“我也跟他說過，並且……”

陶德爾進入外間房的時候，娜迪妮已經穿好了衣服，手里拿着她的皮包，正要離開她的臥室。農民一瞧見她，就走近去并用一種戲謔口吻向她說：

“你想上哪兒去呀，我的美丽的小鴿子？……稍微呆一會兒，給我來個小吻吧！”

娜迪妮只猶疑了一下，然後一個箭步跑進客厅里，用鑰匙把門鎖上。陶德爾可氣瘋了，也不再打算設法擰開門，只是用肩膀推，一下就把門推垮了。

“救命啊！……救命啊！……”娜迪妮嚷着，兩個眼珠都突出來了。

“你不喜歡我嗎，嘿，太太？”陶德爾冷笑說，“這沒有什麼關

系，我可喜欢你呐！”

他把她按倒在地，把她的裙子撩到腰部。娜迪妮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不过嚷了一次：

“救命啊！……救命啊！……”

“你別嚷，真他媽的臭婊子！”农民嘟囔着說，用两只大手滿把地掐住她的脖子。

娜迪妮的声音立刻止住了，就仿佛是有入剝了它的根一样……

几分鐘以后，陶德爾又出現在阳台上，娜迪妮的皮包早就揣在他的衣袋里了，他的脸上装出一副挺得意的神气。他从伊里的手里接过那柄斧子来，用一种嘎哑的声音向伊里說：

“喂，伊里，你也去吧！也許她还有热气呐！”

农民們怀着惊惧心情好奇地注視着陶德爾。这时，伊萊亞娜却嚷道：

“唉呀！他把太太杀死了！……凶手！凶手！”

“唉呀！”彼得也同样說，“我希望你沒作出这件事，陶德爾！”

陶德爾·斯特林布安詳地答道：

“可是，我敢发誓，她死得象一只小鷄一样。我为了叫她不再嚷嚷，掐了她一把，她就不喘气了。”

“唉，我的天啊！”彼得比以前更失望地說，“陶德爾，你作得太不漂亮了，因为現在……”

陶德爾凝視着彼得，然后又以驚訝的神气看着別人，他这种驚訝心情逐漸变成为憤怒。他的扁平的脸上长着許多毫毛，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沒有刮过，現在这些毫毛都扎煞起来了。他脸上的两只小紅眼睛，真象暴风吹在两块紅火炭上一样。他象一只疯了的猛兽，吼叫着，时而走到这里，时而走到那边，真仿佛

赤脚在火炭上走着一样，嘴里冒着白沫，結結巴巴地說：

“那么，她死了又該怎样呢？……我的老婆本来还能活好些年，为什么竟会活活地餓死了呢？我想把她傾到医生家去看看病都办不到！你听說过由于陶德爾·斯特林布的老婆死了，这些貴族哪一个难受过嗎？我为了埋她，欠了教士和別人許多錢，我的孩子們还在挨餓，我却連一寸地都沒有。我累得要死，到头来还不能喂飽我的孩子……你們不去啐她的尸首，反而因为我招死了她，倒跟我生起气来……她只是为了寻欢作乐，只是为了她自己生活得更舒适，才跑到这儿来。她是想把她的地卖給象她一样的人，好不落到我們手里。但是我，我要把他們全杀了……誰落在我的手里，我就把他的脑袋劈开……好叫这块土地上不再有財主的痕迹，好叫他們断子絕孙，滾他媽的蛋！”

他把他的斧子高举过頂，他的哑哑的声音发出破軍号似的声响：

“我这样地受罪已經受够了……現在我要減輕我的痛苦！我需要喝財主的血来解恨！”

他手里拿着斧子，直奔貴族公館的窗戶。玻璃和窗戶逐个变成碎片乱飞乱舞。他的疯狂的破坏贏得了农民們的同情。他們也开始砸起来，看見什么，就抓起什么来，把它疯狂地破坏了。杜米特魯的老婆哭着嚷着，一边还揪着自己的头发，生怕人家把她的东西也給砸碎。这时，伊萊亞娜跑到屋里去看娜迪妮太太的情况去了。巴維爾·东苏一开始就注意这个汽車。他在粮仓里找到一把鎬，以异常忿怒的心情砸起这个汽車来，但是总認為这样砸太慢，效果也不很显著。他一看見砸爛了一个汽油箱，就把鎬扔到一边，从車房附近的一个圓洞里抽出一把干草来，挽成一束，在他的衣袋里乱摸，摸到一根火柴，然后就慢慢把干草点

着。等到干草着成一个挺旺的火苗时，他就把它扔到汽车底下，那里有不少的汽油，已经汇集成河了。微蓝色的火苗子突然把汽车包围起来，火苗子一直着到木板的房顶上，鑽进堆干草的閣楼上。过了一会兒，整幢的建筑物都被一大片烟云籠罩住了，从烟云中，吐出抖动的黄色舌头……

“起火了！……起火了！……”人們喊着說，心里都充滿了反常的喜悅。

“哈，哈！我的心这才温暖过来了！”陶德爾·斯特林布喊着說，脸上的汗跟剛洗过澡一样，冲着火苗中的房屋跑去，仿佛要跳到猛火里去。

彼得·彼得弄得心慌意乱，呆在阳台附近，好象在梦里似的，观望在院中骚动着的人群。过了好久，他才看見馬太·杜尔馬努也呆在那兒，一动不动。

“喂，彼得，是不是应当把太太从屋子里弄出来呢？火眼看就要着到她跟前，如果她的躯体被火烧毀，那可是一个大罪呀！”

“馬太老大爷，你說得有理，”彼得非常同意說，“人們全都糊塗了。”

正在这个时候，伊萊亞娜从危险的屋子里走出来，抱着用白单子裹起来的娜迪妮。

## 5

《德拉波呂尔》报社看来好象是在守喪期間一样。星期四，快到十点鐘的时候，提屠·海尔德列亚走到了編輯部，連一个人也沒找到，就是罗絮也沒有在他的那个出名的堆滿了报纸的办公桌前。不錯，罗絮曾經来过，但是立刻又走了，留下話說，半点

鐘內他就回來。

年輕的海爾德列亞遲到的原因，是因為他先到內政部找莫德來阿努去了，為的是從莫德來阿努那里找一些關於阿爾蓋什省的消息，他頭一天曾經答應格里果列·于加這樣辦。他一點消息也沒有得到。況且，頭天晚上，格里果列曾經用電話和匹特茲蒂省政府的秘書談了話。省長包萊斯庫正在省內視察，半夜可以回來。目前看來，一切還算平靜，各處都還沒有發現暴亂事件，雖然影響的危險是很大的，因為阿爾蓋什和正發生恐怖事件的代萊奧爾夢接壤。提屠頭天一下午都在找他的朋友，直到晚上才在普雷德列亞努家找到。格里果列開着玩笑為自己解嘲說：如果提屠想每次都能找到他的話，就應該先來普雷德列亞努家，這些日子以來，他在普雷德列亞努家的時間比在自己家里的時間還多。海爾德列亞微微一笑。提屠相信，他已經注意到，除了普雷德列亞努的友誼以外，小于加不斷地來訪他的朋友，這和奧麗加·波斯泰爾尼庫小姐的美麗的眼睛並不是沒有關係的。

昨天，午飯後，提屠遇見了戈古·約內斯庫。戈古也給匹特茲蒂方面打了電話，他比往常更加心緒不寧，眼睛總是濕潤着，仿佛一種不祥的預感已經在咬着他的心一樣，厄日妮無論怎么想法子安慰他，也沒有用。

當然，提屠·海爾德列亞把自己的時間安排得非常合適，唐塔到午後五點鐘該來的時候，提屠一定在家。她準時來到了。他們倆擁抱一陣，都流出了喜歡的热淚。唐塔寫給提屠的信中說到的那些重要事情，是與事實不符的，事實是：提屠走後三天，約翰就離開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了。不是約翰叫唐塔遠離提屠，却正是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想把房子留給她的姑娘米米住，因為米米的丈夫已經把她攆出來了。此外，亞歷山德來斯庫太太

還會想法宣揚唐塔的丑聞。她到約內斯庫家中來，見人就胡說八道，當眾指着唐塔的脸高声說出唐塔跟她的房客在一塊睡過覺。約翰跟她完全斷了關係，他很快就和副司長的女兒訂了婚。還有，約翰表現得很高尚，在他父母面前堅決否認萊努塔的“誹謗”……這一切消息，提屠·海爾德列亞都以莫大的興趣諦听着，首先因為這是唐塔向他訴說的，其次是因為凡是有關她的事，實在比任何事都更使他關懷。他非常感動，向她承認，如果他的經濟情況再穩定一些，他一定馬上把她娶過來，並且，無論如何，她是應該終身屬於他的。為了証實他的諾言，他告訴她，從此以後，他要用“我的未婚妻”來稱呼她……

“你來啦，好！我的小伙子！”羅絮走進來，發現提屠正在埋頭看報紙，就這樣小聲地說，“那麼，還能維持嗎？……今天午後我們就要有一個新的政府了！”

他翻了幾分日報，又說：

“你看出這些可敬的政客們是怎樣改變他們的作法嗎？現在再也不談農民們的神聖的鬥爭啦。現在口口聲聲說是暴亂的煽動者，而對這種人，就得採取有力的鎮壓措施。這一切情形，我在三星期前不就跟你預先談過了嗎？小伙子，你就要看到，他們要怎樣在最短期間使用他們的大炮來扼殺他們昨天還極口贊揚的神聖鬥爭！你沒看出這點嗎？他們表示熱中於他們的“神聖鬥爭”和他們的“必須珍貴羅馬尼亞人的血”，正好到他們有把握取得政權為止。這就是說，他們在國內縱火是預先計劃好了的，而且還是放開膽子干的，因為他們覺得國家毀滅並不算什麼，他們重視的只是攫取政權，就是在一個毀滅了的國家中取得政權，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無論怎麼說，我的朋友，這些人是可惡的。我么，我不搞政治，各個黨派和他們自命的理想，在我



看来，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是这些人却仍旧是十分可憎的！”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气愤：

“喂！是，是，《德拉波吕尔》日报社……海尔德列亚先生么？  
请等一会儿……给你！”

这是戈古·约内斯库打听消息。这天，他没有能和匹特兹蒂方面通话。提屠答应他，等自己从莫德来阿努家中出来时就到他那里去。

“就这样！那些可怜的人们难过，受罪，只是因为这些绅士们千方百计想抓住政府！”编辑部秘书又重新说，仿佛电话打断他使他更兴奋了。“有多少人还得受苦，而且不知还要流多少血哟！当他们鼓动农民们暴乱的时候，他们完全主张纵容，然后再利用这种纵容来屠杀农民，这个，你会看到的！还有，我敢跟你打赌，他们还会找出这些暴乱的煽动者来的。哈！不，不是找出那位鼓吹圣战的部长来，不，我的朋友！而是找出象你、我这样的，或是某个教员，或不在他们党的某个教士或某个社会主义者……”

电话又打断了他的议论。格里果列·于加通知提屠，他要来找提屠一起到内政部去。以后，罗絮整整用了一个半钟头的時間，向这位驯顺的编辑传播他那渊博的政治常识。

莫德来阿努非常忙碌，尤其是要改组政府就显得更加繁忙，但是仍然极其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格里果列·于加，并且向于加提起他们两人曾在火车中相遇和罗戈纪纳鲁曾说了的无意识的話。莫德来阿努接着对于加说，今天早晨，他曾看过从匹特兹蒂打来的一个电话的记录：人们在夜间发现本省南部卢基尼蒂村或卢基纳萨村内有一处的贵族公馆起了大火。火是由农民们放的。接电话的人没听清楚村名，因为亲自打电话的省长精神非

常委靡，更确切地说，他打电话时只是一些结结巴巴的话句。莫德来阿努接着说，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阿尔盖什省的局势，曾在一点鐘以前向匹特兹蒂方面打过电话，并且和省长说了话，省长说，和本省南部联络的电话电报线不是发生了障碍，就是被切断了，因此他也没得到什么新的消息，必须等到邮递员来，或者能从他们的嘴里得到一些新的消息。省长又重复了他以前传达过的卢基纳萨村失火的消息，跟莫德来阿努从匹特兹蒂得到的消息一样。省长却不相信这个……这可能是一个恶作剧！省长本人在省内各处视察，快到半夜时回来，而且他可以证明在这个地区呈现着一种完全有秩序的现象。

“贵省的省长是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但是未免过于乐观！”莫德来阿努微笑着说。

格里果列·于加向莫德来阿努热诚地道了谢。关于改组政府的事，他们又谈了两分钟。小于加说，他的朋友巴洛列努律师已被任命为阿尔盖什省省长。这是听巴洛列努本人说的。不用说，莫德来阿努也认识巴洛列努，他认为人们得到了巴洛列努，真是得到一个出色的省长，尤其是在这种悲惨的景况下更是这样……

在走路的时候，格里果列向提屠说，如果巴洛列努实任省长，他就一定要陪同新省长一块去阿马拉。他承认他非常担心他父亲的遭遇。他们来到国民剧院前，在人行道上停下来，格里果列拿出表来看了一下时刻，用一种充满痛苦和忧虑的声音说：

“十二点半了……天啊，现在，在阿马拉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啊？”

中午，整个阿馬拉村都知道了有些人早晨到萊斯貝濟村和哥里加努村去，作出了轟轟烈烈的事情。显然，經過大家的嘴輾轉傳說，事情就扩大了很多。例如，人們述說，两个希腊人，父子俩，都被入給閹了，希腊人的老婆讓一个哥里加努村的人一斧子砍死了，布加勒斯特的律师，先叫人把舌头割掉，然后穿着褲衩，光着两脚被赶出村外。在萊斯貝濟村，起初，所有的男人輪奸了那个漂亮的貴妇，然后陶德爾·斯特林布象擰一个小雞似的把她擰死了，最后把她扔到大火里。巴維爾·东苏則把那个德国人摸死了，那个人躺在地上都沒了气，現在还在那兒躺着……农民們是一小群一小群地回去的，不是象来的时候那样結成一大群，所以人們沒注意到他們是什么时候回的家。只有巴維爾·东苏差不多快瘋了，他愉快地大声直喊。至于陶德爾·斯特林布，据說，有人看見他背着一个沈甸甸的大背囊，里头滿是黄金和珠宝，都是杀了貴妇人以后搶来的。

这一天，村长伊翁·布腊威拉把村公所的書記留在办公室，自己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清楚，但他却完全不聞不問。他知道，有些人恨不得把他毒打一頓，然后再把他的房子点火燒着，来报复他过去對他們的严厉。他認為最好讓人們隨他們自己的意思去搞吧！人們既然都瘋狂了，拿着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去冒險，那实在太沒有道理。用不多久，比人們所想的还要快，政府就要叫他們覺悟过来，他們也就要深深後悔，痛哭流涕。但是，在那以前，他应当跟着狼学狼叫，以免叫狼給吃了。

村公所的書記克里塔·杜米特來斯庫一個人呆在那里，煩悶得厲害，他把村公所的两个更夫叫到办公室里，跟他們談起最近发生的事情來。他極力非難農民們所造成的恐怖，對農民非常輕蔑，而對貴族却竭力袒護，他認為自己是貴族中的一員。他的辦公桌上有一面小鏡子，談話時，他不時地向小鏡子里滿意地看一下，一來是欣賞自己，二來也為了整理一下假硬領或領帶……

村長和憲兵隊長從盧基納薩回來後，先和老子加談了一會兒話，談完話，在從公館到憲兵分駐所的路上，村長和憲兵隊長爭論起來，這種爭論，多少是帶着友誼性的。他們每人都想把維持村中秩序和治安的責任推給對方。布腊威拉在和包陽古分手時說，他可管不了這些事，他連一點勢力都沒有。包陽古先憤慨地說，只有在艱難的時期，才顯出憲兵有用，然後他又冲着大家謾罵了一句，作為對村長的答復，並且用一種威脅的口吻說：

“反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發火，要不然，我可以把你們這群鄉下人就象烏鴉一樣都槍斃了！”

包陽古成心要這樣裝腔作勢，其實他的處境非常困難。目前，他一夜沒有合眼了，打算休息一下，但是到哪兒去找，並且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讓他休息呢？他不得不跟迪迪娜爭吵了整整一個鐘頭，要是沒有下士來勸解的話，簡直會打她一個嘴巴。接着他就聽說這大群農民已經上萊斯貝濟村去了，這些人，肯定沒有和平的意圖。接着就傳來關於這些人所做所為的惊天動地的消息。最後，葛斯馬·布魯亞納的管家拉扎爾·奧都底忽然到了，吓得驚慌失措，他說，有一大幫農民圍着貴族公館不住地轉，恐怕他們要放火。

在這以前，包陽古和他的老婆吵完架後，就召集了他的四個

宪兵开了一次“軍事會議”。他們人数既然不多，那就不能不对邻村已經发生的或今后要发生的暴乱事件装作不知道。就是在阿馬拉村，对于一些微小的犯罪也应当装作看不见，正如最近这些日子，自从人們公开地騷动起来以后，宪兵們所抱的态度一样。但是，他們必須大力阻止搶劫或放火。必要时，可以命令整个宪兵分駐所的宪兵全副武装出动，枪不要装上子弹，却要在當場上膛，以便給人們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如果不幸，队长不得不发出“射击”命令的話，第一枪总是該向天空射击，如果这个射击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可以向人群射击第二下。事件沒有爆发以前，誰也不許离开宪兵分駐所。为了預防各种意外，必須把一切配备和必要的武器都放在手跟前。

“我的老奥都底啊，”包阳古向前来告状的管家說，“你要小心啊！只要有兩個农民在一起談天，你們就認為他們是在搞叛乱！你們是胆小如鼠的人，是的，老家伙！……”

“队长，我么，我已經沒法和人們看法一致了，”拉扎尔·奥都底委屈地說，“你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但是我应当向你报告这件事情，等以后我的东家回来的时候，我可不願意他們責备我，說我对他們的財物不注意……”

过了好長時間，宪兵队长打发最机伶的宪兵包格匪去了解一下情况。結果他帶了很多坏消息回来：公館的院里還沒有人闖进去，但是搶东西已經开始了。人們毫不知羞地拿着口袋或籃子来搬运玉米、小麦、豆子和別的东西……有許多农民是从威代义到这里来进行搶掠的。自从头天夜里起，所有粮仓的門就都打开了。一个长工告訴包格匪說，搶得最凶的是农場主的更夫，正是他們邀請人家来搶掠的。就是奥都底也似乎和农民通着气……据說奥都底曾表示农民們怎么处理粮仓他都不管，只

要貴族公館不受損失就行。現在，管家聽說農民要放火燒公館或至少加以拆毀，他才前來告狀。然而在那里已經沒有多少人了；大家都随心所欲地拿東西走了。相反地，在酒鋪的陽台上，至少聚有五十上下農民，在那兒聊天或在搞什麼陰謀活動。

包陽古皺了皺眉。這些卑鄙的家伙，就不想老老實實地呆一會兒嗎？可是，他很聰明地作出了決定：不干涉。既然農民還沒有大肆騷動起來，為什麼要去招惹他們呢？

半點鐘後，站在院子裡的憲兵，闖進隊長辦公室，喘了一陣氣才說：

“隊長，起了火了……公館已經着了！”

憲兵隊長走出來，大驚失色。是的，在葛斯馬·布魯亞納的住宅那里升起了濃煙，象雲彩一樣。現在憲兵隊長拿定了主意，他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如果人家知道，而且肯定人家會清清楚楚地知道的，當農民們放火把貴族公館燒着了的時候，憲兵們居然一動也不動，那麼憲兵隊長一定有到軍事法庭去受審的危險。所以他就下了幾個命令，自己也很快地裝備起來。這時，迪迪娜一邊來回搓着手，一邊哭着說：

“西爾威斯特盧，小心！別叫他們殺了你！”

包陽古保持着鎮靜的態度，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他想，反正目前他也作不出什麼了不起的事，也不過巡邏一下，以便說明他已經到場了。他不願意促使農民走向極端，而只想安撫他們。他裝作不知道火是有人放的，却按照一般失火那樣去處理……等將來人心穩定下來，他再改變作法，再跟今天這些叛亂分子算帳。

在酒鋪所在的十字路口，有一條道通向葛斯馬住宅，這條道上滿都是農民。憲兵隊長率領着四個憲兵，邁着整齊的步伐走

过来，脸上现出友谊的表情，而且还多少带着一点微笑，证明他不是怀着敌意来的。农民们一声不吭，用冷淡的态度注视着他，就仿佛注视着陌生的过路人一样。宪兵只离着两步远的时候，人们才给他们让出一点路来，使他们能够穿过人群。包阳古开着玩笑问道：

“怎么啦，小伙子们，你们不想放我们过去吗？”

“你们过去干什么？这样烧着不是很好么？”一个带着讥讽意味的声音嚷着说。

宪兵队长装作没听见讥讽，站在人群当中，说：

“我看得见这是烧着呐，但是我们，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啊！嘿，塞腊芬，你不信吗？”宪兵队长冲着在他面前的，面色阴沉而傲慢的塞腊芬·莫高斯说。

莫高斯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特利封·居如替他说：

“你们的责任，我们是知道的……当得势的时候，就殴打人、虐待人，这不算恶毒吗？”

“那么，既然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个，特利封，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包阳古说，他越感觉到农民是在向他挑衅，就越发显出一种妥协的神气。

“可是，你尝过这种滋味没有呢？”塞腊芬·莫高斯忽然说，“至于我，我要给你证明一下，这滋味好不好……母狗养的和……”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宪兵队长两个大嘴巴，一个接着一个，包阳古还没来得及回过味来，马上拳头象雨点似地从各方面向他打下来。他仿佛在梦中一样，理会到特利封·居如已经把他的枪拔走了。他抱着头，本能地把头扎在怀里，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逃出人群去。农民们一面打，一面叫嚷着说：“打死他！”

把他扔到白菜地去！滾蛋！滾蛋！”他听到后边的宪兵們吓得发抖的声音，央告說：“別打！”他脑袋朝前直撞，想冲出一条道路。

混乱只持續了几分鐘，虽然大家的拳头象冰雹一样地打下来，但是包阳古仍旧能够往前走。不久，他感觉到人群越来越稀薄了，他挨的拳头也比刚才少了。在他的后面，战斗仍然激烈地进行着，仿佛农民們还没有理会到他已經逃脫似的。

“滾蛋！快滾蛋！”譏笑的声音在他四周喊着。

他不太明白这些声音，但他的腿却非常听使喚，他拚命地向前跑。在他的后面，也有其他的脚步声。他本来想看一看这是誰，但是恐惧使他不敢回头。叫罵的声音依然繼續着。他跑了一会兒，瞧見右边有一个大門，大敞四开，他認得这是馬兰·斯坦的家。他飞也似的鑽进大門里去，穿过庭院，直奔菜园。一只狗拚命地汪汪着，打算拦住他的去路，但是没有用。来到房子后面的树木中間，他才敢把步子略微放慢一些，回一回头。在他的后边，四个宪兵以同样飞快的步伐跟了上来，他們是隔一个时候跑来一个，倒很有次序，正好是接着他們从人群中跑出来的前后。四个宪兵，跟他們的队长一样，也都把他們的枪弄丢了，其中两个人还光着脑袋，把他們的军帽丢在戰場上了。胜利的农民們来到馬兰·斯坦的家門前，站下来，比划着拳头揮舞着枪在那兒叫罵。宪兵队长，确实見到他的部下还跟着他，也多少放了点心。于是又掉过身重新跑起来。农民們大声怒罵着，以更沉着的步伐，穿过菜园，繼續追赶，他們心里琢磨，他一定会同他的人一块藏起来。

“幸亏枪都沒有上膛，”他想，“不然，这群匪徒非把我們打死不可！”

宪兵們揉着痛处抱头鼠窜，这时农民們却又生气又可笑地



談論着战斗。特利封·居如把一支枪举起来，拚命地狂喊，非常兴奋，这种兴奋和他那忧郁的面孔絕不相称：

“到了时候了，小伙子們！……到了时候了！……”

赶走了宪兵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从村子这一头传到了那一头。这个消息仿佛卸下了每个人心里边的重载。斯馬朗达的小兒子当时恰巧呆在酒鋪附近，他看見了这场战斗，就一溜烟似的跑回家去，一进院子就嚷开了：

“彼得！媽媽！……人們把宪兵赶跑了……人們……也把他們打了……也……”

彼得从萊斯貝济村回来已經有好半天了，再也沒有离开家，非常忧郁，一声不吭，仿佛喝了苦胆汁似的。他跟他的母亲只說了两句話，他母亲叫他吃飯，他也不吃。他喃喃地說：

“最好是讓他們滾他媽的蛋！他們在这兒一点用也沒有！”

## 7

快到晚上六點鐘的时候，布加勒斯特响起了吉卜賽小販的叫卖声：

“号外！……新內閣！……向全国发表的宣言！……”

格里果列·于加这次从乡間回来后，每天晚上都在普雷德列亞努家里吃飯。他已經不能再忍耐陪着他姨母馬丽尤加一起度过他的晚間，听她說些个誹謗別人的胡塗話。他也不願同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到飯館或俱乐部去。因为这些朋友为了願意被人看作是进步人物，头天晚上还宁肯为爱农民而牺牲自己，并且鼓吹分地——怀着一种認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动机——，而現在，他們却無論見了誰，只要肯听他們，他們就高喊他們的信念：

把所有叛乱的村子都用大炮来削平，并把农民一个也不例外地打得血肉横飞，以便叫他们受到教训永远也不敢再抬头。他跟维克多尔意见非常相合，尤其是当他感觉到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在乡间冒着危险，他呆在布加勒斯特却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在维克多尔家中发现了一种他非常需要的气氛。

格里果列在路上走着时，把各种号外都买了一份，他打算读一读并和维克多尔在一起评论一下。对内阁的组成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愿意知道的是那个宣言。据说，在这项宣言里，宣布了好多项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似乎可以立刻把农民的骚动教平，不需要动用武力。

直到吃饭，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反复讨论，把宣言里包括的一切措施都谈到了，然而他们却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普雷德列亚努认为政府采取的措施非常漂亮，这项宣言正是给那些派遣到农民中去进行宣抚工作的人们拿在手里的橄榄枝。在暴乱的压力下，不能再多许诺什么了。相反，格里果列却认为，对已经发生了叛乱的农村宣布改革，这简直是恶意的打趣，农民们希望的是土地。他们把贵族的公馆焚毁了，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目的就在于作土地的主人……新政府没有作到这一点，却只想给农民们减轻某些赋税，把国有土地租给农民，改善和贵族们订立农业合同的条款，另外还有别的一些措施，这一切，在暴乱前都是很好的办法，但是今天……

“不过是前几天，我在阿马拉村时，就已经看透了农民们的心理！”格里果列接着说。“一个月以前，他们费尽心机地要买巴巴罗亚卡的土地。今天呢，他们脑子里再也没有这种念头了。现在，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干脆要求分地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想端着一盘子豁免赋税的礼品来献给这些人吗？这简直是笑话！”

“哎哟！那么就应当使用军事力量，把他们镇压下去，等他们觉悟过来，让他们认识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的严重性吗？”普雷德列亚努带着一种不关心的神气说。

“使用军事力量越快越好！”小于加同意地说，“抛掉一切假面具吧！农民已经叛乱了，哼，那就只有派军队去镇压他们！不错！是要谈改革，但是要同那些沉静的人谈，而不是同病人或狂热的人谈。这项宣言，是其他假仁假义以外又附加上一项新的假仁假义，所以我不赞成这项宣言。若不经过流血，暴乱是不会救平的。政府不但不向乱党进行实弹射击，反而用这篇宣言大放空枪，以便日后可以摆脱一切责任，说它本来不愿意造成流血事件，却……一种廉价的拜占庭主义<sup>①</sup>是可以把不幸的农民推向极端的，并且是会流出无数的热血的！”

蒂克拉不准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争论政治或暴乱。他们只谈到了米隆·于加。过了一会，普雷德列亚努太太告诉人们说：

“我一想到维克多尔可能在这种可怕的日子里一个人下乡，我就简直急得要疯！”

格里果列瞟了奥丽加一眼。

正在这时候，普雷德列亚努问道：

“据说，格里果列……我请你原谅。也许是不谨慎或不周到吧，我听说你的妻子……”

“前妻！”格里果列矫正着说，立刻满脸通红起来。

“……是的，我听说，你的前妻正在这个时候下了乡……这是真的吗？这真是……”

“我一点也不知道！”小于加满脸忧郁地说。“她在我的心里

---

<sup>①</sup> 拜占庭主义在这里是指只顾枝节不管主要问题的意思。

早已死了。”

## 8

管家雷翁特·班布遵照老于加的吩咐，把村子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訴了他。貴族老于加，自从今早知道了卢基納薩的大火以后，把管家一連叫来了好几次，每次向他問的都是同样的問題：

“喂！我們村里的人还作了哪些英雄事业？”

班布只是沒有把娜迪妮的死告訴老头子，他怕老头子要亲自到萊斯貝济去証实这件事。当老头子問管家，娜迪妮太太怎么样时，管家回答說，这件事，他什么也沒有听到，很可能她已經离开村子啦。于加愉快地嚷道：

“显然，她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在这兒办的。幸亏她有汽車，可以使她及时地逃走，不然，誰知道她要从这些农民手中受到什么样的凌辱呢？……”

晚飯后，老于加一个人到院子里去了，就象他每天晚上一样，只要天气好，他就这样作，为的是作一点健身运动以后再去睡觉。天空是万里无云，一种深蓝色透入黑暗之中，天上滿布了閃閃燦燦的繁星，仿佛是一滴一滴的露水珠兒。春天的寒冷使他的运动更为愉快。他順着新近鏟了草鋪着細石子的小径，围着新住宅轉了一个圈，来到通向大路的正門前。穿过小公园的树林，他望見迎面不远处——簡直可以說是离树林只有几公尺远——大火正在焚烧葛斯馬·布魯亞納的住宅。这住宅平靜地烧着，絕沒有大火苗子从火場中窜出，天空却塗上了一种黯淡的紅色。那时已是十点鐘了。曾經肆虐的猛火威力大部已經緩

和下来，农民們嘈杂的声音也都平靜下去，不象十点鐘以前，在薄暮昏暗中人們听到的那样。全村人已經都入梦乡了，就仿佛白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梦一样。只有大火的光亮在証明这一现实……左边，再往远一点，天空上有另一个紅点。

萊斯貝濟那面，有一座房子还在燃烧，也許是哥里加努的房子吧。右边，在卢基納薩旁边，有一种玫瑰色塗在天空。这一切，都在緩緩地烧着，一点也不着急，就仿佛是在烧掉沒有用的东西一样。

“我总沒有想到，我的农民会做出这样的罪恶来，他們傳染了他們的四邻，并且也教导了他們去做一些丑恶的行为！”米隆·于加自言自語地說，在大門口附近站了一会兒，“我替他們操的心，一点效果也沒有！不幸的是絲毫办法也沒有，农民們注定永远是野蛮人啊……”

他往回走，从相反的方向繞着住宅走了一个圈，他从旧公館附近进入紧靠里面的大园子里，园子里沒有树，人們在那兒要看得更远。在他的心中，悲伤逐漸增涨。在这天以前，他一直确信，尽管別处都发生了一些事变，尽管到处有謠传，但是他的农民們一定会老老实实地呆着，即使附近的村子都作起乱来，他的农民也仍然是安分守己的。他感觉到他的一生正和他的祖先們的一生一样，跟他的农民有着兄弟般的紧密的关系，这些农民也不能不了解这种关系。

“我还是应当到卢基納薩去一趟，好教訓他們一下，”他自己想着。这种想法使他坐臥不安了一整天，他一再地把这种思想推出去，而这种思想仍然又象閃电一样透过他的心灵。“他們可能認為我害怕了，并且……”

他来到园子边上，从那里起，就是耕地了。他的公館在他的

身后边。院里的反射灯散出淡黄色的光芒，这些灯颤抖着，仿佛是一些可怜的小蜡烛一样。米隆·于加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好再一次地看一看葛斯馬·布魯亞納的住宅的火是怎样地着法。老头子忽然煩悶起来。从他站着的地方看去，火好象是在烧他自己的房产一样。天空上的紅点仿佛也更紅了。于加公館的輪廓仍然在冒着烟的废墟中聳立着。这个思想过去了；別的思想又生出来，随后也跟着消逝了：

“这不可能啊！”

左边，萊斯貝濟的火看得更清楚，就仿佛是离得更近一样。老米隆发现在两处火的中間，从天边上又起了一处新的紫色的創伤，这处創伤，眼看着大起来，直升到天空。

“那边，那是刚达古租……那么，在哥拉迪納呂上尉家中也着了火呀！”老头子一边喃喃地说，一边注意看着火舌，火舌越来越大。

他又向左轉过身来，面向巴巴罗亚卡和沃拉杜塔看去，自己又接着說：

“我看到現在为止，团长倒沒遭难……”

相反，从顧尔代昂卡那面，再往左一点，波裴斯庫·勒·巴尔沃努的公館也烧着了，接着，再往下一点，在代萊奥尔梦盆地中，达达拉將軍在屋梅勒的公館和高雅地方的岳尼塔·罗东邦的公館也燃烧起来了。

“可怜的岳尼塔！”米隆自己对自己說，“他也沒有逃脫啊……”

从老头子了望的地方看去，高雅地方的大火看来离着卢基納薩的火場很近，火势还特別旺……毫無疑問，这是刚着起来不久的。

在卢基納薩后边，还可以看见别处火焰擰成的旋柱，这可能是在奥罗代律或在伊茲沃尔。接着，越过阿馬拉树林还可以看见别处的火灾，这可能是在东勃腊威尼……

“沒有別的了，到处都是火焰和毁灭了！……”老子加向天边看了一圈后，一边转向自己的公館，一边心里想。“我仿佛是在一个孤島了……”

夜已深，天空完全黑了。原野上，沒有一絲微风，沒有一点声响。老子加浸沉在万籟俱寂中，他只听到自己粗涩得簡直象喘气一样的呼吸声。四周都是无声无息的大火，活象一个釘在地上的碩大躯体上的一些創伤，从这些創伤中蒸发出紅色的气体，冲上了整个的蒼穹。米隆·于加在黑暗中，一动也不动，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仿佛一个寒冷的波涛忽然把他籠罩起来一样。他又开始往回走，两只眼盯着自己的公館，在公館的那面，火舌的光芒在不住地顫动着。他又用坚决的声音說：

“这不可能！”

## 第十章 流血

### 1

星期五，黎明，阿馬拉的农民很早就起来了。每个人都惦记着千万不要叫别人走在前头。有一些人，那些最坚决的，他们在深夜，从烧毁农场主住宅的大火中，还把他們抢救出来的东西不断地往家里运。巴維尔·东苏却跟雅各·米特劳道尤打起架来。他們险些自相残杀，其实只是为了一头小牛，原来巴維尔把这小牛抢到手里，就要牵回家去，这时这个更夫就硬說这头牛应该归他，因为他从一个多星期前就看中了这头牛，这有威菲尔·师拉录可以作証……当火着起来的时候，他們都非常痛快，但是不到一会儿，就都后悔了，后悔的是事先沒有深入考虑就盲目地放了火，既然現在已經沒有宪兵騎在他們头上，他們本可以把能用的东西都拿走的，但現在有些可利用的东西都烧毁了。搶得最少的正是那些最穷的农民，他們起初都不敢动手。当他們拿定主意去搶的时候，已經沒有有什么好东西可拿了。

依納特·塞塞尔从一起床就生气，他的老婆对他挺不滿意，說他拿回来一些东西，却沒有弄来一条猪，否則一定会使那些挨着餓的孩子們喜欢的。她的丈夫告訴她說，他已經弄来三口袋



玉米，这足够他們一家子吃到夏天还有富裕，他背着这些玉米，差一点兒沒有压断脊梁，因此，他的腰整整疼了一夜。他虽然說了这些情况却还是白費，她老是要談到猪的身上。

“嘿，女鬼，那么大一条猪，你叫我怎么把它弄回来呀？扛着嗎？”依納特嚷着說，“你不是不知道，猪不跟人或牛一样，从后边赶着它就能走！”

“可是，別人怎么能办得到呢，我的好男人？……就是杀两条猪来过圣诞节的人搶到猪，只有咱們……咱們自己的猪呢，是叫收稅的人吃了……叫蛇也把他們吃了吧！就在昨天晚上，岳尼塔的女人廷卡对我說，連教士的女婿都从农場主家里搶来三条小猪，放在他的猪圈里呢……”

依納特要是沒有那么生气，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对他的女人講清楚道理。的确，一个穷得連一点作馬馬立卡的老玉米都沒有的穷人，念念不忘的只是老玉米，头一天哪能有心思去想着他能够或者應該弄一条猪来呢。他气忿忿地答复他的女人說：

“你这个丑东西，魔鬼怎么不剥了你的皮呢！？你是装不知道呀，人家教士正对着农場主的房子住着，腓立普才能很容易地就把农場主所有的猪都赶到他的猪圈去！”

依納特又在屋子和院里忙了一陣，然后拿起一条繩子，就一直向收稅員家里走去。他知道，彼尔騷德斯古看見卢基納薩起了大火以后，就在头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同他的老婆每人背着一个小包一起逃跑了。他們害怕，不敢跟別人一样走大路，就从田野和果园里穿过去，偏偏碰上了两三个农民，由于他們現出惊惶万分的神气，农民們放他們过去了。他們家里只留下一个挺傻的女仆，保护着小小的财产，这是彼尔騷德斯古自搬到这里来以后各处搜括来的……他当时非常穷，因此看来也很可怜似

的……依納特·塞塞尔走进收稅員的院子，一直向猪圈奔去，圈里三条猪正在叫着。女仆还没有給它們弄猪食呢。他慢慢把它們都弄出来，用眼睛估量它們的体重，就挑了最肥的一只，用繩子拴上它的一条后腿，然后就冲小門那边拉它，小門仍旧开着。女仆听不到經常听見的猪叫声，就赶忙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边拿着一盘子老玉米。依納特一声不吭，从她手里夺过盘子，一边撒着老玉米一边往前走，猪就跟着他走。女仆明白过来后，就喊叫起来：

“哎哟，喂，喂！救人啊！……救人啊！有人搶了我的猪去啦！救人啊！”依納特仿佛沒听见一样，走出小門，三条猪跟着他。来到大街中心，他撒給它們一把老玉米，等着它們吃完，然后又接着向前走。女仆的喊叫招出两个街坊来了，他們站在自己家門口，看看出了什么事。

“嘿，依納特，你把它們弄去啦？”其中的一个很友好地問道，掩飾不住非常羡慕的样子。

“是啊！这是因为他先弄走了我的猪啊！”依納特非常自然地回答着；然后他又一边搖晃着碟子，一边热情地說：“嘞……嘞……嘞……”

他毫无阻碍地到了家。只有拴在猪后腿上的繩子，由于在地上拖拉着，系的扣兒散开了，丢在了街上。他进了院子，猪在后边跟着他。他把碟子交給他的老婆，神气十足地向她說：

“你已經有了老玉米，这回又有了猪，我可不再听你的嘟囔啦，不然，我要用棍子打折你的脊梁骨，你这个可恶的娘們！”

他的老婆起初把眼睛睜得象茶托那么大，后来头脑清醒过来，貪婪地結結巴巴地說：

“哎哟，哟，哟！圣母啊！……嘞……嘞……嘞……”

莫兰特·海魯威穆天一亮就輕輕爬起来，免得惊醒他的老婆，她整整痛苦地折腾了一夜。他生着了火，剥去了一只老母鸡的毛，把它放在锅里边煮，接着，他就用一块洁白的桌布铺在桌面上。自从农场主葛斯馬·布魯亞納走了以后，莫兰特就不断地在葛斯馬的房子的四周来回轉，以便一发生事情他就可以馬上出现在那里。他先弄走了几口袋老玉米，但是他們已經挨餓太久了，他念念不忘地想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好叫老婆和孩子痛痛快快地吃一頓。他認為他的老婆虽然生病臥床很久了，但她得病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如果她吃得好，肯定用不了几天就会恢复健康的，好食物准会比世界上任何藥品都見效快。他看到农民的目标只是粮仓，他就一个人很快地冲进管家拉扎尔家里，想把管家撞倒，好闖进屋子里去。拉扎尔比他强壮得多，眼看就要把他打躺下，这时，其他的农民听见声音都赶了来。他們狠地把拉扎尔打了一頓，然后匆忙跑进屋子里去破坏，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莫兰特到各处嗅了一嗅，终于发现了一个堆得满满的食品貯藏室。他在那里抓起了两个籃子，里面装满果子酱、葡萄酒、蒸馏飲料和奶餅。他装上了一个白面包，又塞进些猪肉，其中一块是里脊，一块是火腿，还拿上点橄欖，以及其他順手拿到的东西。等到晚上，他提着两个籃子回到家里。他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廊子里，沒把它告訴家里的任何人，他的意思打算在第二天早晨摆上一桌子满是各种食物的盛筵，好象人們故事里講到的那样。

現在，莫兰特把籃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把好东西都摆在洁白的桌布上了，他高兴得血涌上了面孔，茶褐色的两頰紅光焕发。他把一切都摆完了，往后退一步来欣賞这个奇迹，这时初升的太阳正把光綫洒在挺脏的窗戶玻璃上。他扭过头来，冲着他

老婆的床。他的老婆瞪着两只大黑眼正惊奇地望着他。这个丈夫的吃了一惊，微笑着，同时代替道歉似的說：

“喂，我以为你睡着了！……你看，那兒摆着的東西！我弄来这些东西都为的是你呀；孩子們吃什么都沒关系，只要是吃的東西就行，但是你却需要吃些好東西，好恢复体力，你苦受得太多了，躺在床上也太久了。还有一只鷄正在鍋里炖着，給你作点热肉湯和……”

他忽然停住不說了。他的女人的两只眼睛死盯着他，一动也不动，还带着惊讶的神气，嘴半张着，看样子是要說話。

“天啊！你难道是死了嗎？”莫兰特吓得目瞪口呆，結結巴巴地說。

他走到她的跟前，摸着她的瘦胳膊，这只瘦胳膊放在床沿上，手张着，手指耷拉着。

“她已經死了，”男人絕望地說，一边长久地注視着她的向桌子凝視着的两眼。“正当这时候，她死了！”

在床上，在死人的脚底下，最小的一个孩子起来了，一边哼着，一边揉眼睛。

小孩看見了爸爸，立刻就安定下来，冲着他伸着自己的小手。莫兰特把他抱在怀里，然后又注視着躺在床上的老婆，仿佛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他紧紧攥着自己的小孩子，撫摸着，却不了解自己所作的都是些什么。接着他又叫醒了另外两个孩子說：

“喂，別睡啦！喂，你們起来吧！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啦！”孩子們起来了，很有些不高兴的样子，唧唧嚶嚶着。但是，他們一看见桌子已經摆好了，就立刻有了精神，也就想起他們还在餓着肚子。莫兰特把三个孩子放在一条板凳上說：

“孩子們，你們愛吃什麼就吃什麼吧，吃飽了為止！……只是別打架，也別瞎嚷嚷……媽媽已經死了，再開叫人笑話！巴瓦呂克，你是哥哥，要留神，別叫肉湯流出來！我要去找一位女街坊，請她來給你們的媽媽洗一洗！”

什太法內斯古上校跳下床來，穿上便衣，光著頭，拖着拖鞋，就急急忙忙跑到外面來了。剛剛升起來的太陽正射在他的臉上，起初，由於他還沒有完全睡醒，看不很清楚闖進院子裡來吵吵嚷嚷的一大群農民。他輕率地嚷著說：

“喂，有什麼事呀，小伙子們？我還睡覺呢，你們叫我只穿條褲叉就從被窩裡跑出來幹什麼啊？”

离他很近的那些人笑了起來，但是別人叫罵得更加厉害了。直到這時，這個老头子才注意到有不少農民手里拿着叉子、斧子和鋤頭，就仿佛要實行械鬥一樣。上校過了一生軍人生活，能够在面臨危險時保持不怕和鎮靜。他對他的三個姑娘非常疼愛，唯恐作亂的農民欺侮她們，所以他在以前才有点怕農民暴亂。現在，他覺得他很輕鬆。他們雖然大聲叫嚷，他也毫不介意，而且他还嚷得更凶了，為的是叫大家都能聽到他的聲音：

“哈！嘿！別再瞎叫喊啦，好讓人聽見說話呀！喂！有什麼事呀？你們來了一百多個，手里拿着武器，我却只是光杆一個人，這我看得清清楚楚！以後怎麼辦呢？你們要我作什麼？”

農民起初有一會兒沒有說話，接着，又大聲叫嚷起來，比以前嚷得更歡了：

“你走吧！……我們不再要合同了！你離開這塊地吧，上校先生，地是屬於我們的！……你們瞧！這個廢物，他在譏笑我們！我們要撕碎他的嘴！……我們被你欺騙得够受了，我們被你剝削

得也够受了！……土地！土地！……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劳动！”

老什太法內斯古作出一种友好的样子凝視着他們，听着他們說話，仿佛农民是来向他祝賀一样。然后，等到喧嚣的声音稍微平息的时候，他又說話了：

“你們一百多人同时說話，我怎么能知道你們說的是什么呢？”

大約吵嚷了一刻鐘以后，农民推出两个人作代表。上校滿意地点头贊成說：

“好极了，小伙子們！我現在知道要跟誰說話啦。喂，說吧，伊翁！……或者你，你願意先說，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还不認識你……”

“我叫加利剛·斯特芬，上校！”这个农民挺着胸脯說。

“哎哟，可不是嗎……我把你的名字忘了，我的小斯特芬，希望灾难也会把你忘掉！”什太法內斯古用一种愉快的声調大声說，“那么說吧！”

“好吧，你想叫我們和你說什么呢，上校？你不知道現在已經革命了嗎？”加利剛高傲地說。

“革命，我知道是革命了，可是我不知道革命要叫我作什么，因为我……”

“你知道得很清楚！”另外那个农民比較严厉地說。“你不要装什么都不懂！……再說，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我們需要地，你已經从这块地上得到不少好处啦，現在該輪到我們啦！……”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把那块地讓出来，不然，我們也要拿走的。”

“那么你們就拿走吧，朋友們！”上校說，同时作了一个手勢，仿佛是要赶走魔鬼似的。“喂！这块地是屬于我的嗎？你們把你

們的犁擺在那里吧！盡量享受這些土地，我祝你們健康！……我嗎，我是完全同意的！”

“你現在因為怕我們才說這樣的話，等到明天，你就要把這些話忘得一干二淨了！”農民又說。“你不要認為你還能欺騙我們，上校先生！老天爺恩典，我們認識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了！……你就乖乖地收拾收拾東西，趕快走開！我們不願意你再呆在這兒，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不願意有任何貴族存在，就是這樣！”

“那麼我上哪兒去呢，伊翁？”老头子認真地問。

“你從哪兒來的，還回哪兒去呀，上校！”伊翁說，“不是我們把你領到這兒來的，不是我們把你請來的！……”

“我怎麼能就這樣走啊，我的朋友？這怎麼行啊？……難道要我把一生慘淡經營的東西全都拋在這兒，空著手走嗎？這怎麼可能呢，伊翁？”上校堅持著說。

“這完全可能！因為這一切都是我們勞動流汗創造出來的！”

“那麼，我到這裡來的時候是象現在這樣嗎？就象現在你看到我這樣一絲不挂來的嗎？你說啊！”

“喂，別費唾沫啦！我們沒有象對待別處那些貴族一樣地對待你，沒打你，沒罵你，你就該知足啦！這些情況你都聽人講過！”這個農民冷酷地說，“你就平安無事地走吧！直到上帝叫公雞下蛋的時候咱們再彼此相見吧！”

上校還不服氣。他試探著說各種道理。他甚至向農民們表示他也參加這個革命事業，其實无非是想保全他在田產上的投資，將來好給他的三個女兒作嫁妝。農民們聽著，有時也因為他說的一兩句諛諂話而笑起來，但是他們把他的一切話都駁倒了，到找不到滿意的答复時，他們堅持說，這是牽涉到他們勞動果實

的問題，而且農民革命也不允許貴族參加。

“你不用着急，每个人都有他的办法！”加利剛說，“農民应当同農民呆在一起，貴族就应当和貴族在一塊。乖乖地回到城里去吧，城里边住的全是貴族，那兒才是你的地方。”

開頭，農民們要他徒步走開，只准他帶着一個背囊，里面裝着他背得勁的東西。最後，人們允許他坐車走，這個車能裝多少東西，就叫他拿走多少東西。上校光着頭，在早晨還冷的外面呆了那麼長時間，打起噴嚏來，他說：

“你們瞧，除這些以外，還給我添上個鼻炎！”

“那麼人家挨了揍的或者遭到更壞的遭遇的那些人呢？……”有一個人喊着說。

“喂，我的朋友們！你們把我逼得夠受了！你看我，我已經是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有三個姑娘沒嫁出去，但是却弄得房沒有一間、地沒有一塊，手里連一分錢都沒有啊！”上校痛苦萬分地說。

從早晨起，彼得就修理臨街的門，這個門，只有門框還完整地在那兒立着。

修門這事並不是必要的，彼得的父親死去一年半了，從那時候以來一直就是現在這種樣子，似乎還可以再拖下去。但是彼得却想要找一點活兒干，好不再跟別的農民一起到各處去，也不再參與任何事情。

他從萊斯貝濟村回來以後，就好象不舒服似的，總是悶悶不樂……他的母親從鄰人的嘴里知道了他所作的一切驚人的事，非常驚恐。起初他一個字也不願意說。斯馬朗達抱怨他總是在一切事情上領頭——至少人們是這樣認為的，這時候他憤憤地



答复說，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在撒謊，他沒有任何值得痛恨自己的事，他還拿上帝作証來証明他所說的話。

他不斷這樣解脫自己，然而却總也抑制不住良心的不安。他後悔的是他沒有能从一开始就堅持只管自己的煩心事，後悔的是自己先參與了買巴巴羅亞卡土地的事，後來又參加了分這塊土地。貴族們對他非常好。格里果列對他象是個父親一樣。而他卻這樣毫無理由地堅決地攻擊娜迪妮太太，這樣來報德真是太奇怪了。娜迪妮太太所以要奚落他們，是因為她不願意把巴巴羅亞卡賣給他們。他們里边只有他認為娜迪妮得罪了他，別人卻找不出有什麼可說的來。從他們到布加勒斯特去過以後，他腦子里就產生了一種念頭，那就是要設法使她屈服，应当向她報仇。從那時起，他就只想着這個。農民們越激動，他就越滿意，認為自己一定可以達到目的。他事先並沒有象尼古萊·德拉高斯和基利拉·彭諾那樣，計劃着自己應該怎樣報仇；他是要看當時的情況採取行動。在萊斯貝濟那里，他起初確是滿腔怒火，急急忙忙跑進屋里，準備掐住娜迪妮的脖子把她殺死……等到看見了她以後，他才了解到自己情願為她而死也不能殺她……結果是陶德爾·斯特林布把她弄死了……當時他有意阻止陶德爾·斯特林布進去，他要不覺得當着農民們的面阻止陶德爾進去是可耻的話，他就不讓陶德爾進去了；要真那樣，農民不定會以什麼理由來責備他，說他袒護娜迪妮呢。以後，農民們正在破壞和搶掠貴族公館時，他總打算把陶德爾掐死，來懲罰他所犯的罪行。只有耻辱心才使他的憤怒沒有尽情爆發。他獨自從萊斯貝濟回來，把別人都扔在那里，任憑他們圍着火場來回轉。馬太·杜爾馬努對人們殺死了娜迪妮一事也很生氣。彼得在自己的心靈深处不敢承認他因娜迪妮的死而痛心疾首。他不斷地說，

他沒有罪，而且既然这个罪行是违背了他的意志造成的，因此，他以后要袖手旁观了。他一步也沒有离开自己的家，無論发生什么事他也不願意走出家門一步，即使因此他可能要在村中成为唯一連一寸土地都得不到的人，那他也心甘情願……夜間，他夢見了娜迪妮。他抱着她，但是她已不再叫嚷了，她撫摩着他對他說：“你为什么答应他杀我呢？”等他醒来时，他似乎还听到她那充滿譴責口气的声調……

現在，他鋸着木头，用錘子不断地捶着，仿佛想要忘掉或至少制止那件事情的回忆一样。但是，他虽然那样作了，然而还有许多問題不断地从他的脑际閃过，每個問題都使他头疼、发烧和难受。

## 2

太阳出来已經有两个鐘头了，阿馬拉騷动着，好象全村要搬家，好象一个吉卜賽部落在小駐后又要繼續赶路一样。在酒鋪前的平台上，各种消息，各种謠言交互传来，真是五花八門应有尽有。农民們焦躁不安，仿佛是在等待着一件什么事，而这件事比直到現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一切事情現在已經被他們認為平凡了——都重要得多。在他們当中偶尔有一个人用詢問的眼光談起老于加貴族来，別的人就急忙改变話題，好象他們不敢提或是不願意了解这件事似的。特利封·居如叫嚷得太累了，嗓子都弄哑了，自从打了宪兵以后，他就趾高气揚起来——他把打宪兵这件事看成是他个人的功績——他現在只会嘟嘟囔囔，有时聳一聳肩膀。

将近正午的时候，疯子安东忽然来到了。他从本省南部回

来，比以前穿得更破了，满头大汗，浑身肮脏。但在他的脸上却流露着一种胜利的神气，好象他在心灵中得到了世界上一切幸福似的。他立刻叙述起来，他说从罗基约里直到亚历山大里亚已经没有贵族们的踪迹，这些天他就在这地区徘徊着。农民把贵族的公馆完全夷平了，连贵族公馆的痕迹都不让它剩。不论是穷人是富人，都聚集到村子里来，拿起武器守候着，防备地主们再回来阻止人们分地。最特别的是，有些人准备到布加勒斯特去帮助国王摆脱贵族的牵制，因为国王要颁发一道给农民的诏书，称赞农民们赶走了地主，命令农民赶快在穷人中间公正地进行分地，但是这诏书被贵族拦阻住了。

这个疯子的预言农民们早就听惯了，他们把这种预言当作胡说八道。有些人讥笑他，向他说，怎么人们没有把你也当作贵族，把你的舌头截短一点，使你少说点胡涂事，大家少听点胡涂话呢。大家正跟疯子瞎说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农民，这可是个精神健全的人，他是伊兹沃尔村的马兰·维尔居，他套着车路过这里到科斯太什蒂去，车上拉着他的一个孩子，孩子病得很厉害，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请大夫诊断一下。他在酒馆门前休息一会，喂喂马，让马喘喘气；可怜的馬，一冬几乎没有吃什么草料，简直站都站不稳了。马兰说，在他们那里，人们昨夜得到的消息是：国王把直到现在还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贵族们都革职了，因为他们对待老百姓太坏了，也不愿意把土地分给农民；国王另把那些答应不再容许乡间有一个贵族，并且立即把土地分给农民，使每个耕者都有田地的贵族们叫了来。但是被国王撤职的那些贵族却连成一气。他们违抗国王的命令，并且勾结了军队的长官们，打算刺杀国王，然后率领着他们的军队，带着他们的大炮，再把农民们的土地夺回去，把所有曾经起来攻击过

地主的那些人都枪毙。于是，国王为了不使那些反抗命令的贵族得势，就连夜把忠于国王的那些人秘密地召来，命令他们走遍全国，吩咐农民不要再容许任何一个贵族在他们当中呆下去，把那些还呆在乡间的贵族赶走，也不允许他们收回土地。国王要极其严厉地制裁那些和贵族勾结起来的人，因为贵族们藐视国王的旨意。至于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农民，应当立刻起来，马上帮助国王制服贵族……国王只是愿意农民得好处，愿意给农民主持正义，才受到贵族们的反对……

如果是疯子安东向他们述说这类事情，他们最多相信一半。但是这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说的。况且，马兰·维尔居刚刚赶着车子走了以后，立刻就有高亚尼的一个农民到了，他也给他们带来了同样的命令。他说，他是从一个胸前带着银十字架，骑着马，在黎明时从他们村子走过去的农民的嘴里得到这项命令的。再过一会儿，威代义的另一农民带来的毛匪柴尼的传说也证实了上述消息……

农民们的心头非常不安。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惩罚，已经被排斥在分土地以外了，因为他们没有执行国王的命令。的确，直到刚才，他们对国王的命令还一无所知，但是现在已经知道了！……许多人喊着说，应当上老贵族于加家里去，跟他说，他们怎样接到了国王的命令，他们不能容忍他再呆在他们中间，而引起国王盛怒。还有人接着说，事情很棘手，他们应当全去，不允许某些人袖手旁观，或者躲在自己的家里，等过后再来要求他们自己那一分儿！……有些人也指出教士的女婿腓立普·伊利约萨的名字来，每次人们叫他，他都偷偷溜走，可是他却毫不费事地鑽到农场主葛斯马·布鲁亚纳家里，把三头跟小牛一般大的猪赶回自己的家。

“我們到村公所去！”特利封·居如吼叫着說，“問問村長先生，為什麼直到現在還不把國王的命令傳達給我們！”

他們一邊激動地叫喊，一邊走着。但是，在村公所里，他們只找到村公所的書記基利塔和一個吓得半死的收稅員，這個收稅員認為人們是來殺他的，因為去年冬天他收稅很活躍。基利塔跟農民打了一陣嘴仗，結果挨了陶德爾·斯特林布好幾拳頭，好久以來，陶德爾就覺得基利塔這家伙可恨。

“你打了我，陶德爾，你可別忘了！”年輕的基利塔用一種矜持而生氣的口吻說，“你昨天干了那樣的罪行，今天又來胡作非為啊！沒關係！你放心吧，咱們以後再算！”

“我為什麼不能揍你呀？你不過是頭豬，是個窮酸，基利塔先生！”陶德爾一邊冷笑，一邊喊叫着說，“你要是不老老實實地呆着，我還要揍你！”

在村公所的書記看來，再挨一個嘴巴，也比當着這些農民的面被人作賤還好受。所以他一聲不吭，只是輕蔑地扭過頭去。況且農民對他也並不太注意。布腊威拉一知道群眾已經闖進了村公所，他就飛快地趕來，臉色煞白，恐懼萬分，眼里含着淚說：

“朋友們，你們打算作什麼？你們難道對貴族們作戰還認為不夠嗎？現在你們還要找到國家頭上來嗎？老鄉們，難道你們瘋了或是快要瘋了嗎？”

特利封·居如站在他的面前，用一種敵對的口吻說：

“村長先生，你為什麼把國王的命令隱藏起來呢？”

布腊威拉弄明白是什麼事以後，他就辯護說，自從前天省長走了以後，從哪一方面他也沒有得到命令；郵局也不工作了，兩天以來，電話已經發生了故障，也許是電話綫在某一地方被切斷了，或者是別的緣故。特利封用一種命令的口吻，仿佛他就是村

中最高权威一样，命令村长打发更夫們去召集全村的人到村公所来，好一起到老貴族家里去。

“我嗎，我既不派更夫去，我也不跟你們一起去！”布腊威拉說，“直到現在你們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的，总也沒有跟我商量过，現在我看不出有跟你們混在一起的必要。你們能够怎么办，你們就瞧着办去吧……我嗎，我是村长，我不能相信一切沒有根据的話！”

“如果你不派更夫去！我們就揍你！”特利封举起拳头喊着說。

“特利封，你敢打我嗎？你也敢給我下命令嗎？”村长气冲冲地說，“那么，你来，特利封，你就打我吧！……”

特利封一边罵着一边冲着村长扑过去，农民們把他拉住了。接着就是一場長時間的爭論，夹杂着喊叫声和謾罵声，为了說服村长，使村长不和他們对立，而跟他們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开了口。村长要和他們不一致，这在村长也不是正直的表現啊……他們甚至威胁他說，如果他不这样作，那么分地的时候就沒有他的分。伊翁·布腊威拉看見象特利封·居如这样的一个废物竟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說話，就感到伤害了自己的尊严。同时，他又害怕，很可能不久形势就要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他就非常坚决地說，他宁可不要土地，也不願受到別人的輕視。特利封晃了晃自己的拳头，又大声喊起来說：

“你当的不过是貴族的村长，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我們自己的村长，这个你應該知道！这不是从前啦！”

“也許人們要叫你当村长吧？喂，他們只有任命你啦！”布腊威拉譏諷地說。

特利封气疯了，把更夫都叫了来，命令他們到各家去，告訴

人們都到村公所來開會。村長看見所有的人都支持特利封的意見，就認為自己最好一聲不響。更夫走了以後，村長才一邊打着哨子，一邊吹大話說，如果他願意的話，他本來能夠拦住更夫不讓去的，因為在村公所里，只有他才有权下命令。

農民等候着应当到來的人們，所以就不再離開村公所的院子。他們計劃着，喊叫着，商量着。他們互相激發着怒氣，開始叫罵起來，咬牙切齒痛恨起來。他們彼此鼓勵着……他們不應該怕任何人……自從國王公開袒護他們的日子起，貴族就不敢再壓迫他們了。有人還解釋說，沒有什麼事可以吓倒他們，就是來了大批的軍隊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士兵們也是農民啊……士兵們一定不會向他們身上開槍；相反地，士兵們很可能和他們站在一起……所以他們應該去找貴族們的頭兒！……人們就逐漸地而且自然而然地提到貴族于加的名字。有時，辱罵貴族于加的聲音高起來了。陶德爾·斯特林布終於力竭聲嘶地喊着說：

“這個老土匪才是罪魁！正是因為他，我們才遭到這樣大的貧困，是他教導別的匪徒們來壓迫我們、使我們挨餓……哼！要是我一把抓住他的領子！……可要好好收拾收拾他，這個老不死的东西！”

有人擔心，害怕由於老子加的緣故，將要使暴動的局勢惡化，因為老子加絕對不肯乖乖地把土地讓出來。那麼應當怎樣用武力把它奪取過來呢？

“哎喲，幹什麼！難道我們還去征求他的同意嗎？”有些人憤怒地說。“難道還要他給我們發號施令嗎？革命既然來到，應該是他聽我們的還是我們聽他的呢？……”

“用不着這樣費事，朋友們！到了這時候，老家伙一定正在

吓得发抖。只要我們瞪起眼睛瞧他一眼，尽管他上了年紀，他也要撒开腿飞快地逃走，而且連追兔子的猎狗也赶不上他！”一个瘦小而沒有胡子的人忽然插了这么一嘴，逗得大家都笑了。

已經有三个鐘头了，村公所办公室和院子里一直挤滿了农民。更夫跑遍了整个村子，現在已經回来了。人們一动也不动，都在等待着头目人来临。特利封仿佛他就是村长似的，不断地上院子里去問：路加·达拉巴还没有来嗎？老魯布也沒有来嗎？还有馬兰·斯坦还没有来嗎？腓立普·伊利約薩还没有来嗎？……这些人，陸續地来到了，好象也不怀疑人們为什么召集他們来。每个人都說不願意参加任何事情，設法逃避。

“可是，等到分地的时候，你們可就要挤到头一排来了！”陶德尔·斯特林布喊着說，“我們認得你們，哼，你們曾打算出錢买巴巴罗亚卡的土地，根本沒有拿我們当回事，因为我們穷么。那么，你們是盼望着买地的。現在大家都要有地了，这对你們可就不合适啦。”

“是这样，我的老陶德尔，只要你肯給我土地，我当然願意要！”馬兰·斯坦用愉快的腔調說。

“就象上农場主葛斯馬·布魯亞納家里去一样。你在那里曾經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可是現在你却装作不認得我們啦！”雷翁特·奥尔比索用一种斥責的口吻說。

“雷翁特，有人叫我来着嗎？你說……是不是？”馬兰忽然不安地說。

“打算买土地时，又有誰叫你来着呢？你那时又是多么尽心尽力啊！”陶德尔又重新喊道。

爭論得非常热烈。群众的情緒沸騰起来了，都認為老人們反对他們的行动，只是为了阻止他們穷人得到土地。老人們越



要偷偷地溜走，別人就越認為他們必須參加。如果沒有老人們參加，事情還會變樣，窮人會被有地的人從分地中排擠開……人們打算買娜迪妮太太的土地時，這種現象不就曾經發生過嗎……說話的語氣越帶着攻擊的意味，威脅和誹謗就越來越多。路加·達拉巴非常氣憤地說，他不是任何人的仆人，誰也沒有權利誹謗他。腓立普·伊利約薩處境非常困難，他打算回家，有人叫他想一想他曾搶走过農場主的豬。于是就又有了一場新的爭吵。當腓立普打算從人群中开辟一條道路時，可以說，人們限制忿怒的堤壩被他沖破了；往頭上，往肩膀上，拳腳象雹子似地從四面八方打下來。路加嚇了一大跳，他大聲吼叫，這時，這頓痛打才停止下來：

“喂，你們把我們叫來，就是為了打我們嗎？……那麼，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路加！”特利封·居如齟着大牙說，“人們跟他說話，他不懂；非得等到人們打他的脊梁的時候，他才明白！”

### 3

“我雖然有三年沒有到議院了，但是我還能利用我的身分來出席今天這次會議！”羅絮向提屠·海爾德列亞說，一邊攀登着密特羅堡小丘，並且不時地停住，因為他多少有點氣喘病。“我應當親眼看看這種變化，它太特殊了。你知道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嗎？好吧，假定我跟你爭吵，我仗着上蒼的幫助到了這個斜坡的頂巔，我為了要害你，就從這個斜坡頂巔上推下一塊大石頭，我是說，推下一塊非常大的石頭，它的滾過威脅着一切，毀壞你的房屋，也毀壞別人的住宅，這一切，只不過是為了使你害怕，使

你来向我道歉。你呢，你看見我已經瘋了，就赶快跟我說：‘得啦，我的老朋友，咱們講和吧！’这时，我这个狡猾的东西就嚷起来，好叫这个大石头中途停下来，說：‘停住，我們已經講和了！用不着再破坏了！’”

这一次，新聞界的席位跟其他席位一样都坐滿了人。会場設在国立剧院的最好的地方。在議院，宣布三点鐘开会經常要到四点以后才开始。这次，在两点三刻就要开始了，只有新政府成員尚未到場。罗絮費了許多唇舌才弄到一个坐位。提屠·海尔德列亚只好靠紧里边站着。議員席挤得連坐位都支持不住了，因为上院議員們也前来参加會議。可是，我們在每个人脸上所能看到的不是庄严的表情，而是恐怖的神气，以致一家新办的、寿命并不会太长的无党派報紙的总編輯斯坦·腊加魯大声說（毫無疑問，他是想讓邻座的人都听到他的話）：

“新政府如果是一个民主政府，并且真的象它在当反对党时宣传的那样真心实意地爱农民的話，那么，从現在起，它就能够下令沒收一切土地，或者至少宣布要沒收土地。在下面的人，尽管由于农民暴动而吓得手足无措，也要疯狂地拍手喝采，这是我敢断定的！”

“你是在开玩笑，尼庫！”《尼威尔日报》的記者反駁他說，“不过你說得有理！我跟不少的下院代表和上院議員們談过話。他們說，不論什么样的改革，即使是最根本的改革，連沒收土地在內，他們也都答应。不然的話，就是在暴乱平定以后，他們也不能回到乡間去。”

“你知道，人們說的事很多，可是等危險一过去，忘的却会更多呢！”一位老記者忽然插嘴說，他是个旧日的議會代表，一脸大胡子。这几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因此高兴得笑声不絕，直到

散会，笑得邻座的人都感到厌烦了。

忽然间，一阵骚动：新政府人员来到了。会议于是开始。总理是个身軀有些僵僵的小老头，声音好象寡妇哭泣一样；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每一小段话里都带上一句“我们可爱的小国”、“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国”。他不时地停下来，擦干自己面颊上的眼泪。最后，他用“迷了道路的农民”、“有力的措施”、“一切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的援助”来结束了他的演说。前任总理，也就是议会多数党的党魁，是个态度庄严的白胡子老头，来向新任总理致答词。他关于“我们的小国”也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并向新政府保证，在某种条件下要在议会中予以支持。于是新总理就一直向正在讲台上的前任总理走去，紧紧握着他的两手。他们彼此吻了双颊。下院代表和上院议员们以及议席里边的公众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欢呼这种出于爱国心的友爱的表现。许多人热泪盈眶，就是最怀疑的人也都深受感动。只有无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约束不住自己的舌头，在新闻记者席位中大声地说：

“这些拥抱，都要农民们付出代价啊！”

新政府机关报《哥拉苏尔·包包鲁吕日报》的一个老编辑马克斯·斯特莱森不能缄默了。他怒气填胸地大声说：

“先生，我不准你用你们犹太报纸的无聊的笑话来扰乱这么庄严的时刻！”

斯坦·腊加鲁平静地回答说：

“喂，小伙子，关于你那出自爱国心的愤怒，我没看在眼里。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愤怒是多么无聊。其实，凑巧你也有点犹太种，你能够把这个犹太报纸怎么样呢？”

斯特莱森又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反唇相讥的话，以后，借着

又一次的雷鳴般的掌聲氣咻咻地離開了新聞記者席。那時，熱誠的表示還在繼續着，有力地受到公眾的支持，在新舊總理實行擁抱後，新政府的閣員們立刻下來同舊內閣的閣員們和其他要人們握手。每次的擁抱，都伴隨着熱烈的歡呼和喝采，經久不息，好象是一種真摯的感情的流露，儘管他們昨天還是一些彼此抨擊、彼此謾罵的不妥協的政敵。

接着，就是在这种和諧友好的氣氛中，在眾人的歡呼聲中通過了新政府旨在恢復秩序的法律草案，並且首先授權新政府在其認為必要的地區頒布戒嚴令。

“喂，朋友們！”斯坦·腊加魯帶着很受他的同行重視的譏諷口吻嘟囔着說。“用不着不好意思了！何必還要依靠花言巧語和一切愛國的面具呢？我們現在已經是主人了！”

羅絮直到現在還一言未發，這一次却微微冷笑着，沖提屠·海爾德列亞這面轉過身來，可是這個青年人不見了。提屠瞧見了戈古·約內斯庫太太，他就出去等候着她去了，打算告訴她說，格里果列·于加明天早晨就要陪同新省長巴洛列努一起前往阿爾蓋什省；于加懇切地要求提屠陪着他一同去，免得他在這個時期獨自到阿馬拉那里去，尤其是他不知道在阿馬拉可能遇到什麼事。雖然這不是離開報社的時候，提屠却也不能拒絕格里果列·于加這個要求。過去為了消遣，提屠曾去過阿馬拉，現在如果提屠肯去，對格里果列就能多多少少有一些用處，那麼有什麼理由不同他一起去呢？

在會議閉幕以前，戈古上樓來找厄日妮，他在走廊里來賓席的門口附近碰到了提屠。戈古不得不等一會兒，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向海爾德列亞說（戈古不願意再使厄日妮難過了，她已經吓得够瞧了），有一位匹特茲蒂的代表，剛才告訴他很多極為嚴重

的事情，都和阿尔盖什省南部的暴动有关。确实的消息人们还有一点不知道，近两天来，从匹特兹蒂到阿尔盖什省南部的交通早就断绝了，传来消息说，人们干出了不少杀人的勾当。

“可爱的海尔德列亚，你想想，在这个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啊？娜迪妮就在这制造杀人事件的暴乱中！她会遇到什么事呢？她是已经逃出来了还是落到农民手中了呢？我那可怜的父亲没能阻止她到乡间去，简直陷入绝望中了。我父亲那么大年纪，经常有病，又非常溺爱她，要是他知道娜迪妮遭到了什么不幸，那他是非死不可的。总之，这真是一场悲剧！……希望上帝赶快让事件平安结束吧！至于我，即使还能活一千年，我也不愿意再谈土地、再谈农民了，为了摆脱土地的麻烦，我甚至可以把莱斯贝济的土地白白地送人，这些日子的苦可受够了，就是我的最大的仇人，我也不希望他们受到象我这些日子所受的苦！”

厄日妮还受着方才开会时的隆重气氛的影响。她劝提屠千万别象娜迪妮一样在这个时候到乡间去，戈古虽然没信心但也帮助她劝提屠不要去。军队要使用武器，流血斗争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小海尔德列亚用一种奔赴战场的英雄人物的谦虚口吻说：

“哈，太太，我的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啊！”

#### 4

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群众终于行动起来了。人群走出村公所，直奔于加的宅第，一边嚷着，一边吵闹着，仿佛是要赴宴会一样。经过一番拼命的争论，人们都激怒起来了。现在，他们都非常气愤。孩子们也被喧闹声吸引来了，为了贪看热闹，就和

列着队的人群汇合在一起。

“喂，克里斯代亚，扔下你的柜台吧！”特利封走在人群的前头，从酒铺门前经过，看到布徐奥克站在门槛旁边，就向他嚷着说，“你应当挑选一下：要么站到我們这边，要么站到他們那边！我們希望知道这一点，以便把你的名字写在清单上！”

“好，好，我这就去，我的老朋友！”酒铺掌柜带着害怕的声音赶快地说，“全村都去，那么我也去……喂，我的老婆，”他走进自己家里去，接着说，“你听见了没有？你在酒铺呆一会儿，我要跟这些人走一趟！”

他的老婆嘴里嘟囔了几句，布徐奥克走进了人群，为了适应环境需要，他面带着笑容。在农民当中，他发现还有本村的几个名流和村长布腊威拉，他就增加了一些勇气。

“哈！朋友們，这样我很高兴，”酒铺掌柜冲着左右的人说，“咱們要能团结到象一个人一样，那就誰也不敢惹咱們了！”

米隆·于加听说农民在集会，也风闻农民在阴谋反对他。在这以前，伊斯巴塞斯庫一直是埋头經營帐簿，他认为地主和农民之間的爭吵和他沒有关系，他不过是个“数字商人”罢了。当管家班布跟他开玩笑，告訴他說，农民最恨的就是他，因为他保管着帐本，农民的欠帐和农业合同都記在帐本上时，伊斯巴塞斯庫这才大吃一惊。所以从早晨以来，每次有一个长工或是农民到公館来办事，趁机告訴他一点消息时，他就立刻跑去一五一十地报告老貴族。他也不断地补充說，老貴族应当趁着农民犹豫不决的时候，赶快离开阿馬拉。人心已經激动起来，一切抵抗都是沒有用的。米隆·于加听着，却装作沒听见这个司帐的建議。只是在伊斯巴塞斯庫敢于催促老于加时，老于加才有点生起气来，申斥他說，他最好留着这些主意，去管自己的帐本去吧。

“米隆先生，你看农民来了！”伊斯巴塞斯庫一边闖进主人的屋子，一边哭嚷着說，“全村都来了！……这是大祸临头！……天啊，天啊，你早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得了，住嘴吧，别再这样发疯啦！”老于加安詳地說，“讓他們来吧！这很好，我們到底要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一点！”

伊斯巴塞斯庫决定和貴族呆在一起；他說，他要跟他的主人承受同样的遭遇，但他希望，貴族既然曾經很受农民的尊敬，現在也很可能不致受什么迫害，这样，他也就不会受什么害了。

“你作什么呀？米隆先生！”司帳看見老头子倒背着手在房間中大步地踱着，就又問道，“你怎么不迎着农民去？不應該讓他們把你堵在这兒啊！”

米隆·于加沒有回答，仍旧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語，說的話沒有人能听得懂。老实說，他也不知道对这些农民應該采取什么态度，这些农民在最近几天中推翻了一切权威，把一个有組織的村庄变成了一个沒有良心、受原始本能的驅使和推动而任意妄为的烏合之众。毫無疑問，赶跑了宪兵、各处放火、到处破坏以及最近几天的混乱，这都是顛預无能的政府不敢行使权力而一味放任的自然結果，也是由于蠱惑分子欺騙性的許諾产生出来的一系列道德淪喪的必然結果。这些欺騙性的許諾，在农民的單純、朴素的心灵中培植和传播下一种长久的不滿，終于变成一个真正叛乱的意識。无政府的願望从一开始就应当鎮压，从萌芽时期就應該鏟除。那时候，只要对农民进行有力的劝导也就足够了。但是等到无政府主义已經扎了极深的根并且起来行动时，那就只有无情的武力还可以制止它的所有破坏性的活动。于加非常清楚，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和失去理智的群众进行什么斗争的了。但是，他有責任，这个責任命令

他保护自己的土地，他不能推卸这种責任。由于他有固有的权威，他在这兒一站，就是全面走向无政府主义洪流中的砥柱。农民本能地尊敬上岁数的人和 在村中負有威望的人，更尊敬他們世世代代的主人。老于加在一个地方能呆多久，那地方的人就多久不敢越軌逾范。人們在卢基納薩放火，是因为他沒有在那里……的确，前天夜里，尤其是在葛斯馬·布魯亞納宅第起火后，他曾考虑过很長時間，如果自己暂时离开此地，直到可以使这些疯人翻然改变的武装力量出来干涉为止，那样是否更明智一些呢……他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人格在农民中間所引起的畏惧和尊敬，現在用他个人的名义来抵制已經失掉判断力的乱党，这是不是一种胡塗事呢？現在，尊敬建立起来的屏障可以說 是已經崩潰了，在这个时候，他在这里是不是会被人看作是挑战，从而要使他們憤怒的疯狂行动更加激烈呢？……到了这步田地，老于加不再給自己提出問題了，因为這些問題，在他看来，都是懦弱的初步征兆。只有懦弱才找寻論据和借口来为自己辯护。将来要发生什麼問題，就等着看吧……

現在，米隆·于加在房間里来回地踱着，听到院子里有人声，这就是說决定性的时刻已經来临。伊斯巴塞斯庫紧靠着窗戶，一边不安地看着，一边小声地发出惊恐的喊叫。他应当上前欢迎他們并且招待他們……他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仿佛拖延一分鐘都会对他有利似的。

外面，脚步声越来越多了，人声也越来越大了。人群汹涌地向公館里的院子和庭園里灌进来，仿佛一个突然改变水道的河流一样。农民拥挤在鋪着細石子和刚刚鋤过草的甬路上，为的是避免践踏新长出来的青草。到处听到有人用一种譴責的声音說：



“喂，小心，別踐踏青草！費了很大的事，這未免太可惜了！……”

接着，喧囂聲小下去了。這是因為一些人進入了沒經許可不准進入的貴族公館花園，也許可以說農民覺得自己犯了錯而感到慚愧了吧。只有特利封·居如一個人站在新公館前的花坛附近，敢於大聲發出愉快的喊叫聲，仿佛想要顯示他的勇敢，仿佛想要冲破使大家陷於癱瘓的緘默似的……

其餘的人，這也是大多數的人，進了公館的院子；這些人也就是嚷嚷得聲音最大的人。他們一來到，鴿子飛起來了，老母雞吓得驚叫着四散了，長工和各種仆役都從他們的陋室和偏房裡走出來了。他們懷着一種天真幼稚的好奇心理凝視着農民們的到來，一邊笑着，一邊信口胡說着，仿佛他們是前來參加一個有吉卜賽樂手奏樂的通宵晚會一樣。只有老伊斯莫帶着一種驚惶失措的神氣看着。管家班布早已屈服了，他站在院子里自己房間的門口吓得渾身發抖。他的老婆在屋子裡，隔着門帘看着，害怕得牙齒得得响。

“你們來啦……哈……你們來啦？”在人群前面的農民走近他身邊時，他傻頭傻腦地問着說。

班布一知道有一部分農民是從花園進來的，就向那裡走去，仿佛是有有人竟敢從花園中走過，使他生了氣，要把他們趕出去一樣。新公館和老公館中間的內院擠滿了農民。這位管家漸漸地昏亂了，左說一句好話，右說一句好話，然後站在平台的兩個柱子中間的公館大門的正中，仿佛他準備阻止農民闖入他主人的住所一樣。他滿臉含着笑，裝出不怕的樣子，打算博得每一個人的歡心。

農民越來越多了，他們彼此擁擠着，喧鬧的聲音也越來越

大。有些人就要来找笑咪咪的管家。管家看出这种情形，就帶着一种天真的神气說：

“有什么事啊，小伙子們？你們打算干什么啊？……跟我說，我……”

譏笑声和几句咒罵声掩盖了他的話。班布完全沒主意了。忽然，被大家推到最前一行的魯布·基利多尤喊着說：

“老家伙，你别这样站在这兒啦！你去告訴你的主人，全村的人都在这里叫他到这兒来！”

“好……好……我这就去！……”雷翁特·班布头脑清醒以后結結巴巴地說，赶快跑进屋里去。

他敲老于加的門，沒等回答，就立刻进去了。

“先生，你来吧！”他說，“全村的人都到了！”

米隆·于加轉过身来，仿佛这个消息使他吃了一惊，其实，几分鐘以前，他就听到了从外面传来农民造成的模模糊糊和使他越来越不安的声响。他直勾勾地看着管家的眼睛說：

“好吧，雷翁特！我們去看一看村里人还想干什么！”

于加拿起他經常在院子里踱步时戴的小皮帽子，很小心地把它扣在头上，向着門那边走去。班布拦住了他，从靠近門口的衣架上摘下一件皮里的短皮革外套来，帮着米隆穿上，馴順地小声說：

“先生，天气够冷的，如果……恐怕你要着凉……”

“你这个鬼东西，为什么又叫我回来呀！”米隆一边喃喃地說着，一边穿上皮外套，很注意地扣着扣子，就好象要出門作长途旅行一样。

伊斯巴塞斯庫站在窗戶旁边，吓得目瞪口呆，到管家进来时为止，他連动也沒动过。他看見他的主人准备出去，他就拿定

了主意，打算呆在那里不动。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很聪明的办法。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去冒险呢？说实在的，他也是贫穷的无产者中的一个，今天看到自己受着和自己一样贫穷、一样受压迫的人们的憎恨，这种处境实在有些难堪。雷翁特·班布跟随在米隆后面，用眼睛看着伊斯巴塞斯库，意思是在问：“你不去吗？”后者也给以同样默默无声的回答：“不去。”

老子加一出现在阳台上，人群立刻鸦雀无声。有些软胎小帽和大沿帽本能地举起来了。于加站在阳台边上，望着农民们。他扫了一眼，就注意到农民已经闯进公馆的四周各处，就连格里果列的新公馆和过道院子也都挤满了人。西方，太阳已经落到房后边去了，阴影笼罩着阳台，使千百个人的头显现出一种绛紫色；晚霞的余晖暗淡下去，每个人的目光已看不清楚了。

“真的，整个村子完全来了，连猪带狗都没留下！”米隆安详地说，同时，仔细地看他们的脸，仿佛要看一看还缺少谁似的。

“是的，我们的主人！”有几个声音迟疑地答道，老子加听出来了，这里边有依纳特·塞塞尔的声音；老子加甚至于看到他那副苦脸，不过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仿佛只是他意识中的一种印象，突然回忆起来一样。

停顿了几分钟，这个时间，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无限的长久。接着，米隆用一种权威的声调说：

“谁叫你们到这里来踏坏我的草地、甬路和花坛的？这些都是我和我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费了很大的心血才弄好的呀！谁许可你们这样作呢？……你们不能在那边院子里等着吗？你们不可以在那边呆着吗？嘿嘿，你们自从搞革命和做出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以后，就已经变成大老爷了吗？……”

他越说越激动，也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虽然他明白这样有些

超出了範圍，並且也冒着可能產生出恰和他預期效果相反的結果的危險。果然，有一個人傲慢地打斷他的話說：

“怎麼，我們來是為聽你的教訓的呢，還是由我們來教訓你呢？……”

米隆·于加遲疑了一會兒。他在考慮是把那個人的傲慢壓下去好還是裝作沒聽見好。他用同樣的聲調繼續說下去：

“我的孩子們，這些大老爺們的辦法，對我是使不開的，我完全跟你們一樣，也和你們並肩勞動。我們還是可以和平常一樣，在那邊去談話，不是在這裡……但是，現在你們既然來到這裡，那就算了……好吧，說吧，有什麼過不去的？”

這時，帽子扣在後腦勺上的特利封·居如非常粗暴地向前走來說：

“嘿，先生，這一切都完了……你不知道國王的命令嗎？或者是你不願意服從國王的命令嗎？”

老于加竭力克制着自己免得打特利封一個大嘴巴來代替回答。老于加把特利封當作一個又懶惰又凶惡的最壞的無賴，把他當作一個不屑交談的農民。米隆仿佛沒聽見他說什麼，扭轉頭來問別人是哪條命令。伊斯巴塞斯庫頭一天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于加，于加認為最好是裝作不知道。有些人信以為真，趕快向于加解釋是什麼命令，並且說明他們是怎樣知道這個消息的。老貴族安詳地聽着，準備說話。特利封看見米隆並不沖着他說話，感到難為情，就帶着一種挑釁的口氣重新說開了：

“喂，先生，他們胡塗，我給你講這件事吧，他們，而且……”

“我不和傲慢的人 and 無恥之徒談話！”老于加說，同時帶着輕蔑的神氣冷眼看着他。接着，老于加又沖着別人說起話來：“喂，你說吧，普羅菲臘，所以說的是……”

米隆·于加听着被他問話的人們的杂乱的話語，覺得自己的血在往臉上涌。他虽然极力使自己保持着冷靜，可是特利封的挑衅的举动使他气得要疯……他完全了解，这个家伙是故意逗他生气，好叫他引起別人的憤恨。至于特利封·居如，他也認為老于加不讓他把事情說清楚，这就是得罪了他，实际上是他費了很大的事才把人发动起来，領到这里来的。許多农民都站到特利封那一边，嘀嘀咕咕地說，老貴族不應該这样刺激特利封，也不应当不叫他說話……特利封越来越覺着自己的尊严不容輕慢，他憤怒得控制不住了。最后，关于国王命令的那一套瞎話老于加沒有耐性再听下去了，他用手一揮，打断了农民們的話，脸冲着已經开始噉噉喳喳的人群說：

“哎哟，难道你們真相信这类沒根据的話嗎，我的孩子們？你們就这样跑到这里来，并且糟蹋我的花园嗎？……你們有多少人就来了多少人，难道是来吓唬我嗎？或者还有別的原因呢？喂，你們不覺得慚愧嗎？尤其是你們这些正經人，我一直到現在都是非常重視你們的！喂，你看，村长还在里边呢！沒有別的話可說，这太难看啦！一点判断能力都沒有的人在那里胡說八道，你不但劝導他們，反而跟他們一起参加搗乱……看啊，好一个村长！”

“請你原諒我們吧，我們的主人，如果全村子人帶着我們一起到这里来，我們可有什么別的办法呢？”布腊威拉，俯首帖耳，万分柔順地結結巴巴地說。

“还有你哟，路加？”米隆怒气填胸地接着說。“也有你，魯布，你这个胡子都白了的老头，比我岁数还大！你們現在都和一些一个錢不值的人，象特利封之流混在一起了！哈，你們真叫我討厭！”

他一边說着話，一边不断地想着，他失掉了冷靜，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就象一个賽跑的人錯誤地跑上一个陡峭的斜坡，虽然明知道前边就是深渊，却也非跑下去不可。况且，他越責备农民，他就越有勇气接着說下去。他的声音越厉害、越严肃，农民也就越不敢出声。可以这样說，在这一瞬間喚起了所有人心中传统的敬畏和服从的情感。农民們不安地搖着头，或者喃喃地发出单音节的道歉的話。

老于加的話在吃惊的人群头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跳動，都帶着威胁的意味，就象赶車人手里搖着而且随时准备抽下来的鞭子的响声一样。这时，特利封·居如忽然擺搖着身体，好象他已經束紧了腰帶似的，用沙哑的声音喊着說：

“你和气一点吧，先生，我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一点小事啊……”

他的声音震蕩在空中抵住了米隆·于加的声音。刹那间，老貴族的声音突然停住而消失了。但是过了一会兒，它又跳跃起来，这是由于新的憤怒給它鼓足了勇气，这种声音，在它所过之处，簡直是要粉碎一切。

“你給我住嘴，不要脸的东西！……你給我住嘴，土匪！……住嘴！……住嘴！……”

米隆·于加气得两只眼睛都突出来了，嘴角上冒着一点白沫，他一边吼叫着，一边举起拳头向特利封·居如比划着，特利封先迟疑一会兒，接着，他就在于加的眼前傲慢地撇嘴冷笑。以后，老貴族虽然气得呼吸急迫，却仍止不住地嚷着“住嘴”，特利封就用沉重而傲慢的声音喊着說：

“为什么叫我住嘴呢？……我，我不打算住嘴！为什么你給我下命令呢？难道我是你的仆人嗎？”

米隆·于加心慌意乱地看着，这个农民每說一个字就如同打他一下脸一样，他的耳朵里一直在响着。他以同样的憤怒繼續說下去：

“住嘴！从我的院子滚出去！滚出去，不要脸的东西！立刻！你听见嗎，土匪，不然……”

特利封·居如叉开腿，伸直腿，仿佛是为了更好地把脚插进地里站得更稳一样。他更强横、更憤怒地說：

“喂，我不想走，先生！我不願意走开……还有，这也不是你的院子……而且以后我也不打算走，你看，就是这样！”

“你不打算走嗎？……不打算从我的院子里走开嗎？……你敢侮辱我嗎？好，你等着，我要教你怎样活着，土匪！”

老子加的声音改变了，它比以前平靜了许多。他很快地走进屋里去，每走一步就对自己說，他应当冷靜。可是他的手和他的膝盖都在顫抖，他的心里却仿佛有一个砧子，在响着震耳欲聋的鉄錘声。在他的臥室里的床上，挂着一支經常装着子弹的猎枪。他从釘子上把它摘下来。

外边，人們紛紛說了起来。只有路加·达拉巴向特利封嚷着說，他不該叫老貴族生气。相反地，四面八方都响起喊声，表示贊成特利封：

“你作得对，特利封！……你不要讓步！为什么叫老头子侮辱你呢？……你应当抓住他的脖子，而且……”

老远有一个尖銳的声音喊着，在四周引起了人們的愉快：

“老头子已經火了，我的朋友們，可別讓他遭到不幸！”

依納特·塞塞尔用一种不安的口吻結結巴巴地說：

“小心，特利封，不要叫老貴族把你……”

米隆·于加又出現了，手里提着他的枪，两眼通紅，瞪得象

酒盅一样；人群里响起惊讶和不满意的抱怨声。老头子站在他原来站的那个地方，只离特利封·居如三步远，也不叫嚷，只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神气，并且用有力的颤抖的声音命令说：

“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土匪，要不然就叫人抬着你的尸首出去！”

“喂，先生，我不出去，你懂了嗎？”特利封·居如滿懷憤恨地說。“你只要試一下……尽管你是貴族，你也要見到魔鬼是什麼樣子，因為……”

他剛說了頭幾個字，還沒說完，于加就把槍托在肩頭。响了两声，一声接着一声，离得这么近，以致人們把第二声当了第一声的回音。特利封·居如張着大嘴，子彈打了滿臉，臉上突然被穿了許多小孔，好象是個麻子。他的小眼睛吃惊地睜了睜。他象一條沉重的口袋一樣，倒了下去。

“土匪！”米隆看他倒下去，滿意地自言自語地說，这种滿意象是一剂止痛药安定了他的心。

枪声一响，特利封身边的农民就都轉过头去保护自己，并且惊慌地向他們后面的人群退去，大家都嚷起来了，跟着就是一片混乱。这时，在难受的声音中，立刻涌現出責罵和威胁的声音。陶德尔·斯特林布离那兒沒有几步远，忿恨得滿臉通紅，嚷着說：

“喂，你打算屠杀我們大家嗎？”

霎时间，人群激动的浪潮越明显了。有几个农民俯下身去把特利封扶起来。人群顿时疯狂了，混乱地互相践踏。当陶德尔·斯特林布发问的时候，一根顶端带着象小孩拳头那样大的大疙瘩的棍子在米隆·于加的身边头上挥动起来。大棍子打到米隆的头顶上，力量非常大，以致人们听到了一个破裂的响声。



貴族的軟胎皮帽立刻从上边塌下去了。

“土匪，怎么你敢举……”米隆刚开口，却没有能说完。

好几十条棍子搅动着，在一种疯狂的混乱中尽力地打下来。老米隆·于加已经沒有知觉了，头盖骨破裂，还仍然站在农民当中，农民們一下挨一下打他，好象是支持着他，不讓他倒下去一样。

农民蜂拥地上了阳台，他們左右地乱打着，仿佛到处都有敌人，連空气中也有敌人一样。窗戶上的玻璃都碎了，发出尖叫的悲鳴声。人群仿佛是由猛烈的暴风雨所鼓动起来的湖水一样，一会儿涌到这边，一会儿涌到那边，好象是沒法一下子把自己的憤怒发泄出来。各种腔調的吼叫声、粗野的咒罵声，交織成为混乱而又持續很久的一种轟鳴，这就把公館內一些女仆們的絕望的喊叫声压下去了……一霎时，人們的激情都奔放起来了——好象悶在烏云中好久的霹雷忽然打响，既沒有閃电，又沒有經常預报霹雷将到的雷鳴；农民們趁着自己在气憤得跟疯了一样的时候，也向长工們扑去。管家班布虽然就在老于加跟前，却輕易地跑掉了，他只挨了几拳头，仿佛是在暴风雨的高潮中，人們不認得他是誰一样。

过了一些时候，那些疯狂打着老于加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了他，他們已經消了点气，打算再搞些別的事情。米隆·于加不再受着农民的扶持，就面朝地栽了下去……他的脸仿佛比已往任何時間都更貪婪地，最后一次往地里搜尋，意在吸取既溫柔而又苦涩的香味。再沒有人注意他了。农民們不断地拥挤着，从他身上过去，用脚踢他，踏他，把他的面翻过来朝着地，朝着他活着的时候扎了根的那块地。

“彼得，你快来吧，他們把老貴族杀了！”馬丽奧阿腊闖进了院子大声喊着說，“喂，你快来，彼得，別叫他們作出更坏的事情来！”

彼得·彼得已經把他家的門修理好了，現在正拿着錘子在院子里牲口棚那兒干活，这不是为別的，只是为了找点事做，以便不去参加別的什么事情。他母亲告訴他說，全村子人都到老貴族的公館去了，他考虑了一下，也打算去一趟，倒不是为了去搶掠老貴族或激发农民們，相反地却是想去防止陶德爾·斯特林布和类似的人又有什么举动。可是他又犯了固执的脾气，因而繼續呆在家里，仿佛願意使潜伏在內心深处的痛苦埋得更深更长久，他又認為，其实就是农民到老貴族家里去，也肯定不敢对老貴族动手的。

“天啊，天啊！”彼得忽然嚷着說，仿佛他的头上挨了一下沉重的打击。

他对馬丽奧阿腊連一眼都沒有看，虽然他很愛她，并且有意过了复活节就把她娶过門来。他現在把她看成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异乡人、陌生人。她的声音在他的耳中嗡嗡作响，非常刺耳，这在已往从来没有过。

彼得一声不响，放下了工作，赶快动身，几乎是跑着去的。馬丽奧阿腊象小狗似的追隨在他的后面，一边喘着，一边把公館发生的事情講給他听。她在他的后面所說的話語，好象把彼得更推动向前了。同时，他想就是到了那里也无济于事。光憑他一个人是不能跟全村斗争的，也不能阻止农民为发泄自己的气忿而

破坏一切。

从于加的公館远远地传出隱隱約約的吵鬧聲。彼得加速了脚步。他連作活的時候脫了的上衣都沒有穿，他毫無意識地拿着木匠使用的斧子，跑了出來，就仿佛人們從自己家裡走出時拿着一根小棍子一樣。

于加公館的大院子里，農民們橫沖直撞，怒容滿面，莫名其妙地叫罵着，不知道應該干什么好。有些人跟長工們爭吵着，另一些人彼此爭辯着，一點理由都沒有，卻準備要動武。在水泉附近，有好些人正在看護哼哼着的特利封·居如。彼得看了一眼，沒有停下來。有些人在雷翁特·班布住屋門前拥挤着吼叫着。可是班布老婆的尖叫声從里边把他們的聲音掩蓋住了。在旁邊，在管理處的辦公室里，人們來來去去，他們碰見什麼就毀什麼。他們特別注意帳本，因為帳本上記載着農業合同和農民們欠的債。

彼得走到另一個院子，在新舊兩公館中間，人群異常拥挤。人們在原地騷動着，好象是在等待一個命令或是一個信號似的。

“老貴族在什麼地方呀？”彼得向一群非常興奮的農民說。

“剛剛把他抬到屋里去了，”总算有一個聲音回答他。

這個小伙子對回答他話的和其他人全不認識，好象這些人都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一樣。他走進老公館里去。阳台上，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了。打破了的窗戶半开着，它們的黑窟窿露在牆上。門都大敞着，有的人進來，有的人出去，仿佛是在磨坊里一樣。在第三間屋子里，有幾個農民，光著頭默默無聲地站在那裡。在這間屋里，不久前，米隆·于加曾經倒背著手來回地踱步。現在，他仰面躺在兩個破玻璃窗中間的一個沙發上，他的兩只手交叉在胸前。他的衣服沾滿了泥，臉上，甚至可以說還戴着一個

陶土制成的假面具。老車夫伊斯莫把他从农民们的脚底下拉出来，厨妇普罗菲腊用一条白床单把那个沙发盖上了，又在枕头旁边点起一支大蜡烛，蜡烛的火焰在两个破玻璃窗中间颤抖着。这时，她正费力地想把死者衣服和脸上的泥土多多少少弄下去一点，村长站在其他的农民当中，慢慢地向她說：

“喂，讓他帶着去吧，叫他就象上帝所願意的这样躺在那里吧，……”

他的意思是想加上一句：直到來檢驗証实致死的情况为止，但他却沒敢說出來。

彼得很久地注視着老貴族滿是泥土的臉。他看見貴族的左面頰上有一塊夾雜着泥土的粘血，很象从压扁了的帽子垂下来的一条天鵝絨帶。村长用一种含糊的帶着譴責的声調跟他說了一句使他吃惊的話：

“彼得，好象你沒有在場呀？”

“幸亏我沒在場，希望上帝饒恕我！”这个小伙子喃喃地說，“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会落得什么結果！”

“是的，命运給我們……”

布腊威拉又沒有敢把話說完。况且伊斯莫又打断了他的話头：

“你去吧，彼得，我的孩子，他們也許会听你的話，別叫他們再搶了，也別都給破坏了，弄到这样，这也就够了！我打发馬丽奥阿腊去找你就是为这个……喂，你去吧！……我們的主人們对你做过好事……你在为难的时候，他們曾經帮过你的忙！”

彼得帶着一种阴沉的神气，喃喃地說：

“好事，他們是做过，不过不是只对我一个人！你看，这就是得到的報酬！”

“說實在的，我們主人的脾氣太大，也太傲慢了，希望上帝原諒他吧！”路加·达拉巴和顏悅色地說。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彼得仔細地想了一下，然後粗暴地說：

“喂，誰在這裡沒有事，誰就出去吧！”

他並沒有先看一看人們是不是肯聽他的話，因為他相信人們一定聽他話的。不久，只有伊斯莫、普羅菲諾和馬麗奧阿諾守着屍體了。

彼得用同樣堅決的口氣把所有在屋裡到處轉的農民都打發走了。他在陽台上碰上了一些農民，他們執意不想空手回去。彼得就火起來了：

“喂，怎麼着？跟你們說正經的你們不聽嗎？屋子裡死了一個啦！你們把他殺了，這還不夠嗎？你們還不讓他好好在那兒安息嗎？”

農民們嘟嘟囔囔地走出去了，彼得這時注意到有人在往新公館里擠，那里的門已經弄掉了。他立刻想起這正是格里果列的住宅，格里果列對他有天高地厚的恩啊。他趕緊跑過去，痛苦地嚷着：

“什麼東西也別再破壞啦，朋友們！……請走開吧！……躲一躲吧！別往里進啦，沒有什麼可拿的了！……塞諾芬老大爺，你給大家作個榜樣吧！”

他用胳膊擠開一條路，跟着就進去了。在第一層樓的大走廊里，農民們懷着某種程度的謹慎，進進出出。他們撫摩着東西，小心地談着話。彼得不用命令腔調了，他祈求地說：

“走吧，我的朋友們！……走吧，你們在這兒沒什麼可做的啦！”

他聽見二樓有腳步聲。他趕快爬上橡木樓梯。每間房的門

都敞开了，农民們正在房里翻箱倒柜寻找他們要拿走的东西。有一个女人，用一条单子包了一大包衣裳，不断地用哭声結結巴巴地說，这些东西要是糟蹋了未免可惜，她既然是个穷人，最好还是讓她使用这些东西吧！彼得看見一間房子里人最多，他赶快进去，总是說着同样的話：

“走吧，朋友們，走吧……”

这正是娜迪妮的臥房，里面有一张大床，床头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大像片。彼得走近床前，他的眼光立刻和娜迪妮的眼睛接触上了。他心里一陣慌乱，仿佛她活着一样。他的声音哽咽在喉嚨里，嘴唇干了，却还在不住掀动。娜迪妮几乎一絲不挂，用一种柔媚的眼光注視着他，同时，柔媚的注視中又含着令人生气的輕蔑。农民們也跟彼得一样，在娜迪妮面前睜着大眼，不敢說話。这个年輕人的心灵起初感到一种喜悅，仿佛是找了許久沒找到的东西現在找到了。过了一会，他的眼睜开了，娜迪妮視綫中流露出来的蔑視穿过了他的心，向他放毒。他感觉到自己受了欺騙、受了侮辱。他立刻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喊着說：

“你們看，这个母夜叉是怎样地譏諷我們啊！”

他忽然想起他还帶着斧子。他把斧子举过头，立刻跳到床上，使尽全身的力量砍去。玻璃破碎的响声好象是一种延长而又尖銳的哭泣声。碎玻璃片象一个伤口的血点似的从斧子砍的地方向四处飞溅。有些碎玻璃进到这个小伙子的脸上，仿佛猫爪子一样抓伤了他的脸。彼得一边呼呼地喘着气，一边連連砍着。娜迪妮的身体被砍成一片一片的了，成了一块一块的紙板。尽管她的脸已經砍伤了，可是她的眼睛仍旧是脉脉含情而且帶着一种蔑視的神气。

“小伙子們，砸呀，你們还等着什么？”彼得两眼通紅地叫嚷

着。

农民們仿佛从很久以来就等待着这个似的，立刻疯狂起来。不大一会儿，他們把屋里的一切都毀坏了，窗戶也从框子上拔出来了，他們把打断了椅子腿、撕碎了的桌布、弄破了的鸡毛乱飞的褥垫和油画等，都扔出窗外去了……

“小伙子們随我来！”过了一会兒，彼得嚷着。

在别的房間里，在楼下，人們都在破坏着，叫嚷着。彼得象疯了一样，一边搖晃着斧子，一边跑着說：

“咱們放火吧！……放火吧！……只給它留下灰烬和尘土！”他走下楼去，对外面来的人吩咐着說。

“你們放火吧！”在原地轉动的那些人也嚷嚷起来。

“好哇，就該这样！”塞腊芬·莫高斯見到彼得的斧子刃已經砍崩了，就对他說，“人們已經受够了各种不公道了！”

彼得站在外边，太阳沉到旧公館的后面了。薄暮慢慢地轉入黑夜。农民显得更急迫也更疯狂了。这个小伙子的脸，由于出汗和苦悶而閃着亮。

“你怎么啦，彼得？”村长看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問道。

“啊，你看不見还是不願意看見呢？”彼得显出疯狂的表情說。

“唉哟，但是这种羞耻……”魯布·基利多尤站在彼得旁边，用一种責备而又惋惜的口吻說。

彼得沒等他說完。

“住嘴吧，老废物！你够使我們討厭的了，你說了很多廢話，學了很多的貓叫，耽誤了我們多少時間啊！”

“你也成了瘋子啦，小伙子，你真可怜啊！”老头子一边在身上划着十字，一边結結巴巴地說，“希望你以后可別后悔！”

“后悔？嘿嘿！我們只不过死一次呀！”彼得一边喊着，一边赶快走开，也不知道自己要上哪里去。

黑烟的旋风出现在新公馆的几个窗戶上。

“起火啦！……起火啦！……”一个残酷的愉快声吼叫着。

可是火却着不起来，只在屋子里边烧着，也可以說只在屋子里边冒着烟。到了深夜，大火焰才从房脊上穿出来，仿佛一个发光的花冠，往四处喷射出千百万个火花。人們围着火跑，不想回家。他們都把嗓子喊哑了。但是他們仍旧沒完沒了地喊出許多夹杂着詛咒的話来。也許可以說，他們是想要弥补过去的緘默吧。

在着了火的新公馆后面，显出了阴森而寂靜的老公馆。只有在一个窗戶前，一个微黄的光亮神秘地顫抖着。农民們向这方面凝視时，不自覺地打了一个寒战。依納特·塞塞尔为了稍微煖一煖自己的心，自言自語地說：

“你看吧！这一回上帝可用土地和其他一切来滿足他的心願了！”



## 第十一章 彼得·彼得

### 1

于加的新公館从星期五一直燃烧到星期六的夜晚。阿馬拉的天空通夜被照得火紅。激怒喧嚷的农民还不願意离开。他們一点也不困。表示狂喜的愉快喊声盖过了大火的噼啪声。在火紅的光芒照耀下，农民們片刻不停地忙乱着。他們那种粗大沙哑喉嚨的喊声混成一种奇怪的声音，好象是从地壳里迸发出来的一样……过了半夜，房頂的椽木烧透了，坍在二楼的天花板上。一大团火星突然飞起，在通紅的天空中散开，紧跟着，从巨大炭火里冲上去一股新的火焰。一片满意的、长长的吼声象响应最高命令一样，从成百人的喉嚨里迸发出来。然后，农民們好象沒等到看見最后胜利的信号，就一点一点地开始散去，只有几个人坚持留在那里，恐怕錯過仍有可能发生的事变。黎明时分，院子里显得更安靜了，火也烧得不那么猛烈了，火焰好象满足了似的，懶洋洋地跳动着。

在老公館的一个窗口上，还燃着一支象人們一样胆小的微弱烛光。一顆顆火星跟蝴蝶一样在屋頂上飞舞着，落到屋頂的时候，好象掉在冰块上似的，一个个熄灭了。伊斯莫关好了冲着

阳台的各个門，不叫人再来扰乱家里的安靜。貴族的尸身，他已經看守了一段时间，接着就該是厨妇的班了，然后輪到管家，再后就是厨妇的丈夫。这时在停尸的屋里，馬丽奥阿腊坐在一个角落的安乐椅上跟瞌睡搏斗，差不多有一个鐘头了。她困了，但更害怕，米隆·于加躺着的那条长沙发，她甚至連看也不敢看。墙上不断活动着幽灵般的黑影，已經够使她害怕了。冷风从打坏了的玻璃窗口一个劲兒地往里吹，而且越来越厉害。有好几次，在她刚合上眼睛的时候，好象听到一种奇异的微响。她往这个方向只敢看了一次，在烛光摇曳下，死者好象正在动弹。馬丽奥阿腊一連划了三次十字，划得十分快……在她神志多少清醒了一些以后，她突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沉重而悲伤的叹息，好象呻吟。她吓得說不出話来了，心里怦怦地跳起来。同一刹那間，一个惊恐的声音說話了：

“馬丽奥阿腊，你要喊叫我就完蛋了……是我呀，我是伊斯基塞斯庫！”

他費了很大事才从长沙发下面爬了出来，他的四肢完全麻木了。他看到米隆·于加拿枪时，就藏在这里，他預料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蜷縮在长沙发底下，感謝上帝使他想这样做，不然的話，暴徒們一定会杀死他。开始，他很怕农民点着房子，把他象只老鼠似的烧死在那里。接着，他打定主意，只要不肯定危险确实过去，就是在那里呆上一个星期也不动弹。后来，因为在他上面躺着的死人給他的恐怖，使他感到非常难受，迫切需要离开这个藏身的地方，而且認為这样做是最聪明的，特别是在他信任的馬丽奥阿腊来看尸首的时候。

为了叫人从外边看不見他，他藏到了一个帷幕的后边，从帷后請求馬丽奥阿腊詳詳細細地告訴他发生的事情。他聽說农民

把雷翁特·班布，甚至連班布的老婆都打了，并搶了他們家，他想：他一定会被人活生生地剝皮的。年輕的姑娘以后对他說，院子里只剩不多的农民了，他可以放心从花园逃走。于是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只有穿着农民的衣服才能混出去，那样走过村子才不会被人認出来，才好一直逃到科斯太什蒂去。他打发馬丽奥阿腊向她的叔叔要一身衣服，越破越好；他求她要小心地从便門給他送来。他說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恩情，并要給她一份优厚的报酬。衣服是普罗菲腊給送来的，她要把伊斯巴塞斯庫的城里人的衣服带走，以免司帳不回来的时候丢失了。

“啊！普罗菲腊呀，希望上帝祝福你，奖賞你給我做的好事！你救了我的命呀！”他眼里流着泪，握着她的手說，“我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件事。”

黎明时分，伊斯巴塞斯庫从花园向彼尔劳居溜去，他既沒看見于加的公館正在燃烧，也沒有回一回头……

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二层樓的天花板早就变成一片火海了，連場帶滾，咔嚓一声就坍到底层樓的天花板上了。底层樓烧到熾热以后，失去了任何支持，也坍了下去。隔着窗口，在熏黑了的牆壁之間，可以看見火焰正旺，火星乱飞。

过了一会，农民又一个一个聚攏来。他們望着大火，点着头，喊了一句，于是他們的視線很快地就集中到老公館。他們認為，甚至还有人說过，只要貴族老爷的旧公館还矗立一天，那就是什么事也沒有完成。可是，尽管他們个个都急了眼，因为有死人的关系，却沒有一個人敢于走近。再說，絕大部分人是来搶东西的。最穷苦的人們特別惦记老玉米。一个滿是上等好粮种的粮仓昨天晚上就空了。另外两个粮庫里还有存粮。巴維尔·东苏特地带来一根鉄棍，他头一个背着滿滿一袋子走了。他把口

袋背到最近的約翰納老太太家里。約翰納是他的岳母，她正在為她的雞窩和她的寶貝外孫子科斯提卡同樣地操着心。

“走吧，岳母，走吧，別耽誤你的工夫了！你也來弄點玉米吧。大家看着不要錢都搶着去了。再不去就一點也沒有了！”巴維爾高高兴兴地大聲喊着說。並且很快又回到那所老公館去了。

“滾開！”老太太自言自語地說，她一心在照顧她的雞，好象完全沒看見他，也沒聽到他的話一樣。

正在人群往糧倉附近擁擠的時候，另一些更大膽的人爭起牲口來了。馬蘭·斯坦從牛欄里弄出一對牛來，想把它們牽到自己家去。雷翁特·奧爾比索看着氣憤了，他吼道：

“你已經有牛了，還霸占這些牛，也不知道害臊，況且你也用不着牛呀，我從來就沒有過牛，我種地連一頭牲口都沒有！……嘿，我請你把牛放下吧，馬蘭，你要不放下的話，我就撕你的皮！”

“這樣公道嗎？那些什麼都有的人還在東挑西揀，而象我們這樣的人就得干瞪着眼睛看着了！”另一個人用威脅的口吻喊道。

“我呀，我才不在乎你們這些呢！”馬蘭·斯坦激憤地說，“這兒不是作買賣的市場，誰抓住什麼，什麼東西就歸他！”

雷翁特·奧爾比索抓住了他的衣領。他們爭吵了一會兒，互相辱罵起來。最後，馬蘭覺着大家都反對他，終於讓了步，他說：

“好吧，好吧，要是這樣的話，咱們下回再說！……這沒關係，雷翁特，我在拐彎的地方等着你！”

“你為什麼不挑馬呀，傻瓜，你沒有馬，馬對你才有用呀！”雷翁特譏諷地喊着說，“你認為怎麼樣，伊斯莫？”

伊斯莫正在离着几步远的馬厰門前站着，手里拿着一把鉄杈。他回答說：

“只要我活着，誰也不用想动我的馬！”

“你要留神，伊斯莫老爷，不要叫人在那里也点着火，你看那个大公館怎样烧着！”一个带着埋怨的声音說。

“我宁肯眼看着馬烧死，也不叫它們落到你們手！”老車夫說，他的語气那样高傲，好象他就是貴族老爷似的。

农民不願意和伊斯莫爭吵，因为他上了年紀，再說，他們都知道他有些瘋瘋癲癲的。但是，他們都相信，每个人都有权願意拿什么就拿什么，能拿什么就拿什么。貴族老爷的財產，是由他們劳动产生出来的，因此，这份財產应当由他們来分。有一个农民气冲冲地責备伊斯莫說：

“你休想在我們的劳动果实上伸手，伊斯莫。我是不答应的！就連貴族老爷我們都不容許，你更騙不了我們！……只要等着彼得一来，那你就会知道了！”

这时，彼得正在酣睡。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太晚了，而且也从来沒有这样累过。他穿着衣裳往木板床上一躺，枕着自己的无沿帽就睡着了，睡得象死了一样。現在，一家子都起来了。只有他一个人還沒动弹。他从来沒有在太阳出来以后还在床上躺着过，所以斯馬朗达想叫醒他。可是小伙子合着眼嘟囔着說：

“叫我再睡一会儿吧，媽媽，我太困了！”

“睡吧，孩子，你睡吧！”这个女人說，“睡他一整天要比你到处去强得多！”

“我們的火車是准時開出，一點兒沒有耽誤！”提屠·海爾德列亞說，同時看着自己的表，證明火車是在九點半開動的。

“希望上帝叫我們順利到達！”于加說，勉強抑制住自己心頭的激動。

巴洛列努腦袋伸在車廂的窗口外，揮動着一塊綢子手絹，並且不斷地用激動的聲音叨念着：

“再見，梅拉妮！……再見了！……再見了！……”

火車開出了車站，在他坐下的時候，他的眼睛濕漉漉的。但是，他微笑了。

“可憐的女人！……她是滿心的憂郁不安呀！……說句老實話，我雖然極力叫她相信一點危險也不會發生，還是不能使她放心。要不是老板那麼懇切地要求我，我永遠不會接受這付沉重的担子！……確實這樣！可憐的女人她哭得多么悲哀呀！我的心都要碎了啊！”

列車只有幾節車廂，而且還几乎是空的。除了幾個新任命的省長外，就剩下幾個軍官和商人，也只有他們才敢離開布加勒斯特。人們囑咐司機在開車的時候要十分留神，因為傳說農民企圖拆掉鐵軌叫列車不能通過，用來延遲軍隊開到起義地區的時間。

只有提屠·海爾德列亞保持着自己的寧靜和從容。他堅信所有這些農民作亂的消息都是夸大其詞的。據他理解，在羅馬尼亞人們只知道兩個極端——不是喜劇就是悲劇，而且這兩個極端又是同樣的誇張和善變。所以，這種騷亂也是這樣！開始

的时候，人們認為这不过是一种追求政治目的的牵制活动，是顛复政府的天才方法，但是現在却又人人都失望了，而且都預言着国家的灭亡。

于加比巴洛列努更加不安。昨天晚上，在普雷德列亚努家里，有人建議他，在本省沒有安定以前，不要作沒有意义的冒險。任何人也不能确知乡村发生的情况。他到乡村去和在布加勒斯特等着一样，都不能对老米隆·于加有什么帮助。至于最有力的論据，有人在他耳边悄悄告訴了他！……再說，假如士兵拒絕开枪，甚至站到农民一边去呢？……誰知，偏偏正是这个論点使他动身的意志坚强了。不然的話，他也許还可能改变主意。奥丽加不是也曾用她那充滿柔情的眼光挽留他嗎？他們俩曾經独自在一起呆了一会兒，她突然跟他耳語說：“你要爱我的话，就留下不要走！”对于这个，于加感到十分惊讶，以致在吻着她的手时勉强回答出：“正是因为我非常爱你，我才必須动身！”他回到家里后，觉得这个答复是非常糊涂愚蠢的，甚至他因为說出这句话而感到羞愧。可是，奥丽加并不觉得这个回答怎么坏，她既沒在当时笑他，也沒在后来笑他。

奥丽加和他悄悄的耳語扰乱了他內心的平靜，启发了他从来就沒認識到的問題，或是刺激了他尽力抑制的問題。他觉得在自己的面前揭开了自己的假面具。他和普雷德列亚努的友誼，当然是非常深的，但是在最近时期，奥丽加的眼睛似乎使这个关系更加亲密起来。然而，于加从来也沒承認过他每天到普雷德列亚努家去拜訪或吃飯的原因，还会包含别的成分。尽管这种爱情已經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并沒想过他是在爱着奥丽加。对于这种爱情，在她面前連最細微的表現也沒有流露过，就是用开玩笑打趣的方式来影射也沒有做过。他最多只是在情不自禁的

时候，用眼睛替嘴說过話罢了。

那么多人正在受苦的时候，他的心却被这新的爱情所占据！他为此責备自己。一个念头从他的脑际掠过，他和娜迪妮一刀两断，也許只是为了更加接近奥丽加吧。毫無疑問，娜迪妮非常无情地凌辱了他，他們之間不可能再过夫妇生活了。可是，假設沒有奥丽加的話，他不会那样有勇气粗暴地把他老婆赶走。現在最使他难过的是把他的父亲孤另另一个人留在乡村里，而且純粹是为了自私自利，为了呆在奥丽加的身边，为了不放过每天看到她。如果那时只有他的父亲讓他呆在布加勒斯特的話，他的情况一定不是这样，就是說，如果他不是沉醉于爱情的話，是不会离阿馬拉一步的……

巴洛列努的激动，从他滔滔不絕的話語中就可以看出来。自从他奉命到一个暴乱的省分去担任省长职务的那时起，就認為在各种情况下都應該采取一种走上断头台的殉难者的态度。在布加勒斯特的流言中，已經隱約地傳說軍隊靠不住了，为了結束，为了确实把叛乱鎮压下去，最終还得向奧地利人求援。人們也正在說新政府对农民出身的士兵也不太信任，可是，在沒有进行最后一次嘗試以前，它是不肯向外人乞援的。

“亲爱的朋友們，我們生活在羅馬尼亚民族历史上最残酷的悲剧中了！”巴洛列努用激动得直发抖的声音說，“昨天下午，老板對我們的艰巨任务作指示的时候，也是极其激动的。他承認我的任务极端困难，而且布滿了危險。他說，‘我就指望着你們的机敏、你們的智慧和你們的魄力了！你們帶去的改革宣言是足以滿农民們的迫切願望的；这是你們應該巧妙使用的最好的和平武器。另一方面，在說服不起作用的地方，在遇到頑强反抗的地方，就要毫不迟疑、毫不示弱地使用武力。你們應該用暴力



还击暴力，因为，秩序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恢复起来的……’老板就是这样說的。我們都心煩意乱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后来，他拥抱了我們每一个人……目前的问题是我們到那里后会遇到什么情况。我受的教育把我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信念的民主党人，你們想一想，布置一次血腥的镇压对我来说是說明什么问题呢？不过，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真是可怕的矛盾！……”

提屠·海尔德列亚用应有的严肃态度注意听着，但是，他自己付度：这位巴洛列努确是一个大滑稽家。他想起他从前在伊納克飯店里，曾經振振有詞地极力宣揚給农民們平分土地的事。而現在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但如果他們不自量力竟不满意这些沒有一点平分土地意見的改革的話，就要對他們进行屠杀，而且要設法把这种屠杀說成合理合法。提屠不断想叫他再回忆一下他从前的諾言。但是，于加替他說話了，好象于加的脑子里也盘旋着同样的思想：

“假使农民是为了要求土地而起来的話，他們对这些不兌現的空洞改革是很难滿意的。”

“怎么，你想貴族的土地應該分給他們嗎？”巴洛列努有些吃驚地說。

“我倒不这么想，是你曾那样想过呀！”于加直截了当地回答。

“啊！对了，一点兒不錯。不过，內心的信念和实际的可能應該分开来看，”相当尷尬的省长說，“無論如何，在农民造成恐怖的压力下，这样革命性的措施是不能公布的，不是嗎？再說，目前的叛乱，鬧得那么慘，这就充分証明，我們的农民还需要受到一种严肃的、而且必須十分严肃的社会教育。他們做出来的

野蛮行为即或只有一半是真的，也足以说明所有的恐怖了，亲爱的。你要确实知道，象你所了解的那样，我是爱护农民的，但我也要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严厉的方法惩罚一切野蛮行为。爱护农民不等于容忍他们为非作歹，也不能容许他们强取硬夺。农民应该同所有的人一样，服从法律，尊重别人的财产。要是不这样，我们将要走到什么地步呢？”

于加讽刺地微笑了一下，回答说：

“说起来，我只不过怀疑你所相信的那套改革办法的实际效力罢了。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我有我的要求政府惩办农民的理由，特别是真地那样对我们不客气的时候，更有理由，因为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始终尽到了我们应尽的本分。”

“那么说，我们的意见就一致了，于加！”巴洛列努说，“要不然，我倒奇怪了，因为我们爱护可爱的国家和爱护农民是一样的。今天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罗马尼亚的生存问题！”

他又兴奋起来了，谈起他和梅拉妮离别时的很多动人的细节，谈她的预感，谈自己的勇气……他一个劲儿尽谈他个人的事。只是到了每个车站他才中断，好去仔细地观察人。他每次发现一伙农民的时候，就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用手指着他们，低低地好象怕人听见似的说：

“你们看他们在进行阴谋活动呢！……没说的，对农民只有严厉，他们才会服从！”

随后，他又谈开了，谈论改革、老板，然后又谈到梅拉妮，他的声音有时烦恼有时激动，但总是带着些颤音来掩藏自己的烦恼。

同时，列车谨慎地前进着，喷出比以前更多的黑烟……机车

的汽笛往往不断地一个劲儿地叫着，发出一种气愤的声音，好象猫头鹰的啼叫一样。

### 3

“爸爸，小心别跟农民闹出事来！”尼古丽娜看到尼高丹教士带走领饰和十字架时说，“你知道他们现在疯狂到什么程度了。”

“快走，快去尽我们的义务吧！”老教士叨唠着说，毫不听他女儿的话。“他是我们的东家，给我们盖了教堂，我们要是不象对待那些好教徒那样给他举行临终洗礼，上帝不会饶恕我们的。再说，过了晌午在米林特还得给一个妇女举行葬礼呢……快走，快走吧！”

他拉着拐杖很困难地向前走着，并且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于加的老公馆那里的骚动还在扩大。大火还在公馆的废墟下面潜伏着。厨妇普罗菲腊吻过教士的手就把他领到死人的屋里去了。

“啊！主啊，你给了人类多么悲惨的命运呀！”教士戴上了领饰，向贵族米隆的尸体望了一会以后，结结巴巴地说，“你的安排是神秘莫测的，我的上帝呀，愿你的圣名永受赞扬，阿门！”

教士的到来丝毫没有影响农民们的高昂情绪。有些人望着他走进来一直目送他消失在房子里面，接着仍然继续他们的会议。有些人还在无缘无故地吼叫或生着气想找点什么东西带走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已经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组成一个个小集团了，他们只谈论分土地的事情，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好的一份。他们认为，目前没有地主的时候，测量土地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农民们掌握了应该归他们所有的土地以后，地主们完全可能卷土重来，只要他们活着，就不能把土地还给地主。关于用什

么方式才能把土地分得公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当然，每个人都认为唯一的公平的分法，就是把最好的一份离着村子最近的，自然面积也要最大的分给自己。当时其中有个人发表这样的意见，他说别的村庄的人也可能来要求分一份土地，听见的人愤怒得跳起来，都想痛打他一顿。最穷的农民不打算把土地分给那些已经有了土地的人。他们指责这些人曾想尽一切办法来买巴巴罗亚卡，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大家起义的时候躲在一边，张着嘴等着烧鸭子往嘴里飞。这样他们彼此间就争论开了。他们都相当软弱，谁也不能叫大家服从，没有人享有足够成为领导人的威望，陶德尔·斯特林布很想提高嗓音试试，但是，遇到这样重大的事情，农民对他的意见都不大注意。他和特利封只会抬杠，只是需要瞎喊或动武的时候才用得着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通理、懂事而明智的人，会权衡利害，明辨是非的人。如果尼高丹教士再年轻些再灵活些，他是可以来主持公道的，再不然，要是贵族老爷不曾把教员德拉高斯拘禁起来的话，也会更好一些。

“我看彼得也没来啊，昨天晚上他还吹牛说，只要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权利他连觉都不睡，”依纳特·塞塞尔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群里说起来，“他会出好主意的，他可不是个糊涂人，他能叫我们走正路的！”

“呸！他们都溜了！他们害怕了！”

“你说什么？”依纳特跳起来说，“彼得害怕了？……我看你这个家伙是在说胡话！象你这路货，彼得一个手指头就能戳倒三个，你还说他害怕了！”

“好吧，那你说为什么他在家呆着？你看这不是快晌午了吗！”

“也許他有事情，他也和別人一樣會有事的……但是，彼得無論做什么事，絕不會半途而廢的。他象他父親一樣，那人才能干呢！真是一個有道德的老實人！希望他早升天堂吧！”

正在這個時候，彼得和尼古萊·德拉高斯一起來到了。彼得曾經鄭重其事地和他母親爭論了一番，他的母親不肯再放他出來，又哭又號地說他會遭到不幸。至於尼古萊到這裡來，不只背着父母，而且也違背了他嫂子的用意，她顧慮最大，生怕她的伊翁將來要負擔尼古萊的行為所引起的後果。這兩個年輕人什麼也沒說，只使了一個眼神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他們得出了結論，必須堅持到底，不管出什麼事情，決不退縮。他們兩人都了解，等着忿怒的情緒一消失，他們兩人註定要格外承擔大家的罪責。如果事情不巧再變成從前的樣子，的話……所以，他們來的時候，到憲兵分駐所去了一下，那裡的房子空着，門戶大敞四開，家具和其他的東西在地下扔着，弄得亂七八糟。他們原希望至少可以給從憲兵手裡搶來的步槍找到幾粒子彈，在必要時候用來自衛。但是，他們沒有找到。聽說憲兵隊長的老婆藏到村裡去了，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躲在哪一家。

他們剛一參加到群眾裡面，馬上卷進集体的興奮中去。他們又談起分地的問題。經過很多沒用的談論以後，彼得決定說：

“這些事不是我們該管的；象我們這些人，總會爭個不休，甚至要動手打起來，到末了弄得不歡而散。這個呀，這是農業技師們的事情。我們先把這事放下吧，等治安恢復以後，政府就會派下農業技師來按照規定分地。給每人應得的一份，把地測量得使每人都攤到……我說的對不對，老鄉們？”

“當然，這是正確的！”農民們贊成說，“給我們派農業技師來吧，政府花錢雇他們就是為了這個！”

“好啦，要是沒有貴族老爺的話，农业技師們會老老实实的分的，而且會跟書本上寫的一樣！”依納特心滿意足地接着說。

“貴族們的事情，這就算告一段落了！”雷翁特·奧爾比索自命不凡地大聲喊道。“再也不需要他們了！”

“我們對貴族們也許算告一段落，雷翁特，可是他們可能跟我們還不想完吶！”尼古萊·德拉高斯用有力的大嗓子反駁說。

于是，大家从四面八方都反对起来，都說他們再也不要貴族了，宁肯死得一个不剩也不能再讓他們玩弄、踐踏自己。

“要是光耍嘴，我知道你們是有一套的！好吧，到时候就会看出你們来！”彼得說。

#### 4

在匹特茲蒂城的車站上，許多逃到城里来的地主和農場主，排成了一个行列，正在那里等待着。領头的是前任省长包萊斯庫，他看到国家危急，絲毫不顧政治上的敌对，拿定主意要亲身把新任省长領到省里去，特别要使新任省长了解到当前的情况。农民的忘恩負义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他逆着心要和繼任省长見一次面，这比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还有力量。他不能饒恕农民，自己苦口婆心到許許多多村庄去进行慈父般的教导，可是他刚一轉身他們就作出了最恶毒的罪行。另外，这些歹徒竟胆大到把自己在罗球地方的大公館放火烧了……

因为巴洛列努省长不是本地人，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認識，格里果列·于加就做了介紹。介紹过后，于加和提屠就躲开了，为了不妨碍省长办公事；不过已經約定好了，晚上还要在一起用晚餐。

受害的人群把新省长包围起来，他們向他述說各式各样的怨言。巴洛列努注意听这些人說，又对另一些人的苦难表示同情，后来他知道要象这样，他就永远也不能离开車站了，于是他习惯用的激动而顫抖的声音大声說：

“諸位先生，我同情你們的苦楚，我也了解你們心里由于受到种种不平而沸騰着的正当的憤怒。我来就是要采取弭平禍事的措施，并施行形势所需要的鎮压。所以，請你們先給我几个鐘头的期限，叫我能够安靜一下，从官方消息中了解一下情况，了解一下省里发生过的事情。以后我們再考虑。請你們相信，我們一定尽力而为，以便減輕大家的痛苦，即或是一部分也好！”

包萊斯庫从悲觀失望而激怒的人們中間，用胳膊辟开了一条道路。很多仿佛哭喪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喊声：

“强盜們把我們害苦了！……”

人群里，声音喊得最大也最可怜的要算退伍上校什太法內斯古，他跟着省长悲伤地說着一直走到車前：

“省长先生，你看我变成乞丐了！……我四十年的辛勤劳累只剩下一堆瓦砾和灰烬！……沒有人保护我們。这些强盜随便嘲笑我們……他們只給我們留了一条命啊，省长先生！”

格里果列·于加急急忙忙地和一些熟人握手，并且倾听悲伤的怨言。他焦急地要知道他父亲和阿馬拉的消息，但是，对誰也不敢直接发問，这并不只是他十分了解这些人都一心惦记着自己的苦楚，因而对別人的辛酸体会不到，而且也是怕証实了使他越来越难受的預感，他离着知道实情的时候越近，这种預感折磨他也越厉害。忽然，从他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于加先生！……于加先生！……”

“嘿！布魯亞納先生！你也在这兒嗎？”年輕的于加說，对这

种相遇显得十分高兴，“咱们那里出了什么事？请你说说，请你快说，你一定知道的！”

葛斯馬·布魯亞納不肯立刻承認自己在什么事都沒有发生时就逃了出来。不过，他的回答要比平常更显得帶有哭声：

“希望上帝寬恕我們，于加先生！什么都燒毀了，什么都破壞了！……你看，你就看我這個樣子，我就是這麼逃出來的！我跟你說農民們是群狗，你那時嘲笑我，我的話你一句也不信，這回你看吧，阿馬拉出的吓人的事比任何地方都多！那里是暴亂的中心，一切都從那里開始！……还有什么要對你說的呀？先生，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但是，我要感謝主救了我和我們全家的性命，我要是听米隆老先生的話，誰知道我要攤上什么事呢？可是我，你知道我是謹慎的，我沒等亂事爆發就駕好車子帶着全家趕緊跑出來了！”

“我父親留在當地了嗎？還是……”于加一個勁兒地問。

“我的天，跟你說老實話吧，于加先生，我把他丟在那里了，”農場主猶豫了一會兒以後回答道，“你是知道他的，是不是？……”

“好吧，那麼我們家里出了什么事呢？”年輕的于加焦急地追問說。

“于加先生，在这里人們傳說的事可多了，”葛斯馬·布魯亞納又說，同時決定說下去，“但是，實際情況誰也不清楚。從星期三到星期四那一夜，電話聯繫就中斷了，想和村子里通一點信都辦不到。消息流傳着，從這張嘴到另一張嘴，也不知道要記哪一條。總之，不能有什麼幻想。要說搶劫，我們的農民一定少干不了。他們什麼都干得出來。昨天上午我遇見了科斯塔什蒂的審判官。這是他對我說的，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他和布加勒斯特



的一位律師坐過一趟火車，這位律師跟着娜迪妮太太到萊斯貝濟去賣巴巴羅亞卡的地，大概你認識他吧！啊，听着敘述這個可憐人吃的苦，頭髮都要豎起來。他從哥里加努村穿過野地跑到科斯塔什蒂，這時候他那種樣子簡直沒法說，他能夠逃脫而沒有死，這真是奇蹟。今天我要是不碰到普拉塔茂努我也不会相信，普拉塔茂努是……”布魯亞納把普拉塔茂努遇到的不幸加枝添葉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樣就可以避免述說城里边流傳的關於米隆·于加和娜迪妮的事情。他們離開了車站，步行着從林蔭路向市中心走去。什太法內斯古正在找于加，他看見他跟新省長在一起，於是跨着大步追上了他們。他請求于加立刻叫他和省長談一次話，他要要求省長派一些兵來，也許要他弄些大炮來，以便收回自己的財產，懲罰把他趕出來並搶走他財產的匪徒們。接着，他把那些不可想象的痛苦講到最細微的地方以後，他竟開門見山地告訴于加，地方上人們傳說米隆·于加被農民們殺害了。他又接着說，他不相信事情是真的，雖然匪徒們做出了種種滔天罪行，這是事實，但還沒有流血。另外人們還說娜迪妮受過一群惡徒侮辱以後，也被他們殺死。這些消息只能用嚴肅的謹慎態度來對待。因為，一傳十，十傳百，消息一定走了原樣，也許夸大了。

“實在不應該夸大，真的事實已經够可怕的了！”上校接着說，“不是還有人說他們應該殺死你來使你也遭一下不幸事件嗎？就拿我的情況來說吧，我要不是為我那可憐的女兒們着想，怕她們活着無依無靠，我早就會和這些畜生拚命了……”

他又談起自己不幸的事情來，但不住被布魯亞納打斷，因為他也總想敘述自己的不幸。不過，格里果列並不听他們。只要看布魯亞納的猶豫表現，他就什么都清楚了。上校的補充說明，由

于那种兵营的粗野神气，并没有感动他，反倒使他觉得不舒服。幸亏他在公园里摆脱了这两个人。到这时提屠才敢设法安慰他，但是也没有信心：

“这一切……也许不会是真的……”

“是真的，亲爱的朋友，”失望的于加说，“上一次，我们在阿馬拉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一件不幸的祸事将要来临。我后悔那时候没有留下，甚至还悖着我父亲的意願。假如我在的话，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

这时，巴洛列努来到了省政府，这里有另一群从乡下来的逃亡者正在等着他。包萊斯庫給他介紹了几位职员，随后在他的写字台上打开了一张本省地图，給他指出暴乱的地区。他交給他一份关于暴乱事件的情报的卷宗，也没有忘記叫他的繼任者注意到他本人的公館也被烧毁的事实。巴洛列努认为他是在耽誤自己的时间，做了郑重其事的感謝和說了律師們慣用的一些客套話，才摆脱了他。对他說来，每一分鐘都是宝贵的。他急于向自己的上司証明依靠他来办这事是十分正确的。

他立刻召集了检察长，宪兵連长，匹特茲蒂地区駐軍司令官和法院院长——把他找来不过是表示一下对法律的尊重罢了。現在，他开始研究情报的卷宗和本省的地图。

“諸位，最迟在三天以內，我要恢复本省的秩序、安宁与和平！”他在办公室里向召集来的四位权威代表用严肃而郑重的声音說。

他对他們做了一个簡短的演說，这篇演說里充滿了坚定的毅力，洋溢着爱国的情緒，很使人感动。检察长托馬·各萊賽斯古，羨慕地望着省长的那副丰满而威严的、信心百倍的面孔。托馬·各萊賽斯古是一个虛弱、无須而安靜的人。宪兵連长高尔

布萊阿努用點頭來贊成他的新上司說的每一個字。法院院長馬諾爾·奧勃日努是一個老头子，身體衰弱，衣冠不整，在秘密會議里顯得很特殊；因為他在附近也有一點小產業，也怕被農民們破壞，他了解到新政府所採取的防衛措施也覺得十分高興。只有達達拉將軍，對前任省長包萊斯庫不客氣已經成了習慣，他有兩次想打斷新省長的話，但後來又謹慎地而且堅決地克制了自己。

“現在該輪到你啦，將軍，我講完了！”巴洛列努用這句話做為結束語，唇上顯出一種諷刺的微笑。

原來將軍只想說他也一樣，暴亂使他家也遭到搶劫，現在又一邊用力咳嗽一邊接着說，按照他的意見應該盡最大力量嚴厲制止，不然這種危險還會擴展到農民們還沒騷動的地區。

“正是由於這個理由，才派我來担负這項責任重大的使命！”省長嚴肅地說。

巴洛列努从高爾布萊阿努嘴里聽說在暴亂的村子里的憲兵都挨了打并且被驅逐出來，因為他們人數太少而且沒有得到開槍的命令，他聽到這件事以後就問達達拉將軍，他指揮的軍隊是否靠得住，是否可以應付一切事變。

“軍隊總是發給他們什麼命令就服從什麼命令的，省長先生！”將軍高傲地回答說。

“那是一定，我並不是說軍隊，”巴洛列努有些發窘地說，“你沒有听懂我的話。我要問你的是個別士兵，特別是後備兵是不是靠得住。你大概也許知道，曾經在某些地方出現了一些小叛亂，我不願意輪到我們在台上的時候，出什麼意外。”

“不，不，省長先生，我負責保證我的部下！”將軍回答說。

“但是，將軍，我還請求你要防止優柔寡斷，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派去平亂的軍隊里边沒有當地的人，”省長用非常嚴

肃的口气补充說。

然后，他們討論了平乱討伐的路綫。

巴洛列努決定在第二天星期日早八点，要有一个拥有官兵一千名的支队和六門炮在科斯塔什蒂車站附近集合，他要由檢察院的代表們陪同下亲自到那里去。

“在軍事压力下，任何反抗都会立刻被粉碎，当然这是要在合法的劝降以后！”巴洛列努以好战的口吻做了結束。

“省长先生，如果軍隊过去以后，农村又騷动起来，那我們应该怎么办呢？”达达拉將軍問道，他无论如何也要証明他是有头脑的人，象一切优秀司令官应有的那样，是有先見之明的。

“那就把这些村子用大炮彻底削平，我的將軍！”省长說，同时高傲地抬了抬头，鼓了鼓肚子。

“那就十分正确了！”达达拉承認說。

一直到晚上，巴洛列努都在接見“受害”的地主們，他們哭哭啼啼得更加厉害了，还要求立刻賠償損失，或至少要給一种物質方面的救济，不使他們在城市的馬路上餓死。

大多数地主要求派兵跟他們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以便在激怒的农民面前保护他們。另外一些人不顧一切地要求用大炮消灭毀坏他們財產的人們。省长向每个人都提出了漂亮的諾言，同时又抱歉地說目前还不可能处理他們的請願，因为恢复秩序是他的首要任务。他保証一定会賠償他們的損失，并請他們提出自己的控訴，同时把所受的損失开出清单来。

到了晚上九点鐘，省长才在飯店里找到了于加和提屠。这时，他已經从包萊斯庫那里听到了米隆的遭遇。他热情地拥抱了于加。

“如果真是这样的話，亲爱的于加，你想不到我是多么难过！

然而,我希望命运少残酷一些!”

他吃得喝得都十分香甜，忘掉自己患着膨胀症，他不住地泄露并吹嘘他采取的天才的措施。他告诉他们，他会高兴地同意他们跟着他到科斯太什蒂，但是，他遗憾得很，不能叫他们再跟着往远去了……他的艰苦的任务从那里开始，只有官方人士才能参加。

“好吧，即使你不答应我，我也要跟随你走到一定的距离才停止！”格里果列·于加坚定地說，“对我來說这是一項义务，亲爱的巴洛列努！”

“这是一定的，这件事没什么可争论的！”省长兴奋地說，同时又提到他的最初的決定，“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多么苦恼，亲爱的！我只不过是想以官方人的观点来告訴你……”

“当局即使沒有能力制止这件不幸事件的发生,至少也不要給我往車輪底下插杠子!”于加有些譴責的意味說。

“当然，当然！”巴洛列努和解地說，同时为了轉換話題，又很流利地繼續說：“那你会看到的，我已經发下十分严厉的命令，以便……”

**5**

星期日的早晨，軍隊逼近的消息在阿馬拉傳開了。南邊幾個村子的車夫從匹特茲蒂回來的時候，一路碰到很多挽曳大炮的士兵。有一個騎着馬的軍官破口罵了他們，還大聲喊着：“我呀，我才不在乎你們的革命呢！”另外一些農民從北邊的市鎮里來，也述說在科斯塔什蒂四外密密麻麻都是兵，並且準備到鄉下來，把貴族們帶回來。大概已經出發了……

阿馬拉开始沸腾起来了。这个消息在村里传开以后，首先激起了好奇。农民们吃惊而又不知所措，互相交换着消息，同时摇着脑袋用眼睛相互询问。后来随着这些消息的变成真实情况，他们的吃惊就变成恐怖了。

“他們不知道国王的命令嗎？……他們不願意服从命令并且和地主們站在一边嗎？”

憤怒和不滿逐漸地占据了整个村子。不一会就有不少的男男女女聚集到酒鋪的平台上来。他們的語气里充滿了忿怒，每个脸上都流露出獠悍的不快。問話的喊声彼此冲击着：

“軍隊干什么來呀？……殺我們，殺我們這些人嗎？……我們對他們怎麼啦？……我們是人還是狗啊？竟不肯叫我們自由？……貴族們把我們逼得够受的了！”

答复的声音在这里那里混在一起，开始是怯懦的，随后逐渐大胆起来，甚至大声吼了起来：

“讓軍隊來吧，我們不能叫他們把我們怎麼樣！寧肯死得一個不剩也不受這些罪！我們並不怕兵！……他們要敢沖着我們來，我們就用大杈子接待他們！……朋友們！咱們再也不能忍受這一切了！……干吶，大家把斧頭拿起來！”

妇女比男人喊得更加有劲兒，安日丽娜是尼斯多尔·木塞尼古的未亡人，她胳膊上抱着孩子，悲惨惨地哭泣着，象疯子似的喊着，眼睛瞪得很大；

“我的男人就在他們乱七八糟的团队里被害死的，这难道还不够嗎！讓他們都生病遭灾吧！就欠狗吃了他們！象他們燒我的心那样用火烧死他們。”

酒鋪掌櫃布徐奧克站在酒鋪門前，滿臉得意的樣子，他听了一会喧噪的聲音，接着就用責備的口吻做了一個惡意的勸告：

“得啦，朋友們，你們既然不肯听那些願意你們好的人的話，那麼，現在就老老實實地等着吧！”

農民好象被酒鋪掌櫃的這些話抽了幾鞭子一樣，他們貪婪地向他撲過去，正好拿他做泄憤的對象。布徐奧克費了很大的勁才躲到酒鋪里边，從那兒再跑到家里。農民沖進了酒鋪，有的人碰到什麼就摔什麼，或者把它砸壞，另一些人急忙向酒瓶子奔去。

但是，這次沖擊只延續了幾分鐘。一群比較年輕的人跟着彼得來到了酒鋪前面。

“彼得來啦！彼得在那兒呢！……嘿！彼得來啦！……算了吧，彼得在那兒呢！……”

“出了什麼事呀，老乡們？”彼得看着酒鋪里亂七八糟的情況問道，“布徐奧克老爹又干了什麼，值得你們象對貴族那樣來對待他呀？”

有些人還在痛罵酒鋪掌櫃，其他的人紛紛告訴彼得軍隊逼近的情況，有的是驚惶不安的，有的是氣憤不平的，每個人都發出詢問的眼光，好象他的回答關係着每個人的命運。依納特·塞塞爾悲傷地問道：

“現在我們怎麼辦，彼得？……你告訴我們，我們應當怎麼辦？”

彼得用他那雙冒着火焰的眼睛，環視了一下圍着他的人群。他那瘦骨嶙峋的臉上，棕色皮膚緊繃而發亮，肌肉直跳。他忽然開了口，發出一種從容而蔑視的笑聲。

“你們要是怕軍隊的話，就該老老實實地呆着！不應該驚動貴族們！……難道你們相信貴族們會在那兒呆着一点事不作，叫我們去分他們的土地，甚至还允許我們在各地揍他們嗎！不化

钱就有土地，哪里也没有那样事情！不花钱就得花别的东西，总得花点什么！”

“你也不要嘲笑我们，我们不怕军队！”依纳特用他那哭唧唧的声音不平地说，“但是，总得知道军队来了怎么办！”

“军队不会打我们的，”彼得接着说，“他们只是来吓唬吓唬我们！”

“这是真的，彼得，”愤怒的陶德尔·斯特林布大声喊着说，“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的权利，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当过兵呀！”

在军队里当过中士的尼古莱·德拉高斯接着说：“就是军官命令射击，士兵们也不会向农民身上开枪，而是向天空射击。他们也许还会不听命令而乖乖地跑到他们的父母兄弟这一方面来的。”

“事情真要象你们说的这样，我就太满意了！”塞腊芬·莫高斯带着怀疑的神色说，“但是不应该作这种梦……在几个钟头里，也许还要更早一些，我们就会看见成连的士兵和宪兵，到那时候，小心挨揍吧！……”

彼得也承认塞腊芬说得有理。当兵的不会向农民们开枪，可是他们要把宪兵和地主领到这里来。

“不，不，我们不能叫军队到这里来！”彼得喊着说，“军队在我们村子里没有一点可做的事情！……咱们这里用不着军队！……叫他们留在城里保护贵族吧，我们，我们自己保卫自己！”

他越喊越有气，甚至大怒起来，好象他是在和看不见的敌人争论似的。农民们围着他，酒铺里挤得密密层层，都喘着气，而且不时地大声吼叫着，好象要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在酒瓶子里找到酒喝的人再也不离开酒铺了，他们使足了劲唱着



一支战歌，同时罵着布徐奧克或貴族們。

“男女老少，全都到村口去！”彼得用一种尖利而干脆的声音命令說，好象在軍隊里发口令一样。

他說了好几遍，誰也不要空着手去，每一个人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最少也拿一把鉄叉……

“这回就依靠上帝了！”彼得划着十字低声說。

## 6

“我們就要在这里分手了，亲爱的于加，”火車开进科斯塔什蒂車站的时候巴洛列努說，“假使你願意接受我的意見，你留在这兒等我的消息。我希望到下午就能把这些村子征服，包括你們的阿馬拉在內。那你就能平安无事地去了。你明白嗎，我的朋友？那么，再見吧！……再見，提屠先生！……”

他跟他們握了手，十分激动。他那丰满的脸盘也蒼白了，嗓音都变了。他下了車走到站台上，面色很严肃，或者几乎是阴郁的。軍隊指揮官达納賽斯古，长着一把浓密的鬍鬚和两道重重的眉毛，有着銳利的眼光和粗暴的嗓子。他走上前来报告說，率达达拉將軍和本团团长的命令，他来听从省长的吩咐。

“少校，你率領的是什么样的軍隊？”巴洛列努問道。

“一个战时編制的步兵营和有六門炮的一个炮兵連！”軍官回答說。

省长冷淡地客气一番，同时向四外环視了一圈。旁边还有几个軍官和一群逃亡者也拥挤在站台上。他走近他們，他認為，無論是他个人或是他这一党的人們的願望都要求这种举动。他向他們說：

“諸位，我来恢复秩序来了，而且我們立刻就要把秩序建立起来！大家放心吧，我也請求你們稍微忍耐一些，这就是对我的支持。”

什太法內斯古上校，也是坐这趟車来的，在他沒有对指揮官囑咐一声不要忘了他以前，一点也不能安靜，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指揮官的身上。仁慈的上帝和他的命运恰巧肯叫达納賽斯古为混合支队的指揮官。这是他的老同事，最近这些日子里，他的女兒就藏在他的家里躲避农民；就是他本人，在他从自己的大公馆被赶出来以后也是在他家避难的。

然后，巴洛列努急忙赶到市政府。检察院的职员們和軍隊指揮官也跟着去了。在市政府里，人們把从暴乱村子所了解来的种种情况报告了他。这些情况是不大令人愉快的，說明在农民方面仍旧有着一種頑强的抵抗心。

这些消息，毫無疑問，都是出自那些逃来的或是从村里被驅逐出来的人的嘴，他們散布着恐怖，說着暴乱者如何强大、如何坚决、如何野蛮……巴洛列努尽管心里怕得直发抖，外表上还装得很鎮靜，很坚决：

“無論怎么样，我們也要不激动不急躁地办事。誰願意要和平，我們就帶給誰和平，对其他的人我們將要使用武力。我們不願意流血，但在必要的时候，我們也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器。就是这样，指揮官和檢察官們，这是我們行动的总方針！”

然后，巴洛列努又在桌子上打开本省地图，确定昨天晚上在匹特茲蒂省政府討論过的路綫。他決定跟檢察長乘車走在縱隊的前面。指揮官建議省長注意这样作所包含的危險，并請求准許他用按照类似情况預先考虑成熟的軍事原則办事。巴洛列努了解到自己要冒着生命危險，就接受了指揮官的建議，派一支有

力的巡邏隊，由一個軍官率領，先到村子里偵察并強令遵守秩序……

這時候，格里果列·于加和年輕人提屠留在車站上，被各種不同的熟人包圍了，這些人都帶着當時特有的面容爭先向他表示誠摯的弔慰。忽然，于加看到了伊斯巴塞斯庫，

“快來吧，”他驚叫着說，“來吧，你可給我講講發生的事吧！”

“遵命，于加先生！”昏亂的會計說，“請恕我不敢……再說，這裡還有從咱們那裡跑來的別的人，上帝知道他們是怎么逃出暴徒們的魔爪的。”

于加沒有注意憲兵隊長包陽古和收稅員彼爾騷德斯古就在伊斯巴塞斯庫旁邊。在短短的二十四個小時里，他得到了那么多的悲哀的消息，簡直使他神經顛倒錯亂了。然而，實際上他一點準確的消息也沒有得到。所有這種種情報，都是從那些聽人說的人那裡收集來的。實際情況雖然可怕，可是這種不知是否確實的情況，比真實情況還使他難受。他所以急于想到阿馬拉去，主要是要早些得到一個確實消息。他相信一知道這個確實消息，他的心立刻就會平靜下來。

他們幾個人一起走開了，在路上，每個人都認為应当把自己知道的告訴于加。彼爾騷德斯古講述自己逃出來的種種曲折，講得叫人十分厭煩。于加于是打斷了他的話。包陽古開頭悔恨把他老婆留在農民中間了。而且她曾那樣央求他把她帶走！如果她遇到什麼不幸，他得後悔一輩子……接着，他講他怎樣被解除武裝的，怎樣被暴徒追趕着。當然，为了不使事情變得對他不利的，他捏造了一種英雄行為：盧基納薩的大火剛一燒起來，他就很快地跑了去，按照規定採取了措施，來防止火災的蔓延。不幸得很，他一方面碰到壞了良心的農民，另一方面又缺水，因此

什么东西也没有救出来。不过，他还能証明放火的歹徒。第二天早晨，他就报告了米隆老爷，米隆吩咐他装作没看见，不致于逼着农民非要干下去不可……他还没来得及喘一喘气，馬上听说他們在萊斯貝濟村也放起火来，他們在这里为非作歹更加厉害，紧接着又来了一个消息，葛斯馬先生的公館燒起来了。于是他毫不延迟地离开了分駐所，希望去維持秩序，即使因此流血也在所不惜。事情很清楚，暴徒們是有計劃进行的，而且是按照一个組織周密的陰謀行动着。在酒鋪前，他曾遇到一群看来样子很泰然很安静的农民。他也曾走进人群里，就在那时候……

格里果列·于加一直把他說的听完；他至少知道了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伊斯巴塞斯庫将会把其余的告訴他。而且知道米隆·于加身死的人都是听伊斯巴塞斯庫說的。伊斯巴塞斯庫自从穿着农民的衣服来到科斯太什蒂这个小地方以后，从昨天晚上十点鐘就成了当时的知名人物。他向科斯太什蒂各位先生們講述农民在阿馬拉做下的可怕的事，至少也有二十次了。区长毫不延迟地把这个消息用电话报告到省政府去了。这个消息在卸任省长包萊斯庫的心里撒下恐怖的种子，他于是把这个消息在全城传开了。鎮長曾叫伊斯巴塞斯庫住到自己的家里，他甚至从代理审判官那里給他弄来一套衣裳，不过伊斯巴塞斯庫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穿上这身衣裳，为的是把遭难的光荣保持长久到最后的一刻。

“我要講的事比較长一些，于加先生！”司帳带着一种极合时宜的哭声說，“你要願意听我說，最好麻煩你跟我到我的房东那里去，我在那里从头到尾都告訴你！……哦，上帝啊！……这些事我是怎么过来的呀！……还有我亲眼看到的那些事！我甚至不断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感謝上帝，我算是保住了一条活

命，至于可怜的米隆先生，望上帝宽恕他……”

“他死了嗎？”于加用哽咽的嗓音問。

“是的，暴徒把他杀了！”

“这是多久的事？……有多久啦？”

“前天，星期五的晚上！”伊斯巴塞斯庫回答。

“到你那里去吧，你好把一切都对我說說！”于加象在要咽气时那样喃喃地說。

省长和軍官及檢察官們的會議持續了好長時間。巴洛列努有这样一个习惯，为了使事情彻底弄明白，同一件事常常不厌其烦地一連气使劲說十次。他跟自己的秘書在私人事务所里，对于訴訟的細枝末节問題都有这样的习惯，那么，在这关系着个人的生命甚至关系国家命运的严重关头，他怎么能不这样呢！結束的时候，認為一切都彻底弄明白了以后，他用一种英雄的姿态郑重地說：

“那么，諸位，現在前进！責任在召喚我們！”

虽然他和檢察长所乘的車前有一連兵，士兵都背着实弹步枪，子弹盒里也装滿了子弹，巴洛列努还觉得他的血液都要凝結了。他又想起梅拉妮，想起她在努尔車站的站台上和他分离时那种放心不下哭哭啼啼的样子。是不是她当真有了一种預感呢？跟这群疯狂的农民打交道，什么事都沒有一定把握的。他們人数那么多，世界上任何軍隊也制服不了他們。假使他們这些存心拚命的人几千几千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进行攻击呢？……提起进攻农民来，这个軍隊就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他随时都可能被自己的兵士杀害。

“檢察长先生，暴乱事实鬧得这样棘手，而且恰恰是在这个

最好的省內，你怎样解释呢？”巴洛列努为了驅逐自己那些阴郁的念头再壮起胆子来，突然問道。

托馬·各萊賽斯古很少发表社会学方面的理論，就是发表也是在重罪审判厅的起訴書上，在一个比較狡猾的辯护人面前不得不做說明的时候。自然，在这种情形下，他总是預先做好准备的。省长的問題使他为难了。他并没有用过工夫来考虑一下目前暴动的原因。他和匹特茲蒂一切享受阶层一样，把自己的自由時間都用在玩牌上了。他試着回答說：

“我們的問題在于普遍的紀律的松弛和权力的放弃，省长先生。我說不出为什么这样，怎么会这样，考虑这样的事情，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內，但是，依我看来，最近时期社会紀律在各个地方都有些不起作用了。在农民中間，和一切不开化的人中間一样，这种現象不可避免地要以野性的暴发姿态表現出来……”

达納賽斯古少校騎着一匹很神气的栗色馬，循着斥候的足迹，以小步跑开，他跑过了縱队的本队，而且越过了前卫。巴洛列努看到他用比去时快三倍的速度跑回来。他震动了一下。人們可以从达納賽斯古跑来的方向望見一个村子的边沿。省长把手放在檢察长的胳膊上，为的是叫他不要再咬文嚼字了：

“等一会儿！……出了什么事，少校这样跑回来？”

达納賽斯古这样忙着回来只是向他們报告在沃拉杜塔村平安无事。农民們在公館上放过火这是真的，而且他們也实行了搶劫；可是現在他們都醒悟过来，并且請求免罪。为了不再发生新的暴乱，达納賽斯古要留下一部分兵力，由一个軍官指揮。

“很好，少校！我感謝你！”巴洛列努松了一口气說。

在公館废墟对面的大路上，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了。省长的車到达时，达納賽斯古少校跑到省长的車前大声喊道：

“跪下，土匪們，不然就砸死你們！”

所有的农民都跪在地上了。巴洛列努很满意少校表現出的强硬的力量。他走下車来，湊近跪伏在那里的人群，同时他也大声喊着，不过，在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官样的同情心：

“你們做了什么事啦，可怜的人們！”

“省长大人，饒恕我們吧，可怜我們吧！”几百个哭訴声結結巴巴地說。

“你們對你們犯的罪过后悔了嗎？”省长追問說。

“求上帝饒恕我們的罪过！……你开恩吧，可怜可怜吧！”跪在那里的农民們同声哭号着。

巴洛列努告訴农民們他們要賠償一切損失，一分錢也不准差，而且有罪的要按法律处理，以后他就向农民們宣讀了政府的宣言，还加了一大堆說明。在他那些充滿諾言和仁慈的詞句之外，少校接着說了一个自己捏造的补充說明：

“从此以后，不管誰，只要再犯一点即使不严重的罪行，或是不服从发下来的命令，不必經過审判手續，馬上就地正法！沒有得到将要带兵駐在这里的軍官的許可，任何人也不准离开村子。”

他命令一个少尉听从不久就要来到的什太法內斯古支配，要他和他的士兵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什太法內斯古。

省长非常满意。这个軍队指揮官很合乎他的理想。如果这个軍官一直这样干到底，他会建議給他授勳的。但是他，担任着文官，又是政府的代表，應該寬容一些。政府是需要公民拥护的，甚至也需要农民的拥护。至于軍队，一点也不在乎得不得民心的問題；人人都必須愛它。誰要是不服从它或是起来反对它，那就要入獄。政府不能强迫人民永远拥护自己，这是多么可惜

的事啊！

在下一个村子里，省长做了一个更为热情的演说，因为在这里没有发生任何混乱的事情，不错，这里也没有一座贵族的公馆。

纵队刚一离开约内什蒂，达纳赛斯古少校就跑到最后面的那一连去了，他向负责在代莱奥尔梦河右岸到伊兹沃尔一带各村讨伐的连长做了最后的指示。一个检察官和一个区长坐在一辆轻便马车里代表着行政当局。

在巴巴罗亚卡分出一个班由一个中尉指挥，以便占领从哥里加努到莱斯贝济的一道侧面线。因为从收到的情报中知道哥里加努的暴乱比较严重，中尉必须多方面加以小心。在必要时要用全班的兵力占据村庄，只用一个普通的侦察组到莱斯贝济的集合点去，以便了解情况。本队继续沿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村路开向彼尔劳居。在彼尔劳居，省长看到几乎家家门外都挂有一块白粗布，代替白旗，感到特别惊异。

“嘿！这儿的人们还真象回事似的！”省长听说在这地方一点坏事也没有发生以后说。那座简陋的公馆并没有人动，还在做仓库用。

有一伙农民正在村公所等着军队的到来。省长称赞他们，说他们做得很聪明，以后省长用动人的口吻对他们说，这回政府该照顾他们了。他决定对那些行为正当的人给予一切便利，从各方面帮助他们。另外，为了证明政府的关怀，巴洛列努慢慢地、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宣读了改革宣言，并且把他觉得不大清楚的地方都用农民能够领会的词句加以解释。农民们都摘下帽子注意听着，个个皱着眉头，闪着惊异而不知所措的眼光。

“你们应该保持头脑清醒，朋友们，永远不要离开正路！”巴



洛列努用這兩句話結束了講話，于是就上了車。

一直到萊斯貝濟，足有半個鐘頭他不住地重複這些正直農民的功勞，夸奖他們這些人，在這整個地區都受到烈火似的狂暴襲擊的時候，竟能有保持住秩序的神奇的力量。

各萊賽斯古根據他在司法方面的經驗，大胆提出應該在他們經過的村子里馬上進行一次簡單的偵察，以便識別煽動分子和罪魁禍首，逮捕他們，防止再出現新的暴亂。

“從司法的觀點來看，你的建議當然很正確！”省長說，他變得十分多話了。“但是，親愛的，我們同樣也要把政治因素考慮進去！暴亂太普遍了，人們的情緒過於激動了。我們的第一个目標是要平服思想。應該叫農民們先安靜下來，不要進行一種過激的鎮壓，那樣會使形勢緊張起來，可能促使農民干到底。有罪的無疑應當懲處示眾，但是要在情況普遍緩和以後，那時再由司法實行嚴厲的懲罰，以免將來再出這樣的暴亂。”

到了萊斯貝濟的村口上，達納賽斯古少校氣得呼呼直喘，他向省長報告說：

“這一次我們可遇到了一個罪大惡極的村子。這裡出了凶殺了！……必須在這裡……”

“鎮靜點兒，鎮靜點兒！”巴洛列努恐懼地說，“我們的任務是很艱苦的，所以必須保持鎮靜！”

少校一邊嘟囔一邊罵着直接把巴洛列努領到了教堂里。一個年輕沒長胡須的教士穿着司鐸的衣服在門口迎接他們，教士的臉上雖然抹過油，但是仍舊流露着恐怖神情。難道達納賽斯古少校凌辱了他嗎？威脅了他說要槍斃他嗎？……

“省長先生，我們無能，沒有阻止住……”教士含糊不清地說，同時馴順地彎下腰去。

“滾开吧，土匪，”少校冷冷地說，又用臂肘把他推开了。

在祭台旁边放着一张临时灵床，娜迪妮的尸体停在上面，用块灵单盖着。少校掀起灵单的一角，看到她那淡紫而瘦削的面孔。巴洛列努把眼光掉过去吃吃地說：

“哦，野人們，野人們！……可怜的女人！”

他很快地离开了教堂。一股使他大为恶心的气味鑽进他的鼻子里，他好几次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气，压低嗓子說着激怒的話，直到望見不言不語站在教堂大門口的年輕教士才停止。

“教士，你看，你怎么能容許这样的坏事呢？……可怜的于加呀！当他……心里非碎了不可……”

教士悲伤地道着歉。所有这些都来得非常突然，以致教士或任何人都沒能来得及解救。然后，他听說阿馬拉的农民不仅是煽动者而且可以說是最大祸事的凶手。其实，他和全村的人对带头的人的姓名全都知道，但是他不敢泄露，怕的是将来不能在萊斯貝济村里平安地住下去。教士向省长述說了馬太·杜尔馬努怎样把这位太太的尸体从火里拖出来，他以后又怎样把它放在教堂里祭台旁边，这是为了不使哪一个乱搞的人在这种荒乱的日子里用种种方法来褻瀆它。最后，他談了他不願合适不合适，在自己家里款待并藏起了娜迪妮的汽車司机德国人。这个司机受了伤，而且冒着被极想复仇的农民群众杀死的危险……

“够了！”巴洛列努战栗着喊道，“到适当的时候，我們就采取必要的措施！到那时……村长在哪里？”

“我們沒有村长——我們的村子屬於阿馬拉……”

巴洛列努对教士的回答已經不感兴趣。他轉过脸冲着檢察长，向他談起娜迪妮和格里果列来，对他們两个都抱着无限的惋惜。

“然而，我們还是需要保持冷靜，我們應該控制住自己！”他悲痛而庄重地叹息着說，“前进，責任还在等待着我們！”

他回到大道上来，嘴里唠叨着想要对集合在戈古·約內斯庫公館廢墟前的农民們的演說。他决定严厉地申斥农民一頓，然而却不逼迫他們走向极端，以便不影响从开始就順利进行的綏靖工作……为了发出几項命令，一度离开这里的少校，現在比原先还更加气憤地回来了；

“这些土匪是不可理喻的啊，省长先生！……如果我們这样繼續下去，要冒受袭击的危險的，省长先生！……土匪以为我們怕他們，省长先生！”

少校从率領一个分队到哥里加努去的中尉那里得到了一份报告，說由于情况非常混乱，該班不得不駐扎在原地。同时有人向他报告說在彼尔劳居方向发现一股烟云。这些流氓对于刚才向他們說的好話和贊揚，对于政府宣言包括的改革措施的回答，是在軍隊一离开村子后就放火烧了貴族公館。它是严重的。如果农民甚至敢于在軍隊过后再暴动起来，这就是說，坏思想在农民当中要比人們所想象的更加根深蒂固了……达納賽斯古少校正式向省长提出，說自己身負部队安全的責任，不能去冒被乱民包围起来的危險。巴洛列努陷入了恐怖之中。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被一些激动的农民群包围住了，已經挨揍了，受刑了，被杀害了。他亲爱的梅拉妮的預感即将变成事实。

“我求你，少校，采取你認為必要的措施吧！”他突然說，声音有些顫抖。

少校派了两排人組成一个支队，到彼尔劳居去恢复秩序。整个村子，不分男女老少，應該立刻打一頓軍棍以儆效尤。只要一发现他們有意抵抗，立即对准胸口射击，必要时，还要运来大

炮，把这个乱民的巢穴完全削平。

派往彼尔劳居去的两个排刚刚匆忙出发，派到阿馬拉去的斥候回来了，他們报告說，那个村的农民拿着镰刀、叉子、斧子和一些火药武器聚集在村边上，阻止部队繼續前进，揚言如果軍官要想闖进村里，他們就要杀掉軍官。

巴洛列努面色刷地变白了。他感到好象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中。区长曾肯定农民們組織得很健全，并有可能向軍队挑衅，看来他这样說是有道理的。

“那么，少校！現在呢？”他声音嘶哑，手足无措地問道。

达納賽斯古少校的眼睛直冒火光。他用軍人氣概回答說：

“省长先生，我們有制服这些土匪的东西。”

他发布了一些命令。部队出发了。巴洛列努在上車的时候，好象他要检查一下保障安全的最后力量似的。为了不讓其他人听见，就低声向达納賽斯古問道：

“少校，我希望，你的弟兄靠得住么？”

“羅馬尼亚軍人坚决执行命令，省长先生！这是所有的軍人中最忠誠的軍人！”

在离开萊斯貝济时，省长以一种信任的語气向检察长承認說：

“在目前，如果我們軍队的忠誠靠不住的話，你可想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什么样的灾害！……当然我是从总的方面來說，并不考虑我們这些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在这兒奔向牺牲的人們的命运！”

在村口上，農民們急得直跺腳。他們站滿了大道和附近的地方，他們好象在婚禮的前夕似的，臉上紅扑扑的、眼睛閃着亮光，等待着，互相鼓勵着。每個人都有一件事要說，就好象其他人什麼也不知道或者根本沒在場似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說着同樣的話并且幾乎用的是同樣的辭句，有時候，當然次數不多，也陷入一陣沉默，於是大家就都感到被一種沉重的苦惱籠罩着，他們立即設法通過其他的更激烈的吼聲來驅逐這個苦惱，好象大家都怕從一種幸福的迷夢中醒過來一樣。

“喂，他們又回來了！”許多聲音忽然嚷着說。

所有的頭都向萊斯貝濟村望去。人們知道士兵們一定要回來，而且也應當回來，但是每個人都暗暗地希望着他們最好不來。

“讓他們來吧！讓他們來吧！我們正等着他們吶，不是嗎？”彼得·彼得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喊着說，他的聲音變了，以致人們都不相信是他的聲音。

在彼得旁邊的尼古萊·德拉高斯，手里緊緊地握着一個鐵叉，自言自語着，滿腔憤恨，以致聲音都顫抖了：

“我們要叫他們見閻王爺去……其他媽的渾蛋！”

他那辱罵的話語在他的嘴里含混不清，被他的咬牙切齒聲淹沒了。基利拉·彭諾站在尼古萊跟前，仿佛一個老婆子似地嚷嚷着，一邊把他從憲兵手里奪過來的一支槍舉到頭上。再遠一點，在很密的一群人中，陶德爾·斯特林布也拿着一支槍，他發誓說，即使帶兵的軍官是一個將軍，他也要把他的腦蓋劈開，

要不然他决不罢休。塞腊芬·莫高斯一声不响，双眉紧皱，他也拿着一支枪，这是宪兵队长的。他把那支枪用背带背在右肩上，居然成了一个老老实实的新兵，可是他却从来也没有服过兵役。在彼得背后，伊里·西尔拉努好像是彼得的影子似的，他非常活跃，也摇晃着一支枪，并不停地象一只狗一般乱叫着：“喂，彼得……喂，彼得……”好象他找不到别的话说一样。四面八方响着嚎叫声和辱骂声。人们的愤怒涌到眼睛和喉咙里，仿佛一片毒云把呆在无形的大雾中的几百个人都遮没了。镰刀、斧子、叉子、镢子在空中乱舞，好象要用它们的威胁阻止住即将来到的危险。妇女和孩子们的尖锐的声音穿过了男人们的喧嚣声，好象一些针刺在一块厚粗毛布上一样。

农民们正在骚动的时候，士兵的行列仿佛一条巨大的黑蚯蚓在大路上蠕动着。阳光照在枪口刺刀的光亮表面上，向蔚蓝的天空反射出夺目的光芒。农民们很快就看清了士兵的行列，几个骑着马的人，载着省长、检察长的那辆車，还有大炮，每门炮由六匹马拉着，这些大炮，仿佛成了这个奇怪的蚯蚓的带铁甲的扁平尾巴。

军队离得越近，农民们叫嚷的声音就越高，最后形成了一股旋风，就仿佛一片令人惊奇的密云似的。这时节，大股的农民就向两边散开了，从大路侧面伸展开，仿佛大家都愿意好好地监视着敌人，并准备挺身迎上前去。

在军队的前面，一个粗浊的声音发布了命令。两个连在大路左右两旁散开了，离着农民只有一百多步远。在这两个连当中，在大路上，出现了省长巴洛列努的车子，由骑着马的少校护卫着。

“少校，要镇静！别失掉我们的冷静！”巴洛列努面色非常苍

7  
白，結結巴巴地說。他下了車，邁着躊躇的脚步，檢察長跟在後邊，看起來，他是這些人中最鎮靜的一個。

“有什麼吩咐，省長先生？”少校達納賽斯古說，他手里揮舞着銀柄皮鞭，神情非常激動，以致他的馬都豎起耳朵來了。“你現在親眼看見了他們，你也親自聽見他們說了什麼，那麼你也就能理解他們不配別的，只欠挨子彈，挨刺刀！”

“不，不！”巴洛列努結結巴巴地說，“首先應當……”

他的兩條腿蹣跚不穩，他的牙齒得得地响起來了。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怖撕碎了他的心；他想，如果士兵和農民攜起手來，他和他的同伴可就非被殺害不可了。

農民群中，忽然掀起了一陣激浪，仿佛是被一陣方向不定的風所鼓蕩起來的水面似的。這是一種從兩方面來的動蕩，再加上激昂的叫罵聲，就使這種動蕩顯得杀气騰騰：

“我們不再要貴族啦！你們來殺我們嗎？……我們不怕士兵！……貴族把我們欺侮苦了！……你們走吧！弟兄們，你們不要開槍啊！”

大路上，省長看見農民這樣猖狂，吓得象木雕泥塑的一般，他無意識地嘟囔着說：

“鎮靜些，先生們，鎮靜些……”

檢察長各萊賽斯古站在省長身後邊几步遠的地方，少校費很大的勁才按捺住自己的急躁，他用刺馬針碰着坐騎的腰部，馬在原地跳動着，不住地炮厥子。

忽然尼斯多爾·木塞尼古的寡婦安日麗娜，頭髮亂蓬蓬的，圍巾搭在肩膀上，抱着她的最小的孩子從人群中跳出來。

她以絕望的聲音拼命地大聲吼叫着、咒罵着，向巴洛列努跟前走去。

疯子安东仿佛想要保护她似的，跟随在她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往后直拉她：

“你們不要听这个女人的話，这是一个不幸的人，她不知道她說的都是什么話！……站一边去，安日丽娜！你安靜一会儿，讓我告訴他們上帝命令我的話！……末日的审判已經到了，人們应当認識真理了！……弟兄們，你們不要阴沉着脸呆在那里，不要举着枪对着你們不幸的兄弟啦！掉轉枪口来打那些叫你們屠杀我們的魔鬼吧，并且……”

他的話傾泻出来了，就象一股夹杂着火星的旋风，要把凡是它吹过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点燃起来。他的声音盖过了人群的嘈杂，就象由陣容雄壯的野人合唱队帮腔的一个特殊歌手的聲音一样。

在憤慨的人群面前，士兵們站在道路的两旁，一动也不动，面色阴沉而冷漠，仿佛是具有人形的机器。只有他們的眼睛在这些黢黑的脸上閃着亮，放射着热烈的光芒。

在大路上，在左右排开的两列士兵当中，仿佛有一个通向另一世界的敞开的大門，走过这个大門是黑压压的一片，在那里忙乱着的有巴洛列努省长、檢察长和达納賽斯古少校，他們的后边有一輛两匹馬拉着的馬車，接着就是一动不动待命前进的全部軍隊，行列的最后边是炮队。

“我們該怎么办呢，唉，我們現在該怎么办呢？”省长神經紧张地喊着說，一边把揉皺了的政府宣言用右手高高举着。“你怎么个看法，少校先生？……你又是怎么个看法呢？檢察长先生！”

“这些土匪完全疯了，”少校說着，同时就象檢閱似地驅着馬左旋右轉。“你看見了嗎，省长先生？他們很可能向軍隊进攻啊！”

“我們还是應該先把政府的宣言向他們公布出去！”巴洛列



努又說，他完全手足無措了，兩隻眼總是盯著瘋狂的農民人群，在他的眼里，好象農民人群向前走來了，其實仍舊站在原地，還是帶着同樣的挑釁態度。“你認為怎麼樣，檢察長先生？”

“我們要保持着頭腦清醒！”托馬·各萊賽斯古怀着恐怖的心情說，“法律應當受到尊重啊，省長先生！”

“號兵，號兵！”達納賽斯古吼叫着說，“你上哪兒瞎逛去啦？傻瓜！……你站在那兒，呆在我跟前，懂得嗎？”

營的號兵騎着馬飛快地跑來，他是個中士，他的軍號按照操典的規定支在右膝蓋上。

“營長，聽你差遣！”

達納賽斯古已經轉過身去，沒有看號兵。他听着安東說話，安東的話比別人說的更惹他生氣，就仿佛得罪了他一樣。他恨不得衝着安東撲過去，並且當着群眾用皮鞭子狠狠抽他一頓，好儆戒那些胆敢向軍隊挑釁的人。他沒有這樣作，他却有點粗暴地叫着省長說：

“省長先生，你沒聽見他們向我率領的軍隊進行煽動么？他們想叫他們不服從命令和甚至叛變！我得採取措施啦，省長先生！我担负着軍隊安全的責任啊！”

“不許你大聲嚷，少校！”巴洛列努忽然生氣地喊着說，“在這里，是你該聽我的指揮，而不是我該服從你！”

正在這個時候，一直沒有停止叫嚷的安日麗娜，抱着她的孩子，跑到軍隊前面：

“你們不害臊嗎？”她嚷着說。“你們是軍人呢，還是土匪呢？……多麼可耻啊！……你們有槍，我不怕！……你們有胆子的話，就向我開槍吧！……開槍吧……為什麼你們不開槍啊？！……開槍吧，喂！……”

达納賽斯古一看見她，就又举起他的馬鞭子来。

“你們看看这个辱罵軍隊的坏女人！……渾蛋！坏娘們！你們把她抓起来，孩子們！……”

士兵的牆壁一動也不動，仿佛是鉄的一样。相反，从騷動的人群中却忽然涌出呼喊聲：

“老乡們，別讓他們把她杀了！……小伙子們，救出她来吧！……我們扑过去吧！……”

从人群的各处，一些胆大的人都向軍隊的先头冲过来，其余的人就向軍隊投擲土块和石头。少校的馬被一块飞过来的石头打中，吃了一惊，跳起来。

“你等着这群土匪杀了我們嗎？”达納賽斯古粗暴地向檢察長嚷着說，“你看不見他們已經动手砸我們了嗎？”

說完這句話，他立刻用发命令的口气，嚷着說：

“号兵，吹号！……吹号！”

一会儿，带着銅音的号声掠过了天空。当中士的腮帮子敲得圓圓的和充滿了血的时候，号兵騎的馬耳朵也在摆动。

“以法律的名义……”

省长沒听见檢察長的十分忧郁而无情的話語。只有带着威胁意味而毫不容情的号声仿佛一条火鞭子一样在农民头上啪啪地响着。軍号正在紧急响着的时候，达納賽斯古把他手里的鞭子高高举起，随着他的这种手势下了一道簡短的命令。二百个枪口都机械地以同一姿勢冲着农民端起来了。粗魯的叫罵声突然停止，仿佛一把利劍把它們切斷，但一刹那間，叫罵声更加厉害起来了。

“他們沒有得到开枪的命令！一点也不用怕，老乡們！……喂，小伙子們，他們不会杀你們！……哎呀呀，安日丽娜已經跑

到你們前头去了！”

接着，又传来一声严厉而尖銳的口令，吱吱嘎嘎仿佛拉鋸鋸一样。士兵們結成的牆壁，突然以同样的姿势机械地做着同样的动作，枪身都立刻举得跟眼一般高，一支枪一道白光。手指都扳着枪机，枪声立时震蕩在天空。

士兵們机械地做着他們的动作，在他們放下枪又装上子弹的时候，从农民群中涌出了恐怖的惊呼声。好象一陣暴风忽然掠过平原一样，农民們感觉到自己都被牵扯着要往后逃跑一样。

“他們向空中射击啊！”彼得吼叫着說，两只眼睛瞪得挺大，“不要怕，朋友們！……站在原地！……別跑！前进！进！搶他們的枪，搶他們的子弹去！”

仿佛弹雨連同它的噼啪的响声，把攪扰天空的一切声响都肃清了一样，霎时，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广大范围的寂靜。也可以說，一种极端的恐怖使空气都稀薄了，把空气都赶散了，以至在地面上只剩下一種使人心灵非常痛苦的广漠无边的空虛。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靜中，彼得的声音仿佛是一陣火热的激怒的雨落了下来。忽然一声吼叫从人們的胸膛中迸发出来，象是用一种比一排齐放的枪声还更猛烈的气魄冲上了天空。接着，这些声音混杂成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使人难受的、类似一个暴风雨鼓蕩起来的水塘的呼嘯。

“少校！”巴洛列努喊着說，他帽子扣在后脑上，吓得面无人色。“农民們攻击我們啦……你看不見嗎？……檢察长先生！……”

在他看来，疯狂的人群好象摆好了陣势，准备向軍队扑过来。恐怖使他的心都要碎了，但是强烈的痛恨同时涌上他的心头，他認為少校不管他了，叫他被这些暴徒杀掉。

达纳赛斯古少校什么也听不见了，他非常愤怒，主要是由于省长的耽误和懦弱，使少校落到不得不忍受农民的傲慢、欺凌和攻击的境地。

“号兵！”少校吼叫着说，“为什么不吹号，胆小鬼？……吹号，号兵，不停地吹号，叫省长先生也明白现在不是谈政治的时候！……这些土匪想喝我们的血啊，省长先生！……你看透了么？省长先生！”

由于人们的喊叫，少校骑的那匹马已经惊狂起来，驮着少校来回乱转，这时，军号的声音有力地掠过了天空，人们可以说，这是在伤口里插上一把刀子。

农民群众被这种呼喊的声音弄得疯狂了，他们手里拿着棒子、叉子、镰刀，仿佛为了使自己不受狼的侵害，迎面向军队扑过来。

达纳赛斯古少校举起了马鞭子，急躁地下了两个口令，由于这口令是用两个响亮的、简单的、有节奏的声音喊出的，所以显得更加威严。接着，人们听到用一种极其尖锐的声音喊了一句，每隔很短的时间接着又喊另一句：

“……预备——放！”

整群整群的农民跌倒了，仿佛每一个人都当胸挨了一拳一样，只不过是一霎时，只不过是一次响枪的时间，只不过是枪口还冒着白烟又托起来的时间，就趴在地上了。军号不停地响着带铜音的叫声……最末一次射击的声音还听得见，子弹的尖啸声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血点和痛苦的吼叫声就从农民的混乱人群中迸出来了。

不少的躯体倒下来了，有的用他们的手指指甲抓着地，有的用他们的牙啃着地，全都象地上被踩扁了的蚯蚓一样，痛苦地蜷缩

起来。

“啊……媽呀，他們杀了我啦！……喂！我的朋友！……他們把我杀了，好人們！……”

同时，人群都扭过身子向后跑了，連那些沒有失掉勇气的人也只得跟着一道逃跑了。恐怖用它无数的利爪伸进被兵士們的开枪吓坏了的农民群中，使得他們不顧一切地向村子里逃跑……

达納賽斯古少校一只手紧紧握着栗色馬的韁繩。他的眼放射着金光，他脸上的青筋輕輕突起。在他的身边，号兵不断地鼓着他的腮帮，仿佛一个铁匠的风箱一样，同时輕輕地摆动着他的号筒；至于他的馬則弯着脖子，脑袋向胸部扭动，咬着嚼子，嘴里滿是灰色的泡沫。在大路上，再往后一点是省长巴洛列努，两只脚好象被釘在地上一樣，一动不动，瞪着两只发怒的眼睛，不断地和檢察长說話，檢察长好象在傾听，但他什么也沒听进去；

“我們应当保持冷靜，好不使无罪的人流血……”

他虽然打算避免用血字，但是他注意到他說的始終是流血的問題，而且，这个字总是不断地涌上他的唇边，如同一股热潮一样燙着他的喉嚨。

少校的馬鞭子又向空中举了一次。他的斬釘截鉄的声音又在軍号的两个音当中听到了，軍隊作了同样的迅速的动作，又发出同样长久的噼啪响声射击出去了。

“少校！少校！”省长喊着，但是他的两条腿却一动也不能动，就仿佛这两条腿都是木头作的一样。“这些血……”

他非常愁苦地停住不說下去了，他又說出了血。在他看来，血腥气味已經鑽进了他的鼻孔。达納賽斯古冲着他轉过头来，但只是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沒有答話。相反地，达納賽斯古又喊了

几个口令，使士兵結成的墙壁行动起来……

农民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互相拥挤，互相践踏，大声喊叫。他們主要是在大路上拥挤，也有好多人穿过大路旁边的菜园和住宅的院落四散奔逃，每个人都想赶快避开枪弹。田野上只剩下几十个躯体了，有的人在那兒呻吟着，挨着苦痛，其余的人怎样死的就保留着怎样的姿态。沿着大路那条壕沟附近躺着安日丽娜，仰面朝天，一动不动，从額头上穿进一顆子弹去，小孩在她僵硬的胳膊中哭泣着，并且摇动着他的空空的小手，仿佛要从他母亲的怀里掙脫出来。她的旁边有一个快要断气了的老头，挨着他的是一个死了的男孩，孩子的脸上呈現着恐怖的神气。老人的另一边就是基利拉·彭諾，他喘着，一动也不动，每喘一次就吐一口黑血，血粘在他的胡須、脖子和胸膛上，凝結成挺大的、黝黑的餅块……只有一个个死了的或濒死的农民的白色躯体，标出了阿馬拉肥沃土地的边境，因为受了輕伤的人都随着逃跑的人逃跑了，或者爬走了，他們的标志是滴在一路上的血迹。

“別跑，朋友們！……站住吧，弟兄們！……嘿！真他媽的……”

彼得象一开始做的那樣，使出全副力量来吼叫着，但是他也陷入这种茫然的逃跑中，他象漂在摧毁一切障碍的急流上的一片叶子一样，完全无能为力。伊里·西尔拉努高傲地握着枪，却没有子弹，他在彼得旁边喘着，看到彼得那样失望，他也感到非常失望。再往远一点，尼古萊·德拉高斯尽力想挤到彼得这边来，他想跟彼得交换一下意見，但是没有办到。非常恐惧的人們无可抗拒地把他們拖进一个秩序混乱的逃跑人群中，拖向一个安全地带，好避免已在他們耳边发出了嘯声的死亡……

沿着布滿死尸的大路，有一队士兵正在追击着逃跑的农民。

在队伍前面走着一排准备随时开枪的密集的专栏兵。他们这一横排从左面的濠沟到右面的濠沟把道路都占满了；后面的队伍分成两路，靠道路的两侧大踏步走着，而把中央路脊留给少校达纳赛斯古和他的营部号兵。少校不时吼叫着发出简短的命令，军队站住了，子弹射击出去了，接着，又在村子中、在看来好象被遗弃了的住宅旁前进。

每次射击，达纳赛斯古就看见多少有几个逃跑者翻倒在地，仿佛他们彼此在使用绊脚绳一样；他也看到有些人怎样挣扎着站起来，以后又倒下去，一动不动。但是农民们的逃跑却使他生了气，他认为他们胆怯了；好象他希望他们抵抗，以便使他的开枪射击合理合法似的。他嘴里不停地诅咒着，好让他的神经松弛一下，接着，他又重新下命令：

“……立定！……预备——放！”

队伍的主力都集合在村口上，等待着扫除障碍。巴洛列努省长和检察长仍然呆在那里，呆在他们的车前面。巴洛列努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已经记不清楚了，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受了侮辱，因为少校去追击农民却把他扔在这里；尽管他有最高的权力，而且一切行动又完全由他负责，这种状况也使他很难堪。他开始向检察长解释少校是如何越出了他的职权，而他也决不容许别人来侵犯他的权力，宣抚工作是件细致的事情，需要镇静和机智，不需要流血。检察长睁大眼睛，不住地点着头，同意省长的看法，并且每听见一次新的射击声，他都要吓一跳。

“……立定！预备——放！”达纳赛斯古少校吼叫着，这时省长巴洛列努却站在村口上，痛苦万分。

逃跑的群众减少了三分之二。除了在枪弹下倒下去的那些人外，还有不少农民逃进了院子，以躲避追赶他们的人，尤其是

当他们在疯狂的逃跑中经过自己家门口时，更要跑到院子里去。尼古莱·德拉高斯知道不可能和彼得凑到一起了，同时也觉得任何抵抗都没用了，正好望见了自家的家，就想站住。但是人群的浪潮仍旧推动着他。等到走过了他家以后，他才能够从人群的拥挤中抽出身来，站在道旁。他看见壕沟中基利拉的女儿盖吉娜蜷缩着，躺在血泊中。可以看出她是跌倒以后，又受到后边跑过来的人的践踏。尼古莱·德拉高斯迈过了她那被踩扁了的躯体，打算逃到就在附近的学校的院子里去。正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身后又响起了一阵新的枪声。

“他们是要把我们斩尽杀绝啊，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他想，同时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至少他总算是从灾难中逃脱出来了。

这时，在他的脊背上感到一种火烫般的疼痛，肋骨上也发现同样的疼痛，嘴里流着滚烫的血。

“我以为……”他想。

他的意识忽然沈没在黑暗中。他象一个口袋似的倒下去了，他把头靠在门框上，伸手去开门。

越来越少的群众还继续在大路上逃跑。现在已经寂静下去了，仿佛农民们害怕喊声或哭声会引起子弹在后边追赶似的。只有彼得的越来越嘶哑的声音不停地喊着：

“别跑！……你们要往哪儿跑啊？……别跑！”尽管没有一个人在后面催他，他却也在跑着。他认为逃跑是可耻的，但是他已经站不住脚了，只有他的声音喊着别人不要再跑，好象这样可以掩盖住他自己的逃跑似的。他清楚地知道一切全都完了，他遗憾的是一切竟会这样地完。他相信，如果农民在头一次射击时不害怕，反而向军队扑过去的話，士兵们就会缴枪的，贵族们也



就不可能再回来。現在，全完了。現在，一切希望全都成了泡影，而他們流出的鮮血就是贖金。沒有死在枪弹底下的，也要被打死，或死在監獄里。农民不但沒有得到土地，反而要象牲口一样，被套在犁耙上。至少他是不可能希望引起旁人的同情或受到別人的优待的，因为村里人就会把他指出来，說他是一切坏事的罪魁禍首。

“唉，彼得！唉，彼得！咱們俩应该怎么办啊？”伊里·西尔拉努离着彼得不远，向彼得喊着說，他吓得面色灰白，衬衣都染上了血。

“我么，我不放弃。伊里，我宁可让人家杀死！”彼得說，却没有看他，仿佛是有些害羞似的。

他来到十字街口，到了酒鋪的平台上的时候，他站住了。

人群都散了。有几小群农民还在跑，有的奔威代义的大路上跑去，有的向卢基納薩的大路上奔去。只有伊里·西尔拉努跟彼得在一起，他又一次問彼得說：

“喂，彼得，我們可怎么办啊？我，我是不离开你的！”

“你放心吧，伊里！”彼得一面看着伊里身上染紅了血，一面嘟囔着說，“你哪兒受了伤？你的衬衫都紅了。”

“也許是在这个肩膀上。这个肩膀仿佛不是我的一样了！”这个小伙子帶着一种驕傲的微笑注視着彼得說。

“……这些渾蛋，这些土匪！”

彼得手里拿着一支装了子弹的枪，这支枪是他从农場主葛斯馬的更夫手里搶过来的。他握着这支枪的枪身，就仿佛是拿着一根棍子一样。他突然感到一种使人窒息的痛苦仿佛他已陷入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悶热中。他忽然想要跟別人一样往自己人那里逃去，但是他在这个孩子面前感到慚愧，这个孩子就站在他

旁边，而且盲目地信任他。

“大哥，喂，我們向他們表示願意講和，免得白白讓他們杀死！”伊里愉快地喊着說。

伊里把他撕破了的血迹斑斑的衬衫脫下来，把它挂在他心爱的枪筒上，好象一面白旗，把它高举在空中，以便讓远处的士兵們能够看見这件衬衫。他那受伤的胳膊举着这支枪，感到非常沉重，挂在这支枪上的衬衫抖动着，仿佛被风吹的一样。

他們就这样呆了一个時間。四周非常寂靜，連一点微小的响声都沒有，仿佛全村都死了一样。酒鋪的門早就关了。彼得异常忿怒，他咬牙切齿，等待着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奇迹。正在这个时候，彼得听到从于加公館那边传来老約翰納的声音，她和往常一样嘟嘟囔囔地叫着：

“咕咕，咕咕，吃食来！咕咕……”

“約翰納老大娘总也离不开她的小雞，彼得，你聽見了嗎？”伊里說，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靜中，他居然听到了人声，因此非常高兴。

“这是因为她沒有别的挂心的事，”彼得面色阴沈地自言自语說。

又过了一段时时被老約翰納的叫雞声冲断的寂靜時間之后，士兵們的样子看得更清楚了，骑着馬的少校走在士兵們当中。彼得以輕蔑的眼光盯着他們，仿佛在計算他們的步数。忽然，号声又响起来了，声音拉得很长，这仿佛是一个預兆。不久，彼得聽見一連串的命令：

“……立定！預备——放！”

伊里把白旗搖晃得更厉害了，是不是士兵們沒有看見白旗呢？……集体射击的声音显得比从前更加震耳了。伊里的枪和

他那血污的汗衫，仿佛一枝傾倒的旗杆一樣倒了下去……伊里喊了一聲“啊呀！”便歪倒下去了。

也有兩顆子彈碰上了彼得，但是彼得卻沒有感覺到。

“他們連我們求和也不答應了！”彼得看到士兵們居然向停戰的標志射擊，覺得一陣怒火涌上心頭，因而自言自語地說：“好吧，那麼……”

軍隊仍然機械地繼續前進。彼得就象只有這時才想起來一樣，端正了自己的槍，貪婪地射擊着。子彈帶着令人窒息的嘯聲射出去。過了一會兒，又聽到了同樣的命令：

“……立定！……預備——放！”

第二次命令下來時，集體射擊又響了。彼得仍舊站在那裡，他的手里攥着空槍，用一種挑戰的神氣喊着說：

“渾帳東西們，土匪們，讓……”

他兩腿一軟就跪下去了，幾點血污出現在他的白襯衫上。

“射擊！……射擊！……射擊！……”少校大发雷霆地怒吼着。

槍的射擊聲達達地響着，仿佛一架風磨忽然開動了。彼得覺着自己的頭沉重得象鉛的一樣。他就把胸脯朝前撲倒在地，他不能保持着身體的平衡了，一邊不停地哼着，一邊在地上滾，並且最後一次爆發出忿怒的聲音：

“這一群豬！”

遠處，在街心中，槍聲越發離得近了，老約翰納越發不耐煩起來，一個勁地叫着：

“咕咕，咕咕，吃食來！咕咕……”

在濠溝中，一群小雞在那兒無憂無慮地找吃的。老約翰納怕人家把她的小雞打死，總是叫着雞，不時氣忿地沖酒鋪瞟一眼，因為槍聲是從酒鋪那裡來的。

“小雞找你們的媽媽去吧！”她說，“讓魔鬼把他們和他們的槍都拉走！……小雞，小雞，上你們的媽媽這裡來吧！”

接着，她忽然原地轉了一個圈，嘴里咒罵着：

“希望魔鬼把他們拉……”

她把身軀一僵，就跌下去了，只是嘴唇略微動了動，再也不吭一聲了。

由少校派去向本隊傳達命令的營部號兵，回來時陪着省長和檢察長乘坐的車子進了村子。這輛車停在酒舖的平台上，由荷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的士兵們護衛着。

“喂，少校，我以為……”巴洛列努說，他沿途上碰到不少的死尸和受傷的人，已經吓坏了。

達納賽斯古少校騎着馬，來到了車跟前，把手舉到軍帽的帽沿前敬禮，以一種傲慢的聲調說：

“省長先生，我榮幸地向你報告，阿馬拉村已經恢復了秩序和安寧！”

巴洛列努看到離着幾步遠就有伊里·西爾拉努的袒露着胸脯的屍體和被槍彈穿了不少洞的彼得的軀體，在他們兩人中間，還有一件打開的白襯衫，仿佛是一面降下來的旗子一樣。省長吓得驚惶失措，扭過頭來，結結巴巴地說：

“是的……秩序和安寧……很好，少校！……多謝你！”

## 第十二章 黃 昏

### 1

在科斯塔什蒂，格里果列·于加居然控制着自己的急躁情緒不爆發，一直到傍午時分。阿馬拉發生的一切事情——他的父親死了，娜迪妮也死了——他都已經知道了，但是他竟能處之泰然，沒有流下一滴眼淚。提屠·海爾德列亞對他朋友表現出來的這種堅強，從內心里感到驚奇。

“我應當把這件事情通知戈古！”最後小于加說。

格里果列只跟提屠一個人到郵政局去了。他想離開給他送來噩耗的那些人，就象想擺脫許多仇人一樣，即使只是一剎那時間也好。他感覺到自己迫切需要孤獨和安靜。當他從郵政局出來的時候，他溫和而憂郁地对提屠說，好象是對自己說話一樣：

“我始終不相信一個人怎麼能夠承擔这么多的痛苦！”

午飯後，格里果列立刻叫伊斯巴塞斯庫給他找一輛車，準備到阿馬拉去，伊斯巴塞斯庫打算阻止他：最好還是等到明天再去……格里果列只看了他一眼，可是這一眼却含有那么多的責備，以至司帳不敢堅持了。

將近兩點鐘，他們就已經在路上了。伊斯巴塞斯庫坐在車

上，紧挨着車夫，面色灰白。为了給自己增加一点勇气，同时也因为看出格里果列已經不打算听他的話了，他就开始和車夫低声談农民所作的駭人听聞的事，吓得車夫也直打哆嗦，害怕在这次旅程中遭到不幸。他非常后悔，尽管別人用多給車錢的办法来引誘他下乡，他也不应当就动心答应下来。

在沃拉杜塔燒毀了的貴族公館前，道路被一群农民遮断了，这群农民都趴在地上，由一些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們守着。一个中士走到車前来，說：

“后退！……后退！……禁止通行！”

他們把好話都說尽了，全都沒有用。格里果列只得下車，跟領队的軍官去接洽，才得到許可走过去。在远处，格里果列听到什太法內斯古上校的声音，上校怒气冲冲，大声喊叫着說：

“土匪們，你們倒告訴我啊，你們里头是誰放的火？……喂！你們不願意說嗎？……說吧！不然，我把你們全都揍死！……說呀！是誰搶了东西？……”

上校認出是格里果列的时候，他就一边把廢墟指給格里果列看，一边悲伤地說起来：

“于加先生，你看我一生惨淡經營的东西，現在給我剩下了什么！……你看这些土匪作的都是什么事！……这帮无賴，对我的晚年一点惻隱之心都沒有，这还不值得我們也毫无惻隱之心地去把他們每人打十二枪嗎？……我認为他們还不至于敢把所有的东西都毀坏，所以才急急忙忙跑回来。但是，你看，这就是我所找到的！……”

他的声音由于痛苦和憤怒而顫抖了。

“你們躲开，讓車子过去！”等老什太法內斯古向小于加傾訴过他的心事以后，少尉喊着說。

农民們打算站起来，好給車子讓路。軍官惊慌失措地怒吼着說：

“躺下！……躺下！不准起来！……，弟兄們，往他們脑袋上打！……你們打呀！”

車子接着走起来，穿过了巴巴罗亚卡和哥里加努，一直来到萊斯貝济村，在这里，車子多停了一些時間。格里果列虽然沒有說出来，但是他心里在想，如果面对着娜迪妮的尸体，真会比面对父亲的尸体还要难受。从奥包尔节日以后，他一直沒有看見过娜迪妮……娜迪妮在跳阿飞舞时，身体的扭扭轉轉、搖搖擺擺的姿态，給他留下一个清晰的影象，这种影象給他带来痛苦……現在，在教堂中，娜迪妮的躯体躺在停柩台上，躯体已經凉了几天，蒙着一块极普通的灵单；他站在停柩台前，一刹那間，娜迪妮的影象出現在他眼前，不过不是現在这个样子，而是溫柔的、殷勤的、美丽的，好象他們一会儿也沒有分离过一样。他不敢掀起灵单的一角，怕使他曾經爱恋过的，而且也曾經給他各种爱情的痛苦和喜悅的那个娜迪妮的影象受到永恒的损伤。在停柩台的一头有一个小凳，他就坐在这个凳子上，两手捂着脑門，他在那里，独自呆了很長的时间。在凳子的架板上放着几本講述仪礼木板封面的旧書，書頁都很脏了。尸体的难聞气味使他窒息，但是並沒有使他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他的思想緩慢地在縈迴。他想只有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埋葬娜迪妮，他們虽然已經宣布离婚了，却还没有登記……毫無疑問，她的命运要她恰好死在她这样討厭的乡間，作为对她的一种惩罚，或者作为对她的一种諷刺……他还想，如果这件不幸的事情再迟半个月发生，那么，他在这个尸首面前就是一个陌生人了。

提屠·海尔德列亚早就离开教堂了，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个

令人窒息的气味。一个军官对提屠說，阿馬拉一定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因为在莱斯貝济都听到了爆炸声。格里果列·于加虽然听到了这些消息，但他仍然想繼續往前走。这就引起了军官的干涉。军官已經派了斥候到这些地方了解情况去了。在斥候沒有回来以前，军官不能放他們过去，因为那会使他受严厉处分。到了傍晚，他們才能够繼續向阿馬拉走去。格里果列沒有再到教堂去。

一进阿馬拉村，大道上，被枪打死、打伤的人，倒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躺着。这里，那里，到处都有垂死的人呻吟着或翻騰着。車夫用鞭子指着死人，嘴里还不停地重复着說：

“你看，那是一个死的！……那兒，还有一个！……，这个人好象还有气呐，你看見了沒有？”

伊斯巴塞斯庫認出那是基利拉·彭諾，也認出来还有尼古萊·德拉高斯……提屠·海尔德列亚惊愕地感叹地說：

“在这里，一定打过很激烈的仗啊！”

只有格里果列一言不发，两只眼睛发直，仿佛什么也沒有看見一样。

在教堂前面，有一队巡邏兵命令他們站住，在酒鋪前，又有一队巡邏兵命令他們站住。他們来到公館前，車子就停在大街上。格里果列、提屠、伊斯巴塞斯庫三个人步行着走进带鴿樓的正門。有几对白鴿子在那兒一边亲切地爱恋着，一边忧郁地叫着。花园和花园的甬路都踐踏坏了，仿佛有多少群野兽曾經从那里跑过似的。不过，到处非常寂靜，連車夫打长呵欠的声音都可以听到，接着就听到車夫的一匹馬的鈴鐺声，这两匹馬累得直打响鼻。新公館的牆壁依然耸立在那里，在薄暮的蓝紫色的天空中呈現出黑黝黝的側影。



格里果列留神地注視着，就象一个头一次来到这里的异乡人一样，一会儿把头轉向这边，一会儿又轉向那边，但是，他并没有在废墟前停留多久。忽然，管家雷翁特·班布从过道院子走了出来，他不禁楞住了，仿佛不能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一样。厨妇普罗菲腊也从旧公館中走出来，她的嗓音粗得象一个男人，沙哑着喉咙，满脸是泪，她赶快跑过来，一边哭着，一边吻着格里果列的手。小子加問了几句話，然后用一种呆板沒有表情的脸听着別人答复，就好象他已經听到过那些答复或是認為那些答話毫无意义似的。

在旧公館的阳台上站着拉克·哥拉連納呂上尉，他奉命带着他的一連人留駐在本村，以維持秩序和防止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上尉先用一种有礼貌的和合乎时宜的口吻向格里果列致以最誠摯的吊唁，然后告訴他說，省长巴洛列努和达納賽斯古少校都在令人万分惋惜的米隆遗体前哀悼过，他們又向卢基納薩和更远的地方繼續前進了。他們希望能够明天再回到这里来。格里果列向他道了謝，說的也是交际場的慣用語，这类話，格里果列說的时候也觉着有些难为情，接着，一句話只說到一半就停住不說了，忽然走进屋子里去。

格里果列的父亲好象在睡覺一样，一只蜡烛放在死者头部附近。格里果列看着父亲，注視了几分鐘，就跪在他父亲面前，仿佛是給亡者祈祷一样，这样又呆了一个時間。接着，他就俯下身去，吻着他父亲的冰冷的、灰色的、指甲发紫的手。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眼泪涌出来了，大滴大滴的、雨点般落到亡者的交叉着的手上……格里果列站起来，掏出自己的手絹，打算擦一擦亡者的手，但是等把手絹打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主意，用它蒙上了父亲的脸……

后来，他心情恢复了正常，就走进了另外一間屋子，別人都在后面跟着，只有上尉除外，上尉已經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了，免得在他心情痛苦的时候使他感到不方便。

“雷翁特，你馬上到科斯太什蒂去一趟！”格里果列說，声音里还带着余痛，但是他还相当安詳，就好象他已經能够忍受这些痛苦，不致叫眼泪流出来。

管家的使命就是要連夜运来两口棺材和一切埋葬死人所急需的东西。他应当把一口棺材留在萊斯貝济村。萊斯貝济村的教士要設法把娜迪妮的尸体装殮起来，第二天的早晨派人运到阿馬拉来。格里果列認為这是极端紧急的措施，是一种紧急措施中最紧急的，因为亡者需要永安。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晨，格里果列就和提屠·海尔德列亚一同去了解一下所受損失的严重情况，先在阿馬拉，然后再到卢基納薩去。在路上，車夫伊斯莫告訴他們村子口发生小規模冲突时，都有哪些农民被杀死了。

在卢基納薩，他們遇到了省长巴洛列努的車，省长和檢察长各萊賽斯古在伊茲沃尔村过的夜，住在日卡的貴族公館中，这所公館仿佛是象一个奇迹似的从农民們的疯狂中保留下来了，省长和檢察长滿含热泪地向格里果列長時間地表示了慰問之意。接着，巴洛列努就热誠地开始講起他宣撫活动的經過。他对自己的英雄行为非常感动，非常陶醉。他用詩人的口吻有声有色地描繪着空前的危險，这种危險曾經威胁着他的生命，如果不是碰到一种异常的幸福，他是不会逃出这次危險的。到現在还有余惊！他庆幸自己竟能在这样短短的時間內，几乎沒有流血就恢复了安宁。

“我的可怜的梅拉妮，她要是知道我是靠着什么才闖过难关

的，那么她該怎样呢！”他感慨万分地叹息着說，“亲爱的格里果列呀，只有我的冷靜的头脑和我的天下聞名的机智，才使得我完成了这项奇迹！……不过，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真正的困难不过才开始。对恶事单纯地打击是不够的，必須斬草除根，也免得人們再蹈复轍！不是么，檢察長先生？”

## 2

达納賽斯古少校在昨天深夜只由他的副官和号兵陪着回到了阿馬拉。他本来也同样能在伊茲沃尔村过夜的，但是他坚决要向省长証明，秩序已經完全恢复，在夜里，他一个人就能巡視曾經发生过暴乱的那些村子。另外，他还願意担負起在阿馬拉举行預审的指导責任，因为阿馬拉是个暴乱的主要巢穴。

大清早，伊翁·布腊威拉就哆哆嗦嗦地在村公所的院子里等候着。他和更夫們談起克里塔·杜米特来斯庫的行踪，克里塔这两天一直沒露面，因为怕見人，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現在正需要他。

“你就是土匪們的村長嗎？”少校一看見布腊威拉就向他詢問。

村長還沒來得及答話，达納賽斯古就左右开弓一連气打了他好几个大嘴巴，直打得他头昏眼花。

“我馬上就叫你們尝到革命的滋味，”达納賽斯古吼叫着說，“叫你們什么也不怕！我叫你們一回就够了，我发誓，我要叫你們永远記得这件事！”

头一天，达納賽斯古就下了正式的命令，把死尸仍然陈列在原地，来儆戒那些活着的人們。現在，他打了村長一陣嘴巴后，

又命令村长在一个副官的監視下，把死尸調查清楚，送到公墓去，等他再下命令时，再把那些死者埋在公墓里。拉克·哥拉迪納呂上尉奉命要采取措施，非常迅速地把所有的农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召集到村公所的院子和花园里来，以便进行审讯。

接着，少校在一位縮手縮脚象个姑娘一样的年輕少尉协助下，制訂了一分周密的工作計劃，好能立刻找出誰是杀死娜迪妮和米隆·于加的凶手，誰是闖了普拉塔茂努的兒子的罪人，誰是放火烧毀貴族公館的暴徒，誰是毆打宪兵并搶夺枪支的恶棍，誰是搶劫东西的强盜，最后，誰是辱罵軍隊的乱民。

“目前，应当叫人到萊斯貝濟和哥里加努去，把那里的重要的土匪押解到这里来，我們要叫那些土匪跟这里的重要土匪双方对質，并把他們放在一起审讯！”达納賽斯古少校不耐煩地中断了自己的話头。

高尔布納阿努上尉为了重新安排宪兵分駐所，不久以后也来到了这里。少校对于这一点，非常滿意。少校急需有对制造暴乱的人和暴乱的环境非常了解的宪兵。在这个充满了歹徒的村庄里，他找不到一个可以稍微信任的人。自从老教士也加入了这些乱民中間并和他們一起被打死以后，还可以相信誰呢？——其实，尼高丹教士是到貴族米隆家去在亡者床头替亡者念日課的，他从貴族公館走出来，身上佩带的十字架掩盖在領带下面，走到离他家不远处，忽然飞来了一颗子弹，就把他打死在路上了。

宪兵队长包阳古在他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家里又找到了迪迪娜，她消瘦了不少，但是显得更愉快了。他俩互相拥抱以后，作妻子的就哭了一会兒，又講了她是怎样的幸运，竟能碰到一个很勇敢的老太太，那就是老約翰納，老約翰納把迪迪娜藏在她家里

的小閣樓上，給她弄吃的弄喝的，百般地照顧她。如果農民要抓住她的話，毫無疑問，他們早就把她殺死了。憲兵隊長也掉了幾滴眼淚，然後，由於有任務在身，就向村公所跑去。

將近九點鐘的時候，省長和檢察長的車到了，這時，審訊到了緊張階段。就是站在酒鋪前面，也可以聽到農民們的喊聲和哭聲，大街上、村公所的院子和花園里到處都是農民。外面由士兵們层层包圍住，防備這些人不等審訊完畢就逃跑。

然而他們還是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有兩組兵士手里帶着棍子，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為了喘喘氣，他們輪流着干。農民們號叫着，要求饒恕他們、憐憫他們，但是決不承認他們的罪惡，也不指出罪魁。由於包陽古憲兵隊長的來到，終於找出了毆打憲兵搶奪槍支中的七個人。這里頭就有塞腊芬·莫高斯和特利封·居如。

“你為什麼打憲兵隊長？你這個臭賊，”少校喊着說，兩眼通紅。“你怎麼胆敢動手打他？”

“可是……”

這就是塞腊芬·莫高斯所能說的，他兩隻眼直直地瞪着少校，從容得很，好像他已經了解一切答復都沒有用一樣。達納賽斯古向他撲過來，一邊吼叫着一邊用手中的皮鞭子抽打他，直打得他滿面流血：

“你為什麼打憲兵隊長，你這個渾蛋？……為什麼？……為什麼？……”

塞腊芬·莫高斯忍受着少校的鞭打，沒有一點表情，一聲不吭，總是一個勁兒地瞪着少校，這就激得少校如癡如狂了，這種注視，在少校看來實在含着一种挑釁。

“中士！”達納賽斯古累了，喊叫着說，“立刻揍這個土匪一百

軍棍！……然后再把他放到拘留所里！”

特利封·居如不在这。有一个人告訴說，老貴族打了他一槍，現在，他正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他們很快就強迫着把他帶來了。他的臉只看得出漆黑一團的創傷。他到這里就躺在地，不停地哼着。

“站起來！站起來，土匪！”少校一邊吼叫着，一邊用靴子直踢他的肋部。

這個農民開始站起來了。他的兩只眼睛腫得很厲害，幾乎睜不開。他踉蹌着，仿佛隨時都要跌倒一樣。

“為什麼貴族向你開槍呢？渾蛋，”軍官問着說，“你先下的毒手，是不是？……你打算殺死他，不是嗎？……殺人的罪魁就是你呀！”

特利封哼了幾聲，誰也沒听懂他哼的是什麼。

“還有，你為什麼搶憲兵隊長的武器？……你為什麼打他？……說話啊，渾蛋！”

少校用鞭子抽打着特利封鮮血淋漓的頭。這個人發出恐怖的吼叫声，仿佛他的皮肉離開他的骨頭一樣，而他也就象一棵糟朽了的枯樹倒了下來。少校越來越生氣，一邊踩着他，一邊不斷地罵他“土匪”“渾蛋”。接着，他忽然倒退幾步，用一種斬釘截鐵的聲音吩咐說：

“中士！你！對……帶着六個人！……把這個土匪帶到花園那頭！……就在那個地方執行槍決！……槍決！你聽懂了麼，中士？……”

“是，少校！”又黑又粗的中士回答說，同時把腳後跟碰得鏗鏘作響，就好象過了電似的。

士兵們把特利封從地上拉起來，拽着他，穿過了稠密的農民

群众。最后一线生存的希望促使特利封·居如用一种恳求的声调哼哼着说：

“开恩吧……开恩吧……”

特利封·居如跟着士兵们一起走了。他们走后，就是一阵忧郁的沉默，这种沉默只有少校达纳赛斯古精神抖擞地在空中抽着皮鞭子的响声来打破。几分钟过去了。鞭子加速地抽着，接着就听见一声枪响，来自花园深处，声音短促、沉闷，并且没有回声。

“别的人！该轮到他们了！”少校立刻喊叫着说，这个声音撕破了那声枪响刚刚引起的寂静。“你们怎么敢举起你们的爪子来打宪兵呢？……”

农民们就佯哭起来，并且发着誓说，他们没有罪，而且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在场……达纳赛斯古喘着气。近来他得了肥胖症，一个医师曾告诉他说他的心里长了一层脂肪。病征就是他容易疲劳。为了不至于影响他的健康，他就命令他的部下，凡是在场的农民，每五个人中抽出一个人在臀部打一百军棍。这个命令执行起来了，挨打的农民拼命地喊叫着，这时，省长的车子停在街上了。

下士为了不致发生错误，高声数着打军棍的数目，这时少校达纳赛斯古向省长和检察长抱怨说，这些土匪太顽固了，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有罪，也不愿意指出主要闹事人来。农民的喊叫使巴洛列努不愉快，也使他精神萎靡。等到下士报告过一百，并把挨打的农民关到村公所去以后，省长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就向仰天躺在广场上的农民喊着说，他们所犯的重大罪恶使全世界都震惊，只有真诚地悔过和毫不隐瞒地坦白，才可以多少改变一些他们的命运……忽然，这几百个农民抬起头来，仿佛打算站起

来一样。他們只用一种拖长了的尖叫声好象暴风雨将尽的风声似的結結巴巴地說：

“饒了我們吧……”

巴洛列努吓得停了呼吸，农民們的这一动作和所发出的声音就很可能引起一个新的騷动……同样的恐怖突然間籠罩了檢察长、少校、一切在場的軍官，甚至士兵們。只有宪兵队长包阳古还保持着冷靜的头脑，他忽然吼叫說：

“躺下！……躺下！……躺在地上！……躺下！……”

最后的一霎时，其他一些人才接着包阳古喊出来的声音喊下去，这时，士兵們就往左右两边打去，棍棍打到弯曲着的脊骨上，并且总是怀着恐怖的心情重复地喊着：

“躺下！……躺下！……”

省长，不再往下訓話了。于是人們就来訊問陶德尔·斯特林布，因为包阳古曾經指出他就是杀害娜迪妮的凶手。

“你对我們說，你是怎么把她杀了的，”檢察长詢問着說。

“可是，先生，我沒有杀过人，我沒罪啊！”这个农民滿脸惶恐的神气回答說。

“那么是誰把她杀死的呢？”

“我么，我对这个一点也不知道！可能是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干的，他在我前面走进屋子里去，可是我，我並沒有杀她！”

“把斯馬朗达的兒子彼得带上来！”檢察长安詳地喊道。

“他死了……他死了！”許多声音答复說。

达納賽斯古少校非常气憤。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在他看来，这个农民有一种令人可憎的不忠实。他就向这个农民扑过去：

“为什么你不承認啊，土匪？……为什么你把她杀了啊，渾



蛋？为什么你把她奸污了、把她糟蹋了？你难道想娶一个高贵的妇人吗？肮脏的猪！”

陶德尔·斯特林布在设法挡着自己的头部不受皮鞭子的抽打，并象一个女人似的哭着说：

“哎呀呀！……哎呀呀……不是我，少校先生！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少校先生，我没罪！”

正在这时候，载运着娜迪妮棺材的那辆车，由四头牛拉着，从大街上走过。车子的后边，跟着莱斯贝济村的教士，他穿着最漂亮的祭衣，一手举着十字架一手拿着香炉。教室里边的一个年岁很大、体弱多病的仆人一边唱着追悼亡人的日课，一边好奇地望着躺在村公所院子里边的农民，尤其是注视那些站着的临时法官。

当灵车走过时，顿时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巴洛列努却怀着郁闷和愤怒的心情喃喃地说：

“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可痛恨的罪恶啊！”

检察长听到省长的愤怒的语言，也就粗暴地问陶德尔·斯特林布说：

“象这样善良、这样美丽的太太，把你又怎么样啦？浑蛋，为什么要杀死她呢？”

“我没有杀她！”这个农民固执地不承认。

正在这个时候莱斯贝济村的农民被士兵们押解着来到了。检察长各莱赛斯古急于要亲自找出杀害于加太太的凶手，就毫不思索、毫不迟疑地把责任往新来到的人身上扣，紧催着他们说实话，因为凶杀案是在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凶手是谁。伊莱亚娜毫不犹豫地声明说：

“是陶德尔·斯特林布把娜迪妮太太奸污了以后杀死的……我亲眼看见他走进娜迪妮太太的屋子，事后我也听见他向别人夸口，他还叫伊里·西尔拉努在娜迪妮太太尸体还没有凉以前也去作同样的事……马太·杜尔马努也知道这件事，当我看见巴维尔·东苏放火烧汽车，我从屋子里把娜迪妮太太的尸首抢救出来的时候，马太正和斯马朗达的儿子彼得在一起……”

“我没有杀害娜迪妮太太，这个姑娘总爱说谎。”陶德尔·斯特林布说，连看伊莱亚娜都不看。

“这个姑娘没有说谎，陶德尔！”这时马太·杜尔马努带着一种斥责的口气说，“为什么你不承认你杀了娜迪妮太太呢？为什么你打算把过错放在别人头上呢？”

“如果要讲实话，那么马太，你为什么不说一说你是怎样打破那个德国人的脑袋的呢？”陶德尔说，他脸色变得非常阴沉。

“如果这些先生问到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会毫不隐瞒地说出来的！”马太清晰地、丝毫没有显出害怕的样子说。

检察长听着，觉得很满意，不时地向省长和少校投过眼光来，好象是要看一看他们是不是注意到他所采取的叫农民说话的办法。

“经过我办理的许许多多坏人的案件，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个坏蛋更丧尽廉耻、更不顾脸面的呢！”检察长为了结束谈话，就向巴洛列努说。

达纳赛斯古少校捻着小胡子，控制着自己。他怕他的血管承担不住这种控制自己的神经紧张，就向陶德尔·斯特林布扑过来，用拳头痛打一阵，用鞭子又足抽一阵，抽得陶德尔浑身是血，并百般地蹂躏陶德尔……当他疲劳了，不得不住手时，他就

命令班长接着用棍子打陶德尔，直到把陶德尔的骨头打折了为止。这个农民的喊叫声变成了呻吟声，后来呻吟声越来越微弱了，就变成了喘息声。

“中士！”少校喊着说，“也把他拉出去……拉到花园里面去！……枪毙……快，快！”

少校的这个命令使陶德尔猛然从他的昏迷状态中惊醒过来，好象一桶凉水浇到他的头上一样。陶德尔一边呻吟着，一边爬到这个军官的脚下：

“饒了我吧，少校先生……我的孩子們就要无依无靠地活在世界上了……你发点慈悲吧……”

“把他拉出去，中士！”达納賽斯古一边咆哮，一边防备着，不叫这个农民摸到他的皮靴。“喂！……把他逮起来！”

正当人們等待枪响的这一会儿，提屠·海尔德列亚出现在村公所的院子里。格里果列·于加在忙着准备埋葬的事情，提屠认为自己最好不要在他眼前，免得使格里果列感到难为情。提屠在院子里听到枪声后，他就低声詢問巴洛列努是怎么回事，巴洛列努为了表現自己意志的坚强，就帶着一种非常自然的漫不经心的神气回答说：

“没什么……杀死于加太太的凶手执行枪决了……”

馬太·杜尔馬努承認了自己的过錯，檢察长就宣布把他拘押起来，以便解送到法庭去审讯。但是少校却提出抗議說：

“对不住，檢察长先生！在沒开庭之前，先好好懲罰他一頓，对他來說并不算坏！……班长，打他二十五軍棍！……”

在馬太·杜尔馬努挨二十五軍棍的时候，达納賽斯古向这些文明的先生們解釋說，这些土匪只怕棍子打，監獄对于他們來說倒是真正休息的地方，所以，無論如何，尽管要依法审讯，就凭

他們公然敢攻击軍隊這件事來說，他也要另外給這些土匪一次示范性的懲罰……提屠·海爾德列亞有几句反駁的話已經到了嘴邊上，不過當他看到連有資格反對的巴洛列努和各萊賽斯古二人都默默地同意這位軍官的大話時，他也就沒作聲。

“巴維爾·東蘇！……是哪個？……到這裡來！……”接着，檢察長喊着說。

巴維爾·東蘇從地上爬起來。他渾身發抖，恐怕也要遭到槍決。於是沒有等別人問他什麼話，就概不由己地結結巴巴地說：

“我，我沒有殺過人……我，我只把汽車毀了，我在汽車里边放了火，就因為他們把我的孩子弄殘廢了，我可沒有殺人，因為我還有孩子……”

巴維爾·東蘇挨了一陣痛打以後，能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一起押在村公所里，他就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在身上划了十字，感謝上帝憐憫了他的小孩子們。

檢察長認為要想儘快地把好人和坏人分開，就必須把審訊的方式改變一下，先聽一下村子里的頭目人的意見，他希望從這些人的意見里，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到真正罪犯和教唆者的姓名。

“喂，你，老头，你對我們老老實實地說吧，這些丑惡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真正的罪犯都是誰？”檢察長向魯布·基利多尤問道。

“嘿，先生，我什麼事都沒有參加，我上了歲數啦，而且對我來說，要是……反倒不合适。”

“好，好，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暴亂是怎樣開始的呢？煽動起這種暴亂的都是誰呢？反正這種暴亂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呀！”檢察長催促着說。

“好，說真的，暴乱就是这样来的，先生！”这个老头肯定地说，“刮起了一阵大风，就把穷人們卷起来了，就象推一群綿羊一样推着他們向前……”

“你听着，老头兒，我們在这里不是要听你講神話的！”被老头兒的这种口气刺激了神經的达納賽斯古少校插嘴說。

老头兒又答辯了几句，少校就連着打了老头两个嘴巴。魯布·基利多尤面对面地直勾勾盯着他，并且慢吞吞地說：

“少校先生，你对我这么大年紀的人这样侮辱，上帝会叫你付出代价的！”

“什么……什么？……你敢对我无礼嗎，老土匪？”达納賽斯古跳起来說，“班长，打他五十軍棍！”

这时，提屠·海尔德列亚站在省长巴洛列努旁边，当老头兒挨着打时，提屠不禁战栗起来，因为老头兒一声都沒哼哼，就好象是石头人一样。

其他老头兒都輪流挨了打以后——尤其是路加·达拉巴的态度似乎非常惹人生气——腓立普·伊利約薩和馬兰·斯坦承認了，他們虽是比较富裕，可是当大家搶东西的时候他們也参加了。接着就輪到依納特·塞塞尔了。昨天，枪声不响了以后，他想叫軍隊能够清楚地看出他来，就把一块白手巾拴在一根棍子上，把它放在自己的門口，好使这些先生們走过来的时候，看見这个手巾。少校果然注意到这个了，就非常生气地說：“这是什么意思啊，土匪？”“求和啊，少校先生！”依納特用一种謙卑的口气回答着。——“求和？你跟誰打仗来着，臭土匪？跟羅馬尼亞的軍隊打仗来着嗎？”少校就无情地打了他一頓……

現在少校立刻認出是依納特·塞塞尔来了。

“你就是門口插着白旗願意投降的那个家伙嗎，土匪？”

“是我，少校先生，我的天啊，为了不走錯路，我們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啦！”依納特結結巴巴地說，“如果上帝罰了我們，又把我們弄成胡塗人，那么就求上帝原諒我們吧……”

檢察長的審訊不斷地被少校的发怒打斷，于是他就結束了對依納特·塞塞爾的審訊。這時，村長走來報告說，他遵照命令把所有的屍體，一共四十四具都集中起來，也都查驗明白了……第四十五具屍身，也就是尼高丹教士的，頭一天晚上被他的女兒尼古麗娜從大街上偷走了。達納賽斯古少校气得滿臉通紅，這個土匪教士的女兒怎么敢觸犯少校的命令呢？村長吓得面色灰白；他只好等着再挨一次挨了，要知道這次是在全村人面前啊。

“那個竟胆敢这么干的婊子，現在在什么地方啊？”少校的两只眼睛瞪得挺大，喊着說。

尼古麗娜向前面走過來，面色蒼白，手里拉着她的孩子。達納賽斯古一句話也沒說，就舉着鞭子向她扑過去。這個女人喊叫起來，打算替自己辯解。小孩子也吓得哭起來：

“媽媽！……媽媽！……”

“哎呀呀！救命啊！”尼古麗娜喊叫着說，她的臉叫皮鞭子打出了一條條的印子，皮鞭雨點般不停地抽下來。

“中士！”少校累了，喊着說，“去，打她五十軍棍！”

“哎喲，哎喲，善心的人們啊！……唉！”

士兵們捉住了尼古麗娜。把她按在地上，由四個兵拉着她的胳膊和腿，她仿佛一個着了魔的人一樣，一邊尖叫一邊掙扎着。安東涅爾吓得直哭直喊，向他媽媽扑過來：

“媽媽……我的親愛的媽媽！”

當一名士兵開始打尼古麗娜的時候，提屠·海爾德列亞不停地喃喃地說着“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好叫巴洛列努听

見，提屠忽然失掉了冷靜，走近達納賽斯古跟前，滿懷反感地喊着說：

“這太過分了，少校！實在不能令人容忍啦！這是由於……”

少校跳起來，仿佛是有誰打了他一個嘴巴一樣：

“你說什麼？……你是誰？……你在这里幹什麼？……你怎麼敢干涉……”

“我叫提屠·海爾德列亞，我是……”

“我什麼也不想聽，”達納賽斯古接着說下去，兩個拳頭攥得緊緊的：“請你馬上離開村公所，不然，我就要叫人把你逮捕起來，用刺刀把你押送走！……馬上走，聽見了嗎？”

省長巴洛列努弄得茫茫然，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站在那里，一聲不響。少校對付農民的這種強硬作風，省長心里並沒有不滿意，因為這種作風可以使他省事，免得他來顯示自己的威風，因而要負着意外的責任。至於將來要發生什麼問題，那又有什么關係！他可以把責任推得一干二淨。可是，現在却和一個布加勒斯特的新聞記者發生了衝突，而且這個記者恰巧還是格里果列·于加的朋友，這在反應上可能引起十分嚴重的複雜情況，而不僅是不愉快的事情。省長從手足無措的狀態中稍微清醒過來以後，他就一面和顏悅色地用法國話出來勸解，一面還想法子叫達納賽斯古心情平靜下去，因為少校還在不住生氣。

“我不准任何人作這件事！……你懂得嗎？不許任何人這樣干！就是天父我也不准！……”

提屠·海爾德列亞由於憤怒和激動，面色變得蒼白，象一塊白布一樣。他立刻明白到自己的這種干涉，儘管從人道立場上來看是這樣的有理，然而總是帶着一種傲慢的性質。然而他對此也並不後悔。他不願意叫這次衝突鬧大，不願意叫自己由於

作好事而遭到逮捕，他就轉過身去預備走開。省長為了向他表示安慰，就拉着他的手對他說：

“海爾德列亞先生……我求你……請你！……少校將是……”

“省長先生，我寧可躲開這裡，也不願意看見這種野蠻行為！……”提屠一面說着，一面盡力使自己顯得是有身分的人。

“我該多麼遺憾……”巴洛列努喃喃地說，握着提屠的手，終於放他走了。

達納賽斯古看到提屠走了，也就平靜下來。當省長告訴他剛才走的那個人是個新聞記者時，他的怒氣突然減弱了，可是還不讓別人看出來。

幾年前，當他在土爾努賽佛臨駐防時，在一個晚上的宴會上，他打了一個小記者一個嘴巴。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布加勒斯特所有的新聞記者都抨擊他，險些被一次軍籍審查會議免職。如果在他的檔案里沒有這件不幸的事，那麼他早就是中校了。

“我不允許別人在我執行職務時惹我生氣！”少校說，還故意把聲音放得很高，就仿佛他還在生氣一樣。“我這裡負着責任！在這種時候，我們不是在這裡消遣，對嗎，省長先生？……人們在布加勒斯特，發布一道命令或者寫篇文章那倒不難，不過，你看看這群破壞、搶奪、毀滅、凶殺的土匪吧！……”

一談到農民，他的聲音馬上又變得粗暴了。於是他又憤怒起來，仿佛他就是受人欺侮、遭到破產的人，其實他什麼財產都沒有。

“簡直應當用炮把這些村子全都轟平！……連他們的教士都是土匪呀！……象他們干的這些勾當，象他們犯的那些罪惡，在



別的地方是會發生的！……在別處，人們還有點顧忌，但是在這兒，什麼都敢毀壞，就是婦女和老人，他們也敢殺害……”

正當達納賽斯古少校這樣說着的時候，一個頭髮蓬鬆的農民從地上爬起來，臉上煥發着一種光彩，一邊往前走，一邊用一種熱烈的聲音說：

“先生，先生，我看你們打算把上帝所創造的東西殺光，我看你們不想聽號手在空中宣布的命令……”

“躺下！躺下！”幾個士兵滿腔怒火地喊着說。

“什麼命令？……他說的是什麼？……”少校說，他弄得手足無措了，因為從早晨以來，他用了這麼大的力量，想把農民們的反抗情緒打下去，想不到在這些努力之後，竟還會出現這樣胆大的人。

“這是一個瘋子，少校！”憲兵隊長包陽古說。

“瘋子嗎？……我了解這種瘋病！”達納賽斯古喊着說，“還有，這個土匪昨天跑在這些暴徒的前面，還煽動士兵叛變吶！……我親耳聽見他說的話！……隊長，請你酌量情況，揍他一頓！”

士兵打瘋子安東的時候，瘋子大聲叫着，非常高興，就好像沒有挨打一樣。

“打吧，打吧，弟兄們！……不管怎麼樣末日的審判還是要來的，上帝的聲音……打吧！……打吧！……我從地上爬起來就是為了這個，就是為了……”

少校看見打這個瘋子也沒有收到什麼預期的效果，就有些厭煩了，也就命令隊長說：

“把他放了，叫他去他媽的吧，這個瘋傢伙！”

接着少校轉過身來，衝着檢察長說：

“我們繼續進行吧！”

### 3

格里果列內心感到不安，心痛得好象要碎了一樣，一個思想始終不停地在他腦海里盤旋着：

“如果我當時呆在這裡，也許什麼事情都不至於發生吧……”

但是，他也理解到，不論怎樣來責備自己都是多餘的，而且現在還有許多責任應該由他來負。娜迪妮的屍體五天前就該埋葬了，他父親的尸首也多停了三天。他總有這樣一個印象，認為死者從很久以來就躺在那裡，並沒有人向他們致以最後的敬意，認為死者的靈魂不能得到永安，認為死者在受着苦，因而使在他們周圍的生者也受着苦，首先是使他受苦，因為在他的內心裡會感覺到這樣的難過和這樣的不安。

昨天，格里果列從科斯塔什蒂給戈古·約內斯庫拍了一份電報，告訴娜迪妮已經死了，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埋葬的事情，就如同他當時一點也沒有考慮到任何實際應該作的事一樣。只有到午後，他見到了死者的屍體後，他才想到，戈古和厄日妮至少也應當來埋葬娜迪妮，而且應當等着他們到來。但是第二天，他看到娜迪妮的靈柩裝在車中，後邊跟着萊斯貝濟村的教士時，他就明白了，在這種時候戈古是不會到鄉間來的，就是為埋他的妹妹也不會來。此外，他也明白了，現在在一個極度瘋狂的混亂以後，正當所有的村子都在一種殘酷的沸騰中掙扎着恢復的時候，正當廢墟和人心都還在冒着煙的時候，決不應該舉行隆重的葬儀。他於是拿定了主意，要立刻着手舉行一種比較適合當時環

境的简单的埋葬仪式，等到恢复安宁后再举行隆重的葬仪。在这以前，曾有一种纷扰不宁侵入他的心灵深处，使他处在痛苦的无能状态中，使他就象是飘浮在一个幻境中一样；从现在起，这种纷扰不宁的状态消失了。

“你听着，雷翁特，今天午后就举行葬礼……”

格里果列很安详地，就仿佛是办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一样，向他的管家作了清楚而又详细的布置。于加的前几代都埋葬在阿馬拉教堂附近。米隆·于加修建了最后的一个墓穴。这个墓穴非常宽大，是用建筑用的石头建成的，几年前，里面就埋下了老于加的妻子；等轮到米隆时，他也要埋在这里。娜迪妮的灵柩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位置，不说永久埋下去，至少可以在那里暂厝一个时期。尼高丹老教士既然已经去世，那么，追悼死者的弥撒就要由那个跟在娜迪妮灵柩后面来的莱斯贝济村的教士来举行。这位教士自己会好好地办理这事的……

追悼弥撒是在院子里举行的。春天的太阳射出愉快的光芒。一眼看去，树木都发了芽。灵柩停在套着四头牛拉的板车上。灵柩的后面，就是于加的旧公馆，玻璃窗都打碎了，好象是一个流着眼泪痛哭的老头子。新公馆的熏黑了的墙壁和烧焦了的屋梁，和大路上的一排白杨映在一起，好象特地安排的葬仪装饰。这位年轻的教士，穿着一身崭新的祭衣，嘴上没有留胡子，下颌微微颤动着；他念着、唱着，还不时地举目向蔚蓝的天空望一望，天空飘着一小朵一小朵的白云，好象一些天使为参加追悼亡魂的弥撒而在那儿杂沓往来似的。这个教士的嗓音很细弱，可是却很柔和。他的歌声就象是香炉里边的香烟，在蔚蓝的天空中缭绕着，在笼罩着于加公馆和四周的默哀中散发出去。教堂仆役用机械的、带着鼻音的声音来做着应唱的歌经，作为教士歌经的伴

奏；此外就是那几头牛的默默的和丝毫不感觉哀痛的咀嚼声，这几头牛有节奏地摆动长尾巴，来驱逐它们想象中的苍蝇。

格里果列·于加站在载着他父亲遗体的柩车旁边，靠近他有他的忠实助手提屠·海尔德列亚。在那一边，直到隔开院子和摆祭品地点的围墙那里，都是公馆里的人和农场的长工，伊斯基塞斯库站在头里，那些长工在最里面。围墙现在只有几个桩子立在那儿。管家班布的老婆和厨妇普罗菲腊使劲儿唏唏嘘嘘地抽噎着，却不敢放声哭出来，也可以这样说，格里果列所有的一举一动把她们拘束住了。

于加的两只眼睛通红，眼泪汪汪的，以同样的眼光注视着两口棺材。这两口棺材的尺寸都一般大，用同样的木料做成的，就仿佛好久以前定作好的一样。这时小于加的心里只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念头了。千百种思绪不时涌上他的心头，象是不少的破烂忽然被簸动起来一样，彼此冲撞，不断地互相驱逐，始终得不到一个固定的形象。在他的心灵深处，长期以来，就隐藏着一种使人烦闷的情绪，仿佛一种使人痛苦却又无法看到的创伤一样。

他甚至于不知道宗教仪式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朝着教堂走着。直到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才喃喃地对提屠·海尔德列亚说：

“还是应该通知巴洛列努一声……无论如何……”

他跟着第二辆车，这车上放着他父亲的棺材。在他后边，离着他很近，他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和妇女们抽抽噎噎的哭声。他瞥见了教士的祭衣，灿烂夺目；教士走在另一辆灵车的前边，于加也听到他唱经的声音，这种经声就仿佛是从很远处传来的一样。

聚集在村公所前面的群众使格里果列吃了一惊。提屠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情况。人们的号哭声说明了审讯还在高潮中。当送葬的行列走近时，巴洛列努离开了满是农民的院子，后边跟着检察长各莱赛斯古、少校达纳赛斯古和上尉高尔布莱阿努。上尉拉克·哥拉迪纳吕本来也打算随着他们一起出来，因为他是老米隆的旧相识，老米隆曾经有过好多次请他作客；但是当审讯人员都不在的时候，他不得不留在村公所，继续对暴乱的人们进行审讯。

“请原谅我，更确切地说，请原谅我们，我的亲爱的格里果列。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一切都抛开而来向你的可敬的父亲表示我们最后的敬意！”巴洛列努喃喃地说，带着一种灵机应变的神情，久久地握着格里果列的手。

接着就轮到别人了，他们也同样跟格里果列握手，也都带着惯例的悲哀的表情，并且还都眨巴着眼睛，仿佛是想说明他们找不到足够解释的词语来表达心中的悲哀一样。

格里果列愿意向他的朋友巴洛列努表示歉意，因为事先没有把出殓的消息通知他。他正要开口的时候，看见他的朋友急忙地掏出手绢来擦眼睛，仿佛是要阻止眼泪流下来似的。这种举动，格里果列觉得显然有些不够真实，因此他就不说了，又接着走他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路，并且加速了脚步，好赶上灵车，因为当他站住说话的时候，灵车并没有停止。

不久，送葬的行列走进了教堂的院子。教士又唱了一会儿经，然后就举行下葬仪式，两口棺材一个接着一个地下到墓穴里边去，在墓穴附近有三个长工，这是管家班布打发来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小心在意地把墓穴的石头搬开，然后再放回原处。公馆的其余的人不得不帮助三个长工一把，因为棺材太沉重了。教

士在教堂仆役結結巴巴的伴隨下把末一段經文重复了好几遍，以后忽然間停住了，向格里果列·于加所在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格里果列茫然地注視着这个場面一动不动。在管家的指示下，三个小伙子又把墓石搬到原处。巴洛列努和其他的人又重新表示他們誠懇的弔唁，格里果列一声不响地听着，只点了点头，用来代替致謝。相反地，他却很清楚地听見了达納賽斯古少校向宪兵上尉說的話：

“趁着我們都在这里，而且教士也在跟前，你去叫人把那些农民埋在本村坟地里吧。教士一定知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可以找到村长。我的伙計，我求你办理这件事，我們也得同样摆脱一下这一項手續！……不过，你知道，你赶快去吧，不需要更多的仪式了。这对于这帮土匪就已經太寬厚了！……你也不要忘了刚才在村公所枪决的那些人！……”

格里果列吓了一跳，就好象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急急忙忙地对提屠說：

“我本来很想去参加埋葬农民的事情，我知道我現在去不了……你願意代表我到場嗎？”

“当然可以！”年青的海尔德列亚乾脆地答应着。

教士带着提屠·海尔德列亚和高尔布萊阿努，穿过了教堂的花园，又穿过了两个花园和一个葡萄园。在坟地里边，死尸排列成两行，死的时候是什么姿态，現在还是什么姿态，全都是硬挺挺地。尸体旁边已經挖好了一个又寬又长的大沟。

“喂，快着点作，教士，我們沒有時間啊！”高尔布萊阿努上尉吩咐說。

念悼亡經文只不过用了几分鐘，这几分鐘对于上尉來說，实在难过，就仿佛是背上长着芒刺一样。他又在那里呆了几分鐘，

也就是往万人坑里扔死人的那么大工夫，接着，他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只有提屠·海尔德列亚一个人跟教士在一起，两个人都默默地注视着肥沃的土地，望着那沉重的土块落在一些尸体上，这些尸体却正象腐烂了的树枝一样被扔到坟坑里，并在里面堆起来。在坟坑里，死者找到了自己的床铺，他们跟这块土地混合到一起，掺和在一块，这块土地也要永远保护他们，使他们受不到一点危险。

“他们为了能够得到土地掀起了暴动，而现在土地都把他们接待去了！”提屠·海尔德列亚心情沉痛地说，“人们想一想，到头来我们的一切努力所能收到的结果就是这个！”

约有十二三个农民一声不响、气喘吁吁地挥着铁锹，累得满头大汗。村长害怕得不得了，不停地催促他们，仿佛少校打他的那些嘴巴已经把他打昏了。

“一共多少死人啊？”提屠看着把死人埋在土里以后，问着说。

“一共四十六名，先生，包括特利封和陶德尔在内，我们刚把这两个从村公所拉来，”布腊威拉说，同时毫不畏惧地往前走近些，因为他刚才看见提屠跟少校闹了一次冲突。“尼高丹教士的尸首还在他的家里……少校打了尼古丽娜，这是真的，但最后他还是消了些气，所以也就没有给我们下命令，叫把尼高丹教士的尸首从他家里弄出来。要是把他和这些可怜人扔在一个坟坑里，这该是多大的耻辱啊，教士一点错儿也没有啊……他到贵族米隆床前念经，也就……啊呀！我的上帝呀，可怜我们吧！真是一场大祸临到我们头上了！”

过了一会，年轻的海尔德列亚又问道：

“但是，請你告訴我，這次暴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誰唆使你們犯下这么多的罪行，造成这么多的損失，鬧成这么大的災禍呢？”

“唉，先生，人們的怒火燃起來了，就犯了違反正義的罪！”布腊威拉忧郁地說，“但是事情演变到这样，現在我看这不够公道！老百姓总是老百姓，老百姓犯錯，这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貴族們总是聰明睿智和……”

提屠沒有回答什麼。他把視線轉到站在坟墓上，累得精疲力尽的那些掘墓人身上去。村长怕話說得太多，就突然不說了。

巴洛列努、各萊賽斯古和軍官們都被格里果列請到他的公館里來吃午飯。省長就在席間作了一篇簡短的演說，來紀念在这次使全境都充滿了悲哀和破壞的罪惡的暴亂中的两个牺牲者。接着，为了照顧到格里果列，人們就不談死者了。相反地，却暢談起暴亂和農民們所造成的損失來。巴洛列努看見布加勒斯特的青年記者完全和格里果列一樣默默無言，就感覺到他有責任号召大家團結起來，因為大家都面臨着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却正是受着煽動分子煽動着去犯更大的罪行的迷途的民眾所造成的，必須把這些煽動分子找出來。

“应当把自尊心的小問題放到一邊，不要把那些在非常環境中所引起的不是故意的小小冒犯看得那麼重！”省長用一種动人的腔調喊着說，“不對嗎，海爾德列亞先生？”

提屠聳了聳肩膀，仿佛是要說，這些事情關係不大。格里果列驚愕地望着巴洛列努，不懂得他的話里面的含義。

“啊，他沒有對你說什麼嗎？”省長驚訝地問，“唉呀，你們看，諸位先生，這正說明他具有一顆杰出而細致的心靈啊！我們馬上談一談吧！”



省长用简单的几句话把事情经过向格里果列说了，接着，他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以便消除那件冲突的回忆。达纳赛斯古少校在饭桌上握着提屠的手，在场的人都热烈地鼓掌。接着，大家费了很大的力气，向德兰斯瓦尼亚的青年解释农民一般都不懂得什么叫作羞耻的，而且是无恶不作的，只有使用暴力才能阻止农民们犯下更凶恶的罪行。

“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呆在一个由这些土匪造成了两件丧事并且遭到破坏、遭到火焚的地方啊！”达纳赛斯古用一种近乎温和的生气腔调说。

“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四周的一切，就能了解农民是多么野蛮！”高尔布莱阿努上尉一边翘起小胡子，一边说着，就好象在这个席上也有妇女一样。

检察长各莱赛斯古素来是沉默寡言的，这时讲起了象这类暴乱事件在别的地方是怎样平服下去的，这段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人们都在专心地倾听着；他指出事实说，对这些畜类一样的农民打上几棍子，和其他地方的处理办法比较起来，那简直是毫无打击意味的慈父般的抚爱。

这种谈论使提屠·海尔德列亚很生气。他感觉这些人失去了理性，不过，他却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用一种带有说服性的反驳形式说出来。

“至于我，使我生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公正！”他一再这样喊着说，仿佛是想借这个来表示和别人的见解完全不同。

又过了一会，提屠在争论热情的支配下，就拿出一种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信心，声明说：

“我明白，我也承认所有的惩罚，但应该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惩罚必须是公正而合法的。至于你们，你们代表国家，你们掌握

着国家的一切大权，这也就不允许你们象那些藐视国法、胆敢犯罪的农民一样去犯同样的过失。你们如果不尊重国法，也同样是犯罪。而且你们犯的这种罪要比农民犯的更大，因为你们是在国家的幌子下滥用国家的司法权犯的罪。当农民们起来暴动而犯下他们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时，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到国家权力机关——不论是军队也好，宪兵也好——给他们的惩罚。至于你们，你们不是叫他们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而是虐待、折磨这些处在桎梏中的并且也没有自卫能力的可怜虫，你们所以敢于这样作，就是因为你们知道没有任何人跟你们算账！”

“亲爱的，”巴洛列努带着一种宽恕的微笑说，“我是研究法律的，我也是个律师！唉，我也要跟你谈谈，当国家受到威胁时，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存在！凡是为了维持秩序和巩固国家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从前有一个匈牙利的宪兵军官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提屠讽刺地答应着说，“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他说的是匈牙利话，而你却说的是罗马尼亚话！”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容忍暴乱的啊……”

“国法战胜暴乱。只有不公平才能激起暴乱和扩大暴乱！”提屠·海尔德列亚补充说，说的时候表现出一种骄傲的神气，仿佛他刚才有了一项重大发现似的。

#### 4

第二天早晨，一群农民，约有五十名左右，由兵士包围着，向科斯太什蒂走去，士兵的枪都上了刺刀，负责押解农民的是一个

性情暴躁的年老司务长。这些农民，有的是被人控告，有的是嫌疑犯，說他們就是暴乱的首要分子，或者犯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罪；他們都戴着脚鐐，两个一排，用一条又长又粗的鉄鏈子拴在一起。另外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拿着短粗的棍子，必要的时候，誰不願意向前走就揍誰。

刚过晌午，巴洛列努、各莱赛斯古和达納賽斯古少校在格里果列家里吃过午飯，就向他告辞了。省长說他們要到所有染上暴乱思想的村鎮去了解一下宣撫的結果。他們接到秘密报告：在某些村子里，地主們在軍隊的保护下回到了家里，一看见他們的产业被毀坏了，就自己作了审判官和法官，估計誰是罪人就馬上判决叫人执行死刑。

“这是不能容許的！”巴洛列努带着一种高貴的气憤大声說，“我不允許复仇的举动！如果每个人都任性地去为自己补救損害，那么还要我們作什么呢？法律对一切人都應該是同样的！……”他正好和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的带着諷刺意味的眼光接触了一下，接着說下去：“保护普遍的利益，这个我同意！可是只为求得个人利益、輕視国家法律而进行复仇……”

第二天，提屠·海尔德列亚也走了。格里果列本想多留他几天的，后来想到当时乡間只有痛苦和廢墟，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提屠，那就不是友誼而是自私自利，也就不挽留了。

“在这几天的危險和痛苦的日子里，你始終沒有离开我，你真是太好啦！”格里果列在他們分手时对提屠說。“我决不会辜負你的友誼……我感激你，我永久也不会忘記你对我的充溢的热情，你用这种热情来諒解和容忍我的任性和緘默！……我呢，我也不在这兒再住多久。寂寞和徘徊在这里的一切幽魂会使我变成一个神經脆弱的人。可是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好准备一下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的田间劳作，也不得不把还能恢复的一切恢复一下……”

提屠离开了阿馬拉，坐的还是那輛黄色的两輪馬車，赶車的还是伊斯莫。一路都显得十分冷清，就好象农民还不敢离开自己的家或者藏身的地方一样。村公所的院子里一直是挤滿了农民，他們躺在地下，由士兵們看守着。审讯还是照样紧张地进行着。只是审讯人員換了。上尉拉克·哥拉迪納呂代替了少校，宪兵队长包阳古代替了检察长。

他們到科斯塔什蒂去的一路上，从經過的各个村子里，提屠可以观察到同样审讯的迹象。在科斯塔什蒂火車站上，他遇見了葛斯馬·布魯亞納，葛斯馬要求提屠把所知道的阿馬拉一切情况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他。他对提屠說，明天他也要回阿馬拉去，先是他一个人回去，以便探听一下在那里是不是确实一点危险也沒有了……

提屠到了布加勒斯特，他头一个就去拜訪戈古·約內斯庫。提屠感觉为难的是他現在成了报告不幸的使者，但是他想，在格里果列的簡短电报以后，他所能报告的詳情仍然可以給戈古一些安慰。阿尔甘特里大街的房子，連同它的高大的楼梯和正門底下的那个玻璃廊，尽管夕阳的光輝照到牆上是那么柔媚，照到玻璃窗上又是那样的灿烂，尽管花园中一条条甬路都鋤过了杂草，草坪也长出了郁郁葱葱的嫩草，好象展現在阳光下的一些小块小块的天鵝絨地毯，仍然显得那么叫人不愉快。而在六个多月前，当提屠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来打听貴族們是不是已經回来的时候，这所房子对于提屠來說却曾是那么愉快、那么幸福的。

提屠只找到了厄日妮。她叫他不等戈古回来就先把一切都

告訴她。她听了后非常害怕，但是她最担心的还是她丈夫的痛苦。是她阻止她的丈夫，不叫他到阿馬拉去参加埋葬娜迪妮的。她怕他遭到不幸……

不久，戈古也回来了。可以说，在提屠没有看见他的这几天里，他就好象老了十来岁一样。他忘记了把自己修饰得好好的，也不再摆出他的喜洋洋的神气。当他一看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抑制不住自己的妇女一样放声哭起来了。只有现在他才了解他是多么爱娜迪妮……他对娜迪妮的爱超过了兄妹感情，简直象爱他的孩子一样……提屠不得不把娜迪妮的事情再说一遍，他听着提屠讲，不断地叹息着说：“可怜的爸爸！……他可怎么经受得住这个消息呢！”老屠多尔·约内斯库不断地打听他那偏心钟爱的孩子娜迪妮是不是已经从乡间回来了，因为他也听说了阿尔盖什暴乱情况严重。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提屠·海尔德列亚又得把他在乡间遇到的和看到的一切事情讲给贾沃里拉夫妇听。他睡得很晚，直到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才潦草地看了一下当天的晚报。他看到报上登着，由于新政府采取了英明措施，混乱情况几乎到处都已结束了，并没有流一滴血，他念到这里时，不禁微微苦笑。这该是多么厉害的讽刺啊！他的心里暗暗产生了一种反感。他梦见到了阿馬拉，在村公所的院子里，在躺在地下的人群里，少校用他那刀口已钝、血迹斑斑的刀去砍那些垂着的人头。一个小孩哭得令人心神不安，当少校在这个小孩头上举起他那把刀时，提屠向少校扑过去，从他手里把刀抢过来……“我把你逮捕起来！我把你逮捕起来！”少校吼叫着说。接着，提屠看见自己被激怒的士兵抓起来了，忽然，少校的鞭子开始向他的面颊抽来……

第二天，在《德拉波吕尔》报社，罗絮拥抱了海尔德列亚，就

好象海尔德列亚是死后又复活过来一样。罗絮叫他同他一道上总編輯德利塞亚努屋中去，好叫地向总編輯报告一下新政府的宣撫情况。原来編輯部秘書总希望在报纸上登出聳人听闻的报导，所以他就想把这个青年記者的印象全部刊登出来，包括和那个野蛮少校发生的冲突在内。

“不，不，罗絮！”总編輯指出說，“我們曾經保証过在精神上协助他們平服暴乱。我們应当重視這項保証啊！我們不应当跟他們过去一样，令人討厭并作出犯罪的行为来！”

“好吧！”罗絮說，“我早就知道这个。《德拉波吕尔》命中注定一直到世界末日都要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啊！”

又过了几天，提屠照例来到編輯部，他发现罗絮比以前更加忧郁了。他相信他是被个人的苦恼纏繞着，也就沒有去打攪他，开始写起每天的无关痛痒的論文，日报上經常刊登他的文章。又过了很长的時間，編輯部秘書自言自語地喊着說：

“多么丑恶啊！……多么可耻啊！……多么野蛮啊！……”

他不适于使用这种舞台腔。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就象是一个低能演員的声音一样。大概他理會到这一点吧，接着他就沉默下去了。約摸再过一刻鐘，他又用諷刺的口吻說：

“唉，小伙子，我們的革命进行得怎么样了？……咳，完了吧？安静下去了，不是这样嗎？全都鑽进坟墓里去了，是吧？……成千上万坟墓啊！……”

提屠·海尔德列亚跟平常一样走近罗絮，以便表示他对提出的問題很有兴趣。

“我想你也留意到了，报纸上几乎見不到农民暴动的这类消息了！……这就是說，鎮压收了效。全国都已經恢复了安定……什么样的和平啊！成千上万的新坟，就可以告訴人們极为完善

的秩序又重新出現在羅馬尼亞。”

又过了一会，他又說起来，脸涨得通紅：

“小伙子，你在阿尔盖什見到的，要是和这群人自从掌握政权以来在全国其他村庄制造的野蛮行为比起来，那簡直是沙龙中的一出喜劇！……死在軍隊枪弹之下的，或者死在討伐时候的那些人，他們还算是非常幸运的！他們总算逃脫了活人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可怕的非刑……最后，又流了大量的血，这是百多年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沒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在殖民地也沒有見過，就是对付野蛮部落也沒有使用过！……这一切，作得非常周密，以便不使欧洲和全世界知道这件事。大炮轟隆轟隆地响着，削平了不少村庄，枪弹也在不停地噓着……牺牲者都被扔在乱葬崗子上，坟坑边也用不着十字架标志出来，显然这是为了不留一点痕迹……而且沒有任何人能提出抗議，也沒有任何人敢稍加犹疑，因为事关国家利益。同时也以这种利益为名要求几百万农民挨餓受冻，忍受着折磨痛苦，好使几千个游手好閑的懶汉发财致富，然后再在驕奢淫佚、宴飲縱欲的生活里去任意揮霍他們的財富！……”

“而且連想把我要写的写出来的机会都沒有！”年輕的海尔德列亞說，“我么，我翼想提出抗議！”

“你沒有这种可能那倒万幸，老弟，这对你沒有什么好处，他們很可能把你驅逐出境，正象他們對他們不喜欢的一切外国人所作的那样！”

“我？我在羅馬尼亞成了外国人了？”提屠帶着一種諷刺的优越神气說。

“老弟，你不要忘記，虽然你以为你比別人更具有羅馬尼亞人的氣質，但是你不是羅馬尼亞的公民。对于公共秩序來說，如

果你变成了一种危险，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兄弟，而是一个敌人，因此也就……不过你放心吧！……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会只有法院，因为要审讯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些农民都是各地随便拉凑来的，现在已经把全国的监狱都装满了），还保留着暴乱的记忆。除此以外，人人都会利用这次镇压，也会对它感到满意。受到损失的那些人，很快就要得到国家大量的赔偿，以便使他們重新去进行剥削或甚至发展他們的剥削事业。而农民們，如果他們老实下去的話，就会又有大量的諾言、大量的演說、大量的好听而不能实现的話，象浪潮似的向他們扑过来，——我們不要忘記——国会眼看就要解散，馬上要举行新的选举……”

果然，十天以后，連罗絮也不再提农民暴动了。新聞界总是热烈地談論着即将到来的选举。在这里那里，尤其是在各党各派的报纸上，人們要求把煽动分子偵查出来加以惩处。春天喚起了人們对生活的新的希望。夏日的公园又准备熱鬧一番了。咖啡館又在露天地里摆上了桌子，把人行便道都給遮断。在維克多利亞大街中，从林蔭大道直到王宮，摩登妇女們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好象格外年輕了。每天，紅男綠女徘徊在人行道上，低聲耳語，互相說着甜蜜的話，“我的爱情”，“我的亲爱的”……

虽然提屠·海尔德列亚住的房間很舒適，也很使人留戀，但是他現在經常不在家。一天下午，他打算利用这个時間閱讀一本有趣的作品，这时，他看見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由总是面帶微笑的米米陪着前來拜訪他。这个小伙子一見，非常驚訝。他的旧日房東對他說，她正从这里路過，而且她也很想看看他所以進來了。她總沒有忘記他一向是令人可親的……還有，米米也常常慫恿她，說：“喂，媽媽，我們去看看他，是不是把我給忘了！”接着她又談起約翰來，她說了好些個約翰的壞話……她說約翰真是



个无賴，他对她表现得簡直是个最坏的流氓，从那一天，他再也不登她的門了，他打发他的落魄的父亲来向她說，他們俩的事从此以后一刀两断。她作了他們父子逢人說风凉話的資料，这一点他們父子不会忘得那么快的！……至于这个可怜的小米米，她一直对他有反感。約翰一直表现得那么自高自大，并且他又沒受过象米米从她媽媽那里所受到的那种教育。但是，天啊，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正如一切正經妇女那样天真率直，並沒有对他警惕，却相信了他的那些謊言。最使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遺憾的是由于这个放蕩家伙和他那妖精似的妹妹，她竟把两颗彼此相爱的心給分开了。因为她这个心爱的閨女米米自从見着提屠的头一天就向她这个出色的媽媽坦白地承認了：“媽媽，你的房客很招人愛呢！”从那以后，米米跟她說了那么多次：“媽媽，我愛他，我愛他啊！”說的次数比自己的头发还多！最后，感謝上帝，她現在已經擺脫了約翰。米米現在獲得了自由，这就使她現在……

“好吧，喂，你們擁抱吧，我轉過身去！”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忽然作結論地說。

米米吊住提屠的脖子，一边对准提屠的嘴唇磨擦着她自己的嘴唇。年輕的海尔德列亚被拉进这种喜剧中很感困窘，因此，狼狽地，結結巴巴地說了几句殷勤話，这就使他更覺得發窘。最后，亚历山德来斯庫太太邀他去拜訪她們娘兒俩。当她們走的时候，米米留在后边，又一次貼在他身上，并且娇声娇气地向他唧噥說：

“你一定來啊，我的親愛的！”

這件事使提屠下定了決心，打算第二天到車站后邊唐塔父母的家里去看唐塔。他从乡間回來，已經過了两个星期了，在这

期間還一直沒有見過唐塔。她沒有再來看他，他也沒敢責怪她。她全家都熱情地接待了他。她高興得滿臉通紅。約翰緊緊地握着提屠的手，就好象他們頭天才分手一樣。他們主要談的是約翰的婚事，他的婚禮要在復活節後舉行。約翰邀請提屠作他的伴郎。提屠答應了，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那就是伴娘必須是一個惹人喜愛的人物，也就是說，應該是唐塔。約內斯庫太太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就是老約內斯庫也努力想微笑並且終於笑了出來。

格里果列·于加在提屠回來三個星期以後才回到布加勒斯特。雖然顯得很疲倦，可是在眼睛里卻閃爍着一種充滿信心的新的光芒。

“所有逃難的人自然都回鄉去了，”格里果列說着，意在滿足青年海爾德列亞的好奇心。“普拉塔茂努也回去了，但是沒有帶着他的兒子，大概他的兒子到某個地方的療養院養病去了……只有死人再也回不去！”

為了趕走自己朋友的憂悶，提屠想要改變談話的內容，可是格里果列卻從從容容地接着說下去：

“我已經開始了春耕，並且也完成了！……農民都回到鄉間去了，好象他們的革命只是一場惡夢。他們懷着不聲不响的失望又開始勞動起來，而且干得還很有勁……不幸的是，占總數四分之一的農民在匹特茲蒂監獄里。那個城里所有的地窖都變成了監獄。不管是什麼樣的災難，我們總也不能從災難中取得教訓……用不着細說，在目前的光景中，缺少這麼多人，對於全國的經濟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最後，我們正在竭力消除這種暴亂遺留下來的痕迹。還有，大自然也在幫助我們。各處都呈現着新生活的景象。樹木都發了芽。春天在萬物上都放上

了它的标记，不論是在废墟上也好，在烧焦了的树木上也好，在灰烬上也好，都是这样……”

“可是在农民們的心灵深处又是怎样呢？”提屠問。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点，只有上帝才知道这点！”格里果列說，“我跟每一个挨过打的农民談話时——你知道，所有农民都挨过打，我看出来，他們一点也不后悔，而且相反地……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一个問題，一个任何鎮压也不能拔掉的思想：‘沒有土地怎么能活下去？’”

## 5

格里果列·于加同維克多尔·普雷德列亚努关于农业問題討論了很久。由于命运的安排，格里果列成了阿馬拉田产的唯一业主了，因此，他希望把他的关于改善农业經營办法的理想全部实现。不过，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有一位正直而有才干的农学家来作他的忠实的合作者，他要同这位农学家一心一德，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絕對信任这位农学家。他打算跟普雷德列亚努一样在布加勒斯特安家，只有在农忙季节回到乡間去住。他无意修复已經烧毀了的新公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沒有遭到火灾的旧公館改建一下。

普雷德列亚努各处訪問，和人商量，終于找到一个格里果列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年輕的人，活泼聪明，滿面春风，他在德国已經有好几年的农业实际經驗，也經營过一个規模宏大的模范国营农場，成績非常出色。

“你看，就是这位。他叫斯代立安·哈朗卡。你認為滿意嗎？”普雷德列亚努一边介紹，一边問他說。

“当然！”格里果列微笑着說。“我希望以后我們成为好朋友！”

格里果列在把他的新任管事人安插到阿馬拉以前，必須把一些事情处理妥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过去遺留下来沒有解决的，将来很可能給格里果列造成复杂的問題。他不得不和戈古·約內斯庫談一談娜迪妮的坟墓問題。就算是娜迪妮还算作是他的妻子，就算是他們仅仅办过了單純的法律手續，格里果列也不認為他对娜迪妮的任何事情有权利处理。戈古心中总是得不到安慰，照他的意見，娜迪妮的命运既然在这种危險时期把她領到乡村去，而她的灵魂在这个尘世的生活又受到这样的攪扰，那么，除了在她遇难的地方以外，其他任何地方也不会使她得到更合适的安息了。追悼娜迪妮的弥撒要在她死后的三个月举行，格里果列和戈古都要参加这次弥撒。戈古要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在萊斯貝济的土地卖出去，也可能把屬於娜迪妮的那块巴巴罗亚卡的土地卖出去。这些事情使戈古太难过了。他的妹妹在那个地方被那些野蛮人杀死了，他觉得如果自己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那也太沒有趣味了。

“但是，你可以把土地卖给农民啊！”格里果列說，“他們流出的大量血足够换取購買土地的权利了！”

“不，不！……”戈古带着恐怖的神气說，“我不願意再和农民发生任何頂小的关系，就是卖主与买主之間的关系我也不願意跟他們发生。我倒情願把地卖给一家銀行，再由銀行把地零星卖给农民……我没有什么办法，亲爱的格里果列，我一点也不像你那样爱土地，我和农民志不同道不合。我是城里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总也不能忘記，更談不到寬恕那些把我的心撕碎了的罪惡！”

格里果列为了拜訪杜梅斯古，曾到羅馬尼亞銀行去了好幾次。杜梅斯古顧念他和米隆的友誼，自告奮勇，情願幫助解決格里果列可能在財政上遇到的各種困難。于加不想以賠償損失的名義向國家索要一點東西，在這件事情上，他的作風正和絕大部分受害人的作風不同，那些人夸大了他們的損失，想從災禍中取利。于加家中燒毀的東西中，只有新公館是保了險的。如果保險公司履行自己的義務，並且按照保險合同賠償格里果列損失的話，那麼，格里果列用他領到的賠款就能還清他在銀行里所有的欠債，剩餘的錢，至少還可以局部修建一下附屬的房屋和置買農具。但是杜梅斯古却有先見之明，他認為保險公司一定拒絕賠款，因為保險公司可以把暴亂看作是一種更大的暴力事件，這樣就可以免除它們履行合同的義務。最好是由政府使人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出由這些意外事件造成的複雜情況的處理辦法。不過，不管怎麼樣，杜梅斯古會把各種事情都告訴格里果列的。

格里果列托朋友向總主教公署接洽，終於把老尼高丹的兒子派到了阿馬拉，代替他父親空下來的位子，這樣，使老教士活着的時候那樣難過的那個熱烈的願望，至少在他死後實現了。這個年輕的教士的本堂原在克羅日省，他離開了那里，急急忙忙來到阿馬拉，好在他父親的坟上給他的父親作彌撒，並且也好幫助尼古丽娜，一直到腓立普回家為止，腓立普跟其他不幸的農民一起還被押在匹特茲蒂的監獄里。

為了更好地平息眾人的憤怒，為了在受了嚴重打擊的心靈上敷上止痛劑，格里果列·于加帶着他的新任管事人動身下鄉，在匹特茲蒂下了車，打算至少讓小學教員德拉高斯恢復自由。

省長巴洛列努被迫不得不這麼办了。原來有某些過激的報紙指出他的黨是這些慘痛事件的精神上的製造者，因此他要作

出一个結論，認為暴亂，尤其是在阿尔盖什的暴亂，是由一部分煽動分子掀起來的，他很需要找出一些煽動分子來，以便維護他的黨；而德拉高斯正好是被人指控為最危險的煽動分子的一個。經過了兩天的爭論和堅持，省長才同意把德拉高斯釋放，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由格里果列做德拉高斯的保人。

阿馬拉又恢復了舊觀。酒鋪掌櫃布徐奧克把帽子戴在後腦勺上，腆著大肚子，又在大街上跟過往的人閑聊起來。村長伊翁·布腊威拉為了恢復精力，來喝一小杯的次數比以前更多了，他的確需要足夠的精力來處理這些由暴亂的波濤產生出來的一切問題。

“喂，村長先生，有關於我們農民的消息嗎？”酒鋪掌櫃不斷地問著，“是打算釋放他們呢，還是讓他們長期爛在監獄里呢？”

“唉，我的老克里斯代亞，為什麼他們當時不願意聽我的話呢？”村長不安地回答說，“他們伸著腦袋向前鑽，以為自己够机伶的……好吧，你看他們可找到了他們尋找的地方了……現在，要是格里果列先生肯可怜他們，只有他能把他們搭救出來，好象搭救德拉高斯先生一樣……”

“但是我們受的損失，又有誰來賠償呢？難道我們只有自認倒楣嗎？”克里斯代亞·布徐奧克接著說。他已經在阿馬拉和匹特茲蒂的受害人名單中登記了，希望這樣可以在他受到痛苦以後得到一些好處。

“關於這個嗎，唯一的希望還是格里果列先生，”布腊威拉說，“從今以後，我們唯一的救星就是格里果列先生的仁慈……”

村公所的書記杜米特來斯庫終日在辦公桌邊忙忙碌碌，埋頭在紙堆里面，因為村長不是急著辦完兵分駐所的事，就是忙著辦貴族公館的事。至於憲兵隊長包陽古，要是沒有格里果列勸

他停止审讯，并且叫他安安静静地呆下去的话，那么他会把审讯延长到一年的。

“当我跟你說阿馬拉村是个土匪村时，你总不相信我说的话，”包阳古一再对村长說，声音里带着責备的口气，“现在，从这些事情里你可以看出来了吧……不过，你不用管他们啦！从今以后，他们要跟我們直接打交道！……”

旧公館的墙壁已經粉刷一新，在开了花的树木当中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毀于火灾的新公館遺留下来的最后痕迹也被扫除干净了，在它原来的地面上出现了几个花坛，使花园的景色显得更加寬闊、更加悅目。管事人哈朗卡把管理一切事务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仿佛他曾經在阿馬拉活过一生似的。另外，他說話和藹，心地仁厚，也很适合这个环境，他的魄力和工作都給农民作了好的榜样，这样他就获得了农民們的信任。只有伊斯巴塞斯庫，他虽然忙着整理被毀了的賬簿，可是他对新任管事人却怀恨在心，不过在表面上沒有流露出来。他认为自己是受了凌辱，受了委屈，照道理講，这个被別人篡夺了的位置，說什么也該归他，因为他对于加貴族一家一直忠实，为这个还曾受过不少的灾难。

星期日，格里果列把农民都召集到公館中来，他打算听一听他們的痛苦和煩惱。他們的抱怨总是一样的，都十分含蓄地表示了沒有粮食、沒有土地，却有很多的債務……沒有一个农民談到暴乱的事，当他提到这个問題时，总是得到一模一样的答复：

“人們都生气了，我的老爷……大家是这样說的……”

只有魯布·基利多尤有一天敢于說出：

“正义的时间还没有到，格里果列先生，但是总有一天要来的，迟早不定……只有世界而沒有正义，那簡直是不可能！”

葛斯马·布鲁亚纳不断地来找小千加请求出主意或帮忙，主要的还是来诉苦。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应当发给他赔偿损失费。没有这个，他简直要疯了，他认为自己叫农民闹得完全破了产。从葛斯马嘴里，格里果列知道了什太法内斯古上校，在痛恨极了的一刹那，亲自用手枪打死了沃拉杜塔村的三个农民，因为他听说就是这三个农民放火烧了他的公馆。

五月将尽时，哈朗卡对阿马拉的人、阿马拉的事务都已经熟悉了，格里果列就又回了布加勒斯特。他认为他必须呆在首都，好能够 and 杜梅斯古更加接近，以便尽快地解决财政问题。然而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承认有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吸引他回布加勒斯特来，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重要，甚至关系着他的一生。

他虽然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却虚度了好几天，没敢拿定主意。他只办些次要的事情，仿佛故意把顶重要的事情推到将来再办。他不象从前那样频繁地到普雷德列亚努家里去了，他的借口是要办理阿马拉的各种事务。六月初，国会解散了，巴洛列努想在议会中作一个候选人，就辞掉了省长的职务，又回到首都，这时，格里果列几乎每天去找巴洛列努，正象他从前每天去找普雷德列亚努一样。这倒不是由于恢复了过去的感情，因为巴洛列努只要不谈到他直接负责的职务的问题时，总是用华而不实的辞句大谈农民问题，并重新宣扬他那些过激的理论，这一套使格里果列感到厌烦。

“我们头一个法案就应当是一个普遍的大赦，这可以医治最近的不幸所引起的一切痛苦，并且也可以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有一天，巴洛列努声明说，他说话的神气十分高傲，真象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样。“当需要由我们在国内恢复秩序的时候，我们曾经那样感到痛心；因此我们也知道怎样进行裁判，



亲爱的格里果列！監獄里边成千上万的不幸者既然都后悔了，并且也回心向善了，为了从事劳动，就应当叫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的确，他們的劳动关系着羅馬尼亞的繁荣呢。”

小于加之所以要去找这位他不喜欢的巴洛列努无非想借他的力量給提屠·海尔德列亚安插一个位置，因为后者从罗絮那里了解到自己在《德拉波吕尔》报社的真实处境后，非常失望，認為这回可就要无家无业了。最后，由田产部秘書长帮忙，巴洛列努終于給提屠在多布魯甲管理局里找到了一个位置。

“我要到那里去做什么工作呢？”格里果列帶着提屠来到巴洛列努家里，好叫他直接从他那里打听有关他的职业的消息时，提屠問道。

“你每月可以到那里去領薪水啊！”巴洛列努帶着一种愉快的神气賊着說，“此外，你要有雅兴的話，可以作作詩……再不然，你要高兴，可以去結婚啊！……”

年輕的海尔德列亚滿脸通紅，就仿佛巴洛列努已經看透了他的心事。然而他还有精神来得及答辯說：

“把这种預祝送給于加先生，我看最合适。”

格里果列过了一会才以一种相当严肃的神气說：

“是的，也許，这个主意并不坏啊……”

## 6

快到六月中旬了，什么事都沒有办成，格里果列决意到阿馬拉去，等到立秋以前再回布加勒斯特来。他到普雷德列亚努家中去告辞。只有維克多尔一个人在家，蒂克拉和奧丽加两人出去买东西去了。先談一些最现实的問題，尤其是談普雷德列亚

努家在代尔加所受的損失(損失並不很大)的問題,談過以後,忽然,格里果列急急忙忙地問道:

“喂,維克多爾……你看奧麗加願意作我的妻子嗎?……我請你誠懇而毫無顧慮地答复我,因為……”

普雷德列亞努微笑着,完全用一種顯然是玩笑的口氣問道:

“她本人對這件事怎麼想?你問過她嗎?”

這時,格里果列連氣都顧不得喘地向普雷德列亞努承認說,很早以來他就愛上了奧麗加,他怎樣克制自己也沒有用,孤獨的生活使他感到苦悶,他希望重新開始一個另外的新生活……普雷德列亞努帶著適合當時情況的認真嚴肅態度聽着他說下去,讓他減輕自己內心的苦痛。

“好吧,親愛的格里果列,”維克多爾終於說,“你說你想明天就回阿馬拉去。你推遲二十四小時再動身吧!奧麗加後天要回到她的父母家去。你可以伴隨她一起去,順便到克拉約瓦去拜訪拜訪她父母。我的意見,我想你不會後悔……”

火車在午後五點鐘開。格里果列從四點鐘就在車站上等著。提屠·海爾德列亞也到了,手裡拿着一束白花。昨天晚上,在吐露真情的一刹那,格里果列向自己的朋友承認他現在很幸福,承認他愛着波斯特尔尼庫小姐。提屠·海爾德列亞願意第一個向奧麗加祝賀,但是只好用花來致意,在他看來,一切語言在當時都不是謹慎的……提屠也願意把自己的最大幸福告訴格里果列……這是在昨天他們分手以後發生的事情。毫無疑問,是在羅絮的堅持下,德利塞亞努通知提屠,要他還在《德拉波呂爾》報社當編輯,照發原薪,這個報社需要他來工作……提屠满怀信心地肯定地說:

“從此以後,生活對我算是太美妙啦!……前天,我還認為我

是无家无业的，可是今天，就有双分薪金。我多么幸运啊，我太幸运啦！”

他也去找过唐塔，好把自己的幸运叫唐塔也知道。这个少女陪伴着他来到了车站，她在格里維太大街的一家茶食店里等着他。他們要一起度过这个晚間。

当提屠兴奋地說着，而格里果列焦急地等候着的时候，一列火車进了站。大群旅客朝着車站出口处涌来，格里果列在人群中瞧見奧萊納的农場主伊利·罗戈紀納魯。格里果列掉过头去，就象怕罗戈紀納魯一样。可是罗戈紀納魯瞧見了格里果列，就急急忙忙向着格里果列走过来，他全身被汗水浸透，微笑着，手里提着一个手提包：

“你認識我嗎，于加先生？”罗戈紀納魯問道，他把手提包放下，拿起大手巾来擦他的脸和秃头的汗水。“你所遭到的一切，我都听見了，在报纸上我也看到了！”他换了另外一种口气接着說，一边用一种装出来的忧郁神气摇着头。

罗戈紀納魯久久地叹惜米隆·于加和娜迪妮的死，另外，他还問格里果列是不是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是不是开始領了賠償費，镇压暴动时，是不是有很多的农民被杀死，他不停地打断自己的話头，重复着說：

“我不是早就跟你說过嗎？这些农民全是土匪啊！你还記得不？啊！”

接着，罗戈紀納魯就詳詳細細地講述他是多么幸运，竟能保全了他的财产。如果罗戈紀納魯和于加在匹特茲蒂火車中最后一次相遇迟了一天的話，那他現在就只剩下灰烬和尘土了。多尔日省的农民比別处的都坏，当时就开始搶掠起来，也放火焚烧貴族的公館。农民們也来到罗戈紀納魯家里，先生你这么着，先生你

那么着，把土地給我們吧，不然就杀死你，就搶你……沒有想到，他比那群土匪还聰明哩！他和农民商量，也同意心甘情願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都給他們，叫他們按照希望的彼此平分……如果地主有什么要求的話，罗戈紀納魯还負責賠償這項損失。为了取得农民們的完全信任，罗戈紀納魯还和他們一同到村公所去，当着公証人的面訂了一項正式的合同。农民們允許罗戈紀納魯呆在自己的公館里，直到暴乱結束为止，作为交換的条件。过了两天，軍隊来到了，这一下子倒真給他們土地啦！……罗戈紀納魯得意揚揚地笑了：

“你看，于加先生，我是多么漂亮地摆脱了这些土匪的魔掌！”

农場主的笑声使格里果列生了气。格里果列表示出一种冷淡的神气說：

“如果我們不能从这样一种不幸中吸取一点最微小的教訓，那么……”

罗戈紀納魯以一种不高兴的口吻，打断了格里果列的話說：

“一点教訓，請問是什么样的教訓？是把他們牢牢地鎖起来好呢，还是讓他們称心如意地把我們全都屠杀了好呢？……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們把我們都杀了，决不能够，于加先生！請你把那些滿是理論的書本扔到火里燒了吧，看一看实实在在的农民，看一看在目前的环境中把自己作风表現出来的农民吧……讓农民去劳动吧，別叫他尽等着国家把他用劳力換不来的东西給他啦……你不要相信农民有个滿足的时候。如果明天把土地白白地給了他，后天，他就什么都会要求白給他了，牲口啦，农具啦，另外还有金錢啦，就这样，什么都要求白給他！”……

“暫時他們得到的唯一的滿足只是枪弹啊！”格里果列嘟囔

着說，同时面色完全阴沈下来。

“你难道希望給他們一些点心，再加上政府对他們的表揚嗎？……”农場主昂起头来，喊着說，“我是伤心极了，于加先生……你受害比別人都大，如果你能这样說，那么对于那些……又該說些什么呢？”

幸亏普雷德列亚努一家终于来到了，这真是格里果列的幸福！可是罗戈紀納魯只剩下他一个人提着他那只手提包时还在那兒嘟囔着。奥丽加微微一笑，謝了謝提屠給她送来了花束。

“詩人究竟是詩人啊！”普雷德列亚努喊着說，一边紧紧地握着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的手。

“尤其是当着一位这样动人的人物时！”这个年輕人說，他手里拿着帽子，帶着一种充滿羡慕的眼光。

普雷德列亚努太太蒂克拉是众人中受感动最深的一个。她对于沒有能把孩子們也帶來給奥丽加送行，覺得非常遺憾。他們不久也就要去乡下，并且將要在克拉約瓦住上几天，格里果列又幸福，又有些拘束，不断地微笑着，然而他却不看奥丽加。

“喂，上你們的車廂里去吧，还有三分鐘啊！……”普雷德列亚努說。

“我希望你再到阿馬拉去呀！”格里果列向提屠說。

“你們欢迎我，我是非常高兴到那兒去的！”年輕的海尔德列亚答应說，并以同样的眼光向奥丽加和格里果列致意。

接着，火車开始移动了，非常緩慢，人們刚能看出火車是在走着。奥丽加和格里果列从一个車窗中向那些站在月台上的人微笑着；他們都象重复詩歌中的迭句似的重复着說：

“再見！……再見！……再見！……”

各种声音都混合起来了，交織起来了，消失在人群的越来越

响的喧鬧中。

于曼塞尔，瓦莱亚—馬萊

1930年12月至1932年9月。